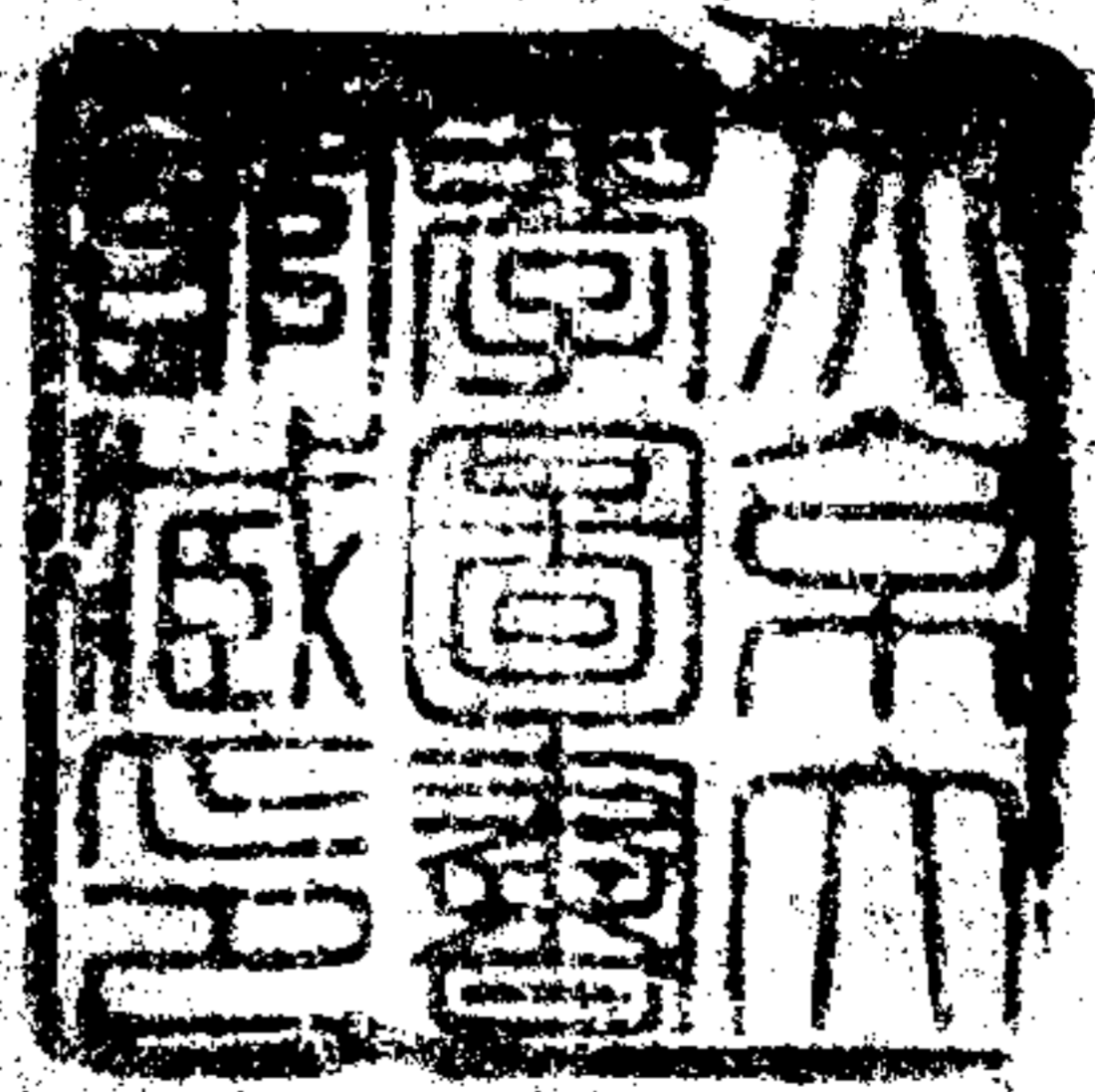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八·史部·傳記類

宋元學案一百卷首一卷(卷一至卷五十) [清]黃宗羲輯 [清]全祖望訂補 [清]馮雲濠 王梓材校正……一

2664/08

# 宋元學案

道光廿五六年  
道州何氏刊本

宋元學案 叙

## 宋元學案敘

周官經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  
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然魯論孔子及門分爲  
四科小戴記儒行列爲十五種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蓋  
道合於一者聖也其分而屬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爲學而傳  
授淵源遂亦不能強同漢書儒林傳專主傳經其言曰六學者  
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豈非  
以聖人之道悉備於經不待舍文章而別求性道哉歷代史家  
悉從其例唐書始易爲儒學至宋史而道學儒林分本末識  
者歎之故元史仍爲儒學至我

## 宋元學案敘

大儒無不治經或持所專習互相詆譏福且闕矣何與間道乎  
余生於濂溪之鄉幼稟庭訓讀宋五子書後乃從事漢儒傳注  
自知所造匪深而於立身行事植矩度繩斤斤有以自守者於  
漢宋儒先遺緒不無萬一之得焉昔讀鮑亭集知黃黎洲先  
生於明儒學案外尚有宋元儒學案未及成編其子未史先生  
暨全謝山先生後先修補而世無傳本道光辛卯奉  
命典試浙江留督學事壬辰春按試至甯波得樸學士王生梓  
材因以叩之以未見對甬上多藏書家屬其勤爲蒐訪歲試未  
畢余奉

召還京然未嘗一日忘是書也今茲戊戌王生再入都門居然  
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



宗伯繼視浙學先得梨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檇庵蔣氏珍祕不示人者亦次弟出之王生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整比譌舛修輯缺遺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馮生復獨任梨棗之費尅日告成可不謂儒林之盛事乎抑論先河後海之義漢儒之功實先宋儒自先秦以迄有唐六藝源流具有端緒余門下士自王生馮生外若許生瀚沈生奎諸子皆研覃傳注能推明學術梨洲之於學案由明儒以及宋元然則由宋元以上溯漢唐綜其師承門徑輯成一書其可少也哉余日望之矣

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夏六月道州何凌漢撰

先文安公生平服膺許鄭之學而於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

宋元學案敘

二

守甚力嘗命仲子紹業畫康成先生像及周子邵子司馬公兩程子朱子像懸之齋壁以明所嚮俗儒小生有訾議儒先者必正色訓戒之道光壬辰督浙學至甯波以宋元儒學案發策浙士始知有此書越七年戊戌王君履軒馮君五橋蒐得各本合校彙成以印本攜呈此事實自先公發之故嘉其有成欣然作敘也及庚子仲春先公見背壬寅春馮氏書版燬於兵火幸履軒所呈印本尚存余家是歲秋余服闋入都思有以卒成先志履軒曰果擬重刊且宜少待乃復精心勘閱又為補脫正誤至甲辰冬而竣事適余方典黔試歸傾使囊以營剞劂先是癸卯之夏余集同人矧資創建顧亭林先生祠於城西慈仁寺之隙地軒亭靜奧因請履軒下榻其中

悉檢家中藏書有係學案者移度祠屋供其尋討余亦竭力襄事校出謬漏甚多手民亦悉萃居於是隨校隨刻至丙午夏而事竣海內同志諸君子若湯敦甫協揆丈潘芸閣河帥師賀耦庚制府丈祁淳甫大司農李石梧中丞但雲湖都轉唐子方方伯羅蘇溪方伯勞星皆觀察何根雲通政栗春坪太守楊墨林州牧間有是舉均出資相助且敦促其成時仲弟紹業已先歿與校字之役者叔弟紹祺季弟紹京及兒慶涵姪慶深也烏乎先公拳拳於是書非視浙學則無以發其局其已刻而旋燬燬而復刻固非先公所及知摩挲鉛槧逾閱歲時棟與愧俱散云負荷耶履軒於重校之次徧涉四部書復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與原編相埒余為錄副墨以俟

宋元學案敘

三

續刊此尤黃全二子之功臣恨先公未及見也丙午秋初男紹基謹識於京師之西甌寓齋



宋元學案攷畧

後學 鄞縣王梓材 同輯 慈谿馮雲濠

道州何紹基重刊

黎洲黃氏原本

全謝山吉士為黎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公諱宗義字太冲海內稱為黎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年十四補諸生又云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哉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遊又云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又云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

宋元學案攷畧

戶于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

梓材謹案南齊鄭氏序續刻明儒學案云宋惟周子淵淵罕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淹沒黎洲黃子瞻為學案而並錄之謂之並錄未悉其著述之先後及觀謝山所作黎洲神道碑知宋元儒學案之作實後于明儒學案猶之宋人作唐會要五代會要而後儒更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之作也雲濠謹案黎洲先生為宋元學案未及成編而卒二老周鄭氏校刻黎洲先生宋儒學案卷十七標云男黃百家編門人楊開沈顧謹分編知當時分任者不一人而為之編者實黎洲季子百家字上一號宋史者故主一案語較多于黎洲鄭南谿性與沈欒城書云年前中丞在粵屬其師購覽黃黎洲先生所著宋元明儒學案且欲刊之其宋元底本已失黎洲之孫證孫取之淮陰楊氏久而復得

梓材謹案中丞為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其師乃姚江胡泮英中丞橋梓思受業于胡黎洲第五孫千秋跋明儒學案云胡

泮英言廣撫楊公命于某欲刻之與鄭語合第書往而泮英歿未幾而中丞亦歿故宋元底本遂致遺失後日謝山先生所修補者殆即取之淮陰久而復得之本歟

謝山全氏修補本

鄞縣志人物傳云全祖望字紹衣南工部侍郎元立六世孫四歲入塾即粗解章句十四補縣學生又云督學王蘭生極賞之以選貢入成均舉順天鄉試閣學李紱見其所答策親過其寓齋劇談竟日出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嘗謂尚書楊名時楊稱其博雅即遜謝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何敢言博名時曰但見及此則進矣會 詔舉博學宏詞尚書趙殿最以其名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是年試詞科以先入館例不預次年散館歸進士班補外遂歸又

宋元學案攷畧

云晚年兩廣總督延主端溪書院將特疏薦之因語諸生曰是以說經為媒也託疾辭歸又云嘗輯宋元儒學案以補餘姚黃氏之所未及卒年五十一學者稱謝山先生

雲濠謹案謝山先生為黎洲神道碑文述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而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不言卷數未知其書為二書否也觀謝山所定序錄自宋及元合為百卷宜合稱宋元學案其專稱宋儒學案者舉宋以概元也

董小鈍明府秉純編輯謝山先生年譜云雍正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居京師紫藤軒與李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又云乾隆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而上耆舊詩集十一年丙寅仍錄耆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蓋春杪至湖上遂自茗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舟中取南雷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日重為增定夏過維揚



館馬氏奮經堂編纂學案十二年丁卯二月至湖上上已後  
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十  
三年戊辰秋主戢山講席重定黃氏遺書十四年己巳校水  
經注十五年庚午仍校水經注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

揚州奮經堂仍治水經兼補學案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修補學案歲月之深如其卒在乾隆  
二十年乙亥前歲甲戌補治水經兼補學案是謝山之學  
案雖謀刻于吳門而修補未了故月船盧氏詩案自注云宋  
元學案經未史謝山兩先生續補尙未成書未史即黎洲季  
子主一先生別號也又案小純先生年譜人以乾隆癸酉選拔  
知泰安縣為謝山高弟謝山之卒也其年正月手定文彙刪  
其十七約五十卷時小純先生與同學張先生炳盧先生鏞  
全先生藻蔣先生學鏞鈔錄皆謝山門人梓材嘗聞之董茂  
才均曰謝山先生將卒以餘棄歸先祖先祠為輯鈔亭集  
外編五十卷以續而上者舊詩集歸蔣橋庵先生鏞庵亦為  
輯錄成編以宋元學案屬之盧月船先生月船鈔錄未定蓋  
其事較難措手云茂才為小純諸孫其言當有所本

宋元學案攷畧

三

二老閣鄭氏彙本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蓋又以學案謀刻于鄭氏第所刻止序  
錄與第十七卷橫渠學案上卷序錄為謝山先生定本自卷  
之次首尾完密月船盧氏所藏底彙亦有序錄其文多異又  
少序錄者九蓋其未定彙也橫渠學案原本完全故序錄而  
外先以是卷付刻其第十八卷已刻數板而較蓋刻于謝山  
末年謝山卒而其事亦廢矣  
雲濠謹案序錄與第十七卷並標後學全某續修鄭大節毛  
德基校鄭即二老閣後人南溪先生之子也南溪之父為高  
州太守寒村先生梁世家吾邑鶴浦寒村受學于黎洲其父  
秦川先生添與黎洲友善隱居相與論學故名其藏書之室  
為二老閣云

月船盧氏所藏底彙本

月船外翰鎬和姚江黃雅圭見贈原韻詩云南雷正學源流  
長亭林夏峯遙相望而上前賢多入室戢山俎豆傳馨香小  
泉翁既不可作典型無復如中郎遺書散漫收拾末學執

卷增傷俛區區校勘力未及敢效東哲補詩亡覃思幸藉下  
惟客助我尙庶求友章何期雙瀑老孫子枉顧不勞置鄭莊  
黃茅白芷正彌望忽見秀幹方崇強秋雨閉門共商榷足本  
擬續續鈔堂從今剞劂庶可望告成五緯重輝煌自注云黎  
洲先生宋元學案經未史謝山兩先生續補尙未成書彙本  
今在余處久思補完之不及也又注云君力任與余共成學

案謀即入梓且欲續成宋文鑑索余平岡攻媿諸集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卒其書多歸同邑抱經樓盧氏學案之  
彙亦雜入其中月船先生字配京乾隆癸酉舉人抱經之宗  
子而謝山高弟也任平陽學諭即家歸特取學案于抱經宗  
人而蒙已不全因手錄之贈寫者半未及贈寫者半而月船  
又卒其案與本蓋皮藏于月船家者已八十年始月船外  
孫黃支山孝廉桐孫首以是本攜至安徽康中丞節署備訪  
皖江諸子謀完是書未果中丞移節廣東又訪粵海諸子亦  
未獲克任校釐者既支山自粵歸過西江十八灘行篋蓋墮

宋元學案攷畧

四

水中唯藏是書之篋獨浮水面月船之孫卓人茂才杰愈覽  
藏之不輕以示人已而其家被竊箱篋俱空而學案一笥棄  
置屋外蓋是書之得存者亦幸矣  
梓材又案月船先生瞻寫學案十餘本有濠溪而無百源有  
明道而無伊川有晦翁而無三陸蓋皆黎洲原本所有而未  
錄或遺失者又有所藏謝山手彙字連稠密而月船未及瞻寫  
者三百餘頁其中又有黎洲季子陸門諸子小傳謝山筆迹稍  
修補之迹宛然可據者數本又陸門諸子小傳謝山筆迹稍  
異蓋與臨川李氏論陸氏學案時所葺月船與黎洲後人相  
往還又以共成學案是任故主一鈔本有在盧氏者  
雲濠謹案黎洲先生嘗寓吾邑鶴浦其在而上則自効從忠  
端公館于洞橋董氏後黎洲亦館于董氏與月湖張氏又館  
于管村萬氏別業舉證人講社謝山述其講社弟子二十七  
人為陳環村先生赤衷張學齋先生汝翼馮蓋仲先生口  
陳非園先生紫芝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錫嘏董堯  
中先生允瑄與弟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錫嘏董堯  
山先生自舜董侯真先生允瑄與弟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  
斯選與弟充宗先生允瑄與弟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  
雲蛟萬貞一先生允瑄與弟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  
季野先生斯同張天因先生允瑄與弟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  
梅先生九英李于寅先生允瑄與弟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  
生寅衷錢果齋先生允瑄與弟范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



兩上前賢多入室詩中又云續鈔堂者謝山所作黎洲神道  
碑言其建續鈔堂于南雷思承東發之緒蓋欲續其日鈔云  
兩黎洲紹哉山正傳而姚江黃氏文獻之傳實源干菊東先  
生珏乃東發先生再傳弟子也蓋亦同出一派故黎洲宋史  
之為學案往往稱先文潔公云

樗庵蔣氏所藏底稟殘本

樗庵蔣氏所藏底稟殘本  
樗材謹案蔣氏藏本後歸樗庵孫壻董茂才瀚董又歸之同  
邑阮明經訓其本多與盧氏本同然其不復者如張南軒  
弟吉光片羽皆傳徐去父子趙時隱希第傳謝山著錄甚  
詳之目是謝山未定序錄時之目或即未史所編之目也  
樗材又案樗庵先生名學鑄乾隆辛卯舉人為謝山母氏同  
懷弟夢厓先生拭之子蟻野先生學鏡之弟嘗受學于謝  
山謝山諸弟子小鏡之子蟻野先生學鏡之弟嘗受學于謝  
孝廉堂居授徒者最久梓材先高祖太學鏡夫公諱炳學于  
王添堂先生為黎洲再傳弟子高祖太學鏡夫公諱炳學于  
則嘗從樗庵遊而梓材先君子縣學都講夢僧公諱漢之受  
業師范外翰耐軒先生懋裕早學于漁村公後又及蔣門是  
祖父師承所自出謹附識于此

宋元學案攷畧

五

餘姚黃氏校補本

梨洲七世孫直屋跋云先遺獻公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元  
儒學案尚未成編而卒命季子圭一公纂輯之其後謝山全  
庶常又續修之大父曾向全氏索觀而不得全氏歿配京廬  
氏寄示底稟二十冊續寄序錄一卷大父得之欣同拱壁晚  
歲里居為之鈔輯者有年無如展轉鈔寫多有闕畧舛誤魯  
魚亥豕更不待言而全氏手筆又多蠅頭細草零星件繫幾  
不可識別先子于歸田後復為之正其舛誤補其闕畧併其  
件繫命直屋鈔錄而次第之是書始克成編

雲濠謹案黎洲先生之元孫璋號大愈即月船廬氏所與和  
韻黃稚圭者也六世孫徵父號平齋校孫燭湖集而刻之  
其拳拳于學案固宜所云大父向全氏索觀而不得蓋謝山  
逐年修補其案時置行篋故欲觀而不得也抑黎洲之孫證

孫既得原本于淮陰楊氏迺大愈平齋父子校補猶待盧氏  
所藏底稟是亦知學案之當如全氏修補矣  
樗材謹案謝山案底零星件繫誠如所云然悉心尋究仍復  
脈絡貫通黎洲後人校補本為卷八十有六而冠謝山百卷  
序錄于首蓋亦以學案次第當遵序錄特欲如謝山卷數而  
不得故以泰山徂徠各為一卷而不知徂徠之當合泰山也  
高平廬陵底稿無存即缺其卷而不知高平家學可分自安  
定廬學派開見于盧氏藏卷而不知高平家學可分自安  
而是本無之兼山流派與陳鄒諸儒藏卷而不知高平家學可分自安  
劉李滄洲嶽麓麗澤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軒東萊象山分  
卷而未別其卷嶽麓麗澤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軒東萊象山分  
山江漢之當冠嶽麓麗澤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軒東萊象山分  
張胡熊李俞九江亦卷第所無不知各歸伊川三陸固具有之  
于首亦贊矣然盧氏藏底所遺如百源伊川三陸固具有之  
則是本亦安可少哉

宋元學案攷畧

六



校刊宋元學案條例

一古人著書必有凡例是書初自梨洲黃氏標舉數案未盡發凡至謝山全氏修補之乃有百卷序錄之作即是書之凡例也今欲校理是書舍序錄無以得其宗主故仍二老開序錄刊本之舊冠諸卷首又分載序錄于各學案之端庶使學者睹其大要瞭如指掌

一是書既經謝山歷年修補自當從謝山百卷之目梨洲後人亦列謝山于續修而別為八十六卷之目于序錄未能印合故是刻以百卷為準取盧氏藏彙細心校理具見百卷條目井然不紊

一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故有梨洲原本

宋元學案校例

所有而為謝山增損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修定有梨洲原本所無而為謝山特立者則標之曰全某補本又有梨洲原本謝山唯分其卷第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次定亦有梨洲原本謝山分其卷第而特為立案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補定蓋次定無所謂修補本無所謂原本修定必有所由來補定兼著其特立也其曰定者謝山案底嘗自標之

一每學案中采語錄文集各條有知為梨洲原本者則注明黃氏原本有知為謝山所補者則注明全氏補至于學派諸小傳有梨洲有傳而謝山修之加詳者則注修字有梨洲無傳并無其名而謝山特補之者則注補字庶使一覽瞭然不

至兩家混淆

一初觀是書似有門戶之見細閱梨洲主一以及謝山諸案語往往和會諸家總歸聖道之一但既各為學案不得不標其門人私淑與再傳三傳之派別亦由體例使然而宋元儒諸派傳授尤紛然錯出故細為標目初非有門戶之見也

一宋元儒異于明儒明儒諸家派別尙少宋元儒則自安定泰山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幾故明儒學案可以無表宋元學案不可無表以揭其流派梨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餘竊為之仿補以便觀覽

一謝山原底未全有采錄文集粹語而其傳已佚者有事載史策未及作傳而僅舉其名者有再傳三傳之門人有傳而其

宋元學案校例

師反無傳者有著稱于別學案而本卷反失其傳者凡可攷見謹為參補惟于各條下注明參某書以別之

一謝山著述之功莫精于七校水經注莫專于修補宋元學案董小鈍明府謂七校水經注之未就者可取鮎埼亭集水經題跋整理之而宋元學案不無殘缺失次自當就鮎埼亭內外集諸作之有關學案者分附其中亦以全氏著書語相通貫自可參攷而見爾

一每書修補謝山兼為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畧而是書列傳特加精詳語多本之元樂大典其中經濟著述間或采入蓋聖門列四科意也觀者勿以無關學案少之

一宋元學案之末謝山特立新學蜀學屏山諸畧以著雜學之



紛歧大都重開禪學終之以三畧具有深意至若元祐慶元黨案爲兩宋道學興廢所關謝山序錄謂以道命錄爲底本仿春秋大事表以書之特其案無存今本其說而爲之編補賢否具見灼然千古亦觀學案者所不可廢

一梨洲原本有待于謝山之修補即謝山逐時修補亦未始不望後來之廣爲蒐輯也故有謝山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爲補遺以俟續刊

一校刊是書頗費心力其間頭緒紛繁訛簡迭出有非一二人所能周至者彙錄諸本蓋董逸莊岡范小齋邦魯馮雲坡章之力爲多而盧卓人茂才杰盛醒樓都講炳相與對兼事繙閱至所參諸傳則張鐵峯孝廉恕分任之有所資益是皆

宋元學案校例

三

宜書

宋元學案總目

卷首

宋元儒學案序錄

全氏定本

卷一

安定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二

泰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三

宋元學案總目

一

高平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

廬陵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五

古靈四先生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

士劉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七	涑水學案上 全氏補本
卷八	涑水學案下 全氏補本
卷九	百源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	百源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宋元學案總目	
卷十一	濂溪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二	濂溪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三	明道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四	明道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明道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五	伊川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六	伊川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七	橫渠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八	橫渠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九	范呂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二十	元城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二十一	華陽學案
宋元學案總目	

全氏補本	卷二十一	景迂學案	全氏補本
全氏補本	卷二十三	榮陽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全氏補本	卷二十四	上蔡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全氏補本	卷二十五	龜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宋元學案總目			
四			
全氏補本	卷二十六	馬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全氏補本	卷二十七	和靖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全氏補本	卷二十八	兼山學案	全氏補本

全氏補本	卷二十九	震澤學案	全氏補本
全氏補本	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全氏補本	卷三十一	呂范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全氏補本	卷三十二	周許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宋元學案總目			
五			
全氏補本	卷三十三	王張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全氏補本	卷三十四	武夷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全氏補本	卷三十五	陳鄒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全氏補本	卷三十六		



紫微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七	
漢上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八	
默堂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九	
豫章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四十	
橫浦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四十一	
衡麓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四十二	
五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四十三	
劉胡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總目

卷四十四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趙張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十五	
范許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十六	
玉山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十七	
艾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四十八	
晦翁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四十九	
晦翁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	
南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宋元學案總目



卷五十一

東萊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二

艮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三

止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五

水心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六

龍川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八

宋元學案總目

八

象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九

清江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十

說齋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十一

徐陳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十二

西山蔡氏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六十三

勉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五

木鐘學案

宋元學案總目

九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六
南湖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六十七
九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六十八
北溪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九
宋元學案總目	
十	
滄洲諸儒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
滄洲諸儒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一
嶽麓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二
二江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麗澤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三
慈湖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四
絜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五
廣平定川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六
宋元學案總目	
十一	
槐堂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七
張祝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七十八
耶劉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七十九
卷八十	

鶴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一

西山真氏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二

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三

雙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四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八十五

深寧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八十六

東發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八十七

靜清學案

宋元學案總目

三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八十八

巽齋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八十九

介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九十

魯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九十一

靜修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九十三

靜明寶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九十四

師山學案

全氏補本

宋元學案總目

三



卷九十五

蕭同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九十六

元祐黨案 附紹興學禁

全氏補本

卷九十七

慶元黨案 附晚宋詆冒諸儒者

全氏補本

卷九十八

荆公新學畧

宋元學案總目

四

全氏補本

卷九十九

蘇氏蜀學畧

全氏補本

卷一百

屏山鳴道集說畧

全氏補本

右宋元學案一百卷吾鄞全謝山吉士因姚江黃氏本而  
修補之者也其詳具見慈水馮君五橋所與同輯攷畧蓋  
黃氏原本創于梨洲纂于其子主一謝山修補之其彙輯  
轉歸于及門月船盧氏別見數帙于同門榜庵蔣氏而梨

洲後人又有八十六卷校補之本要之梨洲謝山皆為未

成之書黃氏補本則雖成而猶未成也比歲壬辰何大司

空仙槎師按試吾郡首進梓材而問及是書梓材對以明

儒學案見有數刻宋元諸儒學案則未之見也退而徧訪

始知是書原委其明年陳少宗伯碩士師代督學事又以

是書命題俾為之攷馮君五橋同在試院互言其詳既而

同出碩士師之門碩士師已獲黃氏補本思得謝山修補

原稟參校之月船之孫卓人茂才又深護之不肯出而碩

士師亦遂謝世嗚呼兩美之合其難也如是自是厥後賢

士大夫泣吾郡者每訪求是書而卓人茂才亦慮是書藏

棄之終歸散佚也馮君五橋慨然以剞劂自任而梓材適

宋元學案總目

五

有晉都之役勉為留行出其藏稟與馮君散者整之雜者

釐之兼以黃氏補本參互考訂蓋自孟春至季夏而謝山

百卷之書凡六閱月而始克成編惜乎碩士師之不克見

其成也行將教習北學敬奉是書晉謁仙槎師而慶載之

必有以教其不及益以見藹然垂問之非偶然矣道光十

七年丁酉六月望日甬上後學王梓材謹識

宋元儒之有學案也姚江黃梨洲先生既輯明儒學案因

溯宋元諸儒而為之述其學派也顧梨洲僅舉大要至其

子主一未史先生始編緝之其彙嘗歸吾邑南谿鄭氏而

旋失梨洲之孫證孫復得之淮陰楊氏厥後吾郡謝山全

先生續修之以補黃氏所未及攷其年譜蓋自乾隆丙寅



以至甲戌之春幾無歲不修學案明年乙亥遂卒而其編  
次序目草創甫定修補之稟遞歸及門盧月船氏月船劇  
思完補既任平陽學博歸即取稟本手鈔之以冀成編且  
與梨洲元孫稚圭號大俞者往還商榷未卒業而月船以  
乙巳卒距謝山之歿蓋已三十一年其原稟與鈔本皮藏  
于家世守之迄今又五十餘年始出諸其孫卓人而盡錄  
之蓋謝山手稟字迹致密其未為月船所鈔者猶三百餘  
頁月船同門蔣檣庵氏亦有學案殘本多與盧氏復其不  
復者今亦閒入卷中第黃氏原稟不言卷數謝山修定序  
錄列為百卷而蔣氏藏稟帙尾乃有六十卷之目黃氏大  
俞及其子平黼別見校補本分卷八十有六案其跋語蓋

宋元學案總目

六

嘗見盧氏藏本者特大俞平黼所補原本有盧氏藏之而  
黃氏遺之者亦有謝山修補之本黃氏補本有之而盧氏  
藏本無之者互見雜出端宜歸一是用不揣固陋與同志  
王君履軒悉心參校彙為一編適如序錄百卷以付剞劂  
經始于丁酉之春告竣于戊戌之夏海內君子得有所藉  
以資觀覽庶梨洲未史謝山諸先生拳拳示學之意不至  
湮沒云道光戊戌歲七月既望慈谿後學馮雲濠謹識  
戊戌之夏是書百卷刻竣于谿上版中譌脫猶已攷訂是  
年冬梓材以內艱歸自京師五橋同年屬再為校正因相  
與講習舊業隨輯補遺亦至百卷而是刻版本之宜整次  
者又復層見疊出遂于初刷本逐一標識以備修改辛丑

二月梓材服闋北上亦照寫一本并攜補遺稟本而行時  
海氛不靖未克命工修理版藏五橋家既慎且固而是刻  
之不即印刷行世者亦以昭慎重也未幾夷匪深入吾郡  
延及慈水壬寅二月初旬五橋居室被燒是版亦燬幸而  
梓材行篋所留一部歸然尙在五橋復思重刻敦屬梓材  
勿輕翫借其志甚汲而道州何子貞編修與日下諸君子  
亦謀刻于都中以公諸宇內梓材因以學事之餘重為校  
訂其有明為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必當歸入而前此攷  
訂時所未見及者皆為錄入又其學派初未審定者亦多  
為更正蓋自壬寅之秋以至甲辰之冬再期而畢事始克  
重付剞劂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春二月初吉後學王梓

宋元學案總目

七

材更名重識于都門宣南坊香爐營頭條街之寓齋



宋元學案卷首

鄞縣全祖望定本

後學慈谿馮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宋元儒學案序錄

梓材謹案學案序錄刊本得之慈谿鄭氏二老閣茲檢盧氏所藏原底開有異同詳畧特與馮君雲濠附議于各條之後

祖望講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為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第一

宋元學案卷首

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為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素也述泰山學案第二

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充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為不泯矣述高平學案第三

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充公之沖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

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第四

梓材謹案高平行輩不後于安定泰山而廬陵亦當時斯道之流附也謝山以梨洲編次學案託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遠有端緒故以高平廬陵次之

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第五

慶應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閩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實開

宋元學案卷首

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第六

雲濠謹案序錄底本古靈一輩句下有江楚則有李觀六字而定本無之者蓋以江學派併入高平故也

小程子謂閩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今本補入康節非朱子原本也草廬因是取謂涑水向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第七

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第八

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



在高弟榮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攷及二呂之言以為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道濂溪學案第十一卷

宋元學案卷首

三

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戴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末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第十五卷

雲濂謹案底本是條作祖望謹案伊川于六先生為晚出亦最後死不特明道弟子大半成就于伊川之手即橫渠康節之徒亦多歸之者其功大矣與此異

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閒有未當者黎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

道橫渠學案第十七卷

梓材謹案朱子有司馬邵張之稱橫渠當次于馬邵之後且為二程表叔亦宜在二程之前謝山亦以序論次之  
慶應以後尚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

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尚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第九卷

雲濂謹案底本是條中數語作范蜀公呂申公之于涑水韓持國王彥霖之于明道呂汲公之于橫渠皆有切確之功以至李公擇李君行之徒皆學者也

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為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十卷皆無完本然大畧可攷見矣述元城學案第十卷

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粹之譌伊洛淵源錄既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日向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

宋元學案卷首

四

述華陽學案第二十一卷

涑水嘗令景迂積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立星紀之請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第二十二卷

榮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集

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榮陽之可以為後世師者終得力于儒述榮陽學案第二十三卷

雲濂謹案是條底本然字以下作然其晚年之差亦有甚于諸公者東發言之詳矣  
梓材謹案榮陽之于小程子在師友之間故宜在程門諸子之前猶西山蔡氏之先于朱門也



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于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蔥嶺處決裂亦過于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第二十卷

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者壽遂為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五峯紫微皆嘗學于龜山之門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第二十卷

馬山游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為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子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馬山學案第二十卷

和靖尹肅公于洛學最為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為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為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第二十卷

案第二十卷

宋元學案卷首

五

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良齊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第二十卷

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為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子讀信伯集頗啟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為遙出于上蔡子以為兼出

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第二十卷

梓林謹案震澤以楊門而入程門故次于程門諸子專學案之末

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為和靖所許其後馬伸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偽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為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子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

童蒙訓得田腴于闕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為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案第三十卷

宋元學案卷首

六

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平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

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子故謂為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為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啟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梓林謹案呂范諸儒兼承張程之學而周許諸儒有以橫渠再傳而及程門者故又次之

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嶠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授辟咻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子又為旁搜得楊周



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雲濠諸案底本是條末云且趙豐公從子文遊卒能成中興昌明正學之功則源流有不可沒者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

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

為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

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

東萊皆其再傳也朱呂皆嘗從籍溪述武夷學案第三十卷

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

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

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大東萊先生為榮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

宋元學案卷首

七

名宿如元城龜山馬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

微學案第三十卷

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數之說未嘗見于上蔡

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于中

興漢上實連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第三十卷

十七

梓材謹案全本原底無漢上學案序錄

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婿為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

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于此

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于豫章述默堂學案第三十卷

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閒一

傳為延平則遠矣再傳為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為別子甚矣弟

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第三十卷

梓材謹案默堂豫章並及伊川之門與震澤同第震澤先事龜山而卒業于伊川默堂豫章則及事伊川而卒業于龜山故列于此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為最晦

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畧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

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第四十卷

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為二五峯不滿其兄之

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儼然不

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第四十卷

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為過于正

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

公論也述五峯學案第四十卷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

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

之學畧同然似皆不能不雜于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

其時閩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于三先生為學侶焉述劉

胡諸儒學案第四十卷

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女遊魏國張公嘗從謙天授遊

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

以曾用陳公輔得訪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



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

儒學案第四十

雲濠謹案底本豐公所得淺四句作二公所并疏雖不足  
以望元祐之馬呂而尹胡朱范之得以同升者則其功也

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姿中獨為崛起其言無不

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為一

家蕭三顧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狷

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第四十  
五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范許諸儒學案序錄

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滿后其本師為橫浦又嘗從紫微然

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斯其為幹蠱之弟子

也述玉山學案第四十  
六卷

宋元學案卷首

九

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隱官陸氏獨能傳之

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閒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

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

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

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

學別為源流述艾軒學案第四十  
七卷

雲濠謹案底本槐堂之三陸作二陸

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

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

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

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第四十八卷  
四十九卷

梓材謹案自揚而羅而李而朱僅得三傳其云四傳者統言  
之也

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元其年所造更不知如

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

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第五  
十卷

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

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

并訾及娶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

以為然也述東萊學案第五十  
一卷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為別派者自良齋薛文

憲公始良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良齋又自成一派亦人門之盛

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良齋以參前倚衡言

宋元學案卷首

十

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良齋學案第五十  
二卷

梓材謹案良齋為伊川再傳弟子其行輩不後于朱張而欠  
于朱張呂之後者蓋永嘉之學別起一端爾

永嘉諸子皆在良齋師友之閒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

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良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

學案第五十  
三卷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

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訖古人多過情其自會子子

思而下皆不免不惟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

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

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閒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

于辭章述水心學案第五十四卷  
五十五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第五卷

卷十六

梓材謹案永嘉之學以鄭景望爲大宗止齋水心皆鄭氏門人鄭本私淑周浮沚以追程氏者也而龍川亦嘗及鄭門宜次陳葉之後

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

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第五卷

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冠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

宋元學案卷首

十一

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第五卷

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第五卷

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第六卷

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

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第六卷

卷一

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第六卷

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第六卷

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茸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第六卷

雲濠謹案是條序錄底本云勉齋之外慶源輔氏其庶幾乎故再傳而得黃東發韓恂齋有以稱其緒焉

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

宋元學案卷首

十二

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就良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第六卷

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于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負憲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第六卷

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第六卷

雲濠謹案底本作文正之象數則西山之嫡傳也

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術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第六卷

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棧溪李果齊皆宿老也



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州諸儒學案第六十九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附青雲句下云續伊洛淵源錄者牽合諸儒門下盡歸之朱子可為軒渠今皆釐而正之

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助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

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

述嶽麓諸儒學案第七十卷

雲濠謹案底本胡盤谷上有項平甫三字

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州砥

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第七十一卷

宋元學案卷首

十一

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

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

名多無攷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

述麗澤諸儒學案第七十一卷

雲濠謹案底本有云宋之公相家講學以承其世者莫如呂氏

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為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

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

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子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

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

第七十四卷

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

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第七十五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有再傳而有蒙齋六字

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

啞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

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第七十六卷

梓林謹案四先生定川最先卒後八年而廣平卒又二十五年而絜齋卒又二年而慈湖卒其生年則定川僅長慈湖二年謂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尚未的實其先舒後沈者以楊袁舒皆象山門人以類相比非有軒輊也

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西江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

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

槐堂諸儒學案第七十七卷

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

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

宋元學案卷首

十二

子涇又稍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

其後卒流而為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第七十八卷

梓林謹案張觀物亦譙天授之徒且與玉山同時則是卷當在趙張玉山之間

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耶忠定公劉文節公樓

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

獻肅公尤醇述耶劉諸儒學案第七十九卷

梓林謹案原底無張祝諸儒耶劉諸儒二學案序錄

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

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



軒輕黎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為知言述鶴山學案第十卷

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于朱學最尊信而不滿于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

山真氏學案第八十一卷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

蔡而金文安公尤為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

先生學案第八十二卷

雙峰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峰晚年多不

同于朱子以此詆之子謂是未足以少雙峰也獨惜其書之不

傳述雙峰學案第八十三卷

宋元學案卷首

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

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坂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方回以為

東澗晚年始宗陸誤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第八十四卷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原底所無而二老閣刊本有之但其作息庵晦靜存齋學案息庵與存齋互譌今特為正之而其其辭說于本卷

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

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

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齋斟酌不名一師宋

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

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為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

案第八十五卷

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為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為一支

東發為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

述東發學案第八十六卷

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晏氏然

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

朱其所傳為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靜清學案第八十七卷

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

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邪其遺書宗旨不可攷見然巽齋之門有

文山徑坂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

齋學案第八十八卷

雲溪謹案是錄底本云講學至殘宋朱陸兩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謂愈失其真者也歐陽巽齋之為朱學不知所出而所得甚醇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徑坂之為陸學不知所出而其節甚高其弟子之最著者曰疊山兩家其有光于先師者乎世多推巽齋而詆徑坂于特合之述歐徐二先生學案及定刊本專為巽齋學案蓋徑坂疊山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中矣

梓材謹案巽齋與江古心同時蓋亦晦翁再傳也當次于介軒而前于三湯

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

始于程家齋董盤澗王拙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

漸流為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第八十九卷

梓材謹案介軒為晦翁再傳與雙峯同為勉齋之傳當次于雙峯

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賈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

案第九十卷



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第九卷

雲濠謹案底本于魯齋云當元之時至與二程橫渠南軒並加公符從祀廟庭則似少過焉

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為一派蕺山先生嘗曰靜修頗

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第九卷

草廬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

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

乎朱述草廬學案第九卷

徑販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

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峰述靜明寶峰學案第九卷

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

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第九卷

宋元學案卷首

七

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尙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

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架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

蕭同諸儒學案第九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蕭同諸儒學案序錄又案勤齋架庵與許魯齋同行輩而殿于有元諸儒者以所附諸儒不一故統載于此耳

元祐之學二蔡三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

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啟之而一變為

慶元之錮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

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蹟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

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大略川道命錄為底本

詆訾諸儒者皆附之第九十六卷 九十七卷

梓材謹案自元祐慶元黨案以下原底並失序錄茲所錄者鄭氏刊本也

荆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

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

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而雜

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

也述荆公新學及蜀學略第九十八卷 第九十九卷

闕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嘆也李屏山之雄文而

溺于異端敢為無忌憚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

舌可為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

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

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第一百卷

宋元學案卷首

八

宋元學案卷首終

安定學案表

胡瑗 別為伊川學案  
高平講友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范純祐 並見高平學案

范純仁 並見高平學案

徐積 江端禮

馬存 別為萊陽學案

呂希哲 別為萊陽學案

呂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錢公輔 附弟覽

孫覺 附弟覽

邢居實 附弟覽

李昭玘 附弟覽

滕元發

顧臨 別見荆公新學畧

汪游 別見荆公新學畧

徐中行 子庭筠 曾孫 日升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子庭槐

子庭蘭

劉彝 子淮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鄒夔

鄒棻 弟括

宋元學案卷一 表

傅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錢藻

苗授

歐陽發 別見盧陵學案

朱臨 子服

翁仲通 子彦約 子彦深 子彦國

杜汝霖 孫陵

會孫 旗 別見

麗澤諸儒學案

會孫 旃 別見

會孫 旂 別見

會孫 旆 別見

宋元學案卷一 表

二

滄洲諸儒學案

會孫 旆 別見

會孫 旂 別見

莫君陳 子砥 孫伯虛

張堅

祝常

管師復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管師常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盧秉

林晟 子玉勝 孫俊民



子用

孫朝价

游烈

徐唐

附師吳果

饒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陳舜俞

周穎

翁升

江致一

陳敏

宋元學案卷一 表

三

盛僑

倪天隱

彭汝礪

吳孜

張巨 別見廬陵學案

田述古

呂好問

呂切問 並見榮陽學案

潘及甫

莫表深

陳高

陳貽範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安燾

朱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趙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節孝同調

私羅適

附師朱粹

宋元學案卷一 表

四

孫復

別為泰山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阮逸

並安定學侶

陳襄

別為古靈四先生學案

楊適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並安定同調

吳儼 別見

諸儒學案 以下安定 續傳

汪深 別見

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安定學案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為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梓材案全氏序錄本為卷首可以見全書之脈絡茲復分列各學案之端俾學者得見每卷要領猶周易序卦傳本十翼之一後之說易者往往分列各卦也

宋元學案卷一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經術教授吳中范文正愛而敬之聘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文正薦先生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歷保寧節度推官滕宗諒知湖州聘為教授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其

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

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歷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于太學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為太子

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錡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阮逸同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

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句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翊拓軍居以

廣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為榮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購其家所著有易書中庸義

景祐樂議雲濠案謝山學案謂安定易傳十卷又案四庫書目宋錄周易口義十二卷洪範口義二卷餘書佚

學者稱為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先生弟子也在湖

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稱為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

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

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

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九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

宋元學案卷一

二



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之學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悅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百家謹案先生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子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又嘗語人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又嘗言安定先生之門人

宋元學案卷一

三

往往知稽古愛民矣于從政乎何有

論語說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無友不如己者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子路唯恐有聞

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愚魯辟瘳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愚魯辟瘳

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爲己任臧文仲竊位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爲孔子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慈溪黃氏曰子貢聞聖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于不可學故又爲之說如此

冉求有爲政之才故曰可使爲宰及其聚斂不合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于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稱冉求可使爲宰又鄙爲小子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孔子見互鄒童子

宋元學案卷一

四

春秋說

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王師非王親兵致討取敗而書之桓五年秦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多弑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先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尙行于此也勢既已去烏能必勝哉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



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觀者見夫人也用幣者爲費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觀川幣

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三十年宋伯姬卒

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

附錄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隨任生于秦州寧海鄉先生故址也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先生在大學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遊日升堂講易音

宋元學案卷一

五

韻高朗旨意明白眾皆大服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育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于外

先生嘗召對例須就閣門習儀先生曰吾平生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上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皆合古禮

先生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卽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

人皆樂從而有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番禺大商子一條移爲其人立傳于後

徐積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先生厲聲云頭容直積猛然自省不待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

神宗題贊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于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翁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以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朕躬敦尙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韻蒙載瞻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爲後世之欽崇

宋元學案卷一

六

胡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陳右司曰胡先生在邇英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補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故序首稱先生曰補

又曰漸卦鴻漸于陸先生有取于范諤昌易墜簡之說補

又曰程正叔解頤與翼之相類補

薛良齋與朱晦翁書曰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于章句誦說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眞確實語也其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



倭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耶味者盡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耳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餘緒耳成人成己眾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為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策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辯而意矣

梓材謹案此條自梨洲原本所錄且齋浪語集移入

陳直齋曰王晦叔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要之三家于

宋元學案卷一

七

象數掃除畧盡非特如所云互體也補

黃東發曰先生明體用之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難如此

百家謹案先生之學實與孫明復開伊洛之先且同學始終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學與明復避不相見此邵氏後錄之謬正與主癰疽寺人之談同也

安定學侶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為泰山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見泰山學案

屯田阮先生逸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進士官太常丞皇祐中與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著有易筌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與安定同典樂事相與論樂以為安定學侶可也餘姚翁氏注深寧州學紀聞云安定先生門人未知所本

安定同調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別為古靈四先生學案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安定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為伊川學案

主簿范天成先生純祐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並見高平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

八

節孝徐仲車先生積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而孤事母至孝以父名后終身不用后器從安定學惡衣服不恥應舉入都載母以從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為壽卻之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除揚州司戶參軍母歿廬墓三年雪夜伏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廷臣薦其孝廉為楚州教授徽宗初改宣德郎年七十六梓材案原本此下有東坡志林一段今以其不類傳文移為附錄于後政和六年賜諡節孝有文集三十一卷雲濠案先生別有節孝語錄宋入四庫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制以矯飾



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于理合于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為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為栝栿之類也何異于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為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為哉余以為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成人之性唯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

宋元學案卷一

九

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爾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于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辨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邪

百家謹案正唯耳目之有聰明故聖人因明繼以規矩以為方員平直因聰繼以六律以正五音而有視聽之學正惟性之善聖人制為禮義法度而有復性之學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

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偽也

辯曰夫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于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于其性也何反于性而悖于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為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百家謹案飽煖安逸固人性情然己既飽煖安逸而見父

宋元學案卷一

十

兄之飢勞試問此時之為子弟者亦不知其心能安否夫欲飽煖安逸人之情也其不安于父兄飢勞之心性之善也讓代其父兄順乎性之善也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于陶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辯曰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偽與作偽之偽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偽則何事而不言偽言性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偽名則是欲貴之而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



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偽

百家謹案荀子固不識性實由乎不識禮義也夫性即土也而禮義非瓦也性即木也而禮義非器也況性不可以土木喻哉夫性果何物也即此心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之理也而此心不能不應萬事于是聖人取此心恭敬之性而為經曲之禮羞惡之性而為威宜之義是禮與義即性也云順其性而為禮義者并多此順與為字至若土與木曷嘗有瓦與器來而以之相擬乎由先生之辯不足以折荀子也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于外用此

宋元學案卷一

十一

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為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為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于中而必求于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于外邪故人之欲為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為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為善哉性惡而為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為善如水之流而就溼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

百家謹案天下未有無其物而可強為者即如荀子言合土生瓦斷木生器亦必有是土木而後可生瓦器豈無是

土木而陶人工人強生瓦器乎且荀子云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不知如果性惡安有欲為善之心乎即此有欲為之心已足驗人心之善矣先生云何不顧孟子之意似迂彼既主張性惡豈顧孟子哉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為天下也不然何以為天下聖王之興豈為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宋元學案卷一

十一

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桀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為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于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于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學荀子者以吾言為何如



百家謹案荀子之學與告子極相似而有辨陶人合土以生瓦工人斲木以生器此杞柳栝捲之說也禮義爲偽此義外之說也以性爲惡卽食色爲性生之謂性也但告子之以杞柳喻性栝捲喻義者以爲人生所有之本質惟此知覺而知覺無禮義也欲得理于我必須向天地萬物上求之使與我之知覺合而爲一而後爲作聖之功而不知此知覺之迷惑而通不失其宜者卽禮義也然告子之東流西流亦只言性無善惡須復求理于外而荀子則直以人欲橫流者爲性竟云性惡反禮義爲矯性之僞物矣嗟乎性道難言也孔子明言求諸己孟子明言性善萬物皆備程子明言性卽理也朱子明言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

宋元學案卷一

三

萬事彼告子荀子以禮義爲外人皆知爲異端猶可言也欲明爲儒者不識吾性之卽爲禮義信焉欲以浴門乞火爲祕旨凡有反求諸己者卽便妄詆之爲禪不可言也辯習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于外而欲攻于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間也養之而弗充則性之弗固也況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鮮矣于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于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

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爲君子卒而爲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習者雖啓蘇爲父亦舍父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語錄

先生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不若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后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宋元學案卷一

古

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奸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欲求聖人之道必于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盡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故必觀于變蓋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爲國風而雅有大小又有頌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閨房衽席之間以至乎人化之蓋風爲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以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



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

楊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富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富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以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孟子充養之至萬物皆備于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以其養之至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蓋以謂志則在心而心為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養四體縱之而不已

宋元學案卷一

五

則喜怒為氣之所使必至于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唯小人為氣所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于不聞人之聲音不覺己之忤物或至于殺人殺身者皆為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

百家謹案志與氣原非二物志即氣之精明者是也持志無暴並無兩樣工夫故孟子止言養氣而持志在其中矣先遣獻曰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虛空矣所以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

安定說中庸始于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

見乎辭豈得為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為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為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強哉矯蓋矯者強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為正豈不強乎

百家謹案離情無所為性但觀此情恰好不恰好耳存諸中而自然發諸外而中節氣血即是義理子劉子所謂中和皆是性也若無主宰中存肆欲妄行則小人之無忌憚矣凡人生有情情之正者即性也性從情中看出彼釋氏之情不附物是無情也非聖人之道也先生言聖人非無情甚是但解強哉矯謂矯性之曲而正之則非夫所謂強哉矯者乃矯乎流俗也若性之生也直奚待矯哉先生辯

宋元學案卷一

六

荀恐未免仍蹈平荀之說也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入極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關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訓學者文

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附錄

先生三歲而孤晨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



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于陝右外家事母篤孝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裹幘頭服公裳晨省其母外氏諸婦大笑之先生彌恪久而亦不復笑也先生嘗曰吾之持敬自此始也又一日為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將買之遂向市中買他物而歸途有便道稍近且亦有賣肉家將買之因自念吾已有所許而忽他之將無欺其初心乎卒迂道就故所賣肉家先生嘗曰吾之行信自此始也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遺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衲裘以米投漿覆日中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常

宋元學案卷十一

七

曰吾于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于是請其叔父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間而已其叔沒家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事母謹嚴非有大故不去側日具太夫人所嗜皆手自調味為兒嬉或謔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奉養充美無須與不使也

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雪夜號伏呼問太夫人寒否如平生因委頓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滌嘗造墓知狀垂涕曰想見鬼神幽明不隔鄉里瞻仰先生如神有爭訟必就決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于墳城必逾月墓左有杏兩枝連合至孝感應如此

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以與人或問之曰吾不忍其母子相離也

雲漢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崇教孝女事見徐節孝集亦見呂緒卿叔夏集莊純雜助編采之確是淮陰節婦

東坡志林曰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贖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徐仲車教門人多于空中書一正字且云于安定處得此一字用不盡補

汪玉山書節孝行狀後曰節孝先生嘗語東坡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

宋元學案卷十一

六

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魯直曰為政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友則事舉魯直謝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媿徐仲車之徒以之補

待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萊陽學案

待制呂先生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院錢先生公輔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學于安定中進士甲科歷知制誥英宗立陳治平十議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為翰林學士未



久擢副樞密先生謂其望淺不草制謫滁州團練使起知廣德  
軍神宗立歷知諫院宰相富鄭公劾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  
君輩同心以濟答曰朝廷所為是天下誰敢不從所為非公輔  
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主薛向更鹽法出  
滕甫于鄭州先生數于帝前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石意罷  
諫職出知江寧府帝欲召還安石沮之徙揚州以病乞祠改提  
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 附弟覽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安定遊安定之門弟子數千別其  
老成者為經社先生年最少儼居其間眾皆推服登進士第調  
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先生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

宋元學案卷一

九

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于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  
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先生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  
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先生曰堯以知人為難終享其易願  
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功近利則王道可成矣帝語以欲  
用陳升之而罷邵亢先生即奏如所言帝以為希旨奪官兩級  
先生連章丐去云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  
金貶秩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  
院同修起居注審官院王安石早與先生善驟引用之將援以  
為新法助而先生與異議安石怒因遣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  
病先生疏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反覆  
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徙福州連徙毫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為

太常少卿祕書少監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年六  
十三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初復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  
秋傳 雲濠案謝山學案制弟覽字傳師亦歷官龍學知太原城  
葭蘆策勳加樞密直學士忤時相遭貶

百家謹案先生之春秋經解多主穀梁之說而參以左氏  
公羊及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者則補以所聞于安定  
及己之獨悟晁公武稱其議論最精誠哉斯言初王介甫  
頗與先生交好三經義外原欲解春秋以行天下見先生  
之解其心知不復能勝遂舉聖經而廢之且詆為斷爛朝  
報其始由于忤刻而終之以無忌憚先生既與介甫異議  
連遭貶斥不以介意介甫退居鍾山先生遠訪道舊追其

宋元學案卷一

十

死又誅之嗟乎學問之德量不同如此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案本于古靈弟子以先生為第一是  
先生又在陳氏之門

附錄

游定夫曰莘老少而好易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  
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于易而後行

章敏滕先生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初名甫東陽人也范文正公之甥從安定學安  
定門人以千計先生之文常為首以進士第三授評事通判湖  
州孫沔方守杭一見奇之曰名臣也他日當為賢將授以治劇  
守邊之要累遷戶部判官英宗召對書其姓名于禁中而未及  
用也神宗即位方求非常之士而進之先生入見姿度雄爽問



天下所以治亂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耳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進知制誥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先生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亦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先生或中夜降手詔使者焉午先生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行新法恐先生撓之而帝信之乃阻之且造謗焉帝雖眷先生然竟以是出知鄆州徙濟州再徙鄧州帝眷尚未衰先生之妻黨有犯大不道者小人遂乘之下石竟欲殺之帝知其無罪但落職貶筠州相傳尚有後命先

宋元學案卷一

圭

生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焉乃上書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帝覽之釋然詔知湖州先生去國既久而乃心王室著書五篇一日尊主勢二日本聖心三日校人品四曰感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詔求直言先生疏曰但取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悉罷民氣和天意解矣哲宗立徙真定河東治邈稟然威行西北論者以為果賢將也晉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卒謚章敏安定先生之亡公累制俸以賜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恻

學士顧先生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學于安定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先生喜論

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忤執政罷歸改同判武學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學士蘇文忠軾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其無人在朝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先生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伺時宰意劾先生奪職知欽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司成汪先生涪

別見刪公新學略

宋元學案卷一

圭

隱君徐八行先生中行

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常遊京師范忠宣公賢之薦于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為國器必為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于安定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諸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其為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入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權謫台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



名稱爲八行先生

知州劉先生彝

劉彝字執中閬縣人從安定學安定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  
規式力居多焉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胸山令邑人紀  
其事曰曰治範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  
罷神宗擇水官除都水丞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著正俗方  
訓斥尙鬼之俗易巫爲醫加直史館代沈起知桂州時王安石  
用事求邊功起以平蠻自任不聽交人互市交人疑懼先生代  
起值交阯率眾內犯連陷欽廉邕數州貶爲民元祐初復以都  
水丞召道卒著有七經中義洪範解古禮經傳續通解明善居  
易二集于淮夫累官朝散大夫以孝弟稱有賢行

宋元學案卷一

圭

祖望謹案東萊先生有云執中始抗荆公既而爲之用宋  
史遂與沈起沈括同傳是其晚節爲可惜也

學士錢先生藻

錢藻字醇老吳越王元瓘之子儼入朝爲昭化節度守和州生  
昭慈昭慈生順之先生其子也雲藻先  
生家蘇州舉說書進士又舉賢  
良方正英宗時爲祕閣校理三上書請慈聖光獻太后歸政天  
子熙寧中累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爲本不求  
智名以希世寵遷翰林侍讀學士元豐五年卒先生刻勵爲學  
于書無不究極其見于文詞闕放雋偉名動一時爲人清謹寡  
過拘守繩墨立朝無矯亢亦不雷同處勢利澹如也神宗嘗問  
安定之學并門人于劉彝首稱先生之淵篤神宗素知其賢且

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莊敏苗先生授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父京嘗守麟州以抗趙元昊先生少受學  
于安定以父任爲三班奉職後從王韶取鎮洮累立戰功官果  
州團練使遷至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麾使進威武軍  
留後元祐初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麾使徙鎮保康知  
潞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莊敏先生平居恂恂遇事則持議  
不苟合云參史傳

大理歐陽先生發別見廬陵學案

著作朱先生臨附子服

宋元學案卷一

圭

春秋辯要惟先生所得爲精晚年好唐陸淳之學謂孔子沒千  
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申公薦入官歷光祿寺  
丞乞歸以著作佐郎致仕守臣徐仲謀築亭列詔書哀語以表  
揚之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子服字行中熙寧進士元豐中爲  
御史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尋劾之紹聖初累官禮部侍郎知  
廬州以與東坡善被謫安置興國修

開府翁先生仲通

翁仲通字濟可崇安人幼時賦竹杖詩先輩劉滋深獎之後師  
安定長于春秋舉進士調山陰尉遷武平令僉書興化軍復令  
黃巖所至興築陂湖控遏盜賊武平陋不知學先生建學教之  
在黃巖聽民輸錢代米民免流殍以親不逮養致仕累贈銀青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彥約彥深彥國

杜蘭陵先生汝霖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受業安定之門六經皆通尤邃于易學者宗師之李公擇常敬仰稱道不置至會孫旗字伯高兄弟皆世家善古文

進士莫先生君陳附子 廐

莫君陳字和中歸安人少從安定學篤志力行不樂仕第嘉祐進士不赴調熙寧中新置大法科先生中首選甚為荆公所器重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子祗知孔嘉惠愛及民民立祠祀之孫伯虛知常州修

庶官張八行先生堅

宋元學案卷一

姜

張堅字道道諸暨人家貧篤學力以聖賢自任問安定教授蘇湖負笈徒步往從之且夕研味至忘寢食不期年盡得六經之奧辭歸鄉里開門授徒從遊者甚眾每語諸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自信得過則精一之傳在我後以八行舉得官尋改京秩貧不能自給嘯吟自若當時稱為醇儒

殿丞祝先生常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從安定學操履端毅未嘗以辭色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先生屢出正義反覆稱難之遂忤安石出令平陽終殿中丞著有蓬山類苑元浩正謨諸論及清高集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助教管先生師常並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龍學盧先生秉

盧秉字仲甫德清人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俊異嘗謁將希魯堂坐池亭希魯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先生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希魯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累遷制置發運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擊夏會有功遷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元城論之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著有文集史傳

文學林先生晟附子玉勝用孫俊民朝价

林晟字美中福清人侗口世孫弱冠有文名從遊安定之門元祐選文學假官副館閣校對御前書籍先生與馬子玉勝尚幼

宋元學案卷一

姜

問難曹彥能助先生校勘事館中目為濟南生次子用以薦假承事郎甫銓注蔡攸提舉秘書省薦以校勘力辭攸託其戚龍圖許份訪之乃伴狂歸隱于巖山與諸子講學論道所著有經濟要覽玉勝二子俊民朝价俱以明經聞人稱林氏之世學

職方游先生烈

游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從安定學官至職方員外郎邵人之經學實先生始之

徵君徐先生唐附師吳果

徐唐字守忠寧化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吳果不兩月誦析如流縣令奇之俾受業于盱江李觀盱江日胡先生講春秋于



上庠子盡造焉于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秀洽羣經諸子屈服遂見知于歐陽文忠薦之神宗召見講易嘉祐三年奔母喪廬墓不出

饒凌雲先生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 雲濠案先生世居烏程 強記博學從安定遊舉進

士嘉祐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曾青苗法

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在貶所日與太傅劉焯

之 梓材案劉焯之為焯上 跨雙犢窮泉后之勝自號白牛居士

令業官此稱太傅未詳 雲濠案先生少學于安定

鄉人名其所居曰白牛鎮青風里詩畫皆傳于世 雲濠案先生少學于安定

長師歐陽文忠而友司馬溫公著有廬山記 卷都官集三十卷今存孔樂大典本十四卷

校書周正介先生穎

周穎字伯堅江山人從學安定以行義稱與趙清獻并交清獻

為諫官先生移書曰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

強人主無以私喜怒壞賢士大夫清獻以書進神宗喜欲用之

不果熙寧初詔舉節行材識守胡邊以名薦召賜進士第授校

書郎王安石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盛安石喜叩其辭先生

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先生氣岸雄

豪行事似張公乖崖門人私諡正介有正介先生集

庶官翁南仲先生升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從安定受易第元豐進士出仕以廉謹稱

元符中上書言事切中時病用事者方以黨禁鋼賢士大夫籍

先生于初等自是沈于選調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

儒林闕畧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效徧天下吾鄉翁南仲

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

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

承信江石室先生致一

江致一字得之休寧人從遊安定之門宣和鄉舉首選靖康中

伏闕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等六奸臣復李綱相聲震中外尋授

承信郎

州守陳先生敏

陳敏字伯修無錫人年十一而孤廬于墓所受業安定之門安

定奇之曰此錫之英也熙寧初舉進士徽宗朝諸蔡用事斥司

馬諸賢為奸黨令郡國皆立黨人碑先生守天台日誣司馬公

是誣天也倅立石先生碎之謝事而歸

司業盛先生僑

盛僑未詳爵里安定在太學先生已仕安定使為堂長中庸講

義一卷先生所進見宋史陳古靈嘗薦之

梓材謹案先生嘉興人也樓攻媿為盛夫人墓誌云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日蟻者仕吳越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

又徙嘉不回家焉又云元祐中孺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為

綱子司業則先生之爵里可攷矣

縣尉倪千乘先生天隱

倪天隱字茅岡桐廬人古靈先生妹婿也古靈三妹長適劉執

中次適先生並學于安定而少適鄭閔中與古靈為四先生之



二學者稱先生為千乘先生所通周易上下經口義十卷

雲慶案今

周易口義十二卷吳玉又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晁氏止載其

釋家藏本入四庫經部上下經而繫辭說卦不載唯宋藝文志有之但既列易傳十卷

復列口義十卷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先生述

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之後世或

稱傳或稱口義無二書也先生官至縣尉晚年主桐廬講席弟

子千人其為桐廬令葉安道作題名記戒之令師善懲惡無為

后羞時人傳之高弟子曰彭汝礪

吳先生致

吳孜蕭山人有尚書大義二卷見宋志嘉祐治平間有名經苑

捨住宅為學宮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先生鳴鼓行學

規伯玉謝過安受其罰陳古靈嘗薦之

直講張先生巨別見廬陵學案

百家謹案安定先生初教蘇湖後為直講朝命專主太學

之政先生推誠教育甄別人物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

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時時

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各對為

可否之或就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效

歐陽廬陵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子弟皆賢才王臨

川云先取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栢與樑蓋就先生之教

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為的當自後濂

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為學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閃是語

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當時安定學者滿天下今廣為搜

索僅得三十四人梓材案黃氏原本羅先生適以私淑列

生按廬先生乘有日而無傳張先然而爭錚者在是矣

生巨亦如之故云得三十四人簽判田先生述古

田述古字明之本安邗人徙居河南遊事安定先生稱高弟四

薦于鄉不中遂隱居二十餘年窮經講學先生淳靜簡易不為

表襮胸中坦無留闕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

然去之不能奪其讀書唯易中庸論語孟子閒及老子楊子申

重熟復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司馬溫公康節二程先生皆

居洛先生從之遊溫公最愛范公淳夫淳夫日詣溫公溫公多

召先生與俱講明大義其于諸大儒未嘗少自貶晚歲篤好易

手自注之祁寒暑雨造次未嘗廢卷或欲索其書上之朝不肯

出孫溫靖公固留守西都以其名聞詔除襄州司戶先生曰老

矣不任為吏竟不赴溫靖守鄭請以為本州教授許之除太學

正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為通利軍簽判卒先生行誼敦確友

人張雲卿赴選其妻病死先生為治其喪其在北宅昌王薨假

先生官氏撰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先生曰非吾文敢受賜

乎固辭之當官不苟然亦不為己甚最與虔州李潛善其學行

蓋相似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前輩亦以二人為首先生之言

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于章句不知妙在日

用也劉斯立跋狀其行陳端誠曰田明之說易要說無應易中

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安得云無應特不可如王介甫

宋元學案卷一

幸



輩執定耳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此傳尾有端誠名正亦元祐中通儒也十一字今為端誠立傳于陳鄒諸儒學案節之

進士潘先生及甫

潘及甫字憲臣揚州人也勵志文行安定倡學吳興先生負笈從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歷中登第不知其官所至補

知州莫先生表深

莫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泰山孫氏弟子說之子聞安定講學嘗上往師焉一見奇之曰大有器識所造未易量也以進士累官光祿丞知饒州稱循吏楊文靖公極稱之所著有如如集補

醫學陳先生高

宋元學案卷一

圭

陳高字可中仙遊人知建州闢之從子少遊湖學元符中第進士召試除太學錄祭酒翼原司業傅楫薦其潛心經術尤深于易遷博士政和中始建醫學除太醫學司業累上封事以切直忤時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補

州判陳先生貽範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樞密安先生燾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從往師之則曰汝方為誦數之學未可從吾遊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先生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先生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

非若奉契丹苟免遘患而已先生笑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于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為知禮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元祐中累官門下侍郎坐救常安民章惇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知河南崇寧元年坐乘滄州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滄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部州復又移建昌軍閔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參史傳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云胡先生判園子監安厚卿樞密在席下厚卿黃痲疾凡聚立無下升堂聽講說人眾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則先生之在胡門固安定所甚厚者矣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

圭

進士口先生口口

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為國子日遣之就學京師所齋千金假湯而盡身病瘠將危客于逆旅適其父至閔而不責攜之謂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諭之以道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學矣視之乃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之過自痛悔責安定知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章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勉勤事業先生銳穎善學取上第而歸

梓材謹案是段本列安定附錄以君子大改過故移而為之傳

節孝同調



徽猷趙無媿先生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安定私淑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附師朱絳

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少從鄉先進朱絳學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安定之教遂以私淑稱弟子第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陽縣徙江都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為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議賑恤以先生為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既去民思之置生祠祀焉

雲漢謹案先生別號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百卷直齋書錄解題云治平二年進士學于四明樓部是先生本樓氏

宋元學案卷一

畫

門人直齋又言台士有聞于世自先生始又有傷寒救俗方一卷先生尉桐城民俗惑巫不信藥因以藥施人多愈召醫參校方書刻石以救迷俗

節孝門人 安定再傳

江季恭先生端禮

江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圍城人受學節孝深于春秋黃山谷謂其文似尹師魯張文潛亦喜之而其駁柳子厚非國語則東坡之所許也嘗裏集節孝遺書三十八歲卒

推官馬先生存

馬存字子才樂平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其文波瀾雄壯英毅奇氣橫生不可繫維所作諸史論謂東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于羣胡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

奇士又謂北魏據中國以禮義文宋之腴而伺禽獸之仇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可與之爭又謂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至論外患則畧東南而專在北省試論楊雄謂王莽篡

位龔勝以清死鮑宣以悍死雄斯時方著美新以發揚其盛讀之令人氣拂膺不懌者累日嗚呼雄乎寧死其忍為此文蘇文忠知舉奇之置高等奉大對首闢災異曲說歸諸人事時士習新經之學以穿鑿放誕相高者先生毫無所染官鎮南節度推官再調越州觀察推官早卒馬碧梧曰子才從節孝先生遊最久其文之雄直雅似之嗚呼安得其論晉魏之語聞于炎紹中天之初乎 補

莘老門人

宋元學案卷一

畫

邢先生居實

邢居實字惇夫陽武人恕之子也受學于莘老其父為程門之板夫而先生不然所宗師者司馬溫文正公呂申正獻公所從遊者坡公涪翁无咎兄弟也年二十卒遺言欲魯直為狀莘老為銘无咎為其文序莘老未及為而卒景迂代之所著有呻吟集

舍人李樂靜先生昭玘

李昭玘字成季鉅野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東坡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孫莘老為守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累官提點京東刑獄坐元豐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左司員外郎韓忠彥用為起居舍人為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



初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  
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晚知欽州辭不行靖康  
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復直徽猷閣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樂靜集三十卷蓋其所居有樂靜堂  
故以名集漢老兩其從子也

龍圖傅先生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入行家學

徐季節先生庭筠 附孫日升

徐先生庭槐 合傳

徐先生庭蘭 合傳

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八行先生子童卯有志行律身嚴毅居  
無情容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

宋元學案卷一

三

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  
足為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  
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  
為名臣其學以誠敬為主無情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  
年八十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  
二徐句且大書表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節有守  
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 修

劉氏家學

朝散劉先生淮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劉氏門人

縣令鄒先生夔

鄒夔字堯叟秦寧人從學于劉執中浸灌六經貫穿百代執中  
以女妻之以進士知宣城縣楊龜山聞其名晚從之遊 梓材案  
其宗人克恭同為劉氏門人克恭又從遊于龜山稱其在淮陽時  
山龜山不得晚從先生遊也當是晚與之遊耳 先生與  
太守怒一卒欲斬之先生不從守怒先生執法不移蓋有守之  
士

縣令鄒先生夔

鄒棐字克恭秦寧人熙寧進士始學于劉執中元豐間又從楊  
龜山遊終宣城令 梓材案二鄒並知宣城或有錯誤 有惠民愛之 參姓譜

開府家學

知軍翁先生彥約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開府仲通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調常

宋元學案卷一

美

州刑曹累遷提舉河北西路學事以薦拔人才為急日與諸生  
講畫實造制勝之策除知高郵軍革商販茶鹽私坐貿易之弊  
吏不得倚法為姦歲大旱先生以禱祠積勞得疾卒有文集十  
卷 同上

梓材謹案龜山楊文靖公諸先生墓云請以世祿之恩授  
中弟已而兄弟更相推遷又云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

中奉翁先生彥深

翁彥深字養源行簡仲弟第進士除右司員外郎以書白宰相  
言與金人夾攻契丹非是除國子祭酒徙祕書監時宦者梁師  
成提舉祕書省先生不肯造詣時論高之官至中奉大夫 同上

中丞翁先生彥國

翁彥國字端朝行簡季弟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變充經制使



撰文皆張邦昌為金所立移書賁之同上

祖望謹案先生白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有忍死  
權就大事之詞中丞密視答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  
畧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為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  
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迎  
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為新都之漸伏望即  
去大號早迎康王不然勤王兵十萬見公端闕不得施東  
閣之敬矣邦昌懼遂決迎高宗先生以李忠定公如亞被  
斥汪藻行制謂汝本茶山駟僉之徒論者非之先生六世  
科第父為安定弟子藻以恨忠定并先生謂之耳水心進  
卷罪先生竭金陵之民力葉紹翁曰建炎兵事倥偬石林

宋元學案卷十

毛

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公適承其後未免調度未可以  
深罪之也

倪氏門人

尚書彭先生汝廌

彭汝廌字器資鄱陽人治平進士第一歷任信軍推官武安軍  
掌書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  
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  
舉自列神宗怒遂絀用先生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指摘  
利害多人所難言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陛辭  
言今不忠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忠無敢為之臣患無  
敢言之臣帝嘉其忠盡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元年召為起

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

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  
舍人賜金紫辭命雅正有古人風旋落職知徐州加集賢殿修  
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徙禮部拜吏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  
部尚書言者論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  
而病去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先  
生讀書志于大者言動取舍必合于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  
子為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先生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  
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朱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  
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參史傳

宋元學案卷一

天

田氏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樂陽學案

李節門人

安定三傳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氏家學

知州鄭先生括

鄭括字仲發泰寧人克恭之弟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知寧化縣  
縣素悍難治先生建學訓導以恩信懷柔之民為之立祠刻石  
後知亳州適蔡京當國先生以名節自重開退二十年李綱在  
朝以書勸其出亦謝之補  
杜氏家學



杜先生陵

杜陵蘭溪人仁翁汝霖孫克傳家學生五子伯高仲高叔高季高幼高皆博學人稱為金華五高參姓譜

薦辟杜橋齋先生旌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漕舉杜癖齋先生旌

杜旃字仲高伯高弟嘗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癖齋參吳禮部集

祕閣杜先生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杜先生旌

杜旌字季高與弟幼高文皆相上下參吳禮部集

杜先生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

表

莫氏家學

知州莫先生伯虛

莫伯虛歸安人永嘉令砥之子守温州立思濟堂後知常州有瑞梅甘露秀麥嘉禾之祥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又言其晚年退居注意佛學屏絕世故是由儒而入墨者

安定續傳

文肅吳竹洲先生傲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別見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終

泰山學案表

孫復高平講友

石介

姜潛見上泰山門人

馬默

何羣馮正符父堯民

莫說見上泰山門人

蘇唐詢

杜默

徐迺

高拱辰

趙狩

孟宗儒

宋元學案卷二表

文彥博附師史昭

劉牧黃黎獻

吳祕鄭史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徐庸

范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別為榮陽學案

朱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張洞

姜潛

劉學

子歧

孫長福



父居正	子蹈	孫荷	別見衡	麓學案	曾孫丙	別見元	城學案									
梁燾 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祖無擇	饒子儀	李縑	附曹起	宋元學案卷二表	莫說 子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朱長文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范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並祖徠學侶	李世弼 泰山續傳	子永	李謙	馬紹	附師	張播

吳衍	胡瑗 別為安定學案	泰山學侶	士建中	劉顏 並為士劉諸儒學案	並泰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表	三
----	-----------	------	-----	-------------	-------	---------	---



宋元學案卷二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濂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泰山學案

祖望謹案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

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

風格而泰山高弟為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

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素也述泰山學案

卷與安定學案謝山所修黎洲本原底並藏盧氏又案是泰山著述莫重于春秋尊王發微故從黃氏補本錄之

高平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

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

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為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既徂徠為學

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

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

書種竹樹桌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

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經經之節之所為也聖人之所

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

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為通英殿祇候說書楊安國言講

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

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為世法經為

人師不宜使佐州縣乃復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

賻錢十萬先生病時韓魏公言于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

人祖無擇就其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藏祕閣

宋案李壽稱所得書十有五卷放四庫全書總目稱內府藏本十卷而中興書目別有春秋總論三卷合為十五卷

百家謹案先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

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

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

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

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為

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

宋元學案卷二

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為教先生與

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瑗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

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春秋尊王發微

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

平王逾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天下無

復有王也 以上總論

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

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

從而誅賞之 隱元年春王正月

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鄆以交讎之也鄭伯克段于鄆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私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祭伯來

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莒人入向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夫人子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

宋元學案卷二

三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鄭人伐衛

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三月書王者十七隱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賻

過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過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侯守天子土非享親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過于潛者惡其自恣出入無度隱四年公及宋公過于潛

鞏不氏未命也鞏帥師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桓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

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衛人殺州吁于濮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得立也衛人立晉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考成也元年宰咺歸昭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宮祭之此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

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滅用六羽以見其僭天子之意初獻六羽

公子驅戚倍伯也孝公子公子驅卒

宋元學案卷二

四

鄭人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盟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辭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悉其惡以誅之也宋人取長葛

媵書者為莊十二年歸于鄭起叔姬歸于紀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

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儆戒之深旨也隱七年夏城中耶

言伐用兵也楚邲衛地地以楚邲者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我伐凡伯于楚邲以歸



祊鄭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鄭讎  
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  
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入者受之之辭隱八年鄭伯使  
死來歸祊

不氏未命也無駭卒

公與翬傾眾悉力共疾于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  
疾之隱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來朝  
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眾寡弱不能與魯抗也隱十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驗應之故

宋元學案卷二

五

日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若聖王  
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  
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  
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  
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  
一或舉于齊鄭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桓元年秋大水  
弑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此  
言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 桓二年  
會于稷

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桓三年日有食之

是時文姜亂魯驅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

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內女出處之跡皆詳而錄之以  
懲以戒為萬世法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讎也公受姜氏于讎不以讎至者不  
與公受姜氏于讎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夫人姜  
氏至自齊

桓立十八年唯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為國  
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有年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  
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  
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  
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

宋元學案卷二

六

暴惟荒也妨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深戒也桓四年春  
正月公狩于郎

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且諸  
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桓五年陳侯鮑卒

桓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  
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  
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為不使  
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  
內桓王親以三國之眾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從王伐鄭

雲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雲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雲于上帝也天子雲于上帝諸侯雲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雲于山川百神禮也雲于上帝非禮也是時周室既微諸侯之僭者多舉于魯則諸侯僭之從可知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 大雩

宋元學案卷二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

七

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 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大閱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 蔡人殺陳佗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 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不出主名微者也 桓八年秋伐邾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 桓十年春王正月

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于我也郎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書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于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 來戰于郎

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案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白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之類是也 桓十一年盟于折

再言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羨文可知 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宋元學案卷二

八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書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為文凡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之類是也 戰于宋 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伐魯魯親紀而比鄭也故令紀侯鄭伯及齊師衛師宋師燕師戰以四國之師不地者戰于魯也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關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 桓十四年夏五



案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人怨突之背己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此義也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宋人伐鄭天王使冢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故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鄭曰鄭忽出奔衛今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明忽世嫡當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皆微國之君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宋元學案卷二

九

蔡季言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故曰歸于蔡所以與許叔異也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此年夫人孫于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天子嫁女子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不言如京師者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魯桓見殺于齊天子命莊公與齊主婚非禮也莊公以親讎可辭而莊公不辭非子也故交

讓之單伯逆王姬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衛侯朝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朝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紀侯大去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葬伯姬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

此諸侯伐衛納朝也不言納朝者不與諸侯伐衛納朝也朝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故天子不使反衛明年王人子突救衛是也公與諸侯連兵不顧王命伐衛納朝故貶諸侯曰某人某人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侯朝得入于衛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言伐言救言入以著其惡莊六年衛侯朝入于衛

宋元學案卷二

十

齊人歸之魯人受之其惡一也齊人來歸衛俘

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眾也莊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惡其與強讎覆同姓踰時還也莊八年秋師還

案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此不地者齊人即于國內殺之也稱人以殺討賊辭莊九年齊人殺無知

報乾時之戰也斥言公者惡其伐齊納糾喪師乾時不自悔過復敗齊師于此也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荆自方叔薄伐之後入春秋肆禍復甚聖王不作故也荆敗秦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

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又曰

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者孔子傷周道之絕也桓公既入乘天

子衰季將伯諸侯乃會宋人陳人蔡人邾人于此首圖大舉夫

欲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也莊

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于北杏

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眾驅逐逼脅以強制諸侯懼其未

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

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

宋元學案卷二

土

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邾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

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鄭

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齊人滅遂

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公會齊侯

盟于柯

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

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君大夫不可言魯人故

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荆入蔡齊桓猶未能救中國也秋七月荆入蔡

齊侯既死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公追我于濟西

滕書者為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

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鄆為出境乃得專之則公

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

哉況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賤不當書故略言之也莊十

九年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宋元學案卷二

土

肆大青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

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

四十七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

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

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

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稱

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陳人殺其公子

禦寇

荆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

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稍進之也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  
遇于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于扈甚矣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

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

元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昏禮日壞逆

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于郕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之類是也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不書名氏者脫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凡內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

齊人降郕者惡齊強脅且見郕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莊三十

年齊人降郕

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于此莊三十

一年春築臺于詳秋築臺于秦

我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我捷齊侯來獻我捷

桓未能率諸侯以往故猶稱人閔元年齊人救邢

不言慶父弑者內諱弑故弑君之賊不書焉不地者義與隱公

同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出奔莒

公子慶父出奔莒

莊十年制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稱制二十三年

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今日楚人伐鄭者以其兵  
劫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

用兵皆稱人焉僖元年楚人伐鄭

孫于邾不貶此而貶者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

正王法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此會榿諸侯城楚邲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于救患諸侯不一

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

僖二年城楚邲

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榿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

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蔡楚與國故先侵蔡蔡既潰遂進師次

于敵境僖四年蔡潰遂伐楚

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

遂伐楚書爵以其能服強楚皆稱爵焉同上

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濇塗其惡可知也執

陳轅濇塗

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及江人黃人伐陳

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

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孤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

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者

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唯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

宋元學案卷二

三

宋元學案卷二

四



于天子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

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

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成十

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

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十

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晉人執虞公

出險三時僖六年公至自伐鄭

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僖七年夏小邾子來

言鄭世子華者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于齊故先使世

子華受盟于寧母也盟于寧母

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

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

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

之案莊元年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

知矣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桓以諸侯致宰周公子葵邶經以宰周公主會為文者不與桓

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僖九年會葵邶

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惡之也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參譏之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緩于救忠可知也僖十五年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

甚矣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麻齊師敗績

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僖十九

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

人之眾左右前後朝夕與為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

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梁亡

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

舊制也案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廡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

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

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齊

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

伐鄭

楚人敗宋公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

以著其惡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

四國雜然從夷以圍中國其貶自見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

蔡侯鄭伯勞圍宋

外大夫來赴非禮也文三年王子虎卒

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

師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

宋元學案卷二

五

宋元學案卷二

夫



師故明年楚人滅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文四年公至自晉

此公逆婦姜于齊也不言公者諱之也不言逆女者以其成禮于齊也以其成禮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文既不告閏月猶朝于廟非禮可知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遂城部重勞民也 文七年遂城部

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重也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宋元學案卷二

七

楚復疆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文九年楚人伐鄭

楚子執宋公伐宋復貶稱人者二十年至此稱爵者以其慕義使椒再來修聘進之也椒楚大夫未命故不氏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正也書者以見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案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

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此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及事也其言正者妾

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

顧人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晉以黜之文十年秦伐晉

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為來奔齊所逼爾文十二年春正月郕伯來奔

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固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秦人晉人戰于河曲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李慧之屬偏指曰慧光芒四出曰李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

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為萬世戒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元學案卷二

八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弑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齊人執子叔姬

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文十六年毀泉臺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其帥可謂甚矣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陳即楚故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人請成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為之廢釋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宣八年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敬諡嬴姓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經言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決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案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宜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根牟微國內滅國曰取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鄆襄十三年取鄆是也秋取根牟

崔氏齊大夫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譏諸侯大夫也宜十一年齊崔氏出奔衛

宋元學案卷二

九

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弑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宜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宜十三年楚子伐宋

鄭與楚故宜十四年晉侯伐鄭

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臣也王札子人臣殺召伯毛伯于朝定王不能禁專執甚焉故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誅其惡宜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中之蝨未息冬又生子重為災冬蝨生

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極惡重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之宜十八年楚子旅卒

臧孫許臧孫辰子成元年盟于赤棘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無宜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為文所以存周也王師敗績于茅戎

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成二年取汶陽田

來歸者棄而來歸也成五年杞叔姬來歸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會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同盟于蟲牢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辛巳立武宮非禮可知也成六年立武宮

宋元學案卷二

十

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鄆襄十三年取鄆皆微國也取鄆

吳本子爵始見于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成七年吳伐鄭

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吳入州來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取之晉侯使韓宣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成八年韓宣來言汶陽之田

成雖即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



歸于衛

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討之而不能服鄭霸  
國不振可知也 成十七年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  
邾人伐鄭

君之卿佐是為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  
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晉殺其大夫御鉤御筆御至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帥師使宋

成公夫人 襄二年夫人姜氏薨

叔孫豹僑如弟 叔孫豹如宋

宋元學案卷二

圭

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 襄七年城費

公前年會諸侯于鄒不至者公自鄒朝晉也 襄八年春王正月  
公如晉

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驩公子發公孫輒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 襄十  
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  
逆之可哉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惡 襄十五年劉夏逆  
王后于齊

晉平湜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于京師非所以

宗諸侯也 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襄十七年  
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 襄十九年諸侯盟于觀柯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 取邾田自漚水  
城西邾城武城懼齊也 城武城

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  
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 襄二十三年邾界我來奔

此樂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樂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者樂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  
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 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宋元學案卷二

圭

大止也言救言大惡不急救患也君命救晉約畏齊廢命而止  
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以惡之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  
于雍榆

宋元學案卷二

圭

孟莊子也 仲孫速卒

不言其大夫者樂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 晉人  
殺樂盈

緝仲孫速子孟孝伯也 襄二十四年仲孫緝帥師使齊

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未成晉侯許之八月己  
巳諸侯同盟于重邱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  
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未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  
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

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



杆之弑以著其惡 會于夷儀

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甯喜弑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于戚以叛 襄二十六年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先言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者以見衍待弑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弑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弑而歸可知也 衛侯衍復歸于衛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宋公殺其世子莊

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襄二十七年

會于宋 宋元學案卷二

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無冰時燠也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公留于楚者七月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共諡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共姬是也 襄三十年葬宋共姬

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之衰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阻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其招之惡也 昭八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昭八年

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葬陳哀公

此年無冬者脫也 昭十年

般弑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巢虐無道貪蔡土地不以弑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庚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巢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 昭十一年楚子庚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巢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 昭十一年楚子庚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 大蒐于比蒲

會于厭愁欲救蔡而不能也 會于厭愁

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弑者正比之罪也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 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 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繫以著其惡盜殺衛侯之兄繫

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王子猛卒

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髮沈子逞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昭二十三年胡子髮沈子逞滅

內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

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也齊侯取鄆

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昭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謀納公而不能也盟于鄆陵

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宋元學案卷二

美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焉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定元年春王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救蔡伐楚也然諸侯不振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強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是也定四年春使楚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滅沈

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于吳冬戰于柏舉

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

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郈不服故二卿秋再圍定十年圍郈

宋元學案卷二

美

1第518 冊 卷之五



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后尙來歸服非禮也定十四年天王使后尙來歸服

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辰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定十五年雨不克葬

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宋元學案卷二

毛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哀八年吳伐我

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也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為異之甚冬十有二月

報雍邱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哀十三年春鄭卒遂帥師取宋師于處

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於越入吳

光芒四出曰季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睢陽子集補

孔子而下稱大儒者曰孟軻荀卿楊雄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何哉仲舒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斯可謂盡心于聖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董仲舒

史罔稱漢孝元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將亂其家者也亦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之謀安有衰滅蓋用儒而不能委之以政爾書漢元帝贊後

宋元學案卷二

文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聲病對偶之閒探索聖賢之閒與者百無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

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也以上與范天章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後成之于言



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眾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與張洞書

傳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與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與人倫所由正扣其本知則何所為噫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墨亂之于前申韓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

宋元學案卷二

未

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鬻小有所不勝向以為辱矧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其為辱也大矣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支既固不得其位不翦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儒辱

附錄

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眉皓白故相李文定迪守亮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

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于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通水燕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楊公筆錄

宋元學案卷二

幸

祖望謹案此段稍可疑宜再考先生婿于李文定公時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長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梓材案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實長于泰山三歲且本傳言文正實薦先生入國子則此所云朝廷召至文正乃知之者不已謬乎

歐陽文忠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補

王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貶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補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會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補

百家謹案石徂徠泰山書院記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韓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

宋元學案卷二

聖

時從遊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從遊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資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后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縉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楊子泰于法言太元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

吏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為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僞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又徂徠與祖擇之書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今先生之書不可盡見但以徂徠之學問而為其尊戴如此即可

宋元學案卷二

聖

以知先生矣嗟乎師道之難言也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必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故廬陵之志先生墓曰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后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嗚呼觀于徂徠事師之嚴雖不見先生之書不可以知先生之道之尊哉

泰山學侶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別為安定學案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 並為士劉諸備學案

泰山門人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第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登名遇事奮然敢為以論赦書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曆三年呂

宋元學案卷二

三

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脩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並為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眾賢指杜等大奸斥竦也泰山見之曰子禍始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未赴卒于家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畔搜其家得先生書夏竦欲因以修報復且中傷杜公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宥以語官屬冀鼎臣願以闔族係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眾數百同係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先生

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雲溪集徂徠集三十卷謝山學案劉記徂徠易解五卷陳直齋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梓材遺案宋史范忠宣傳云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遊知胡孫石李四先生皆在文正門下而先生與野江輩行較後于安定泰山則列之文正門人可也

春秋說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獻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

宋元學案卷二

書

或去天以示其非

春秋為無王而作孰謂隱為賢且讓而始之哉 以上總論

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鄭杞之比夫商人弑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扈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與兵以侵魯者未已也于以見晉霸之不競也于以見諸侯之有弑君者而莫之討也于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盟弑隱公遂弑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聶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故終桓宣之世聶遂皆稱公子無異詞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釋則祭為重而釋為輕以釋視卿佐之喪則釋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壬午猶釋萬入去篇

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郟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謹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成二年取汶陽田

宋元學案卷二

蓋

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于霸主故危而致之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不書及內之也鄆有國而私屬于魯魯之私屬鄆也皆不臣之著也襄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成九年為浦之會將以谷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成之會序吳于列而不復殊者因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襄五年仲孫閱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日食之變起于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

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應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徂徠文集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怪說

慈溪黃氏曰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真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

宋元學案卷二

美

開為所怪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何如哉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矣彼素飡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賈素庵

天地間必然無有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于一人天地兩閒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秦始皇求為仙漢武帝求為黃金梁武帝求為佛勤亦至矣而始皇遠遊死梁武餓死漢武鑄黃金不成吾故知三者之必無也辨惑

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大非也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為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



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于逸樂壽命不長康成之罪也憂勤非損壽論

辱書謂士熙道言天人有感應為失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有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為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為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陽下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楊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事

美

人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與范奉禮書○以上黎洲原本

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譎上孫先生書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

今元吳猖狂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然

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上韓密學經略書

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上李雜端書

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暱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疏

遠人不謂之公上王沂公書

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縉服叩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于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于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上王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

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上孫少傅書

頻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經歷然有一

宋元學案卷二

美

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為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為之不能也然孔叔謂我特異于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于眾者則非孔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為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為楊億其眾嘵嘵乎口一唱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眾者然亦非特為取高于人道適當然也答歐陽孔叔書

為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于海與張秀才書

成章韶夏至樂也不奏于夔身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騷逸取也不騁于王樂之前而驚于市人



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今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運去其狐狸道大開而無荒穢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

與裴員外書

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畝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原亂

孔子為聖人之至吏部為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尊韓

宋元學案卷二

元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顛而不支坐而視其顛斯亦為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救說

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經經焉守小慈陷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祐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人樹之以君任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之以臣佐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陰德論。以上黃氏補本

附錄

守道為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濟聞其窮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一餐則明日無繼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吝重之倦遊錄

景祐二年錄五代及諸國後時辟先生御史臺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歐陽文忠貽書責杜祁公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也介斥而他舉亦必擇賢賢者固好辯如此必得愚暗懦默者而止杜不能用史歐陽公誌其墓曰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

宋元學案卷二

甲

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為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為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為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于是新進後學不敢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杜默曰夏英公因慶曆詩之斥已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奏記富文忠公責以行伊周之事欲因是以傾文忠及范文正等乃



使女奴陰習先生成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作先生為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富范大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既得命過鄭州見呂公夷簡呂公問何事遽出范對以經略兩路事畢即還呂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得復入若欲經制西事莫若在朝為使范公愕然八月以富公為河北宣撫使富范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先生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李端叔姑溪集曰初夏竦在樞府深怨后介之譏己必欲報之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后介書時介已死竦為宣徽南院使言介詐死乃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時知兗者為杜衍語僚屬莫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閭族係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

宋元學案卷二

聖

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

孫氏鴻慶居士集曰夏竦既讒先生于仁宗謂介不死北走契丹幸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具狀休于中使仁宗始悟竦之謬及竦之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于帝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闔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以上黎洲原本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后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于褊蕩太過之詞激猶可與為善者之心堅已陷于邪者之敵羣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傷敗積邱陵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太過

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補○梓材案謝山學案謂此殘何人之說與水心此條首二語相類姑附識于此

謝山讀徠集曰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為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一言以為不知其斯之謂與

忠烈文先生彥博附師史焯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焯學焯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第進士官至同平章事封潞國公神

宋元學案卷二

聖

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溫公薦先生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先生朋附溫公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先生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參史傳

梓材謹案王定國聞見近錄以先生兄弟為泰山門人則穎昌史氏特其幼學師也

附錄

呂氏雜誌曰凡與交遊書其父祖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諱



梓材謹案此條自榮陽學案藥洲原本移入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衛之西安人年十六舉進士不第曰有司  
豈枉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調州軍事推官  
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先生大喜  
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亦數稱先生勉以實學因得從學  
于泰山之門歲終將舉京官先生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  
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撫河東舉先生  
可治劇于是為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  
盜先生即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有詔集其強  
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悽怖不知所為相率欲亡走先生諭以詔

宋元學案卷二

聖

意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文忠  
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宜文字任州兵士為亂文忠使  
撫視先生自長垣三日抵其城下定之會文忠罷去乃之建州  
連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使江西議均其稅奏  
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阨募丁壯以減  
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大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  
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諭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  
荆南士人為具先生既優于學復優于才又為范富二公所知  
一時士大夫爭譽之先生亦慨然自以為當得意已而屯遭流  
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以有為也而  
即死掄材者為之悵然先生又受易學于范諤昌諤昌本于許

堅堅本于種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祕黃黎獻也  
祕上其書于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鈞隱圖三卷謝山學  
案劉記云劉長民易解十五卷又案宋志稱先生新注周易十  
一卷圖一卷是公武讀書志作圖三卷則宋志誤也其注今不  
傳圖在道藏洞真部先儒遺論九事一卷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張洞字明遠任城人第進士石徂徠嘗有書與先生曰明遠始  
受業于劉子望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為  
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子因以拳拳服膺

宋元學案卷二

圖

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稂莠而舉菁英出紅塵而摩蒼昊  
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于春秋其將為諸子師明遠勉之又  
有與韓密學書內云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邁太平布  
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材略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  
應大任今過寇內侮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之功

百家謹案宋史有張洞列傳字仲通祥符人官至工部郎

中別是一人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泰山學春秋亦從徂徠累薦為國子直  
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  
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



願陛下教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核祥符住散青苗先生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先生不喜人作詩嘗曰損心氣招悔吝亦名言也

龍學祖先生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先生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議改衍聖出知袁州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由此始盛歷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進銀臺司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物置院梁上及憂去先生用為公費安石惡之諷監司求先生罪逮治無貪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

宋元學案卷二

聖

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先生少從學于泰山及死蒐輯遺文以傳以言語政事為名卿有文集若干卷行世雲濠案先生遺文初名煥斗集諸家書目並稱為龍學文集共十六卷

百家謹案史載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

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無擇知杭州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內侍逮赴秀州獄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請忠正軍節度副使案邵氏聞見錄擇之知杭州王介甫以前事恨之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贓濫聞于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攝

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也先生所坐與史既異而苗振之事與先生初不相涉乃以按治苗振俱屬之王子韶皆非實也先遣獻日擇之學文于穆伯長為有宋古文之始今所傳雖少亦可以見其師法也

饒凌雲先生子儀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泰山及胡安定受經親沒不事科舉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庵凌雲名曰葆光杜門著書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令他

宋元學案卷二

吳

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生聽講說崇寧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叩園之士郡以先生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忠肅確為之序謂其事核旨察有補于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

縣尉李先生組附曹起

李組字仲淵邛州人龍圖閣學士絢之弟舉進士調兗州奉符縣尉同門姜潛居于奉符之太平鎮某年六月七日夜大水至潛幾不免先生為借縣弓手營救之上官以私役人獲罪徂徠為作朋友解略云組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組不足為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于潛尚更退顧其身不為潛致毫髮力忍宴安坐視此誠禽獸所不為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為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弛擔匍匐走救之

一第丁巳



潛之水甚于東家火也潛之將至于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緇少  
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  
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交厚乃不如禽  
獸乎乃不如西家路人乎又有上范經略書內有云負罪而有  
才者二人前兖州奉符縣尉李緝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  
策名起亦事劉子望緝亦事孫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  
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動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又皆有  
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屢稱之不一焉

通議莫先生說

莫說邵武人也以窮經爲務自閩陳數千里外裹糧跣足至京  
師從泰山遊已而從徂徠遊講明道學歸家不復求仕以子表

深貴贈官通議大夫補

宋元學案卷二

聖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吳縣人稱樂圃先生嘉祐進士累陞祕書省正  
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傷足不果仕以著書立言爲事從泰山  
學春秋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  
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蓋自成一家書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徂徠學侶

忠宜范堯夫先生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樂陽學案

徂徠門人泰山再傳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見上泰山門人

轉運馬先生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走詣徂徠從石先生學登進士第  
知須城縣爲張守方平所知後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  
無顧張傲之曰得無累舉者乎先生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除  
知登州更定配島法改廣西轉運使上平蠻方略温公爲相問  
復鄉差衙前法如何先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  
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後以坐附温公落職致仕補

處士何安逸先生羣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  
慶應中徂徠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先生亦自蜀至  
方講官會諸生講徂徠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爲仁義而已

宋元學案卷二

奧

不知饑寒之切己也眾皆注仰之徂徠因館先生于其家使弟  
子推以爲學長先生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  
曲從同舍目先生爲白衣御史先生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  
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  
代取士皆舉于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  
者莫甚于賦請罷去徂徠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  
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  
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先生聞其說  
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先生賦既  
多且工以爲不情細出太學先生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  
龍圖閣直學士何刻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先生既卒趙清



獻守益州奏先生遺稿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參史傳

通議莫先生說見上泰山門人

蘇先生唐詢

蘇唐詢者從徂徠受易其告歸也徂徠嘗有詩贈之曰攀或經年絕書猶盡日誦讀之可以想見其篤行

杜先生默

杜默字師雄徂徠稱其詩可與石曼卿並稱

徐先生道

徐道未悉爵里

梓材謹案歐陽子為徂徠墓誌云將葬其子師誦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請銘是先生為徂徠弟子之證

宋元學案卷二

究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者徂徠先生壻也徂徠嘗有詩望以韓退之之有李漢云

趙先生狩

趙狩受業徂徠與士建中後受業于泰山忽與方士遊學養生術徂徠作可嗟責之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本道士從徂徠受春秋遂棄其巾服乞為儒徂徠更名之曰宗儒

百家謹案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別立道學一門

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詒及程朱門人數人以示

隆也于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泯忽矣先道獻日以鄒魯之盛司而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

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

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

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為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為道學

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

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

猶之曰賢也聖也道學者以道為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

志于道志道可以為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

人之陋也且此傳以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

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為高于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

宋元學案卷二

幸

為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繆無識如此逮後性理諸書

俱宗宋史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復思夫有安定泰山之

在前也百家案先文潔曰本朝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

后徂徠三先生始朱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語

即改諸先儒亦不謬也

長民門人

黃先生黎獻

黃黎獻者受長民易所著有續鉤隱圖一卷略例義一卷室中

記師隱訣一卷

提刑吳先生祕



吳祕字君謨歐寧人景祐元年登第歷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  
出知濠州提點京東路刑獄乞閒除守同安所著有周易通神  
一卷今世所稱長民周易新注十卷蓋合黎獻之三卷及先生  
通神一卷皆在其內其記師說一卷指歸一卷精微一卷又不  
知何人所作蓋亦其門人之筆也其後有徐庸

祖望謹案皇甫泌易書中有紀師說一卷精微一卷當即  
此十卷之二也泌稱受之常山抱犢山人三衢亦有常山  
即長民也特故諱之以神其說耳

長民私淑

集賢徐先生庸

徐庸三衢人雲漢案宏治衢州志云其先亦人官于衢因家焉直集賢院著周易意蘊

宋元學案卷二

至

亦長民之學當是私淑弟子也

祖望謹案先生皇祐時人其論易九篇祖劉長民兼本陸  
秉

至之門人

忠肅劉先生摯父居正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十歲而  
孤鞠于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擢嘉祐甲科歷南宮令韓魏公  
薦為館閣校勘王荆公亦器異之擢為御史裏行人見神宗問  
曰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  
安石退上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理語侵荆公荆公欲竄之  
橫外神宗謫監衡州鹽倉久之出知滑州哲宗立召為吏部郎

擢侍御史疏蔡確章惇過惡執憲數月百僚敬憚元祐初擢御  
史中丞累遷尚書右僕射自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  
然性峭直竟為朋讒奇中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再貶光祿  
卿蘄州居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以疾卒紹興初  
贈少師諡忠肅先生嗜書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雘校或  
手鈔錄經學于三禮尤粹晚好春秋攷諸儒異同辯其得失通  
聖人經意為多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參史傳

左丞梁先生燾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歷官檢  
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早上書論時政疏入不報內侍王

宋元學案卷二

至

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先生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宜州未  
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為工部郎中累遷右諫議大夫坐  
誦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  
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先生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  
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  
書言帝富于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箴帷姦人易  
為欺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進  
御史中丞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  
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以  
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改知穎昌府紹聖元年知鄆  
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



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溫公黨黜知鄂州三年再  
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  
六十四先生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  
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先  
生笑曰煮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  
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同上

梓材謹案劉子卿明本釋引先生語云不信己之所為而  
歸之天意不可也又言其師事孫泰山門人姜至之是先生  
姜氏門人也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通議家學

知州莫先生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

書

樂圖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安逸門人 泰山三傳

主簿馮先生正符 父堯民

馮正符字信道遂寧人其父堯民字希元蜀中老儒也先生從  
何羣學三上禮部不第以經學教授梓遂開閉戶十年于諸經  
多解說而最著名者春秋得法忘例三十卷熙寧中太守何郊  
上之久而不報意以為荆公不喜春秋故見細已而中丞鄧綰  
薦之得召試舍人院賜同進士出身荆公亦待之厚授晉原主  
簿先生春秋務通經旨不事浮辭其辯杜氏三體五例何氏三  
科九旨之穿鑿怪妄最為詳悉鄧綰責守號略先生與陳亨甫

皆坐附會罷李巽嚴辯之曰信道之學得之安逸處士何羣安  
逸學甚高國史有傳信道之師友淵源如此則謂其附會進取  
者或以好惡言之耳且荆公廢春秋而信道之學顧于春秋特  
詳鄧綰嚴事荆公者而能以是書言于朝初不曰宰相所不  
喜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醇厚士各行其志不以利祿故輟  
作而鄧綰亦加于人一等矣然則信道要當與安逸牽連書國  
史而鄧綰者偶相知而適相累者也信道無子孫其書為估人  
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字唐父者唐父學于溫公最賢而通經  
然是書則非其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耳予觀于巽嚴之言而  
惜先生之書之不傳又歎宋史竟不能牽連書之安逸傳後今  
著之學案中使得祖徂徠而宗泰山以見安逸之學蓋有傳者

宋元學案卷二

書

巽嚴其可以無憾矣 補

提刑門人

主簿鄭揚庭史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忠肅家學

朝奉劉學易先生跋

劉跋字斯立東平人忠肅長子與其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  
第官朝奉郎紹聖閒從忠肅于謫所徵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  
先生請忠肅得歸葬先生又訴文及甫之誣遂貶及甫等先生  
能為文章道黨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參史傳

雲溪雜錄案先生著有學易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巽  
景迂為先生墓誌稱其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為學易先生  
其集名蓋取諸此景迂又稱先生為孫明復石守道之徒  
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攽所稱引皆



所未知始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相埒云

奉議劉先生贈

劉蹈斯立弟皆孝老子以文學知名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為宰相子也

梓材謹案此從紫微童蒙訓移入為傳又紫先生為忠肅太子官奉議即其卒也忠肅為文祭之稱其孝于父母善于弟兄行己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驚云

宣教劉先生長福

劉長福學易之子而蘇林向侍郎之婿也嘗官右宣教郎子荀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子卿明本釋言朱漢上云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是先生為漢上門人而非終于宣教者矣

宋元學案卷二

聖

知軍劉先生荀

別見衡麓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別見元城學案

泰山續傳

進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須城人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二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閱計

偕士無其人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其子果以春秋中第二

甲第二人而先生第三甲第二人父子褒貶各異而先生遂不復仕從黃氏補本錄入

李氏家學

尙書李先生昶

李昶字士都世弼之子釋褐授孟州溫縣丞蒙古兵下河南奉

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遷經歷親老求罷不許尋以父

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祖伐

宋次濮州聞先生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先生論治國則以

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

深見嘉納及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先生知無不言時徵需

煩重行省科徵稅賦雖通戶不貸先生移書時相云止驗見戶

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省府從其言得蠲通

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先生上表賀因進諷諫帝稱善久之

嘗燕處望見先生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

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先生條十二事刻除宿弊至元二

宋元學案卷二

聖

年罷官家居五年起為吏禮二部尙書旋請老歸丞相安童奏

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所

著有春秋左氏遺意孟子權衡遺說等書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黃氏補本本合為一傳列李張諸儒學案今以其宗泰山之學附入于此

尙書門人

集賢李野齋先生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為東

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脩先生辭曰家幸非

甚貧者可取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世祖召為

應奉翰林文字遷左諭德侍裕宗于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

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尙文定律正名革弊裕宗崩又命傅成宗



于潛邸所至以先生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嘗賜坐便殿飲羣  
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為朕強飲乎賜蒲萄酒一卮曰此極易醉  
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成宗即位  
召至上都陞學士還家又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乞致  
仕仁宗即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帝嘉納遷集賢殿大學士歸  
卒于家先生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  
生有野齋文集行世 參史傳

右丞馬先生紹 附師張播

馬紹字子卿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復遊李士都之門嘗知單  
州民刻石頌德累官中書左丞有言事者平章事欲罪之先生  
曰國家導人使言今罪之豈不與詔書戾乎乃止執政數年時

宋元學案卷二

稱其賢仕終河南行省右丞有詩文數百篇 參姓譜

吳先生衍

吳衍

宋元學案卷二終

高平學案表

戚同文

附師楊慈門人宗度

許曠

陳象與

高象先

郭成範

王曠

滕涉

范仲淹

唯陽所傳

子純祐

子純仁

孫正平

孫正思

子純禮

李之儀

韋許

子純粹

富弼

張方平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李觀

孫立節

子勳

子綰

徐唐 別見安定學案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劉牧 別見泰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



范純仁 見上高平家學

呂希哲 別為崇陽學案

並明江學侶

胡瑗 別為安定學案

孫復 別為泰山學案

周敦頤 別為濂溪學案

並高平講友

韓琦

子忠彥

宋元學案卷三表

趙君錫

歐陽脩 別為廬陵學案

並高平同調

六世冠卿  
孫宜卿  
六世宜卿  
孫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

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

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充公並入澤宮已而

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為不泯矣迨高平學案梓材案高

山所特立而底棄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幸深道

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端叔傳于安

定學案以足之謝山嘗立肝江學案而定本無之蓋已併

入此卷又案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實發

高平所出

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附師楊慈門人宗度許驥陳象與高

戚同文字同文雲濠案一作字文約宋之楚耶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

于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

動始聞邑人楊慈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

日諷一卷慈異而雷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慈即妻以女弟自是

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

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慈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

仕慈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即為葬三世數

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



者五十六人宗度雲濠案先生上蔡人虞城主簿許驥雲濠案

允升世家劉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陳象與高象先雲濠案

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郭成範雲濠案先生最有文名王礪雲濠案先生事母

至光祿大夫郭成範以司封員外郎致仕王礪甚謹太平興國進

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雲濠案先生為給事中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

正公亦由之出先生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

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

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

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

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

任隨州書記迎先生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

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

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

追號正素先生參史傳

謝山慶應五先生書院記曰有宋道仁二宗之際儒林之

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

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

俗之中梓材案袁絜齋為四明教授歷壁續記云國朝序

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

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是謝山

本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

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學

校徧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

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

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

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

即其居為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曼元獻公文

掌教焉

睢陽所傳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為

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

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

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

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

徒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服除薦為祕閣校理尋通判河中

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

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

雖不行仁宗以為忠章獻太后崩召為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

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廬

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裒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爭不

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

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雷先生畢

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

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

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適為四論

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適為四論

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適為四論

宋元學案卷三

三

宋元學案卷三

三



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嚮論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延州諸將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涇州先生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先生有相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

宋元學案卷三

四

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遂為令初先生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望所屬超擢不次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過乃以先生為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為修故塔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迺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為亦稍

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其名字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雲稼案丹陽集二卷上卷奏議十七卷子四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范子參史傳

宋元學案卷三

五

易義

家人陽正于外陰正于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家道成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為基木始生于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艮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



與于此乎

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于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謂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從學者輻湊記問

宋元學案卷三

六

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于是恩例俸賜常均于族人并置義田宅云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買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

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其慎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拳拳于范氏家學故移其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從學則不可

宋元學案卷三

七

梓材謹案橫渠之于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于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于義未為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環 別為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別為泰山學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 別為濂溪學案

高平同調

忠獻韓贛叟先生琦 附子忠獻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



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  
為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佐為相  
韓億石中立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  
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  
昊反命為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畧安撫招  
討使畫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  
任福不用命沒于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  
還舊職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  
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  
范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時上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  
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

宋元學案卷三

八

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畧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  
豐財利邊僥倖進能更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諫  
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宜撫陝西討平羣  
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  
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  
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為工部尚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六年閏八  
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  
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  
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先生乘閒懷漢書孔光

傳以進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況陛下乎帝乃  
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為仁宗山陵  
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  
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  
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  
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  
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  
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  
侍中為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  
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

宋元學案卷三

九

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  
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  
疏以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于是先  
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  
節永興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帝哭之慟  
鑿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  
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耶墓先生識量英偉重  
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願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  
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  
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生平折節下



士尤以獎拔人材為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為可用先生獨不  
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問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  
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  
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 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應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  
陽文忠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槩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  
公齊名故列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年雖御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薨  
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為社稷之臣

梓材謹案此景迂初見欽宗之言見邵氏聞見後錄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

宋元學案卷三

十一

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  
級判市曹處斬畧不變色浴公鎮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  
亦判處斬而震怒鄉筆浴公氣稟雄傑不容奸惡非傲物也魏  
公和平器無崖岸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  
與言繫辭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呂逢吉書云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  
所作韓魏公終身未嘗與言易與此畧同

晁氏客語曰韓公謂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腳地穩一任  
閒言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為冠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 別為廬陵學案

高平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祐

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十  
歲能讀諸書為文章有聲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環  
為師安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尚  
未冠輒自入學商諸生之未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  
是蘇學為諸郡循實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先生  
與將卒錯處鈎深摠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  
功文正帥環慶議城馬鋪皆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  
先生率兵馳據其地夏眾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  
以安先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先  
生不得已陳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  
文正之郵得疾昏廢卧許昌富鄭公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  
道忠義問鄭公之來公邪私邪曰公先生曰公則可凡病十九  
年卒年四十九 參史傳

忠宜范堯夫先生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第進士  
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安定環與孫泰山  
復石徂徠介李盱江觀皆客文正門先生從之學 梓材案樓攻  
集云蓋公天資誠篤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  
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文辭  
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據此則孫石李三  
先生之于忠宜皆在師友之間殆泰山與安定為其師而徂徠  
盱江特每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歿始出仕  
其友歟



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遷侍御史會議漢王典禮先生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先生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先生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闕恐異日為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先生就職先生乞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于求治多延見咨訪疏逸小臣先生言小人知小忘大

宋元學案卷三

三

貪近味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用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為不肖合意為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先生曰此言何為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先生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先生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關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先生知帝有功名心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願別謀之帥臣州種

古執熟美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先生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請訟詔御史治于寧州先生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泣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誦亦加先生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入應除給事中宣仁后垂簾司馬文正公為政將盡改熙豐法度先生謂去其大甚可也累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右僕射中書侍郎先生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王觀言事忤旨先生慮朋黨將熾與文潞公呂申公辯于簾前未解先生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慶應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陛下戒之因錄歐

宋元學案卷三

三

文忠朋黨論以進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為謗訕廷議欲實憲典惟先生與王存以為不可爭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劾先生黨確先生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位蔽賢宣仁寢疾召先生曰汝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先生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出進擬先生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又羣小競排宣仁垂簾時事先生曰太皇係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



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為紹述之說  
蘇轍奏辯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  
下殿待罪眾不敢仰視先生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  
轍言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何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  
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先生曰不然法本無弊弊  
則當改帝為少霽轍平日與先生有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  
位中人也帝既召相章惇先生堅請去遂出知穎昌府徙河南  
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惇先期阻其事先生  
上疏為申理且曰臣曾被大防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  
仰報聖德爾惇不悅詆為同罪連貶永州安置時以疾失明怡  
然就道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赴貶所江行舟覆扶先生出衣

宋元學案卷三

西

盡溼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為之哉徽宗即位虛相位連除觀  
文殿大學士屢賜優詔茶藥以病乞歸卒年七十五諡忠宣先  
生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  
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諸賢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  
行而已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賑貧乏神古之獄不少芥蒂且  
念先世契誼薦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  
之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之心恕人不  
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須  
要造次頓沛必於是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  
德梓材案鄒道鄉稱范丞相說有文集五十卷行世案陳  
作惟儉可以成廉次句同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今存

子正平正思正平克承家學從黃氏原本移入

梓材謹案梁淵原本忠宣及李端叔附傳並在安定學案  
今檢謝山修補案本草深道傳標題高平章為忠宣再傳  
弟子則忠宣端叔二傳皆當入高平學案可知故並移之

附錄

知襄城伯兄純祐久心疾先生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祕閣  
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何必苦  
辭先生曰富貴有命

宋元學案卷三

五

文正公在睢陽遣先生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先生時向少既還  
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  
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先生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  
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對  
曰石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畱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  
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  
襄民素不事蠶織未有植桑者先生因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  
寡榮茂除其罰民思不忘號著作林  
旱久不雨先生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  
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闕食時吾  
為汝主糶眾賈從命運販不停諸縣饑境內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輒必精意遺事  
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  
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徐對曰粗者  
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意于遺事恐過臣觀望要功



生事結罅塞外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遐方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環慶大饑公初到餓殍滿路先生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後散先生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弗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先生謂之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溫公有所建請先生復言宰相當虛心以采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迎合而正士當卷懷

退避先生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不苟同不見小思前料後劑量矯正類如此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係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先生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眾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也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

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于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誦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大防爲左相不敢言先生乞薄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先生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不敢言先生因乞罷政

西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先生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瓦石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能勝兼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百家謹案先生只此數語真聖人之言也夫聖人之本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且不爲彼以開拓邊疆爲事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者罪不容于死者也先生既承文正公之家學而又得安定泰山之傳其學以忠信爲體六經爲功

至其事君一以正心誠意格其非心勸其仁愛萬民毋開過譽百家嘗想先生父子開古今來粹然純白學問中不易多觀之人也先生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後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使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尙使存歿猶污瑕疢又未解驅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命門人李之儀次第之先生之至死盡忠如此

梓材案以



上附錄與黃氏案語亦自安定學案移入是卷

鄒道鄉曰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祇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說者便不中

呂舍人官箴曰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黃氏補本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忠宣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為者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之說畧施行矣然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迄

宋元學案卷三

六

于今可見矣曾子開謂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逐他日復出豈在惇卞下特不當以詩罪之耳且惇卞在元祐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畧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非其理也若謂忠宣有他意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罷相後尚乞寬元祐諸人以至得諫是果何求願更慎言之

祖望謹案東萊亦以范堯夫參用熙豐小人之說為非

恭獻范先生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三子以父蔭為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于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

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眾質之先生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為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過事調度苛棘先生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除戶部郎中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先生批救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先生先生不可即徙先生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亳州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刻深為治先生以寬處之既拜禮部尚書耒丞呂惠卿告老徽

宋元學案卷三

九

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會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為慮先生曰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諛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非必盡懷邪為私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于用人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先生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先生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駢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遂使先生主



寔誣其輒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頴昌府提舉崇福宮  
崇寧中啟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  
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  
六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季子也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  
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陝  
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以劉昌祚後  
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臥其麾下皆憤焉先生恐兩軍不協  
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  
欲再舉先生奏關陝軍力單竭公私大困根本可憂神宗納之

宋元學案卷三

三

進為副使吳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  
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先生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  
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為利自徐至遼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  
為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先生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  
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先生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先  
生講此事尤為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與夏議分疆界先生  
請棄所取夏地所言皆畧見施行夏人不庭先生遣將曲珍救  
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  
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擣橫山夏眾  
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費御史郭知章遂論先生元

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  
卞經畧西夏疑先生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  
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尋以言者落職知金  
州又謫常州通判鄂州安置銅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  
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徵猷閣待制致仕  
卒年七十二先生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凡條疏時事議論皆  
剴切詳盡同上

附錄

鄒道鄉曰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廩雖有  
溼惡軍士自不怨

高平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

三

文忠富彥國先生稱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  
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果禮部試下西歸范文正  
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遂舉茂才異等僉書河陽  
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再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封韓國  
公後與文潞公彥博並相天下稱富文元豐六年卒年八十  
先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  
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  
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詎聞贈太尉諡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封鄭國始名阜晏元獻判南京文正權  
掌西監晏為之擇婿文正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舉張為善  
皆有文行可堪娶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疏俊晏取先生為  
婿文正掌監事而先生與張文定並為舉子固得為文正



附錄

門人也又案呂與叔集載先生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與叔嘗委記于先生是先生為學不若文正之醇矣

神宗欲相富弼以疾辭退居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神宗必賜手札報之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弼薨躬製祭文

梓材謹案此是景近初見欽宗之言

劉器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梓材謹案此是晁氏嘗語謝山節入景近學案茲為鄭公立傳而移之

元城語錄曰富鄭公使敵說以川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讀書必見于用

宋元學案卷三

三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富文忠少日有語者如不聞知或告之則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先舉茂才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再舉制科者乎命直集賢院俄判西京入觀書判尚書都省累拜參知政事西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諡文定先生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于用官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得符山蘇洵與其二子賦輒深器異之嘗薦載為諫官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崑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參史傳

附錄

云據謹案樓攻媿跋先生上范文正公書云文正講道雖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壻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時蓋名為善云

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其子不敢投後東坡見之亦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怒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獻公張橫渠先生別為橫渠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別見泰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

三

說書李盱江先生觀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學者稱為盱江先生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文正公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位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先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彙皇祐續彙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為郊社齋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學案原底于先生門人孫介夫傳標云盱江知謝山嘗立盱江學案檢原底序錄士劉諸儒學案條有江楚則有李觀句後定刊本又節之蓋以盱江併人高平爾又案忠宣傳安定泰山徂徠盱江皆客文正門先生與徂徠輩行較後以為文正門人可也

盱江文集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于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

宋元學案卷三

考

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易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闕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為一門坐于堂上門易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于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朝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闕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入蠻之國南門之外九采

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有皋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于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

宋元學案卷三

考

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朝于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天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于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闕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階采于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于明堂位禮記外傳也明堂定制圖序大傳曰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



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  
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  
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  
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  
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為  
適妾之所生為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為適其次子  
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  
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云若始來  
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

宋元學案卷三

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  
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為之齊衰三月為其母妻亦然所謂  
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  
已而為小宗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為宗也  
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  
再從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也其  
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焉是自高祖  
之後至元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  
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祖者  
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  
宗于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于

大宗是為五宗也其于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  
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  
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為之宗所謂五世則  
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共曰小宗  
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 五宗圖序

常語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  
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歿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  
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于亳而宮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  
念名之曰放傲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一月朝伊尹以冕服奉  
鬯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為君何嘗一日廢

宋元學案卷三

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  
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  
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  
伊周奈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  
成王果不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  
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共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  
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  
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



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請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爲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爲農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

宋元學案卷三

夫

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劉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豈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于眾仲始用諸侯禮

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僉于百里也因闕宮頌僉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絲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僉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爾矣諸侯之于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之稅譬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宋元學案卷三

夫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也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胥徒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闕闕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于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于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禮也異于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于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爲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



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賢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問之也

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徒魯之粥馬牛者不豫買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譁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

宋元學案卷三

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常語辭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爾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隱之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于水火爾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

說其君亦不過如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鬪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為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為天子正為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辭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不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宋元學案卷三

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鬪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隱之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



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爲也管仲急于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爾謂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闕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闕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浸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子

宋元學案卷三

三

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質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序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取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人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隱之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應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強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欺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弒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

宋元學案卷三

三

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尙德而不尙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于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于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以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



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剛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款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采非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隱之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非非

宋元學案卷三

善

善善而惡惡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為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儼人必于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過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續蓋所謂彼善于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端木氏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

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為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長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淺爾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眾人惡邪眾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遠數邪紂存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眾言驢驘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其誰不知孟子

宋元學案卷三

善

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隱之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止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



為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  
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  
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為證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  
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為之餌幸其速傳以拯斯  
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  
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傳之物也子喻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喻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  
室其為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尙  
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  
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為好仁  
吾知其不仁甚矣

宋元學案卷三

美

余隱之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  
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  
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于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  
為伐夏之舉致湯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  
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  
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于紂與湯之于桀事體均也  
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葛藪  
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應數未歸得以盡  
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而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  
過于桀而此十亂之賢為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

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  
于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為  
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  
大統天下而為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  
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奈何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  
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于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  
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為湯武以為不仁乃以桓  
公管仲為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宋元學案卷三

美

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  
而為君由孔子而天下而為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  
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  
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  
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為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  
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  
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  
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



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彊為之辭

余隱之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為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即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于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

宋元學案卷三

美

今乃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為非果何理邪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也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為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為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

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為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于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辭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宋元學案卷三

美

余隱之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邪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為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為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



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敦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畧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

宋元學案卷三

早

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會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別見泰山學案

盱江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見上高平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韓氏家學

僕射韓先生忠彥

韓忠彥字師樸安陽人忠獻長子徽宗時以吏部尚書拜門下侍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會布不協累降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籍 參史傳

韓氏門人

微猷趙無愧先生君錫

趙君錫字無愧洛陽人文定公安仁孫母亡事父不違左右夜則寢于傍几衾褥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其父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潞公潞公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及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先生言國家養天下士于太學當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拜御史中丞卽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知河南府徙應

宋元學案卷三

早

天因清明出郊具奠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于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微猷閣直學士 參史傳

忠宣家學 高平再傳

縣尉范先生正平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忠宣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先生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按后戚向氏墳兆忤蔡京及京當國言先生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逮先生及之儀克明同謁御史府先生將行其弟正思日議行狀時兄方營窳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先生日時



相意屬我且我居長遂就獄極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白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請寶印出注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兪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亦實獄遂解先生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先生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穎昌唐君益為守表其所居為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先生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于金石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則可若于通途廣陌中為往來之觀以發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何預焉先生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先生退閒久益工詩尤

宋元學案卷三

聖

長五言著有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參史傳

梓材謹案呂紫微童蒙訓多引先生語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范文正家登學案者三世六人文正四子外先生其一也然先生之弟子默亦以學行著因並錄之

范子夷說

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逮孔顏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為事須由衷若矯飾為之不免有變任誠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

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又曰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肖用父恩例求移近卒授遠地後為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不屈待罪去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忠宣次子正平字子夷之弟也

梓材謹案子思當作子默攷忠宣文集補編子夷傳云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推居忠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是可知先生之概作子思者因陳了齋說而誤耳

附錄

陳右司曰范子思所知所守過于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忠宣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

聖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滄洲人登第三十年乃從蘇文忠于定州幕府應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召勒停徽宗初提舉河南常平坐為忠宣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先生能為文有姑溪集若干卷雲濠案姑溪前集七十卷惜其晚年狎一妓以生子再為郭功父所發于行有不拊云

盱江門人

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也師事盱江而與南豐為友經術深醇嘗作春秋傳泰山先生見而嘆曰吾力所未及者盡發之皇祐



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謂曰吾條例司官非得明敏如子者不可先生笑曰相公過矣立節非爲此官者趨而出後爲鎮江軍掌書記二子勳勵皆有名

徵君徐先生唐 別見安定學案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別見廬陵學案

李氏門人 高平三傳

徵君韋獨樂先生許

韋許字深道蕪湖人李端叔弟子也不事科舉築室湖上榜曰獨樂黃山谷陳了翁俱重之元祐諸公之貶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聞先生每遇之則力爲之周急政和中多薦之者未及用紹興初宰相薦之高宗命之以官且曰當今誰知元祐人有韋許者乎許雖受命然以了翁所贈稱爲湖陰居士終身不改云

宋元學案卷三

書

孫氏家學

知州孫先生總

孫總字志康寧都人立節子有父風讀書博洽年未弱冠受業東坡終不畔所學守正不撓元祐三年擢進士居官以勁直聞知湖廣岳州寓于東未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 參姓譜

隱君孫先生勳

孫勳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總從東坡遊氣節凜然弗肯從仕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榜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 同上

孫氏門人

教授胡環中先生楚

胡楚字德林寧都人也孫介夫弟子方雅好古端凝介特講學于長春谷藏書萬卷自稱環中居士以八行薦成政和八年進士累官婺州教授睦寇至官吏遁去先生嘆曰先世以勇顯吾以八行起豈可上負朝廷下慙先世城陷不降舉家死之事聞官其從子二人所著有諸經講義

韓氏續傳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韓先生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

書

宋元學案卷三終



廬陵學案表

歐陽脩 子發  
高平同調 子槩

焦千之

呂希哲 別為萊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敞

子奉世

王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劉攽

劉恭

宋元學案卷四表

十一

劉氏續傳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丁騭

張巨

胡宗愈

王安石 別為荆公新學畧

曾鞏

弟肇

李撰

子彌遜

子彌大

子彌正

陳師道

蘇軾

蘇轍 並見蘇氏蜀學畧

王回

徐無黨

附蔣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 別為呂范諸儒學案

梅堯臣

並廬陵講友

宋元學案卷四表

十二

蘇洵 別為蘇氏蜀學畧

廬陵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禿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廬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底案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高平同調

宋元學案卷四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未與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渙浥弗振先生得昌黎遺藁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先生笑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

宋元學案卷四

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翁翕不便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為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除之係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陸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閒賊平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鄭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先生遇于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先生慨然上疏爭之于是邪黨益忌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穎州復學士畱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羣小畏而諶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儉薄者伺先生出聚謀于馬首街避不能制然場屋之習



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丞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先生引喪服記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為御史眾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感于先生造帷薄不根之謫推辱之之奇即上章劾先生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之使詰之奇問所從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宋元學案卷四

三

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王氏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日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弄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且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為人知先生即游揚聲譽謂必顯于世凡

經賞識率為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所積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案先生所著尚有毛詩本義十六卷左傳節文十卷東坡敘其文曰論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歸田錄二卷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歐陽子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眾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

宋元學案卷四

四

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為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孔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



用有攸往眾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  
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  
未不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  
時而發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  
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  
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眾  
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  
二王者以臣待主其為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順民之欲而除

宋元學案卷四

五

其害猶毒藥暝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  
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于丈人  
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順天應人  
為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  
為易之說者為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  
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  
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  
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  
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  
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  
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  
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  
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于  
人則通其志于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  
罕言焉惟謙之彖畧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  
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  
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  
神合矣

宋元學案卷四

六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何謂也曰于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眾人之豫豫其身爾  
聖人以天下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為己憂以天下之樂  
為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  
乎人上而下觀于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  
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  
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



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  
之世眾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  
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  
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  
復也一陽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于此故曰天  
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  
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  
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  
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不亦宜哉

宋元學案卷四

七

懼避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為一  
人設也大過者燒敗之世可以大有為矣當物極則反易為之  
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故居是  
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  
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狖習深淵  
者至能涸流出沒以為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  
是以聖人于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于習善而不倦故  
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  
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

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為類剛與剛為類謂感  
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為成乎故必二氣交感然  
後為成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  
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鍼則雖隔物而應象曰  
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  
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為大聖人  
所以為能

宋元學案卷四

八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為言久也所  
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  
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  
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  
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  
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  
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  
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  
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  
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眾商紂  
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  
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象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為獨言利女貞曰家道主于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于卦隨事以為言故于坤則利牝馬之貞于同人則利君子貞于明夷則利艱貞于家人則利女貞

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象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為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

宋元學案卷四

九

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于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于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眾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于患然順過乎柔則入于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眾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

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眾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眾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

宋元學案卷四

十

決也故其象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美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



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舜禹湯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則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于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于坤以履霜為戒以黃裳為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

宋元學案卷四

十一

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于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眾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不可為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

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于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收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象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

宋元學案卷四

十二

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童子問曰兌之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為散者誰與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為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



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  
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戾分散之義異矣嗚呼  
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  
行達于天下莫大于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與  
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與曰君子之所以節于己者為其愛于  
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  
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待于己不可久  
雖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眾  
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  
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宋元學案卷四

三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于治人  
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  
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  
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  
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  
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  
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  
方以相為用所以濟于未濟也

中卷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  
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辭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  
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  
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  
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  
富麗之辭或以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間  
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  
其勇于敢為而決于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  
曰敢問其畧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于其象曰陽在下  
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為文言者又曰龍德而  
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為言隱而未

宋元學案卷四

四

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  
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  
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于  
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  
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  
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為  
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于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畧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勝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

宋元學案卷四

五

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勝之如此也雖然辯其非聖之言而已其于易義尙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尙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河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以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勝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尙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

宋元學案卷四

六

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于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于其門者在焉未必無益于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辯也吾豈好辯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



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受河圖又俯仰于天地觀取于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于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于身取于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

宋元學案卷四

七

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于其間哉若曰已受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于天地鳥獸取于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圖此豈近于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誤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著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著爲之生聖人得之遂

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著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于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著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行叢勝而乖戾也蓋畧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于

宋元學案卷四

六

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

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辯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問命矣敢不勉

下卷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歐陽公易童子問三卷據此補入又案序錄引楊文靖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文忠本論中下足與韓文原道諫佛骨表等篇並傳千古故併入之

文集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

宋元學案卷四

九

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敏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

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治授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于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

宋元學案卷四

十

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毀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輒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



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逐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蠶蠶之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

宋元學案卷四

圭

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眾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蘇之治水也鄩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郃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

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嫁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于餘歲有力者尙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于作

宋元學案卷四

圭

備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故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于



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 本論下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歐陽公作漢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

宋元學案卷四

三

可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歐陽公有知當悔作于地下矣以此知文字不可不慎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漢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以此知臨事之難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經為正而不汨于章句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學者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

又曰歐陽氏語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人之窮力苦心于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又曰歐陽氏策為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似歎先王之道不

得行于後世者然其意則不以漢唐為非豈特不以為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則不必論矣

王厚齋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廬陵講友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深于春秋為文謹嚴舉進士累遷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浸傲先生與穆伯長俱為古文以矯時所向自是文風少變云 參姓譜

宋元學案卷四

四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員外梅先生堯臣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開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侍讀陰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充公自以為不及大臣累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與修唐書未奏而卒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云 參史傳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別為蘇氏蜀學界

廬陵家學

大理歐陽先生發

歐陽發字伯和廬陵人文忠公之長子少師安定盡傳其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業文忠謂其得文昭之學以父蔭官至大理寺丞所著有古今系譜圖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

梓材謹案大理傳本在安定學案考宋史先生本傳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謂其得文忠之學漢伯皆晉茂先之流也當以范忠宣例之移入廬陵以見歐陽子之家學

直閣歐陽先生集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

宋元學案卷四

書

以遺之川蔭為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會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泰橫于漢南久可卻邪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附錄

呂榮陽曰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亦不可不審歐陽叔弼最為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其不來而劉器之攻之以為奔競

權門器之賢者猶有此誤況他人乎

廬陵門人

祕閣焦先生千之

焦千之字伯強潁州焦陂人也從歐陽公學稱上弟其時同門之士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而先生最有得于躬行歐陽公知潁州呂正獻公為通判正獻日與公講學其于諸弟子中獨敬先生延之館使子希哲輩師事焉耿介不苟終日危坐未嘗妄笑語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其後希哲兄弟雖徧從安定泰山康節伊川諸公遊然其學所以成者內則正獻及其夫人督課甚嚴外則先生之力正獻歸京師以先生偕歐陽嘗贈之詩所云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是也

宋元學案卷四

書

侍讀劉公是先生敬

後以遺逸薦為祕閣校理知無錫呂待制希純知潁州築宅于城南以居先生穎人稱曰焦館  
劉敬字仲遠父新喻人學者稱為公是先生舉慶應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歿賜諡文正先生疏駁之三上改諡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先生諫曰王事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辯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吳充以典禮得罪先生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容容耳對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帝



深納之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  
識問先生曰此所謂駁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  
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徙邳州時蜀人龍昌期著  
書傳經以詭僻惑眾文潞公薦諸朝賜五品服先生與歐陽公  
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  
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  
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先生以識論與眾忤求知永興軍拜  
翰林侍讀學士先生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  
宮方有小人閒言諫者或許而過直先生進讀史記至堯舜  
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  
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

宋元學案卷四

毛

理諷也患眩瞽疾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先生  
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閒復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  
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先生學問淵博自佛  
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畧尤精于天文嘗得先秦彝  
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  
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  
取決焉為文尤瞻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子公主九人  
立馬御坐頃之九制成歐陽充公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  
使揮筆答之不停手公服其博長于春秋為書四十卷行于時  
參史傳  
公是先生弟子記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  
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于為善善者親親  
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  
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  
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永叔曰以人性為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為惡道不可廢以人性  
為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為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  
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人情為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  
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惟欲道  
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

宋元學案卷四

夫

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為言而以言之不及  
為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  
也

雲濤謹案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書目入子部儒家類語  
多可采今特采其與廬陵問答者二條亦可見其學之一  
斑云

謝山公是先生文鈔序曰子嘗謂文章不本于六經雖其  
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  
機變權術至其虛矯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  
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心折于  
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  
先聖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



深雅健慕春秋公毅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為所訕而歐

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

知其不然也梓材案黃浩翁跋先生帖謂劉侍讀文忠公門人也浩翁及見先生此語當得其實觀謝

山所云蓋先生之子廬陵及門而未心折者耳邵氏聞見後錄言呂汲公終身重敬原父之學知先生之見重當世如是又案先生之弟公非先生被薦于文忠亦得列廬陵之門也

舍人劉公非先生汝

劉汝字叔贊父公是先生之弟也學者稱為公非先生與公是

同登科第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講歐陽充公與趙公

榮薦試館職歷知曹州兗州亳州襄州蔡州孫莘老蘇文忠等

言其博記能文章政事倅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召拜中

書舍人著書百卷尤邃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

參史傳

附錄

劉靜春日吾家原父貢父二先生高才博物風節凜然惜其與

關洛同時而不借之講學

雲濠謹案原父即遠父貢父即贊父古今字耳

縣令陳先生舜俞別見安定學案

正言丁先生隲

丁隲字公黠蘇州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後進尤長于易春秋

為文自成一家官太常博士元祐中為左正言五上章論何正

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于羅織竊事載國史著有文集二

十卷參姑蘇志

直講張先生巨

張巨字微之晉陵人嘉祐中舉明經薦為國子監直講王荆公

新法行乃引去時論高之先生嘗從安定學復與蔣之奇胡宗

愈丁隲同學易于歐陽公著易解十卷

簡修胡先生宗愈

胡宗愈字完夫晉陵人文恭從子舉進士甲科為光祿丞文恭

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先生對召試學士院神宗

立累遷至同知諫院王介甫用李定為御史先生言御史不因

薦得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太臨不

草制坐細先生又爭之介甫怒出判真州元祐初以吏部右司

郎中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請刪差法哲宗嘗

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

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拜尚書右丞于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

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觀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為資

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為禮部尚書遷吏

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簡修參史傳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別為荆公新學畧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

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公見而奇之



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出判越州遷知齊州累徙襄州洪州福州最後徙明毫滄三州先生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優窳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雷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各自為書將合而為一加先生史館修撰專與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

宋元學案卷四

三

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晟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雋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餘卷所著文集曰元豐類稿卷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稿五其文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曾某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于人主其辭皆諂而哀要之其文與識皆未達于大道問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加之以至意樂之用

工夫卻在誠心至意上否陳潛室曰此用論語意從致知上發源皆先儒所不道南豐屢屢言之度越諸公遠矣但其說樂處語不瑩耳樂者極至之意是他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界耳若用一物以樂之即非所以為樂木鐘集

文忠蘇東坡先生賦

文定蘇穎濱先生賦並見蘇氏蜀學畧

縣令王先生回

王同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為衡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

宋元學案卷四

三

人情也君臣之從眾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眾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穎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穎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為郊社齋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焦秘閣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孔康人從歐陽永叔學古文詞永叔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別附

一文穆蔣穎叔之奇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舉進士元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坐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乘河漕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嘗入元祐黨籍後錄其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諡文穆

宋元學案卷四

書

梓材謹案謝山為文穆端研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為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口述史至數百卷是亦北宋一魁儒也惜其受知廬陵因患姦邪之日轉劫廬陵為喻不揜瑕耳

焦氏門人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氏家學

僉樞劉先生奉世

劉奉世字仲馮新喻人遷父子天資簡重有法度以進士歷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坐黨籍累貶謫居沂究以赦歸復端明殿學士優于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

唯知事君內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也正須安以處之

劉氏門人

縣令王先生同 見上廬陵門人

江季恭先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曾氏家學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南豐先生之弟也舉進士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坐黨籍安置汀州數年歸潤而卒先生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其詞黃巖簿也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聞風踵至授經無虛席

宋元學案卷四

書

後更十一州類多善政 雲濠案先生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又曾氏譜圖一卷楊龜山狀其行 紹興初諡曰文昭 參史傳

曾氏門人

通判李先生撰

李撰字子約吳縣人受業南豐官至通判袁州以興學校為先務有文翁常袞風 雲濠案先生著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文靖公 子彌遜彌大彌正 誌其墓

正字陳後山先生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大奇之許以文著時甯受業焉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先



生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子固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文忠軾傳獻簡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斂之先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于諸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獻簡欲識之先以問秦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免顏召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獻簡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

宋元學案卷四

美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少游延致先生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常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向矣乃特見于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欸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類時東坡知州事待之絕厚欲參諸門弟子閒而先生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為會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學者稱為後山先生

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陳師道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然其云學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惜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甚有深意

李氏家學 廬陵三傳

侍郎李筠溪先生彌遜

尙書李先生彌大 合傳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通判撰子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劄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

宋元學案卷四

美

先生率勇士邀斬甚眾靖康初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校周德飯單騎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先生與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先生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卒以壯國勢節財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先生繳奏曰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先生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月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



趙豐公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胡忠簡銓上疏乞斬檜范如圭曾開抗聲折檜皆遭貶逐先生乃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大議檜遂先生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次日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先生引疾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微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十二年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喉言者論先生與豐公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于是先生落職十餘年聞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宋元學案卷四

弟彌大字似矩官刑工戶三部尚書

參史傳

毛

雲濼案先生著有筠溪集二十

祖望謹案先生在兄弟中最以風節著至其講學則固未有聞也子攷其經紀胡邦衡之家事而贈以遠竄之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故亨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曰無我方能為大事曰天將任之必有所摧折曰建功立名非知道者不能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其餘也然則先生之講學者深矣其歸隱連江也張忠獻公為治田宅力辭不受

吏部李先生彌正

李彌正字似表通判子官吏部郎兼史館上書忤秦檜指為趙

忠簡公黨人廢二十年

廬陵續傳

機宜鄭先生耕老

鄭耕老字毅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見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洪範論孟訓釋

讀書說

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

宋元學案卷四

美

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九十字且以中材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爲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梓材謹案此說有作歐陽公讀書法者其數諸經先孝經次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字次孟子次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字次尚書次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次禮記九萬九千一百一十字次周禮次春秋左傳先後字數微有不同又云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字不五年可上口是先生之說蓋本歐公而字數有異爾又其開佛亦與歐公同故移水心文集一段于後而特爲立傳云

附錄

葉水心志其墓曰毅叔嘗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



人之道歸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滅無為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

劉氏續傳

縣令劉先生恭

劉恭字伯協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知瑞安縣象山嘗作書言郡縣官貪殘之害以告大吏先生以其人家世方盛若極言之恐搜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或于名分未安象山答以向來區區之意不在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爭雖匹夫不可犯先生又以道大何所不容為辭象山以不知務示之

梓材講案是傳謝山彙底列象山門人願象山與書一稱之以門下再尊之以來示又自遜曰敬虛心以俟教則先生特象山講友初未及象山之門也及揚揚齋集先生為新寺守誠齋與之書曰近世人物之盛莫如西若者江西

宋元學案卷四

堯

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備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滅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滅法言如西垣詞何必滅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脈不在執事而在誰子據此則先生固承二劉家學者不必附之陸門矣故移入于此

宋元學案卷四終

古靈四先生學案表

陳襄——孫覺別見安定學案

張公諤

章衡

傅楫——從子希龍

陳貽範

管師復

管師常——林石——沈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陳砥

呂逢時——錢景臻

黃穎——子公坦

劉淮夫

鄭穆

陳烈

周希孟——劉康夫

潘鯁

曾伉

劉彝別見安定學案

並古靈講友

章望之

吳師仁——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並古歲同調

劉夔

曹穎叔

蔡襄

並公闢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 表

二

宋元學案卷五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古靈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

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畧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

山之流亞也宋人潮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

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

梓材案古靈學案謝山所特立謂之述者謙辭也黃氏補本仍屬之黎洲非是又案其表以古靈爲安定門人亦無據

安定同調

宋元學案卷五

忠文陳古靈先生襲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古靈先生是時學者方溺于

雕篆之文相高以詞華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

士亦莫之講也先生獨有志于傳道與其同里陳烈鄭穆周希

孟者爲友氣古行高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聞者始皆笑之先生

不爲動躬行益篤學者亦稍稍化之多從之遊而閩海間遂有

四先生之名聞于天下有從遠方來受學者以進士爲浦城簿

縣闕令先生行令事斷獄明決人莫能干以私首與學宮爲諸

生講學從之者五百餘人而章衡卒爲名臣部使者安積至其

縣先生以十事陳之安是之皆爲施行以遷爲仙居令仙居山



縣莫知學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浦城有問難者得乘先生聽訟之暇入問于庭偶出行部遇山谷中有小學輒下車爲童子輩講經從學者漸多而管師復兄弟卒爲名儒遷著作佐郎知河陽縣仙居之民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時富鄭公帥河陽一見厚禮之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仙居或謂之富公曰是廉子弟輩束脩耳富公以告先生曰自反而縮何嫌人言或勸先生罷講答曰以讓入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吾恥之講益力富公久而益奇之入相薦爲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尋判祠部譯經僧法護遺奏乞度十僧趙槩亦請列于廟中三年度一道士先生堅執不行且請禁宮闈要近之妄有陳乞者坐是解祠部編昭文館書籍已而以祠部員外郎知常州復興學宮課諸

宋元學案卷五

二

生如河陽時承安定先生湖學之後東南講席稍衰先生復振之以顧臨司之每晨親往與諸生講經義苟決吏事于是毗陵之盛擬于湖學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爲吳下民田之害先生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田患以除遷司封員外郎爲開封府推官將行得公帑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以償積年官逋之未清者入爲三司判官使遺尋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等先生薦可爲大學師長者四人小程子其一也尋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故事左右史以次知制誥而臺雜乃遷三司副使于是有旨候知制誥闕召試先生辭曰陛下以義使臣敢不惟命是聽豈敢計較資地以爲輕重

况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肅臺綱豈顧寵祿之居後哉若有顧避之心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于是王荆公執政行新法先生力言青苗不便五奏皆不報其進第四狀曰臣觀制置奏請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爲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四海九州之賦供用不爲不足不于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爲均輸舉貸之事臣竊惜之其第五狀曰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安石持強辯以熒惑于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于後故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近者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乞從責降臣獨

宋元學案卷五

三

區區未敢請者尙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百官集議如臣等言非甘從遠窺如是則安石惠卿乞行貶斥以謝天下又言劉述劉琦錢顛等皆以言事責降范純仁以此待罪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甚憂之乞免其罪以大有容之德又乞召還范純仁以厭人望又言中丞呂公著以造膝之言落職補邵安石增改誥詞暴揚其語欲以中傷尤失事體右正言李常待罪兩月不報必非陛下之意又言韓絳以制置三司條例司而爲參政是以利進自古進用大臣所未有又言李南公李定不可用王子韶爲小人于是神宗有詔召先生試知制誥而所奏皆留中不下先生辭曰臣所言不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召試非臣所敢當荆公方遣人趣先生



承命見奏大恨議出為陝西轉運使上曰陳襄經術宜在講筵  
乃復令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生固辭神宗賜  
手詔曰卿以言事未遂不受知制誥之命且求外補朕慕卿經  
術深惜遠去特選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摩道義來奏尙欲固  
辭豈未悉朕意與還卿來章當亟就職先生不敢復辭次年卒  
用為知制誥荆公終欲出之上不許詔直學士院荆公惡之不  
已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之  
語為犯俗先生乞出遂知陳州未幾移杭州先生以杭之學校  
不興復修築聚講如常州且修六井水利已而復知陳州其講  
學如杭州熙寧八年召還知銀臺遷樞密直學士判太常次年  
兼侍講又次年命為郊祀禮儀使詳定郊廟禮樂元豐二年判

宋元學案卷五

四

尙書都省神宗且有意大用之而先生病矣次年卒妻子問道  
言索筆書先聖先師四字贈給事中其後累贈少師諡忠文所  
著書有易義中庸義古靈集二十五卷雲濂先生所著書尙  
二十五卷為先生子紹夫所編居  
易錄稱為二十卷蓋未見完帙也先生一言一行皆以古人為  
法喜怒不形于色荆公之退也先生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  
三十三人神宗善之而不能盡用也元祐名臣皆在其中南渡  
後高宗得其稟詔示天下以為薦士者法

祖望謹案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

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閩海古靈先生  
于安定蓋稍後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後  
至一千七百餘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定

之門如孫莘老管臥雲輩皆兼師古靈者也于時濂溪已  
起于南涑水橫渠康節明道兄弟亦起于北直登聖人之  
堂古靈所得雖遜之然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  
較之程張為前茅焉故特為立一學案而以鄭氏陳氏周  
氏三子並見于後

古靈先生文集

隱居求志古人尙之然有聖人之隱有賢人之隱有介夫之隱  
聖人之隱樂天以俟命時未可而潛時可而躍者蜿蜿蜒蜒莫  
知其神舜伊尹是也賢人之隱養氣以畜德庸言庸行居貧賤  
而樂顏會是也介夫之隱但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足以自牧而  
不足與憂天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為也與章表民

宋元學案卷五

五

復進士來茲者亦早夜不己有所勉然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  
為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與陳成

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為善之人惟恐有聞答黃殿丞

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

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聰故君子不以耳目近

小人不以小人亂視聽也以上與安度支

聖人之經待人而傳當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學不

宜有讓答許太博

僕他無一二至于古人至于好人之善樂聞己之過則似有之

答周有終

君子患己不立不忠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與元屯田



常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為能守經行者為迂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贖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泣事以來以興學養士為先務以明經篤行為首選將以待夫有志之士彼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外其亦有望于茲德薄任重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共教以德行道藝之事與顧臨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沈以是而求至于聖人難哉孔子語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然後天下歸仁

今有裸衣而倒行者目之者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于學者喪其本心不惟不自知亦無目而指之者豈不宜大自驚懼持循而修省哉以上答徐洪

宋元學案卷五

六

去聖日遠明周楊墨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則易慎擇之則難自韓退之來六百年有餘矣季甫比日于吾儒為有功足下慎折衷之答周公闕

君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不苟利不苟進不苟得惟義而止答元屯田

行與止係乎天進與退存乎己與富相公

古人事死如生葬則欲其返虞則欲其安附則欲其存而不忘哭之有倚廬事之有祖廟廬于墓非古也答劉太博

古之聖賢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其子一夫不獲則不能安乎其身曰天假手于我以養之吾何忍弗顧也故禹稷三過其門

而不入伊尹五就桀太公七十歸周孔子皇皇諸侯之國彼豈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樂一畝之宅可以終身所然而忘天下哉今之仕者與之祿則受之至于民有死亡危苦則聽之又惡知畏天命而愍人窮也比見欽之于河陽其議論誠佳矣然而未知其仁今將有民社以為政吾于是觀焉欽之勉之與傅察推序

行身乎大方之塗養心于至義之源游泳乎詩書之和沈潛乎易春秋之微博之以文藝約之以禮法而歸之于誠亦庶乎其至也送管師常序

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送章衡序

宋元學案卷五

七

祖望謹案古靈崛起南嶠昌明正學雖其立言尙有未盡融洽者如此五語是也然其大意已通關洛之津較之石徂徠輩則入細矣

無近名無躐學無急于奔競送章衡序

君子之道正以持之通以行之正者道之經通者道之權二者相用而成孰為正曰中庸是也孰為通曰隨時之義是也仁以居之義以由之正在其中矣智以遷之禮以和之通在其中矣君子知是四者所以藏身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鳴而起孽孽守之而弗失其善持之也是謂之正萬物相感而情偽生萬物相交而利害生故其道有否泰時有險易而濟之以屈伸語默之變是謂之通何秉序



誠至于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于廣大精微而不  
惑也然後能應

聰明不足以自任權勢不足以自私以上上殿劄子

聖人先得乎誠誠則明矣賢人思誠者也因明而後誠存其所  
謂正而公者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戒慎于不睹不  
聞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此之謂明則誠矣誠明說

子愍汝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  
恤其心惟汲汲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笞流血而不  
知止柰奉天子教條不可私怨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輩不  
知于心乃相煽熾構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  
寢是誠何心然非汝百姓之樂于此也蓋不知讀書之故也十

宋元學案卷五

八

室之邑必有忠信汝父老歸告子弟令來學子將擇明師而教  
諭之仙居勸學文

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  
有學鄉里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  
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  
行者讓路耕者讓畔頌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仙居勸俗文

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爲詞章取利祿而已當致學者首明周官  
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業然後可以言仕杭州  
勸學文

古靈語

人不可爲人所容見晁氏客語

格君心之非吾徒事也

世之欲堯舜其君者莫若求大賢而進之以上見劉執中所作  
祠堂記

祖望謹案王傅作陳古靈傳詆其迂闊心竊異之謂傅不

應非謬至此及讀程俱北山小集乃知此語本于紹聖實

錄而傅不審而實之者也北山有日襄所薦三十餘人其

所學皆不以當時之所建立爲然者襄之行已從可知矣

北山又日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梓材案壬午  
當作壬子

熙寧經筵論薦三十三人品目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宋元學案卷五

九

司馬光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  
問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許州韓維器質方重  
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于內可以應務于外

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提舉崇福宮呂公著道

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爲己任以上三人皆股肱  
心膂之臣不當久外

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長于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稔

達可充編撰之任

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

厲世



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知齊州李常性行醇正兼治經術可比于覺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器識通明忠義骨鯁足濟大事 以上三人可充侍從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蘇軾豪俊端方雖不長于經術然百氏無所不覽文詞美麗尤通政事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文詞典雅與軾各為一體二人可備文翰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博學能文所守亦端兼明世務可充史臣

祕書丞集賢校理王存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為勢利所遷

太子中允判武學顧臨才豪氣剛兼有識畧喜于聞過可屬以危難之事

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少有文行

祖望謹案三十三人中惟斯人晚節不終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

兵部員外郎傅堯俞以義去就有古諍臣風

太常博士河東提刑胡宗愈文醇行循兼明經術 以上三人以言事未蒙宥復

前著作佐郎王安國材器磊落罪廢不忘進學

太子中允應天簽判劉摯性行端醇詞學淵遠

太常博士宗正丞虞太熙治經有行不苟于進可充臺閣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性行端醇明于義理可備風憲

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運判劉載少治經術兼有文行可備臺閣

殿中丞充秦鳳熙河路句當官薛昌朝才質俱美持守端直可置臺閣

著作佐郎崇文校書張載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一人而已

興國軍掌書記蘇轍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

前台州司戶今召試館閣孔文仲性行淳粹文章正直

歙州推官吳賁以孝行聞治經學尤盡心于民政

前延陵令吳恕器識醇深學通義理

屯田郎中知太康縣林英和而不隨直而不撓

都官員外郎監泗州倉孫奕士行著于鄉閭節義信于朋友所至以善政聞可當一路

著作佐郎監揚州糧料院林旦通曉民政兼有持守

太常博士監衡州鹽倉鄒何操履端方吏才通敏

大理評事唐垌性雖輕脫才幹明敏以言事竄今監杭州龍山稅流落遠方

前監安上門英州安置勒停鄭俠愚直敢言發于忠義望陛下矜憐使得生還

祖望謹案古靈先生講學以誠明為主其立朝尤以薦賢

宋元學案卷五

十

宋元學案卷五

十一



為急今觀其三十三人品目自溫公申公韓范劉王諸大臣無不當其性行其謂橫渠則曰西方學者一人而已于東坡則曰不長經術即此可見先生之學之醇故備錄之其生平薦士于當路尚多今皆附載于後

與陳安撫薦士書九人

殿中丞致仕胡瑗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雖老尚可用

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賢明篤于古學

穎州司法劉彝其政與學通達體要

合肥主簿孫覺才質老成經學浸有原本文辭簡粹

揚州孫處高介好古而志道安貧不仕文辭必臻于理

宋元學案卷五

主

衢州江山縣周穎剛義孝友不畏強禦

越州蕭山縣吳孜勇于為義少習聲律之學既而約心于理甘貧養親其二人即陳烈鄭穆

祖望謹案其與韓丞相薦士書十七人

曰知綿州龍安縣劉

敞虔州推官吳賁前澧陽令監秦州如皋縣鹽倉盛僑松

陽令余京上虞令丁騰江寧府監上元縣管師常長垣主

簿孫路以上皆文行經術之士沂州防禦推官宋希元葉縣尉吳道

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監池州酒務楊國寶前涇州觀察

推官王巖叟明州鄞縣尉陳頤以上皆強志力行之士左軍巡院判

官黃顯節度推官曾華旦大理寺丞黃默松溪令賈易皆幹能之士

其與蔡舍人薦士書八人曰太學直講胡瑗進士吳

致管師常任原倪天隱張京明經顧臨又友人陳烈此皆

古靈未甚達時所薦及修起居注則薦常秩為侍御史則

薦陳烈領國子監事則薦常秩陳烈程頤管師常知杭州

則薦吳師仁為樞密直學士又薦陳烈其試士則薦陸佃

而其薦三十三人最在後能留心天下之人材未有過于

先生者也其中多講學儒者自胡公二程張子外盛僑吳

致劉彝顧臨周穎倪天隱皆安定弟子楊國寶賈易皆伊

川弟子而孫覺管師常則先生之徒而卒業于安定者惟

常秩林希有負先生之舉耳先生又嘗以徂徠忠義經術

乞官其子

梓材謹案先生所薦又有禮部客卿四部主簿黃庭食見黃豫章外集

宋元學案卷五

主

古靈講友

祭酒鄭閔中先生穆

鄭穆字閔中侯官人也四先生之一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

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以進士為壽安簿召為國子監直

講尋編集賢館書籍積官太常博士以集賢校理通判汾州熙

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又為嘉王侍講神宗謂古靈曰如鄭穆

德行乃堪左右王者耳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

事不及執政之門講經至可為勸戒者必反復摘誦二王成敬

禮焉元豐三年以朝散大夫知越州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

中延表百里官籍而脫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且萬緡先

生悉奏免之未滿乞休管句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



酒每坐講席無閒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學者尊其德而服其教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先生曰恤孤吾事也金子何有反金而育其子三年揚王荆王並請為講官解祭酒以直集賢院充荆王府侍講荆王薨復為揚王府翊善太學諸生請之有詔仍任祭酒兼充徐王府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次年遷寶文閣待制兼官如故明年乞休詔以提舉洞霄宮致仕太學諸生數千人以狀白宰相乞留范給事淳夫言穆雖年逾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致仕有不

宋元學案卷五

四

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老成願毋輕聽其去因引唐韓愈留孔戣故事不報于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行空學出祖汴東門之外都人觀者如堵淳夫詩曰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明年卒先生著述不傳古靈謂其深造于道心仁氣正勇于為義文博而壯淳夫亦曰閩中真長者元祐之盛羣賢咸在朝居祭酒者前推先生後推顏復皆真儒云

直講陳季甫先生烈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也學者稱為季甫先生天性介特篤于孝友年十四繼喪父母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生事禮寢興晦朔未嘗止一日夢中褻經哭其親于中庭哀聲震戶外家人聞之而先生未寤也嘗語古靈曰烈今日縱得尊榮父母不之見何足為樂其無意于世矣力學不羣平日端嚴終日不言雖御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父兄訓厥子弟者必舉其言行以規之慶應初應試不中

選遂不復赴禮部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與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先覺如伊呂者仁宗以大臣之薦累詔之不起或問其故曰吾學未成也自是交章論舉先生志不少易古靈每謂人曰世多以季甫為潔身不仕之流非也蓋其志孔孟之道不肯苟進而己嘉祐中詔授本州教授不拜而福建提刑王陶奏先生以妻林氏疾病醜瘦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乞賜削奪司馬溫公在諫院上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獎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于夫婦

宋元學案卷五

五

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灑洗其過庶復申眉于後若復敗亂名教則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于是陶奏不行明年歐陽公復薦其行除國子直講竟不出久之詔許從其志以宣德郎致仕先是古靈在臺中舉先生自代稱其道已造大賢之域然先生行過拘故終多以矯偽疑之者皆王陶之流也元祐初復詔為本州教授不受祿敝衣糲食處之裕如稍有餘即以周貧乏者七十六歲而卒

附錄

或問陳烈行古禮率子弟匍匐以弔蔡君謨為世俗譏笑太不近人情張橫浦曰今取鄉黨言問侃侃蹴踏與與色勃足踴豈不為怪狀但世俗以人視人故耳



梓材謹案此條黎洲所節橫浦心傳本在橫浦學案今以言陳季甫事移錄于此

助教周公闢先生希孟

周希孟字公闢侯官人也四先生者古靈最有名閩中亦顯于朝而先生與季甫獨不出然交相重也通通五經尤達于易弟子七百餘人知州劉夔曹穎叔蔡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部使者相繼薦于朝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授三表力辭不許尤闢佛氏之說卒門人曾伉等祠其遺像于五福寺中所著有易義詩義春秋義今皆不傳案古靈先生引先生說大有之九四謂前儒以彭為芻之非彭盛也九四體是離明能知九三之專不從其盛專心以奉六五也以彭為盛蓋自先生發之

宋元學案卷五

夫

知州劉先生舜 別見安定學案

古靈同調

光祿章先生望之

宮教吳先生師仁 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別為涑水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為橫渠學案

公闢學侶

侍郎劉先生夔

劉夔字道元崇安人第進士歷知陝廣潭州所至有廉名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鄆州發廩賑饑民賴全活盜賊屏息後知建州以戶部侍郎致仕 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春秋衰貶志五卷見鄭氏通志

龍岡曹先生穎叔

曹穎叔字力之亳州譙人進士及第累官右司郎中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歷鑄大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先生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進龍岡閣學士知永興軍卒于官 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

宋元學案卷五

七

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為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闢陳季甫陳述古鄭闕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為翰林三司使旋乞為杭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先生工于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乾道中賜諡忠惠 同上

梓材謹案歐陽公為先生墓誌云徙知福州復知泉州往時聞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為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較史傳更為分明

古靈門人



學士孫莘老先生覺 別見安定學案

縣尉吳先生道

吳道字真常浦城人也學于古靈從之至河陽古靈嘉其志節謂能修身治性不為事物之惑使為河陽學舍都講遂遊太學以進士為葉縣尉古靈嘗薦之韓忠獻公謂能知無不為剛直不撓可任以難事

張先生公諤

張公諤者閩縣人也其在古靈門下見知與吳道等河陽都講其一為公諤而道副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登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出

宋元學案卷五

六

知汝州潁州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遠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擢知通州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元祐中加集賢學士 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古靈劾李定未行定擢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子平行之見元城語錄

附錄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襄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最後付

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八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開養成風俗其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備初者何異再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于此可見

龍圖傅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莘老又從古靈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四年以薦為太常博士進侍講翊善後以鄒道鄉浩得罪被貶徽宗即位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在朝歲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卒 從黃氏補本錄入

州判陳先生貽範

宋元學案卷五

九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胡安定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適為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劔月照處州城之謠所著有慶善集 參台州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干題通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管師復者龍泉人也古靈講學仙居先生與其弟師常不告父母奔走而來閉門官舍中惡衣粗食聞古善言善行必欲力行而進之每與人言及其親之老則涕泗沔沔不能收友愛其弟為人仁勇且直好古而義朋友有暴戾弗革者先生能屈之或至泣下古靈因使為仙居都講聚諸子使教之諸生畏先生之糾彈莫敢犯矩度者古靈北官先生復從學安定其名曰盛然



無仕進意神宗以大臣之薦召至問曰聞卿工詩所得如何對曰滿鴨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官之不受學者稱爲臥雲先生所著有白雲集

助教管先生師常

管師常者師復弟也履行正固精經術師復學于古靈而歸仙居之弟子失其齋長古靈使先生司之容止莊謹雖退食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終歲如一日古靈喜曰生不屑屑于糾彈而修身自律以勸人其更峻也已而從學安定益留心民事適于時用以薦爲太學正古靈管太學嘗薦爲助教其後監江寧府上元縣事古靈又嘗薦之韓忠獻公云先生深于大易春秋之旨惜其書無傳者

宋元學案卷五

手

陳先生砥

陳砥不知其何所人也古靈仙居學中高弟嘗與管氏兄弟並稱

隱君呂先生逢時

附門人錢景臻

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解友駙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雖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縣令黃先生穎

附子公坦

黃穎字仲實莆田人也元祐中以經明行修薦不赴孫莘老爲中丞薦之知長泰縣好講學每晨治公事即入學與諸生說經抵暮而歸一如古靈之在浦城諸邑也職田所入穀可餘二百

戶盡以給耕民兼權龍溪縣其興學如長泰病卒兩縣之民爭致賻子公坦皆謝還之論者以爲再世不媿師門

雲濠謀案先生子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通直郎見福志

朝散劉先生淮夫

劉淮夫字長源閩縣人彝之子也先生于古靈爲甥少從學孝于親元豐中爲台州判累被薦更歷一考即可改官以父被召赴闕不忍離遂不待任滿乞隨侍去父卒監江寧府酒務念母年幾九十思歸陽羨雖甚貧不復顧祿即乞以朝散郎致仕雲案安定學案執中附子長源傳作累官朝散大夫太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母卒無屋可居無田可食而守之甚固未嘗一毫有求于人東南薦紳先生皆稱爲孝子先生輒皇恐曰此乃人子之常然無足道也鄭忠公薦之終不起

宋元學案卷五

手

公關門人

教授劉先生康夫

劉康夫字公南閩縣人也彝之從子少從學于周氏熙寧中五路置學官以薦主番禹教嘗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六經之言也元祐中特奏名未唱名卒鄭監門俠志其墓

奉議潘先生鯁

潘鯁字昌言齊安人從周氏學元豐進士授斬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遷吉州軍事推官以奉議郎致仕張耒志其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于孝弟其爲吏惠下愛民君子哉著有春秋斷義十二卷



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曾先生伉

曾伉周公闢門人也熙寧二年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先生及程伯淳劉執中蘇盧仲甫兼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參通鑑

縣令傅先生希龍

傅希龍者仙遊人也楫之從子官漳浦令以不附二蔡入邪等楫曰不負吾學

管氏門人

隱君林塘與先生后

宋元學案卷五

五

林后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受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先生獨不趨新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為時所禁乃絕意仕進築室躬耕作萱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實行而後文藝日本之不立末于何有邑官初至率來謁執弟子禮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如父時人以為難建中靖國年無疾而逝周行己為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唯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稱塘與先生

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  
梓材謹案管歐雲附弟傳并及門林塘與傳黃氏原本在  
安定學案後謝山特立古靈學案且為二管各立一傳故

于安定卷刪臥雲原傳而移著林氏于是卷

林氏門人 古靈三傳

沈后經先生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終

宋元學案卷五

五



士劉諸儒學案表

士建中——趙狩 別見泰山學案

私李縑 別見泰山學案

劉顏——子庠

附師高弁 並泰山同調 曹起 附見泰山學案

張洞 別見泰山學案

王開祖

丁昌期——子寬夫

子廉夫

子志夫

吳師仁——弟師禮

宋元學案卷六表

楊適——王說 見下鄞江家學

杜醇

王致——從子說 子珩 孫勳 曾孫正己

從子該 子璿

周師厚——子鏐 見上西湖門人

子銖

史簡——子詔 見上西湖門人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見下西湖門人

汪洙——子思溫

姚萼——孫大猷 別見龜山學案

俞偉

陳摠

樓郁——子常

並安定同調 元孫 綸 別見 耶劉諸儒 學案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子灼

元孫 燮 別 黎齊學案

羅適 別見安定學案

周鐔

史詔——孫浩 別見橫浦學案

舒直

宋元學案卷六表

曾孫 彌忠

曾孫 彌鞏

曾孫 彌林

並見慈湖 學案

章望之

黃晞

並古溪同調

侯可

孫仲良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申顏

並開學之先



宇文之邵  
蜀學之先

宋元學案卷六

三

宋元學案卷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士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曆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  
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  
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  
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  
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  
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

案亦謝山所特立  
吳存仁當作師仁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士建中字熙道鄆州人也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大名府魏縣人也孫泰山講學先  
生同時而起泰山之所推重者先生為第一而石徂徠其次也  
泰山贈徂徠詩曰攘臂欲為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譎又嘗薦  
之范文正公而徂徠高視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其  
集中與蔡副樞書薦之尤力先生所著述如道論以言帝王之  
道原福以究禍福之本原鬼以明鬼神之理隨時解以著守正  
背邪遺近趨遠之說皆醇儒之言也其後以進士授評事宰魏  
不知其官爵所止雲濠案劄記云校書郎



祖望謹案先生嘗以泰山五十未娶謀為之買田宅以置室其古道可想至于箴規徂徠謂其未抵中道尤切當其弊是眞伊洛以前躬行君子而世無傳者祖望葺學案聊為之補傳使不至泯泯焉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附師高弁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也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侍御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事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文定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后徂徠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參史傳

安定同調

宋元學案卷六

二

進士王儒志先生開祖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爲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先生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則六經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爲可惜也

儒志編

形容不欺芻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動而不欺愚情疑目于鼻游心于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于室行則見其立于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

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時

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

心動則氣窒心外慮則氣昏耗

情本于性則正離于性則邪

君子之道始于復成于泰極于夫小人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極

于剝

君子之德莫不原于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宋元學案卷六

三

君子有天下之私人有一身之公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拘庸庸之論者

無通變之畧持規規之見者無過人之功

燭秉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奕爲之者不若暗之者之詳

也人之智長于人短于己求人己是非易求己之是非難李翱

曰凡慮己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己私而他人公也

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知隱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穉者須澤以養之須時者養人須

澤者養于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丁昌期先生昌期附子寬夫廉夫志夫

丁昌期者永嘉人也學者稱爲經行先生永嘉師道之立始于



備志先生王氏繼之者為塘與先生林氏安定古靈之再傳也而先生參之其家世以篤行稱至先生尤明經術嘗築醉經堂以講學三子寬夫鄉貢進士廉夫舉八行志夫進士兄弟好古清修自相師友各以所得質于其父不為苟同曰此理天下所共不可為家庭有阿私也九斥去浮屠之說喪祭無不本古禮云

宮教吳先生師仁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陳古靈為郡守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後充吳王宮教授卒先生履行醇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每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為異端之說士習為之嚮風

宋元學案卷六

兩浙名賢錄

四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序錄案底及刊本並作杭之吳存仁  
舊閱簡策古靈時杭之鄉先生止有名師仁者存仁之存  
當由筆誤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楊適字安道慈溪人隱居大隱山為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為學要行乎己惟恐為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疏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鄰盜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河自諫

官出案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問之就見焉與致府中澹焉無求公益賢之先生治經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遺從事致詔書袍笏輿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年七十有六遺令篆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榮陽張岫為文表之參四明文獻集

學師杜石臺先生醇

杜醇者越之隱君子也居慈溪學以為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

宋元學案卷六

五

稱于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為模楷慶歷中鄆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為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為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為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為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說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為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為人師者也 同上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



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摳  
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賈二相非  
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為重文公新法之行  
大隲后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  
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鄞魯  
耶樊縵褐化為紳纓其功為何如哉

處士王鄞江先生致

王致字君一鄞縣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為友俱以道義化鄉  
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為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  
公安石復書曰無事于職而愛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為仁矣  
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棄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

其行 參四明文獻集

宋元學案卷六

六

謝山辯鄞江墓誌曰鄞江先生極為荆公所重其墓誌係  
荆公作然不載于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  
自先生始而已至開藻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子疑  
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  
穀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攷  
郊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  
使金補其弟祁為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于紹興十三  
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于廣德而鄞江先生卒于至和二  
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  
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

宋元學案 卷六

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  
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或曰桃源先生為鄞江之猶  
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為鄞江此于時代尚不甚  
遠然即如此說而誌文之出于依託可知也

梓材謹案鄞江墓誌云上問其德行召拜校書郎命至則  
先生不起謝山以此誌為依託荆公之作惟荆公文集弔  
先生詩作悼王處士故第以處士標之

正議樓西湖先生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為先  
為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應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  
有文學行義者為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  
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

宋元學案卷六

七

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穀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  
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  
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為  
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 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五先生書院記曰五先生之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  
言亦闕雖然排奸詆邪論虞虞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  
勇退葉月蘋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  
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嬰兒樂育以姓為字陳將樂俞順昌  
之深仁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  
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  
奉之豐滿也金橘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即



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用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

古靈同調

光祿章表民先生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為文辭博長于議論初由伯父郇公蔭為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舉賢良方正郇公在相位以嫌掇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郡守守怒誣以贓貶先生號泣力訴于朝時守方貴顯事久不得直先生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兄冤復

宋元學案卷六

八

官如初先生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先生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先生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盱江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先生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助教黃登隅先生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自號

警隅子著欬歔瑣微論十卷以為警隅者枿物之名欬歔者欬聲瑣微者述辭也后徂祿在大學遣諸生以禮聘召先生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魏公琦表薦之以為大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關學之先

嚴丞侯華陰先生可

申先生顏合傳

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徙華陰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物強記于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算之學無所不究自陝而西多宗其學先生亦以樂育為己任主

宋元學案卷六

九

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再試不遇遂棄其業孫威敏公征儂智高請先生參其軍事奏凱敘功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巫而輕醫先生誨以義理巴人化之娶婦多資財于女氏至有老弗能嫁者先生為定昏禮又為減官輪絲帛之賦調耀州華原簿痛抑富民之兼并者誅姦胥以大理評事簽書儀州判官韓忠獻公鎮長安與先生謀涓源之地至其境以朝廷恩德諭其會豪翌日詣軍門輸土不費一矢因城熟羊以撫之嘗以數十騎行邊猝與敵遇乃分其騎為四令高其旗幟旋山徐行敵以為有大兵而誘之也避去以忠獻薦遷殿中丞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水利得請而讒者搆之罷官去不竟其施以元豐己未卒有申顏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禮不履關中之人無老幼見之



坐者必起與先生為莫逆願皆貧先生之未仕也嘗與易衣互出謀食以養兩家有無均之申顏先生嘗曰吾不可一日失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吾之過耳申顏先生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未至而死其目不瞑或曰是待侯先生而瞑乎未歛先生馳至撫之而瞑申顏先生嘗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無子先生傾所有不足賣衣以益之卒成其志天寒先生父子尚單衣忽有饋白金者謂其子曰申顏先生之妹將嫁速以資之其好義如此其卒也戒其子勿用浮屠先生之女兄適程氏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故明道志先生之墓先生之孫是為荆門先生仲良

宋元學案卷六

十

祖望謹案呂舍人本中曰關學未興申顏先生蓋亦安定

泰山之傳未幾而張氏兄弟大之然則申顏先生之有功關中亦已多矣而先生為之死生之友觀其所學非腐儒之無用者而宋史僅著之義士傳中子故特表而出之

蜀學之先

中允宇文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令神宗即位求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恥風導之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為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溫公曰吾聞志不行領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

子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

史傳

士氏門人

趙先生符 別見泰山學案

士氏私淑

縣尉李先生縉 別見泰山學案

劉氏家學

知州劉先生庠

劉庠字希道子望之子也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弟進士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先生上書論時事除監察御史襄

宋元學案卷六

十一

行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真定又為河東都轉運召知開封先生不肯屈事王荆公荆公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或語先生盍往見之先生曰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又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歷知涪州卒年六十四 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曹先生起 附見泰山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別見泰山學案

吳氏家學



直閣吳先生師禮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師仁弟太學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終直祕閣知宿州遊太學時其兄為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先生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眾質之先生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遂定交 參史傳

楊氏門人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 見下鄞江家學

鄞江家學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 附子珩

宋元學案卷六

王說字應求鄞縣人鄞江先生之從子也受學鄞江與弟該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麻桑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士官宗正少卿 參四明文獻集

雲濠謹案宋景濂守齋類纂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和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為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一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為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沒教述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梓材謹案謝山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云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即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遠宸奎之賜固異數也又案王一辰而三補者舊詩于先生傳云師仲父鄞江先生及楊先生適友杜先生醇樓先生郁是先生又為大隱門人

縣令王望春先生該 附子璠

王該字蘊之桃源先生之弟學者稱為望春先生登慶曆六年進士王荆公宰鄞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令鄞城官舍旁有嘉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既卒歸槩蕭然惟脫葉甚富子璠字元圭元豐進士喜藏書以文稱 參寶慶四明志

提舉王先生勳 附子正己

王勳字上達桃源先生之孫也政和八年進士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船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緡為賻子正己御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清白之傳實桃源家訓正己終太府卿 參四明文獻集

宋元學案卷六

鄞江門人

運判周先生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鄞縣人從王鄞江遊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先生言四方風俗不同復有勞逸輕重不宜槩賦朝議是之章惇聞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先生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過卒廣屯田為便從其議 參延祐四明志

莫公史先生簡

史簡鄞縣人以後人貴封莫公為鄞江高弟事母最孝最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謬越公為西湖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同門 參鮑琦亭外編自注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毅 見下西湖門人

正奉汪先生洙 附子思溫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父元吉為縣從事為范文正公所知王荆公宰鄞以廉平吏薦于轉運使孫威敏洙先生以春秋教授于鄉鄰人稱之為汪先生子思溫以上舍為雄州教授調餘姚令築堤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 參鄞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五先生書院記自注云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論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  
知州姚先生莘

姚莘字舜徒以字行慈溪人幼開爽穎悟學如夙植熙寧九年進士為桃源宰訊民疾苦而振雪之郡將怙威凌僚吏屬邑患

宋元學案卷六

十四

苦先生毅然爭論郡將為之少戢鄰郡有訴不平必丐于部使者願付先生決之捐貲修孔子廟督課諸士翕然向方鄉有虎先生以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仆祠旁奏績為天下第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陞辭神宗諭以卿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先生退謁丞相論蜀道利疚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裳官為殮葬歲薦饑聞有遺兒請顧姬乳之丞相為奏行焉丁艱未赴服除改湖南神宗復諭以居養安濟漏澤為朕施實德于民卿向有言故復命卿後由江東副曹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勸農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計聞桃源民乃即先生祠爭出貲薦奠焉 參寧波府志  
縣令俞先生偉

俞偉字仲寬鄞縣人元祐初宰南劍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舉建劍尤甚先生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俸置醴親酌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為字朝廷為立法行一路先生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于郊部使者問于朝降詔獎諭進秩再任且去出粟以賑其孱臥而病者 參延祐四明志

縣令陳先生憲

陳憲字君益鄞縣人紹聖開宰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先生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男陳其名女陳其氏後卒于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鄰

宋元學案卷六

十五

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于民乃請于朝錫廟額曰旌福 參寶慶四明志

西湖家學

知軍樓先生常

樓常正議子治平進士知興化軍 參鄞縣志

西湖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毅 附子灼

袁毅字容直一字公濟鄞縣人嘗一試于開封兩試于鄉皆第一嘉祐六年登第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知邵武軍通判杭州其為開封舉首也蘇文忠實為之亞及資郡而文忠為守相得



益驩唱酬篇什甚富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子灼字子烈元祐進士為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姻黨為害鄉曲子烈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末召為倉部郎面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 參齊慶四明志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別見安定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鏐

周鏐字廉彥鄞縣人師厚子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為桐城尉慨然曰學優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著論其本旨當官桐城辭不赴乃遊穎昌訪其舅范忠宣純仁過洛見文潞公司馬溫公咸器重之在京師上書言徐禧

宋元學案卷六

六

永樂之失國子祭酒豐相之給事中范淳夫交薦之後知南雄以言邊事忤時相入黨籍即退休于家 參齊前四明志

謝山書鄉先生宋中大夫家傳後曰大夫預名元祐黨人

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

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覲中

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錮籍者七人又讀陳忠

肅公權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

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

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

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即大夫也嗟乎即忠肅之書可

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

典型者亦豈少哉文正塔為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節死于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婿鄧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

史詔字升之鄞縣人父冀公簡母葉氏夫人遺腹子也順秀豐下少有立志嘗與豐清敏舒中承受業于鄉先生樓郁以孝行聞遇大比輒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相離或曰辟薦所以榮母也先生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竊為己榮邪設與計偕則初志爽矣況亡親欺君子君子所不為也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先生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

宋元學案卷六

七

大田山郡守迹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為八行先生 參寧波府志

中丞舒嬾堂亶

舒亶字信道鄞縣人號嬾堂官至中丞為樞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為呂蔡一流力與東坡為難良可惜也

周氏家學 鄞江再傳

銀青周鄞江先生鏐 見上西洲門人

進士周先生銖

周銖師厚次子鄞江鏐之弟崇寧二年進士兄弟偕隱鄉人慕之 參延祐四明志

史氏家學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見上西湖門人

侯氏家學

侯荆門先生仲良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汪氏家學郭江三傳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別見龜山學案

八行家學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別見橫浦學案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並見慈湖學案

西湖續傳

宋元學案卷六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袁氏續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為絜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終

涑水學案表

司馬光子康——孫植別見百源學案

古靈何澗從子宏——子朴——孫通國

劉安世別為元城學案

范祖禹別為華陽學案

晁說之別為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樊賚深

田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從子焯別為和靖學案

張雲卿

宋元學案卷七表

李陶

邢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牛師德別見百源學案

私陳灌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唐廣仁別見涑鄒諸儒學案

黃隱

陸賀

曾孫子九思

子九阜

劉堯夫別見槐堂而儒學案



子九韶

子九齡並

後山復齋

學案

子九淵別

朱熹 別見豫章學案

李燾 子壁

並涑水續傳子壘並見

諸儒學案

邵雍 別為百源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

程頤 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並涑水講友

劉恕 子義仲

劉攽 別見虛陵學案

並涑水學侶

呂誨

范鎮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傅堯俞

孫固 子朴

李周

並涑水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



宋元學案卷七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涑水學案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閩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

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

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祖之草廬因

是故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

學案梓材案涑水學案梨洲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爲兩卷案亦無存茲特采錄遺書而以疑孟潛虛足之至

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案尚存

宋元學案卷七

古靈同調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

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羣

兒戲于庭一兒登甃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甃破之水迸兒得活

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

喜華靡閒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歷官

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眞僞不可知

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

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鎮首發其議先

生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

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疏再上帝大感動遂立

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因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

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

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貶不許

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

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

不獲辭上疏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

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

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河

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

宋元學案卷七

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衮辭祿事責

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遇英

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

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

吳申以先生言是帝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

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

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

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

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

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

生乃得請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元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



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子苟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振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為設六語云若此者罪無赦后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為獻茲乃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關留為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

宋元學案卷七

三

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懋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遠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救過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處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喪以一品禮服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牌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

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太中大夫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係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開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雲濠先生遺文名傳家集東坡為先生行狀稱文集年譜七卷通鑑八十卷通鑑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內水滸日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又潛虛一卷 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悖下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仆所立碑悖言

宋元學案卷七

四

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錮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問者魏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祀哲宗廟庭成淳中從祀于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參史傳

溫公迂書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乎釋迂  
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覬覬



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  
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借天之分必有  
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  
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雖  
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為哉上則  
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訶鏗鞀  
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  
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言戒  
或曰選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  
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夫  
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  
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知非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  
使人歧懸而不可及憤督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  
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過命也理性命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事親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寬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  
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  
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回心

宋元學案卷七

五

也無益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為學要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治心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  
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  
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  
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  
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無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  
亦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閒哉事至而  
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  
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為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  
乎其閒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為固在人為必聖  
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  
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于毋我曰有意有必  
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  
則公公實生明絕四  
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  
新則為惡無不至矣羨厭  
治心以正係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  
夫復何為莫非自然無為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為也曰君子之學為道乎為文乎夫唯  
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皆

宋元學案卷七

六



井而繅綺績不可廢也烏喙而漬節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斥莊

或曰有人于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曰君子也或又曰焉若無過而指諸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為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指

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敝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三欺

宋元學案卷七

七

溫公疑孟附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

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憚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遊世无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疪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于此蓋以一于清其流必至于隘一于和其流必至于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柳下制行以和和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于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于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于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于是立言深探清和之弊大有

宋元學案卷七

八

功于名教疑之者誤矣

朱子曰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四十九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于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于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于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于溫煖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于制行



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于是立言以掇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蠶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

宋元學案卷七

九

種者誰歟以所食之爲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邪

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于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邪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邪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

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

宋元學案卷七

十

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者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蝼蟻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師

宋元學案卷七

十一

處其一尊師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于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

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于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爾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爾其進退去就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于是矣然亦豈不

宋元學案卷七

十二

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辭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已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



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而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

宋元學案卷七

三

取不可取決于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于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閒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閒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朱子曰子雖不可以不爭于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譬瞽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宋元學案卷七

四

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于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儀生犁胎龍奇蛇腹豈常也哉性人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



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辯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  
 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為人有生而善  
 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  
 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  
 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  
 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辯勝  
 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為之辯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為貴爾性  
 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朱子曰此二章某未甚曉恐隱之之辯亦有未明處

宋元學案卷七

五

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  
 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  
 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  
 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  
 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  
 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  
 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  
 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  
 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忘惡其  
 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  
 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  
 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  
 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喻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  
 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  
 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  
 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異姓之卿擅自廢  
 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為無道貴戚如微  
 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  
 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  
 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于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

宋元學案卷七

六

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  
 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  
 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為宗廟社稷計有  
 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于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  
 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  
 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于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  
 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朱子曰隱之云三仁于大義有關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  
 期于同白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  
 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言  
 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



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釋曰孔子之于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于其君則

宋元學案卷七

七

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栖栖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爾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邪不顧廉恥而苟容者邪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

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于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于孟子矣而隱之所釋引孔子事爲證恐未

然也

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爾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

宋元學案卷七

六

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任況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釋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爾堯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于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爾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爾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隱之以五霸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于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于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爾亦彼善于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爾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

宋元學案卷七

九

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臯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子舜是君臣相子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爾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臯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

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闔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真之于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置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于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于名教豈曰小補之哉朱子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爾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于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有此事于義未瑩

宋元學案卷七

十

宋元學案卷七終



一多... 天... 月...

宋元學案卷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涑水學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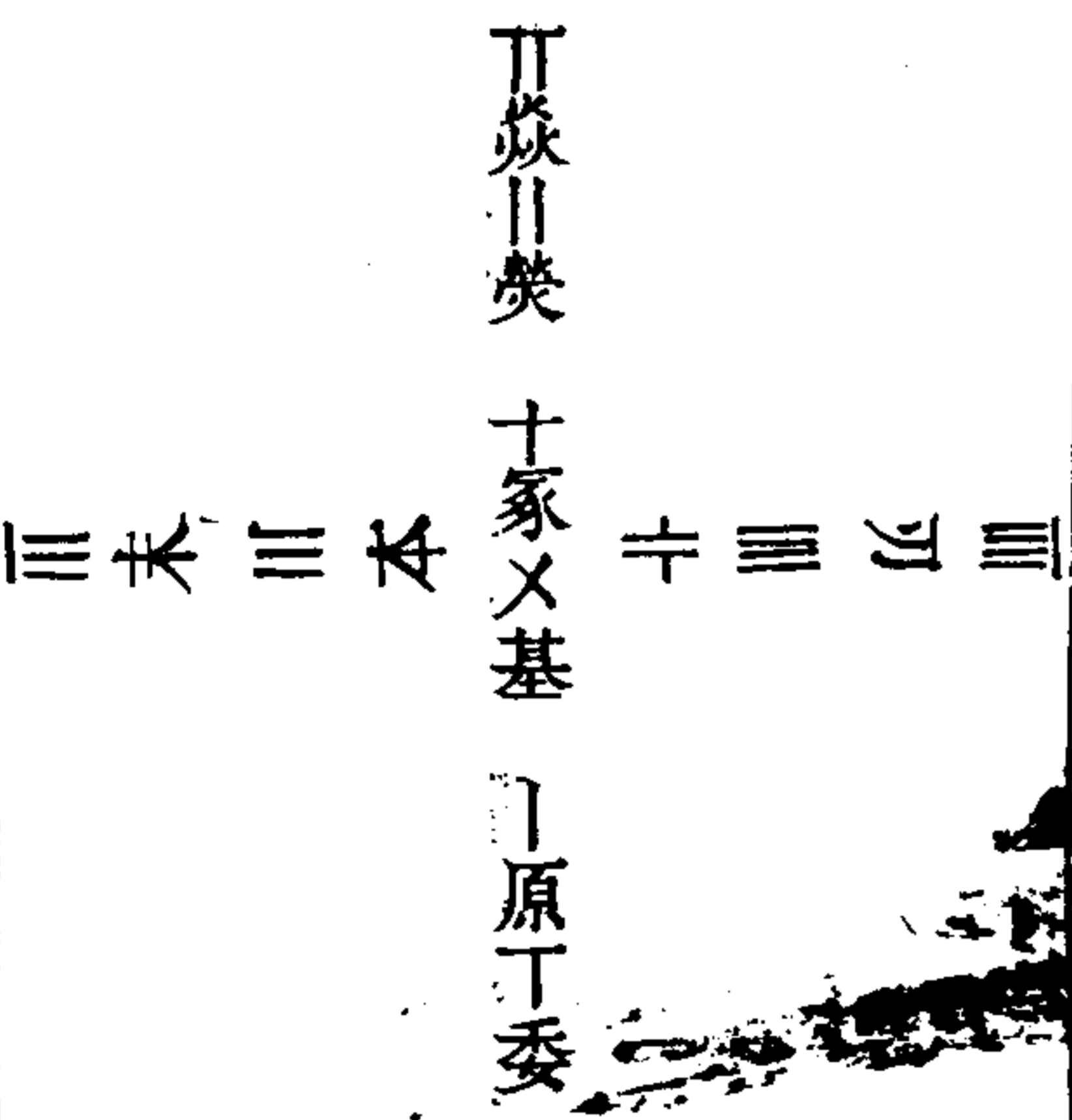
溫公潛虛

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梓材謹案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與吳氏讀書志皆言潛虛多有闕文其無闕者泉州本也吳氏本後序稱初得全本又得孫氏許氏闕本蓋溫公未嘗言今亦無從考其何者為闕祇得錄其全文而張氏圖亦並錄于後

宋元學案卷八

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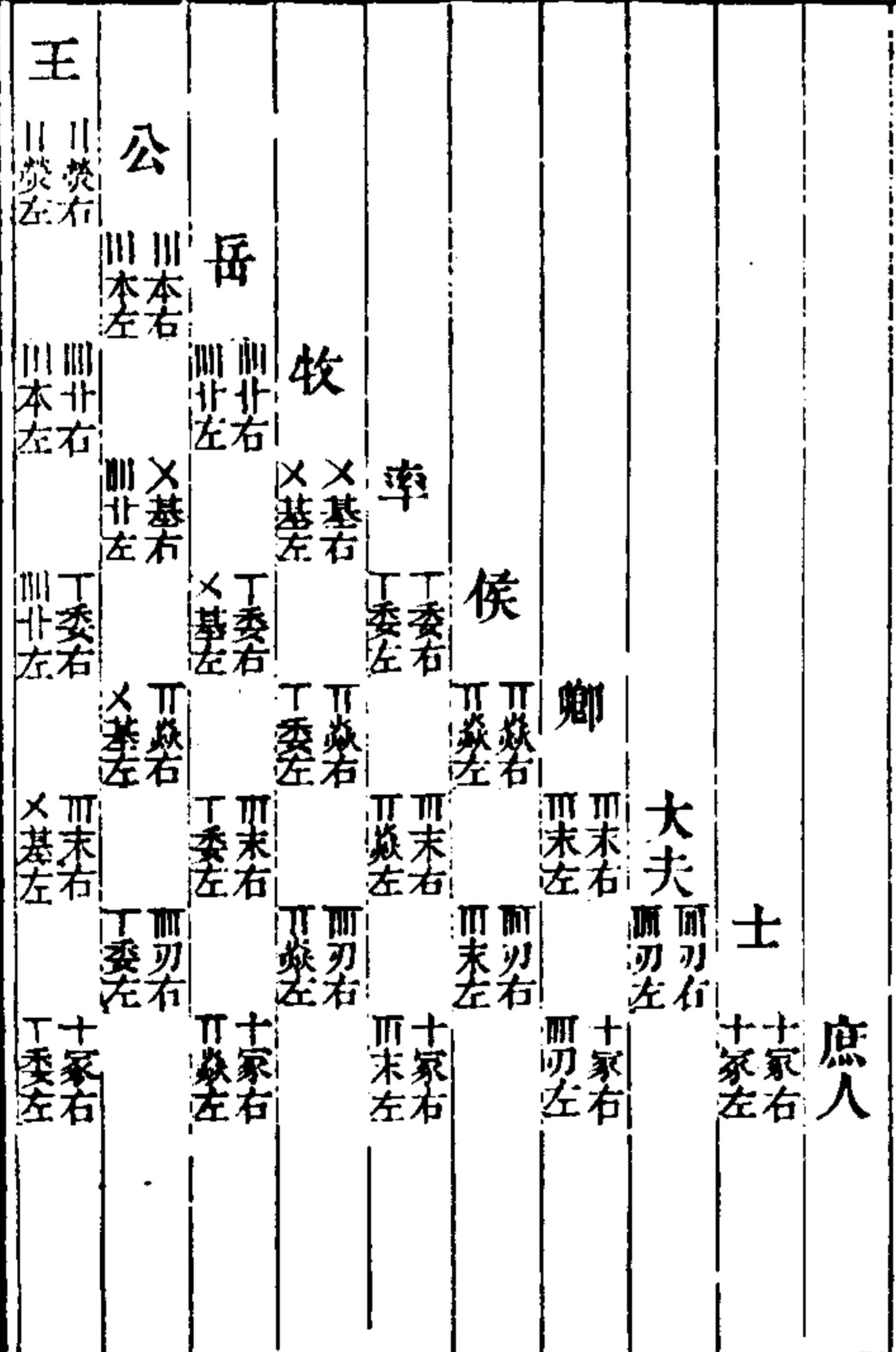


張敦實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具自然之氣故有自然之象與

自然之數天一居北為水地二居南為火天三居東為木地四居西為金天五居中為土在虛則有原有熒有本有廿有基焉至于水一得土五而成六火二得土五而成七木三得土五而成八金四得土五而成九中央五土合而成十此生數一十有五成數四十生成之數五十有五所以具天地終始之道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五行更生得土以助之昔之原者今有委昔之熒者今有焱昔之本者今有末昔之廿者今成刃昔之基者今成家矣

宋元學案卷八

體圖





一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一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二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二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三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三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四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四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五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五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六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六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七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七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八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八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九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九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十原右	川本右	×基右	丁焱右	而末右	×基左	十家右
十原左	川本左	×基左	丁焱左	而末左	×基右	十家左

宋元學案卷八

三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  
 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  
 制眾其惟網紀乎網紀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  
 指操萬物或者不為之使則治道病矣卿詘一大夫詘二士詘  
 三庶人詘四位愈卑詘愈多所以為順也詘雖多不及半所以  
 為正也正順或墜之大誼也  
 張敦實曰天地之數陽奇陰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五  
 位所以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與地六相得合而生水有原  
 而有委地二與天七相得合而生火有熒而有焱天三與地  
 八相得合而生木有本而有末地四與天九相得合而生金  
 有廿而有刃天五與地十相得合而生土有基而有冢以五  
 行生成分言之則有五合言之則有十故一等至十等總五

十有五體體有左右辨賓主也有上下辨尊卑也左右上下  
 遞純遞詘以與天下之治以成天下之業故能若網在綱若  
 臂使指無尾大不掉之患

宋元學案卷八

四

性圖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川	川	川	川	川
火	川	川	川	川	川
木	川	川	川	川	川
金	川	川	川	川	川
土	川	川	川	川	川
水	川	川	川	川	川
火	川	川	川	川	川
木	川	川	川	川	川
金	川	川	川	川	川
土	川	川	川	川	川



丁水 丁火 丁木 丁金 丁土

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于純終于配天地之道也張敦實曰五行之性皆相生以相繼相克以相成虛始于十純其體立而不改其次降一故水與火配其次降二故水與木配其次降三故水與金配其次降四故水與土配自降一至降四其下亦降次以相配焉最後五行生成大率不出乎此

名圖



宋元學案卷八

五

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印而瞻之宿遷從度印則為莧類則為墜印得五官類得十數元餘者物之始終故無變齊者中也包幹萬物故無位與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以步莧軌以叶歲紀人之生本于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于虛矣故萬物始于元著于衰滿存于齊消于散訖于餘五者形之運也柔剛雍味昭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觀動之官也餘齊廣得權都情之誦也也壽卻庸安吐火登尹事之變也刃宜忱詰裏德之塗也特偶曜續考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顧準資賓政政之務

宋元學案卷八

六

也數微又續育聲功之具也與痛鋪泯造隆業之著也為人上者將何為哉養之教之理之而已養之故人賴以生也教之故人賴以明也治之故人賴以父也夫如是故人愛之如父母信之如卜筮畏之如雷霆是以功成而名白也夫為人上而不能養則人離叛矣養而不能教則人散亂矣教而不能治則人抵捍矣三具者亡而所有功者可得乎

張敦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五行生成合體而立名不過五十有五齊于天地之中包幹萬物故有名而無位冬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一六居後在天則斗牛女虛危室壁之分三八居左在天則角亢氐房心尾箕之分二七居前在天則井







生君子之晦與時借

三 鐵目石耳蹈于淵水鐵目石耳不可導

四 冥行失足或導之燭或導之燭能受教

五 無相之替闔戶而處闔戶而處未失道

六 不習而斲敗材毀樸不習而斲不免咎

上 傳人守金假盜依侵以味居上必有盜

初 匿其鑑拂其塵觀其盜鑑拂塵以自照

二 隨珠照夜不如膏燭珠能照夜不可常

三 察窮秋毫物駭而逃察窮秋毫物所駭

四 鑿隙偷光厥志唯勤鑿隙偷光善借明也

五 爭昇之燭循牖不礙秉燭而跌秉燭而跌特明燭

六 日麗于天萬物粲然日麗于天無不照

宋元學案卷八

九

上 宿火于灰宿火于灰善善明

初 修而貫而久而安而修容有常久則貫

二 葆首夷侯不若適死葆首夷侯不可忍

三 頰面不飾頰面不飾質不變

四 裝衣錦裏君子養美裝衣錦裏不自飾

五 如圭如璋以和以莊以和以莊容之善

六 朱襮紫裏服久必敝朱襮之敝其裏見

上 移木之垂甘瓠之繫木並瓠繫貴下賤

川言 初 亞養之口可用以受和梁之賦言不可

二 瘠者之食稻梁之賦已也

三 不固其關禍溢浮天禍溢浮天不可收

心無隱有話有言中

心始通有號有令君

言辭也有雷有風天

心乃宜

天信其時萬物攸期萬物攸期素信之

四 庸言之謹必顧其行言之謹以立誠

五 時言之利上下攸賴上下攸賴其利博

上 言由于德弗思而得言由于德非意之也

初 萬世之式萬世之式當于理也

二 秋毫差幾失不可追秋毫差幾不可不

三 澄源正本執天之鏡澄源正本萬術盡

四 林甫月室慍入笑出匪躬之益終自及

五 萬物之神出天入塵出天入塵無不藜

六 謀利忘寢商賈之任謀利忘寢思不遠

上 孔子從心不踰矩孔子從心從容中

初 聽德惟聰否不若聾否不若聾聞無益

二 註續弗徹舜聰四達舜聰四達聰不蔽

三 甘言便耳沒于淵水甘言便耳不可悅

四 苦言刺耳惟身之利苦言刺身不可惡

五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擇其利病由乎心

六 蟻聞聞聲惟週言是週言是聽心不逮

上 聖人無擇惡聲不入惡聲不入耳不順

初 紛澤之暉覆弄埋機味者不知日誘之

二 項楚姚虞形似心殊形似心殊明不在

三 馳車擊轂自掩其目自掩其目不能見

四 坦途猶覆虎視耽耽其心潭潭其心潭潭審所視

宋元學案卷八

十

川聆 聆聽也天下其耳舜

二 達四聰聽而不聞是

三 謂耳聾聞而不擇是

四 謂心聾所以王者聽

五 德惟聰學者非禮不

六 聽

上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擇其利病由乎心

初 蟻聞聞聲惟週言是週言是聽心不逮

二 聖人無擇惡聲不入惡聲不入耳不順

川觀 觀視也天高其目舜

二 明四目視而弗見是

三 謂目盲見而弗擇是

四 謂心昏所以王者視

五 遠惟明學者非禮不

六 視



五 遠蔭成施俯仰相疑俯仰相疑任偏見也  
 六 漆器象箸因微知著視細猶巨明辨也  
 上 疑旋十二惟目之蔽疑旋之蔽不用目也  
 初 賦風怡怡萬物熙熙風怡怡氣散也萬物熙熙無疾憊也  
 三 覆車陷輪  
 二 覆車陷輪  
 一 覆車陷輪  
 四 覆車陷輪  
 三 覆車陷輪  
 二 覆車陷輪  
 一 覆車陷輪  
 初 覆車陷輪  
 宋元學案卷八  
 士  
 齊怒也天地之怒風也  
 怒橫飛王者之怒爰也  
 怒六師君子之怒暴也  
 怒是夷小人之怒適為身畜  
 初 怒怒之適必理之求必理之求先慮後按刃難收也  
 上 雷霹赫赫亂是用息雷霆赫赫以止亂也  
 四 有狀有形怒然後與無形而怒祇取媿也  
 五 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忍之少時迺免難也  
 六 雷風既息繼以沛澤風息而雨羣物滄也  
 上 雷風既息繼以沛澤風息而雨羣物滄也  
 初 耳目鼻口外交中誘外交中誘心不君也  
 二 以禮制心成湯之德弗徇貨色智之事也  
 三 漢高入關弗徇貨色也  
 四 聖人徇理百物不廢其心無累過不雷其心無累也  
 五 豕常知足不危不辱不危不辱又何求也  
 十 得  
 得欲也杜杜飲食禽獸之識官爵財利侯隸之志欲仁求仁人自聖門

六 不學無義惟飲食牝禽獸之類猶可食也  
 上 鳴爭腐鼠雞雞弗顧腐鼠弗顧乃可貴也  
 初 飽食無憂襟裾馬牛襟裾馬牛人必有憂也  
 二 巨艦之裝衝風激波先笑後歌憂則有濟于江河先哭後歌喜也  
 三 火在薪下安寢不懼安寢不懼無所知也  
 四 德誼不積惟躬之成德誼不積賢者之憂也  
 五 獲如之梓匪知其緯不惟緯知所憂也  
 六 杞人蚩蚩憂天之墮憂天之墮亦過計也  
 上 周規孔制後世之計周規孔制憂萬世也  
 初 利用作室門憚于勤婦子欣欣享其安也  
 二 萬民不區守業安居居形苦心愉內自適也  
 三 醉飽之惜歌舞之紛醉飽之惜忘躬之樂也  
 四 突火將焚盜倚其門威也  
 五 酒食行行威儀反反酒食行行以禮自繩也  
 六 不勤厥職喪其稷黍不勤厥職無以食也  
 上 家有韶濩外忘其慕家有韶濩樂道德也  
 初 王用宴于銷京銷京之宴樂以天下也  
 二 舟非獲已進寸退尺舟非獲已進寸退尺也  
 三 盲人操舟乘彼滿流盲人操舟禍在不慎也  
 四 日出而征日沒而息君子之則出處順也  
 五 君子之則也  
 六 免張肘縮而鳥飛而伏免跳而踞以退為進也  
 七 主人三宿日中必暴主人三宿征勿問也  
 八 失時不逐也  
 九 駑馬之疲驥馬之追駑馬追驥力疲盡也  
 十 駑羽強蜚墜于滿籬也  
 宋元學案卷八  
 士  
 而不敢去欲從道其樂也  
 情有七而虛其五何也人喜斯愛之怒斯惡之故喜怒所以兼愛惡也  
 三 舟進也駑馬日進駑馬日進聖門可入為國日進功業可得險途冒進或至于暗



<p>初 遇棹逢兵</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一葉于蜚木陰未稀</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我心傷悲</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納履而顧心雷迹去納履而顧心有</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唾面不辱叱嗟不縮唾面不辱顏之強</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雲黃于江舟藏于浦雲盡于江誠微象</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雷出于山車稅于宇也</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無溫無喜</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膳珍不御致鼎而去膳珍不御志不享</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龍登于雲垂尾之卷垂尾之卷終可叩</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下人式瞻</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天地之德變化無極變化無極終有常</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四時不試</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井泉之深沒者不絕井泉之深常可久</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嶽鎮之巍無增無虧嶽鎮之巍善保常</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三 嶽鎮之巍無增無虧嶽鎮之巍善保常</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四 樹楊沃水一日十徒一日十徒不能以</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五 畫作夜息寒耕暑織小人其職君子治</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六 井汚而久盡其口井汚而久不知變</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上 魚跳失水困于螻蟻魚跳失水不安常</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藏心于虛非有非無藏心于虛不假物</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其樂于</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止水之清鑑物而明鑑物而明得所止</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窮瀆之腐覆惡攸窮瀆之腐不能擇</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四 馴鹿籠野由習得成由習得成制而心</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五 居則鬱鬱動則愈屈古人之得靜以待</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六 龍句于泥不能鳴蜚句于泥志在汚</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上 雷伏于地或震于天雷震火燔因時勢</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p>初 火伏于灰或燎于原也</p> <p>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屏近</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元學案卷八

三

<p>初 陽氣潛萌品彙成生陽氣潛萌動在中</p> <p>上 充切乾坤</p>	<p>初 二 新居之徒舊居之棄新居之徒未有利</p> <p>上 不如其已</p>	<p>初 三 狙人于罔跳梁仆仰狙入于罔跳梁益繼</p> <p>上 狙人于罔跳梁仆仰狙入于罔跳梁益繼</p>	<p>初 四 據于疾黎欲去何之雖無所之不可處</p> <p>上 不去何為去或得時也</p>	<p>初 五 盤凍樹櫻勞而無得盤凍樹櫻徒自勤</p> <p>上 盤凍樹櫻勞而無得盤凍樹櫻徒自勤</p>	<p>初 六 樹設于雨按草于暑樹設于雨貴及辰</p> <p>上 樹設于雨按草于暑樹設于雨貴及辰</p>	<p>初 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利用無極</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牽牛毀鐘割于喉心牽牛割心仁之祖</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二 養應縱蟻匪仁之方養應縱蟻失所與</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三 工不喻開車成轆轤工不喻開冥中度</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四 青盞白刃利以征亂青盞白刃斷以義</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五 赤子在谷丈人濡尼赤子在谷清不避</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六 推輿濟人不如和梁推輿濟人惠不大</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上 至德如春浹于無垠仁道大成萬物遂</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莫知其然</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盜匪莊驕諱聞其惡匪驕諱惡有羞惡</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二 守爾庖魚喪爾囊珠喪爾囊珠所失大</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三 徇利遺節託名以說託名以說以欺世</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四 名駟大駱安行正路疾徐中度不失節</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五 疾徐中度</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六 李瓊殺身無所成名李瓊殺身不可為</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斷脗納肝毀形殘生毀形殘生義无咎</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推心所安</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上 徇義之手足無愛手足無愛大得宜</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可用交勿恤其孚後勿恤其孚自誠也</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p>初 有徒</p> <p>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元學案卷八

四



忱信也天地信而歲  
功成日月信而歷象  
明人君信而號令行  
人臣信而邦家榮苟  
為舍之未見其能久  
長者也

二言無夸善懼不能踐言無夸善省華求  
三天道難測四時不忒下土之式人信之  
四父子乖離吐心而疑父子乖離不知其  
五輕信之信小夫之謹小夫之謹可為民  
六小信之必大義之失君子不由輕重權  
上堅城捍外疆隄過水城隄浮囊不可不  
初益薪火發濬穢泉冽益薪濬穢務學祛

詰智也經天緯地必  
有其理智者見之心  
闕事濟鑿以為巧詐  
以爲姦聖門論智其  
說不然

宋元學案卷八

五

五 務本安分金玉其命務本安分知保身

六 狙鼠狡請志在竊食狙鼠狡請以竊食

上 神禹濬川行其自然行其自然不為鑿

初 仰天俯地正名辨位仰天俯地名位判

二 做衣蔽形猶愈裸程做衣蔽形猶愈無

三 衣冠周孔揖遜發豕揖遜發豕以飾姦

四 犁牛之狂服飲遵場犁牛之狂能自制

五 偶人粉澤  
六 斐如煌如紀如綱如斐如煌如王者事  
上 男女貴辨嫂溺則援嫂溺則援禮有權  
初 桃李之衰情憚心悲松筠之思晚無及  
二 有瑕在牢或投之刀先笑後號不求終

借以明夫和而正婦  
聽以行是謂天地之  
終陰陽之義人道之  
始

三 夫剛而令婦順而聽夫剛婦順未失常  
四 閨門雍穆靡歌靡哭靡歌靡哭得中節  
五 德禮不貢齊嬖嬖嬖德禮不貢以身先  
六 鉛刀折薪折齒餘斷折齒餘斷不可用

上 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女枯楊生華何可久也  
初 嗜酒之甘不知沈醪未或成蟻不早辨  
二 忌疾貪鄙徇情黷理徇情黷理不服訓

三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牝雞司晨反常也  
四 墜柔而靜品物咸正墜柔而靜順承天  
五 無非無儀中饋攸司中饋攸司未失道  
六 康王晏起姜后請罪姜后之請警戒相

宋元學案卷八

六

上 君王后治齊不可用不可用正婦人從

初 九辰成序省躬之故省躬之故知所從

二 象封有庫食而弗治食而弗治弗私以

三 竹枯不拔蛇死不厭竹枯之安輪之多

四 條亡柝存或斧之根條亡柝存見者執

五 父母妻屬等表以睦等表以睦示不同

六 割臂新足易之金玉割臂新足易之金玉  
上 堯舜親親萬國與仁萬國與仁大成仁  
初 絡馬首穿牛鼻利用絡馬穿牛初易馴  
二 父潑其土子終厥厥子終厥厥能相先  
三 蠶子滿腹不如螺蠶子滿腹害厥生

續 子也堯父舜子二  
者難全與其父智享  
若子賢所以舜生商  
均虞祚不延絲生神



禹祀夏配天

四飯菽藜藜父母怡怡父母怡怡善承意

五鷹雉匪鸞不為鳴鸞不為鳴鸞亦似宗

六酒膳紛如父母頻如父母頻如不養志

上體完不壞德備不虧體完德備終于事

初祖考之暉

二老牛無負不引燕引其雛教之飛

三其雛

四作室無資勿壞其基

五以俟能為

六愛馬益粟肥溢而陸

七終不可服或授之粟也

八散而金珠散而詩書散而金珠賢于人

九賢不喪志否不益也

十監守之屋

十一薪火不滅錫汝主榮薪火不滅明有繼

十二胎汝聖詰無疆之慶也

十三丹朱商均利用作賓知子明

十四也

十五也

十六也

十七也

十八也

十九也

二十也

二十一也

二十二也

二十三也

宋元學案卷八

七

初易子之義實善是為惟嚴之利人知畏

二惟嚴之利

三衡不平繩不直大對衡不平不足由也

四每尺民莫之則

五章句之見投其訓傳以給投錢發蒙也

六以鑰投錢

七北指燕南指楚惟爾北燕南楚使自謀

八之取

九準矩繩規法依資準矩繩規先自修

十也

十一也

十二也

十三也

十四也

十五也

十六也

刑徒

初出門擇術跬步之失出門擇術慎所從

二巧心妙手木不雕朽木不雕朽其質固

三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不可訓

四不可服箱

刑徒

初出門擇術跬步之失出門擇術慎所從

二巧心妙手木不雕朽木不雕朽其質固

三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不可訓

四不可服箱

刑醜

五中人墮可以寡過中人不墮志務學

六為輪轉

上仲尼之道三傳不替以克孔世道大明

初素絲絃如適繼適朱適繼適朱惟所擇

二意氣相許不以利取不以利能擇交

三水斤相親石潔水清惟蓬亦直近賢也

四蓬麻共植惟蓬亦直

五總角綢繆膠而漆投注矢操牙反相賊

六半途分流注矢操牙也

七春耕秋穫易力並作游惰勿諾不如己

八游惰勿諾

九毛羣羽聚糧食之盡糧食之盡無所益

十也

十一也

十二也

十三也

十四也

十五也

十六也

十七也

十八也

十九也

二十也

二十一也

二十二也

二十三也

二十四也

宋元學案卷八

六

初玉馬金牛惟邦之寶玉馬金牛專所奉

二玉馬金牛

三一身三首蜂蟻所醜一身三首無所容

四登耶而後置膝而遠登耶而後不自崇

五百祿簡簡

六股肱綴體沒世不改股肱不改知所從

七顏載其勞口揚其高或傳之刀怙其庸

八挾思以驕或傳之刀怙其庸

九秋穀既收土田之休穀收田休不敢處

十功也

十一也

十二也

十三也

十四也

十五也

十六也

刑林

初赤子之命在厥初生赤子初生性命繫

二通述不失無喪無得通述不失亦足繼

三姦賞忠誅賊違不依姦賞忠誅庶事民

四首足頭施

刑林

初赤子之命在厥初生赤子初生性命繫

二通述不失無喪無得通述不失亦足繼

三姦賞忠誅賊違不依姦賞忠誅庶事民

四首足頭施



君臣相與議于朝師  
友相與講于野然後  
道存而國可治也  
六 天日昭如楹柱森如天日昭如明無蔽  
也 忠進效諫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  
也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做忽  
也 謂祭何為也

二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三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四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五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六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初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二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三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四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五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六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初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二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三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四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五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六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宋元學案卷八

九

用不成用眾無法資  
敵喪兵治國無法長  
亂殃民

初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二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三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四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五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六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初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二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上 勤約成風人不因窮勤約成風身先之  
也 也

初 賓擇主人有禮則親賓擇有禮主宜謹  
也 也

二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三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四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五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六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初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二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三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四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五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六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初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二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三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四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五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六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  
也 也

宋元學案卷八

十

千燕必有射佩劍即  
禦敵之具并田寓營  
陳之法

初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二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三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四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五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六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初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二 謂祭何為也  
也 謂祭何為也



而父  
 又治也農夫治地種  
 植耘除土者治國度  
 賞刑誅罪而不治其  
 國無制無刑之國其  
 民作惡

初 刀斧器必先就彌刀斧就彌先自知也  
 二 政令苛碎道大得細上勞下微不知要也  
 三 卑人為主喪其資斧喪其資斧在匪人也  
 四 欲割之張引其綱欲綱張紀舉賢愚從也  
 五 量形製衣可用為儀量形製衣不好大也  
 六 網罟而疏鱗蟹其通利以得魚得民也也  
 上 熊魚科斗惟萃于首惟萃于首不續終也

十績  
 初 先春布穀雖勞不育若遲若速善乘時也  
 二 帝王君臣務在安民務在安民無奇功也  
 三 六子奮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不自為也  
 四 有鐘悅珠人口之腴有鐘悅珠匪其人也也  
 五 項羽日勝而亡高祖日敗而王善要終也  
 六 生事要功利已夸庸生事要功好作為也

王之功  
 初 井深勿濞退適之汲退適之汲養不窮也  
 上 漢宜算效優于孝文日清我醉潛有損也

十育  
 初 芻我黃牛以耕則收芻我黃牛養賢也也  
 二 婦子無愛也  
 三 赤子啼飢觀我采頤載於載噬莫之恤也  
 四 吐哺哺兒母痔于肥母痔于肥損上益下也  
 五 燕雀之黨自育自養解而羅網勿擾之也  
 六 發廩移粟東歌西哭東歌西哭不偏及也  
 上 井田之行何富何貧萬國之均大成也也  
 初 擊磬撞鐘或清或洪或清或洪聲從實也

宋元學案卷八

王

聲名也無其實聲不  
 溢無其聲人不聞聲  
 溢而崇德之所以終  
 人聞而至業之所以  
 始故曰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又曰三代之  
 王必先令聞

二 慎守而身勿為鴉鳴勿為鴉鳴無惡聲也  
 三 破葉之竭其鳴嗥嗥嗥鳥之招聲致殃也  
 四 空谷來風有聲颯颯有聲颯颯匪求之也  
 五 鬼嘯梁上弗見其象弗見其象無實也也  
 六 非雷非霆四方是聞雷者思亨求自奮也  
 上 金聲玉振始終惟令始終惟令不凌治也

十興  
 初 選馬修輿講道徐驅送馬修輿審所寄也  
 二 大饗無饗楨木無工大饗無饗力不副也  
 三 有初無終表其故宮志也  
 四 病危得醫器微得極病危得醫佐以明也  
 五 櫛有栝或為棟材栝為棟材材異也  
 六 茨出于灰可以茨茨也

宋元學案卷八  
 王

十痛  
 初 外強中憊恃而不戒外強中憊所從也  
 二 祛寒得熱金石之孽孽寒得熱失中節也  
 三 齒拔兒傷治體得亡治體得亡其醫庸也  
 四 固本以靜防微以慎天不能病自治詳也  
 五 弗益弗擊輔根引日輔根引日未失也也  
 六 其亡其亡剝番其方其亡其亡戒慎不敗也  
 上 醫用其良醫膏肓之疾不可如何也  
 初 鳴鳴于林稅衣絮衾鳴鳴絮衾宜早防也  
 二 微子前見商祀不殄微子之祀重存商也  
 初 泯滅也焚出于灰燼也  
 二 微子前見商祀不殄微子之祀重存商也

宋元學案卷八

王



之則易是故周之興也十五王而不足及  
其滅也一衰如而有  
餘可不戒哉可不懼  
哉

三 終自寶亡乃生少康夏之不振得少康  
四 躬頓血絕廟夷隴滅躬頓血絕滅可傷  
五 奕志蹙躬惟運之從奕志蹙躬無以攘  
六 水厥其原木則其根水厥其原何可長  
上 前車已覆瞻彼社屋前車之覆後所懲

丁造  
造始也雲雷方屯開  
乾闢坤肇有父子始  
立君臣倡之者聖和  
之者賢為之者人成  
之者天

初 大虛測冥開乾坤萬有成敘人所為  
二 舜禹之禪湯武之戰天心人願非利之  
三 用不擇術功借惡積成難毀疾不由德  
四 依仁附義乘時順理能利乎物實自利  
五 彙時度力田作言一規模可則匪自棄  
六 方春不犁泊秋而饑泊秋而饑失時極  
婦子號悲

宋元學案卷八

聖

丁隆  
隆盛也一陽之進必  
盛于夏凡謂隆暑陰  
則生矣一陰之進必  
底于寒是謂隆冬陽  
亦形焉是故王者之  
業必極盈成盈成之  
時必貴持守可不念  
哉

初 立德建名惟天之命立德建名天所命  
上 而贊之成否則禍生也  
初 其憂其勤日昇于雲其憂其勤明日進  
也

二 百體四支勿增勿虧  
三 酒內如陵鐘鼓盈庭  
四 視舟之濶室之用  
五 君子至陰生寒極陽萌小人怙成危禍近  
六 君子畏盈小人怙成也  
上 累土匪易功虧一篑  
初 帳弓之強益漆與膠益漆與膠結以信  
二 心德之離微子去之微子去之視戚離  
三 守業兢兢朝露春水朝露春水雖凝易  
也

散而絕民散而滅  
散而絕民散而滅

四 例原虛庫財散人聚倒原虛庫知所散  
五 盜棄其兵  
六 積沙防水水至沙潰水至沙潰不固結  
上 長夜之宴雖久必散達者先見明始終  
也  
現孔式終天無散  
之餘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  
之餘也功德垂後聖賢之餘也故天地無餘則不能變化矣聖  
賢無餘則光澤不遠矣

齊  
齊中也陰陽不中則物不生血氣不中則體不平剛柔不中則  
德不成寬猛不中則政不行中之用其至矣乎  
張敦實曰五行在天地之間可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以道者  
也故用各有五終于五十五名其修為之序可以治性可以

宋元學案卷八

聖

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故曰行者人之所務  
也繫之辭以明其義用之變以尚其占皆所以前民用也  
又曰律呂之生始于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  
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  
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  
射上生中呂陽六為律陰六為呂以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  
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至  
十二律旋相為宮各以七變而乘之則盡八十四調此聲之  
元五聲之正也至六十律旋相為宮又以七變而乘之則變  
盡周期各統一日盡三百六十四變于游虛之中始于亥之  
初終于散之上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其用大



矣

宋元學案卷八

圭

命圖	吉	臧	平	否	凶
哀六	四	二	五	三	
柔五	四	三	六	二	
剛四	六	五	二	三	
雍三	二	五	六	四	
昧二	四	五	六	三	
昭六	四	二	五	三	
容五	四	三	六	二	
言四	六	五	二	三	
慮三	二	五	六	四	

聆二

宋元學案卷八

美

考六	四	二	五	三	
續二	四	五	六	三	
曜三	二	五	六	四	
偶四	六	五	二	三	
特五	四	三	六	二	
夏六	四	二	五	三	
詰二	四	五	六	三	
忱三	二	五	六	四	
宜四	六	五	二	三	
初五	四	三	六	二	
姦六	四	二	五	三	
安二	四	五	六	三	
庸三	二	五	六	四	
御四	六	五	二	三	
壽五	四	三	六	二	
耽六	四	二	五	三	
權二	四	五	六	三	
得三	二	五	六	四	
濟四	六	五	二	三	
錄五	四	三	六	二	
覲六	四	二	五	三	
聆二	四	五	六	三	



范五	四	三	六	二	
徒四	六	五	二	三	
醜三	二	五	六	四	
隸二	四	五	六	三	
林六	四	二	五	三	
禮五	四	三	六	二	
準四	六	五	二	三	
資三	二	五	六	四	
寶二	四	五	六	三	
咸六	四	二	五	三	
敦五	四	三	六	二	
父四	六	五	二	三	
續三	二	五	六	四	
育二	四	五	六	三	
聲六	四	二	五	三	
興五	四	三	六	二	
痛四	六	五	二	三	
混三	二	五	六	四	
造二	四	五	六	三	
隆六	四	二	五	三	
散五	四	三	六	二	

宋元學案卷八

毛

元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

張敦實曰命者時之所遇也吉凶否臧雖惟命所遇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以其禍福之未定則稽疑之占不可後也茲所占者自哀至散五十二名以二三四五六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之所遇而決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然後可以觀變而避就也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于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劫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著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

宋元學案卷八

天

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于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順不筮不獨不筮不誠不筮必筮必誠神靈是聽

張敦實曰虛數七十有五其用七十分二挂一揲之以十先左後右徐觀其餘以命卦名分客主而定陰陽且如哀之一卦一爲主二爲客左揲先餘一右揲後餘二是先主後客者陽若左揲先餘二右揲後餘一是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如哀之六吉三凶不易也陰則用其幽與顯戾也如哀之六吉當爲凶三凶當爲吉也假如元一泰二容三徒四齊五



生數純者不可分陰陽當置右而揲左造丁考丁壽丁又丁  
一續十成數純者亦不可分陰陽當置左而揲右皆揲之以七  
以所揲之餘觀其吉凶臧否平爾

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瓶而況虛乎其棄必矣然于雲曰  
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吾于于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  
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張敦實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爲道太極元氣  
函三爲一行而伸之是謂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  
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以溫公平生  
著述論之其考前古興衰之迹作爲通鑑自潛虛視之則筆  
學也留心太玄三十年既集諸說而爲註又作潛虛之書自

宋元學案卷八

元

通鑑視之則心學也今世于筆力之所及者家傳人誦至于  
心思之所及則見者不傳傳者不習道極于微妙而不見于  
日用之閒亦何貴乎道哉是故易所謂人道不過乎仁義玄  
所謂大訓不過乎忠孝虛所謂人務不過乎五十五行仰而  
推之以配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不能越一度以周天人不能  
越一行以全德茲又述作之深意也學者盍以是求之

附錄

范純甫言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  
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  
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  
齋記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  
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閒人所難言者 行狀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詒曰司馬中丞今爲何  
官詒曰爲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爲中丞邪問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  
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  
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並口錄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  
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  
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  
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  
及須求之古人 魏公語錄

宋元學案卷八

手

蒲宗孟論人才及司馬光神宗曰未論別者卽辭樞密一節自  
朕卽位以來唯見此人靈武失利當守慟哭歎曰誰爲朕言此  
者唯公著曾數爲朕告用兵非好事及求宮寮曰莫如司馬光  
呂公著二人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溫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眞小人在清要  
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  
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  
行之仁者守之溫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  
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



賈制公者雖悔之無及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洛俗春日放園園丁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丁呂直納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餘十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口公所不受十千也並元城語錄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畱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之龍門涉伊水至香山

宋元學案卷八

三

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並言行錄

程氏遺書曰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人盡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劉元城曰熙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爾黨大意以富民與貧民鄰居為喻

又曰金陵以兩府啗溫公不可臺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霍光事神廟曰司馬光豈有此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廟任養成就之

力

又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間伴門延入李清臣鄧溫伯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平昔溫公為相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生民之患如拯溺救焚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

陳忠肅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又答楊游二公書曰司馬文正公最與康節善然未嘗及先天學蓋其學同而不同

汪玉山與何運使書曰溫公有補文中子傳一卷比方得之其所去取畧盡矣此外如所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為可笑論

宋元學案卷八

三

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為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者哉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泊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又曰嘗得溫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六二之中其後關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然無以別其真偽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劉漫堂廡城學記曰溫公之學始于不妄語而成于腳踏實地  
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  
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  
之謂哉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爲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爲孔文子之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  
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  
立言之難

凍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 別爲百源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顛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凍水學侶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穎上令渙之子穎上以剛直不能事上官  
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歐陽兗公與穎上同年進士也高其節嘗  
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先生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  
有言孔子無兄弟者先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先生以春秋禮記對

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主司異之擢爲第一先生強記博聞于書無所不覽精史學司

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先生時爲和川令入贊史館  
凡魏晉以後事尤考證精詳溫公悉委而取決焉與王荆公有  
舊欲引修三司條例先生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  
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荆公怒與之  
絕溫公出知永興軍先生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  
許即官修書溫公判西京御史臺先生奏請詣西京贊修道得

風學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輒編次病亟乃止官至祕  
書丞卒年四十七先生爲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  
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

宋元學案卷八

食借溫公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  
者先生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  
書先生枉道借寬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十國紀年

四十二卷包儀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畧譜各一卷  
通鑑外紀十卷 參史傳

謝山通鑑分修諸子攷曰胡梅綱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

攷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  
所據于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綱之言不然帖曰從  
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  
以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  
出每一事中闕空一行許以備剪黏隋以前與貢父梁以



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  
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迹盡成遺棄也觀  
于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蓋  
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即其平  
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磻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  
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  
推道原之功為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  
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觀  
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  
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實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  
誠多矣

宋元學案卷八

五

附錄

晁景迂與劉壯輿書曰十五六時在淮南立侍先丈之側蒙戒  
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

祖望謹案道原每言荆公面帶妖氣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為非周  
公之完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孟子言諸侯去籍則所傳自  
非完書在慎擇之不可盡以為不然

舍人劉公非先生啟 別見廬陵學案

涑水同調

中丞呂獻可先生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正惠公端之孫也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

陽性沈厚不妄交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進士及第累官權御  
史中丞是時王荆公以侍臣棄官家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  
少倫天子引參大政眾皆喜于得人先生獨以為不然曰安石  
好執偏見天下必受其禍眾莫不怪之居無何荆公恃其材棄  
眾任己厭常為苛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  
多非其人天下大失望先生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  
且曰悞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廊廟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先生執之愈堅乃罷中丞  
出知鄧州先生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及荆公行新法  
司馬溫公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瞑溫公往視之先生張  
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參溫公傳家集

宋元學案卷八

美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並為范呂諸儒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懿簡趙先生瞻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朮城人徙鳳翔之蓋屋元祐三年累擢  
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先生寬仁愛人色溫氣和人以為  
長者紹聖中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須城人徙居濟源先生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  
厚寡言過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



言不復有矜異色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宣仁后謂  
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  
遂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  
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  
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  
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同上

溫靖孫先生固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  
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先生宅心誠粹不喜矯兀  
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嘗曰人當以  
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

宋元學案卷八

卷八

不盡矣傳獻簡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  
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  
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先生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轉洪洞令有善政神宗  
時以司馬溫公薦召至訪以御過之術哲宗立累改集賢殿修  
撰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復舊職先生自爲小官沈晦自匿未  
嘗私謁執政同上

涑水家學

諫議司馬先生康

司馬康字公休溫公子也宋濂案溫公無子以族人子幼端謹

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溫公

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

溫公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先生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

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

遷校書郎溫公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

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早暵

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願及今秋

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于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

鄉里豐穰乃還本土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

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

宋元學案卷八

卷八

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

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于書

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

以進先生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

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

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亮積老矣鄉民間之往告曰百姓受

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

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于家市

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先生爲人廉潔口不言財

初溫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先生以費皆官給辭

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約之乃止參史傳



楮林謹案溫公令先生從學于范華陽詳見謝山所作正獻傳

附錄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公休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縣令司馬先生宏

司馬宏文正兄伯康之子也官陳留令紹聖黨事起以上書論辯得罪參史傳

司馬先生植別見百源學案

忠潔司馬先生朴

宋元學案卷八

美

司馬朴字文季文正從孫陳留令宏之子少育于外祖范忠宣公忠宣責汴州疾失明客至必令先生導以見時方七歲進退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忠宣遺恩為官父死徒跣負柩還闕晉寧參軍入為虞部員外郎都城陷欽宗以為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後王倫使還言金命先生為行臺左丞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贈兵部尚書諡曰忠潔參史傳

司馬先生通國

司馬通國忠潔之子也忠潔使金金授以尚書左丞不屈然猶縱其出入而生先生名通國字武子取蘇武之意也先生有大志結北方之豪韓玉欲舉事紹興初玉南歸授江淮督府計議官玉兄麟尚在北張忠獻公因遣張蚪侯澤密往大梁結之并

致意先生次年復遣使行至亳州邏者得之先生同謀三百餘口俱死時金太子以都元帥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將以三月十六日受任先生謀帥壯士劫之既得則舉事結約者三萬餘人而先五日事已洩忠獻欲待入朝為請卹會罷不果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別為元城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

歐陽中立袁州人初試部郎上書言新法不便以司馬溫公門下坐廢遂不復起卒弟子私諡節孝先生參江西人物志

宋元學案卷八

罕

別駕樊先生資深

樊資深字逢源溫文正公弟子也皇祐制科入仕累官潞州別駕剛介博洽居家力行任卹之惠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尹材字處初洛人和靖之叔嘗遊溫公康節之門溫公入相先生以遺逸薦為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謹案此傳蓋自和靖學案和靖傳中節錄為傳故于彼傳刪去溫公入相以下二十餘字

教授張先生雲卿

張雲卿字伯紀洛陽人也學問該洽于經書無不讀時洛中三



處士田述古明之尹材處初與先生也司馬溫公居洛訪士于  
康節以三人對已而田尹皆得遊溫公之門先生未見康節以  
問溫公曰田尹之賢信如先生言張君則或傳其旅殯父棺于  
和州而久不省故未敢與見康節歎曰張君孝子也其父以請  
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奉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為  
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為和州之行當數月罷俸則  
母饑矣故不往也溫公悵然曰光幾誤聽于是先生得見溫公  
未幾先生母死徒步至和迎父柩歸葬焉溫公入相田尹以遺  
逸先生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世以康節能成人文潞公之在  
洛也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必多從先生質之

李先生陶

宋元學案卷八

學

李陶字唐父蜀人待制大臨子從司馬公于洛當時大老皆喜  
之在錢塘東坡送之詩云忠文文正二大老蘇李廣平三舍人  
喜見通家賢子弟因言得邑少風塵其趣遠矣參氏族譜

梓材謹案泰山學案馮信道傳稱先生學于溫公最賢而  
通經是先生固澗水高第也

邢先生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先生師德

別見百源學案

一忠肅陳了翁先生確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一監稅唐先生廣仁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

黃隱字從善初名降莆田人第進士甲科元豐中侍御史召對

神宗問以學術時尊尚王氏而先生以司馬溫公對不稱旨元  
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為呂陶等所  
攻出守泗州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  
靖康初追贈直龍圖閣

梓材謹案謝山結琦亭集外編有記制公三經新義篇言  
及先生焚書事詳見九十八卷新學案

道原家學

宣教劉漫翁先生義仲

劉義仲字壯與筠州人道原之子也幼敏慧博洽嘗摘歐陽公  
五代史誤作糾繆司馬溫公以其父有修通鑑功乞蔭其子補  
郊社齋郎清介有父風歷鉅野德安簿政和間以蔡京薦召為  
宣教郎編修官至京師絕不造謁一人昌言曰吾但知天子有

宋元學案卷八

學

命不知有薦我者竟棄官歸廬山自號漫浪翁參江右人物志

孫氏家學

學士孫先生朴

孫朴字元忠呂正獻所薦館職也嘗對榮陽公譏笑程正叔公  
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忠  
釋然心服不敢復議正叔蓋其服義亦少有也

梓材謹案先生為溫靖長子由榮陽學案榮陽公說移為  
之傳又案厚德錄載其官學士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開事  
與此畧同

尹氏家學

肅公尹和靖先生惇  
別為和靖學案

澗水續傳



隱君陸道鄉先生贊

陸賀字道鄉金溪人生於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梭山復齋象山其最著者也 參象山文集

獻靖朱章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文簡李巽巖先生齋

李巽字仁甫丹稜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以餘暇力學先生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披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溫公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歷權

宋元學案卷八

器

禮部侍郎請正太祖東轡之位駕幸太學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劫祿議不叶止黜王而己真拜侍郎兼工部出知常德遂寧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先生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進敷文閣待制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為史官淳熙十一年乞致仕病革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贈光祿大夫先生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柏當路槍死始聞于朝既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宣公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

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水心以為春秋以後縱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

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考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彙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條

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

鎮年表首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

為四十一卷益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 參史傳

黃氏續傳

侍郎黃先生齋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隱之曾孫乾道間進士選太常博士輪對

稱旨進祕書郎尋除兩浙轉運副使時毘陵民饑取糶批雜草

根為食郡縣不以聞先生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濟之全

活甚眾仕至權兵部侍郎 參姓譜

道鄉家學

從政陸先生九思

陸九思字子彙梭山長兄也預鄉舉封從政郎有家問朱子為

之序梭山撰行狀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

舉為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感勸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

理無一毫勉强飾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回不

能釋手云 參象山年譜

修職陸庸齋先生九臯

陸九臯字子昭梭山第三兄少力學文行俱優預鄉舉晚得官



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先生率諸弟講學從遊者多有聞管  
名其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卒年六十七象山表其  
墓稱先生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  
章句猶有未安于是自爲次序著有文集參象山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率諸弟講學是三陸之學固皆導于先生也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部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並爲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巽巖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直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

聖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終

百源學案表

邵雍弟睦

祖德新

父古  
附師李之才  
涑水講友

子伯溫

孫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趙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植

王豫

張晦並爲王張諸儒學案

呂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頴別爲劉李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之十表

周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張雲卿並見涑水學案

又九人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牛師德子思純

劉衡

蔡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湜



張行成 別為張祝諸儒學案  
並百源續傳

富弼 別見高平學案

程珦 別見濂溪學案

並百源講友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程顥 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並百源學侶

宋元學案卷九之十表

二

宋元學案卷九

徐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百源學案上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

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

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 梓材案盧氏藏底作康

業本傳堯夫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明道先生誌墓云

涑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雅 祖德新父古附印李之才

宋元學案卷九

一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

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先生幼從父遷河南 要案明道

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 即日幼從父遷河南蓋誤 堯夫先生墓云

必可致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

勵者有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

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而始還時北海李之才攝其城

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

得蓬篚褰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富鄭公

司馬溫公呂申公退居洛中為市園宅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

任意所適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曰吾家先

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羣居燕



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于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嘉祐中詔舉遺逸雷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先生不赴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瀕州團練推官皆三辭而後受命終不之官新法作仕州縣者皆欲解綬而去先生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政富公憂之先生曰二人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先是于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曰不二年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其故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至是其言乃驗疾革謂司馬公曰

宋元學案卷九

試與觀化一遭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爾橫渠問疾論命先生曰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伊川問從此示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先生居內寢議事者在外甚遠皆能聞之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公欲葬我近地不可當從先塋爾墓誌必以屬吾伯溫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子為銘其墓

宋元學案卷九

先生自序其履歷甚詳臨別屬之曰願足下異日無忘此言葬受而疑之所謂不忘者亦何事耶後二十年葬入太常為博士

當作謚議方知先生所屬者在是也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百家謹案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顯致其初先天卦圖傳自陳搏搏以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願先生之教雖受于之才其學實本于自得始學于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凡數年大名王豫嘗于雪中深夜訪之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即其前知亦非術數比明道嘗謂先生振古之豪傑又曰內聖

宋元學案卷九

外王之道也有問朱子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答曰他是甚麼樣工夫又有問朱子學者有厭拘檢樂放舒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為人何如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襟中這箇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敢復如此

觀物內篇

百家謹案先生觀物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自著外篇門弟子所記述內篇註釋先生子伯溫也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



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與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天之士不見而為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或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

宋元學案卷九

四

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于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

所主其歸則一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為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于天而為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于地而為

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于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于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是以而為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白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

宋元學案卷九

五

之天地之用

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水氣所化火為風火氣所化土為露土氣所化石為雷石氣所化四者兩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為霖霖者雨之積也火雨則為霧霧者水之蒸也土雨則為膏膏者土之潤也石雨則為石石者土之堅也為苦苦者土之燥也為暴暴者土之烈也為霖霖者雨之積也為霧霧者水之蒸也為膏膏者土之潤也為石石者土之堅也為苦苦者土之燥也為暴暴者土之烈也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



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宋元學案卷九

六

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于天矣天之道盡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聖人夫昊天之道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道盡于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孔子贊易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

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且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閉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曰子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宋元學案卷九

七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矣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難其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



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  
那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  
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  
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  
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  
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  
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必入于義也  
尚言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那是知言之于  
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  
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

宋元學案卷九

八

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  
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  
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人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  
于由道則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之于事矣如  
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  
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  
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  
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  
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  
可知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  
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  
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  
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  
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  
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二元之運三元之運三元之運四  
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  
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  
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  
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  
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  
六萬二千四百

宋元學案卷九

九

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  
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  
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數  
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  
為會星為運辰為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  
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  
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



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閒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虛之說不著于書使人得而求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

宋元學案卷九

十

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倡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倡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大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

宋元學案卷九

十一

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于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謂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謂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



十有四謂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  
 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謂三十二陽卦  
 之策數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謂三  
 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  
 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  
 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體者也兩風露雷者化乎走飛  
 草木者也性情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  
 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  
 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  
 也

宋元學案卷九

三

觀物外篇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為體陰以陽為性動者性也  
 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  
 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  
 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  
 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陽能知而陰不能知  
 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  
 也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偏  
 而常居者為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  
 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于下而陰生于上是  
 以萬物皆反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

無窮也

天地之本共起于中平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大地  
 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  
 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  
 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  
 君得臣而萬物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  
 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堯之前先  
 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宋元學案卷九

三

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

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

鷹鷂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

之數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皆橫生橫者為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

生縱者為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木上而列宿下而山川莫不

皆然至于人亦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于萬物為最

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出也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

宋元學案卷九

西

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張嶠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蒙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電火雷爐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數出于理違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于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神棲于日人之神發于目人之神滯則棲心寐則棲腎所

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熱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熱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宋元學案卷九

五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鮑時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慮不能無差今之學慮者但知慮法不知慮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布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慮法楊雄知慮法又知慮理

百家謹案細觀太玄子雲便未即知慮理

學不至于樂不可謂之學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



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闢之于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闡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情性神而情鬼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形可分神不可分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則失理而入于術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



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于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太羹可和元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漁樵問答

百家謹案黃氏日鈔云伊川至論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為康節書者不知何為亦勦入其中近世昭德先

宋元學案卷九

六

生晁氏讀書記疑此書為康節子伯溫所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語為先儒所取餘多膚淺子文得家庭之說而附益之明矣今去其問答浮詞并與觀物篇重出者存其略焉

祖望謹案晁氏但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是蓋疑詞而亦未嘗竟以為伯溫作也但劉左史安節集中亦載此篇而頗略則更可怪左史未必為此文也

漁者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

樵者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眾妙之道備于神

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漁者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閒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

宋元學案卷九

九

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閒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邪求之而可得邪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禱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于其閒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



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有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為分何為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

宋元學案卷九

辛

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以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年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

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之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臙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八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人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

宋元學案卷九

辛

者日之形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形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世治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眾篤實鮮不成事



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所不能而皆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借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宋元學案卷九

圭

宋元學案卷九終

宋元學案卷十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百源學案下

先天卦位圖

八卦次序之圖



宋元學案卷十

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也

啟蒙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圖書則奇耦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二畫者四是為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三畫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



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正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大傳所謂八卦成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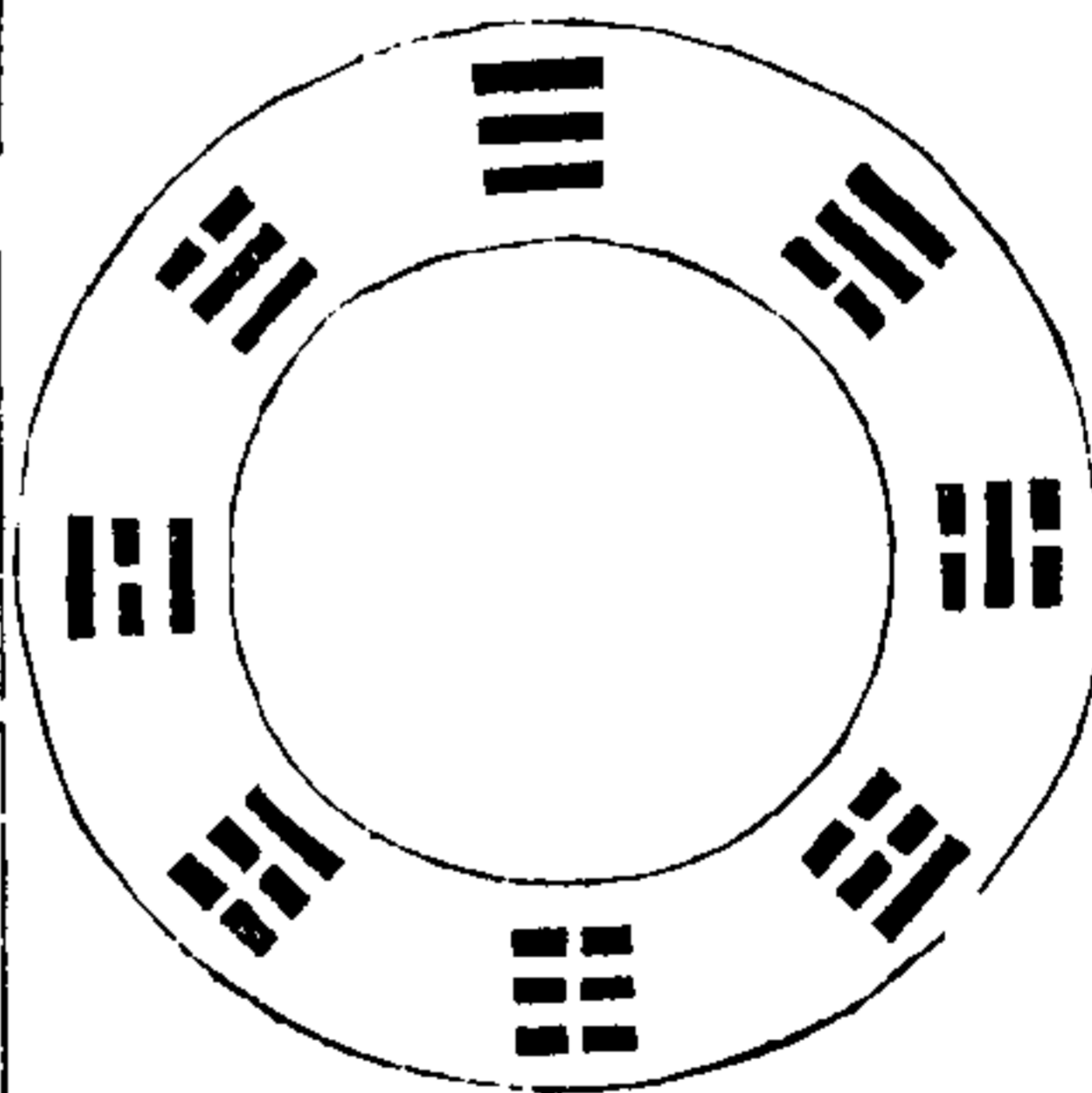
百家謹案大傳包犧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于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至于河圖自漢以來未有定說孔安國劉歆以八卦為河圖洪範本文為洛書鄭康成依緯書則云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其一六居下之圖皆以為天地之數初未嘗以此為河圖也至劉牧謂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亦以今之洛書為河圖河圖為洛書而朱子始反置之作啟蒙說詳先遺獻象數論中據啟蒙以圖中虛五與十為太極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奇

宋元學案卷十

二

耦數各二十為兩儀以一二三四為合五而成六七八九為四象折四方之合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為兌震巽艮并牽扯洛書入之以傳會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文而蔡氏謂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圖者伏羲之所由以畫卦書者大禹之所由以行疇也其實八卦與河圖不相黏合即朱子自于原象篇云惟皇太昊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其感興篇又云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人文已宣朗其附錄語又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據此殆亦自悟啟蒙之

失矣 八卦方位之圖



此明伏羲八卦也又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方位

宋元學案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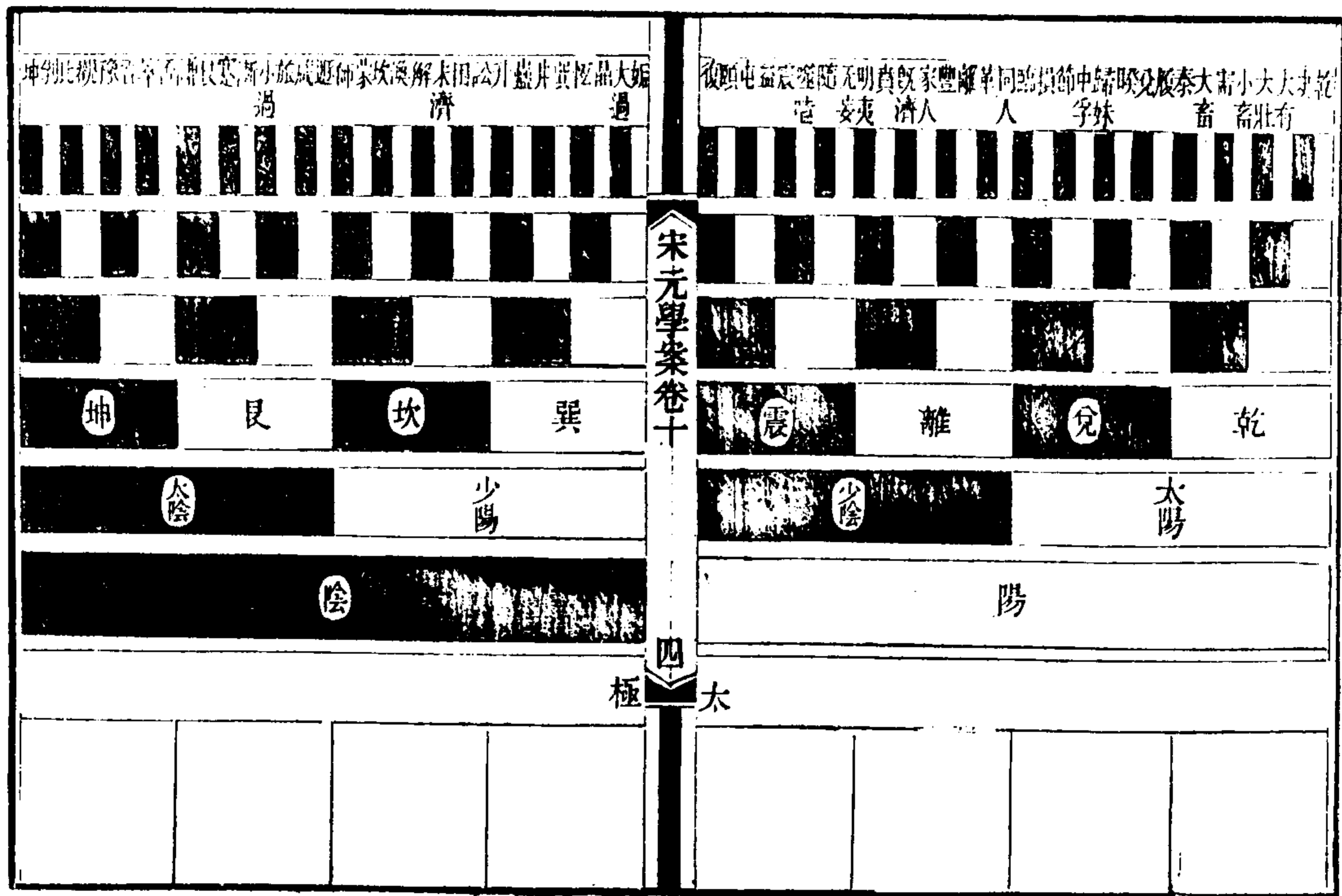
三

做此

八卦相錯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

胡庭芳曰伏羲八卦方位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于東月生于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八卦之在橫圖則首乾次兌離震巽坎艮坤是為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圓圖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為運行之序 六十四卦次序之圖





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

啟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邵子所謂八分

爲十六也是子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

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

十二也是子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

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畫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

十四也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大傳謂因而重之者此也自

此以上又各生一奇一耦以至爲十二畫成四千九十六卦

此卽焦贛易林卦變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

百家謹案此邵子所謂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橫圖也下三

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

宋元學案卷十

五

各衍而爲八也朱子本義于橫圖用黑白以別陰陽爻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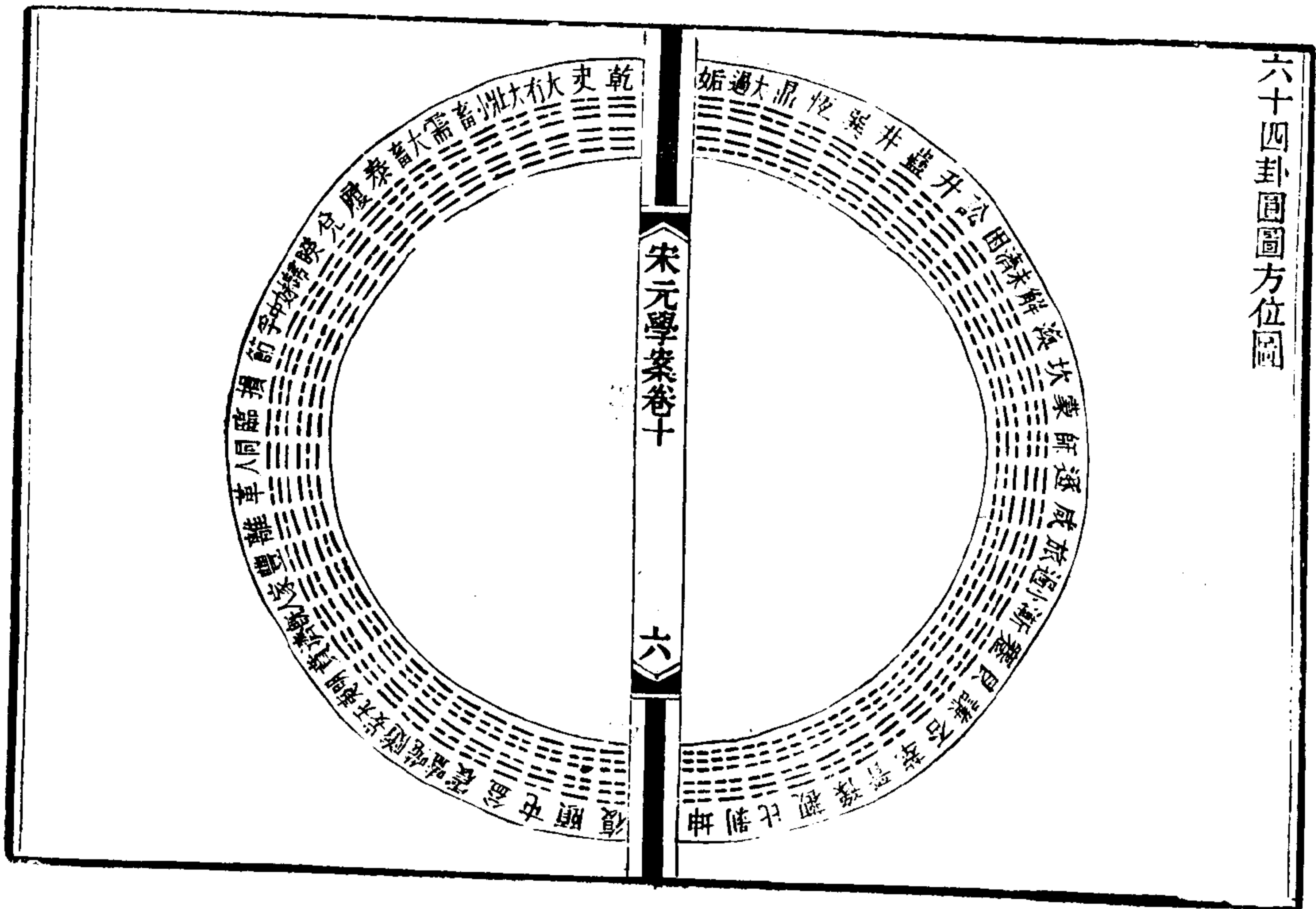
其答袁樞有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但以奇耦爲之終不

粲然今欲易曉固不若黑白之了了心目閉也圓圖卽以

此序規而圓之方圖以此割而疊之



六十四卦圖方位圖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乾以分之坤以合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  
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  
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  
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于復而  
陰起于姤也自姤至坤為陰含陽自復至乾為陽分陰坤復之  
間為無極自坤反姤為無極之前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  
分為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

宋元學案卷十

七

行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  
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震  
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  
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此以內八卦言也若以外八卦推  
之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逆  
行而至于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上而下亦陽在陰中陽逆行  
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逆  
行而至于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  
也左方外卦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于乾之三  
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



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于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  
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  
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為順若反居其位則陽自上而下  
陰自下而上皆為逆

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  
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喻之者陰陽之  
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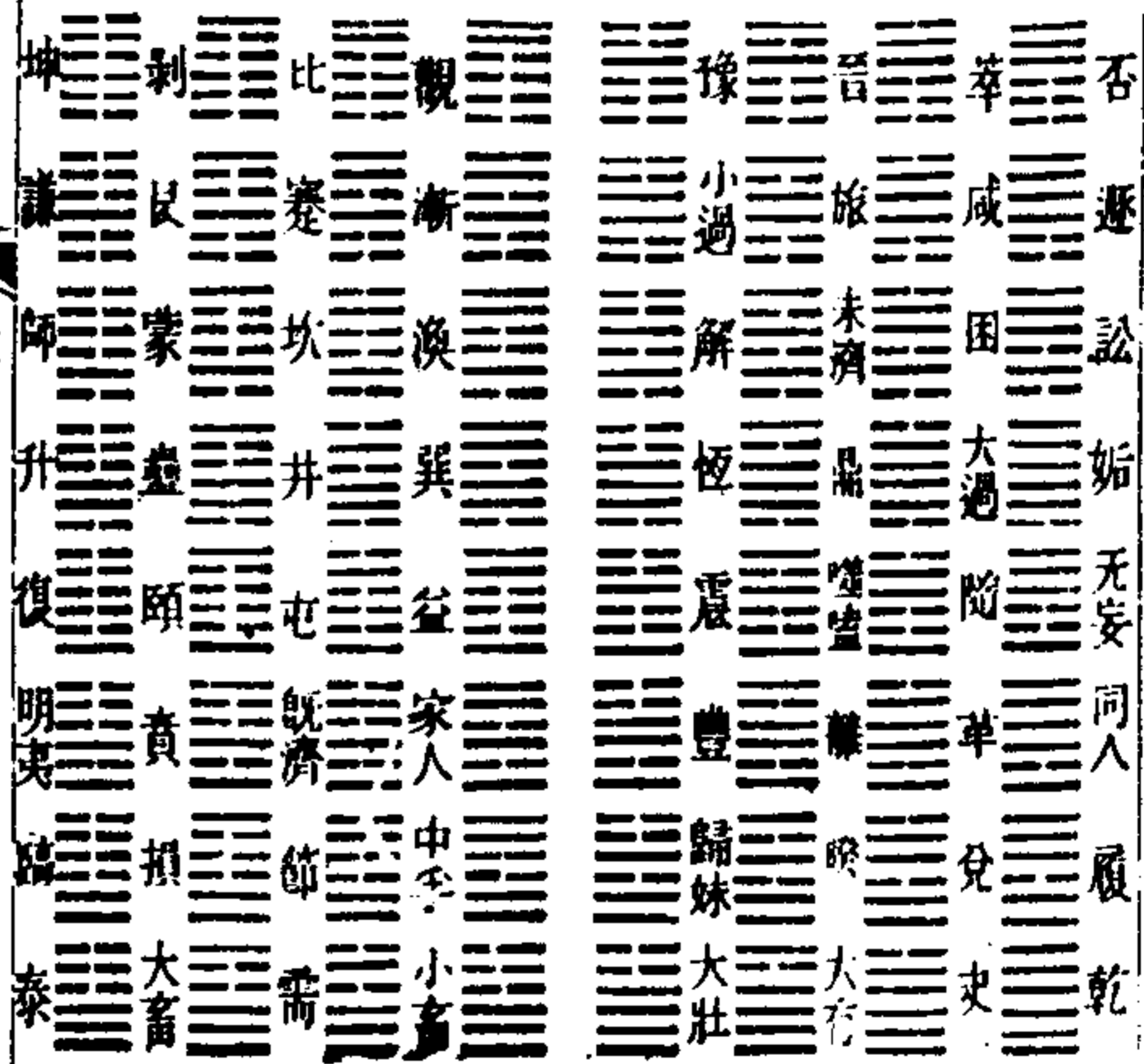
百家謹案邵子之說以得半為中又不敢至于已半而以  
將半為中也朱子謂邵子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

宋元學案卷十

八

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以  
漸趨于衰也如見花方倍蕾則謂其盛既開則謂其衰其  
理不過如此

方圖四分四層圖



宋元學案卷十

九

方圖中起震巽之一陰一陽然後有坎離艮兌之二陰二陽後  
成乾坤之三陽三陰其序皆自內而外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  
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坎離有水火不  
相射之象坎離之外二十卦縱橫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兌  
之外二十八卦縱橫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而十二而二十  
而二十八皆有隔八相生之妙以交股言則乾坤否泰也兌艮  
成損也坎離既未濟也震巽恆益也為四層之四隅

朱子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  
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  
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

程道大曰邵子謂圖皆從中起此皆字兼方圓圖而言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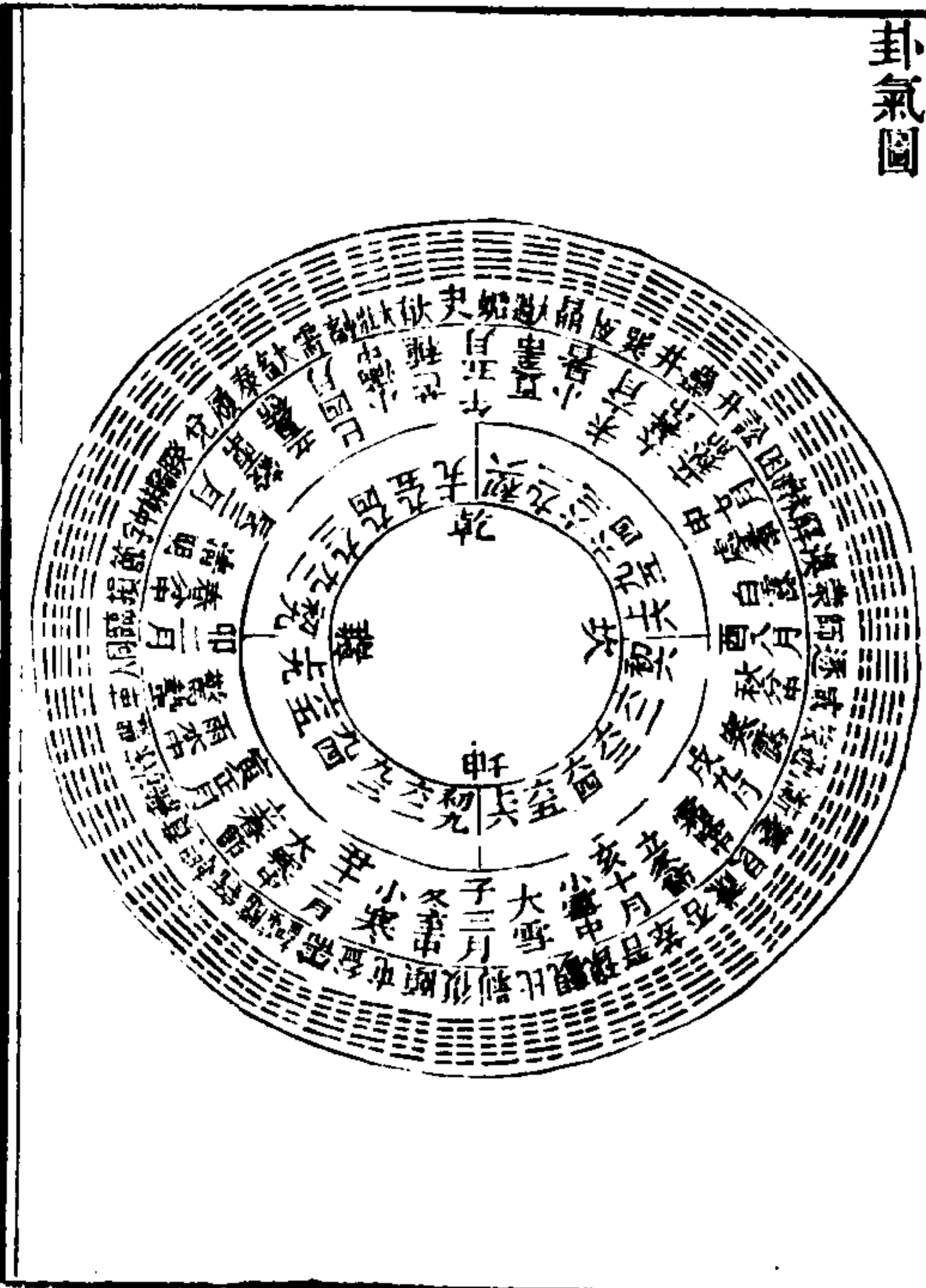
定位圖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圓圖乾坤當南北之中艮居坤之右兌居乾之左為山澤通氣震居坤之左巽居乾之右為雷風相薄坎居正西離居正東為水火不相射是圓圖起南北之中而分于東西也方圖震巽當圖之中故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坎次巽離次震故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次坎兌次離故曰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次兌坤次艮故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方圖起圖之中而達乎西北東南也故曰皆從中起

百家謹案方圖不過以前大橫圖分為八節自下而上疊成八層第一層即橫圖自乾至泰八卦第二層即橫圖自臨至履八卦以至第八層即橫圖自否至坤八卦也

宋元學案卷十

十

卦氣圖



發微曰邵子先天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為四中二分當之寅申巳亥為四孟四立當之。邵子以六十四卦分二十四氣每月二氣氣有在月初者有在月半者惟二至二分則日在中故乾坤坎離當上下左右之中其實于中亦得半故以冬至子之半一例明之。冬至日與天會月與地會為復天地皆在坤故坤不用春分日在卯為大壯日月皆入離故離不用夏至日與天遇月與地遇為姤天地皆在乾故乾不用秋分日在酉為觀日月皆入坎故坎不用

胡玉齋曰當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依先天卦圖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

宋元學案卷十

十

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為芒種午之初至乾末交夏至為午之半此左方陽儀三十二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恆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末交冬至為子之半此右方陰儀三十二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計兩卦餘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合為六十四卦以卦配氣



者如此

周一敬曰邵子詩云冬至于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明乎氣無中歇但有動靜屈伸幾希可會耳一歲之元以此為根今第取每歲冬至之日視屬何甲甲屬何干何支即擬此干支為一歲之冬至矣再視此日冬至確屬何時即擬此時為天心乍轉定為復卦矣自此復之一刻積而引之五日為候或十日或十五日為一氣之節逐時逐日敘而數之或為甲子或為乙丑本日所值之干支即占者所值之卦爻也凡干支之一日即卦中之一畫以畫配日毫不得謬于是以干支詳理氣之盛衰以卦爻詳理氣之當否理貞者吉不貞者凶氣舒者昌氣促者掩數長者福數盡者運

宋元學案卷十

三

消息盈虛歸于太極萬物萬事莫能遁矣○如今年歲在辛巳筮者于六月朔問焉其日在乙巳則冬至當在庚辰歲戊子月九日丙戌之辰時矣由丙戌日之辰時而順數之至辛巳歲六月之朔適得二百日因就復之初爻順數之遞頤而屯而益以至姤之上及大過初適得二百爻在姤過乘承之候其節氣為小暑矣視所值為姤之上卯則日為甲辰于冬至丙戌干為生而支為沖姤上角剛喜觸黨助皆剛无處靜之德五月木盛陽氣將窮正乾盡午中時也視所值者其大過之初卯則日為乙巳于冬至丙戌干既逢生支又助旺初爻白茅无咎慎德載物濟事有人正月木盛而藉之用茅又在陰候得時得朋有才有器者也消息盈虛理正如此總之

視冬至之日時以順數節氣配分卦盡無不應者在學者神而明之耳

百家謹案康節卦氣圖卦主六日七分亦京房日法也而用先天圖六十四卦以分布氣候去乾坤坎離四正卦以主二至二分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去四卦二十四爻以一爻當一日恰合當期之三百六十日朱子謂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康節謂楊雄知應法又知應理又曰楊子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然今觀太玄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亦便未可謂知應理見天地之心者也康節先天卦位崇奉之者莫如朱子至舉其圖架于文王周公孔子之上然而辯之者亦不少茲畧採辯圖之說于後

宋元學案卷十

三

以俟千秋論定焉

附先天圖辯

歸震川曰易圖邵子之學也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稽近取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死生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耦之類人人自以為易要之皆可以言易也易不離乎象數象數之變至于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此聖者之作也苟推而衍之者為變此明者之述也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



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  
今所謂易圖者列橫圖于前又規而圓之左順右逆以象天  
填而方之交加八卦以象地謂出于伏羲太古無言之數何  
若是紛紜邪大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圓  
可方一域于圓方之形則局矣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  
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  
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得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聖  
人然不可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  
也○或曰邵子所據大傳之文也大傳易有太極節先天卦  
序也天地定位章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節文王卦位也曰  
此邵子謂之云爾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

宋元學案卷十

西

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天地也山澤也雷風  
水火也八者不求爲耦而不能不爲耦者也帝之出入傳固  
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則東南西北繫是焉  
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總之圖與傳雖無乖刺然必因  
傳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

附梨洲易學象數論論先天圖曰邵子先天橫圖次序以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爲據黃東發言  
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有之否邪某  
則據易之生兩生四生八而後知橫圖之非也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所謂一陰一陽者是也其一陽也已括一百九十二  
爻之奇其一陰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耦以三百八十四

畫爲兩儀非以兩畫爲兩儀也若如朱子以第一爻而言則  
一陰一陽之所生者各止三十二爻而初爻以上之奇耦又  
待此三十二爻以生陰陽者氣也爻者質也一落于爻已有  
定位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兩儀生四象所謂老陽老陰少  
陽少陰是也乾爲老陽坤爲老陰震坎艮爲少陽巽離兌爲  
少陰三奇三者老陽之象三耦三者老陰之象一奇二耦三  
三三者少陽之象一耦二奇三三三者少陰之象是三畫八  
卦卽四象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以象告此質  
之經文而無疑者也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曰家者言  
乎象者也今觀家傳必發明二卦之德則象之爲三畫八卦  
明矣是故四象之中以一卦爲一象者乾坤是也以三卦爲

宋元學案卷十

五

一象者震坎艮與巽離兌是也必如康節均二卦爲一象乾  
離坎坤于四象之位得矣兌之爲老陽震之爲少陰巽之爲  
少陽艮之爲老陰無乃雜而越乎易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艮震之爲陽卦巽兌之爲陰卦可無疑矣反而置之明背經  
文而學者不以爲非何也至于八卦次序乾坤震巽坎離艮  
兌其在說卦者亦可據矣而易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以緣飾圖之左陰右陽學者信經文乎信傳  
注乎四象生八卦者周禮太卜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占人  
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則六十四卦統言之皆謂之八卦也蓋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舉貞可以該悔舉乾之貞而坤乾震乾  
巽乾坎乾離乾艮乾兌乾該之矣以下七卦皆然證之于易



曰八卦定吉凶若三畫之八卦吉凶何從定乎曰包犧氏始作八卦其下文自益至史所取之十卦已在其中則八卦之該六十四卦亦明矣由是言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全體而見蓋細推八卦卽六十四卦之中皆有兩儀四象之理而兩儀四象初不盡于卦之外也其言生者卽生生謂易之生非次第而生之謂展節加一倍之法從此章而得實非此章之旨又何待生十六生三十二而後出經文之外也其謂之先天者以此章所生八卦與前章始作八卦其文相合以爲密戲之時止有三畫而無六畫故謂之先天又以己之意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做此章而爲之以補羲皇之闕亦謂之先天不知此章于六十四卦已自全具補之反爲重出

宋元學案卷十

六

易言因而重之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是積累而後成者豈可謂之重乎既不難明背何止如東發言非易之所有

其二曰邵子先天方位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爲據而作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之圖于是爲之說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生之序也震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乾末交夏至故由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生之序也巽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坤末交冬至故由巽至坤皆未生之卦又做此而演

之以爲六十四卦方位夫卦之方位已見帝出乎震一章康節舍其明明可據者而于未嘗言方位者重出之以爲先天是謂非所據而據焉天地定位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未聞南上而北下也山澤通氣山必資乎澤澤必出乎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奚取其相對乎雷風相薄震居東巽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遠之則不能薄矣東北爲寅時方正月豈雷發聲之時邪水火不相射南方炎北方寒猶之冬寒夏熱也離東坎西是指春熱秋寒誰其信之此皆先儒所已言者某則卽以邵子所據者破邵子之說帝出乎震之下文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

宋元學案卷十

七

盛乎艮其次序非卽上文離南坎北之位乎但除乾坤于外耳而繼之以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然則前之天地定位四句正爲離南坎北之方位而言也何所容先天之說雜其中邪且卦爻之言方位者西南皆指坤東北皆指艮南狩南征必爲離山西郊必爲兌使有乾南坤北之位在其先不應卦爻無闕入之者康節所謂已生未生者因攢圖乾一兌二之序乾一兌二之序一人之私言也則左旋右行之說益不足憑耳凡先天四圖其說非盡出自邵子也朱震經筵表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旣旣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故朱子云密戲四圖



其說皆出自邵氏然觀劉牧鈞深索隱圖乾與坤數九也震與巽數九也坎與離艮與兌數皆九也其所謂九數者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則知先天圖之傳不僅邵氏得之也

論天根月窟曰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為天根月窟即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為天根以其為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間為月窟以其為一陰所生之處也程前村直方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是也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是也引爾雅天根氏也長楊賦西壓月窟證之然與康節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之詩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

宋元學案卷十

六

看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為天根五月為月窟其三十六宮凡有六說以八卦言者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序積數為三十六乾一對坤八為九兌二對艮七為九離三對坎六為九震四對巽五為九四九亦為三十六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積數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二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合之為三十六方虛谷曰復起子左得一百八十八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八日一旬為一宮三百六十日為三十六宮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鮑魯齋恂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

六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案諸說雖異其以陽生為天根陰生為月窟無不同也蓋康節之意所謂天根者性也所謂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氏之學也其理為易所無故其數與易無與也

論八卦方位曰離南坎北之位見于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卦畫之時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則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為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于經文曰易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

宋元學案卷十

九

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邪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為寒為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于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時為秋于人為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願未嘗以肅殺為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于中故曰主張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為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為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為既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為既濟故離



南坎北乾生于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于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于寅坎當申交于離故終寅離終于申離當寅交于坎故終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即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于義何居藉變曰再變而後爲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于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在下陽下而交于陰陰上而交于陽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

宋元學案卷十

子

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周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子午冬夏不用卯酉安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歟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羣前曳後始不勝其支離

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附黃晦木宗炎周易象辭先天卦圖釋略曰伏皇以前初無著之方冊代見物理之事伏皇欲以文字教天下傳後世創爲奇耦之畫使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象之在兩闕者煥然移于方冊之上正所謂文字也後聖師其大意變成斜正縱橫之狀而文字日增是卦畫者文字之根原文字者卦畫之支流也八卦者六書之指事象形六十四卦者六書之聲意轉借也爲陳邵之說者視此爲圖以謂不立言語文字使人靜觀以悟其神妙何異云孔孟惡諛墓不爲碑版慎毀譽不爲序記雅頌不爲樂府風人不爲長律短句也造爲文周孔

宋元學案卷十

子

子只從中半說起人至三聖恐無可復加矣何獨于演易贊易不識向上精微僅從中半說起自辰伏皇作易之大道乎有周之時編簡未繁無堆牀插架之部帙吾夫子學易韋絕窮思極其擬議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推原上古探所由來漸及于中古攷其窮變一一著明昭然且畫獨近摛糟魄遺向上根原而不顧乎後此二三十年去古愈遠注經解傳汗牛充棟乃忽遇夫天根月窟與伏皇揖遜于一堂印心于密室就使事事合符吾尚未敢信其必然況乎自相衡決彼此乖舛惟以大言壓人耶試平心靜觀文彖周爻孔翼治亂聖狂經國修身吉凶悔吝揭日月于中天無論智愚賢不肖俱可持可效循道而行外之則治國平天下致斯世于雍熙



內之則窮神知化盡性以至于命陳邵先天方位變亂無稽徒取對待橫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奇耦疊加有何義理有何次序又屈而圓之矯揉造作卦義無取時令不合又交股而方之裝湊安排全昧大道帝王之修齊治平安在聖賢之知天知人安在庸眾之趨吉避凶安在反謂文周孔子所不能窺亦是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之意耳古人命名立意有典有則可觀玩可諷詠今用橫圖方制為名號亦覺俚俗鄙野大非修辭辭文之旨五百年來詩張夏聒令紫色龍聲奪玄黃鐘鼓之席推倒周公孔子壓于其上率天下之人而疑三聖人者非二氏之徒實儒者之徒也作先天諸圖辨

宋元學案卷十

重

辯先天八卦方位圖曰邵堯夫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為先天八卦方位圖其說云天地定位乾南坤北也水火不相射離東坎西也雷風相薄震東北巽西南也山澤通氣艮西北兌東南也夫聖人所謂定位即如首章天高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未可贅以南北也天地之閉山澤最著故次及之言山峻水深形體隔絕其氣則通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未可指為西北東南也雷以宣陽風以盪陰兩相通薄其勢尤盛未可指為東北西南也水寒火熱水溼火燥物性違背非克必爭然相遇又有和合之用不相射害未可誣以東西也八象既出或聯或閒何莫非消息往來之運行豈必取于對待乎故總言八卦相錯謂不止于天地之交山澤之遇雷風

之合水火之重也八象遞加轉展變動則成二篇之易矣明白斬截毫無蕪蔓容我裝湊者其云乾南坤北也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俱因水潤火炎會易交易變其本體故令三乾之中畫損而成三離三坤之中畫塞而成三坎是後天使然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耦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類益其所不足離得故有也如鑿竅喪魄五色五聲五味之類損其所有餘坎去本無也離復反為乾坎復反為坤乃先天之南北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為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坎離不得不就東西坎月也水也生于西方離日也火也出自東方丹家砂火能伏瀆水鉛水結成金液所謂火中水水中金混和結聚此

宋元學案卷十

重

之先後即承上文之變易而言已不若乾坤之確矣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巽居西南震居東北直是無可差排勉強塞責竟無義理可尋緣此四卦不過為丹鼎備員非要道也又水火木金已盡現伏于四正位止云兌澤連接于正南之乾天兩金相倚艮山根種于正北之坤地兩土相附雷發于地風起于天云爾安見其必然而欲以此奪三聖之大道與。附會先天方位者反疑夫子震東兌西為少長相合于正方巽東南艮東北為少長相合于偏方少長之合非其耦必若伏羲八卦以長合長少合少為得其耦豈直卦畫為男女邪父母長中少亦象爾合與耦亦象爾如必曰男女也則震坎艮不宜重巽離兌不宜錯乾坤烏可加諸六子邪固哉其為易



也

辯先天橫圖曰夫子明訓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八卦相錯自有乾坤六子以八卦為主各以八卦加之得三畫即成六畫得八卦即有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之象十六三十二之次第也四畫五畫成何法象雖謂陰陽剛柔不可擬為三才十六三十二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其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貞卦不全其八悔卦無可指名視之若枯枝敗葉無理無義以逐其遞生一奇一耦之說縱其所如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置初無成見于胸中絕無關轄于象數有疑之者則大言以震撼之辭色俱厲以拒絕之使天下盡出于詖淫邪遁之一轍

宋元學案卷十

書

以反攻其父母甚矣儒者之好怪也苟掩卷而思之學易者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一舉而得六爻再舉而得六十四卦明白且簡易直截且神速乎惡用是牽纏羈絆挽之不來卻之不去者為哉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身遠物無不勘厥其情狀體悉其至理若巨若細盡備于胸臆然後宣發于文字豈有漫無成見隨手畫去如小兒之搬棋砌瓦原非心思所主宰又非外緣所感觸待其自成何物然後從而名之夫子所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豈欺我哉夫焦氏易學傳數而不傳理響應于一時聲施于後世者自有變通之妙用分為四千九十六卦實通諸六十四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乾坤還其為乾坤六子還其為六子別卦還其為別卦非層累而

上有七畫八畫以至十二畫之卦也易林一卦中錯綜雜出變動不拘豈一畫止生一奇一耦歷千百而不改如其頑冥不靈者歟兩閉氣化自有贏縮或陰盛陽衰或陽多陰少惡得均分齊一無輕重大小往來消長之異同乎若然則天無氣盈朔虛無晝夜寒燠人無仁暴地無險夷矣若然則人皆一男一女鳥皆一雌一雄獸皆一牡一牡矣若然則續晷斷鶴黔鴉浴鳥五行運氣無偏重之性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理義之所由以立也聽一奇一耦之自為盤旋于教化乎何有于裁成輔相乎何有于易不可為典要乎何有是一定也非易也吾直曰邵氏之易欲求為京焦而力有弗逮也。一奇一耦層累疊加是作易聖人不因天高

宋元學案卷十

書

地厚而定乾坤無取雷風動入而成震巽坎陷離麗未有水火之象艮止兌說不見山澤之形但信手堆砌然後相度揣摩贈以名號自乾至復三十二卦為無母自坤至姤三十二卦為無父山澤未嘗通雷風未嘗薄水火未嘗濟父與少女中女長男同時而產母與少男中男長女同時而育無三畫為卦之限無內外貞悔之序足重半天下首偏銳一隅三十二物聯擊合體上下大小殊絕牽纏桎梏天地不能自有其身雷風水火山澤不能自完其性第一畫貫三十二爻可云廣矣奇道始至坤之半耦遠復至乾之半則挂漏之極也第二畫貫十六爻第三畫貫八爻始有八象吾不知天何私于澤火雷而獨與之同氣何惡于風水山而杳不相蒙也地何



親于山水風何疏于雷火澤親者膠固而無彼此疏者隔塞而不相應求也古今事理惟簡能繁一可役萬故卦止八象爻止六位變變化化運用無窮如必物物皆備始稱大觀則七畫以至十一畫乃魘魘現形無有人道及成十二畫則頭上安頭牀上置牀徒覺壯貌之臃腫取義之贅疣若其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雷露風雨情性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氣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似校說卦為詳密而其偏僻疏罔特甚何天無霜雪雷電虹霓也地無城隍田井海岳都鄙也時無溫和早潦也人無臟腑手足髮膚也無盜賊蠻方也經無禮樂也物無蟲魚也形體之與耳目口鼻又何其重出也即萬舉萬當于

宋元學案卷十

神明化裁引伸觸類之謂何使吾夫子十翼退舍而御行者其宗陳邵之流與

辭圖曰邵氏以震歷離兌乾為順以巽歷坎艮坤為逆順為數往逆為知來則震離兌乾僅能數往不能知來巽坎艮坤職在知來無煩數往夫乾知大始乃統天于知來乎何有豈可但局之數往坤以藏之承天順天成物代終于數往乎何有豈可反以為知來亦不類矣數往順天左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為已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未生之卦已屬鑿空又云易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豈震離兌乾無當于易數而漫列冗員者與聖人知來數往萬理萬物無不兼該非專為四時而設四時節候有治歷

之法千歲日至可坐而定絕無取乎卦氣也今屈橫圖而圓之云乾生子中盡午中坤生午中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皆緣冬至一陽為復遂充類致義之盡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節候然亦須一候得二卦有奇乃為恰合何以條多條少遠不相謀復之至日閉關夫子特舉象之一節若姤為夏至未見明訓未敢信為必然臨泰大壯史乾與遯否觀剝坤之配歲周不克案圖索驥近于類愚矧可牽引六十四卦矯揉誣罔一切不符乎今云冬至復卦一陽生子半閱頤屯益震噬嗑隨无妄明夷賁既濟家人豐離革同人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為十二月已是卯半為春分矣損節中乎歸妹睽兌履泰凡八卦乃得三陽為正月已是巳初為立夏矣大

宋元學案卷十

畜需小畜大壯凡四卦乃得四陽為二月已是巳半為小滿矣大有史止二卦即得五陽為三月已是午初為芒種矣至乾止一卦即得純陽為四月已是午半為夏至矣至姤亦止一卦一陰生午半閱大過鼎恆巽井蠱升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遯凡十七卦始得二陰為六月已是酉半為秋分矣咸旅小過蹇漸艮謙否凡八卦乃得三陰為八月已是亥初為立冬矣萃晉豫觀凡四卦乃得四陰為八月已是亥半為小雪矣比剝止二卦即得五陰為九月已是子初為大雪矣至坤止一卦即得純陰為十月已是子半為冬至矣將六十四卦破碎割裂苦死支吾猶然背畔若此胡見其自然哉若卦畫各義毫無統屬則精微之正論反可姑置者也。何謂已



生未生八卦如此分屬尚有全用乎既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則皆已生矣就彼而言震巽居中有長男代父長女代母為政之象震順天左行自復頤至史乾行三十二卦過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大過至剝坤行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閉氣化轉穀循環無有端緒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即其去而來已在內其去也非泯然而去即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畫界釐然中判其去其來若左右不相連貫者震巽東西背馳亦如人之行路畢竟先有方向然後可揚帆策馬行滕履屨焉得東行者山川原隰歷歷可指而云已生西行者悉濟滂無憑而待行者自為開關乃云未生歟春夏何其逸秋冬何其勞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數自有則俱有焉得震獨據一二三四數往而順巽獨擅五六七八知來而逆且數自一而二三四為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為順自八而七六五為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為逆亦難錯說矣震長男陽也陽主創近乎未生或可云逆而反云順陽而順是不能制義者也巽長女陰也陰主隨近乎已生本可云順而反云逆陰而逆是牝雞司晨者也陰陽順逆一切顛倒矣細心體驗種種可疑

宋元學案卷十

宋

辭方圓曰邵氏又作方圓謂天圓地方置之圖圖之中謂天包地外其說曰天地定位以西北角置乾東南角置坤為定位又非南北故武矣曰否泰反類東北角置泰西南角置否為反類曰山澤通氣兌二斜依乾一艮七斜依坤八為通氣

曰咸損見意斜依否之咸斜依泰之損為見意曰雷風相薄以震四斜依離三巽五斜依坎六震巽當中斜依交會為相薄曰恆益起意恆自咸而未濟斜來益自損而既濟斜來亦交會于子中為起意曰水火相射以坎六自艮七斜接巽五離三自兌二斜接震四為相射曰既濟未濟既濟自巽來斜連于益未濟自咸來斜連于恆也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夫橫圖既云陰陽老少為四象此則明明用其六畫之卦何以又稱四象乎云十六事者乾坤否泰艮兌咸損震巽恆益坎離既濟未濟俱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似乎稍有可觀易卦陽爻一百九十二畫陰爻一百九十二畫奇耦停勻隨人牽引俱可布位整齊使確守乾父坤母一再三索而搬演之何

宋元學案卷十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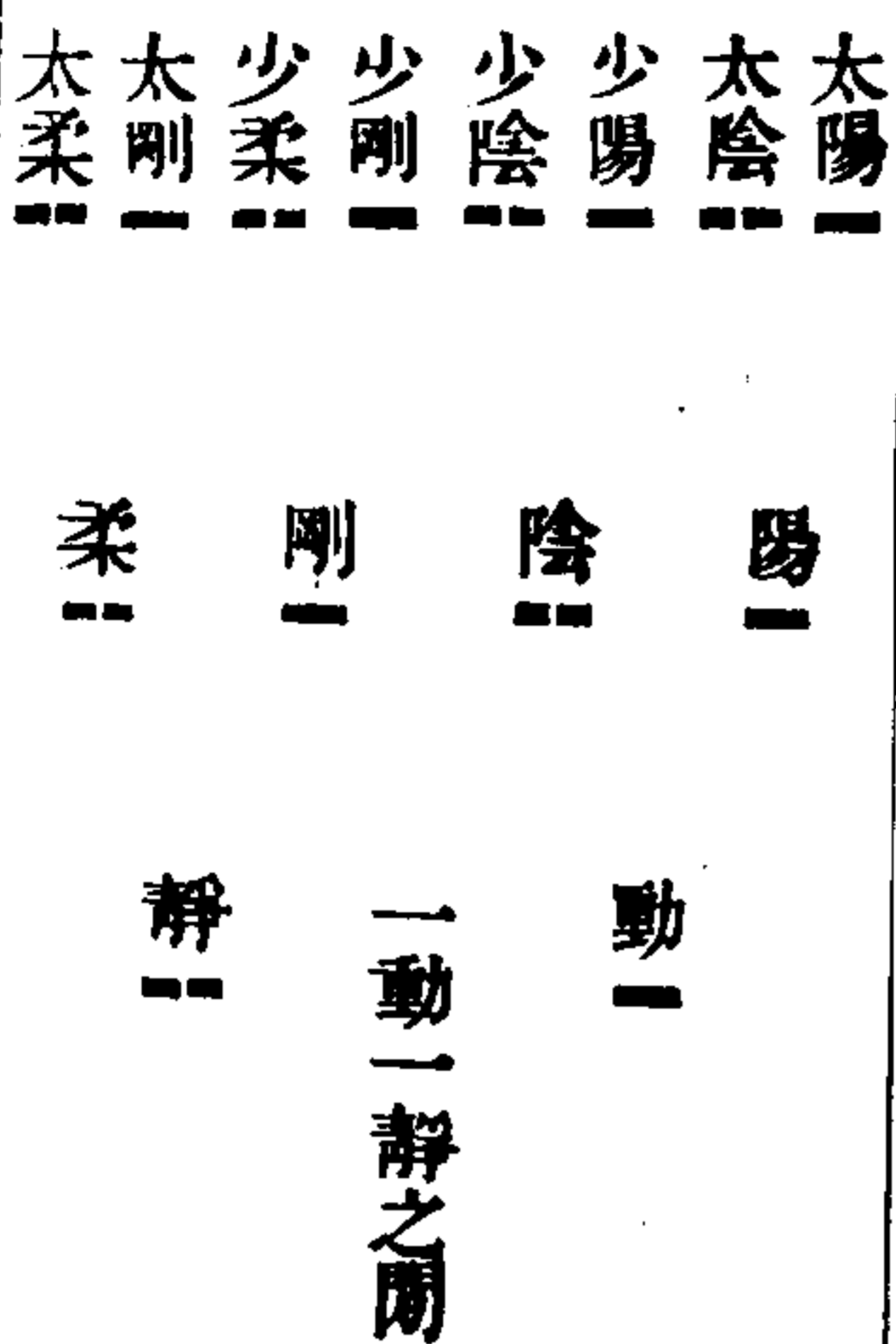
當不繡錯絲編爛然秩然而理則較勝也大易全篇何莫非神化變通而近取否泰咸損恆益二濟為綱領將謂此外皆附庸之國乎總之先天卦畫奇耦相和亂左陽右陰之常經方圓圖次第撮湊小巧素四時之敘變八方之位去君父母子之名分創者長中少之行列曲護其說者甚至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夫子所云乾父坤母乾坤易之門乾坤易之蘊一筆塗抹說卦三傳無一可宗可乎哉  
百家謹案先天卦圖傳自方壺謂創自伏羲此即雲笈七籤中云某經創自玉皇某符傳自九天玄女固道家術士假托以高其說之常也先生得之而不改其名亦無足異顧但可自成一說聽其或存或沒于天地之間乃朱子過



于篤信謂程演周經邵傳儀畫撥入本義中竟壓置于文  
 豕周文孔翼之首則未免牽蟬蛉為高曾矣歸震川疑之  
 謂因傳而有圖圖未必出于伏聖也豈知傳中所謂天地  
 定位與先天八卦并初無干涉邪況邵伯溫經世辯惑云  
 希夷易學不煩文字解說止有圖以寓陰陽消長之數與  
 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則以此  
 圖明明直云出自希夷也惜朱子固不之考震川亦不之  
 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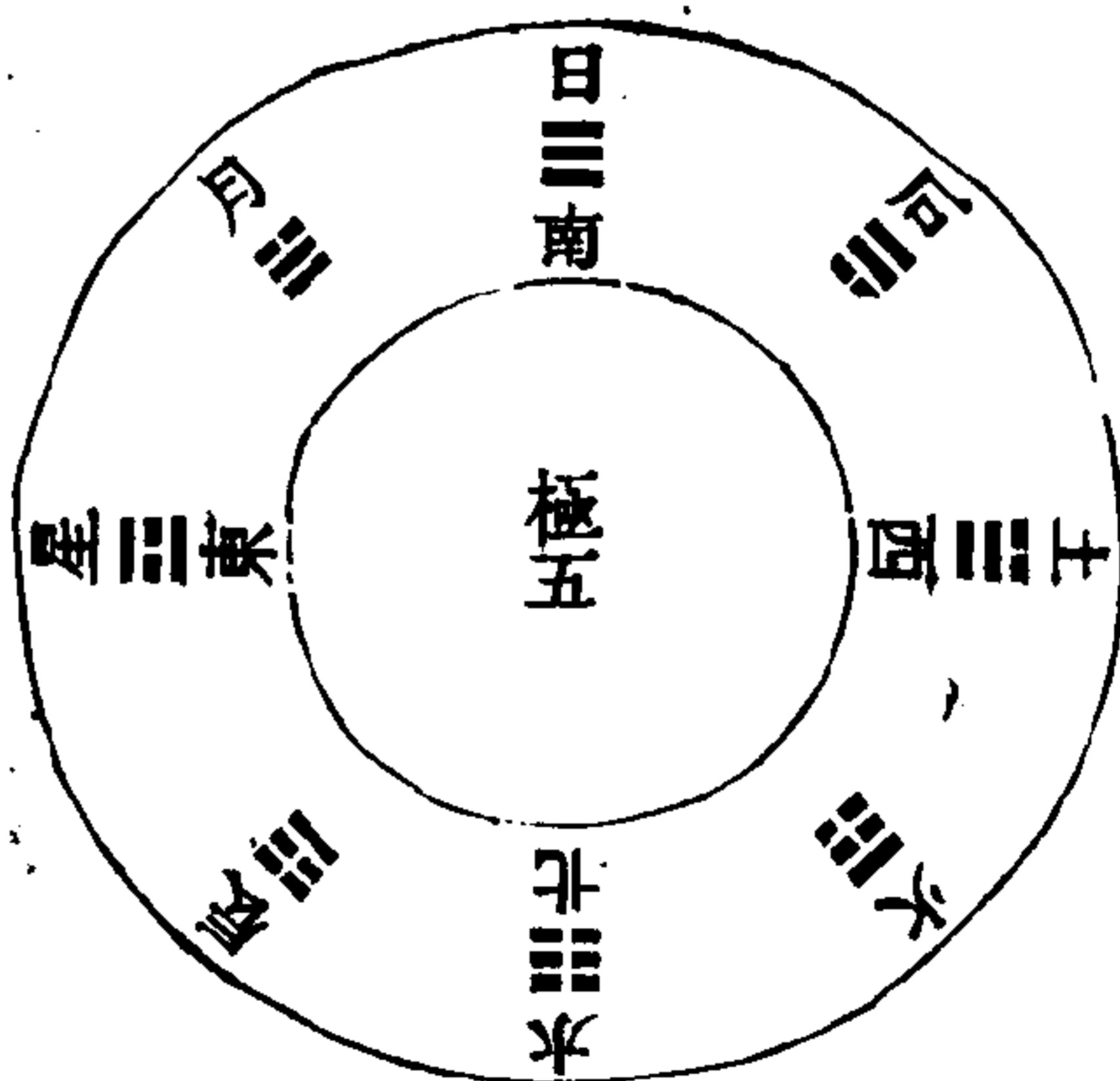
宋元學案卷十

經世衍易圖



蔡西山曰一動一靜之剛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  
 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  
 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宋元學案卷十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霸



少剛 石 雷 木

氣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味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色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聲 時 彙

宋元學案卷十



蔡西山曰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

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

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

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

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于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柔

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

少柔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四

象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

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

應于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

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

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

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于天之變性

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于地之化飛

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

故其所善亦有異至于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覺

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

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

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于

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

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

為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故元

宋元學案卷十



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帝王霸易

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者四象相因

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

出乎十六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

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為十六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

民為至愚一一之物為巨物一一之民為聖人蓋人者萬物

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

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

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

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閒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閒者

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











世之世九百一萬 世之運一萬 世之會三十三萬八千 世之元八百八十八萬

運之世一萬 運之運一萬 運之會三十三萬 運之元四萬六千

會之世三十二萬 會之運三萬六千 會之會一萬二千 會之元三萬九千九百

元之世三萬六千 元之運一萬二千 元之會一千二百 元之元三萬六千

元會運世本數四互相乘則變為十六

世之世之世之世八十一萬 以九百乘九百而得

世之世之世之運九百七十二萬 以九百乘一萬八百

世之運之世之運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以一萬八百乘一萬八百

世之世之世之會一億九千一百六十萬 以九百乘三十二萬四千

世之運之運之運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以一萬八百乘十二萬九千六百

世之世之世之元三十四億九千九百二十萬 以九百乘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運之運之運之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以十二萬九千六百自乘

世之世之運之元四百一十九億九千四十萬 以九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會一千四十九億七千六百萬 以九百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運之元五千三十八億八千四百八十萬 以一萬八

宋元學案卷十

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元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億一千二百萬 以九百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運之運之元六萬四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六十萬 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元之元一十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億四千四百萬 以九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會三十七萬七千九百十三億六千萬 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元之元一百八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億二千八百萬 以一萬八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元四百五十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億二千萬 以三十二萬四千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運之元之元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億三千六百萬 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世之會之元之元五千四百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億四千萬 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會之會之會之會一兆三千六百四萬八千八百九十六億 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自乘

運之會之元之元六兆五千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億八千萬 以三百八十八萬八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宋元學案卷十



會之會之會之元十六兆三千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億 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元之元之元七十八兆三千六百四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億六千萬 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元之元一百九十五兆九千一百四萬一千二十四億 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元之元之元二千三百五十兆九千二百四十九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億 以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元之元之元之元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 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自乘

又以十六數互相乘如元之會為一數其下之運之世為一數乘之變為二百五十六數分配二百五十六卦自泰起元之元之元之元得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至明夷卦終為世之世之世得八十一萬今舉二十五條為例

經世既濟陽圖

宋元學案卷十

聖

元之元知泰會之元知需運之元知姤世之元知坤史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剝土水音六八比石水音五八觀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會知損會之會知萃運之會知睽睽世之會知履履水水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石火音五七漸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運知益會之運知否運之運知泰泰世之運知乾乾水水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石土音五六渙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世知巽節會之世知巽運之世知兌兌世之世知巽困水水音八五升火石音七五蠱土石音六五井石石音五五巽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宋元學案卷十

聖

元之元知解會之元知漸運之元知漸世之元知臨臨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剝土水音六八比石水音五八觀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會知旅會之會知漸運之會知漸世之會知漸謙水水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石火音五七漸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運知旅會之運知漸運之運知漸世之運知漸困坤水水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石土音五六渙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世知解會之世知漸運之世知漸世之世知漸漸水水音八五升火石音七五蠱土石音六五井石石音五五巽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元知細晉會之元知細異運之元知細井世之元知細恆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刺土水音六八比后水音五八觀  
 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  
 元之會知細觀會之會知細升運之會知細豐世之會知細豐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后火音五七漸  
 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  
 元之運知細比會之運知細否運之運知細屯世之運知細屯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后土音五六渙  
 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  
 元之世知細剝會之世知細賁運之世知細革世之世知細益  
 水后音八五升火后音七五蠱土后音六五井后音五五巽  
 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日星聲一三辰

宋元學案卷十

元之元知細離會之元知細大運之元知細震世之元知細復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刺土水音六八比后水音五八觀  
 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  
 元之會知細離會之會知細震運之會知細頤世之會知細頤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后火音五七漸  
 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  
 元之運知細離會之運知細鼎運之運知細萃世之運知細鼎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后土音五六渙  
 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  
 元之世知細隨會之世知細臨運之世知細巽世之世知細巽  
 水后音八五升火后音七五蠱土后音六五井后音五五巽  
 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日星聲一四辰

元之元知細損會之元知細率運之元知細奇世之元知細乾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刺土水音六八比后水音五八觀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元之會知細損會之會知細率運之會知細兌世之會知細兌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后火音五七漸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元之運知細損會之運知細否運之運知細史世之運知細咸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后土音五六渙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元之世知細需會之世知細睽運之世知細履世之世知細睽  
 水后音八五升火后音七五蠱土后音六五井后音五五巽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宋元學案卷十

元之元知細旅會之元知細漸運之元知細艮世之元知細謙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刺土水音六八比后水音五八觀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元之會知細旅會之會知細坎運之會知細師世之會知細師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后火音五七漸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元之運知細旅會之運知細蹇運之運知細泰世之運知細觀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后土音五六渙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元之世知細渙會之世知細蒙運之世知細臨世之世知細剝  
 水后音八五升火后音七五蠱土后音六五井后音五五巽  
 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月日聲二二兌



會之運		運之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火火音七八艸	土土音六八比	石石音五八觀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火火音七八艸	土土音六八比	石石音五八觀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火火音七八艸	土土音六八比	石石音五八觀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宋元學案卷十

會之運		運之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火火音七八艸	土土音六八比	石石音五八觀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火火音七八艸	土土音六八比	石石音五八觀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火火音七八艸	土土音六八比	石石音五八觀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元之世

宋元學案卷十



元之元離漸會之元離漸運之元離漸師世之元離漸妻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剝土水音六八比石水音五八觀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會離漸會之會離漸運之會離漸良世之會離漸離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石火音五七漸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運離漸會之運離漸運之運離漸剝世之運離漸豐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石土音五六渙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世離漸會之世離漸運之世離漸觀世之世離漸復	水石音八五升火石音七五蠱土石音六五井石石音五五巽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元離漸會之元離漸比運之元離漸蒙世之元離漸巽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剝土水音六八比石水音五八觀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會離漸會之會離漸升運之會離漸謙世之會離漸臨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石火音五七漸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運離漸會之運離漸運之運離漸坤世之運離漸損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石土音五六渙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世離漸會之世離漸運之世離漸觀世之世離漸既	水石音八五升火石音七五蠱土石音六五井石石音五五巽	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星星聲三三離

宋元學案卷十

宋

元之元離漸會之元離漸坎運之元離漸恆世之元離漸益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剝土水音六八比石水音五八觀	辰日聲四一姤辰日聲四一姤辰日聲四一姤辰日聲四一姤	元之會離漸會之會離漸運之會離漸泰世之會離漸泰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石火音五七漸	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	元之運離漸會之運離漸運之運離漸剝世之運離漸剝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石土音五六渙	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	元之世離漸會之世離漸運之世離漸觀世之世離漸既	水石音八五升火石音七五蠱土石音六五井石石音五五巽	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
元之元離漸會之元離漸坎運之元離漸恆世之元離漸益	水水音八八坤火水音七八剝土水音六八比石水音五八觀	辰日聲四一姤辰日聲四一姤辰日聲四一姤辰日聲四一姤	元之會離漸會之會離漸否運之會離漸革世之會離漸泰	水火音八七謙火火音七七艮土火音六七蹇石火音五七漸	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	元之運離漸會之運離漸運之運離漸剝世之運離漸剝	水土音八六師火土音七六蒙土土音六六坎石土音五六渙	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	元之世離漸會之世離漸運之世離漸觀世之世離漸既	水石音八五升火石音七五蠱土石音六五井石石音五五巽	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辰月聲四二姤

宋元學案卷十

宋







歲		月		日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歲之歲終編	月之歲終編	日之歲終編	時之歲終編	時之歲終編	時之歲終編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歲之月終編	月之月終編	日之月終編	時之月終編	時之月終編	時之月終編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姤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歲之時終編	月之時終編	日之時終編	時之時終編	時之時終編	時之時終編

宋元學案卷十 辛

歲		月		日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日日聲七八吏
歲之歲終編	月之歲終編	日之歲終編	時之歲終編	時之歲終編	時之歲終編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日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日月聲七七兌
歲之月終編	月之月終編	日之月終編	時之月終編	時之月終編	時之月終編
水火音二一剝	水火音二一剝	水火音二一剝	水火音二一剝	水火音二一剝	水火音二一剝
日辰聲八五姤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日辰聲七五隨
歲之時終編	月之時終編	日之時終編	時之時終編	時之時終編	時之時終編

宋元學案卷十 辛



月之月	
火火音二二良	火火音二二良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	歲之歲
火火音二二良	火火音二二良
日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	歲之月
火火音二二良	火火音二二良
日日聲八六夙	日日聲八六夙
歲之日	歲之日
火火音二二良	火火音二二良
日月聲八五姤	日月聲八五姤
歲之時	歲之時

宋元學案卷十

月之月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	歲之歲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	歲之月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日聲八六夙	日日聲八六夙
歲之日	歲之日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月聲八五姤	日月聲八五姤
歲之時	歲之時

時之月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	歲之歲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日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	歲之月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日日聲八六夙	日日聲八六夙
歲之日	歲之日
火石音二四蠱	火石音二四蠱
日月聲八五姤	日月聲八五姤
歲之時	歲之時

宋元學案卷十

日之歲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	歲之歲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月聲八七履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	歲之月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日聲八六夙	日日聲八六夙
歲之日	歲之日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月聲八五姤	日月聲八五姤
歲之時	歲之時







時				時			
日				月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	星日聲六八	脊辰日聲五八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	星日聲六八	脊辰日聲五八
歲之歲 <sub>二</sub> 漸	月之歲 <sub>二</sub> 漸	日之歲 <sub>二</sub> 漸	時之歲 <sub>二</sub> 漸	歲之歲 <sub>二</sub> 漸	月之歲 <sub>二</sub> 漸	日之歲 <sub>二</sub> 漸	時之歲 <sub>二</sub> 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	兌星月聲六七	睽辰月聲五七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	兌星月聲六七	睽辰月聲五七
歲之月 <sub>二</sub> 漸	月之月 <sub>二</sub> 漸	日之月 <sub>二</sub> 漸	時之月 <sub>二</sub> 漸	歲之月 <sub>二</sub> 漸	月之月 <sub>二</sub> 漸	日之月 <sub>二</sub> 漸	時之月 <sub>二</sub> 漸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星聲八六	月星聲七六	革星聲六六	離辰星聲五六	日星聲八六	月星聲七六	革星聲六六	離辰星聲五六
歲之日 <sub>二</sub> 漸	月之日 <sub>二</sub> 漸	日之日 <sub>二</sub> 漸	時之日 <sub>二</sub> 漸	歲之日 <sub>二</sub> 漸	月之日 <sub>二</sub> 漸	日之日 <sub>二</sub> 漸	時之日 <sub>二</sub> 漸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辰聲八五	月辰聲七五	隨星辰聲六五	震辰聲五五	日辰聲八五	月辰聲七五	隨星辰聲六五	震辰聲五五
歲之時 <sub>二</sub> 漸	月之時 <sub>二</sub> 漸	日之時 <sub>二</sub> 漸	時之時 <sub>二</sub> 漸	歲之時 <sub>二</sub> 漸	月之時 <sub>二</sub> 漸	日之時 <sub>二</sub> 漸	時之時 <sub>二</sub> 漸

宋元學案卷十

美

時				時			
日				月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	星日聲六八	脊辰日聲五八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	星日聲六八	脊辰日聲五八
歲之歲 <sub>二</sub> 巽	月之歲 <sub>二</sub> 巽	日之歲 <sub>二</sub> 巽	時之歲 <sub>二</sub> 巽	歲之歲 <sub>二</sub> 巽	月之歲 <sub>二</sub> 巽	日之歲 <sub>二</sub> 巽	時之歲 <sub>二</sub> 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	兌星月聲六七	睽辰月聲五七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	兌星月聲六七	睽辰月聲五七
歲之月 <sub>二</sub> 巽	月之月 <sub>二</sub> 巽	日之月 <sub>二</sub> 巽	時之月 <sub>二</sub> 巽	歲之月 <sub>二</sub> 巽	月之月 <sub>二</sub> 巽	日之月 <sub>二</sub> 巽	時之月 <sub>二</sub> 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辰聲八五	月辰聲七五	隨星辰聲六五	震辰聲五五	日辰聲八五	月辰聲七五	隨星辰聲六五	震辰聲五五
歲之時 <sub>二</sub> 巽	月之時 <sub>二</sub> 巽	日之時 <sub>二</sub> 巽	時之時 <sub>二</sub> 巽	歲之時 <sub>二</sub> 巽	月之時 <sub>二</sub> 巽	日之時 <sub>二</sub> 巽	時之時 <sub>二</sub> 巽

宋元學案卷十

美

以方圖裂為四片每片十六卦西北十六卦為天門乾主之東南十六卦為地戶坤主之東北十六卦為鬼方泰主之西南十六卦為人路否主之陽圖以天門十六卦為律每一位各唱地戶呂卦十六位謂之動數律左呂右從右橫觀上體與上體互下體與下體互又成兩卦每一位變西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陰圖以地戶十六卦為呂每一位各唱天門律卦十六位謂之植數呂右律左從左橫觀又成兩卦每一位變東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







音十一 ■ 莊 震 ■

■ 乍 口 ■

■ 又 赤 ■

■ 崇 辰 ■

音十二 ■ 卓 中 ■

■ 宅 直 ■

■ 拆 丑 ■

■ 茶 呈 ■

附聲音論

邵伯溫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為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

宋元學案卷十

李

數數亦以四為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為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天下萬物之數備于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聲即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即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即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即元之世日之辰也其餘皆可類推

鍾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為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為一百九十二于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為天之用聲于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為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音有闕翕遇奇數則聲為清音為闕遇耦數則聲為濁音為翕聲

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嚙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于喉者不利于唇便于齒者不利于嚙由是說正率乎辭論是非出乎曲說繁然殺亂于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又曰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闕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土水火備焉一闕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土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

宋元學案卷十

空

萬聲出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闕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口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水火正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日月生耳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事矣日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為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為正呂之用數以正律之用數協正呂之用數是為正音之用數以



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為正聲之用數正律之用數  
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  
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  
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  
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  
之以詩言志以歌詠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八音克  
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  
音文義而已哉

祝子涇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為十聲管以十千六律六呂  
合為十二音管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  
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以為三千八百四

宋元學案卷十

空

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  
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  
一百九十二位行式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  
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  
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  
開發收閉也何謂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何謂  
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  
變及于無聲無音則備矣其剛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纖高  
下送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  
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  
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于一萬七千二十四極于一萬

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之二百五  
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上官萬里曰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為翻切母奪造化之  
功司馬公指掌圖為四聲等字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  
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為翻切用而未及于物理也惟皇極用  
聲音之法超越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  
矣詳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長庚曰鄭夾深云四聲為經七音為緯江右之儒為韻書  
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  
以失立韻之原今考經世書聲為律音為呂律為唱呂為和  
一經一緯一縱一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

宋元學案卷十

空

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于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  
四十八于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天數無十地  
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翁開清濁辨焉三萬四千  
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若色若臭  
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為萬物之數也

袁清容答高舜元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曰縱為四  
聲橫為七音鄭漁仲之說備矣邵子聲音之學出于其父名  
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溫公切韻皆源于此然此學  
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  
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于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  
物解中韻譜卻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



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方得髮髯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附梨洲皇極經世論

皇極之數一元十二會為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為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為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為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為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為三百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為三百六十秒蓋自大以至于小總不出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而已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為三百六十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子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寓閏法于其間不論運世

宋元學案卷十

奎

年月日時皆有閏也然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為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為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為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自閏歲言之為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案之于歷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日法四千三百二十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元法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為三十日于朔策強二千一百六十于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月為三百六十日于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于十二朔實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既不可施之歷矣乃于二氣相

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為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之數可謂巧矣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歲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于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月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于年月日時者也如其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于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于卦其為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矣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奇零豈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為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康節之為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歷學盡歸于易奈易之于歷本不相通顧相牽合所以其說愈煩其法愈巧終成一部悽笑應書而不可用也 皇極一〇〇

宋元學案卷十

奎

乾兌離震為天之四卦四卦自交成十六卦十六而十六之得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掛一圖以之分配元會運世年月日時然在一元會止十二止以辟卦配之一元之中有三百六十運一會之中有三百六十世一運之中有三百六十年一世之中有三百六十月一年之中有三百六十日一月之中有三百六十時凡此六者則以掛一圖配之皆用四爻直一



三百六十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每氣之首各用四爻二  
十四氣恰盡餘卦顧六者起卦各有不同一曰運卦張文饒  
得牛無邪之傳以為堯當竟之六五堯位位在日甲月巳星  
癸辰未之甲辰年已歷一百八十運若起元之元之元之元  
泰卦至此在會之世之世其卦為同人與無邪之傳異  
矣惟起于世之元之元之元升卦則至此是元之世之世之  
世始合于無邪之賁直三四五上爻一爻直三世其世在己  
未則是五爻以來四十一年也故文饒據此遂起升卦番陽  
祝氏謂起泰者未然之卦運世用之起升者已然之卦歲月  
日時用之直以堯當同人然無邪有所授受祝氏以意逆之  
故不舍無邪而從祝氏也二曰世卦起于會首所當之卦子

宋元學案卷十

李

會起升丑會起否寅會起損卯會起泰辰會起渙巳會起屯  
午會起損未會起坎申會起比酉會起大畜戌會起隨亥會  
起剝夏禹八年入午會祝氏起卦用泰午會之首在大畜故  
以大畜六五至節九二為世之始其卦雖異損其起于午會  
同也但以堯之己未世直賁歷明夷同人與午會之大畜相  
接續不知逆推而上則已會甲子世一千八百一亦起于大  
畜矣以己會而用午會之起卦何所取義蓋祝氏聞堯運在  
賁之說用元之元以推運卦既不能合而午會世起大畜其  
上適與賁接遂謂無邪所言為堯之世卦非運卦也亦未嘗  
逆推知其乖戾耳文饒言世卦隨大運消長遇奇卦則取後  
卦遇耦卦則取前卦并二卦以當十二世據之是世卦不煩

別起只在運卦左右如己未世之運卦是賁為耦卦則取前  
卦之无妄合之分配發亥運內之十二世可也三日年卦所  
謂小運也以世當月以年當日視其世所當之辰而起于起  
冬至丑起大寒寅起雨水卯起春分辰起穀雨巳起小滿午  
起夏至未起大暑申起處暑酉起秋分戌起霜降亥起小雪  
所測中三十日分二氣一氣分三候一月六候甲己孟季仲  
各值五日子午卯酉為仲辰戌丑未為季寅申己亥為孟仲  
孟逆生先候五日季順行後候五日即如曆癸以己未世為  
月甲辰年為日甲辰是大暑以甲己季日當後五日起卦直  
師之三四五上至十一年甲寅得蠱之初六為立秋節己未  
世之季氣即庚申世之初氣也若漢高小運以己未為月甲  
午為日亦是大暑以甲己仲日當先五日起卦直歸妹初九  
祝氏用元之元卦圖其起卦皆氣後月十五日非也四日月  
卦以甲子甲午年之正月起升蒙三十年而一周文饒又言  
月卦隨小運進退如世卦之法如堯時師為甲辰年耦卦則  
取前卦艮合之一爻配一月也五日日卦從氣不從月以立  
春起升蒙一年而周六日時卦以朔日之子起升蒙一月而  
周康節當時有數鈔私相授受後之為學者多失其傳余為  
攷定如此即如十二會之辟卦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  
管十二會編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  
五案一會得一卦會有三十運是五運得一爻也己會當星  
之己一百七十六已入乾上九曆癸在星之癸一百八十是

宋元學案卷十

李

別起只在運卦左右如己未世之運卦是賁為耦卦則取前  
卦之无妄合之分配發亥運內之十二世可也三日年卦所  
謂小運也以世當月以年當日視其世所當之辰而起于起  
冬至丑起大寒寅起雨水卯起春分辰起穀雨巳起小滿午  
起夏至未起大暑申起處暑酉起秋分戌起霜降亥起小雪  
所測中三十日分二氣一氣分三候一月六候甲己孟季仲  
各值五日子午卯酉為仲辰戌丑未為季寅申己亥為孟仲  
孟逆生先候五日季順行後候五日即如曆癸以己未世為  
月甲辰年為日甲辰是大暑以甲己季日當後五日起卦直  
師之三四五上至十一年甲寅得蠱之初六為立秋節己未  
世之季氣即庚申世之初氣也若漢高小運以己未為月甲  
午為日亦是大暑以甲己仲日當先五日起卦直歸妹初九  
祝氏用元之元卦圖其起卦皆氣後月十五日非也四日月  
卦以甲子甲午年之正月起升蒙三十年而一周文饒又言  
月卦隨小運進退如世卦之法如堯時師為甲辰年耦卦則  
取前卦艮合之一爻配一月也五日日卦從氣不從月以立  
春起升蒙一年而周六日時卦以朔日之子起升蒙一月而  
周康節當時有數鈔私相授受後之為學者多失其傳余為  
攷定如此即如十二會之辟卦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  
管十二會編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  
五案一會得一卦會有三十運是五運得一爻也己會當星  
之己一百七十六已入乾上九曆癸在星之癸一百八十是



上交將終安得云九五哉于其易明者且然况科條煩碎孰  
守究心于此乎 皇極二起運

卦氣圖二百五十六位之序雖曰乾兌離震四卦自交而成  
然案之方圖又錯雜時有出入則別立取卦之法于通數中

除極數以謂即見聖人畫卦之旨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

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 陽剛太少共數十凡四位為四十四

十二凡四位為四十八以四因之得一百六十陰柔太少共數

和中各得三萬七百二十謂之動植體數于一百六十陽數

之中除去陰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于一百九十二陰數之

中除去陽數四十八得一百五十二以一百五十二與一百十

二相和而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 極數元之元一元之會

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

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

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

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

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

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

百假令元之元置通數 從左起至右 以其中位之一萬分列

于右四位為九千九百九十九 其通數萬下之六千五百七

除卦身八算 在千位 又除元之元極數一餘二萬八千九百

八十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中位 高為 左見八八屬坤右見

一一屬乾左為外卦右為內卦成地天泰其第二卦即以第

一卦餘算除卦身除極數滿六十四卦方去餘算再置通數  
如在元之會即以十二餘起凡除卦身動中萬除右卦身進

宋元學案卷十

究

動百萬除左卦身然取卦往往不能相合則別有五法一法

退陰于右卦減一算或二算二法進陽于左卦增一算或二

算進退不過三三法虛張奇畫虛張五則為乾六畫四法分

布耦畫分布十則為坤十二畫五法消息移右算補左謂之

消息息陽移左算補右謂之消息息陰數不過半無邪亦傳

如此又謂退陰而不合則又進陽進陽而又不合則又虛張

以至于消息而止皆必先右而後左以某推之則不然有不

合者方用五法若右合而左不合當竟用其法于左安得先

陰而後陽乎 左為陽 右不合者進退可合則用進退虛張分

布可合則用虛張分布消息可合則用消息不須從進退以

至于消息也此無邪之說胡庭芳所以謂之繁晦歟然用此

五法以增減則無卦不可附會故必知卦而後可算卦若欲

從卦以定算則五法俱不可用而通極二數有時而窮也圖

之為序當必有說張祝二家皆影響矣 皇極三卦氣序

七十二著合一曰太極分為二以象兩置左不用揲右以四

視其餘數一為元二為會三為運四為世既得象矣 元會運

象復合而分之取左之四拜于右 既分之後從左手 置左不

用揲右以八視其餘數為上卦之體復合而分之取右之四

并于左 取右手四策 置右不用揲左以八視其餘數為下卦

之體二體相附既得卦矣復合而分之置右不用揲左以六

視其餘數自一為初訖六為上以定直事之爻假令初揲餘

一于象為元再揲餘五上體為巽三揲餘七下體為艮巽艮

宋元學案卷十

究



合為漸在卦氣圖得元之漸卦終操餘六則上九為直事之  
 爻漸當元之會之會之運以律呂圖求之元之會為日月聲  
 卦當履會之運為火土音卦當蒙合而為物數則卦當遯因  
 以觀物之象準之為皇之帝之王皇帝飛之走之走之  
 木飛走士之農之農之工士農一之二之七之六之類是也  
 上九爻變陰則為蹇爻自下而上奇位為陽耦位為陰當位  
 位黃 上體巽變震則為小過乾兌雜震居上坤艮坎巽居下  
 不變不當位則變以巽居上體故變 漸者良歸魂之卦以九  
 卦爻皆以當位為吉不當位為凶 漸者良歸魂之卦以九  
 三為世爻上九為應爻今上九為當世直事之爻則應復為  
 世與本爻相敵此占之大畧也康節本無著法張文饒立之  
 以配易玄包虛易玄包虛有辭而經世無辭有辭者以辭占  
 無辭者占其陰陽之進退卦爻之當否時日之早暮五行之  
 盛衰爻者時用也卦者定體也爻之變不變以觀其隨時卦  
 之變不變以觀其大定變不變者數也利不利者命也辨其  
 邪正則有理制其從違則有義若愛惡之思不忘于胸中則  
 吉凶亦情遷矣雖專心致志不可謂之誠也 皇極四書法  
 致用之法以一定之卦推治亂以聲音數取卦占事物凡占  
 一卦視其卦之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卦既變  
 矣視其所直之爻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終  
 變之卦為準終變之卦即不當位亦不變本卦為貞變卦為  
 悔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視其卦為奇為耦于方圖中奇卦  
 在右為陽中陽在左為陰中陽耦卦在左為陰中陰在右為

宋元學案卷十

丰

陽中陰陽為順陰為逆視其卦在某會其運某世大運以會  
 當月以運當日以世當辰如堯之己會癸亥運己未世即一  
 歲之五月三十日未時也小運以世當月以年當日以月當  
 時如堯之己未世甲辰年即一歲之六月十一日也視其卦  
 之納甲與所當之年月日時有無生剋視其卦之世應與所  
 值之爻有無倫奪又以律呂圖求之運在四大象中某所得天  
 門唱卦居左世在四大象中某所得地戶和卦居右合兩卦  
 並觀在既濟圖第幾位合掛一圖何卦然後以其卦變化進  
 退之而推其時運之吉凶若用年配世則以世求天門唱卦  
 居左以年求地戶和卦居右與上一例取卦之時視算位中  
 餘數以六位配六爻元自一起世至九終無問十百千萬皆  
 以當一為甲二為辛三為丙四為癸五為戊六為乙七為庚  
 八為丁九為壬十為己甲乙為木為饑饉為曲直之物庚辛  
 為金為兵戈為刃物丙丁為火為大旱為銳物壬癸為水為  
 淫潦為流溼之物戊己為土為中興為重滯之物此致用之  
 大凡也皇極包羅甚富百家之學無不可資以為用而其要  
 領在推數之無窮宋景濂作溟津生贊記蜀道士杜可大之  
 言曰宇宙大虛一塵耳人生其閒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  
 然心目閒此一言已盡皇極之祕能者自有冥契則予言亦  
 說鈴也 皇極五致用  
 百家謹案以上均先遺獻皇極經世論見易學數論中  
 康節語補

宋元學案卷十

丰



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語鄭丈

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健耶語秦玠

附錄

二程嘗侍太中公訪先生于天津之廬先生移酒飲月坡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日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名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覆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宋元學案卷十

三

先生與富鄭公早相知富初為相屬大卿田棗挽之出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往既王拱辰尹洛以先生與常秩同薦俱不起至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交薦先生歐陽文忠薦常秩除先生祕書省校書郎頴川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就官依附安石盛言新法之便天下薄之較之先生一龍一豬矣先生為隱者之服烏帽緜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

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于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

宋元學案卷十

三

圖數之學由陳圖南博神明逸放穆伯長修李挺之之才透傳于先生伯長剛躁多怒罵挺之事之甚謹先生居百源挺之知先生事父孝謹勵志精勤一日叩門勞苦之曰好學篤志何如先生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其事挺之也亦猶挺之之事伯長雖野店飯必禱坐必拜一日雷起先生謂伊川曰子知雷起處乎伊川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先生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知先生曰子云知以為何處起曰起于起處先生啞然晁以道問先生之數于伊川答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閒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云堯夫欲傳數學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于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禱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明道問先生之數既久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



皆合出謂先生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先生與惇會惇縱橫議論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守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惇默然後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

邵子文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為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澹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爾別詩有圯下每慚呼孺子牀前時

宋元學案卷十

古

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願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弗輕為西晉風

百家謹案先生數學不待二程求而欲與之及章惇邢恕則求而不與蓋兢兢乎慎重其學必慎重其人也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肖曰徒長奸雄章惇不必言矣

伊川云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閒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

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學也

宋元學案卷十

古

張暉述行畧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攷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採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間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慈遺哲人之凶嗚呼卑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官先生所終

百家謹案晁氏客語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

尹賈昌衡言于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贈

粟帛熙寧丁巳歲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謚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忠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扶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



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案諡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百家謹案裴字叔弼文忠公之子官至大理評事梓材案叔弼歷

官吏部右司二部中考冕說之集叔弼謂以道曰裴從母不儀至大理評事

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裴入洛時先公參

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

裴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裴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

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于異日裴伏念先生未

嘗屏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邪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

宋元學案卷十

堯

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裴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

諡議乃恍然回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

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楊龜山曰皇極之書皆孔子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

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畧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

謝上蔡曰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

又曰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補

又曰堯夫見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敢做大于下學上

達底事更不施功補

又曰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補

或問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

天天即我莫于微處起經綸此理說得盡橫浦曰孟子已說了已說了則無說其第一句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料得堯夫于體認中忽然有見故輒為此語不然又是尋影子畢竟于活處難摸索起經綸之語汝亦不是摸索不著者然亦須自家體認得可也他人語言不可準擬橫浦心傳

朱子曰廉節為人須極會處置事為他神閒氣定不動聲色須

處置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

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為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

又曰廉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于大體上瑩徹于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廉節

宋元學案卷十

堯

能盡得事物之變卻于大體上有未學處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廉節者至矣蓋以其

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

同而遽貶之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太道

常道孔安國語先天後天易師傳之辭也三墳今不傳且不經

孔氏莫知其為何道而師傳先後天乃義理之見于形容者非

有其質山人隱士輒以意附益別為先天之學且天不以言命

八卦畫象皆古聖知所為萬之于物以濟世用未知其于天

道孰先孰後而先後二字亦何繫損益山人隱士以此玩世白

足則可矣而儒者信之遂有參用先後天之論夫天地之道常



與人接奈何舍實事而希影象也補

又曰邵某以玩物為道非是孔子之門惟會哲此亦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之趣補

又曰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案顏氏立孔門其傳具在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能不能既竭吾才非無事也心齋莊列之寓言也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蓋寓言之無理者非所以言顏子也補

又曰邵某無名公傳尊己自譽失古人為學之本意山林玩世之異迹也補

魏鶴山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

宋元學案卷十

夫

謝陰陽五行之變化風雷雨露之壽暉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粵無毫髮疑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歟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勿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頓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糅相代平前顧于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于舞雩之下沂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于聖人也歟洙泗已

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熊勿軒祀典議曰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聞于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于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于康節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于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于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會哲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顏會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宋元學案卷十

堯

又曰開嘗以此求正于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曆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溫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并議于此以俟來者

胡敬齋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眾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

問高忠憲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



朱忠憲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  
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宗義案康節反爲數學所掩而康節數學觀物外篇發明大  
旨今載之性理中者註者既不能得其說而所存千百億兆  
之數目或脫或訛遂至無條可理蓋此學得其傳者有張行  
成祝必廖應准今寥寥無繼者余嘗于易學象數論中爲之  
理其頭緒披其根柢

百源講友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別見高平學案

太中程先生珦 別見濂溪學案

百源學侶

宋元學案卷十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顛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百源家學

布衣邵先生睦

邵睦康節先生異母弟也少于康節二十餘歲力學孝謹其事  
康節如父三十三歲卒嘗賦東籬之詩竟殞後圃東籬下論  
者以爲其有前知之鑒焉 補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也二程司馬溫公呂申公俱屈名位  
輩行與再世交先生入闈庭訓出友長者故學益博尤熟當世

之務元祐中以薦授大名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  
也邢恕亦被黜知河陽開道謁確于鄧謀定策事恕出司馬溫  
公之門又與其子康同登第及是康免父喪赴闕恕邀康至河  
陽先生力止之曰恕傾巧必有事要兄將爲異日之悔既恕果  
勸公休作書稱確有定策功後爲梁燾劉安世所論始歎先生  
之前知悔不用其言也遠公休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汲公  
日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爲西京教授教之先生至誨植曰溫  
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因力學有成立意惇  
嘗師事康節及爲相欲引先生百計避之徽宗初以日食上書  
懇切言當復祖宗制度辭宜仁誣譎解元祐黨綱別君子小人  
戒勞民用兵又爲書曰辭誣爲小人所忌後置先生于邪等中

宋元學案卷十

以此書也元符末有旨復元祐后位號或曰上于后叔嫂也叔  
無復嫂之禮伊川亦疑之曰論者未爲末說先生曰不然禮曰  
子不宜其妻父母以爲善子不敢言出今皇太后同聽政于哲  
宗母也于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以叔復嫂也伊  
川喜日子之言得之矣歷主管京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闕童  
貫爲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除利路  
轉運副使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言世將亂惟蜀安可  
避居宜和末先生載家徒蜀得免于難丞相趙忠簡公少嘗從  
先生遊追贈祕閣修撰又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  
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三語足盡其出處先生嘗曰二程先  
生教某最厚某初除服宗丞謂曰人之爲學忌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立及某入仕侍講謂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于私怒莫倉卒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某終身行之著有易辯惑一卷河南集同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三子溥博傳

語錄

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為本原于一而衍之以為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

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唯人乎口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

宋元學案卷十

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身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閒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剛而為動陰合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閒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于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于動靜之閒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于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于密則以此洗心也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也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閒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乎此世儒昧

于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意天地之心何止于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于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意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于動靜之閒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閒不可容髮豈有閒乎惟其無閒所以為動靜之閒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萬物

宋元學案卷十

全

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于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待制邵澤民溥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常簿張先生並為王張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別為崇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校書李端伯先生別為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周先生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教授張先生雲卿 並見陳水學案

梓材 蓮案百源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百源私淑

宋元學案卷十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璣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牛先生師德 附子思純

牛師德者不知何許人也雲濠案先生字祖仁晁公武曰師德自言從溫

公傳康節之學未知其信然否所著有先天易鈔太極實局二

卷陳直齋曰蓋為邵子而專于術數者子思純傳其學或曰易

鈔師德所著實局則思純所著也補

謝山跋稿簡齋筆曰章淵乃惇子援之後此一卷其所著

也其曰邵堯夫精易數嘗云惟先丞相申公與司馬溫公

可傳申公以敏溫公以專此言可為失笑淵欲躋其先人

于溫公之列不知幽厲之難拚也且溫公康節老友非傳

學也當時如牛師德之徒妄託言康節傳之溫公溫公傳

之師德淵信之耳惇求附于康節弟子而不得乃謂與溫

公並蒙許可至謂康節之母自江鄰幾家得此書出為民

妾而生康節則猶誣妄之言蓋憤伯溫聞見錄中有詆惇

語故為此以報之也惇之後如傑附會秦檜興獄于趙豐

公鼎請死之後汪玉山幾為所陷而范炳文以淳夫之孫

至避地避之世濟凶德淵薄有文采亦復謬誕至此

子文門人百源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先生植

司馬植字子立溫公孫公休子也公休卒方數歲公休素以屬

宋元學案卷十

邵伯溫如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

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隸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得以卒

業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溫公門戶中人也亦早卒參邵氏聞見錄

百源續傳

庶官劉先生衡

劉衡字兼道崇安人建炎初以勤王補官從韓世忠敗敵于濠

累功遷秩晚年棄官歸依郭為樓扁曰大隱閉門謝客潛心康

節之學久乃徙武夷為小隱堂又為尊秀亭與胡致堂遊涉其

中先生吹鐵笛或慷慨舞劍浩如也補

蔡牧堂先生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先生湜

王湜同州人也潛心康節之學其易學一卷自序曰康節有云  
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于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  
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有去取故也補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別為張祝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終

宋元學案卷十

全

濂溪學案表

周敦頤——子壽

父輔成——子燾

附鄭向——

高平講友——

程頤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別為伊川學案

私蘇軾別見蜀學案

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珦別為明道學案

子頤別為伊川學案

胡宿——從子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周文敏——劉虹

傅耆

李初平

王拱辰

許渤

孔延之——子文仲

並濂溪講友——子武仲

曾幾別見武夷學案

趙抃——子平仲

濂溪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一表

十一



宋元學案卷十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大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濂溪學案上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榮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攷及二呂之言以為證則終無

宋元學案卷十一

據子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唯補講友數人

高平講友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于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人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

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爲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公著薦轉虔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鎮蜀將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二子壽司封郎中壽明議大夫微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

宋元學案卷十一

學焉即明道先生頤伊川先王頤也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文集七卷攷朱竹君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卷

周詳二卷諸儒議論及詩傳五卷

百家謹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闢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通書  
百家謹案通書周子傳道之書也朱子釋之詳矣月川曹端氏繼之爲述解則朱子之義疏也先遺獻嫌其于微辭



與旨尚有未盡會取鼓山子劉子說箋註一過謹條載本文下開竊附以鄙見性理首太極圖說茲首通書者以太極圖說後儒有尊之者亦有議之者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也說詳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劉戡山曰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主靜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濂溪為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

宋元學案卷十一

三

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繼善成性即是元亨利貞本非天人之別

百家謹案繼善即元亨成性即利貞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強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有分曉。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為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地為元亨利貞在人為喜怒哀樂其為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窮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百家謹案提出喜怒哀樂以接元亨利貞此子劉子宗旨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下第二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統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下章又說簡幾字

百家謹案薛文清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誠幾德第三

宋元學案卷十一

四

幾善惡即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于中正即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誠無為如惡惡具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些子何為之有。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故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

百家謹案幾字即易知幾其神顏氏庶幾孟子幾希之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知善知惡之良知也故念庵羅氏曰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身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于動是乃所謂研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聖第四

有無之閒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百家謹案後儒之言無者多引中庸無聲無臭為言不知中庸所云僅言聲之無也臭之無也非竟云無也若論此心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豈無也哉儒釋之辨在于此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

百家謹案明儒學案蔣道林傳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為

宋元學案卷十一

五

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為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于有無謂之神道林以念起處為幾念起則形而為有矣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慎動第五

慎動即主靜也主靜則動而無動斯為動而正矣離幾一步便是邪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道第六

百家謹案敬軒薛氏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幾德聖慎動

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夏峯孫氏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慎動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第七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即喜怒哀樂之別名剛而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于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而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于柔一味優柔之氣矣

宋元學案卷十一

六

中便是善言于剛柔之閒認箇中非是于善惡之閒認箇中又非是于剛柔善惡之外別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中正即中和之別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為惡是則人心無所為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性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為善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幸第八



百家謹案孟子云恥之于人大矣茲云大不幸無恥無恥之人是非顛倒即聞過不以為過并有以己過自得意為榮者矣此又諱過文過之變相也今比比漸成風俗矣噫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此誠動于彼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思第九

案通書此章最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

宋元學案卷十一

七

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于彼而為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于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幾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聖誠而已誠之動處是思思之覺處是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即是神誠神幾曰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志學第十

百家謹案此元公自道其所志學也伊尹之志雖在行道然自負為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元公生平之寤寐惟此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順化第十一

百家謹案此聖人奉若天道以治萬民也道不遠術不多胡為後世紛紛立法乎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

宋元學案卷十一

八

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治第十二

百家謹案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純其心斯成大順大化法天為治也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雲濠案底本此下有是天

地之撰五字編闕性理諸書並無之疑誤衍○禮樂第十三

百家謹案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以知禮樂之先後矣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日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日不善則告之以不善



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  
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  
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  
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愛敬第十五

勉其善改其不善正是反身對證藥綿裏藏鍼卻從頓處煞  
緊不然雖懊悔一場亦無益吾輩須尋箇真自訟手段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  
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  
窮兮動靜第十六

時位不能無動靜故有動有靜性本不與時位為推遷故無

動無靜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改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  
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素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  
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上第  
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

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  
神祇格鳥獸馴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  
辭之化也亦然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庶矣乎聖學第二十

百家謹案伊川至論本明則通下作動直則行行則傳明  
通行傳庶乎

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之何  
曰學焉而已矣其學焉何如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

孰為有處有水即為冰孰為無處無冰即為水欲與天理虛  
直處只是一箇從疑處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公子己者公子人未有不公子己而能公子人也明不至則疑  
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公明第二十一

小害大賤害貴于己儘不公處疑是私意必也擇善乎學貴  
知疑是從悟處得來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  
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二實萬分萬一各正

小大有定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  
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閒有至



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顏子第二十三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間一切都化了更說甚貧故曰所過者化顏子卻正好做工夫豈以彼易此哉此當境克己實落處

百家謹案化而齊者化富貴貧賤如一也處之一以境言化以心言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師友上第二十四

宋元學案卷十一

十一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下第二十五

仲由喜問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勢第二十七

造化在手宇宙在握  
文所以載道也輪輻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

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係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蘊第二十九

看來會子之唯不如顏子之愚孔顏天道會子人道今且說顏子教萬世在何處

宋元學案卷十一

十一

少表巢元公之學近之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為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人嗟乎學問一道有諸內而矜誇者然且不可子劉子曰顏子死分付後人曰法天爾人即是天爾法爾天不必更尋題目了後來周子理會得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精蘊第三十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聖學之要只在慎獨獨者靜之神動之幾也動而無妄曰靜  
慎之至也是之謂主靜立極。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閒抵  
隙多在動處動返于吉其靜不漓生而不匿其出無方其爲  
不止聖人原不會動些子學聖者宜如何曰慎動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  
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  
下疏也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子于鳩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  
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本  
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  
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家人睽復无妄窮

三十二

宋元學案卷十一

圭

最勘得親切此爲慎動

百家謹案家人睽二卦往來于巽離兌三女足徵家之離  
合廢與家人長中二女長巽順居上中離明在下木火相  
得家之和也睽中女離火猛烈少女兌澤邪媚火澤不相  
容炎上潤下相違家之睽乖也復德之本也惟復則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妄字從亡從女女古汝字也言人  
之不誠者是喪失其本心亡乎汝矣今无妄是得復還乎  
天之所命故彖傳言天之命又卦震下乾上程子所謂動  
以天安有妄乎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

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富貴第三十三

願謹謹案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故曰身安爲富仁

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故曰道充爲貴

聖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  
而已者陋矣歷第三十四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擬議第三十五

百家謹案吾儒之學以言動爲樞機惟恐有失必兢兢業  
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之熟極乎精義入神而  
後可從心所欲以造于至誠之天以成變化故此章以擬  
議名篇非如釋氏一任無心要用直須用擬心卽差者比

也

宋元學案卷十一

南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  
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改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  
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  
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  
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  
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公第  
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  
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



報功之無盡焉孔子上第三十八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孔子下第三十九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蒙艮第四十

百家謹案蒙艮二卦義似不相連通書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屢言師道蓋元公以師道自任蒙以養正為聖功而良有始終成物之義殆隱然欲以先覺覺後覺乎。又案朱文公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宋元學案卷十一

五

傳于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願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窺也東發黃文潔公曰周子通書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即人之所得以為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于天之誠也誠幾德章言誠之得于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為我之德也聖章言由誠而達于幾為聖人其妙用尤在于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

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于善此其為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于幾之動故慎動次之動而得正為道故道次之得正為道不淪于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者之師也故師次之人必有恥則可教而以聞過為幸故幸次之聞于人必思于己故思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源必以體天為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為上與天同功也治為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為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為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

宋元學案卷十一

六

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祖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于誠而人皆可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為人心計也至矣敬軒薛氏曰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垢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宋元學案卷十一終



宋元學案卷十二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濂溪學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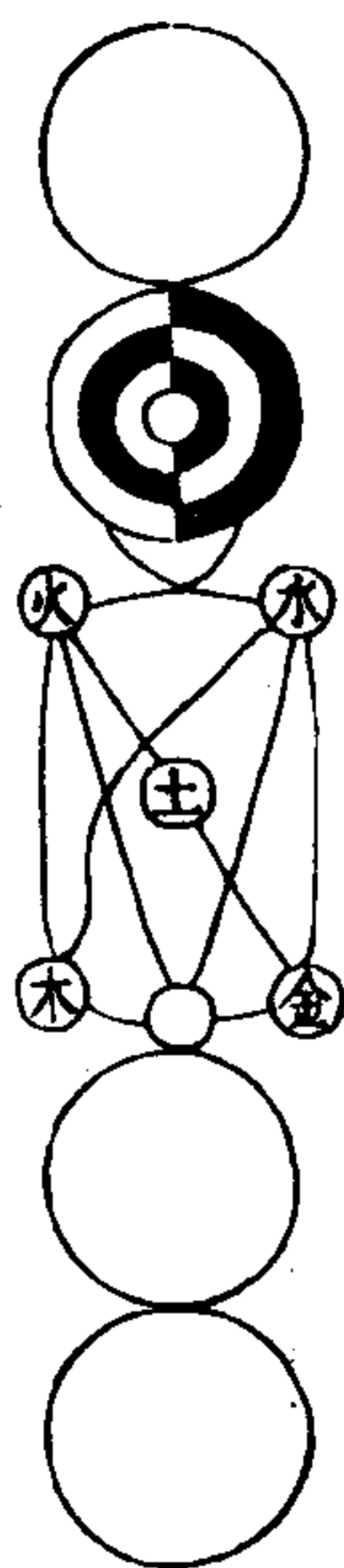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宋元學案卷十二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劉戢山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也天地之閒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為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日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腳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惟人得之以為人則太極為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于形神之際由是微之為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以為靜者主之乃在中正仁義之閒循理為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于物又獨鍾畀之于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勢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即生死之說而開闢混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語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或曰周子既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于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故曰循理為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宋元學案卷十二

二



宗義案朱子以為陽之動為用之所以行也陰之靜為體之所以立也夫太極既為之體則陰陽皆是其用如天之春夏陽也秋冬陰也人之呼陽也吸陰也寧可以春夏與呼為用秋冬與吸為體哉緣朱子以下文主靜立人極故不得不以體歸之靜先師云循理為靜非動靜對待之靜一語點破曠若發矇矣

附梨洲太極圖講義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開闢升降之殊則分之為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為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也萬古此生長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即所謂理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也所謂太極也以其不紊而言則謂之理以其極至而言則謂之太極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即是為物不貳也其曰無極者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或曰因易有太極一言遂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故不得不加無極二字造化流行之體無時休息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世之人一往不返不識有無渾一之常費隱妙合之體徇象執有逐物而遷而無極之真竟不可見矣聖人以靜之一字反本歸元蓋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非以收斂為靜發散為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

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是則所謂靜也故曰主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慨自學者都向二五上立腳既不知所謂太極則事功一切俱假而二氏又以無能生有于是誤認無極在太極之前視太極為一物形上形下判為兩截我山先師曰千古大道陸沈總緣誤解太極道之大原出于天此道不清楚則無有能清楚者矣

附朱陸太極圖說辨

陸象山與朱子書曰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于

宋元學案卷十二

四

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後世又謂無極即是無形



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有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陽反何足上煩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懷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

宋元學案卷十二

五

朱答曰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嘉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

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其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而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嘗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

宋元學案卷十二

六

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轆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



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七

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

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殺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宋元學案卷十二

八

陸曰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九淵竊謂老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著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朱曰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



言果不同也

陸曰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朱曰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陸曰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朱曰請詳看熹前書會有無理二字否

陸曰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

宋元學案卷十二

九

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朱曰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

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陸曰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朱曰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

陸曰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

宋元學案卷十二

十

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老兄最號為精通話訓文義者何為尙惑于此

朱曰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



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陸曰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問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闡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順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而孰爲昧于道器之分哉

朱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熹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

宋元學案卷十二

十一

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陸曰通書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朱曰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陸曰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無乃紕古書爲不足信而任胸臆之所裁乎

朱曰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

陸曰來書謂周子說出人不說說底道理謂之無極誠令以無方所無形狀而言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尙如此道耳

朱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

宋元學案卷十二

十三

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判而不尙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會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陸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何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會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



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無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

朱曰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顯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騰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焉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宗義案朱陸往復幾近萬言亦可謂無餘蘊矣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後之闕究竟無以大相異也惟是朱子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于陰陽之中此朱子自以理先氣後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子之意也羅整菴困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為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為二物其原蓋出于此不知此三語正明理氣不可相離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猶中庸

言體物而不可遺也非二五之精則亦無所謂無極之真矣朱子言無形有理即是是尋無極之真于二五之精之外雖曰無形而實為有物亦豈無極之意乎故以為歧理氣出自周子者非也至于說中無欲故靜一語非其工夫之下手處乎此語本孔安國仁者靜之注蓋先聖之微言也

王魯齋曰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然命詞之意咀嚼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妄意謂此是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為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于模寫不得已畫為圖象擬天之形指為太極又苦無形無象故于圖首發此

宋元學案卷十二

四

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神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穆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梓材案周子生于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年十六矣作十四誤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也于乾道己丑已敘于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自



默契道體實天之所昇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于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于先生然後得之于心無所不貫于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于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于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

宋元學案卷十二

五

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乎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乎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

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

吳草廬曰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總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无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于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棟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棟至高至上無以加之

宋元學案卷十二

六

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眾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



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許白雲答或人問曰太極圖之原出于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七

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坊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議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于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

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于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于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

宋元學案卷十二

六

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著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于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于死孰謂陽不先于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耳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



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以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祕而反以爲病何其異邪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耳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

宋元學案卷十二

九

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卵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質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于無窮則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概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百家謹案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子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至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二陸不以爲

然遂起朱陸之同異至今紛紛奴主不已宗朱者詆陸以及蕪湖白沙陽明宗陸者詆朱及周近且有詆及二程者矣夫周程朱陸諸君子且無論其學問之造詣破暗千古其立身行己俱萬仞壁立其在南閩則斗杓華嶽也在人則宗祖父母也是豈可詆毀者且道理本公共之物諸君子卽或有大純小疵處亦只合平心參酌必無可死守門戶先自存心于悖疎而有詆毀之理明嘉靖南陽豐氏坊作易辯辯太極圖說混滔八千餘言故索垢瘕此不足述者至于其圖之授受來由雖見于朱漢上震之經筵表而未得其詳今節畧先叔父晦木憂患學易中太極圖辯于此以俟後之君子或否或是焉

宋元學案卷十二

十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道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爲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緣說于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侔矣蓋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專以明易也非別有所謂太極而欲上平義文也周子之無極而太極則空中之造化而欲合老莊于儒也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未免過于標榜矣攷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



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種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修以  
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  
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其圖自下而  
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  
火不燥烈惟溫養而和煥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溼  
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溫養之至堅固而不  
敗其最下圖名爲元化之門元化即谷神化者竅也谷者虛  
也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由以生是爲祖氣凡  
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氣上升爲  
稍上一圖名爲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有形之精化爲微芒  
之氣鍊依希呼吸之氣化爲出入無之神使貫徹于五臟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主

六腑兩爲中層之左木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圖名爲  
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  
黑白兩相間雜之一圖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  
于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圖名爲鍊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  
至矣蓋始于得竅次于鍊己次于和合次于得藥終于脫胎  
求仙真長生之祕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易其名  
附于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  
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虛無有有必  
一本無乃更最上圖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  
太虛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次圖取坎填離之名  
曰陰動陽靜氣生于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圖五氣朝

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既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  
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圖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名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圖元化之  
名曰萬物化生願就是圖詳審之易有太極夫子贊易而言  
也不可云無極无方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圖圓相有者  
无之无者有之恐非聖人本旨次圖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  
推動靜就非貫穿不消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尙未生安  
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麗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  
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填離則明顯而彰著謂  
之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諸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  
主靜豈通論哉五行始于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主

乎木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  
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繫言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  
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  
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圖在方士爲元化鍊化  
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亦分二圖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  
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靜之分然動靜非截  
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圖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  
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  
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盛用相生則



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  
兩儀者卦中所面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  
天有陰陽地有柔剛斯道無往而不在于非分陽而立天分陰  
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  
水火木金土自爲一截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  
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五行各性性已紛雜  
復參以陰陽而七雜亂莽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擬大傳  
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致一三且不能生况于七乎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  
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  
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內又不知專指人言  
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謀如專指人人無化  
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  
屬臆說况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  
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  
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  
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夫子所云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之旨矣曰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  
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  
恐其行之也不免于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于中而  
歸于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于天命  
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耶謂性有善惡  
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老氏之  
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于無何有之鄉熱然似非人內守而  
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  
雜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立說之原爾

據此人能去其所存先入之見平心一一案之實可知此  
無極之太極絕無與夫子所云之易有太極宜乎爲二陸  
所疑謂非周子所作蓋周子之通書固粹白無瑕不若圖  
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况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  
及無極此實足徵矣百家所以不敢仍依性理大全之例  
列此圖說于首而止附于通書之後并載仲父之辯焉  
祖望謹案晦木先生宗炎梨洲先生之仲弟也先生雅不  
喜先天太極之說因作圖學辯惑一卷自先天太極之圖  
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于大賢不敢立異卽言  
之嗛嗛莫能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



莫能奪也

附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謂養心不止于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于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言養心莫善于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

顧諱謹案子劉子曰告子原不識性故曰生之謂性買積而還珠荀子原不識誠故曰以誠養心握燈而索照若識

宋元學案卷十二

五

得即如此說亦不妨

嘉祐四年蒲宗孟泛蜀江道合州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乃以妹歸之先生初娶陸繼以蒲

祖望謹案宗孟能知先生而茫茫不能知先生之道以至

阿附新法何耶

熙寧四年先生領廣東憲事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俄得疾聞水噴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爾今欲以病汗

磨絛邪

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于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日中也

自合州歸王介甫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介甫

退而精思不能得也

明道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

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

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顧諱謹案子劉子曰程子十二年化个喜獵心不得獵心

躲在那學得成故曰有多少病在苦一旦消化得便一旦

學成得不然十數年來竟費了幾場交戰又曰方未見時

不知閃在何處了知此可知未發之中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

宋元學案卷十二

五

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見康節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

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

見周茂叔論至此

黃山谷曰濂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康于取名而銳于

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榮羨陋于希世

而尚友千古

呂榮陽曰二程初從濂溪遊後青出于藍補

呂紫微曰二程始從茂叔後更自光大補

雲濠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即序錄所本補入

于此

胡五峯曰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



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子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補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

宋元學案卷十二

毛

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為先生像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罔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于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而于先王發政施仁之術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唯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指于殘編斷簡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子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

黃勉齋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

魏鶴山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固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宋元學案卷十二

毛

又師友雅言曰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裹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為唯聞之茂叔者恐是此補

黃東發曰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于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一二合于理或一意而敷衍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所未發尤有功于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吳草廬曰周子生于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羅整庵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



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二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于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即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高景逸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關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于關佛者矣

宗義案周子之學以誠爲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

宋元學案卷十二

无

主靜立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動是主靜真得力處靜妙于動動即是靜無動無靜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載不傳之祕固在是矣而後世之異論者謂太極圖傳自陳搏其圖刻于華山石壁列元牝等名是周學出于老氏矣又謂周子與胡文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于釋氏矣此皆不食其菽而說味者也使其學而果是乎則陳搏壽涯亦周子之老聃葛宏也使其學而果非乎即日取二氏而諄諄然辯之則范縝之神滅傅奕之昌言無與乎聖學之明晦也顧涇陽曰周元公不聞佛高忠憲答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關佛可也豈不信哉

百家謹案周子之學在于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已自明言之矣後之儒者不能通知其微尊之者未免太高抑之者未免過甚朱子曰宓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無極二字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夫無極二字且無論出于外氏柳子厚曰無極之極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之前已有無極之說矣真西山曰元公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殆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顧涇陽曰元公三代以下之包犧也又曰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直與河圖洛書相

宋元學案卷十二

羊

表裏夫河圖洛書原屬渺茫之事故不具論顧既經羲皇之仰觀俯察則之以畫卦又經文王周公孔子一闡再闡三闡大著于天下必無盡廢四聖之所已著者而偶傳方士之圖換其名色便謂可與列聖齊肩且更謂周乃生知之聖而孔子僅九千鎰此則未免標榜尊之太高者晁氏謂元公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而得百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形之傷性學指要謂元公初與東林總遊久之無所入總教之靜坐月餘忽有得以詩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總肯之即與結青松社游定夫有周茂叔窮禪客之語豐道生謂二程之稱胡安定必曰胡先生



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則曰茂叔再則曰茂叔雖有吟風弄月之游實非師事也至于太極圖兩人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為異端莫之齒也先遺獻嘗辯之其過圓通寺詩有云何須孔墨話無徵者此也嗟乎儒釋分途冰炭迥別談學者動以禪學詆人殊可怪也夫大道本公吾儒之所以為正道釋氏之所以為異端非從門戶起見也蓋實因吾聖人之道由仁義禮智以為道德忠孝愛敬以盡人倫慈祥恭儉以應事機財成輔相以理民物存順沒寧其親生死猶晝夜也而釋氏止以自了生死為事背棄君親滅絕天理不娶不嫁斷絕人類不耕不織廢棄人事蝗蝻延蔓蠹賊生民總由其親生死事重象辦死地雖生之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日無異于死故自心性知識以至山河大地一切空之聽六根之交于六塵而應事無情任善惡之無主猖狂而有無不著此如愛廬室之崩頽而先自焚之也而其尤可痛惡者創輪迴之說謂父母為今生之偶值使人愛親之心從此衰歇而又設為天堂地獄種種荒唐怪妄之談譁張鑿鑿所以為異端也非謂凡從事于心性克己自治不願乎外深造自得者便可誣之為禪也是故同一言性儒者之性善而釋氏之性空也同一言心儒者之心依乎仁而釋氏以無心為心也同一言覺儒者以天理為聞道而釋氏以無理為悟也種種懸絕曷可勝言奈何全不知儒釋之根柢而妄加訾議乎試觀元公以誠為五常之本百行之

之源以無欲主靜立人極其居懷高遠為學精深孝于母至性悱惻過人又勤于政事宦業卓然此正與釋氏事事相反者若果禪學如此則亦何惡于禪學乎即或往來于二林以資其清淨之意亦何害邪至于受學于周茂叔之言親出于明道之口豈以仲尼二字疑子思之不為宜聖孫乎此皆未免有意抑之過甚者惟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子率身而燕及勞瘁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此則不亢不卑延平李氏謂是知德之言善形容乎有道氣象者也

濂溪講友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太中程先生珦

程珦字伯溫洛陽人明道伊川之父也官至太中大夫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七十致仕自為墓誌年八十五

梓材謹案先生兵部侍郎羽之曾孫黃陂令適之子也先生復為黃陂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遂家焉生明道伊川二子後歸洛中屢歷間起為南安通守與濂溪遊因以二子受學云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人二程偉矣而不過少時師之其餘無見于世者其講學之友得數人焉曰胡文恭公宿曰周文敏曰傅耆曰李君平梓材案君平蓋即初平傳寫之誤曰王君貺曰許

渤

文恭胡先生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先生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歷先生謂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東南最先生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內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九甚先生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午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在乾若西北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于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王則果以其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先生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耶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年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先生以為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閒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拜樞密副使先生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未拜而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曰文恭先生為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諱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願惜大體從子宗愈入元祐黨籍嘗受學于歐陽充公參史傳

附錄

先生嘗至潤州與濂溪遊或謂濂溪與先生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先生于廬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受易書濂溪志

周先生文敏附門人劉虹

周文敏者安仁人也篤學敦行不求聞達嘗與濂溪講學廬山濂溪稱之曰一團和氣人也門人侍郎天台劉虹志之謂其直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三

氣摩虹云補

知州傅先生者

傅者字伯成梓材案二程遺書附錄有伊川謝傅者伯壽手謂傅長官謝書是先生當字伯壽遂寧人

也皇祐進士勵志為學濂溪先生判合州聞其賢以書通訊先生往從之及歸遺書謝曰曩接高論默有所得不至墮時好矣

雲溪案濂溪志山陽度氏曰伯成從周子遊嘗有書謝其所寄新說在永州又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累官至知

漢州補

祖望謹案元公弟子甚少二程雖弱齡從學然據其得遺

經于不傳之言則所自得者多呂榮陽汪玉山所言未可謂其不然而必謂太極通書之授受在洛下也先生雖言

論風旨不傳然二百年後度正從其家以求元公之遺墨



尚多有之安得不列之學案中邪蜀中學派當首先生其  
後范醇夫學于司馬氏譙天授謝持正學于程氏馬巨濟  
學于關中呂氏以啟南軒鶴山諸公之盛于故特表而出  
之

郡守李先生初平

李初平失其字慶歷六年元公令柳先生為郡守知元公為高  
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既聞元公論學先生  
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元公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先生遂  
悉心聽教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先生卒子幼元公為護其喪歸  
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百家謹案先生為元公上官有謂不當列弟子者夫學以

宋元學案卷十二

美

傳道為事豈論勢位自古至今有弟子而不能傳道多矣  
以先生之虛懷問業悉心聽受二年有得與二程同列諸  
弟子之班足見先生之盛德又何嫌哉梓材案  
主一是  
說亦有理願謝山于棄底濂溪門人抹去  
李先生之名是仍列講友而不列弟子也

懿恪王先生拱辰

王拱辰字君貺咸平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雲濂案先生原名  
拱壽仁宗賜以今  
名故字累官吏部尚書懿恪伊川程子曰君貺嘗見茂叔為  
日君貺與茂叔契便受拜及坐閒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  
來不知受邵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參濂溪志

秘丞許先生渤

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德恭終于華州蒲城主簿遂

為蒲城人先生天禧三年進士官至祕書丞卒年七十疾中為  
文二篇以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參范忠宣集

祖望謹案先生在潤州與范文正公胡文恭公同元公遊  
每日晨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定終日不易與其  
子隔窗而寢其子讀書聲琅然竟若不聞也程子嘗曰此  
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子謂如斯人者蓋極力于  
為學大非流俗可及惜其守之過堅不知通方之學也梓  
案此條原案有云許渤不知何所人也今以其舊里可致  
而節之

提刑孔先生延之

孔延之字長源新淦人孔子四十六世孫雲濂案會商豐誌  
墓作四十七世孫慶  
歷進士九年遷至司封郎中平生與濂溪友善在廣西寬恤民

宋元學案卷十二

美

力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諸子並以文章顯世號臨江三孔參  
江西人物志

濂溪同調

清獻趙先生抃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累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  
權倖京師目為鐵面御史知成都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擢參知政事王介甫用事屢斥其不便乞去位知杭州改青州  
復知成都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清  
獻參史傳

附錄

劉元城語錄曰趙清獻求絕欲挂父母像于臥牀王右軍不欲



仕自誓于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為則止耳何必爾

呂紫微童蒙訓曰榮陽公嘗言侯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公曰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朱子跋清獻家問曰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之者亦甚悉見于章貢道行之篇者可攷也而公于佛學蓋沒身焉何邪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頌 別為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頌 別為伊川學案

謝山周程學統論曰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七

士沖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適作並云

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稂呂芸閣東見錄一書

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

為張子韶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

子之于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

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

于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于諸家出入

于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

道之志得于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

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邪則未嘗不心折

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秘

者不盡由于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

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為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

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畧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

湖其得力于延平至于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為嘗從之

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即非師固

太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

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

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曆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

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

遊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于二程子之手受此固

攷之不詳或因窮禪客之語致疑議于周子則又不知

宋元學案卷十二

七

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

大有功于後學者莫粹于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真原于

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

于朱子而墨守之也

濂溪私淑

文忠蘇東坡先生軼 別見蘇氏蜀學畧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氏家學

純公程明道先生頌 別為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頌 別為伊川學案

胡氏家學



簡修胡先生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孔氏家學

舍人孔先生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長源子元祐初哲宗召為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甚卒呂申公曰經父本以伉直稱然愈不曉事為諫議時乃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甚晚乃知為所給憤鬱嘔血以致不起蓋指其劾伊川也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 參史傳

待制孔先生武仲

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宜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同上

宋元學案卷十二

堯

郎中孔先生平仲

孔平仲字義父武仲弟用薦累官給事中言者誅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出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為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 同上

二孔門人 長源再傳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二終

明道學案表

程顥

太中子 濂溪門人

劉鈞

並為劉李諸儒學案

李頴

別為上蔡學案

謝良佐

別為龜山學案

楊時

別為馬山學案

游酢

別為馬山學案

呂大忠

別為馬山學案

呂大鈞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侯仲良

別為馬山學案

劉立之

別為馬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三表

朱光庭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邢恕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私斬裁之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陳瑾

別為陳師諸儒學案

李俊民

明道續傳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呂希哲 別為崇陽學案

並明道學侶

韓維

王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明道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三

二

宋元學案卷十三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濠校刊

男百家集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大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明道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

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

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學案梓材案明道學案謝山分為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頌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為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

宋元學案卷十三

一

父珦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秀爽叔祖母任抱之斂墜不覺後數

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其處得之驗冠中進士第調

鄞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巖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先生謂其僧

曰吾有職事俟復見為吾取其首來觀之自是光不復見改上

元縣盛夏隄決法當言之府府言之漕司然後興作先生曰若

是苗槁久矣竟發民塞之歲乃大熟上元當水運之衝設營以

處病卒至者輒死先生曰病者給券而後得食待食數日笑而

不死乃白漕司豫貯米營中死者減半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屬吏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

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

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



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時見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自是鄉民子弟不敢復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如此移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雖至賤之物價必騰湧先生度所需使富室豫儲以待及期定價買之貧富咸利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私請一切不問先生視民如子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理其曲直無不釋然度鄉村遠近爲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

宋元學案卷十三

十一

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或詢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勿革者也熙寧初用呂正獻公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見從容咨訪將退則曰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始退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務以誠意感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于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王安石執政議更

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召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魏屈新法既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倣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先生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奄人程昉治河取漕卒八百天方大寒而慮用之眾逃歸羣僚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自歸勿納必亂卽親往啟門約少休三日後役眾雖呼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退而揚言于眾曰漕卒之潰程中允誘之吾且訴于上先生聞之笑曰彼方憚

宋元學案卷十三

三

我故爲是言也果不敢訴曹村埽決先生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慮請以廂兵見付事或可集澳以鎮印假之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募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得引大索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先生捕得一人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但使分地挽舟督察作過者其患始息水災請發粟司農遣使閱實鄰邑多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請貸不已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眾寡不以戶之高下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閱係甲權寵張甚諸邑供帳唯恐得罪至扶溝主吏以



告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  
帳可用爾中正亦憚之不敢入境有犯小盜者先生諭而遣之  
再發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  
自經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已坐  
逸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元豐八年  
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  
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  
優爲雖賞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  
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  
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  
也文潞公採眾議而爲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

宋元學案卷十三

四

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  
先儒程子

百家謹案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啟文明之運逮後景  
德四年慶曆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間朱子  
日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  
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  
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  
氏之傳煥然復明此定論也願二程子雖同受學濂溪而  
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爲懷二程氣質剛  
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峯爲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  
殊也

識仁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  
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  
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  
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乃備言此  
舊名訂頑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  
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  
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  
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宋元學案卷十三

五

劉戴山曰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  
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  
也識得後只須用存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  
聞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  
與之溲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  
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于誠而不一之謂  
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  
地閉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  
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  
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  
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



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卻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宋元學案卷十三

六

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鑠回互証己証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宗義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爲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

拂于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矜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則與天不相似此卽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埽跡法也焉飛魚躍千載且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兔跡以俟學人則匠羿有時而改變繩墨殺率矣朱子得力于伊川改于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

宋元學案卷十三

七

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閒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爲防檢窮索便是人爲未有不犯三家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庵先生希轍嘗于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識



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蓋其閒調停節候如鳥之肆飛冲然自得便是說也

附百家求仁篇孔門之學莫大于求仁求仁之外無餘事矣願未知仁之奚若于何求之故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第仁道至大無可名言又非懸空想像可得即識仁篇所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雖其言仁大旨已盡而在學者仍未易識如何之為渾然如何之為義禮智信而為仁也繼此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又是識後之工夫其識前之工夫止于不須窮索句中帶補

宋元學案卷十三

八

出存久自明句而存之之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程子于識前識後俱以一存統之也而先儒以為此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然則為淺學者于何而可以識仁仁不易識仍當于未識前思所以求之之方此未史求仁篇之所由作也夫天下沿流而不獲者則當溯其源求仁之言出于孔子則當還自孔子之言仁者以求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禮天則也攝心之規矩也心不踰乎矩而不仁者乎此以禮求仁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此以敬恕求仁也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此

言願行行願言心存乎慥慥而不自知其緘默以求仁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曰先難而後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以仁者之心胞與為懷自強遠利無在而不存以求仁也子貢問為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求仁于友輔者也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此求仁于感應者也其在人而直與之以仁者于微箕比干則曰殷有三仁于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蓋五人跡雖不同俱能以此惻怛之苦心懇摯婉轉于倫類間而克全其至性者也于顏子曰三月不違與其不違不實復禮而庶幾也于管仲曰如其仁就其功亦可稱也至于仲弓可使南面矣子路可使治賦矣冉有可使為宰

宋元學案卷十三

九

矣子華可使掌朝會矣皆曰不知其仁不欲以才混德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曰未知焉得仁不可以一節槩生平也宰我之食稻衣錦季氏之舞佾歌雍直斥之為不仁惡忘親嚴犯分也慨好仁惡不仁之未見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言夫全德之難其人也一日用力力無不足我欲仁仁斯至言夫奮往之當決其機也其他如仁者不憂仁者有勇觀過知仁殺身成仁仁者靜仁能守立人達人能好人能惡人無終日之間違仁力行剛毅木訥近仁亦既詳矣而後儒則以為聖人之言仁雖多究未曾正定說出使學者有盡一可由之路于是紛紛各立宗旨以矜獨得一似乎孔子有漏義乃賴後儒之補救也會不知聖人之言



如詔入室學者得門八面皆可入况于哀公問政之對昭然已直揭其體實指其功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此聖人爾后之告實為言仁之宗主當時之人孰不知之惟以聖門有此一言為之主故其餘之言皆可因人隨事以指點總不失斯言之會歸耳試以證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孔孟之言仁如出一口奈何不察後之君子謂吾性中曷嘗有孝弟來而反以孝弟也者為仁之本故解作好仁之本明自背于孔孟與總之後儒謂性生于有生之初知覺發于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性公也知覺私也不可即以知覺為性愛親敬長屬乎知覺故謂性中無孝弟而必推原其上一層不知性雖為

宋元學案卷十三

十一

公共之物而天命于人必俟有身而後有性吾身由父母而生則性亦由父母而有性由父母而有似屬一人之私然人人由父母而有則仍是公共之物夫公共之物宜非止以自愛其親然人人之所以自愛其親正以見一本大同之道所以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謂之天經者蓋以此愛親之心具自孩提之童不學不慮一本乎天乃吾良知良能之知覺即性體也及長而知敬兄者此也忠君者此也勇戰者此也仁民愛物者此也無二心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猶謂孝弟之非仁乃藐之而他是求邪且佛氏之言性何嘗不精所以為異端者正以不就人言性求性于父母未生前合

合生蠢動以為本覺于是其視父母也甚輕害道之大全在于此孔子言性止就人而言故孟子道性善亦曰人無有不善不合牛犬于內也言仁則曰親親以無父母即無此身父母即天地我與父母固結而不可解之心不知其所自來此天然之至性乃所謂仁也儒釋之界限惟此吾儒胡為而復墮其霧乎王塘南曰聖學主于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上懇惻以求盡其力當其真切于孝弟時此心油然而藹然而不能自己則仁體即此可默會先遺獻曰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為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禮則義理之發源在于父母人能事事以父母為心便是天理便是仁也嗚呼孔孟求仁之學惟塘南與先遺

宋元學案卷十三

十一

獻可謂撥雲霧而睹青天矣  
楊開沅謹案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即大學格物之物所謂有物有則也此道與物無對即大學中庸必慎之獨天命之性體也惟萬物皆備于我所以同體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所以無對

定性書

百家謹案橫渠張子問于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為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

宋元學案卷十三

三

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百家謹案先生他日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劉戢山曰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貫不事更端亦不煩詮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常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常以下卽天地之道

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自用智所以異于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自用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卽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于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實歸于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秘密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宋元學案卷十三

三

百家謹案性無內外云者羅整菴云內外只是一理也情順萬物而無情者先遺獻云此語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物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無也無情只是無私情如下文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怒而無自私自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爲太宰疏解定性書會講于京師分作四層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時遠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計更俱在京成會



于象房所約五千餘人羅近溪耿天臺周都峯徐龍灣並  
參講席莫不飽飲斯義

語錄

詩書中凡有一箇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的意  
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  
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子萬物者謂之天  
命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  
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宋元學案卷十三

南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在其中  
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其上如其左右  
大小疑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  
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  
與後己與人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  
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

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一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劉戡山曰神更不說體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無方化之外  
處即是故以用言

楊開沅謹案誠便是神之體但體物不遺故不可以體言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為堯  
存不為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  
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  
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宋元學案卷十三

圭

劉戡山曰先升而後降如何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  
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  
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劉戡山曰神化原是一箇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  
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



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劉戡山曰一不獨立便是二不是一以生二正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本水之精即水成象不是假象纔看是一個隨看卻是千萬個千萬個卻是一個在天非一在川非萬一者是質萬者是文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有道則有用元者善之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宋元學案卷十三

六

劉戡山曰說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不有道字幾落禪詮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于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于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

劉戡山曰物有善惡神無善惡無善無惡乃爲至善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道念有這念便有比偶有比偶

便有負勝譬如一疋絹纔說細便有羅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擇善卻不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卻謂之流也

劉戡山曰溯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但養得未發之中思過半矣

宋元學案卷十三

七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至誠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者心把捉越不定

劉戡山曰把捉正是障

人心不得有所繫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  
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  
用仁至難言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切脈最可體仁

劉菟山曰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體無間斷故無痿痺一  
斷便死了不仁者如邵子所謂不知死過幾萬徧卻是不曾  
生一般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  
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  
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

宋元學案卷十三

太

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  
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  
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  
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  
間斷即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遇有感觸忽然迸出來無  
內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  
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耳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  
不息則發政施仁無一非不忍人之心矣政又案但不可  
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二句一時恐未必得解人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

不學便老而衰

百家謹案先遺獻每道此語且云體驗實然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難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  
而從人者輕也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明道見謝子記同一條今移  
為附錄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  
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為我疑于仁墨  
氏兼愛疑于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  
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

宋元學案卷十三

九

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曰仁義者無所為而為之者也楊氏  
為我墨氏兼愛淳于髡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即  
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是  
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  
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為若是推其  
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  
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  
會無父以其枯槁澹泊其孝不周據如此言即有之亦是  
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楊子雲謂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真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



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愚以為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眾生亦卽是一箇爲人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與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朱子言孟子雖不得志于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孟子方痛其不能滅息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幾望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觀雜難可以觀仁

劉戡山曰豈惟雜難盈天地間並育並行莫不足觀仁

手

宋元學案卷十三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劉戡山曰仁者人也識得此理存之卽是若不識本來面目強欲以人爲湊泊則遠人爲道矣敬卽念而存也義卽事而

存也只此敬義工夫便將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都存在這裏了方成其爲人

楊開沅謹案敬義立則與物同卽物格也仁者無對卽慎獨而意誠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劉戡山曰只是陰陽

宋元學案卷十三

手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戡山曰識此意方可言勿忘勿助不然亦是說夢

學只要鞭辟近裏者己而已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劉戡山曰荀子二語並稱亦見他請事斯語分明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卻嫌四勿猶落聲臭支離在而象山又本程子之言以推尊仲弓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皆是天道但不可得而聞耳仲弓資性厚重而用功于敬至此夫子只是要打成他一片處近乎一貫之呼矣荀子雖未為無見抑亦佛老之學即是論性之解此派相沿誤盡後人聽之不識所為天道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宋元學案卷十三

學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

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劉戡山曰此無欲學聖之旨

宋元學案卷十三

學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塗穿鑿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楊開沅謹案敬以直內即忠也義以方外即恕也聖人亦止如是所以云一以貫之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

欲然而餒知其小也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先難克己也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

百家謹案此已便開王陽明宗旨矣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勿忘勿助之閒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繫于人

人心莫不有知唯蔽于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宗義案父母全而生之原不僅在形體聞道則可以全歸矣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于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九思各專其一

宋元學案卷十三

語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于物則物理盡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劉戡山曰便說樂道亦是只看道是何等物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告神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

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百家謹案此即是欲立欲達之體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性靜者可以為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宋元學案卷十三

論

與于詩立于禮自然見有着力處至成于樂自然見無所用力

毛猶有偷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于吹竽之中至孫叔敖舉于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

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知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意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梓材謹案原本下有二條今移為附錄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段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楊開沉謹案此即意也即獨也即良知之本然物之當格者也陽明賤山乃為道破耳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

宋元學案卷十三

美

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者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

劉戡山曰正是要字好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引此當寫字時橫一為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為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屬

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盡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百家謹案此則未免說得太高人與物自有差等何必更進一層翻孟子案以陷生物平等撞破乾坤只一家禪詮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宋元學案卷十三

毛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閒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賡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楊開沉謹案若別有天地則不可謂獨矣故曰仁者與物同體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楊開沅謹案參贊皆是同體中事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可謂耳有助于目足有助于手總是一箇誠耳若手足痿痺便是不仁矣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宋元學案卷十三 天 完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為昔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便休信此說蓋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入活物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

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槁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息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

宋元學案卷十三 天 完  
得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因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

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



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缺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要在腔子裏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今人大槩止用

宋元學案卷十三

辛

耳目不會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學始于不欺闇室

楊開沅謹案純公處處提倡慎獨不待鼓山也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德至于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象所見而已智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惟聖人明于定分須以東為東以西為西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

宋元學案卷十三

辛

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為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物懸在室中苟無所依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他道理只為自家

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廢時日子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養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

宋元學案卷十三

聿

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日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謂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的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

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贖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與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百家雜案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子天下蓋吾儒之與佛氏異者全在此二字吾儒

宋元學案卷十三

聿

之學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為障最惡夫理先生少時亦曾出入老釋者幾十年不為所染卒能發明孔孟正學于千四百年無傳之後者則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其照照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宋元學案卷十三終



宋元學案卷十四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算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明道學案下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稱事為制乎然至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稱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于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于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于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畧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存口分授田之

宋元學案卷十四

十一

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俾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為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鄉鄩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于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裕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驍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為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餓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于儲餘以豫為之備未可以幸為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質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為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

宋元學案卷十四

十二

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俾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為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鄉鄩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于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裕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驍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為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餓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于儲餘以豫為之備未可以幸為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質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為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



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藉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殘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度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爾如科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宋元學案卷十四

三

百家謹案先生所上神宗陳治法十事觀其文彩似乎不足案其時勢悉中尙繁無一語非本此中至誠之流露也此真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惑于王安石而不能也

附錄

先生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已見志操矣

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于濂溪卽慨然有爲聖賢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

明道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云顯每日嘗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卒來省其兄嘗

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日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宋元學案卷十四

四

一日神宗縱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容

先生爲御史時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天下咸稱允當

熙寧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數清饗傲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梓材謹案原本有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與神宗同安石之學二條今移入荆公新學畧

王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怒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眾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

宋元學案卷十四

五

內之民凶年飢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孔子爲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

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先生謂學者曰賢者某如此某然用工夫見理後須開放不開放只是守閉又近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于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卽是放開也

梓材謹案前二語梨洲原本所有下移上蔡語錄以足之

宋元學案卷十四

六

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心也

程氏遺書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故先生嘗教謝良佐曰賢讀書慎不要循行數墨

又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子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民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又曰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歎服

范淳夫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條作陳忠肅公璣嘗作賈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至自是以

宋元學案卷十四

七

來嘗以真極自愧一大段今以其文與陳鄒諸儒學案複出以其前三十六字併入了齋附錄而僅用范公二語于此

邵伯溫曰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于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兵部宗師曰願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請官願獨除監司願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

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于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年四十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

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劉左司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

在臨政上下響應補震澤記善錄曰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將補

呂氏童蒙訓曰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如其面不同者皆私心也至于公則不然補

宋元學案卷十四

八

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補

又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子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于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案程氏答張氏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為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



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為為應迹明覺為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定定則明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皆老佛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自于易誤解也梓材案謝山注云蓋指无思无為諸語子思雖漸失古人體統然猶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為本以勞謙為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豫焉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為應世其偶可為者則為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于邛山至于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為夷狄淪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為己責也嗟夫未有自坐老佛病處而辯老佛以明聖人之道者也補

宋元學案卷十四

九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補

胡敬齋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于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言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為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公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為兩分其罪

羅整庵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為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

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別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于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為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為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宋元學案卷十四

十

唐一菴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內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倫務于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就其民生日用而非淺陋固滯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箠仕十疏足以占王道之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百家謹案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為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在蓋由其學本于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果何以識先生曰存人自明則存養之功為要也先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為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人自明曰先實有諸



己將經義只為栽培曰學以知為本日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為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在有理與無理而已非必凡內求諸己務求自得者便是禪懂懂失向沿門乞火者便是儒也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即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為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者也至于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安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于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為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願裕陵亦有意于先生而不容于安石之褊拗且年壽亦不永富

宋元學案卷十四

士

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

明道學侶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為伊川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為橫渠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明道門人 濂溪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紉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並為劉李諸儒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別為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別為龜山學案

文肅游廬山先生酢 別為廬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侯荆門先生仲良

承議劉先生立之

學士朱先生光庭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四

士

博士蘇先生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尚書邢和叔恕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明道私淑

靳先生裁之

靳裁之穎昌人少聞伊洛程氏之學胡文定入太學時以師事

之 參姓譜

靳先生語

士之品大槩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

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 補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靳氏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明道續傳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教授鄉里其于理學淵源真搜隱索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復隱西山既而變起倉卒人服其先知先生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以為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始驗而先生已卒年八十餘賜諡莊靖先生 從黃氏補本錄入

宋元學案卷十四

主

梓材謹案郝陵川為明道伊川兩先生祠堂記云泰和中鶴鳴先生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鶴鳴澤州人澤州學者多原于明道所謂先生之學蓋謂明道也

宋元學案卷十四終

伊川學案表

程頤 子端中 孫暉 別見和靖學案

明道弟 劉絢 並為劉李諸儒學案

李顥 別為崇陽學案

呂希哲 別為上蔡學案

謝良佐 別為龜山學案

楊時 別為馬山學案

游酢 別為馬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五

尹焞 別為和靖學案

郭忠孝 別為兼山學案

王蘋 別為震澤學案

周行己

許景衡 並為周許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李朴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冲 別見華陽學案

蘇昞 別見范諸儒學案

楊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蕭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陳淵 別為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為豫章學案

楊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又二十九人見劉李諸儒學案

又九人見周許諸儒學案

私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陳瓘 並為陳鄒諸儒學案

鄒浩

趙霄

張輝

蔣元中

蔡元康

潘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子翬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羅靖

羅竦 並見和靖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五表

三

司馬光 別為水學案

呂公著 別為諸儒學案

韓維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伊川講友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朱長文 別見泰山學案

范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方元案

父峻 並伊川學侶

宋元學案卷十五表

三

傳

孫翥 別見震澤學案

曾孫 未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曾孫 王

曾孫 禾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肅  
張特立  
李簡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並伊川積



宋元學案卷十五

徐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伊川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早卒向徵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

矣哉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

者信哉述伊川學案梓材案伊川先生為安定大弟子謝山于安定學案序錄已及之而其于

濂溪亦不可謂非及門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小程子學者初稱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始稱伊川

胡周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頌

宋元學案卷十五

一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即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閱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邇英閣迫隘乞就崇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頤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先生曰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

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先生任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于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嘗講頤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章句人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頤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先生容貌莊嚴于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功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

宋元學案卷十五

二

宮中漱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藩邸嫌名中人以黃紱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呂申公范堯夫入侍經筵問先生講說退而嘆曰真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賦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



先生所爲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經筵先生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爲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逸以爲怨望去官紹聖間黨論削籍竄涪州徽宗卽位移峽州復其官崇寧二年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誣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先生爲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爲之間

宋元學案卷十五

三

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誘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明稱先儒程子雲濠案先生著有易傳四卷宋志作九卷

語錄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天地之化旣是兩物必動己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旣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楊開沅謹案此卽天地之氣有過不及而人性之所謂相近亦因之若動而齊則無過不及便是有心有心則有爲有爲則有己而人性亦不必云相近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楊開沅謹案此則天地之中氣所以萬古不易其大常而人性之所以善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宋元學案卷十五

四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于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葉六桐曰木石中火因鑽擊而始出非木石中本有火也然謂木石無火則鑽冰擊土何以火不可得學者須具可鑽可擊之質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于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若謂旣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



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于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

楊開沅謹案往來屈伸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處是理其實離氣無從見理以為有前後際便不是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

楊開沅謹案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中易以不字便不是

宋元學案卷十五

五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于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以靜見天地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

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是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劉戡山曰未發前謂之靜否曰非也謂之中○先生于動字靜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

宋元學案卷十五

六

莫站立在動靜上又曰思即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為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楊開沅謹案不出來處即是未發愈知前云不發謂之中之非

季明曰平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甃續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問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畱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論動靜之際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之逐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又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宋元學案卷十五

七

百家謹案運用處固是意正惟以意爲心之主宰故能運用全屬不得意爲心之所發也卽先生有心而後有意之言亦不屬意于已發說甚長詳明儒轍山學案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鑒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罍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于內則浮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

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宋元學案卷十五

八

百家謹案前言虛實重虛字此言虛實重實字所謂得主則頭頭是道橫說豎說只是一理

或問思慮果出于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廷則主莊軍旅則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



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可大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卻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原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百家謹案能養身則德潤身心廣體胖他臟腑似無所不養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于夢此何故也日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閒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嘗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于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

宋元學案卷十五

九

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眈眈便形于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守不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劉戡山曰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于夢所著事善則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眈眈入夢者卻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

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百家謹案以心使心一語似未安一心聽使一心使心是一人有二心矣不若云心未能定聽其自由便放去也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劉戡山曰不是兩樣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

宋元學案卷十五

十

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其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且晝呼吸實可持循也佛氏明心見性以無能生氣故必推原于生氣之本其所謂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皆是也至于參話頭則壅遏其氣使不流行離氣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



楊開沅謹案氣有善不善此是伊川先生分氣質義理爲二性之根從此無往不與孟子異矣夫人生也直如其本然而勿襲取助長以害之便爲善養豈因其不善而養之使善哉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楊開沅謹案二者只分生熟非有異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

宋元學案卷十五

十一

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于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于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于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

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于人者哉如止曰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于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宋元學案卷十五

十一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

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于己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宗義案此卽涵養用敬進學致知宗旨所由立也然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仍是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非有二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活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一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百家謹案配義與道一段師說云正釋上段氣之所以塞于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石渠言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是也

楊開沅謹案伊川之說理氣分而爲二師說理氣合而爲一不同處只在此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義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必有事焉正是存養工夫不出于敬伊川云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卓爾躍如是也又云必有事雖不出于敬然不曰敬而曰有事者程子曰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待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蓋有事而始元得一敬誠中形外敬是空明之體若不能事事則

昏暗仍屬不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一串工夫須用善看故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劉蕺山曰易言敬義此卻代以致知皆是不孤之學此程門口訣

問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百家憶姜定庵先生問知之爲知之章先遺獻曰有知有不知此麗物之知動者也爲知之爲不知此照心也麗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則無乎不知也子路認此麗

物者以爲知則流入于識神邊去此毫釐千里之差夫子一口道破點鐵成金矣若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夫子豈向多寡上分疏所謂麗物之知湛然之知卽此間見之知德性之知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



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循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刃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劉戡山曰古人只說真知更穩似良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

宋元學案卷十五

五

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于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得之于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于養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知見不涵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待善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宗義案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悼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人則做效前人所爲耳于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宋元學案卷十五

六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和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才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于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于這裏蔽著雖強思亦



不通也

百家謹案釋氏止于一件上口取決不他換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于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臭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則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于思唯思為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宋元學案卷十五

百家謹案深思之久方能于無思無慮忽然撞著

學者先要會疑

顧諱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古之君子唯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唯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閒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發揮先要會疑之旨最為精切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氣血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卻則得若要真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顧諱謹案此伊川先生格物宗旨認得宗旨都放過不得

隨事親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與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宗義案收其心而不放即是敬朱子接敬于格物之前已失

宋元學案卷十五

伊川之旨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劉敬山曰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蓋指上講明義理三項

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為話柄過矣  
姜定庵曰若格得大頭腦處則萬物自知以物異而理同也



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被銅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宋元學案卷十五

九

何害于學如問禮于老聃訪官名于鄭子何害于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人患事繁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于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

姜定庵曰所以貴識大頭腦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間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學莫貴于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子仲尼得他言語

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于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良佐與張釋說一條今移入上蔡學案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宋元學案卷十五

十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逆邁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為然游夏

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小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頓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會見富人說金如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人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較事大小其究為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螟蛉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于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人強不得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

宋元學案卷十五

圭

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而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蔽護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問謝元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

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思叔詔魯僕夫一條今移為附錄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即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何如曰技藝

宋元學案卷十五

圭

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人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是點頭

百家謹案生生之體洋溢兩閒流行之機通徹無礙察者

識之精從敦化而見川流即可從川流而見其畫一聶雙

江謂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

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

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

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

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久其所動靜起居隨若

宋元學案卷十五

五

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乎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

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夫人之性

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動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異但賦形于天地其理則一

問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

安得情又問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而發于中

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

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

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

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

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

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

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

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棟梁

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

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

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而暴豈才質使之然

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論語學案解性相近章性相近猶言相

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

宋元學案卷十五

五

指點粹然之體此無齷齪彼無豐但人生有氣質此性若固

于氣質之中氣習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什佰

千萬無算此豈性之故哉夫習雖不能不歧乎遠然苟知

其遠而亟返之則遠者復歸于近即習即性性體著矣此

章性解紛紛只是模一近字記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

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

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箇若是彷彿

相違便是善與利之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此箇爭差

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

遠是尋丈如兩人面貌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近且

所謂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混乎善只是一箇惡亦是一箇



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箇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為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是氣質中指數義理者非氣質即為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為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恐人混性于習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解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

宋元學案卷十五

五

楊子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楊開沅謹案哉山云氣質就習上看則可若以氣質為習所從出似不盡然胎教以前氣質由于習既生以後則有習由于氣質者然究竟氣質由習而成者多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

學故移不得使向學時亦有可移之事

百家謹案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明明言無不善之才矣今夫薶麥播種能抽芽發穗結實成熟者其才也就其中之生意為性蓋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不可言性善而後才善也又惡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然而上知下愚實不可移將謂才無不善降無爾殊乎嗟乎此從來言性學之葛藤最難判斷子是後儒遂謂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孔子之言近言上知下愚氣質之性也孟子之言善義理之名義理無氣質從何托體氣質無義理不成人類

宋元學案卷十五

五

氣質義理一物也即一性也試為從本言之易傳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繼之而言陰陽天命之流行尚未著于人物其時道體之冲和於穆粹然至善者也及其有所賦于人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就人之氣質得陰陽天命之全而性善焉是性者因氣質而有也有是氣質而後有是性則性之善亦因氣質之善而善之也如將一粒麥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善氣質不善然而知愚賢不肖生來不等者天命至精著于生初當其在胎之時即有習染所以古人有胎教之言如此薶麥落地而有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說不得薶麥之性



不同也孔子言習相遠習不僅在墮地之後其在胎時即有習矣總之于天命之性無與也

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劉蕺山曰性即理也即伯子所謂天理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性即理也之言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為人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即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于物也若謂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

宋元學案卷十五

毛

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有是如虎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即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雖桀紂之凶惡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絕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氣之精者生人粗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粗之判故氣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无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

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入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百家謹案心之為物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形容舍則亡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

宋元學案卷十五

夫

于忍安之以至于殺充之以至于好殺豈人理也哉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道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顧諟謹案傳習錄曰心即理也與心即道也如出一口陽明先生因後人求理于事物故屢屢提撥此義不知者遂駭為特創耳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沖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楊開沅謹案此段發明道器一貫最爲明白知此則理生氣纔說性便不是性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皆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

宋元學案卷十五

无

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凡物本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

所以然

楊開沅謹案大學物有本末似兩段事然合之總完一善仍是一是也即云修齊治平是其然格致誠正是其所以然亦得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于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宋元學案卷十五

丰

百家嘗憶姜定庵先生問孝弟爲仁之本先遺獻曰凡人氣聚成形無一物帶來而愛親敬長最初只有這些子後來盛德大業皆原于此故曰仁之本集註爲仁猶曰行仁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蓋以孝弟屬心之上層方纔是性有性而後有情故以孝弟爲行仁之本不可爲仁之本李見羅道性編皆發此意愚以爲心外無性氣外無理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蓋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後見其爲仁義禮智非是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也人無此心則性種斷滅矣是故



理生氣之說其弊必至于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而後已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孰謂孝弟不可爲仁之本與養心莫善于寡欲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劉戡山曰心齋又加箇有所見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本實者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殘忍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于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奉養其流之遠則

宋元學案卷十五

聖

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公便道最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可有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市于色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然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

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髓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爲人處世間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有疑病者事未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于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即皆天理

宋元學案卷十五

聖

顧諟謹案傳習錄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然一燈此有意爲善亦是非理之旨

敬卽便是禮無已可克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己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



止于事為人君止于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于事只得攬他事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于物者物必有則須是止于事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問仁曰在此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百家謹案孔子亦曰愛人以愛為仁恐不在後人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自是無病

宋元學案卷十五

學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百家謹案叢山語錄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為端緒外見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為孟子誣中庸未發為性已發為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蓋子劉子意以仁義禮智之性

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名故惻隱即仁也時位有動靜性體無動靜非未發為性已發為情中和盡屬性也情者性之情不得與性對此開闢以來之特解須細心體會

仁則一不仁則二

問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開闊其意味有不可言述竊有一喻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為族弟此豈知為族之兄耶或告曰彼之兄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既歡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宋元學案卷十五

學

問學者須志于大何如曰志無大小且其說道將第一等讓于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倦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人少而勇者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會子易簣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願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



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責志立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良佐見伊川一條并載山語今移為附錄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

宋元學案卷十五

美

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為无咎也

百家謹案闕林氏兆思專言良背之學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即良其背也

良其所止其所也良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止為物作則也唯使之各得其所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嘗請一條今移為附錄

人于天地閒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

顧諟謹案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論語所謂坦蕩蕩孟子所謂不淫不移不屈曾有絲毫窒礙否

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者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

宋元學案卷十五

美

著甚工夫但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不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

梓材謹案原本此條自然明白下有先生曰初見伊川時至有箇省覺處一百四十三字與百家案語今移併和靖學案

人之于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



曠蕩復檢束則日就規矩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忘敬而後無不敬  
劉截山曰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

宋元學案卷十五

七

居敬即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以為不簡蓋先有心于簡則多卻一簡字矣居敬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其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禮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涵養吾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管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九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能順乎中正乃无妄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而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菑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畲是事理之當然耳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無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也聖人隨時而為也

宋元學案卷十五

美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是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葉六桐曰權乃是一定不移之物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于過不及二者之閒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宗義案伊川此段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又曰昔有問浩然

宋元學案卷十五

堯

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周海門曰何處見不得此卽鸞飛魚躍察乎上下之意然非勿忘勿助活潑潑地如何見之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于喪己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爲不求于本而求于末攷詳畧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吾身君子弗學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語高則指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旨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文字上無閒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于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須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繫辭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策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

論語孟子只詳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賸只有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宋元學案卷十五

罕

宗義案橫看側看面面皆山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于密

問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樂亡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欺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偶學虞書一條今移爲附錄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



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  
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則亦必有養古之  
仕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閒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  
祿可趨則所志可知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重稚閒已有  
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畢業某何嘗不教人習畢業也人若不習  
畢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畢業既可以及第即  
已若更去向上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伊川與和靖論養命一條今移入  
和靖學案又范淳夫之女及有患心疾二條移為附錄

宋元學案卷十五

望

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  
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  
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  
見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  
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人多言天地之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  
言著外則須是似有箇規模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死生死生猶古今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冬至一陽生卻須陡寒正如欲明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  
截然不相接斷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良之為  
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陰陽于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至參錯然一箇生  
殺升降之分不可無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  
看水雜物不得故水有雜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

宋元學案卷十五

望

念之了然胸中這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于事業謂之理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大圭黃鐘全沖和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闔得心胸便可見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欲之牽妻子之愛斷而

不惑者鮮矣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驚怒皆是主心不定



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思慮不得至于苦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

譬之敬父矣又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如今端坐附火是敬于

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于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

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

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百家雜案養氣養心原是一事分不得兩件

致知但知止于至善如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之類不

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造道深後雖問常人言語淺近莫非義理

梓林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其謝顯道習舉業至且靜坐五十八字移入上蔡學案其伊川見人靜坐十一字又游定夫問陰陽一條並移為附錄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至于聖

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

則亦聖人而已矣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梓林謹案此下有尹彥明問于程子一條移為附錄

人少長類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不應為總是非道

只外面有些罅縫便走了

九德最好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責己

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

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

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作亂

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謂之講師惟知

道者乃儒學也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梓林謹案此下有蘇季明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

學者多蔽于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閒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者得

之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沿革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于心有所不安告

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

之交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自無



辱矣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于一道中別出

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劉戡山曰無妄亦無誠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

宋元學案卷十五

聖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于事厭怠皆是無誠處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為中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謂中也

聖人憂勞中其心則樂安靜中卻有至憂

發于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于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

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非敬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

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

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

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

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

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宋元學案卷十五

聖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識不動意

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所務于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

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

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原注

喪祭禮相見 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

之禮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幼者可漸使知禮義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

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

1第 17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昏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百家謹案學佛者之忘是非正爲有許多道理所以要忘昏迷拘泥所以爲物所役能自己轉動得人便不昏迷拘泥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百家謹案此真爲至言然不唯機事凡兵陳刑名以及權術之書後生看慣即便下著毒種多致後日有喪身敗德之事教子孫者不可不蒙養以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宋元學案卷十五

聖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閒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思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

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宋元學案卷十五終

宋元學案卷十五

果



宋元學案卷十六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伊川學案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黃東發曰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宋元學案卷十六

心兮本虛

陳北溪曰心之為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

應物無迹

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之可尋捉處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人之接物視最為先即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

定之準

蔽交于前

蔽指物欲之私而言

其中則遷

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于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

制之于外以安其內

物欲克去于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

克己復禮

上以一節言此以全體言

久而誠矣

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微

表裏一于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陳北溪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于天之所賦而人受之

宋元學案卷十六

以為性者也

知誘物化

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

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閒也

遂亡其正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

卓彼先覺

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

知止有定

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即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于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為之誘而化矣



閑邪存誠

邪者物欲之私誠者天理之實閑外邪不使之入則所存于  
心者徹表裏一于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仁矣

非禮勿聽聽箴

總結之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陳北溪曰一念之動于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宣之則後見  
于外

發禁躁妄

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爲言大概不出此二者皆人  
欲之所爲也故必禁之

宋元學案卷十六

三

內斯靜專

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  
此二句爲一篇之關要處

矧是樞機

門之闢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  
由言以宣之而後見于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興戎出好

言非禮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興戎則凶而辱出好則吉而榮

傷易則誕

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于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  
傷煩則支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于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  
者乃煩中之失也

己肆物件

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己者肆而與物件矣內何復靜之  
云

出悖來違

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  
云

非法不道

宋元學案卷十六

四

法謂先王之法言

欽哉訓辭言箴

欽謂敬謹所出而無躁妄也  
哲人知幾

陳北溪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  
理明能燭于其先

誠之于思

于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  
本然者流行無壅矣

志士厲行

見于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于有行



守之于為

為事動之已著者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中理而無過舉矣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于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于下故危此正舜跖二路之所由分其發軔之始尤不可以不謹之也

造次克念

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于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戰兢自持

常恐懼戒謹守之于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宋元學案卷十六

五

習與性成

習慣如自然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

聖賢同歸 動箴

自賢入聖同一歸宿即其止于至善之地者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

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悖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

宋元學案卷十六

六

言動皆禮矣所異于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于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



失不求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劉戡山曰此伊川得統于濂溪處

附錄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綉帖上曰吾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于童穉中矣明道幼時名延壽

百家謹案二程母夫人侯郡君好讀書博知古今二程父

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子有過則不掩嘗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行而或踣則曰汝若徐行寧至踣乎嘗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忿雖

宋元學案卷十六

七

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宇多怪家人報曰有鬼執扇曰天熱爾他日又報曰鬼鳴鼓曰與之惟自是怪絕

梓材謹案原本附錄首條爲先生父太中至壽八十五凡四十三字今據爲太中立傳移入濂溪學案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

明道猶有謔語嘗聞一名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笑曰我將謂天命之謂性便應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閒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補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

亦不識畫竟不往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涪陵之行過澠澗波濤中舟人皆失措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方欲答之而舟已行補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金百星先生不受既

宋元學案卷十六

八

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與某不相知豈可受韓公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大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當暫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櫟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為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崇寧三年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係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尹和靖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按所鈔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和靖自此不敢復讀

宋元學案卷十六

九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和靖思叔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嚙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問先生會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遭憂又病疾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即

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鮮于侁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先生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先生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鄒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宋元學案卷十六

十

劉蕺山曰此事本不易承當然不教人不承當亦不得

尹焞嘗請曰焞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何如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尹彥明問于程子如何是道程子曰行處是

思叔詬魯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至出入無時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格材謹案以上八條本在語錄以有實指移入于此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于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



義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朱光庭又言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王巖叟嘗言于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闔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胡文定公言于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于得人

宋元學案卷十六

十一

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可勸講不為辭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于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于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訕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

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

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

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于易則因

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于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

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

動于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

宋元學案卷十六

十二

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于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算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呂氏童蒙訓曰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又曰宿州高朝奉述伊川先生嘗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訓詁不盡或以為仁者愛也愛惟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補



張橫浦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卿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又曰伊川妙處全在要人力行所以不欲苦言用意深者當自得之言之又不免作夢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補

又曰康節子孫大抵不取程子蓋私意也補

朱子曰伊川言性即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頗破不得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

宋元學案卷十六

古

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失了性卻不是壞了著修

劉剛中問程伊川粹然大儒何故使蘇東坡竟疑其奸朱子答

曰伊川繩趨矩步子瞻脫岸破崖氣盛心粗知德者鮮矣夫子所以致歎夫由也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視聽言動箴其辭緩其理散舉雜而病不切補

祖望謹案此言太過

黃東發曰伊川十八上書仁宗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其後應聘為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

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尚幼惟以培養為急耳其他論漢議論薄葬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為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又曰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赦小人而反責君子耳

豈責備果春秋意邪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未必人心載宋如此

又曰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于韓持國而文潞公題其墓

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釋范域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為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為年譜

宋元學案卷十六

古

云

吳草廬曰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為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于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

薛敬軒曰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劉戡山曰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即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

葉六桐曰明道不廢觀釋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伊



川一切屏除雖莊列亦不看其實儒釋之根本懸殊下種既異即偶資其灌溉終不能變桃爲李亦不必有意深絕也孔子于老子亦嘆其猶龍何曾染得孔子

百家謹案朱子云釋老書後來須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蓋謂儒釋判然吾本既立惡能爲累即舉其語所以取之異也乃茫昧者遂引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更有妄子暗摘自取二程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并誣兩先生盡屬異學之異學此其蚍蜉撼樹本不足言但嘆世風之變幻日深毫不識儒釋之根柢本是天淵隔絕強取先儒說同說異妄加批駁置方寸于岌樓者何多也

翁祖石曰先生之在涇筵哲宗可謂敬信之甚矣但進說于人

君之前自當擇其大者柳枝之諫爲哲宗所不悅由是見疏宜乎呂正獻聞而嘆息此言之太瑣也

宗義案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使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爲敬有傷于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箇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

立至朱子又加詳焉于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于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致審焉

百家謹案黃文潔公曰自孔孟歿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唯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逮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于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庵樞謂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內外已打

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尚欠一格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第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于密察邊耳至于大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

伊川講友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伊川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為橫渠學案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推官方先生元案 父峻

方元案字道輔莆田人父峻駁徒講學擊并舍傍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利官潤州識程太中珣及卒明道為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為墓道碑先生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誥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于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于白鹿書院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其

宋元學案卷十六

七

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 參道南源委

伊川家學

知軍程先生端中

程端中字□□伊川長子舉進士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軍事金人攻六安先生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程全收其骨葬于池 參一統志

附錄

序伊川文集曰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曷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于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

將庶幾焉

縣令程先生暉 別見和靖學案

伊川門人 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綯

校書李端伯先生顛 並為劉李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別為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別為龜山學案

文肅游廬山先生酢 別為廬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宋元學案卷十六

十八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 別為和靖學案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別為兼山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別為震澤學案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別為周許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一秘監李章貢先生朴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一龍圖范元長先生冲 別見華陽學案

一博士蘇先生炳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先生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為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為豫章學案

太學楊先生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先生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程門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劉李諸儒學案周許諸儒學案

伊川私淑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並為陳鄒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六

十九

學正趙先生霄

學錄張草堂先生輝

上舍蔣先生元中

上舍蔡先生元康

潘先生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親使劉屏山先生子鞏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教授羅先生靖

羅先生棟 並見和靖學案

方氏家學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 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主簿方先生壬

方先生禾 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伊川續傳

文獻劉侏庵先生肅

劉肅字太卿號侏庵洺州人金興定初詞賦進士累官戶部主

事金亡依東平嚴實元中統初擢真定宣撫使後商議中書省

事致仕先生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後追

封邢國公諡文獻 參姓譜

判官張中庸先生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

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談經

宋元學案卷十六

二十

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左遷邠州軍事判

官金亡優游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特

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年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人不倦無過

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賜號曰中庸先生既即

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歷

年繫事記 從黃氏補本錄入

通判李蒙齋先生簡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 同上

學易記序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

令通貫然後卻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



集大易粹言傳于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  
歲壬寅予挈家東平時張中庸劉夙庵二先生與王仲微輩方  
秋諸家易集解而節取之得廁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  
遍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取之閒則亦不無稍  
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  
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僕居萊蕪幾二載常時所讀之易止  
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六百日之閒節取粹  
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脫有  
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否比遷東平積謬  
說百餘條及得胡安定王荆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  
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鳳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

宋元學案卷十六

三

賢相合者十有三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字者以兼  
採諸人之意合為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  
而廁于其閒者己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所集學  
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獲譽獲謗皆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  
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梓材謹案張李二先生並據黃氏補本增入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六終

橫渠學案表

張載 呂大忠

父迪 呂大鈞

附焦寅 呂大臨

范育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又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私屍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蔡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橫渠續傳

張戩

程頤 別為明道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七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呂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並橫渠學侶

呂大防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渠學案

祖望謹案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

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閒有未當者梨洲稍疏證

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梓材案是卷慈谿鄭氏

體例有未協處畧為校正

高平門人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父迪附傳

宋元學案卷十七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不克歸以僑寓為鳳翔郿縣橫渠鎮人先生少孤自立志氣不羣喜談兵因與邠人焦贛遊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于道已求諸釋老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子二程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臯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眾先生謂之日今見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師之即日輟講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聘延先生于學宮命士子矜式焉舉進士仕為

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親與勸

酬為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苦每鄉長受事至輒

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

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

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

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正獻公薦召對問治道對曰

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方厲精于大有為悅之日卿宜

日與兩府議政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

安願徐觀旬月後當有所獻替上然之除崇文院校書時王安

石執政謂先生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先生曰

公與人為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琢玉有不能者矣安石

不悅以按獄浙東出之程純公時官御史爭之曰張載以道德

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然且有不能者矣安石

朝會弟御史哉爭新法為安石所怒遂託疾歸橫渠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曰吾

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

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

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

孔孟為極患近世喪祭無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

禮襲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禮為倡教童子以灑掃應對女子未

嫁者使觀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

宋元學案卷十七



使人爲之于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于古熙寧九年呂汲公薦  
召同知太常禮院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  
持不可先生力爭之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俱不能得  
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且視之逝矣時十  
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八藁笥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  
致賻禮乃克斂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于涪州先生氣質剛毅  
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居恆以天下爲念道見饑殍輒咨  
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貧者輒蠶繭與  
共慨然有志于三代之法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牽架而已與學者將買田一方  
畫爲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所著曰東銘西銘正

宋元學案卷十七

三

雲溪案謝山學案制記 嘉定中賜諡淳祐初追封郡伯從祀

蒙有云橫渠易說十卷 太常初擬曰達累論未叶再擬曰誠

學宮 又擬曰明俱未用最後定諡曰獻  
百家謹案先生少喜談兵本跡弛豪縱士也初受裁于范  
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繼切磋  
于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  
爲必可至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嘗語云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始  
不輕與人言學大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  
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  
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  
用其言所至搜訪人才惟恐失其成就故關中學者鬱興

得與洛學爭光荷與盛哉但先生覃測陰陽造化其極深  
至精處固多先儒所未言而其憑心臆度處亦頗有後學  
所難安者至于好古之切謂周禮必可行于後世此亦不  
能使人無疑夫周禮之的爲偽書姑置無論聖人之治要  
不在制度之細竊恐周官雖善亦不過隨時立制豈有不  
度世變之推移可一一泥其成迹哉况乎周官之繁瑣曠  
擾異常先生法三代宜不在周禮是又不可不知也

西銘

百家謹案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廂東曰乾愚西曰訂頑  
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作于一時  
而西銘旨意更純粹廣大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

宋元學案卷十七

四

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訂頑立  
心便可達天德朱子曰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寡皆吾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係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  
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子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橫浦曰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渾然處于  
中閒者也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閒如人如物如山川  
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吾之性不止于視聽言貌凡  
天地之閒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  
吾之性也既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于天地者皆同胞  
也既同處于天地閒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  
也吾爲天地之子大君主天地之家事是吾父母宗子也大  
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先我生于  
天地閒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孤兒幼子後

宋元學案卷十七

五

吾生于天地閒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聖人  
合天地之德賢人特天地之秀也人之有疲癯殘疾俾獨  
寡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者也于時係恤之是子之能  
翼天以代養此窮民也吾能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  
天地純孝之子也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  
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  
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  
肖天地之德也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知  
化窮神則善述善繼天地之事志者也天地之心無幽明之  
閒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于天地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  
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崇伯之子禹也酒能亂德惡

旨酒乃顧天地父母之養也頴谷封人請遺糞于母以起鄭  
莊公之孝今我育天地所生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  
舜夔夔齊慄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吾能竭力爲善以致  
天地之喜是舜之功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  
生不嗚乎道以死爲恭成父之惡不可爲訓橫渠之意以爲  
遭遇譏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  
也會子得正而斃吾能處其正順受而全歸于天地是有曾  
參之孝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于後妻虐其子無衣無  
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令無怨尤于天地是乃若伯  
奇之孝也富貴福澤固天地之厚吾生貧賤憂戚亦天地之  
愛汝玉成于我也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沒則安其心志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六

而不亂是乃始終聽命于天地而爲天地至孝之子焉  
劉蕺山曰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視人之但知  
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如一頭兩足合之百體然蓋原其付  
畀之初吾體吾性即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  
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  
而苟有一夫不得其所其能自己于一體之痛乎于時係之  
畏天以係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係天下也反是而違天則  
自賊其仁甚焉濟惡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  
求其所爲一體之脈而通于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即天地  
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踐之心即是窮神踐之事即是



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于是有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弗暇問者功足以格天地贊化育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死生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仁人云

東銘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

元宋學案卷十七

七

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劉蕺山曰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于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

馬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高忠憲曰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張子本易以明器即是道故指太和以名道蓋理之與氣

元宋學案卷十七

八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無形而難窺氣有象而可見假有象者而無形者可默識矣浮沈升降動靜者陰陽二氣自然相感之理是其體也網緼交密之狀二氣摩盪勝負屈伸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是其用也始猶資始之始變化皆從此始也幾微易簡謂此氣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間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乾以此始物坤以此成物明非有他也散殊可象有彷彿之謂清通不可象明其不可測之意明非有二也野馬出莊子喻氣之浮沈升降如野馬



飛騰無所羈絡而往來不息言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閉也太和即陰陽也易即道也故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明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容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百家謹案此則最爲諦當盡性者能一之合性與命體用一源不落有無之見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閒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亡者可與言性矣

宋元學案卷十七

九

百家謹案天地之閒只一氣之循環而已著于物而有聚散而理無聚散性無聚散也順而不妄實理之自然也散入無形本非有減聚爲有象本非有增故曰適得吾體不失吾常焉高忠憲公曰聖人原始反終知天壽不二故樂天安土存順沒寧所以爲存神之至彼二氏之失道則均焉又曰性無生死也何亡之有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

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嘗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于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矣

宋元學案卷十七

十

百家謹案先生以虛能生氣有生于無爲詖淫足見先生之學粹然可爲吾道大中之準蓋虛空即氣爲物不二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有無自相隔礙凡夫理氣心性體用動靜無之非二矣此二氏以無爲真常有爲幻妄之根本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迭運者氣也兩閒無無氣之處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細繆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精粕煨燼無非教也

百家謹案塊說文謂霧昧塵埃也狀氣細繆盛大之象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无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百家謹案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一語使人豁然

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于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宋元學案卷十七

十一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

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宏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宏人是性不知檢其心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也眾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而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高忠憲曰本一氣而已而有消長故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

宋元學案卷十七

十一

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別也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段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絳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



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閒其神矣夫

百家謹案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所謂魂交即神遇  
也蓋魄交魂而為寤魂交魄而為寐猶日出地而為晝日  
入地而為夜陽氣發生而為春夏陽氣收藏而為秋冬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  
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精柏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  
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細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

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  
象之性也

高忠憲曰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  
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太極兩儀本  
乎一而為二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男女兼人物言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高忠憲曰一物兩體即太極兩儀也太極理也而曰氣者氣  
以載理不離氣也氣惟一物故無在無不在而神是兩者  
以一而神妙也氣惟兩體故一陰一陽而化是一者以兩而

變化也

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雲濃氣浮陽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  
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  
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  
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兩開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  
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  
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  
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  
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  
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  
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西

百家謹案恆星不動純繫乎天此舊說也後歷悟恆星亦  
動但極微耳此歲差之所由生一歲右行五十秒二萬五  
千餘年一周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先生本自不錯黃瑞  
節解日月五星亦順天左旋但其行稍遲反移徙而右若  
逆天而行者此言大謬矣蓋天左旋以北極為樞恆星與  
七政右旋皆以黃道極為樞日月五星各有其道每日所  
行各有度次如蟻行磨盤所謂日月麗乎天宿離不忒若  
果皆順天左旋則無所謂黃道白道躔離次舍日日澗漾  
游移將日月亦不麗乎天而宿離焉能不忒哉且惟天左  
旋諸曜右旋左右勢力相抵而地得渾然中凝若俱左旋  
則地亦隨偏顛倒宇宙亦不得成世界矣種種諸繆詳百



家所作天旋篇蓋諸曜右旋是歷家從來本論儒者未得  
以臆見強奪之右行口遲月速之說日月之高下懸殊則  
旋轉之路有遠近此遲速之由也月精反陽日質本陰與  
五星之說俱屬未然

凡旋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  
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  
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  
于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  
以驗其遷動于外也

百家謹案地轉之說西人歌白泥立法最奇太陽居天地  
之正中永古不動地球循環轉旋太陰又附地球而行依

宋元學案卷十七

五

法以推薄食陵犯不爽纖毫蓋彼國歷有三家一多祿茂  
一歌白泥一第谷三家立法迥然不同而所推之驗不異  
究竟地轉之法難信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百家謹案先生前既言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又曰日月右  
行最速今此言無乃自相矛盾乎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險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  
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降其開相  
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

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于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  
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百家謹案地有升降固是四游荒唐之說即余襲公圖序  
云潮之消息皆係于月亦非定論惟朱有中之潮蹟其說  
最精潮之升降大小應乎節氣節氣輪轉潮汛隨之然以  
之論淞浙之潮則合而他方之潮有一日一長者有一日  
四長者有一月兩長者有一年一長者有潛滋暗長者有  
來如排山烟電者此又何以例之百家私付造物凡創設  
一種類必極盡其變化假觀木類松葉細如針桃葉大如  
蓋種種奇形異狀不可勝數飛潛動植土石之類皆然何  
于水獨不然海之有潮猶婦人之行經以一月爲期而有

宋元學案卷十七

未

信然亦有逾月者有不及月者有四季者有暗轉者種種  
不一可無疑于潮矣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于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交爲之食矣  
吳臨川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  
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  
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  
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  
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  
所交之多寡

百家謹案鮑雲龍天原發微比日月于離坎卦中畫之陰  
陽先生所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即此說也至于日食則



由日高月卑朔日月行密近于黃白交道日體爲月魄所掩故光爲之食月食則由日大月小地球小于日輪大于月輪當望時地球閉于日月之中有景在天是名闇虛此時月行交道內外遠于黃道則地影不能及月體則不食若當望時月行交道近黃白相交之處經由地景之中日光不照則月食疑者以爲春秋二分食于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平如衡地猶在下烏有影能蔽月乎不知此由清蒙氣之能使物象升卑爲高也其詳在百家所纂明史歷志中

宋元學案卷十七

七

百家謹案古今皆言月有關惟沈存中云無關蓋月受日光其一面常圓但人從下視之月與日相近時日在上則其光所見如鉤月與日對照時則其光滿如璧耳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于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糅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六

劉近山曰日之行三十日五時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爲氣盈又曰陽贏月行所少爲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朔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百家謹案推置閏術易推交食法難此由先生不諳歷法臆度言之上數節大畧皆然陽之德主于遂陰之德主于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坱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曩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百家謹案此先生以陰陽之氣測想風雨露雷之由也近代西人之說甚詳畧述大旨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為氣域氣域分爲三際近地者爲和際中爲冷際上爲熱際種種變化悉在此氣中下地水火土爲天行所吸則騰聚于氣中鬱然成雲散而爲雨當其未散火在于中爲氣水所束不得走出則殷殷有聲破裂而出遂成大響而電正其光之奔飛者也火既破氣而出成爲雷霆若火已盡則不復風或火勢盛未得及土橫而行地上則風雷交作其有風而不雨者火之升也不受水迫即返下土爲氣遏抑未獲遽達遂橫奔動氣而爲風水上升而火不上則有雨而無風火上升而水不上則有風而無雨水土並蒸則

宋元學案卷十七

九

或風止而繼之以雨或甚而風以散之或甚而風雨並作總視其勢之先後盛衰焉水土並上土多于水則爲霧土自獨上奔散之際則成霜水升僅達氣之和際則爲雨爲露入于冷際遂成霜雪入冷再深則爲雹然霜雪在冬而雹在夏者夏時炎烈上升之勢銳能直入冷之最深處故結而爲雹冬則上升之勢緩僅及冷際遂爲霜雪也然夏時何以無霜雪蓋夏時和際之氣暖能爲冷際之氣解惟入最冷處凝而爲雹始不能爲之解也且夏時之雨狹而速雲興即雨不待至冷際而已降矣其直上不降至最冷際而爲雹者偶然也冬雲需緩而廣非經數日雲氣不成故至冷際而結爲霜雪者常然也種種變化悉出于自然

而其所從成因日月星辰往來運動能吸引下地之火氣水土四行不特月離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也經緯星辰性情不齊各能效故精于天文及分野者推此年之躔度即可知此年之水旱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威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開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百家謹案日火外景金水內景說本淮南天以陽神爲用故直而施能照萬物而不可犯地以陰形爲質故開而受

宋元學案卷十七

辛

隨物肖形而可親狎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道家謂日火揚光于外故有食有滅金水潛光于內故無窮以爲收視返聽潛神不曜養生之法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高忠憲曰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曲而又直從而又革張子則



作一義說水之濡當作土之濡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水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于陰爲水附于陰爲火

百家謹案參兩篇尤先生之極深思索以談造化者也但歷法一道至今愈加精密凡各曜之遠近大小行度薄食陵犯灼然可見可推非可將虛話臆度也伊川云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殆此類與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宋元學案卷十七

主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

劉戡山曰天無一物不體處即是仁無一事不在處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高忠憲曰上天之載寂然不動而感則必通聖人之心寂然無爲而得爲則爲明其順應而無所矯強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于此動于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

孫鍾元曰天與神非二見聖人即天

運于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高忠憲曰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于無形非外形而別有運于無形之道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責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宋元學案卷十七

主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于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高忠憲曰此借易語言人之存心蓋吾心之神即天地之一閏一闕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四時晝夜之變通不外

于是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物性之神



高忠憲曰此亦欲人之存心文王純亦不已即上天之載也故存文王所存則知天載之神德性者眾人所受于天之正理常存德性所謂存眾人也故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唯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高忠憲曰谷神本老子語谷而謂之神者言谷之虛也故聲達焉則響應之然其神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即天也故知周萬物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宋元學案卷十七

垂

高忠憲曰象者猶言性情狀凡有實得者必可名言可名斯可象如實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得其名斯得其生長收藏之象苟恍惚不可為象豈復有可名言哉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貞明不為日月所眩貞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于氣而已

高忠憲曰不外乎陰陽故曰一于氣而已

神无方易无體大且一而已爾

高忠憲曰既大且一故無方所無形體之可求也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前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百家謹案往來屈伸之義與天神人鬼地示何相關合昔

嘗思之一陰一陽一氣之往來時屈而歸謂之鬼時伸而

來謂之神總之陰陽之靈氣也太虛生人生物知氣變化

靈爽不測無處無靈爽即無處非鬼神在天為化育時行

物生是也在人為精神聰明靈爽是也在人為魂魄生死

聚散是也在事為動靜起居作息是也在禪壇宗廟為天

祖日星嶽瀆下而至于門行井竈皆是也所以中庸言鬼

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

宋元學案卷十七

垂

可遺夫體物而不可遺明以兩閒之氣化言鬼神矣而下

忽接言祭祀又曰誠之不可揜如此此言鬼神之至精也

蓋鬼神既為陰陽之靈氣無處非鬼神而人尤為鬼神之

會蓋物之靈者莫過于人心而人心之與鬼神相接者尤

在祭祀當其愾然肅然不見者如或見之不聞者如或聞

之是祭祀者正所以通幽明洽人神以吾心之精誠對鬼

神之靈爽蒸蒿悽愴洋洋如在為物為變情狀畢露矣此

先生具是意于言中而未發者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

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



謂神神无方易无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于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日語哉

宋元學案卷十七

五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

高忠憲曰天地有陰陽在人有知義知藏于中爲事之幹者神也義形于外制事之宜者化也知義用利者知與義用之利也至德盛而窮神知化則知義皆下學之事而不足言矣時卽氣之推行者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高忠憲曰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化也皆神之所爲故至微至顯昭著而不可揜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也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百家謹案鬼神體物不遺散在兩閒而其所聚則尤在人  
心蓋人心之靈卽鬼神之靈也本渾合無閒二之不得故人心纔動氣卽感通無隱不見相在兩室君子之慄慄危懼雖欲不慎獨不可得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五

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于未化兩大義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也

高忠憲曰括結礙也見事之幾微則事得其宜動而不括矣故能屈伸順理身安而德崇易曰知幾其神乎精義入神者知幾而已精義入神妙處使事理素定于內而用乃利豫利吾外而內乃安蓋內外交相養皆崇德之事若夫窮神知化乃德盛自致君子無容心焉先難後獲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葉六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不可致思推行有漸之謂化故不可助長存此心之虛明則成至德所以存神而為仁之

宋元學案卷十七

七

至也順天理之變化而達時中所以順化而為義之盡也微者神之妙彰者化之著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善成性與一陰一陽之天道無殊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翁祖石曰羣動萬殊神妙萬物故曰一天下之動變化即神也聖人存神而達化人果知變化之道則上文聖不可知謂神神亦奚不可知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百家謹案易知幾其神之幾即異于禽獸幾希之幾此所謂天良人之所以為人者全在此靜則中存動則先見不容蓋藏孩提愛敬乍見惻隱與不為不欲之心凡聖之所同也何有不貫何有不知但此先見之幾無有不吉而一轉念則惡聲納交要譽等心紛然並至惟能奉此先心而無違如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即聖人順性命之理故所先皆吉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七

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高忠憲曰徇物欲即滅天理忘物累即順性命閒不容髮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于空淪于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于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  
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葉六桐曰處事之謂義存心之謂仁義入神仁敦化即易顯  
諸仁藏諸用意也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  
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為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  
謂魄

宋元學案卷十七

无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  
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  
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于天不息者根于地根于天者不滯于用根于地者  
滯于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為天秩天  
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  
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  
矣

高忠憲曰凡物能交感者固鬼神施受之性如草木之不能  
感者鬼神亦體之而變化見鬼神之體物不遺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  
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  
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于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  
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

耳目夢所以緣舊于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

語氣于五藏之變容有取焉兩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

宋元學案卷十七

平

之類形軋氣羽扇鼓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  
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林慮齋曰敲莊子作桴即鳴鏞今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

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

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

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百家謹案義命合一存乎理一語此先生破荒之名言先儒多忽畧看過不得其解百家讀明儒學案孫文介淇澳傳而有悟于先生斯語之精世儒說天命義理之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文介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在天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于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必有不及顧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世人呼援歎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千古如是不然則千古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此即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先生義命合一存乎理之真詮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高忠憲曰性雖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

之今世之語自然而諱言思勉者其亦不知聖人成能之旨矣

葉雨垓曰人能者大人裁成輔相以補天地之所不能以自成其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高忠憲曰生死者形也性豈有生死哉是以君子天壽不貲實見其無二也

孫鍾元曰生順沒寧無得亦無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

宋元學案卷十七

筆

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

高忠憲曰人受為性天賦為命受者受于天故亦為天所性

通者通達無間極者推致其極天所性者圍于氣中有昏明

之不同矣然通極于道則雖愚必明也氣之昏明何足以蔽

之天所命者各有分限有吉凶之不同矣然通極于性雖蔽

身亦以成仁遇之吉凶何足以戕之通極處皆學也不學則

未免于蔽之戕之矣性通氣之外命行氣之內內外者以人

之成形而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人不知天則塊然形骸而

已知則可以盡性而至于命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葉六桐曰世人妄談陰陽鬼神而不知即在吾身初非有二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高忠憲曰以水喻天以冰喻人以凝釋喻生死以受光喻氣稟之不同以照納喻性之不二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己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愛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蓋

百家謹案此節講性命語頗艱澀難解朱子亦謂其語未親切然細案之亦可咀味性無有二字宙以來只此一物故云性其總以其爲總會處也人人各得有合兩之象人受命于天夭壽窮達不齊各有一定之則不窮理盡性推極其總之要則不能致于命而得其所受之分遠窮理盡性而所受之命不可變蓋知吾受分之有則也然此命也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能己者至于性之在人則爲天下古今之所總通極于道有感必應上文所謂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何不可知人知天盡性以至命也下言聖人之憂蓋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輔相之道而不能同天地之無憂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宏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于命然後能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百家謹案生者氣也生之理性也人有人之生物有物之生則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生之謂性未嘗不是惟是

宋元學案卷十七

蓋

告子渾羽雪玉于白同牛犬于人入于籠侗開後世禪門之路徑所以可詆

性于人無不善弊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無不正弊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

朱子曰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黃勉齋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



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宗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者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

宋元學案卷十七

堯

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于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嘗以是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眞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者也

百家謹案先生雖言有氣質之性下卽言君子有弗性焉

是仍不以氣質之性爲性也奈何後之言性者竟分天命氣質爲性乎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糅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暑往來寒必

宋元學案卷十七

堯

于冬暑必于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夏寒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糅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糅偏勝者當之雜糅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者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百家又案先生言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則所謂變化氣質也夫湯武之反不遠之復由違乎性故須反復乎性也若旣以氣質之外無性則性又何須變化乎呂巾石懷由先生之說專以變化氣質爲宗旨以爲氣質由身而



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于天不為氣質所局矣此言似是而有辨先遺獻曰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有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于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于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為理心不能離身以為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日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為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為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于性巾石之失離性于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

宋元學案卷十七

考

百家又案氣質之性與變化氣質之說先遺獻辨之明矣猶有疑氣質即性又不須變化然則人皆聖人無不善之人與百家曰惡是何言也夫所謂氣質即性者謂因氣質而有天命之性離氣質無所謂性也性既在此氣質性無二性又安所分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乎然氣質實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君子不以爲性者以性是就氣質中之指其一定而有條不紊乃天下古今之所同然無異者而言故別立一性之名不然只云氣質足矣又何必添造別設一性之名乎子劉子曰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

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可謂明切矣所謂氣質無待于變化者以氣質之本然即人之恆性無可變化若氣質之雜揉偏勝者非氣質之本然矣故曰氣質無待變化非謂高明可無柔克沈潛可無剛克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聖聖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百家謹案先生之言才就人有氣質之偏故有才有不才言性亦因有氣質之偏之混故必待盡性而後成性若論其本然孟子言性善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性固不待人爲而後成才亦無有才不才之別何以言之氣質

宋元學案卷十七

考

者天地生人之本宇宙聖愚之所同也因氣質而指其有性是性者即從氣質之本然者而名之非氣質之外別有性也性既是氣質則氣質之偏者非惟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奈何將氣質之偏者混擾于性中乎蓋氣質之偏者習也習不因墮地後而始有五方土地之風俗父母胎中之習養此即麤麥之肥磽人事雨露也豈得謂麤麥之才有殊乎先遺獻曰氣質即是情才由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不可言性善而後情才善也若氣質有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之性惡不可謂非矣至于成性與盡性則大有分別盡性屬人力成性則本成之性是天之所生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之理



先生之言性由人而成失大易之旨矣

楊開沅謹案成性之說始于董子天人策張子未能擺脫其說亦氣質之性誤之也氣質自氣質如何云性况氣質本無不善哉

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堯

高忠憲曰性者天所命德者己所成氣血氣也德不勝氣則性命皆由于氣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于德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而氣變矣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故曰有命言其氣之一定也若富貴則曰在天言有當得之理也故有易簡之大德必受命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以天理能悅心通志為天下所必歸有不歸者如仲尼益伊尹周公繼世之君所乘所遇之不同也舜禹正由天理馴致天下之歸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其餘有天下者非乘勢則求焉不可謂其不與矣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于心心禦見聞不宏

于性

高忠憲曰禁止也為見聞所格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速心禦見聞故不如性之宏然則人心無物則不滯而神矣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楊開沅謹案先生解上智下愚句以習言蒙上相遠句不以性言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與程子解殊別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宋元學案卷十七

堯

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逆天理而時措之也高忠憲曰大雅文王之詩本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張子借在為察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也時義者隨時之義時中之謂也舉此以教人逆此以行己所謂在帝左右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黃文潔曰按誠明篇語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此陽明陰濁分別尤淨

劉戡山曰若領好以用惡手勢更捷然在學者分上只得倒



做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于回則免難于苟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學

以情偽相感則有利有害以雜之偽焉耳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高忠憲曰滅理窮欲以取禍則人為之招而非命之正矣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于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

朱子曰性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

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又曰今人理會學先于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

高忠憲曰心與天一而已矣心大無外天大無外天體物而不以故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世入之心梏于見聞之狹聖人窮理以盡其心之全體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不萌于見聞不因見聞而萌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學

百家謹案心處身中纔方寸耳而能彌六合而無外者由其虛竅為氣之橐籥而最靈也蓋盈天地間惟此於穆乾知其氣流行不已其凝寂者在人身而身之氣又朝宗于心故此人人各具之一心實具天地萬物之全氣氣全而理即全非謂我一人之心僅為分得之家當也是故論斯心之本體聖不加多愚不加少箇箇人心有仲尼原不待體物而始無外也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濬此心則眼中之金屑矣先生之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正言聖人盡性天下無一物非我所謂德性之知非世人見聞之知也若恃見聞以體物物可勝體乎適足以梏其心而已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百家謹案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耳目口鼻父子君臣以至



云為事物皆是也格物致知則由象可以悟心玩物喪志則徇象適以喪心存象之心心滯于象而自失其虛明矣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于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百家謹案耳目之為性累人自累之耳若言人之自累則心亦足為性累不特耳目原天之生是耳目耳司聽目司

視固以通導天下之萬物于我心如此始可見萬物之皆備于我欲以合內外之德能舍聰明之用乎高忠憲公曰徇于物則為性累通乎理則為啓之之要聖人由聞見以窮理盡性合內外之德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于身則貌乎其卑矣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成心忘然後可與進于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闕區區于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宋元學案卷十七  
百家謹案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道之大原也釋氏以理能生氣天道之運行氣也求道于未有天地之先而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以真空為宗反以其心法之所謂

空者而起滅天地遂謂山河大地皆覺迷所生緣心起滅悉屬幻妄于是捏造三十六諸天種種講張之說是以小緣大以末緣本總由其不知天命不識理即是氣之本然離氣無所謂理妄認氣上一層別有理在理無窮而氣有盡視天地乃理之所生轉覺其運行覆載之多事真所謂

夏蟲之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



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百家謹案高忠憲公曰釋氏之失在不能窮理一言以蔽之矣蓋聖人窮理盡性故能範圍天地之化釋氏以理爲障以性爲空凡諸所有悉屬緣生故以無任運聽六根交于六塵謂思慮一萌卽是識神無心之眼不視而無不見無心之耳不聽而無不聞無心之鼻舌手足不臭味持行而無不臭味持行苟動視聽臭味持行之念則眼耳有視聽卽有不視聽鼻舌手足有臭味持行卽有不臭味持行矣既無是心豈有人我豈有天地虛空豈有世間一切法故以天地日月六合人世爲幻妄塵夢講張其說小者大

宋元學案卷十七

聖

之大者小之總由無理以爲之主宰遂成無星之稱無界之尺誕漫流蕩不可準用也

中正篇第八

百家謹案自中正篇至王禘篇九篇中雜說論語孟子易書詩禮雖閒有精語然不得經旨者亦甚多昔伊川嘗有書答先生曰所論大概有竭力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黃東發曰橫渠所說經閒與近世諸儒未合似有思之太遠者此非後學一人之所敢妄議也以後閒發明其有關係者餘僅存正文不復一一詳註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

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宏而致于大樂正子頗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于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宏之無中道而宏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巳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于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歎乎

高忠憲曰文必能致其用則非汗漫之博約必能感其通則非枯槁之約

宋元學案卷十七

吳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于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高忠憲曰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之地

百家謹案讀此益知學者當立爲聖之志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蓋盡人道而能踐其形者成身也成身則成性矣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是未成其爲人也凡有身性者俱當



猛省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

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宏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于

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于勉而大爾若聖人

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

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聖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葉雨垓曰讀正蒙至思蓋未能有也一句不知何以使我恍

然旨哉此言

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

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百家謹案學不求諸心則無所歸宿道問學者所以尊德

性也然不能尊德性問學如何去道譬如先有一粒穀種

而後可施栽培灌溉之功先有一星真火而後可用傳薪

繼明之法先得一泓原泉而後可加導引疏決之方今漫

然求理于天地萬物而不知反求諸己是猶無種望歲沿

門乞火就燥掘泉不御枉費勞勞乎是故不能尊德性則

不能道問學不致廣大則不能立誠以窮理不極高明則

雖擇中庸而失時措之宜也先生此則有關於學術足為

後學發矇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

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

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

况有意于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場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于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

地為不相似

宋元學案卷十七

吳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繫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

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于大矣無所感而

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百家謹案無所感而起妄也不思而得素也二語精透凡

游思妄想俱不待有感而憧憧我本然之素知無事于妄

搜冥索之擾擾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

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



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  
智也

高忠憲曰無實踐之功而望資深習察不習甚矣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  
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  
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賢已  
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于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  
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  
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  
善達不善

宋元學案卷十七

完

善人云者志于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于惡  
有諸己也不入于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  
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  
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

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  
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  
乎思之甚也

高忠憲曰篤信只是志仁未能造好惡之甚也仁不仁之介  
甚微惟明足以察其幾惟健足以致其決非好學孰能之

孫其志于仁則得仁孫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飯而去温故知新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  
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于不九人學之至  
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幸

百家譴案怨尤之生只見在人之非而不知反求諸己君  
子惟見在己者未盡自治不暇傳暇責人又曰無皆非一  
語直可佩服終身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術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  
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耳世有不  
知而作者蓋鑿也矣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高忠憲曰爲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  
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高忠憲曰為人則有徇外之多好高則寡取善之益不察則忽易妄行苦難則逡巡自畫釋學記之意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飲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高忠憲曰循此而之去禽獸不遠矣學者所宜省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屠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

宋元學案卷十七

聖

其說不可推而行

百家謹案程子性即理也之言乃有功于聖學之最大者

儒者以理為性故窮理盡性率循其性之自然即無適而

非道不待求之于日用彝倫之外也佛氏以性為空故以

理為障惟恐去之不盡故其視天地萬物人世一切皆是

空中起滅俱屬幻妄所以背棄人倫廢離生事其說之不

可推行者皆由乎無理以為主宰也是故有理與無理此

是吾儒與釋氏之分別遠若天淵奈何絕不知儒釋根柢

紛紛妄批瞎誣乎

致曲不資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節文著見一曲致文則餘

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

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宋元學案卷十七

聖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

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閒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

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感

黃文潔曰人能繼其志者少所譬曉已默喻矣言易入者雖

微言而已中心藏之不忘也釋學記之意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

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高忠憲曰亦釋學記大倫猶言大節



道以德者運于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于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

宋元學案卷十七

卷十七

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百家謹案以鳥喻民弱者字育善者升舉之字蒲標切從

瓜從子鳥之抱卵也眾好謂善人翼飛謂升舉其旨甚明

何從來解未及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

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

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六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通而不有不凝滯于心知之細也

百家謹案不有不凝不滯無宿物于心所以謂日新之盛

非不二過之解也知之細句頗無謂先生意謂心既浩然

太虛而又須周知文理密察日新方兼富有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弊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

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

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

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

宋元學案卷十七

卷十七

于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

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高忠憲曰禮器皆言修身謹禮之事故曰藏諸身禮運則言

禮樂因革移風俗和天人運而無積故曰語其達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兩

萬物皆備于我言萬物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

于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

修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愧于天下

高忠憲曰愧至也禮記愧乎天下矣



正己而不求于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宏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百家謹案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則反禮之意。謂制行當本己，非所徇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高忠憲曰：天下之理出于至實，則人心大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可必物之同，必物之是乎？此所謂制行以己者也。

宋先學案卷十七

筆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百家謹案：道本人心，人心即天理。凡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惡。故先生直以不仁斥大哉斯言。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于義者于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者。

高忠憲曰：斷制太過則傷于仁，惻怛太過則害于義。仁義相為體用，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于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賜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于物也。

孫鍾元曰：天地父母之恩，于受而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為仁，則累于物多矣。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真助則親，感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

宋先學案卷十七

筆

身則貴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于天，則成性成身矣。

高忠憲曰：君子不以保身而愛人物，我一體天理，自合當愛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于天爾。

高忠憲曰：吉凶悔吝皆來物也，知之則不疑所行而足以利用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通之則天壽不二而足以樂天矣。聖人無我，乾乾自強以成其天德而已。

君子于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滑諸物故大人  
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  
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  
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宋元學案卷十七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較方不剛故不習而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  
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之矣又何  
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  
幾于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于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

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百家謹案天下之思慮擾擾止在計較屈伸之途今能明

屈伸之變伸固伸也屈亦伸也至虛無所不伸無入不自  
得則又何思慮乎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

熊勿軒曰明明禮也人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宏宏教必以  
禮成就

禮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

宋元學案卷十七

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  
不疚

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百家謹案吉凶利害雖無定應之對當則能反凶爲吉轉

害爲利說苑亦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此人謀

大業之所由起也若聖人則大公無我順應萬事并無大

業之可言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



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于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闡然修于隱也的然著于外也

梓材謹案二老開刊本第十七卷止此以下為第十八卷僅刻數版今以正蒙統歸十七卷所以防斷簡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入者也

高忠憲曰制法興王謂八卦書契稼穡醫藥宮室衣裳歷象律呂畫野分州井田封建治水革命等事皆非有述于前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堯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高忠憲曰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君德則于人無不容臣德則于分有不敢也

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高忠憲曰生姓也別其姓分其族類皆聖人明庶物察人倫處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

也

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殺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己不見其聞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舊註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救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辨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宋元學案卷十七

本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磨熟于天下由多助于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高忠憲曰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于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于聖人則有體而可法也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能冥契也皇矣之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正冥契天德而萬邦自然信悅不求革命而有天下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  
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  
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取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  
變而後至于道

孟子以智之于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于仲尼非  
天命邪

山柰漢稅為藏福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于不智宜矣

宋元學案卷十七

空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僂  
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  
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顛與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  
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于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  
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  
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于他人故自十

五至于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于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  
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  
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  
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  
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  
古困于內無如舜困于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于困

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宋元學案卷十七

空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于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  
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某不與易知  
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尊至是邦必問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  
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  
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于禮樂先進于禮樂者也備而後至于禮樂後進于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于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曰太師

宋元學案卷十七

奎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投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于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于中國庶遇于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同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

愛人以德喻于義者常多故罕及于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顏子于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于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于己者不輒責之于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

宋元學案卷十七

奎

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同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大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

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為唯聖者



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盧中庵曰懷隱居之志者雖有道不見至沒世而名不稱非士君子本心必至天下皆無道然後安于隱也此則聖人之事在孔門惟顏子爲是耳

仲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高忠憲曰樂善故重義輕利樂進故不自滿足樂天故因物成就合萬物爲一己故曰合內外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宋元學案卷十七

奎

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矣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矜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者也與上有子之論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學者長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君子于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于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耳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宋元學案卷十七

奎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于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肩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雖不施不欲于人然人施于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高忠憲曰分義職分所宜也有之存之則玩物喪志矣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

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徒義

宋元學案卷十七

李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

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財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

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

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

反亦理也

鄒眉軒曰以出爾反爾為理所以警擠人侮人者也以勢不

得反為理所以教受擠侮者也橫逆不報是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

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

仁辟色者遠恥于將形辟言者免害于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

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于中與賢者其次者為

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高忠憲曰調者木心正脈理直制作如法也服馴也良善走

也見荀子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

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

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

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充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于不治君子公物利于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張南軒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于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過惡也必託于甲兵必寓于

鞭扑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旂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于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于心覺易于性在道不溺于無在器不墮于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于無則分而爲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高忠憲曰一物而三才其實一物而已矣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于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

宋元學案卷十七

半

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偏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

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虛不足而生亦兩而



已  
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于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于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宋元學案卷十七

辛

知也前知其變有道德以通之君子所以措于民者遠矣

潔淨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于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

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

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道亨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于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盧中庵曰聖人之用其中有其大皆自然而然初非勉而爲者大人則猶待于勉爲此所以望之不可及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兩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

宋元學案卷十七

辛

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

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

易者若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

文明于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于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

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高忠憲曰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德施溥者即此

庸言庸行之德及于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即此庸言庸行之

化被于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爲達權



之聖人安知不陷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顏子所以乾  
乾進德未敢以守經之道自安而止之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  
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于聖智  
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于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  
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舍曰君而  
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  
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宋元學案卷十七

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于求吾志而已無所求于外故善世博  
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且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  
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于躍乃可以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  
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  
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虛中庵曰無體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

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  
施隨物成就故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  
健不賈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于下滋于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于人為寡髮  
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于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蓋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眾色也為眾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黃竹為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于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  
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于  
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



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復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深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宋元學案卷十七

美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于陽也

高忠憲曰人身一乾坤也寤寐一闔闢也形閉則藏于陰形開則受于陽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于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

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高忠憲曰易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蓋

聖人之繫辭無非指人趨避之方順天理之正使不陷于凶

悔而已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因聖人之指變動以從之則

盡利矣本情者本爻之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

而取本情素動而生吉凶悔吝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又情

如是不可得而變凡繫辭所命不過二者之動而已又有義

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聖人使人一以正勝而不當顧其吉

凶者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則必否而後道亨也姤之九

五曰有隕自天則休命自天而降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

凶无咎則殺身成仁于義无咎也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

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克違則義所當得不能違也泰之上六

曰城復于隍則其命當亂不可逃也皆命之所定義之當安

宋元學案卷十七

美

不使人趨避者也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微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象且散推遷所

以妙乎神

高忠憲曰氣聚而有象則顯氣散而無形則隱顯則明隱則

幽幽明一存乎象之聚散聚散一妙于神之推遷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于變化之著故察

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

也

15 10 于 賈 參 日 長 公 書 第 4 反 文 句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高忠憲曰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文謂拊鼓武謂金鑣樂之始奏先擊鼓故曰始奏以文亂卒章之節欲退則擊金鑣故曰復亂以武相即拊也以其節樂而治其亂有相之道故謂之相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亦樂器以其訊樂之節奏而不失于雅是以謂之雅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

宋元學案卷十七

老

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詩亦有雅即今大小雅也

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于宗廟之歌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高忠憲曰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詩言志故志至而詩至志既發爲詩則有象之名及其

見諸踐履則體實具焉故禮亦至也如象雉鳩之物則有雉鳩之名情摯有別雉鳩之體亦雉鳩之禮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稽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也與

宋元學案卷十七

老

故不以賸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采卷耳譏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于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吁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綱直如髮貧者紛紜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譏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子丞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于初本諸誠也

采芩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

也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于饑寒不恭莫

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

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

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

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

宋元學案卷十七

夫

逆

九畝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于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

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

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

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

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

日西矣而陰生于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駭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

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豕足皆白眾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風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百家謹案苟當作者書君夷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言者老成人之德下及于民也則鳴鳥有聲此周公畱召

公之意

宋元學案卷十七

牛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才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

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決疑故次庶徵福極

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

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于有親

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于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

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于疏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

德于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于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峻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全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高忠憲曰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諸侯歲闕一祭者諸侯歲朝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重王事也夏商之祭春酌夏禘秋嘗冬烝禘列于四者之中周則改爲春祠夏酌而嘗烝仍其舊禘禘二享不與四祭之內故爲六享諸侯有禘不禘又歲闕一祭故爲四享蓋夏商諸侯夏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禘此所以有禘不禘王制謂酌則不禘禘則不嘗假

禘之名以見時祀之數耳遂使人以不禘爲由于酌而非由于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酌與禴同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烝也冬時物成者烝也祠食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凡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爲獨尊禘則獨于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禴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禴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也

禘于夏周爲春夏嘗于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全

高忠憲曰禘祭夏行于夏周行于春嘗祭夏行于秋商行于冬蓋酌禘用物薄主于灌獻順乎陽春夏之用也嘗烝用物多主于饋食順乎陰秋冬之用也故郊社以禘嘗對言二氣之義也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禴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禴酌禘禘一禴酌嘗禴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禴可同時而舉諸侯酌禘禘一禴一禴言于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禴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禴烝禴則嘗烝且禴無疑矣若周制亦



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禘則不當

高忠憲曰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間祀蓋五

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祫謂之朝享張子以享

為追享朝享兼常祀閒祀言也嘗乃秋祭享當在夏故嘗以

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特酌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

每廟特祭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禘嘗烝皆合祭

羣主于祖廟也酌禴即特酌也一禴一祫本謂今歲禴則來

歲祫祫之明年又禴張子主不禴而言故謂一祭特一

祫而已嘗祫烝祫則皆如天子之合祭此夏殷之制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禴以父為親之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全

發此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此以屬言

故又發此條

高忠憲曰適士立二廟祭禴及祖若兄弟二人一禴一庶而

俱為適士其庶子止得立禴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

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則雖禴廟亦不得立故

不得祭禴明其宗之有在也

庶子不為己之長子服斬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禴之

宗則長子非祖父之正統不敢如宗子斬其長也

庶子不祭禴與無後者註不祭禴者父之庶蓋以禴未足語世

數特以己不祭禴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為其祖

矣無所耐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耐食無

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

大宗見曾子同註

高忠憲曰殤與無後皆從祖耐食者也己為父之庶子不得

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己為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

不得祭無後之兄弟皆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者也祭祖庶

之殤者以己為祖庶孫而或庶子之所生之殤則己亦為祖

矣無所耐食故自祭之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

祭法曰天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宋元學案卷十七

全

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曾子問曰凡殤與無

後者祭于宗子之家鄭氏註曰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

然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

宗者次適為別子別子所生之子為大宗子也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

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

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

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于其君并

高祖于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相及之而不

詳爾

劉近山曰殷而上謂成湯以前為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



考始祖也而下為高會祖廟四親廟也遠廟為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遷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廟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世室羣穆于文羣昭于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會祖廟及始祖也祧謂合祭請于其君并高祖于祧之者諸侯五廟其祧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于高祖十者自下于上之義以卑行尊者之禮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金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于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于室或于祧也

高忠憲曰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祧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同几夫婦共一几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曰交鬼神異于人廟門謂之祧設祭在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祧言不知神于彼饗之乎于此饗之乎無方以求之也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劉近山曰社土神稷穀神五祀門行戶竈中雷百神如日月星辰山川邱陵之類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

極而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本姬姓而氏不同諸侯以字為諡竊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訛如舜生媽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媽姓即因生賜姓也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嗣氏本子嗣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也尊統上者天子以生賜姓統諸侯卑統下者諸侯以字分族統大夫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于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朝于明堂諸侯則于太廟就藏朝之處告祖而行

宋元學案卷十七

余

方氏曰天子聽朝于南門示受之于天諸侯聽朝于太廟示受之于祖原其所自也

受命祖廟作龜福宮次序之宜

高忠憲曰郊特牲言卜郊之事也告于祖廟而行事尊祖也用龜以下而于福宮親考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于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于家者也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高忠憲曰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羅履公之士為公之眾臣公之卿大夫為公之貴臣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為卿大夫之眾臣室



老家相之老家邑之士即家相眾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于嫡子禮庶子不以杖即位謂父母之喪嫡子則執杖進階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眾臣之不以杖即位其義疑與此同也

適士疑諸侯薦于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于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劉近山曰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于天子三命方受位于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官長自辟除未有位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為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為王朝爵命之通名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李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于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高忠憲曰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使得以臣其屬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官則知諸侯于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百家憶美定庵先生問君子無所爭章先遺獻曰射義云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

是射者所以教讓者也君子無所爭無從而見而見之于射揖讓而升下而飲皆無爭之事也凡所以為此者蓋爭欲為君子耳若謂惟于射而後有爭在射既不見有爭之事豈兩耦心競各不相下與如是何以觀德與此爭為讓讓意合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鶴以革其不貫革而墜于地者中鶴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于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宋元學案卷十七

宋

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文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否氣有象否非象有

否

沈毅齋曰天地附于氣則由地以上皆天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耳然人涵育于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以為消息猶

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氣即天之氣兩宜有不相為流通

者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



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高忠憲曰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即神命即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復于無妄而已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于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

高忠憲曰所感氣也化也所性理也神也無內外之合無心也無耳目之引取無形也與人物最然之小者異矣不為最

然起見無我也

宋元學案卷十七

完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高忠憲曰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口口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自來而後能聖人惟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也不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虛之極也虛故無所不感所以有感者以其合異所以能合者以

其本一乾坤陰陽一物而兩體兩體故有感一物故能合天地無須臾之不感萬物亦然在萬物為性在造化為天道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其究一也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高忠憲曰感者性之妙用性者感之本體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兩體而一物也神也道也性也一而已矣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兩命稟同于性過乃適然焉人一己百

宋元學案卷十七

卒

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過

高忠憲曰通極猶言究極性超乎氣氣其一物耳命同于性過乃氣數之適然稟者人物所稟曰猶難語性猶難語命則人不可以氣與過之異而不求性命之同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



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高忠憲曰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循環受生也天人取舍者乘人事以求天性也孔孟所謂天彼則謂之道易所謂游魂為變彼則謂之輪迴似是而實非皆以不知天德不知

宋元學案卷十七

奎

天德則以未嘗格物窮理而徒欲得道以免生死輪轉即此發本要歸尚可謂之悟道乎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通庶幾知崇正學而可與明道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疢癢以世界為陸渾迷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被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

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舍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宋元學案卷十七

奎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高忠憲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氣湛然太虛而已雖屈伸聚散無窮無數而其體不易其為物不賁此所以為神也湛合謂萬物散歸太虛潰散也反原即合也游魂為變者有聚散存亡之變而非如螢雀前後身之變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宋元學案卷十七終

宋元學案卷十七

李

宋元學案卷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渠學案

橫渠理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管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

宋元學案卷十八

一

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基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



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基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其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顯然悅者眾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為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于封建乃定封建功有

宋元學案卷十八

二

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為天下者奚為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 以上周禮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

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朝廷有制會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 以上宗法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間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于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會識磨礪 禮樂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宏大則自然舒泰

宋元學案卷十八

三

而樂也若心但能宏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宏大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以重其足至于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搖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欲事立須是心立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



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于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于如天則能成性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于牽勉至于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

宋元學案卷十八

四

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于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相交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唯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以上氣質

梓材蓬萊梨洲原本所錄氣質八條其一條移附天賦先生傳後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

方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為為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

得不過惠及骨肉閒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顧諟謹案明道程子曰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先生亦拈天理而曰歸曰立發明自家體貼之意尤為喫緊

宋元學案卷十八

五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于聖人處猶是心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

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



所益則學進矣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粹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以上義理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晷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宋元學案卷十八

六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于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戲謔直是大無益出于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閉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以上學大原上

劉戡山曰心為嚴師以本無不正故此絕頂話頭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逶迤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峻峭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

顧諱謹案子劉子喫緊三關本實心未全也全字作完字此下云人又要得剛大柔則入于不立亦有入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同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與此不同存考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于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

宋元學案卷十八

七

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于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于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為其身處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于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者心處如何顧諱謹案此先生立志之說也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深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與此同旨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為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顧諟謹案前云有不行處是疑此云學則須疑更不待不行矣語意尤為警醒

學者只是于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種是養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

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瀟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于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

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顧諟謹案學大原上內一節曰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于孩提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

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

宋元學案卷十八

八

之事則于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朱子小學本自世學不講以下合于此節又病隨所居而長之上共為一節至則常勝止于劉子喫緊三關本從之今據張子全書分為兩節而記其不同于左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己知未學為己學人之有恥于就問便謂我好勝于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 以上學大原下

宋元學案卷十八

九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宵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于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于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己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于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某向時說以為己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為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靡不安  
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不求寐此其驗也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  
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  
馬食糲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  
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  
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  
特殺有食寒食十月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朔不可廢祭  
某自今日欲正經為事不奈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  
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于家庭閉行之庶可見

宋元學案卷十八

十一

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于家人輩  
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為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  
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為其子孫之益者也  
某既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  
眾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  
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  
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于邠遷于岐  
遷于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  
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閒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  
用之不己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楊雄  
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尙閒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

已乎其有過乎 以上自道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于見聞則為下愚不移  
者安于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  
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  
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  
以為人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  
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自粹美得之最近

宋元學案卷十八

十一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  
見病所致在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  
淵語曰吾與爾曾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于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  
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百家謹案此即程氏相傳未發氣象之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



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于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宋元學案卷十八

主

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于嬰孩時皆是習也

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常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校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文集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願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于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

宋元學案卷十八

主

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異之謂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以上答范英之書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翬然不知反約窮源勇于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性理拾遺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

宋元學案卷十八

南

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

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

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

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于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

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

而已

利利于民則可謂利利于身利于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

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概而言

近思錄拾遺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篤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

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

有潛心于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

畢竟無益但樂于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箏篳常使心

在于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歸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

惡畧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

親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竭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

宋元學案卷十八

五

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

斯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報故恩不能終不

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詩說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

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

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

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

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于其父為父者又烏得

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

逐位非如異居也 樂說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謂范巽之一條及蕺山語今移爲附錄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于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遂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梓材謹案此下有孔孟既沒及始學之要二條併歸文集

宋元學案卷十八

末

附錄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先生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寨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歲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以上呂與叔撰行狀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劉蕺山曰醒來只是舊時人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視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張采謹案是子厚謹慎處若到熟時便是聖人言聖人事矣子厚既不能若未到熟時率意著作如何得有西銘極純無雜來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宋元學案卷十八

右

張采謹案恭而安是學不得工夫在恭而安前

明道曰張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餽者食便不美

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明道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



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于此處講此事

伊川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當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伊川曰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宋元學案卷十八

太

又曰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伊川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穩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之沒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質子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子温公以為不可答書云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諫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己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諫之諸侯相諫非禮也諸侯相諫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諫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諫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諫也子路欲使

宋元學案卷十八

尤

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復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

呂與叔作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伊川語和靖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于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于無忌憚矣

祖望謹案與叔其後卒改此語

楊龜山致書伊川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曰橫



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尹和靖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又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宋元學案卷十八

三

晁公武曰橫渠易說繫辭差詳而今無之

朱子曰橫渠云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于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下落底臨事尙腳忙手亂況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又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又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又曰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梓材謹案此條從晦翁學案移入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閒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會子任重道遠一段日子思會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宋元學案卷十八

三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朱子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于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



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係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劉剛中問張子西銘與墨子兼愛何以異朱子曰異以理一分殊一者一本殊者萬殊脈絡流通真從乾坤父母源頭上聯貫出來其後支分派別井井有條隱然子思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微旨非如夷之愛無差等且理一體也分殊用也墨子兼愛只在用上施行如後之釋氏人我平等親疏平等一味慈悲彼不知分之殊又烏知理之一哉

宋元學案卷十八

圭

梓材謹案此條從滄洲諸儒學案移入

朱子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舉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南軒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于此也似更須說破耳又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

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又與朱元晦書曰近讀繫辭益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卻聖人意脈如橫渠亦時未免有此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嘗疑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近乎兼愛之意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辭而善足補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宋元學案卷十八

圭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己任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于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九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也學者宜何如其遵體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舉行于今日則未知先生見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初學未當過而問不敢盡鈔類云補

薛文清曰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氣象又曰讀



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宗義案橫渠氣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伊川謂其多迫切而少寬舒考亭謂其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此在橫渠已自知之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所謂寬舒氣象卽安也然恭而安自學不得正以迫切之久而後能有之若先從安處學起則蕩而無可持守早已入漆園籬落

橫渠學侶

御史張天祺先生戩

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其爲人篤實寬裕儼然正色喜愠不見于容接人無貴賤親疏未嘗失色樂道人善不及其惡終日無一言不及于義任道力行常若不及小有過必語人曰

宋元學案卷十八

音

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關中學者稱爲二張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及與之論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愛乎伊川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以進士歷知靈寶流江金堂諸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民有小善皆籍記之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以勸孝弟民化其德所止獄訟稀少熙寧初召爲御史裏行神宗將大有爲先生每進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大要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已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附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

講君側章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陳升之解之曰

察院不須如此先生顧曰相公得爲無過耶退而謝病不朝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知夏縣先生之在靈寶也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先生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使民得納市于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壩爲場立價募民采伐給用太守監司不聽及爲御史卒言于朝行之晚知夏縣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還吾舊治使者以聞于朝詔徙鳳翔府司竹監夏縣之民遮道泣送不能行至于舉家不復食荷監以每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先生以爲無名之役乃籍監中園夫課伐而免旁縣之役

宋元學案卷十八

重

役者會暴病卒年四十七橫渠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十二納于壙中呂與叔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伊川又曰天祺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見其人盜笥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附錄

橫渠理窟氣質曰慎喜怒哀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其警情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純公程明道先生顛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顛 別爲伊川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崇陽學案



橫渠同調

正愨呂微仲先生大防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門人 高平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與叔先生大臨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橫渠弟子又有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橫渠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橫渠續傳

宋元學案卷十八

蔡牧堂先生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宋

宋元學案卷十八終

范呂諸儒學案表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述

附師龐直溫從孫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呂公著 子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子希績

子希純

邢居實 別見文定學案

李常 並涑水同調 黃庭堅 別見龜山學案

韓維

元孫 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九

從孫 璿 別見元城學案

從孫 璿 別見武夷學案

王巖叟

並明道同調

呂大防

父黃 橫渠同調

豐稷 子安常

王鄭江樓西 陳璿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李朴 見下君行家學案

張庭堅

李潛 子朴

曾孫 誼 別見象山學案



附師劉師正子格  
清敏同調

呂好問 別見榮陽學案

呂切問 別見榮陽學案

龔大壯

龔節亨

上官均 子情

曾孫諡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恢

從子燈

杜純 弟紘

父彭壽 子欽

宋元學案卷十九

晁補之

常安民 子同

李深 子階

父誥 附弟勉 並元祐之學 子郁 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范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應以後尚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

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尚論者其

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 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惟李君行李進祖傳其葉尚存餘多

以史傳 參補

涑水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九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附師鹿直溫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為新安主簿薦試擢館閣校

勘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于進取超授直祕

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請二府通

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陳執中為相先生論其無學術

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先生言今陰陽不和

民困賊熾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細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避之

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中外莫敢言者先生獨奮曰天

下事向有大于此者乎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能知

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先生雖解言職無

歲不申前議至是入謝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其後韓魏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論定濮王典禮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荆公為政變更法令先生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宜去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疏入荆公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荆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先生少時為薛公奎招入幕府與子弟講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

宋元學案卷十九

二

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與司馬溫公相得甚嘯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銘溫公生為先生傳服其勇決先生復銘溫公墓平生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篤于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兄繼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少受學于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先生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雲濠案先生著古文

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  
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謂言北宋宰相家登學案者范蜀  
公家六世八人蜀公及從子資政百餘見是卷從孫正獻

附錄

祖禹從曾孫龍圖沖為華陽學案資政後仲輔及從子子長子該又大治則華陽後人見二江學案共八人凡六世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客有問今世之勇于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于外者也若景仁勇于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問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親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言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三

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邵氏聞見錄曰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為宰相蜀公既致政于熙寧之初義不為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于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皆由分寸



起乃自然之數故宮繫于分分不繫于宮黃鍾繫于寸寸不繫于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于黃鍾而以黍起分劉歆妄說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鍾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其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今用千二百黍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至是乎臬氏爲量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其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考工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合俞而重二鈞其說曰起于黃鍾之俞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于黃鍾之俞歆之妄說也其他象類諸說怪妄尤甚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談譏焉相與論莽歆之制作終身不已何哉

宋元學案卷十九

四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靖公夷簡異之曰此子公輔器也恩補奉禮郎以進士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先生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先生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言者多罷先生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

知通進銀臺司司馬溫公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先生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徒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荆公方行青苗法先生極詆其非荆公怒舉呂惠卿爲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荆公荆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起先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

宋元學案卷十九

五

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止內刑元豐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卽位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尙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謔呼鼓舞咸以爲便溫公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新經義以干進



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先生始令條主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于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先生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居其二卒年七十二帝極悲感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紹興初章惇為相削贈諡毀碑蔡京擅政入先生黨籍紹興初悉還贈諡先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識慮深敏量閑而學粹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

宋元學案卷十九

六

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荆公善荆公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見之後荆公得志意其必助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于講說九精語約而理盡司馬溫公曰每問晦叔講便覺己語為煩其為名流所敬如此子希哲希純參史傳

附錄

梓材謹案謝山刻記曰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  
攷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門人而希哲自為蔡陽學案  
蔡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翊  
中別見和靖學案蔡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  
同為蔡微學案蔡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  
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蔡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  
當世賢士大夫遊以敗蔡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

呂氏家塾廣記曰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梓材謹案此條與文靖公尹京時一條尚書公為閣領監  
司一條乃蔡陽所記東萊輯官錄述之非即東萊之說也  
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誤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公為樞副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傳正安詩己之所宜修傳正曰無敵精神于塞淺榮陽公以為傳正之對不中王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為病于太簡也本中思之傳正公所獎進年才三十餘而公猶相講究切磋後來所無也不必問其答之當否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七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先生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為祕閣校理王荆公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荆公立新法先生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荆公遣所親密諭意先生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勅民出息神宗詰荆公荆公請令先生具官吏主名先生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

梓材謹案童蒙訓之自潮家學者各為分列蔡陽學案做  
此



徒湖齊二州齊多盜先生得黠盜刺爲兵半歲閒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徒淮南西路提刑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尙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賈于司馬溫公溫公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歛少息矣先生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貢舉別守宰去賊貪慎疑獄擇師儒修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先生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先生徙兵部尙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曩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先生長孫莘老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于呂正

宋元學案卷十九

八

獻公其論議趣舍大畧相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參史傳

附錄  
呂榮陽曰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呂紫微曰李公擇尙書嘗與榮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謬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又曰李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韓維字持國穎昌人忠憲公億第五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

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于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

富鄭公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充公薦爲檢討知太常禮

院禮官議裕享東向位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

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先生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

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

時爲王擇妃先生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縉經學以

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動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

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迺英講英

宗初免喪簡默不言先生疏通英爲陛下燕閒之所侍于側者

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

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

宋元學案卷十九

九

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先生疏救不從遂闔門待罪穎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論御史中丞王陶罷職事不行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獻肅絳在樞府力辭王荆公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府轍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先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先生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荆公益惡之先生以言不用請郡帝曰當畱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



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為學士承旨時天久不雨先生言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旱災之際重罹此苦上感悟即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是日乃雨王荆公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會子固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命詞先生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執政欲廢王氏新經義先生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處東省除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懇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為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入元祐黨籍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

宋元學案卷十九

十

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所著有南陽集三十卷雲濠素先生嘗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參史傳

附錄

程伊川上先生求撰明道墓誌曰家兄學術才行為世所重自朝廷至于草野相知何啻千數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眾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義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于人者則鮮矣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義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

雲濠謹案先生志明道墓言子方守穎目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鄙我周旋政告所以為益良厚云

梓材謹案先生從孫德全確為元城門人叔夏瑋為武夷門人元孫元咎元吉為和靖門人小東萊呂氏即元咎之婿而元咎之子維又為清江門人故謝山于叔夏傳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也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先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為屬韓獻肅絳代魏公復欲留用先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有治聲定守呂正獻公善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先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先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立用劉忠肅舉為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之弊是時下詔求疾苦先生言役錢欲法太重願復差法

宋元學案卷十九

十一

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蔡確以定策自居先生劾之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于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並劫章惇賊狼戾罔上蔽明由是二人相繼退斥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先生即繳錄黃既而命不由門下省出先生請對言之益切遷侍御史坐乞還張舜民職任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侍通英講讀仁宗知人事先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又申洪範三德之義上疏風諫一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



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畱聖意哲宗  
領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請築定遠據要  
害以扼西夏定遠遂城拜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奸猾欲跡慈  
聖之族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先生言部曲相  
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許之風且傷孝治詔竄絢而絕其  
獄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少進而  
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又進曰聞有以君子  
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乃深誤陛下也此不可不察哲宗選  
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先生對曰內助雖后  
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于始太皇  
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先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三

宮懿範上之宰相劉忠肅擊右丞蘇文定轍以人言求避位先  
生日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輿轍之功居多願深察  
謾毀之意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忠肅竟爲御史鄭雍所擊  
先生連疏論救忠肅去位御史遂指爲黨龍爲端明殿學士知  
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坐  
元祐黨籍追貶雷州別駕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  
春秋傳行世 參史傳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王端明彥霖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  
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紀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  
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

祭明道文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  
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 父贊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太常博士通孫父贊比部郎中祖  
葬京兆藍田遂家焉由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遷著作  
佐郎知青城縣韓獻肅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  
英宗卽位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京  
師大水先生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  
沴也卽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邊  
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典禮先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三

生言宜以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不得顧私恩而違公義章數十  
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初知泗州爲河北轉運  
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獻肅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  
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會環慶兵亂宣撫坐黜先生亦落  
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先生援  
經質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時用  
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  
他路爲饒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  
士遷吏部尚書元祐初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呂  
正獻告老超拜先生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修神宗實錄先  
生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救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



書解釋上之實于坐右又撫乾典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謂此蓋祖宗家法先生因推廣祖宗家法自事親治內以至寬仁示儉累數百言哲宗甚然之先生樸厚慈直不植黨朋與范忠宣並相王室立朝廷挺百官不敢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府尋改承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

宋元學案卷十九

西

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晉伯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晉伯泄其語于章惇惇懼繩之愈力再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疾作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卒年七十一晉伯請歸葬許之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先生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小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晉伯及弟與叔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于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

參史傳

王樓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豐稷字相之鄆縣人舉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楫折舟幾覆稷惶擾莫知所爲先生神色自若蘇嘆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同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章惇請託無所移撓出知陳州累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物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右司諫揚判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先生于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卬謂曰問君言使卬汗流浹背旣爲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旋

宋元學案卷十九

五

以集賢院學士知穎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先生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先生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時宦官漸盛先生懷唐書仇士良傳讀于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先生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先生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尙書兼侍讀布遂相先生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都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先生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尙書左丞而積



許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即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潞公嘗品先生為人似趙清獻及賜諡皆以清得名先生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棄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參史傳

孟子注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于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于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殺之而不怨節

智不急于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

宋元學案卷十九

未

無益于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于上而惡政日加于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不能三年之表節

言禹之樂過于文王之樂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鐘是也蓋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于文王之樂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章

事錄

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覲薦公復為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為御史直諫不私人以為公論

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于此前是長資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為祭酒命開門撤去謂伺而士莫能出呂丞相大防聞之嘆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七

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卒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以上清敏遺事

呂紫微曰豐公相之清節自守一意直道而未嘗絕物與榮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嘗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定無過戚相之云正為未能如此

朱子序清敏遺事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于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為



于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于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為子則孝為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為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于時而卒驗于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

宋元學案卷十九

太

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于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

袁潔齋記清敏祠堂曰嘗誦公之詩有曰日往月來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原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

又曰公之踐履非有意為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于中襲取于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宗學李君行先生潛附師劉師正

李潛字君行虔之興國人也年二十餘有安退處士劉師正者善解春秋先生從之學後于楚州見之問曰足下久居此何所需先生對曰大人令去應舉待及第後歸今大以期服礙卻欲且就此處修學以待來科安退笑曰誤矣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何待先生雖然竟歸安退因為先生言今之為學者皆非所以為學先生遂有省自是篤行自守不交當世治平中成進士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范純禮為發

宋元學案卷十九

九

運使始深知之力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新州遂請老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為本不以空言讀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為正舍此皆非所取嘗言經書論孟如稱所以稱量眾說其輕重等者正也不等者不正也嘗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先生問故曰科場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貫開封戶籍先生不許曰汝虔人而貫汴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不可行也元祐末羣賢咸在朝而先生安靜自守羣賢亦以其不附己不甚引之趙君錫薦御史訪士于呂希哲以楊應之與先生告君錫不能用反薦楊畏畏竟叛入邪黨希哲嘆曰使楊李為臺官安有此乎蘇文定轍罷知汝州先生歸往見之與論當世事太息以為知先生晚元符庚辰諸公既皆還朝先生亦



驛召賜對管句宗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阻之恐在要地者伊  
川問之謂學者曰君行何以復出學者對曰司業承朝廷美意  
不得不出然即歸矣先生既至京果引疾不久歸呂好問兄弟  
以其父希哲之命嚴事之嘗曰今眾人所作事皆非楊十七丈  
應之及李文所為也子朴格

李先生說 呂紫微居仁述

學問以去利欲為本利欲去則誠心存

每日只多讀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閒讀孟子

讀書不要看別人解看聖人之言易曉看別人解則愈惑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履觀諸書皆以郊對社郊以祭天社以祭  
地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于周禮聖人書中不見

宋元學案卷十九

辛

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孔子何以言周公其  
人也

列爵為五分土為二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尚書  
為妄矣

學聖人者但自用意經書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  
重皆為規矩權衡所正

史書尚可最是莊老大段害道

七世之廟見尚書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

昊天有成命是合祭無疑

元祐之學

諫議龔先生吏

龔史字彥和瀛州人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上殿抗疏辨忠  
邪又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先生首  
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化州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  
紹興中累贈右諫議大夫 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龔彥和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

待制上官先生均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二年進士第二除監察御史裏行  
上疏忤蔡確請宰光澤哲宗立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為御  
史論青苗以為有惠民之名無惠民之實累改提點河北東路  
刑獄紹聖初召拜右正言遷工部員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

宋元學案卷十九

壬

為祕書少監累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  
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  
待制致仕卒 參史傳

侍郎杜先生純 父彭壽

杜純字孝錫郟城人父彭壽尚書虞部郎中以文學政事顯先  
生以蔭為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  
操兩預鄉書即舍之調棄氏主簿元祐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  
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存孫永皆薦其才任諫諍時已擢河  
北轉運判官矣累為鴻臚卿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  
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有四所為詩文奏議二十  
卷為人忠恕不欺學問以誠身為本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



事無不可立好易中庸能釋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與晁補之之父厚而補之為之婿參晁齊北雜册集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謂先生以伯父蔭入官累擢侍御史言者誣其不由科第改右司又案晁濟北為先生子進士寬伯墓誌云補之十歲餘時先君為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蓋先生時為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云

諫議常先生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苛人多未測獨先生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三

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曾布章惇比而排之董敦逸再為御史亦奏之出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參史傳

梓材謹案時二蔡為元祐黨籍刻石召石工安民至則乞不刻安民鐫字于碑恐後世併以為罪安民長安人邵氏聞見錄誤以為常安民倪文正公黨籍碑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蓋亦同此誤也

朝散李先生深

李深字叔平光澤人父誥以進士官至太常博士陳了翁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風先生第熙寧九年進士為敕令所詳檢役法文字因與蔡京章惇廷爭奪一官已而敘復元官遷朝散郎

以言事罷官崇寧中安置復州入元祐黨籍有杭州集二卷弟勉字安道元祐進士知九溪順昌縣素負氣節多忤于時遂謝事休致亦入黨籍參姓譜

范氏家學

查政范先生百祿附子祖道

范百祿字子功忠文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歷知諫院論事實法曰造簿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訴人將為仇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轉起居郎哲宗立司馬溫公復差役法思慮受賅欲加流配先生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于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溫公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三

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累拜中書侍郎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先生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為恭于是合祭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先生以同省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入元祐黨籍子祖道監潁州酒稅攝獄掾聞其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為神知鞏縣鞏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忠文潞公稱其能以先生墮黨籍監中獄廟久之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守趙子操遂共守汝城得全官終朝議大夫



史傳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呂氏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呂希績字紀常申公次子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遊甚厚嘗以庶官入元祐黨籍紹聖四年光州居住 參邵氏聞見錄

待制呂先生希純

呂希純字子進正獻三子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先生言皇祐之禮事不

宋元學案卷十九

語

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累遷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先生以初政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闕寺側目或于庭中指示曰此繳還一押班詞頭者也章惇相出知亳州諫官張商英劾徙睦州歸州建中靖國初召為待制知瀛州俄改穎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參史傳附錄

呂紫微曰元符末叔祖待制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間時公挈家往既至屋陋窄甚更益一間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時上皇即位已議廢用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已而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來見公亦

不敢與先見以為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又曰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既妄也何用說為

呂氏門人

邢先生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公擇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公擇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驚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文潞公才之留任教授北京國子監累遷起居舍人蘇文忠東坡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先生亦心契東坡與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並遊東坡之門天

宋元學案卷十九

語

下稱為蘇門四學士先生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為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宜州改鄂州初先生預修神宗實錄章惇蔡卞等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證驗無據者三十二事先生書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聞者壯之貶涪州指授下筆皆可觀微宗立起監鄂州稅改知舒州旋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先生嘗與趙挺之有隙陳舉承挺之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錫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



一諡文節先生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于詩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又云學甫而不為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常時人士以先生配東坡故蘇黃並稱東坡為侍從時舉先生自代其詞有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先生嘗遊瀟皖山谷寺后牛洞樂其林泉之勝遂自號山谷道人云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雖稱蘇門學士然致其學行實本之李公擇故著錄于此又案先生嘗受學于范季陽見謝山所作正獻本傳

附錄

汪玉山跋山谷帖曰山谷詩示張氏子曰其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宋元學案卷十九

美

劉剛中問黃魯直如何人朱子曰孝友行瑰瑋文篤謹人也觀其贊周茂叔光風霽月非設有學向不能見此四字非設有功夫亦不能說出此四字

豐氏家學

學正豐先生安常

豐安常清敏長子以儒行名太學魁南宮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

參清敏遺事

豐氏門人 王樓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瓊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見下君行家學

正言張先生庭堅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繇進士調成都觀察推官歷判漢州入為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先生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先生在職踰月數上封事請復司馬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陳確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臣恐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論甚深切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先生為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會布因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徒為郎俄出為京東轉運使判官任伯雨言先生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先生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先生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為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先生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為己用先令鄉人諭意先生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

附錄

宋元學案卷十九

老

呂紫微曰張才叔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

又曰張才叔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處箔外上漏下溼躡屐端坐了無厭色鄒志完嘗稱曰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才叔蓋師法豐公相之

君行家學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李朴字先之君行子登紹聖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伊川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先生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除汀州司戶徽宗立翰林承旨范燧叟謂先生曰某事不便于國某事不便于民先生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燧叟泣下陳了翁薦先生召對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于此願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其鯁直復以為虔州教授噉言者論先生為元祐

宋元學案卷十九

天

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為肇慶府四會令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立除祕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先生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章貢集三十卷且言先生教授西京國子監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為戒先生笑曰不意此言發于先生之口伊川為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伊洛淵源錄程門四十二人先生與焉謝山于陳節諸儒學案有云四明五先生為學一傳而豐氏再傳而得翁翁先之二人是先生又為豐氏門人豐清敏遺事一卷即先生所輯題曰門人章貢李朴編次雲濠蓬萊伊洛淵源錄云李先之轅上人為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志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辭以文之世多識之者

縣令李先生格

李格君行次子篤行頗肖其父兼工文詞紹興中知上元縣早卒

君行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 主見樂陽學案

龔氏家學

龔先生大壯

龔大壯彥和弟彥和僉判瀛州與之同行先生尤特立不羣會子宜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出不可辭也遂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子宜詩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

宋元學案卷十九

天

見兩龔呂紫微曰近日貴人如子宜之下士亦難及也彥和為御史先生力勸其早求罷彥和遂去先生不幸早卒

龔先生節亨

龔節亨字彥承呂紫微故人也嘗為紫微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為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為蓋言有乞丐錢物處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從黃氏補本錄入

上官家學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與龔類蓋其兄弟行也前傳本謝山所節呂氏童蒙訓此則以黃氏補錄童蒙訓為之傳云

知州上官先生楷

上官楷字仲雍彥衡季子政和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出知

上官楷字仲雍彥衡季子政和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出知



南劍州以剛介著政聲有尚書小傳論語孟子畧解及史統史旨參姓譜

中大上官先生恢

上官恢字閔中彥衡從子元豐八年進士胡文定以先生與楊龜山並薦官至中大夫同上

縣丞上官先生愷

上官愷字正平彥衡再從子幼孤從彥衡學元豐八年與閔中同登進士官永城縣丞廉正明決同上

杜氏家學

侍郎杜先生紘

杜紘字君章郟城人修撰純之弟少穎邁知自彊于學問一上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三

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累官刑部侍郎改差知應天府兼

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先生性至孝與修撰俱知名謂之二

杜事修撰加于人數等修撰訃至時在汶上曰兄教我成我今

亡不得臨死不瞑矣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

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參雞肋集

進士杜先生欽尚

杜欽尚字寬伯修撰子第進士讀書能知其意為言語皆質直

卒年十九孝弟人也同上

杜氏門人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對學畧

常氏家學

知州常先生同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元祐黨人安民子政和進士紹興初知柳州召還首論朋黨之禍除殿中侍御史金使入見先生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累遷御史中丞後以顯謨閣學士知湖州請祠卒參史傳

朝散家學

承事李先生階

李階字進祖元祐黨人深之子西山先生郁之兄也崇寧二年南省第一特奏名安忱者悼之弟也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先生出身而賜忱第四年赦黨人子弟復官建炎元年攝臨安府比校務報卒陳通作亂先生死之

宋元學案卷十九

三

詔贈右承事郎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別見龜山學案

黃氏門人公釋再傳

檢正王彥穎庭秀別見龜山學案

韓氏續傳

知州韓先生璣別見元城學案

諫院韓先生璜別見武夷學案

尚書韓南淵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豐氏續傳

吏部豐先生誼別見象山學案

上官續傳



縣令上官先生謚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九終

宋元學案卷十九

筆

元城學案表

劉安世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孫偉 子蒙正

劉芮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張栻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李光 子孟博

子孟堅

子孟珍

子孟傳

曹粹中 潘時 子友端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表

父夏佐 子友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 友文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胡程

馬大年

韓璣

劉勉之 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曾恬 別見上蔡學案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顏岐 別見榮陽學案

石子植

韓搆則



並元城學侶

陳璿

元城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十

二

宋元學案卷二十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元城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

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為眉目

忠定之語錄諱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畧可攷見矣

述元城學案

梓材案是卷謝山所持立故  
黎洲主一父子皆無案語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宋元學案卷二十

十一

劉安世字器之大人父太僕卿仲通與溫公為同年契故遺  
師事之熙寧初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先生  
以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對復從學者數年一旦避席問盡心  
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  
嘗須臾離也先生問其目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此力行七年  
而後言行一致表裏相應擢右正言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先  
生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  
自王安石秉政盡廢累聖之制專川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  
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太師彥博司空公著僕射大防  
純仁侍郎同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而中  
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



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偏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勵精更始又論奏  
蔡確與梁燾同上疏力爭貶確新州又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  
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黨今聖上嗣位伏望明正四凶之  
罪布告天下由是三人亦皆得罪先生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其為諫官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恪立俟  
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廷觀  
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先生徧歷言路以辨是非邪正  
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宣仁后晏駕呂范二相用調停之說  
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舊黨先生謂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  
人勢不兩立如冰炭卒如所料而二相亦深有愧于先生所守  
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生平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

宋元學案卷二十

二

之紹聖初黨禍起惇卞用事必欲致先生于死以先生常論禁  
中履乳母事移梅州安置凡二廣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建中開  
始自嶺外歸宣和季年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  
封家事無鉅細悉不問夏六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  
晦于其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先生已終矣傷遼山  
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搢紳傳誦以為切當學者稱  
元城先生雲濠萊謝山學案御記云劉元城諡忠定見讀書附志  
元城語錄  
明皇即位焚錦繡珠玉于前殿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  
之必于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弊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  
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繩被漆唾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則交結佞倖繼怒即急  
急收救故不至積怒而去李林甫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  
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即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  
省下本部木部下本局覆奏得旨方依式製造太祖怒曰誰做  
此條貫曰可問宰相乃召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  
為陛下子孫設後代若有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  
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  
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

宋元學案卷二十

三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太宗未嘗已為平晉詩  
賦未嘗燕山已為平燕山詩賦羣臣屬和將士歡豔而于武事  
反不競漚淵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喚丞相吟兩首  
詩蓋平日有感于此故作此語

左傳襄二十年同宗于祖廟註始封之廟同族于廟廟註父廟  
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為宗姬以縣主  
為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為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  
嬙之號名其女尤可笑

漢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以下皆欲畱之上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  
惡

啖助春秋作怪

左氏非耶明論語孔子所引乃前世人如老彭類



仁宗時番商沒官真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為首飾夸同輩上以袖掩面曰滿地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報起易之乃大說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珠價大賤

公孫宏雖詐其以下式輸財助邊為非人情以睚眦殺人而郭丹不知為甚于知此是宏長處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事是直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溫公偶窺破有喜色安世謂操生平事無不如此夜枕圓枕啖野葛飲醜酒

本朝名相惟李公沆諸臣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盜賊水早在漢惟魏相為然後之為相者喜變祖宗法度惡聞天下

宋元學案卷二十

四

災異

高辛遷閔伯于商耶主辰今為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為太原府參辰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為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興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為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為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為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為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祖望謹案此近乎京房李尋翼奉之說元城未必作此言恐是記者之附會其謂太原以避應天不稱府尤不覈別

有考證○又案宋史謂元城卒于宣和七年據此則誤也下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品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王使王孫滿設應以辭

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班氏以張純之故并貸杜周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為左右欺罔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反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秩二千石其法隳矣

宋元學案卷二十

五

唐制諸道帥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執侍從為帥監司得糾之故不敢為非

宗周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雒京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之是謂千里平王東遷方八百里者失之僅六百里耳襄王又以河內賜晉其地益小原為天子之邑自不肖屬晉晉伐之乃不美事而左傳反稱之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校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誦也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須試策以別人材人主燕閒時于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



下自無遺才

祖望謹案謂不必于試策時別人材則亦稍偏謂試策教人以滿則詩賦不教人以浮華乎溫公十科取士亦何嘗專用詞賦其謂人主當廣訪而審察則至論也

新唐書好簡畧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云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病正在此

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尚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曰無傲逸欲有國恐傲字轉寫作教字

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為人及帝即位欲逐恭顯為其譖帝至不省其為下獄不知八九年閒傳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

宋元學案卷二十

六

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汗玉堂之廬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玉堂二字榜院門以為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時無玉堂則武帝所造也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

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衰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年六十三歲始刪定羣經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而襄三年穆姜言元體之長也云云時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

乾卦

魏徵傳言停婚卜碑其家衰矣鄭公之德何賴于碑而停婚乃天以佑魏氏也房氏尚主始敗其家法終滅其族鄭公之後有暮其家再振

楊綰為相纔一百八日而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亥字身仄則當如移寫其左豎

二畫則二萬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已得四百四十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纔得二十日故曰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其義耳

宋元學案卷二十

七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談錄四十五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三條移入涑水學案者三條移入濼溪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畧者五條

元城談錄

為學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為貴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括克吏居厚投鑄冶中居厚覺早遁去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談錄九條今移為附錄者三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古靈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郡諸儒者一條移入蜀學畧者一條



元城道護錄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之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閒斷便不可

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簿記之其

後結正無出初情者

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

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

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予初甚易之及退而隱括日之所行

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成自此言行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謂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

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

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

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

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

窮竟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語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道護錄十條今移為附錄者一條移入本卷李莊簡傳後者一條移入謝山學案者一條

元城語

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于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

受用處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只此一句

梓材謹案此李莊簡所稱元城先生語其子孟珍述之

附錄

先生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曰若谷

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

既聞命矣緩之一事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

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呂氏雜錄

元城終身未嘗草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介甫求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為元城對曰相公當之去所害

與所利反掌間耳

祖望謹案時元城年尚少已能為此

宋元學案卷二十

九

呂相微仲不樂元城范忠宣公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

仲遂擬元城真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留朝廷以上談錄

先生父太僕卿仲通墓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志獻可

墓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有懼

色先生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溫公入相元祐薦先生為館職謂先生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

先生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開居足下時節問訊不

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所以相薦也

先生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先生不屈也抵

郡聞使者自京師來人為先生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先生治

從事客涕泣以言先生色不動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



呼其僕從容告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為不可及也更數日乃知使者本入海島杖殺內臣陳衍章惇故令迂往諸郡逼令流人自盡耳

謝山書宋史元城傳後曰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護人構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子孫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

宋元學案卷二十

十

盡子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至此

先生一日扶其母籃輿行山中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樵夫皆驚走先生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

剛見錄

先生與東坡同朝東坡勇于為義或失之過則先生必約之以典故東坡怒曰何處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先生聞之曰子瞻固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章則不可元符末各歸自嶺海相遇于道先生喜曰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

則曰器之鐵石人也同上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嶺南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賢雷化說著也怕而元城歷其七道護錄

先生謂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無使偏重夫是之謂中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陽叔呂寶臣同任樞密陽叔聰明少比遇事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物理無不允當稱停二字吾輩當今最宜致力童蒙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劉公器之嘗為予言馮當世宜微稱呂寶臣樞密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莫使有偏事經其處盡者無不允當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寶臣惠穆公也惠穆蓋紫微從

宋元學案卷二十

十一

祖父公弼其語復出故刪彼存此

建中開公自嶺外歸至宜和年間內侍梁師成得幸令吳可案吳可宋史作吳默自京師至家欲引公以為重致書許大用可至三日然後放出之且道公諸孫求仕以動之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當朝權貴吾

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還其書而不答言行錄

公在家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敵人驅墳石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同上



呂紫微曰劉丈器之與顏夷仲石子植韓搗則及子相得暮年  
同城而居以便講習之益

又曰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人  
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曾茶山曰劉器之學問門戶自與伊川不同伊川說話極精微  
劉丈祇理會篤信力行亦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  
善不思惡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祖望謹案此元城雜禪學處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城歲晚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  
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黃東發曰先生事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日不知所

宋元學案卷二十

十一

從入而後教之不妄語七年而後能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  
當宣和大觀間巋然獨為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  
重厚使人鄙吝之心為消嗚呼豈不誠大丈夫哉獨因篤信之  
深而佛氏之說先入為主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  
經臨刑刀壞之說為說性而證以楞嚴經云使眾生六根消後  
臨刑刀如割水且并以其師溫公詆佛為非若自程門講明聖  
人之學觀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于兩莽而元城併以為未  
然何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冠卓一世而知至至之之知尚差  
毫釐邪此中庸之必貴于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  
老之言皆未免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元城學侶

侍郎顏夷仲岐 別見滎陽學案

石先生子植

石子植佚其名嘗說呂申公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  
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以寫唐人無益詩  
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  
爾此恐非申公所為 參吳氏客語

梓材謹案吳氏書作石子植而元城語錄作子植蓋一人也

韓先生搗則

韓搗則

元城同調

忠肅陳了齋先生璣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

十二

元城門人 涑水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判監孫先生偉

孫偉字奇甫江陵人也少負奇氣初為靜州幕官劉元城再請  
夷陵先生自靜求沿檄至峽求見元城待之無甚異也先生南  
曰偉以求見先生而來非沿檄也元城問所以願見之意對曰  
生長南方竊聞司馬溫公北方賢士大夫之冠先生受業溫公  
是以求見非敢言從學但願就先生求五日飯尋一宿處聽先  
生五日話元城嘉之因與共飯五日與之言溫公所以傳習者  
先生請曰受教不在多言願撮其所當致力者為直截言之元  
城曰諾既五日先生已錄成一卷請曰願更住半日求先生諦



視之無差謬否元城爲之閱畢先生辭歸自是踐履一宗元城每對學者言平生只從得劉先生五日終身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張魏公之初仕也在山南幕府先生常從其帥領至夜分帥尙命繼酒魏公謂其使曰此何時也而酣宴無已乎先生整冠起曰此賢屬也子其罪人矣遽謝之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投所業請益者先生置諸架上不視徐曰每日所讀何書其人惘然莫知所對再三問之乃漫應曰近喜讀新唐書先生問曰三百年唐室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遂引退次日復來因言向來汨沒科舉實未知所以讀書之方先生乃諄諄誨之且曰讀本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諸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史爲又奚以學爲其人自此從學卒爲善士先生

宋元學案卷二十

西

本用世才以爭和議不勝不復求用官終判監晚遊衡山與胡文定公父子遊論學甚契手批留侯諸葛武侯二傳字極大朝夕披視一過太息篋中惟論語一部所著有奏議數卷胡五峯跋之曰是乃上蔡所云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下之慮者

祖望謹案元城之得統于溫公大抵不出剛健篤實一語元城門下其最顯者爲李莊簡公泰發其厄于下寮者爲先生其骨力皆得之元城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沈埋六百餘年子稍求其大畧登之學案而當年奏議諸文字不可得見矣爲之三嘆先生之高弟曰劉芮

莊簡李讀易先生光

父高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

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博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以進士歷知開化常熟吳江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句文字元城居南京先生以師禮見之元城告以所聞于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先生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元城聞其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忠定綱亦以論事去國居義興先生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

宋元學案卷二十

五

足憂先生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紹興中累擢吏部侍郎尙書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先生名鎮歷高宗亦意不欲用之先生又面折檜檜大怒明日丐去知紹興府方俟論其陰懷怨望責瓊州安置呂愿中又告先生與胡澹庵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後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參史傳

李泰發語

其子孟珍所述

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此一字一生受用不盡



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遊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四條今移元城語一條于元城道  
護錄後移一條于和靖學案

附錄

元城道護錄曰李光好官員可惜為蔡攸所引此人撥著便醒  
紹興中以忤秦檜謫海外著易說自號讀易老人

董真卿曰先生之學本元城元城學于司馬公以上黃氏補本

知州胡先生程

胡程字德輝毗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文靖公龜山  
尋以文靖之命學于劉忠定公元城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李  
公伯紀為相先生在其幕中汪黃甚之以陳少陽之上書也先  
生實視其草窺蒼梧已而東歸趙豐公入相直翰林兼史館校

宋元學案卷二十

六

勘與張嶠同入書局未幾豐公去國張魏公以為元祐未必全  
是熙寧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為史官欲有改定先生  
與嶠不可遂皆求去豐公再相復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先生  
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爭之其稟出于先生手  
畧曰敵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  
蓋其狙于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為和之說  
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  
不為和之說以撓我蓋今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  
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  
使請和之得策其禍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吾為母后為  
梓宮為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

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  
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嘗置太公祖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  
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為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何  
太公之可還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  
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  
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疏上秦檜大怒然是時和議尚未定公  
議尚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已而李莊簡公去國遂以先生為  
其黨罷之飢寒困窮而死所著有蒼梧集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先生傳兩載龜山元城學案謝山已  
為此傳故並刪之

附錄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

宋元學案卷二十

七

公惑一尼之言至願為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  
于此溫公平日最推富公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以為必後來所  
增加蓋當時介甫嘗奏富弼無見惑一妖尼之言則所謂後來  
增加者當有之

王薄馬先生大年

馬大年字永卿雲濠樂廣信志作  
馬永卿字大年揚州人元城弟子也大觀三

年進士聞元城謫亳州寓永城縣之回車院先生時赴永城主  
簿其舅高郵張桐薦使求教既至見元城雄偉闊爽談論踰時  
體無欬側肩背聳直身不稍動手足亦不移自是從學二十六  
年當紹興六年追錄其語為元城語三卷

知州韓先生璠



韓璣字德全開封人也參政億會孫累官知秀州所至興利除害甚敏吏莫能欺時以為有家法先生官浙中久其往來必維舟河梁待元城談錄其繫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為元城談錄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別見上蔡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別見武夷學案

孫氏家學涑水三傳

孫先生蒙正

孫蒙正字正藩江陵人奇甫先生偉之子先生少稟家學得元祐諸公之傳而于五峯兄弟為故人子從之問道嘗告五峯曰歲入不贍既可憂然稍親生業便近俗奈何五峯答曰古人有

宋元學案卷二十

六

名高天下躬自鉏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尚灌畦澆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則饋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孔子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為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哉正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也五峯又嘗謂日子資稟過人大要學問擴充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然後可又曰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真有益于左在初欽夫累求見五峯不得莫解其故因託先生微叩之五峯笑曰渠家學佛先生以告欽夫涕泣求見遂得湖湘之傳欽夫嘗嘆曰杖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孫氏門人

提刑劉順寧先生詩

劉凶字子駒東平人也忠肅公摯之曾孫學易先生跋之孫南

渡後居湘中劉氏自學易以來三世守其家學不求聞達雖闕閱亞于韓呂而節行與之埒先生學于孫奇甫其後徧遊尹和靖胡文定之門所造粹然其為永州獄掾與太守爭議獄謂今世法家疏駁之設意殊與古人不同古人于死中求生不聞生中求死遂以疾求去會太守遣屬來乃紹聖權臣之後先生嘆曰吾義不與讎人接投檄竟歸初先生十喪未葬意欲得中原之復返葬嶺北既不遂貧日甚太尉劉錡重之為之仗助乃得葬于湘中盡屏陰陽之說曰吾大事已畢死亦暎矣罷官無屋可居乃即其先人之墓而廬之是時秦氏之勢漲天先生客于桂林桂林帥者秦氏私人也因一日賓客寮屬集府中謂曰前

宋元學案卷二十

九

日之夜去城一舍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願與諸君賦之皆曰唯唯所謂秦城王氣詩者也是日不賦者二人曰先生曰李成叔已而張魏公卜居長沙之二水授先生室宣公兄弟嚴事之又以薦入官以言去國汪文定公玉山貽書當路曰如劉賓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應置之閒散乃復以刑部員外郎召出為湖南提刑卒先生自述其先世之言謂孝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學者當從此悟入故先生雖在千里外親有疾痛皆知之又述孫公澤之言曰學者有志于道且須看古人長處于其長處唯恐不及于其短處唯恐自家做到此處嘗教學者曰言此行此謂之君子言此行彼謂之小人所著有順寧集二十卷楊誠齋為之序誠齋論先生之為人曰子駒



長于嗜古短于諸今工于料事拙于售世遇合之訕而幽獨之  
仲流靡之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人落落其心優優初若不可親  
而人乃不可離可以想見先生矣

李氏家學

進士李先生孟博

李孟博字文約莊簡長子紹興五年進士從莊簡謫卒于瓊

提舉李先生孟堅

李孟堅字文通莊簡子以學行舉官至知秀州從莊簡謫南

嶽陝州更化後召用累官淮東提舉

參議李先生孟珍

李孟珍字文潛莊簡子累官至沿海制置參議

宋元學案卷二十

二十

直閣李磐溪先生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莊簡幼子宋史有傳雲漢業史傳先生累官知  
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

開致著盤溪集宏詞類彙左氏說讀史雜志

李氏門人

通守曹放齋先生粹中

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

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

尊公其能終為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

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

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修

改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于朝通守

蘇東坡先生身而歸贈侍講

祖望謹案深寧王氏四明七觀其于經學首推先生之詩

自先生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為吾鄉詩學

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

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為首座與

顯謨潘先生時父良佐

潘時字德卿金華人父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

中書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先生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

孤叔父中書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己先生以親沒無所受命辭

乃任以為登仕郎為娶李莊簡女莊簡亦器許焉調分宜簿未

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知興化軍時即學宮召諸生

宋元學案卷二十

二十

而教節之無敢以事至庭中者已而召還賜對先生言郡縣者

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郡縣之事力而

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昇之欲本固而邦寧其

可得乎上善其言官至安撫進直顯謨閣除尚書左司郎中不

就卒年六十三子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先生少從中書學

長壻李氏又得莊簡為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

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其治郡皆有成績自言為治主于寬而

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渾

之獄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

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其卒也朱晦翁志其墓言某從公遊雖

不久然相知為最深友端等又來受學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稟僅標潘時李莊簡光之增而未為之  
傳特據文公大全集以補之又案先生朱張呂之講友也  
萬氏儒林宗派以為張呂門人誤

順寧門人 涑水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棧 別為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潘氏家學

學博潘先生友端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終

宋元學案卷二十

幸

華陽學案表

范祖禹 子冲

蜀公從孫 涑水門人

范仲黼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從子 子長

從子 子該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司馬康 別見涑水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呂希哲 別為華陽學案

劉恕 別見涑水學案

並華陽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表

一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華陽學案

祖望謹案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

則出自鮮于純之譌伊洛淵源錄既疑之而又仍之誤矣

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向所問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

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講山特立為學案又

案涑泉日記云淳夫乃呂晦叔婿從溫公遊又師二程其說與鮮于氏同

涑水門人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范祖禹字淳夫一字夢得華陽人忠文公之姪之子也其生也

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將軍鄧禹因名焉登進士甲科從溫公

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溫公薦為祕書省

正字時王荆公當國尤愛重之先生竟不往謁哲宗立累遷著

作即兼侍講先生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

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

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詔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

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

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迨紹述之論輿有

相章惇意先生力言其不可用言者攻之連貶徙賓化卒年五

十八蘇子瞻稱為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

政典八卷雲濠案四庫書目稱先生遺文為太史集五十五卷建炎二年追復龍閣學

士先生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

長物墨硯刀筆終歲不易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

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嘗有

意寡言語不問即不言元祐末洛蜀黨人互相攻訐先生師溫

公獨不立黨並遊洛蜀之間皆敬之東坡唐突伊川至先生則

肅然每與他人諧謔屬曰勿使范十三知也尤服先生之文曰

公皆不刊之作賦不過涉獵為文耳山谷在史院日聽先生講

左傳受其學先生嘗令撰呂申公遺表司馬康謝恩表文成或

不用或改竄祇餘數字山谷毫無忤色論者以為先生能馴坡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谷二人九同時所難從遊溫公十五年溫公家事無大小令先

生商之雖公子康不敢專也令康從先生學蜀公之被召也亦

以書問之先生則對以當辭蜀公是之謂人曰吾幾欲造朝而

三即勸我遂不行然先生為文深不欲人知諫草多自焚去弗

存并欲毀京師所刊唐鑑子冲固請得免宣仁太后知之最深

先生久在經筵十上章引疾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矣翌日宰相

奏事簾前太后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

再三留他相公可傳老身意且為孩兒留前降指麾莫行于是

先生不敢復請太后崩先生益數上疏論時事言尤激切無所

顧避感太后之知也張文潛秦少游稍勸先生以為宜少異詞

子冲亦乘閒言之先生曰吾出劍門一范秀才耳今復為布衣



有何不可其後遠謫亦由此其造運英也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以下列行致恭即退不假以辭色御藥陳衍之園與先生鄰至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先生大以為非體其後孝宗嘗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鑑知范內翰自是臺諫手段世以為知言其薦士也多至並位然人無知之者至有請屬則必拒之知咸平縣游冠卿之滿任也請于先生欲乞一言以是時先生叔百祿方在中書也先生曰足下審當為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徙居政府某未嘗與人乞差遣冠卿慙阻而退子冲進曰不為之地可也何必面斥之先生曰凡此是欺之也吾以誠告之嘗舉蜀公之言曰仕宦不可廣求人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三

知受恩多則難立朝其移賀州謫詞云朕于庶言無不嘉納至于以許為直則在所不赦先生曰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為罪不知所坐也後乃知坐言乳媪事悖卡以為上疏宣仁所以離間哲宗也然不知先生先上哲宗後上宣仁勸上以愛身宣仁以保護上躬而已又是時履乳母實為劉氏故劉后亦恨之而先生與劉忠定公皆不免其自賓移化也朝旨嚴峻有司不敢相聞先生出城父老居民皆出送持金帛來獻先生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一夕見大星隕中夜聞傳呼開門是夕先生卒三日殯于寺中次年許歸葬化人祀之北山案謝山學案制記有云范淳夫諡正獻見讀書附志

中庸論

聖人之道必始于小而後至于大必始于微而後至于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為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為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于孔子而傳于子思其為言也精微其為道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于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于其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于其可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于慎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于修身而終于治人至于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四

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自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于小而後至于大始于微而後至于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眾人之所能者其所甚難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眾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可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為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于人難者所以喻于己蓋誘于人者不可以不易責于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于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眾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



焉有聖人與眾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于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于口而和于心君子之于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此中庸之大畧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五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畧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內而出自內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內而無待于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于內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于誠而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于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為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欲明者莫若

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為善所以為不善此所謂明也此所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為人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六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顏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以學為聖人之端也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為仁義者生于吾之性而不生于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于誠義焉而必出于誠不誠于仁則人不親不誠于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為而成誠在內者形于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勸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為人子者誠于孝為人臣者誠于忠為人弟者誠于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于為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為之誠化日月為之誠明



四時爲之誠行風雨爲之誠節草木爲之茂鳥獸爲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也天積于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于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于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爲天厚不積不足以爲地誠不積不足以爲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于誠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七

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爲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爲君思天下有一夫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爲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爲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爲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眾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眾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

所以引天下不肖者而爲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一之于聖使天下皆由困而知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利而能行者焉有勉強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強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之于聖使天下皆由勉強而行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己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眾而猶以爲病此其所以責己也好問而好察邇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八

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己也則爲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爲君子二者皆出于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于此者也夫子亦何爲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爲堯舜而無難也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于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爲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眾人之所不能爲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眾人是率天下而爲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爲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爲善此所謂忠也已所不



欲勿施于人人常欲為君子而不欲為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為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為君子以己不欲為小人心而使人皆不為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于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為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為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為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以為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為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代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于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九

者為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為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為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為太古之為無為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為也過少而為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為也過多而為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說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為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于堯舜之道也

梓材謹案中庸論五篇謝山學案底本自為一帙而未有所屬查朱氏經義考先生有中庸論五篇篇數適合入之

華陽文集

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于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于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于成材無不適于用如其未至而日至未能而日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與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况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而無實鏗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浸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于老而李斯出于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極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習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之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十

省試策問

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眾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



人之勤勞天厭于上人離于下宇內圯裂尺地不係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于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唐鑑序

藝文諸案謝山通鑑分修諸子攷云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淳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又云至于三子所修最以唐鑑爲允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載量未爲簡淨也

附錄

淳夫每誦董子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事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補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于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紳傳信錄記伊川事而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十一

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于程氏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范祖禹布衾銘記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有禮此言有益于學者

華陽講友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別見涑水學案

華陽家學涑水再傳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

范冲字元長正獻長子也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以虞部員外郎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

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宜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而史錄未經制定無以傳信後世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先生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元祐中正獻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正獻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先生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先生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先生與朱漢上震專講先生敷行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瑛出就傅首命先生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十二

翊善而漢上兼贊讀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先生與漢上可備訓導謂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先生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正獻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先生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先生性好義樂善司馬溫公家屬皆依先生撫育之爲溫公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溫公族曾孫侔召主溫公祀

又嘗薦尹和靖以自代參史傳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趙丞相鼎聞喜人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范元長冲建炎四年守衢因請祠與趙丞相同居



陽門人

諫議司馬先生康 別見涑水學案

文節黃浩翁先生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終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圭

景迂學案表

晁說之 朱弁

涑水姜氏楊氏門人 王安中 別見荆公新學畧

泰山祖徠百源再傳

晁詵之 邵溥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劉義仲 別見涑水學案

汪革 別見榮陽學案

並景迂學侶

吳棫

景迂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圭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景迂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

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

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

可廢者述景迂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

涑水門人孫邵再傳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澶州人也參政宗憲曾孫元豐五

年進士東坡稱其自得之學發揮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嘗

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薦之范公淳夫亦以博極羣書薦之曾

文昭公亦薦之先生慕司馬文正公之為人故以景迂生自號

文正著潛虛未成而病屬先生補之先生遜謝不敢然文正之

門傳其太玄之學者惟先生又從康節弟子楊賢寶傳其先天

之學和劑斟酌以窮三易之旨其于泰山孫氏之門從姜至之

講洪範不名一家元符三年知無極縣應詔上書言十事其一

曰祗德其二曰法祖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于民其五曰

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學其八曰廣言

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凡數十萬言大抵

指荆公政事之非紹述諸臣之謬入邪等奉嵩嶽祠監陝州集

津倉再請奉華嶽祠監明州船塢通判鄞州提舉南京鴻慶宮

知成州先生氣質剛毅不以貶錮屈其在關中雷心橫渠之學

其在甬上與豐尚書相之相唱酬及守成州歲旱先生盡蠲其

稅轉運使大怒欲減其分先生持不可遂丐致仕去靖康初召

至京除祕書少監兼諭德已而以中書舍人兼詹事淵聖以宿

儒待之先生學于溫公守其疑孟之說又惡荆公而荆公最尊

孟先生請去孟子于講筵欽宗從之太學之士譁然言者紛起

又力言三鎮不可割兼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皆與當國

者不合又言荆公不應配享神宗安得配享孔子于是耿南仲

既傾吳敏李綱遂言先生與許景衡二人視大臣升黜為去就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懷姦徇私落職提舉西山崇福宮胡文定公爭之不報高宗即

位馳驛召許翰楊時及先生三人即赴行在未至即授以徽猷

閣待制兼侍讀先生少長承平至是流離喪亂避兵于高郵于

海陵于建康病甚其在海陵嘆曰平生著述悉為灰燼惟易不

可以已力疾追述舊作建炎三年卒于舟中竟未得入見遺言

無得志墓先生粹然儒者惜乎晚年頗信佛氏之說日誦法華

自稱國安堂老法華又稱天台教僧論者謂其盛時欲詆孟子

而老不自振然其遺命令子孫訪類道文當以嵩山景迂生目

之則未敢背師門之傳也所著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

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晁氏詩傳詩論

晁氏書傳書論晁氏春秋傳春秋辯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古論



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孝經及五經小傳歷譜凡十九種皆經學餘書尚十餘種晚年海陵著周易太極傳六卷因說一卷外傳

一卷今惟易玄星紀譜易規中庸傳見景迂生集中雲濠案先生所著文集又名嵩山集別有儒言一卷謝山學案載記載先生古易十二卷易規一卷京氏易式一卷其太極傳外傳因說與傳同

祖望謹案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詞遊坡谷閒如補之

詠之冲之皆盛有名獨景迂湛深經術親得司馬公之傳

又為康節私淑弟子其攻新經之學尤不遺餘力世但知

推龜山了翁而不知景迂更過之宋史乃為補之詠之作

傳而景迂失馬陋矣

儒言

六藝之志在春秋紛然雜于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不學春

秋之過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王

祖望謹案儒言中所述大抵為新經而發

皇道帝德出于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

書斷自二帝何皇之貴武陵先生劉道原皆云然

祖望謹案武陵先生龍昌期

克己之言則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

木朽株皆吾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

極高明而道中庸一物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以一事道

中庸不亦戾乎廣大精微亦然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昔公孫祿斥國師秀顛倒五經毀

師法宜誅以慰天下俟景陳梁武之失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

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此公天下之言顧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

害辭未至于害義害義未至于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

天不足畏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拂之類其害教奈何

指鹿為馬一時跋扈之言也顛倒破壞先王之格言以天下為

鹿而指之也不亦甚乎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體體用所自乃本乎釋氏

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欺後生

崔浩威震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勒為石經浩誅之後

無二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四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范陽祀安史亦曰二聖

祖望謹案此謂蔡卞之以荆公為聖也

貞觀詔修五經正義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

者不過十之二三逮今新義之行而所傳十之二三者又不知

何在矣

于詩書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使之靡然趨

已較之焚書坑儒其術更有善焉

梓材謹案儒言與晁氏容謂謝山稟底雜入景迂集中各表而出之

景迂生集

使周禮而尚完王者猶損益之况殘偽之物乎

精誣



祖望謹案景迂謂周禮為新室之書曰詩書但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類此不一

惟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亦不可不知也

今之配享孔子者以講說文字為功謂劉向于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令釋老申韓之說雜然並傳六藝中以上皆答袁季舉

鄭康成說中庸曰用中為常道也質諸安定先生溫公皆然新學始析中庸為二端伊川亦畔二先生之說他人何望哉答朱仲堯

梓材謹案儒言見氏客語之外論山所節文集七條今移入廬陵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畧者二條

晁氏客語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五

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志于功名富貴不足論也志于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然未可謂知言也

古人顧是非不顧利害若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古人責名必責實但責名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事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閒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

父也無為其所不為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能正其心者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道表記亦近道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

論理論己之所當為須從根本上論論事論人之所當為須就事勢上論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于喪己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如恕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其始曰戒慎恐懼蓋言誠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得聖人之意者不取其迹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六

古者卜筮以決疑也今校其窮通間達亦惑矣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晁氏客語二十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二條移入樂陽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靜清儒者一條又一條引陳道古云人不可為人所容與古靈學案積出類

易玄星紀曆

初斗二度星紀不鳴復初九復初九難人三離上下火七蹇初水火二水火三水火四水火三水火四水火三水火四水火三

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

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水火二初一日入斗十三辰

虎始復六二復六二初一日入斗十七辰二水火三木木初一日入斗十七辰







危度

大寒坎六三

臨六四臨四

升六四 四移○梓材案溫公  
次八作次七十四作  
十五許論傳木亦作  
九火金

三三 陰 木八升 初木水

屯九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 二木火三木木

謙五 四木金五木土

睽五 六木水七木火

升六五 八木木九木金

臨六五臨六五 三三 陽 上金九臨初金水二金火

屯六 初一日入危七度 三金木四金金

噬六 五金土六金水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九

睽九 七金火八金木

升六 九金金

三三 陰 下水小過 初木水

水澤 臨六臨六 初一日入危十一度 二木火三木木

漸六 四水金五木土

蒙六 六木水七木火

益初九 八木木九木金

漸初九 三三 陽 下中火 二過初火水二火火

東風 泰初九泰初九 初一日入危十六度 三木木四火金

初四十六日次三

過三 十三分二十一秒 五火土六火水

率度

蒙九二

益六二

傳本二十一並作二  
七火火八火木  
十二  
日次禮書立春氣應  
斗建寅律中太族次  
五日合營室

三三 陰 上木三蒙 初木水

漸六 初一日入室三度 一木火三木木

益六三 三三 陽 中下金 益初金水二金火

漸九 初一日入室八度 三金木四金金

益六三 三三 陽 中下金 益初金水二金火

漸九 初一日入室八度 三金木四金金

益六三 三三 陽 中下金 益初金水二金火

漸九 初一日入室八度 三金木四金金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十

漸九 初一日入室八度 三金木四金金

益六三 三三 陽 中下金 益初金水二金火

三三 陰 中土五漸 初木水

益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二度 二木火三木木

漸六四 次二立春終次三雨 四土金五木土

漸六四 水次四斗指寅太族 四土金五木土

漸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九日次五 六木水七木火

漸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九日次五 六木水七木火

漸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九日次五 六木水七木火

漸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九日次五 六木水七木火

漸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九日次五 六木水七木火

漸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九日次五 六木水七木火







豫初六	七土火八木	九土金	三樂陰 中上水六	豫初六	初水
豫初九	二木火三水	四水金五木	初四分終次五清明	豫初九	二木火三水
豫初二	六木水七木	八木水九木	初一分一十七秒〇梓	豫初二	六木水七木
豫初三	三火木四火	五土六火	初一日入胃四度次	豫初三	三火木四火
豫初四	七火火八火	九火金	初一日入胃九度	豫初四	七火火八火
豫初五	初木	三火木四火	初一日入胃十四度	豫初五	初木
豫初六	二木火三水	四木金五木	初一日入胃十九度	豫初六	二木火三水
豫初七	六木水七木	八木水九木	初一日入胃廿四度	豫初七	六木水七木
豫初八	八木水九木	九火金	初一日入胃廿九度	豫初八	八木水九木
豫初九	三金木四金	五金土六金	初一日入胃三十四度	豫初九	三金木四金
豫初一〇	七金火八金	九金	初一日入胃三十九度	豫初一〇	七金火八金
豫初一一	九金		初一日入胃四十四度	豫初一一	九金

豫初六	二木火三水	四水金五木	三更地陰 下下水一革	豫初六	初水
豫初九	六木水七木	八木水九木	初一日入胃八度次	豫初九	六木水七木
豫初二	三火木四火	五土六火	初一日入胃十三度	豫初二	三火木四火
豫初三	七火火八火	九火金	初一日入胃十八度	豫初三	七火火八火
豫初四	初木	三火木四火	初一日入胃廿三度	豫初四	初木
豫初五	二木火三水	四木金五木	初一日入胃廿八度	豫初五	二木火三水
豫初六	六木水七木	八木水九木	初一日入胃卅三度	豫初六	六木水七木
豫初七	八木水九木	九火金	初一日入胃卅八度	豫初七	八木水九木
豫初八	三金木四金	五金土六金	初一日入胃卅三度	豫初八	三金木四金
豫初九	七金火八金	九金	初一日入胃卅八度	豫初九	七金火八金
豫初一〇	九金		初一日入胃卅三度	豫初一〇	九金



























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畧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于中為極悉矣復患其傳寫舛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闕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維夜思收歷于圓合而譜之于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于其私意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于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電終于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元準同人而非恆先此涼風至常已準恆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元當寒蟬鳴則準同人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易

人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恆于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鴈來而翁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坏戶則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與諸家口舌辯而案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于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于觀守再準否而無當于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于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見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于卦則無當于爻以示為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

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彊準乾而為冬至之終辟又再準乾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于中終之于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如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之用百三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日中日更日減是謂三元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易則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中不為陰符為金而羨不為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于是乎在學者案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歷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易

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為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于易何如日子非歐陽公柰何

梓材謹案易玄星紀譜謝山學案本謂宜全錄而未錄入初校時未得其譜祇從朱氏經義考錄其後序及余三入都門始得見之徐星伯儀部家而初刻之版旋燬于逆夷今因重校具載之

附錄

以道古易謂古經始變于費氏而卒大亂于王弼故用漢田何本以正之  
太極傳外傳因說則康節之學其紹聖中所作商瞿傳本以兵



火失去晚年居海陵復爲此書

易規自序曰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

京氏易式自序曰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爲此書江淮間有好事者願傳去今三十年矣不得不修定惟是其已出者未容改易奈何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用意深矣

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及南遷遇其子弟障面過之以道以此薄其爲人盡棄其畫

呂紫微童蒙訓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中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未有敢舉其字者其餘皆不能如是晁公武曰易玄星紀譜以溫公太玄歷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无

而譜之以見楊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且辯正古今諸儒之說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

李巽巖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音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格輿輩所論亦時采掇呂汲公古易于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蓋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尊孟子并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

祖望謹案景迂不喜孟子蓋亦迂叟之派其說經不苟同

于前儒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晁景迂其學固雜然質厚而少穿鑿可取者固多大抵北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要可養忠厚革浮慕自當兼存

謝山景迂先生船塢祠堂碑銘曰景迂先生以大觀之庚寅謫居甬上船塢其後七十餘年而監官王季和爲立祠放翁記之詳矣

雲濠案季和名鎰襄陽人又案放翁于景迂爲彌甥

不啻苟同箋疏自成一家誠如放翁所言顧其謂諸經皆成于甬上則未然蓋先生經說皆早出其晚年易玄星紀譜則在船塢先生最師法溫公故取其太玄歷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謂楊氏以首準卦皆有星候爲之機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辛

括非出私意因歷辯諸家談玄之失亦奇作也先生自跋其尾曰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意氣自倍蓋先生當百折之餘風節嶮屹若此固非窮愁著書者所可比也當是時甬上經學尚未盛先生首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倡教于此于是陳文介公有諸經說而王茂剛以處士喜說易彬彬興起其有功于吾鄉爲甚侈先生之對酒使嘗有無船無木之謂則想見當日之場務蕭然無有故得布卦吞爻分辰列算其暇則終日一杯哦詩于超然亭畔而已

景迂學侶

太中晁先生詠之

晁詵之字之道以道之弟少有異材東坡爲揚州時先生從兄



補之為倅以先生詩獻東坡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乎舉  
宏詞第一元符末以黨籍廢斥後官終左太中大夫 參姓譜

宣教劉漫翁先生義仲 別見涑水學案

教授汪青溪先生章 別見榮陽學案

景迂同調

太常吳先生核

吳核字才老建安人舉重和元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  
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剛直有謀明恕能斷所著有書神傳詩  
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又作字學補韻朱子  
謂近代訓釋之學唯才老為優因據以叶三百篇之韻 參同書

梓林謹案景迂生答吳才老先輩書云以足下鄉里論之  
紫微陳舍人御人孫中丞祕書崔監皆高郵老成人也蓋  
陳謂陳希顏孫謂孫莘老崔謂崔伯益皆高郵人物又見  
答陳廷藻書則先生本高郵人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先重  
和三十餘年猶稱先生為先輩殆引為同調矣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圭

附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吳才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  
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何必讀書之類辯之  
必力其發亦自偏

景迂門人 孫邵三傳

直閣朱先生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景  
迂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  
俗先生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先生南歸建炎

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先生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  
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  
之以兵先生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正使王  
倫歸先生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  
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先生先生臥起與俱

金人迫先生仕劉豫且誑之曰此南歸之漸先生曰豫乃國賊  
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  
以困之先生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  
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先生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  
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  
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邪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圭

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說後使洪皓曰殺  
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  
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  
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  
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先生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  
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先生守節不  
屈帝為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先生密疏其  
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遺李發等聞行歸報其後  
倫復歸又以先生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  
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鬚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  
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



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先生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先生得歸入見便殿先生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顯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于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先生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有司校考其十七年應選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先生為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書

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先生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勛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洎舊聞三卷續軌敝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參史傳

祖望謹案景迂弟子可考者惟王太保安中朱奉使弁二人而已然安中當景迂令無極時修長履執及門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為親榮非其志也景迂曰為學當謹初何患不遠到安中所以築室榜曰初寮者此也議論間見多

得之景迂及既貴顯遂諱景迂之學但稱成州使君四丈無復先生之號君子醜之且安中本由梁師成得大用則亦辱其傳矣故不為立傳而但以曲洎附見

梓材案初寮目于門人之末可也

新學畧而是卷第為標

太保王初寮安中

別見荆公新學畧

大中門人

待制邵澤民溥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終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書



榮陽學案表

呂希哲 子好問  
 申公子 子切問  
 祖徠 子江學  
 安定 泰山百  
 源伊川 焦伯  
 強王荆公 門  
 人 盧陵 濂溪 再  
 傳 汪莘  
 黎麻  
 謝逸 汪大經 見上青溪家學  
 謝邁  
 趙演 子柑  
 饒節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顏岐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榮陽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餘姚黃宗義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榮陽學案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榮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  
 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  
 甫而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  
 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榮陽之可以為後世師者終  
 得力于儒道榮陽學案 梓材案呂侍講傳及呂氏雜志附  
 錄原在安定學案謝山序錄別定  
 為榮陽 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胡程門人 歐周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梓材案呂氏世為東萊人自 正獻公之

長子也正獻相哲宗先生徧交當世之學者與伊川俱事胡安

定在太學並舍年相若也其後心服伊川學問首師事之 梓材

洛淵源錄先生家傳畧云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學後遍

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又言師事程先

生頤而明道程先生穎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先生覺李公

常皆與公遊第致先生之子徠徠江蓋在師友之聞與范忠

宣同故謝山序錄特著學于安定 王荆公謂士未官而事科舉

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于此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也

先生聞之遂棄科舉以蔭入官荆公為政將置其子等于講官

以先生有賢名欲先用之先生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







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十六條今移為附錄一條移入廬陵學案二條諫水學案一條范呂諸儒一條新學畧一條

附錄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規蹈矩甫十歲祗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不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接目

正獻倅穎州歐陽文忠適知州事焦伯強干之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為諸子師諸子少有過差伯強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時先生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國夫人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四

教訓之嚴外則焦師化導之篤故先生之成就德器如此

正獻嘗語張文潛曰此子不欺閣室

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一謁執政過此不見也

監陳雷稅務章樞密質夫知縣事雅敬愛之一日語次忽相陵折先生不為動質夫笑曰誠厚德也適來相試耳

監稅時汪輔之居陳雷恃才傲物獨重公橫渠聞曰是所謂蠻

貊可行者也

正獻作相時弟希純已官省寺先生尚滯管庫正獻歎曰當世

善士吾收拾畧盡而獨以吾故置不用命也申國夫人笑曰是

亦未知其子也是子豈以功名為榮辱哉以上黎洲原本

百家謹案呂氏家教近石氏故謹厚性成又能網羅天下

賢豪長者以為師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穢濁惜其晚年更從高僧遊盡究其道斟酌淺深而融通之曰佛氏之道與吾聖人脗合夫聖人以盡倫理為道種種相背不啻冰炭是先生于師門之旨不無差謬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張采謹案大臣事君此為第一義然只須不當使知恩自

己出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之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夫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五

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

徧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輦人俱墜浮于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積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

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

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為郡令公格多畜鯪魚諸乾物及筍乾輩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仙源嘗言與公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以上黃氏補本

或問公為小人所冒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冒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入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呂氏雜志

本中問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數月其為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曰聖人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第物理自然不可易也補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晁氏客語曰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云人君之學不在于徧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補

紫微童蒙訓曰榮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于家中壁上曰予之室酒不絕注日用有節禮不缺也補

又官箴曰榮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黃氏補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于異學而不自知其非邪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

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實非貶皆不可攷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于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于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于世使有志于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黃氏補

榮陽講友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榮陽家學歐周三傳

右丞呂先生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榮陽先生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坐黨人子弟廢蔡下得政諷之曰子少親我則列顯階先生笑而不答靖康元年以薦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而蔡京黨戚害其事莫肯行先生上疏言利害欽宗嚮納又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削王安石王爵褒表江公望等除青苗之令章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每使畢其說欽宗再幸金營先生實從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先生為事務官因說邦昌以利害使亟還政且書白康王宜自立金人既退高宗即位先生奉太后書詣行在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以恩



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 參史傳

雲濠謹案紫微稱先生為東萊公以其封東萊郡侯也又案呂氏世居東萊紫微當日並稱東萊先生其從孫伯恭亦稱東萊先生祖孫往往牽混學者不可不知

縣令呂先生切問

呂切問字舜從東萊公之弟也子紫微為仲父守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者先生對曰勤于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紫微童蒙訓述之曰此語甚好 補

附錄

紫微曰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嘗訓子弟曰某幸從賢士大夫遊過相與重然某自省所為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過相與邪前輩自警如此

朱元學案卷二十三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嚴事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諸先生詳見安定學案范呂諸儒學案呂范諸儒學案所謂從當世賢士大夫遊者可見矣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滎陽門人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也紹聖四年進士官楚州教授呂侍講原明方居符離先生從之學稱高弟侍講嘗曰黃憲茅容之儔也分教長沙張侍郎舜民在焉相與講學極契蔡京當國召為宗正博士力辭不就曰吾不能附名不臣傳復為楚州教授以卒年止四十侍講為志其墓景迂有詞哀之先生篤實剛直惜不免墮于禪學則侍講之所夾雜也故其詩云富貴空中花文

章木上癩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不得入聖人之室矣然其言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固名言也學者稱為青溪先生 雲濠謹案青溪一有論語直解青溪集謝逸與弟適皆學于侍講當事作清溪以八行薦無逸力辭兄弟終身老死布衣其高節蓋得侍講之力信民貽之詩曰新年更勵於陵操妻子同鉏五畝蔬蓋不當唯以詞人目之 以下補

附錄

呂紫微曰汪信民政和聞諸公熟聞其名除國博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無逸以八行薦堅卻之諸公皆卓然自立不愧古人邇來流俗不復以為貴矣

梓材謹案童蒙訓是條先言夏侯丈施唐丈恕范丈正平劉丈跋胎兄弟而卒以諸公云云今各散入學案不贊

朱元學案卷二十三

九

推官汪歸愚先生莘

汪莘字叔野青溪先生革弟也方遊于侍講之門學行亞于其兄以詩名為洪州推官其所著曰歸愚集

雲濠謹案休寧有汪布衣與先生同名字叔耕為朱子講學之友

知州黎先生確

黎確字介然口口人也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漳州崇寧間汪信民革饒德操節與先生遊宿州呂侍講原明在焉皆往受學時頗賦詩詆及時事侍講不以為然會侍講病先生輩朝夕侍疾既愈侍講為作麥熟線絲等曲歌詠當世以諷止先生輩諸人得詩皆慙懼詣侍講引咎因和其詩不欲作前語時謂其師弟之閒雍容感發有儒者氣象侍講之孫居仁稱先生



特立勁氣如鐵石云

徵君謝溪堂先生逸

謝竹友先生適合傳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也學者稱為溪堂先生少孤博學工文詞而操履峻潔與汪信民為學侶故得從呂侍講原明之門再舉進士不第遂不仕山谷嘗曰斯人在館閣又何減于晁張而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則世之僅以詩稱先生者尙方隅之見也然先生亦非僅以文侍講之孫居仁嘗曰無逸兄弟終身勵行在崇觀間一無所污八行之薦力辭不赴劉後村亦嘗曰韓子蒼輩以詩得貴顯而二謝終身布衣不可及也斯其所以為侍講之弟子與先生所著有春秋廣微樵談溪堂集雲濠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十一

案四庫書目弟適字幼榮同學于侍講與兄齊名居仁稱其詩溪堂集十卷  
曰無逸似康樂幼榮似元暉有竹友集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竹友集十卷

趙先生演附子相

趙演字仲長汝漢人也呂侍講原明之壻從侍講學侍講之謫符離也先生時時來省事侍講如嚴父疾病則執藥牀下屏氣兀立終日侍講命之去始去先生謹厚篤實動法古人侍講之子好問曰今世人之所言者趙丈口中從未嘗有此也侍講之孫本中曰先正獻公嚴重清靜出于天性范內翰淳夫公之壻酷似公而仲長亦似之先生子相字才仲時稱其詩與蘇過齊名而文學柳州世其學

饒德操節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從學呂侍講以不合于會布穀然棄去亦甚豎風節及其末路遂為緇衣則可賦矣甚至貽呂居仁詩勸以胡牀跌坐專意學道何其謬也

侍郎顏夷仲岐

顏岐字夷仲魯人祭酒復之子也嘗從榮陽學故與紫微善累官門下侍郎阻李忠定之入相則有媿于師門矣然紫微與之通問終身不絕

附錄

呂舍人官箴曰予嘗為秦州獄掾顏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閉在西廊晚閉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句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十一

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有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青溪家學歐周四傳

汪先生大經

汪大經字淳夫青溪先生從子也能傳其家學又以溪堂謝氏為師博學多聞著臨川耆舊傳

溪堂門人

汪先生大經見上青溪家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終



上蔡學案表

謝良佐 朱震 別為漢上學案

明道伊川門 曾恬

安定濂溪再 詹勉

傳 朱學陸學之 鄭穀

朱巽 別見漢上學案

謝襲

康淵 毛友誠

並上蔡續傳

李雄 別見滄洲諸儒學

李杞 別見滄洲諸儒學

游酢 別為馬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表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鄒浩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呂大忠 別為呂范諸儒學案

並上蔡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上蔡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于楊游

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蕙嶺處決裂亦過于楊游或

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梓材案是卷案

洲本有作學案語畧今移傳後

二程門人 胡周再傳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明道知扶溝事先生往從之明道謂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元豐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宰德安之應城胡文定以興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先修後進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問學焉建中靖國初上殿召對徽宗與之語有意用之先生退而曰上意不誠乃求監局得西京竹木場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先生云恐亦不免一播遷坐口語下獄廢為民先生記問該贍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凡事理會未透其額有泚憤悱如此與伊川別一年復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點檢病痛盡在此處伊川歎曰此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有論語說行世



宗義案程門高弟子竊以上蔡爲第一語錄嘗累手錄之語者謂道南一派三傳而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當等龜山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豈因後人爲軒輊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時妄志于學頗藉先生之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

祖望謹案謝楊二公謝得氣剛楊得氣柔故謝之言多踣厲風發楊之言多優柔平緩朱子已嘗言之而東發謂象山之學原于上蔡蓋陸亦得氣之剛者也粟洲先生天資最近乎此故九心折于謝

語錄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十一

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哉夫人一日閒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出于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

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鎔石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至而后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認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三

惕即所謂天理也要譽于鄉黨朋友內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減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不着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



出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併入呂范諸儒學案晉伯附錄

今人學時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

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合養始得

梓材謹案此下原有四條移入本卷會天隱傳後

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是有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眾生亦是為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四

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百家謹案彼佛氏求心性于父母未生前故須掃卻惻隱等心何必與他較資質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其一移入附錄其一移入廬山學案

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為之心多欲有為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為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于心去不得淫出于氣又問勢利何如曰打透得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舍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子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閉工夫枉用卻閉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五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酒埽應對上做起曰酒埽應對上學卻是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道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酒埽不著此心怎酒埽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為此古人須要就酒埽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問求仁是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祖望謹案此段語意雖佳然亦近禪

或問呂與叔向常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而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六

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會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

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夢問何故遲曰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卻殺長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件入明道學案附錄

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尤難去到一把放了的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人有學射模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嘗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住便是好歇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此亦以禪言儒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七

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有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



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或問或曰吾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默識為賢而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棄言語者不同

天理也人之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八

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是自語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自是當為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卻教誰做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之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于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才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為專一如惡惡真好

好色不是安排來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為魚而言也若指為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而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季路冉求之言志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耳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纔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于忘

敬是常惺惺法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九

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逞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脈皆為己立己于胸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者勝之之謂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為附錄

為學必以聖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劉李諸儒學案

聽其言也屬須是有力某尋常才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



則一也

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人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宗義案上蔡在程門中英果明決其論仁以覺以生意論誠以實理論敬以常惺惺論窮理以求是皆其所獨得以發明師說者也朱子言其雜禪見解大端有三謂洒掃應對只是小子之始學上蔡不合說得大了將有不安于其小者夫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程子云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此與上蔡之言何殊必曰道理有小有大是道有精粗言有高下也謂知覺得應事接物底如何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十一

方是夫覺者澄然無物而為萬理之所從出若應事接物而不當于理則不可謂之覺矣覺外求仁是覺者一物理又一物朱子所以終身認理氣為二也謂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夫上蔡此言亦猶識仁篇所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蓋為始學者言久之則敬即本體豈先有一物哉其言語小有出入則或有之至謂不得其師之說不敢信也以上梨洲原本

只如喜怒哀逐日消磨任意都是人欲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本四條其三條移入百源學案

論語解序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于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

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于此蓋闕乎蓋溺心于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于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之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為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為淺近而忽勿以為太高而驚勿以為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十一

存于世論其切于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詞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會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憂憂不厭會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會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會不如申韓之刑名陶治塵思模寫物態會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于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于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



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于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于句讀文義之閒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唯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務肩諂笑以言飾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于利未得而已有願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歎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唯同聲然後相應唯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于人乎人遠于書乎蓋亦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圭

弗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游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于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唯念之于心必能體之于身矣油然而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深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序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閒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

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人相遜也學者儻以此言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為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曠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為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于斯乎

附錄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圭

上蔡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甬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馬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先生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梓材謹案此條據伊川語錄補足未有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十二字以入伊川附錄不贊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先生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先生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謝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些不是伊川曰人每至佛廟神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



靜處乃覺釋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殺  
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馬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  
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  
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  
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之汗流浹背  
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  
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  
博學之士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十四

先生為學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之是禮與非禮者又舊  
多恐懼嘗于危階上習以消之

手東胡文定曰儒異于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  
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又曰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  
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又曰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  
可得之

又曰某緣早親有道復為克己之學遂于世味若存若亡昨經  
憂患什意浸薄矣

胡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

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  
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于和靖  
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  
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  
顯道曰良佐每常問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  
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  
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記善錄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十五

語言不說出來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恁  
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  
與上大夫言便問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替者見之便作  
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  
別

監西京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之坐定子發曰  
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  
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  
而其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  
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  
由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朱子曰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又曰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箇緊要底字

又曰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又曰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爾

又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

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又曰上蔡論語卻有啟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又曰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卻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子韶一轉而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六

為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又跋語錄曰先生學于程門篤志力行于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朱子曰上蔡好干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朱子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朱子又曰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

又曰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

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爾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上蔡論語解偏處甚多益知求道之難又答劉宰書曰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者是猶未免為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類如此用力乃知之

又答喬德瞻書曰惟二程先生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閒又不可含糊

黃東發曰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動殆為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為禪學所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七

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尙能辨之上蔡既沒往往羞于言禪陰稽禪學之說託名于儒其衝突精其弊又甚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駁正上蔡之說尙有數條最精者如云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便乞去是其養得氣完也奇特黃氏曰一言不合即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公大臣也如此乃執拗無禮耳喫魚羹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且血氣何足尙而奇之如云四十萬人死長平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黃氏曰此正因禪以覺為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



其言之忍殺人之事豈宜限孔大邪如云溫公欲變法伊  
川謂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黃氏曰溫公若不變  
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卻是溫公不久而變故耳未  
可以此少之如云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  
學爲補不細黃氏曰天下之理一也荆公之說既不可施  
之政又豈可施之學此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黃氏  
又曰上蔡語錄第一條云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于  
意云何于終一條云總老嘗問默識是識箇甚無入不自  
得是得箇甚以禪證儒錄者何人而注意如此蓋斥曾恬  
之妄也

謝山論上蔡應城事曰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六

應城縣文定因自楊文靖公求書見之既至湖北遣人先  
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知縣何慢監司文定  
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  
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蒞有司上  
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于顯者分不相干而  
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既爲知縣則監司之得而  
屬我乃天子屬我于監司也監司之問道于知縣爲私交  
知縣之致禮于監司爲庸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  
得自倨其學朱子謂上蔡既已得書自亦難于出迎然以  
知縣迎監司非必遽有貶于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  
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閒知溫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譏

察文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閒道走州入客  
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  
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  
非一例至于卽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  
有感于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  
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  
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儀揆之于禮  
似尚有未安者朱子以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殆亦賢知  
之過與

上蔡講友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

別爲馬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九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上蔡門人 胡周三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別爲漢上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曾恬字天隱晉江人公亮之曾孫少從上蔡龜山元城了翁遊  
上蔡語錄則先生所記也紹興中爲中書舍人哲宗實錄成加  
恩修史官高宗前後是非載之制詞先生行詞模糊只泛作  
一修史轉官制高宗不悅以其嘗爲蔡京所引疑之乃改命呂  
本中已遷太宗正丞秦檜當國先生丐外祠主台州崇道觀修



宗義案天隱為人樸實非小人也而有此委蛇由熙豐以來  
新經字說之類壞人心術非識見過人者不能破其籬落耳  
記上蔡語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  
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  
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  
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子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  
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  
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子

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  
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為他  
不循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事任意縱橫  
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  
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  
子相似便被他會點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  
些能解豈不快活

慈溪黃氏曰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諸子言志三子  
之對皆正也會點孔門之狂者無心于仕而自言中心之樂  
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孔子常道之不行私  
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即歷舉三子之

說皆足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也學者必盡取  
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黜實  
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之證獨浴沂數語迹類  
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牽合影傷翕然附和上蔡  
又演為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會點豈沒些能解者邪南  
軒作風雩亭詞曰希蹤今奈何曷務勉乎敬恭斯可明聖門  
之本旨

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  
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會做作橫在肚裏見他做出許多欺天動  
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  
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願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子

子早是參彼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  
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  
所為更不作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以  
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  
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  
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  
切掃除須是他顏雍以上底資質始得

慈溪黃氏曰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子不曉其然否

梓材謹案以上四條從上蔡語錄移入黃氏原本百家案  
云上蔡語錄會悟所記其曰余者悟也

監場詹先生勉



詹勉字力行南劍州人從上蔡遊兼師了翁窮幽極微期于自得採履堅正于新經之學無浼焉晚以貧就一官監合同場不  
求苟合鮮有知者陳默堂嘗薦之以爲躬行無倦老成之人舊

附錄

上蔡手東胡文定曰學之所貴有諸己爲難聞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覲得成一切物累尤佳若覲不厥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于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祕書鄭先生毅

鄭毅字致遠建安人上蔡高弟初就學能知聖人之道在中庸父鎮奇之既冠入太學所爲文不尙時好執父喪有額天止火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三

之異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以祕書郎守臨江遂丐祠歸補

朱先生異別見漢上學案

上蔡續傳

謝先生襲

謝襲字智崇陽夏人也徙建安能傳上蔡之學致堂與之同舍累稱之補

康先生淵

康淵字叔臨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流寓巴陵講學極盛上蔡之傳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朱文定公震振之荆門而先生稍晚出然亦其一宗也平江李雄李杞皆朱子弟子並質疑義于先生今作考亭淵源錄者以先生爲朱子之徒謬矣其高弟曰

毛友誠補

康氏門人胡周四傳

掌教毛先生友誠

毛友誠字伯明平江人也由康氏以受上蔡之說謝棄科舉閉戶讀書尤邃于易太守延之入學掌教最久李敬子掌教猶及見之致敬焉平江後進受學于朱子者最盛皆先生有以爲之前導也補

李先生雄

李木川先生杞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終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三



龜山學案表

楊時 子迪 孫雲

明道伊川門子 安止

人 安定濂溪再 王蘋 別為震澤學案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關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陳淵 別為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為豫章學案

張九成 別為橫浦學案

蕭頴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徐存 鄭升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表

江介

程端蒙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柴瑾

鄭雍

陸律

江沅

柴衛

周賁

周孚

胡寅 別為衡麓學案

胡宏 別為五峯學案

劉勉之 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潘良貴 從子時 別見元城學案

潘好謙 子景夔

子景尹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師愈 子瀚

子洽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居正

廖剛

趙敦臨

魏杞

陳居仁 子卓 孫允平 張端義 別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表

慈湖學案

張夏臣 子時

汪大猷

童大定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子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舒黻 特之講友

童大定 見上庇民門人

高材 別見和靖學案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程迥 高元之

宋元之

高閔 附蔣璿

喻樞



朱元龜  
曹建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孫焞 別見水心學案

徐俯 曾季狸 別見紫微學案

盧魁

廖衙

林宋卿

黃鏗

宋之才

李郁 從子 呂 子 閔祖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表

三

子相祖

子壯祖 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李似祖

曹令德

范濟美

陳彥

胡理 別見元城學案

鄒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會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章憲

章慙 並見平水澤學案

徐存 見下子莊門人

柴禹聲

柴禹功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翁谷

李德駿

董大定 見下庶民門人

王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王庭秀

范浚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默成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表

四

黃樞 別見紫微學案

龜山積傳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為陳鄒諸儒學案

游復

鄭修

李夔 子綱

並龜山講友 許翰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梁紇 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龜山學案

祖望謹案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

山獨邀者壽遂為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

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

梓案是卷學案盧氏所藏原底已佚而黃本有之亦謝山修補本也

二程門人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

明道于穎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

恭一日伊川偶暝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

外雪深一尺矣橫渠著西銘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辯論

往復間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

始解褐徐州司法數轉知瀏陽縣安撫張舜民禮之不以屬吏

待而漕使胡師文惡而劾之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

改知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貴盛葬母餘杭

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改知蕭山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

之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宣和四年年七十罷祠祿貧甚郭慎求

在朝問其所欲先生曰求一管庫以為貧差監常州市易務先

生日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豈可就乎有鼓山張瑄者為蔡京

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日先生長者尋常令某等緩步若

疾行非所聞命瑄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且晚賊發先及汝家

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為心疾告京京變然曰此非汝

曹所知出而問計于瑄瑄曰唯有收拾人才為第一義京問其

人遂以先生對會傳國華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

處國華還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除運英殿說書先生言

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安土

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稅百姓何憚而不為盜

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寬之諸犯榷貨不得相究來歷今茶法獨許相究追呼蔓延狎

狎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數鹽鈔迫于數最計口而授人

何以堪發運司宜給糶本以復轉輸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

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

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敵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

爪牙而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

而邊事告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軍興以來免

夫之役毒被海內西北歛飲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

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

人和去此三者欽宗嗣立先生專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

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



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為竄亡自全之計  
陛下孤立非有刑章不忠何戒重賞為三路總帥喪師而歸置  
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效尤相繼大河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  
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闖人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  
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制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  
可李忠定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留忠定與神忠憲師道軍民  
集者數萬朝廷憂其致亂先生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國  
家非有他意但擇其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貲則將自定欽宗  
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三

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為耶說  
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  
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  
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  
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  
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  
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眾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  
而不為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  
耳而安石獨為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  
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  
享之像使耶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于是降安石于從祀毀三

經板然王氏之學士子習之以取科第者業數十年不復知其  
非忽聞以為耶說相與聚鬪先生亦謹避之耿南仲言或者以  
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  
熙豐時平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前日指揮更不施  
行孫觀言先生與蔡京諸子遊今眾議攻京而時曰慎毋攻  
居安居安者京長子攸之字也先生遂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西京崇福宮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陸對言自古聖賢之君  
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除兼侍講連章丐外  
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致仕紹興五年四月二  
十四日卒年八十三給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嘗辯誣謗以明宣  
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排耶說以正天下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四

術之謬為之請卹詔諱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三經義  
辯等書雲濠案明林熙春刊  
定龜山集四十二卷子迪  
百家謹案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祕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  
堂觀與號稱高第者游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  
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  
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

語錄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  
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在不若不得  
行之愈也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



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畧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為附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五

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為李似祖曹令德二先生立傳子後其一移為鄭季常先生附錄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

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爾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轡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卻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于尋常事說了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六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劉李諸儒為翟先生霖別立一傳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閒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誑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于私乎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日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黎洲答萬公擇曰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即為兩儀統六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七

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即為四象四象之分布即為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學者若不以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字說所謂大同于物者離人焉曰楊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于善惡已萌處看利公蓋不知此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

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以上黎洲原本

六經不言無心

古人寧道不行不輕去就

經綸本之誠意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象設舜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八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明可也天下之習不能蔽正叔一人而已只自然不墮流俗以上講山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閉流于異端豈不誠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龐居士謂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即堯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間又云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耘苗任滅即是無事又云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又云維摩經云真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



理又云莊子逍遙遊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所謂行其所無事如此數則可駭可歎黃氏之言真龜山之諍臣也故附于此

龜山文集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與楊仲遠

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于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寄翁好德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九

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數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答李枕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憫孟子之喜因其可憫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憫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于不為亦此

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于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了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若所謂示見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偽焉無誠意是偽也

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為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法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闕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爾以上答學者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十

自致知至于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答呂秀才

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



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盈嘗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枯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握苗者也曲孰甚焉以上答胡康侯

學始于致知終于知至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鼻之于臭味接于外而不得道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士

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于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雖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與非余所知也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附錄

虔州有疑獄眾所不決者先生皆立斷度守楚濬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己及

潛去後守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其有守

欽宗即位先生疏言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與敵以十二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讎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狂敵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又言聞敵人驅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士

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于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之事執政懼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李邦彥先生言士民出于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邦彥首書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約誓書李邦彥奉使失詞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數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皆從之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上蔡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劉元城道護錄曰龜山有除命不知何人薦曰聞是蔡攸曰不知肯來否補

胡文定曰吾于謝游揚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三

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履而在途也

又與宰相書曰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

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

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

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

又答胡應仲書曰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褐裸裎不以為

浼

文定作先生墓志載先生奏安石為邪說之事五峯問文定此

章直似迂闊何以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劑于手段

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誠淫邪

遁之辭皆破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于關止叔治止叔稱先生學有自得力量常言人所以畏死者以世皆畏死習以成風耳如皆不畏則亦不畏也凡此皆請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補

朱子曰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般樣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隨眾鶴突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四

朱子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

須救得一半語最當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重責

一條其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

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

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于孫觀人亦不信

張南軒答胡廣仲書曰龜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

疑恐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乃可言高弟如閔子蓋

有汶上之言矣至于以世俗利心觀之者則不知龜山者何

足辭哉補

宗義案朱子言龜山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且就之然來得

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所以使世上

一等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論也蓋龜山學



問從莊列入手視世事多不經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處便毅然斬斷葛藤矣故上蔡云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相似也龜山雖似明道明道卻有殺活手段決不至徒爾勞攘一番為伊川易為明道難龜山固兩失之矣雖然後人何曾夢到龜山地位又何容輕議也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思索高深往往杜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絕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有貴于剛大哉補

龜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五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權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並為陳鄒諸儒學案

游先生復

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定夫族父與龜山為忘年友先生總角已知經學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秀郡多遺子弟從之遊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閉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參龜山文集

附錄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補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所節深寧困學紀聞移入

提學鄭先生修

鄭修字季常不知何所人也龜山語錄中問答甚多嘗為大學

正補

梓材謹案北窓彙編云龜山為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待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然不言是弟子當在師友之間

附錄

龜山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去答之以去兵于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六

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于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于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于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為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衛公李先生夔

李夔字師和邵武人經書一覽成論文不停綴身黃履器之與龜山友善登元豐進士第嘗為華亭縣尉有政聲遷縣令累官



右文殿修撰終龍圖閣待制以子忠定恩贈太師衛國公參姓譜  
龜山家學 胡周二傳

太學楊先生迪

楊迪字遵道文靖公長子為耆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稟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閉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乏困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詣極冰解的厥聞者欽登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處不苟言也里有辯訟不決者連年先生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地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七

雅器許之于易春秋九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 參朱車齋集

判院楊先生安止

楊安止文靖子官判院其罷信幕赴調韓南澗送之詩曰白頭入幕府始與夫子親夫子龜山裔屬見祥麟 參南澗甲乙集

謝山跋宋史楊文靖傳後云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子然于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王和議者曰敵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遂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于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

止亦須為從官然則安止真不愧為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于其中蓋以當時尚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

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聞之遽梓之于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為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可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于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闕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于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梓材案史傳所載文靖子力學通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大

早卒通通避已任未知誰為安止也

楊先生雲

楊雲道子也與朱車齋善學業志操能世其家 參朱車齋集

梓材謹案文軒學案有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未知即先生否也

龜山門人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別為震澤學案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館職關先生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為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為豫章學案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別為橫浦學案







而但以減半之說為隨事以省費亦已拙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其不在當為之例者罷之而不必計秋毫之費以示弱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舊貢羅萬匹崇寧後至五萬匹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匹未幾主計者復徵之先生三上章不報遣屬吏詣政事堂爭之又不得乃竟置其檄不行而手疏五不可爭之上感悟如其請御爐炭有獻胡桃文鴉鴿色者先生報轉運使書曰深山窮谷之民安知所謂胡桃文鴉鴿色者且上方簡儉以移風俗顧以浮侈敗之邪及還朝為上言之上曰朕未嘗有此也已而以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上欲遷宗室令庶為太中大夫先生言此侍從所轉官令庶庶寮不得遷此祖宗法也大將張俊部卒至彭澤無狀彭澤令郭彥恭械之帝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三

罷彥恭以俊訴也先生言彥恭無可罪又斥俊乞免徭役之非又以和州被兵宜蠲其進奉大禮絹除自有自中出者先生謂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北邊解嚴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時上眷先生甚其冠車駕親征也甫次平江羽檄狎至大臣有為進退計者上曰王居正必不肯為且將授以政而異意者忌之先生不自安連章請郡以微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改知台州陸辭論以將大用御史謝祖信以危語劾之下除待制未幾奉祠屏居括蒼者三年而上不忘也其弟駕部居修入對上問之曰汝兄安在行大用矣嘗與御史論民牧上舉先生守婺免貢羅手貢炭二事曰守臣若皆如此朕更何憂又嘗稱先生制誥得詞臣體

起知温州秦檜之參知政事也與先生善閒論天下事銳甚及為相所言皆不酬先生疾之嘗言于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又自謂使檜為相必有以從動天下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檜怒甚至是再當國先生自知不為所容半年以目疾請祠歸陽羨絕口不及時事書祠官之考十二檜忌之不置猶奪其徽猷閣待制先生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卒檜死有詔復官先生自少攻新經及見龜山楊文靖公于陽羨出所著三經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先生益感厲首尾十年為毛詩辯學二十卷尚書辯學十三卷周禮辯學五卷三經辯學外集一卷其在兵部時因入對上偶及安石新學為士大夫心術之害先生進曰臣側聞陛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三

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難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之說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先生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于萬世者不止于此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條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于是請以辯學進呈先生即序上語于書首先生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竹西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

尚書廖高峯先生剛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嘗從陳了翁遊已受學龜山崇寧五年進士宣和中為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先生論奏無避出知興化



軍紹興元年召為吏部員外郎歷起居舍人侍講給事中刑部侍郎知漳州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召先生先生咨于鄭邦達邦達曰和亦是好事先生至闕拜御史中丞助成和議改工部尚書終與檜不合而去十三年卒嘗與龜山說義利先生曰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朱子言剛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會分曉龜山之言正為是也雲濠先生集十卷子四遲過遂蓬皆兼麾節邦人號為萬石廖氏

附錄

橫浦曰新曰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閒而已然天理明者雖居勢利之中而不為人欲所亂人欲亂者雖居仁義之中亦無一合于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昔

宋元學案二十五

堯

剛尚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為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為先生言之剛即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蓋為我言之剛曰自朝至暮孜孜為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朝及暮孜孜為不美事者跖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慎思之剛惘然利善之難辨如此吾黨試以心求之為善者心平易為利者心險巇

教授趙鹿民先生敦臨  
趙敦臨字庶民鄞縣人少入太學見楊龜山于京師得其指授紹興五年第進士授蕭山簿郡守使者交薦之改湖州教授魏

丞相杞汪敷文大猷皆其門人也王尚書應麟嘗其遺文為之序曰斯文黃收純衣之製太羹元酒之味也參延祐四明志

憲敬高息齋先生閣附蔣繪

高閱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為祕書省正字擢禮部員外郎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後召為國子司業帝幸太學秦熹執經先生講泰卦胡五峯以書貴之曰閣下為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平生志行掃地矣除禮部侍郎出知筠州卒贈少師諡憲敬先生從龜山于太學胡文定訪士于龜山以先生為首稱由是知名和靖將卒先生執弟子禮求見和靖辭以疾及卒門人王時敏呂稽中等問師服于先生以從宜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堯

答之著有春秋集注梓材案集注十四卷先生仲子得全知是黃州始取遺案刻之而屬樓攻媿以序時有蔣處士璿字季莊者隱居慈溪力排王氏新經獨窮遺經不入城市先生每積所疑如干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先生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修

雲濠案謝山為長春書院記云楊文靖公在太學吾鄉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憲敏其渠也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于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為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峯疑焉及秦梓守明州求婚于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峯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愧良友即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源慶歷諸公至于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又案憲敏兄弟五人長進士安世次憲敏次進士闕特進闕其一人名無考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輿曰高抑崇始封進劄子以為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為如何是和氣上為愕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即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

又曰高抑崇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為修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若欲其來則與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提舉喻端石先生檇

喻檇字子才號端石其先南昌人後徙嚴陵建炎末第進士先生質直好議論謁趙忠簡鼎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忠簡奇之引為上客後都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十一

督川陝荆襄辟為屬多所裨益即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官校勘以忤秦檜出知懷寧縣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玉山汪氏應辰其婿也門人知名者有程迥九表

玉泉語錄補

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六經數十萬言只有十字能盡其義便足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即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非學而優則仕乎

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  
附錄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斲節歎賞不如使人肅然起敬補

簽樞徐師川先生傳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師川故名婢昌奴每令曬使客前建炎初召為右諫議大夫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簽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與趙忠簡鼎議事不合出知信州十年卒先生之歸洪州也欲不復來龜山謂之曰公免得仕宦否先生曰不能龜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十一

山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逃此至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先生曰來此恐復為人所陷龜山曰顧吾所自為者何如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先生受教

運判盧毋我先生魁

盧魁雲漢案備林宗源邵武人政和初進士仕至江西運判嘗作毋我論為眾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于龜山晚寓黔中所著筆錄十卷

廖先生衙

廖衙字仲尼口口人龜山之姪婿也在龜山門下與羅豫章為



友聚生徒于羅源南齋議論得其意與

知州林先生宋卿

林宋卿雲溪案一字朝彥仙遊人嘗從了翁龜山學崇寧中登

作宗卿

第後知恭州奏罷貴州役請蠲削下戶軍需積秩滿以治行薦

留再任自受俸非祿令所著者一介不取恭人祠之南渡後張

忠獻浚建督先生啣命起督府稟議因條湖北兵籌五利又有

湖北事宜一集督撫集議一集及忠獻視師江上辟宣府判官

不赴補

提刑黃先生鏐

黃鏐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五年進士龜山甚器重之調西安丞

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為屬高宗拜監察御史出提點江西刑獄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毛

乞祠

文簡宋雲海先生之才

宋之才字廷佐瑞安人舉進士教授京兆府每言士負卓犖材

皆可入聖賢之域患速售爾故深務韜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

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為校書郎遷考功郎言不可以講

和忘進取歷司業權禮部侍郎乞去以敷文閣待制奉祠所著

有雲海敝帚集五卷

宗義案林艾軒與楊次山書云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

不知其存亡今考之當是宋之才也是在當時已多不識况

至于後世乎他如范濟美李似祖曹令德名皆不可知矣

雲溪謹案瑞安縣志載先生起知衢州卒謚文簡

機宜李西山先生邵

李郁字光祖邵武人元祐黨人深之子龜山之婿也嘗謂之曰

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何以用若曰孔門求仁

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先生

退求其說累請而累不合湛心者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

也故其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

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不置始當驟進耳紹興初以遺逸

召對便殿除敕令所刪定官秦檜用事先生自度不能俯仰祿

仕遂遁迹西山久之起家福建帥司機宜旋移病告歸二十二

年卒著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稿及詩文集朱子言龜山之徒

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美

薦之

李先生似祖

曹先生令德合傳

李似祖曹令德皆龜山弟子嘗問何以知仁龜山曰孟子以惻

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二子尋常

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動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

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

疾痛何也似祖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

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子退或從容問曰萬

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祖望謹案李似祖當是光祖之弟光祖兄弟皆從龜山遊



梓材謹案西山有兄名階字進德傳見范呂諸儒學案卷之  
亦龜山弟子耶又案龜山文集有樞密曹公墓誌銘樞密  
名輔字載德沙縣人其弟名軾當即曹先生合德之名也

檢討范先生濟美

范濟美佚其名建陽人成童時從師友肄業于郡庠敝衣菲食  
與貴遊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由進士調除宿州教授學者造  
門請業皆虛往而實歸用薦者改從事即始薛右丞自負學有  
師承聞先生名令諸子從遊會右丞被旨編集王荆公遺文併  
先生為檢討官逾月卒于京師年六十一 參龜山文集

陳先生彥

陳彥

梓材謹案先生與蕭子莊同事文靖見上子莊傳其事未  
詳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无

知州胡先生理

別見元城學案

州守鄒先生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慈

並見東澤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見下子莊門人

史館柴先生禹聲

柴先生禹功

合傳

柴禹聲字元振江山人也同徐逸平學于毗陵見龜山鄒給事  
可久為作潛心室銘高抑崇在太學嘗為之會充史館其兄禹  
功字懋績晚歲亦登楊門

教授江先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縣令翁子靜先生谷

翁谷字子靜南劍人政和三年進士權知崇安縣曰惟仁得民  
未半年百敵一新有幹濟才睦寇起閩以鄰境戒嚴先生團練  
鄉兵守分水嶺爰發竹嶺二寨屹然時間部三循吏齊名曰黃  
端陳麟而先生為之首大吏怙勢自恣反以城守事齟齬之先  
生抗辭不屈逮繫圖扉遠謫道卒龜山哭之慟謂其少而力學  
惟善是為積厚而施薄默堂亦哭之曰天下共冤渠不恨平生  
憂國自忘身先生為龜山高弟願學錄皆失其本末畧見默堂  
文集 補

縣令李先生德駿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羊

李德駿在龜山之門以唐縣令死賊 補

梓材謹案謝山案底于是條據云翁子靜亦龜山高弟而  
無從考其名時蓋未見默堂集也

通判童先生大定

見下庶民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檢正王彥穎庭秀

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政和二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  
立臺臣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漢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而  
歸願褒擢之拜遷侍御史與鄭毅力爭明受降封事出知瑞州  
以右正言呂祉疏諫召為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  
諸房公事與黃潛善不合引疾奉祠歸彥穎從學龜山其為學  
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



遠焜如也有女嫁任賢臣廉淑賢臣攝武昌有奉饋告其夫曰  
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日幸處足柰何以此自  
污說者以為彥穎之教也

謝山跋四明志王檢正傳曰檢正為黃涪翁詩弟子諸志  
為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困學紀聞撮其磨納集論議之  
妄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  
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黃文章為末藝甚者  
擬程子之學于墨釋而以易傳成于楊謝之刪潤詆趙張  
二相尤力有是說其謬妄也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衛公家學

忠定李梁溪先生綱

李綱字伯紀待制夔之子其祖自邵武居無錫先生登政和二  
年進士仕徽欽高三朝積官至太常少卿徽宗內禪欽宗即位  
除兵部侍郎金兵渡河以為東京留守累除資政殿大學士領  
開封府事先生被命勤王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即位拜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復落職居鄂州  
移澧州萬安軍次瓊州放還任便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  
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三年復祠居福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  
南路安撫大使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淳熙十六年賜  
諡忠定先生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

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  
山必問先生與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若有易傳內  
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 參史傳

梁溪講友

右丞許松老先生翰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子莊門人 胡周四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隱居教授學者稱為逸平先生從學者至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千餘人所著有五經講義林艾軒朱子皆敬之江山向無儒宿

其學統自正介先生周穎受之胡安定而先生繼之

梓材謹案梁元振傳言其同先生見龜山衢州府志亦言  
先生從龜山學然致袁蒙齋為先生集序云逸平自言其  
學得于蕭先生蕭先生得于龜山楊先生蓋出于伊洛之  
學者也樓攻媿為江元通墓誌云南塘徐誠叟之名其  
學本于伊川據此則先生殆由蕭氏從龜山因以得伊川  
之傳者也

默成家學

顯謨潘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通判潘矯齋先生好謙

潘好謙字伯益松陽人于默成為同宗默成為作矯齋記而受  
教焉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  
卒 參宋文憲集



默成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紹興開登第官至崇政殿說書補

梓材謹案朱子為先生神道碑云潘舍人義榮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經與見龜山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是先生本以潘氏門人受教龜山而又及紫微之門也  
雲濠謹案萬應金華府志載先生乾道中除金部郎官召見言事御札俾奏嘗稱其有諫官才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巧詞卒其為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朱子為作墓誌稱其有本有文德望豐然為東州之重云

庇民門人

文節魏碧溪先生祀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趙庇民高弟也紹興二年進士以薦擢太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畫

府寺主簿累遷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先生嘗為金通問使正敵國禮損歲幣以不辱命由庶官一歲至相位帝方銳意恢復先生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出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卒諡文節參史傳

謝山碧溪魏文節公祠堂碑銘曰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

于趙公庇民來鄞定居溪上既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

武子王季彝之詩葛天民之怪柴張甫之俠無所不集溪

上風流于斯為盛文節于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

卒正國書用敵國禮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見其用及

投閒溪上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不特吾鄉

十八宰執之傑也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號適齋鄞縣人贈少師思溫子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至敷文閣待制諡莊靖先生生而岐嶷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登第後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出為州縣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孝宗朝為給事咨訪時政陳奏無隱經筵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務為實用先生父少師深仁厚義稱于世嘗曰事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利益此吾志也先生實能推廣之居鄉學校寢圯勸率巨室且為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邀福澤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凡里中義事多自先生倡舉晚以白太傅自況真率之約未嘗以爵齒上人樓攻媿謂其內行修飭名節純全放于古之完人先生庶幾無憾焉有遺齋存稿二十冊手鈔書曰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為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鑿等書參樓攻媿集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畫

附錄

汪玉山與數文兄書曰諸子失學非細事此正是著力時若半

路上落下他日悔之無及浮屠家比之如抱雞子須暖不斷補

梓材謹案此條從玉山學案移入數文即適齋先生三汪氏皆一家故稱數文兄而以家學相勉云又謝山所錄玉山文集又有與汪叔嘉一條叔嘉疑即仲嘉之異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童大定字持之奉化人事鄉先生趙庇民總角入鄉校會舍法  
罷遊京師中左學選所交皆一時名士高侍郎抑崇以其天資  
粹美盡以所聞相授復從楊龜山先生遊就正所學靖康之亂  
歸徧取古今書讀之造詣益邃紹興癸亥再入太學尋以母憂  
去起復獨不謁時相登進士第調漢陽尉親履賦政正其經界  
收漁戶稅不私一錢調元嘉丞轉江東漕屬所至有善政改宜  
教郎授徽州教授轉奉議郎通判靖江軍事解秩歸參四明舊志  
持之講友

通直舒德觀先生徽

舒徽字德觀奉化人廣平先生麟之父也最與重持之講學相  
睦陸文達復齋謂其温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重

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持之故龜山弟子也遂為廣平婦翁補  
息齋門人

通判重持之先生大定

見上庇民門人

高國任先生材

別見和靖學案

崙石門人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朝奉程沙隨先生迥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由寧陵徙居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知  
上饒縣已而奉祠嘗受經學于嚴陵喻氏著古易章句十卷易  
傳外編古易考古占法各一卷又有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孟  
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辯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

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子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  
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其高第曰高元之

文簡九遂初先生表

九表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間  
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尚書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簡先  
生少從喻崙石遊乾淳開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  
之先生時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  
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  
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  
謂名節皆自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  
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表

之名正恐假託為姦使真偽相亂爾付出戒教之先生卒數年  
韓侂胄擅國于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議者以先生  
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嘗賜之有遂初小集  
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雲濤案先生著作甚夥久佚無存今  
惟遂初書目及樂溪集一卷行世

粹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少從喻崙石遊應辰遊則先生  
又及玉山之門

九延之語

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補

附錄

孝宗將內禪先令皇太子議事遂初以常少兼謙德上書太子  
曰大權所在天下之事所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合大小一啓  
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而後定且利害之端常伏于



思慮之所不到疑問之萌每開于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觴糜乞俟耐廟之後便行懇辭以章令德太子答曰可謂見愛之深補

師川門人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狸

別見紫微學案

西山家學

隱君李澹軒先生呂

李呂字濱老一字東萊西山先生郁之再從子也學于西山年四十即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為義說百家無所不觀而尤留意通鑑手鈔至數四于其中興衰得失論著又數百篇聚族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季

千指所夕擊鼓集眾致禮享堂前後聚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先生曰身幸猶忘况自怠邪為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聚拜飲福秩然可觀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教人循循善誘故不喜言貨財苟可用物利人則勇為之如立社倉養下戶不舉之子創屋療旅病朱子嘗為之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而不遇也所著有澹軒集十五卷子閱祖見朱子弟子學案修

附錄

先生晚與朱子契其學甚著有周易義說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則反害易矣

龜山續傳

宣教黃先生樞別見紫微學案

逸平門人胡周五傳

州守鄭先生升之

鄭升之字公明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除學官嘗言學術之害莫甚于老莊乞勿命題召試館職累官吏部郎守賀州所著有鄭賀州集

通判江玉汝先生介

江介字邦直德興人少讀程子書至水滸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為利祿爾亟走謁徐逸平于常山而師之官進賢令以早服郵有勞勞縣吏多受賞先生曰子饑而母乳之何賞為會詔蠲民田半租先生以為輸租之弊雖合勺必取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美

若但蠲其半僅有利于大戶彼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仍一升也不若取貧民三升以下者悉蠲之却使者程大昌以聞從之大昌喜曰君雖官止百里而惠加一路隆興帥守龔茂良尤重之改興國令陳其邑五事時不能用轉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東川大饑總領主餉不豫民事先生請以庫之羨錢賑之遂昌守李燾亦亟稱之通判恭州卒所著有玉汝堂集先生誠懇敦重有得于龜山之傳其于逸平諱日為不御酒食者終身兩宰縣可比古之循吏門人以程端蒙為最

漕使柴退翁先生瑾

柴瑾字懷叔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倅番陽歲飢便宜以常平米發賑太守難之答曰設有谷下官當自受之入為殿中



侍御史福建漕使有退翁集

鄭先生雍

陸先生律 合傳

隱君江先生 合傳

柴先生衛 合傳

鄭雍字德和陸律字子通西安人也江沅字元適柴衛字元忠

江山人也皆師逸平 補

雲濠謹案樓攷燒誌江元適墓云世居衛之開化元適蓋在南塘之門得其傳而不仕者南塘謂逸平也

周先生賁

周先生孚 合傳

周賁字彥約與其弟孚字彥信亦事逸平 補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美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載二月先生皆江山人

矯齋家學

潘先生景爽

潘先生景尹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說書家學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洽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碧溪門人

文懿陳蒨坡先生居仁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特進齊娶鄧汪氏女因家焉建炎

三年生先生于奉化少長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

進士由管庫兼檢討官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先生嘗學事之辟

先生為書狀官時和戰未決先生以身許魏公魏公察無懼色

嗜日仁者之勇也卒成禮而還為御史奏言李焘莫濟宜召用

又上選武臣恤士卒寬逋負省叢勝諸疏凡有所聞抗言無避

先生五給郡組仕至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事君臨

民自信無媿慶元三年卒于家諡文懿先生學問深醇文辭溫

潤周益公尤愛重之嘗薦于孝宗曰臣交遊多矣耐歲寒者惟

陳居仁一人歷仕中外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加私事公退則

便坐蕭然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喜讀故書尤熟于班

左摘其精要為一編名曰摘芳有奏議制彙二十卷詩文雜著

十卷學者稱蒨坡先生 參攷攻媿集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甲

管庫張雪窗先生良臣

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襄邑人家于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

進士第從魏文節史忠定遊二公薦士如林先生獨芒屨藤杖

日與高逸往來其間不復以名宦為念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

士稍稍知而愛之而病不可為矣著有雪窗集先生試南省文

節為參詳官揣三策以見知舉張燾曰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

子所作使欲得士願以進燾許之撤試果先生也文節晚居小

溪山中日從酬唱 參延祐四明志

持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舒氏家學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沙隨門人

高萬竹先生元之

高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之七世孫也建炎開衣冠南渡父寓籍明州因家焉家貧無書得易一編口誦不輟數日忘盥櫛後受易春秋學于沙隨程氏時傅伯成爲郡教授少許可折節與之交由是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作變離騷九篇五上禮部卒不第而門人俱顯仕將死屬書樓玫瑰以歐陽子南省白欄求誌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立祠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先生事親孝貧能輕財復喜言兵凡陰陽方技九流之說悉能究其指歸 參延祐四明志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望

祖望謹案萬竹先生遇老校退卒與之談中原及兵家事

抵掌慷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

謝山高氏春秋義宗序曰端叔受學于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于周易于毛詩于論語皆有撰著而摭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書百五十卷先是高憲敏公息齋曾有春秋集注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

御史宋先生元之

宋先生元繼 合傳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也與弟元龜同受易于沙隨舉進士光宗受禪求直言先生極言官爵冗濫士風不競宰相倚阿佛老

憲民武事廢弛皆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得劇邑自效知弋陽輔臣薦其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擢御史抗章言蘇師旦不法以中旨罷 補

曹无妄先生建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澹軒家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閔祖

李先生相祖

縣尉李先生壯祖 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五汝門人 明周六傳

太學程蒙齋先生瑞蒙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菊坡家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望

清敏陳先生卓

棟卓字立道文懿公菊坡第五子壯歲登進士第宦意泊如其守寧國以中書舍人補外道由臨安丞相史彌遠欲見之先生謝不往爲翰苑官草詔告中外讀者咸感動端平二年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退居十六年卒年八十六諡清敏樓玫瑰稱菊坡精力德量舉不可及立道則于再世見之矣 參延祐四明志

參議陳西麓先生允平

陳允平字君衡文懿之孫清敏之弟之子也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祥興元年先生與蘇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元當內應爲怨家所許且言禮部尙書高衡孫等三十餘人皆



聯署時張宏範督師南下遣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袁洪解  
之得釋後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善詩辭與吳文英翁

元龍齊名 參袁清容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陳西麓監丞入慈湖然考其事  
畧絕不言其師承不如附列陳氏家學為得

菊坡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雪窗家學

張先生時

張時一名邨字居卿雪窗先生良臣子諱于微 補

遂初續傳

尙書尤木石先生焞 別見水心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皇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終

馬山學案表

游酢 別為紫微學案

附兄醇 從孫集

明道伊川門 會開

人 子長方

安定濂溪再 子少方 並見震澤學案

傳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陳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並馬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一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廬山學案

祖望謹案廬山游文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

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峰有曰定夫為程門罪人何其晚謬

一至斯與子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廬山學案

梓材案謝山序錄刊本稱游肅公而盧氏所藏案  
底作文肅公肅公或因下卷序錄尹肅公而謬

二程門人

胡周再傳

文肅游廣平先生醉

附兄醇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一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世所交皆

天下英豪先生雖少當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

師一見謂其資可進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

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先生來職學事先生欣然

往從之得其微言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

侍臣薦為太學錄除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忠宣純仁

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忠宣移穎昌辟自隨為學教授

及入相復以為太學博士忠宣罷先生亦請外簽判齊州丁憂

服除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後知漢

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

年七十一先生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于征調

所至騷然先生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

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雲濠案楊龜山集有  
先生墓誌稱所著易

說等書外復有廬山集十卷攷之年譜亦合  
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撮拾各書合為四卷

廬山遺文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而已陰陽之有

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二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于易而會

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

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于天文俯則形于地理中則

隱于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利害之域而

莫知所尚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入卦成

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于仲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二

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于中正之塗而要于時

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

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

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賁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莘  
老易傳序

附錄

梓材謹案謝山序錄云從諸書搜得其粹言之一二知是  
書原底必有廬山粹言而今亡矣姑錄其遺文一條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

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雲濠案此條  
為楊文靖語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

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  
變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子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  
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  
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  
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  
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上蔡語錄

呂紫微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為順  
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于聖人佛道去此則何  
以至于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  
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攷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三

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  
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  
輩往往不會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  
以為然也

朱子記先生祠堂曰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  
疏詞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尙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  
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  
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  
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偏卻不  
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

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

馬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馬山門人 胡周三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

曾開字天游吉甫之兄也其先贛人徙河南崇寧進士官至刑  
部侍郎從學廣平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  
會意欣然忘食先生天性孝友厚于九族信于朋友立朝遇事  
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四

錄事陳先生侁

陳侁字復之長樂人也進士 雲濠案先生嘗為  
此州錄事卒于官與陳了翁善了  
翁謫嶺外先生以書賀之凡數千言由此得罪先生有志伊洛  
之學乃從廣平游氏受業得其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雖  
以了翁故被譴不改其節晚年遺其二子與王信伯遊所稱唯  
室先生者也 補

教授江先生琦 別見武夷學案

曾氏家學 胡周四傳

知軍曾先生集

曾集字致虛 雲濠案謝山學案謂有云曾正中字致  
虛又一條云曾中節致虛並與此異俟攷吏部尙  
書林之孫也紹興開累官知南康軍勤理庶務篤信仁賢先生



承其從祖天游吉甫二先生之學而于東萊為中表又從南軒  
梓材謹案是傳從南軒學案多入以其本承家學也

陳氏家學

講官陳唯室先生長方

陳先生少方 並見震澤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終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五

和靖學案表

尹焯

材從子 伊川門人

安定 濼溪 涑水 百源 再傳

呂和問

李繪

子季札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呂廣問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呂稱中

呂堅中

呂弼中

子大器

子大倫

子大猷

子大同 並見紫微學案

馮忠恕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邢寬

王時敏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徐度 林憲

陸景端 別為艾軒學案

虞仲琳

高材 子公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高選

韓元吉 子澹 別見清江學案

邢純

程暉



蔡迨 子武子

蔡仍

徐正夫

黃術聖

沈晦

口伯充

羅靖

羅竦

並二呂講友

滕愷

節夫學侶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私高閱 別見龜山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釋

馮理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嶺 別為震澤學案

並和靖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餘姚黃宗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和靖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尹肅公子洛學最為晚出而守其師說最

醇五峯以為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為不失其師傳者

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 梓材案是卷黃氏本有作和靖

伊川門人 胡礪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

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充祖源字子漸與弟洙並有名世為洛人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叔材亦以學行顯遊于司馬溫公邵康節之門 梓材案此下屬

以遺逸薦為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 先生既家世書

宿少聞長者之教年二十為舉子因蘇季明以見伊川紹聖元

年發策有元祐邪黨之問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

出告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

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

哉母也大觀元年諫官范致虛攻其為程頤羽翼靖康元年五

十五歲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講說召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

放還明年金師陷洛闕門被害先生死復難轉徙長安山谷中

劉豫僭號以禮聘先生不至夜渡渭水流離至蜀張公浚宣撫

川陝館之張公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先



生曰不然好善優于天下乃為至爾蓋規張公之自是也紹興五年侍講范公冲舉先生自代高宗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焯可依例令宜撫司津遣赴行在所先生累辭不得設祭于伊川乃上道其辭有曰有補于時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至九江諫官陳公輔有疏攻程學先生止不進上奏曰焯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問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時張公入相上章復薦詔江州津遣入見力辭高宗曰知卿從學程頤待卿講學不敢有他也加祕書郎八年除祕書少監每當赴講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講書于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則反之欲以所言感悟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人主安得不敬一日高宗問先生曰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先生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云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先生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謂丞相趙鼎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為君便是獨夫不如尹焯之明白也解論語以進高宗又謂趙鼎曰尹焯日閒所行全是一部論語鼎曰陛下可謂知人矣高宗又問先生卿之粹厚何以臻此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高宗笑而然之高宗好看黃山谷詩先生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何用未幾求去高宗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學問淵源足為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以直徹猷閣主管萬壽觀仍侍經筵

除試大理少卿權禮部侍郎秦檜獨相力主和議先生上疏言其不可又遺書于檜檜大怒既除徽猷閣待制先生言職在勸講茂有發明當去一貪戀寵榮遂移素守當去二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當去三以病乞去更獲超遷當去四國典禮經七十致仕當去五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遷一官致仕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伊川嘗言尹彥明他時必有用于世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程門學者龜山與先生最後死先生窮居講論不肯少自貶屈拱手斂足即醉後未嘗別移一處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一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先生在經筵每自不安曰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故急急求去然則先生之用于世者固未盡也所著有論語孟子解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孟子解而無論語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所著為和靖集八卷百家謹案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而用志最專嘗自云某不逮張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尙未有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然某雖愚鈍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伊川然之朱子云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可知學不在多只在功專志一林拙齋紀問紀尹和靖先生家居終日竦然家人問饑渴飲食然後唯阿



應之不爾不言可想見其專功靜度矣其後林拙齋之後  
有東萊陸子正之後有艾軒皆名世大儒也

和靖說

學者切不可富貴爲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于此則不  
可爲學矣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某一日侍坐于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  
賢看到此緊要處

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歸之己三歸之人王天

下則果在外也

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四

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  
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萬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梓材謹案此與鄉黨云云本作一條今畫爲二條

某昔在涪陵于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  
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編伊川師說說三畏處曰畏天命  
不負所昇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某不  
覺愧于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  
之言只是誦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  
言必推用于己自此亦當少戒輕爲人解釋聖言也畏大人時

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  
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  
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讓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少知是孔子孟子之  
書不敢說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爲孔孟之說乃  
所謂真知爾

梓材謹案原本和靖師說二十四條今別標和靖文集者  
一條移爲附錄者五條移爲鄭氏師說者二條移爲王氏  
師說者八條

和靖文集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五

程先生遺書雖以講說而傳亦以誦解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  
無差謬豈惟無益害又甚焉

進論語序

慈溪黃氏曰程門之傳惟先生最得其正其餘率染異論先  
生此語蓋有爲而發

宗義案和靖只就敬字上做工夫故能有所成就晦庵謂其  
只明得一半蓋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和靖用得  
敬一半闕卻致知一半也愚以謂知之未致仍是敬之未盡  
處也以識仁篇論之防檢似用敬窮索似致知然曰心苟不  
懈何防之有則防檢者是敬之用而不可恃防檢以爲敬也  
曰存久自明安用窮索則致知之功即在敬內又可知也今  
粗視敬爲防檢未有轉身處故不得不以窮理幫助之工夫  
如何守約若和靖地位謂其未到充實則可于師門血脈固



絕無走作也

附錄

先生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先生言伊川先生教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為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伊川先生自涪陵歸焯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爾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六

嘗請益于伊川先生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論動靜之際問寺寺叩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來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差便是悞他一生伊川頷之

初奔蜀止于涪涪為伊川讀易之地闕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又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能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于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眾人皆迎某安敢違眾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鞋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為皂帶不足又要紅鞋紅鞋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七

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于熱中則無不為矣

李泰發曰和靖之學真所謂繫靜精微補

朱子曰和靖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如此便是平日缺卻諫父母于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黃東發曰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絕口未嘗談禪斯道之願果不食者也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極尊先生謂其能守師門之說而不變也獨其論先生之辭官則曰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應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于無過使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



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一時大君方且連年趣迫  
強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恐不其然然是  
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方今國步  
尙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宜先俊傑以濟艱難  
白首書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  
之云讀之令人太息是黃氏頗以先生之短于經世爲惜  
也子則謂不然先生之才未必肆應然使高宗果用先生  
爲相必不斥趙忠簡張忠獻李莊簡及韓劉諸驍將而敬  
鄂王矣則于恢復何難之有朱子之論龜山與黃氏之論  
先生大畧相同夫欽宗何嘗能用龜山若能利用之則龜山  
便能用李忠定種忠憲而于攘復何難之有惟其用之不  
固而但欲置之朝列希太平之自致是則可爲太息者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八

和靖講友

博士蘇先生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思叔先生

馮東阜先生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

別爲震澤學案

和靖門人

胡邵三傳

呂節夫先生和問

呂和問字節夫文靖公夷簡從曾孫弟廣問仁夫主婺源簿奉  
先生以俱又有維揚羅靖仲恭疎叔恭亦來客焉于是李仲參  
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學焉

參朱子文集

知州呂仁夫先生廣問

呂廣問字仁夫和問之弟南渡始家寧國之太平先生自少雋  
拔能文年二十卽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  
屢辟主管機宜文字尋罷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  
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選主德安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  
子弟官至權禮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池州徽州先生少時  
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疏食菜羹  
講論道義終日不厭

參南淵甲乙案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計議呂先生楷中

呂楷中字德元本中兄弟行也張公浚宣撫川陝辟爲計議官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九

尹和靖入蜀先生是依和靖謂之曰吾老矣此事當屬之子學  
者來問和靖以屬之先生曰不殊于吾和靖卒爲誌其墓

縣令呂景實先生堅中

呂堅中字景實本中兄弟行也其官祁陽令胡致堂爲作學宮  
記稱其服勤和靖左右有年今試之政事先生與馮忠恕祁寬  
同記和靖語

駕部呂仁武先生弼中

呂弼中梓材案弼中字仁武東萊郡侯第三子累官駕部員外

郎嘗從其兄遊于和靖之門東萊之大父也

知軍馮先生忠恕

馮忠恕字真道汝陽人也其父東舉處士理與和靖同學于洛



至必同處靖康初和靖被召赴關先生從之遊紹興中先生為  
黔州節度判官和靖寓涪遂畢所學後知梁山軍

隱君邢先生寬

邢寬字居之均州人雲濠案均州一作均陽南渡後寓廬山隱居不仕和  
靖作論語解稱先生與王呂諸公與有力焉王樞密庶與之善  
邢氏師說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  
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  
先生善諭先生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  
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  
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十

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于趙言下  
有箇省覺處

梓材謹案此段前後統載伊川學案百家案云此條為和  
居之所記內稱先生則尹和靖也今併歸于此

先生嘗書數句說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于理未精失于機  
會則暗于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寬問之先生曰吾  
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  
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傾也

隱君王先生時敏

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有師說三卷記和靖之語和靖卒先生  
為之立後其教人云學者要識一媿字與恥字一日問難紛然  
先生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

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卻不見朱子嘗以書問和靖  
之學于先生

王氏師說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  
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序後曰諸君有意今日  
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為曉曉無益不幾于侮聖言者  
乎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  
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  
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  
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十一

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  
要切切惔惔是朋友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  
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  
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既而  
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粗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  
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其粗糲先生大  
笑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



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為小人因目其左右云

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為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

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

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

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

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歸伊川時敏歸

語呂丈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

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

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耶其人大慚

呂紫微書問釋氏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于生死輪

迴某已作書喻之引湖以喻輪迴賢他日見渠作某拜意問渠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三

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

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為善而不為惡先

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生天地中

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為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在

何處

先生愛潔淨地有污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

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耶

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裊道服至破亦潔淨嘗

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雲溪雜錄案諸條所謂先生皆謂和靖蓋德修與韓尚書元吉同師和靖尚書子流著謂泉日記謂德修云先公友也從居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江西通志云嘗從東萊呂氏遊謂大東萊爾橋林宗派以為小東萊門人誤矣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別見元城學案

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徐度字惇立睢陽人太宰處仁子也太宰在政府晚譽不終先

生獨刻意為學嘗問和靖曰某有意于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和

靖曰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以蘇氏戰栗之說為問

和靖佛然曰訓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先生官至吏部

侍郎寓居吳興之弁山嘗與汪文定公諫上光堯尊號長于典

故之學

雲溪雜錄案先生嘗著御編三卷陸放翁劔南集有是書改語

梓材謹案先生又有國記五十八卷陳直齋曰其書詳明頗得中而不大行于世鄭學有魏即舊書傳得之是吾鄭藏書之最先者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三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陸景端字子正本海寧人其後居吳父韶之任察官以風流文

采為時所宗先生學于和靖學問精深造履清白橫浦極稱之

其任監稅時嘗以書託之常中丞同曰謂稅場體例多貪饕此

郎乃能孤立其間中丞試引之座末問以利害當知其所存矣

先生官位所至無可攷晚年以和靖之學傳林艾軒見于宋史

艾軒傳而失載其名子讀施彥執北憲彥稜乃得之因并得其

說經之言二條亟喜而傳之 補

梓材謹案謝山于艾軒學案序錄言陸氏亦從信伯遊是先生亦震澤門人

附錄

施氏北窗彙稜曰子正謂子曰孟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為句以伊川為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為句直字方有力于深喜其說

又曰子正論易曰習坎有孚惟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閒晝臥乃聞隔壁兩腳夫當渡江其一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惟心亨說也舊說君子雖處險而其心常亨其實不然甚與子合

教授虞先生仲琳

高國任先生材 合傳

節推高德舉先生選 合傳

虞仲琳餘姚人為孔嘉教授和靖云虞君鄉論甚美于此道信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古

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同邑高材字國任高選字德舉皆登

和靖之門

梓材謹案孫燭湖集有云吾鄉有古君子曰高國任及登和靖尹公思齊高公之門思齊當作息齋傳寫之誤爾雲濠謹案高先生選與弟邁皆紹興間登第先生官武當軍節推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韓元吉字无咎開封人少師維之元孫學于和靖而友朱子東萊其壻也徙居上饒前有澗水自號南澗翁累官守建州大興學校召為吏部尚書龍圖學士穎川郡公符離之役南澗以長書上魏公言不可輕舉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于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其權謀智略素不外見有前敗于尉橋突有近

鯁于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

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後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為擬議之策以守為自強之計以戰為後日之圖自亮賊之沒彼嘗先遣使于我今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

閒待之魏公不聽所著有南澗集其輯河南師說以和靖居卷

首 雲濠案先生著南澗子說別見清江學案補甲乙案二十二卷

梓材謹案先生子澗泉日記云張子韶在道山時先公得遊其門是先生嘗從橫浦遊矣

安撫邢先生純

邢純字叔端和靖壻也為浙東安撫官時和靖依之因卒于會

稽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古

縣令程先生暉

程暉 梓材案先生乃伊川之孫和靖壻也為桐廬令和靖嘗依之

縣令蔡先生迨 附子武子

蔡迨字肩吾許昌人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韓南澗與銓日以文卷相訪南澗奇之既薦之又作鼎說以送之議論從容有

故家典則為桂陽令以卒其子武子亦俊爽好文 參澗泉日記

蔡先生仍

徐先生正夫 合傳

黃先生循聖 合傳

蔡仍與蔡迨為二蔡及徐正夫黃循聖不可攷或曰皆從和靖

于虎邱 補



直閣沈先生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連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張邦昌偽立請金人歸馮澥等因得還真為給事中高宗即位歷知信州明州處州移守婺州又知宣州建康鎮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畧兼知靜江府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蓋其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參史傳

附錄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末

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梓材謹案朱子此語則知元用之于和靖固在答問之列故為補其傳云

口先生伯充

伯充佚其氏嘗問學道緊要于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亦曰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談柄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伯充嘗作小詩道其欲學問之意貼壁閒舍人見之曰莫只做說話了

二呂講友

教授羅仲恭先生靖

羅叔恭先生棟 合傳

羅靖字仲恭其弟棟字叔恭故開封人也徙居江都私淑程氏之學南渡初東萊呂和問廣問兄弟以和靖弟子講學婺源先生兄弟適往從焉淵源相合以河洛微言共相發明婺源人呼為四先生仲恭嘗官教授予讀周少隱太倉稊米集與二羅倡和詩極多且備述其避兵遇賊被毀諸事李似之竹谿集亦有與二羅往還詩然究之莫知先生所以私淑程氏者自何人也而致之志乘竟無有及之者向非朱子之文則先生兄弟泯然矣 補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七

節夫學侶

司戶滕溪堂先生愷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幼穎悟好學邑傳呂廣問兄和問尹和靖高弟也客于此先生與為師友紹興五年進士調信州司戶參軍以債微差考南康軍假道歸迎母就養卒于道朱子稱其才智傑然遠過流輩甚惜之 參姓譜

和靖私淑

憲敏高息齋先生閑 別見龜山學案

節夫門人 胡邵四傳



隱君李鍾山先生繪

李繪字參仲婺源人絕意科舉築室鍾山朱子嘗與程洵過之  
諸論極稱其文卒表其墓著有論語西銘解子季札從朱子學  
參江南通志

仁武家學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呂先生大猷

呂先生大同

並見紫微學案

惇立門人

林雪巢先生憲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大

林憲字景思魯人也初寓吳興後寓臨海從徐惇立遊工詩學  
畫蘇州九延之楊廷秀嘗極稱之所著雪巢小集二卷先生貧  
甚墾于賀氏願辭園田不受則有得于和靖之教者矣補

子正門人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別為艾軒學案

國任家學

高先生公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南湖家學

庶官韓淵泉先生澆

別見游江學案

南湖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鍾山家學

胡邵五傳

李先生季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終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九



兼山學案表

郭忠孝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  
再傳

子雍

謝諤

歐陽朴

孟程

左揆

曾震

曾機

曾粵

子克己

子克允

子克寬

子克家

黎立武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表

十一

二郭續傳

蔣行簡

邵伯溫

兼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兼山學案

祖望謹案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

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

自謝良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梓材案兼山

謝先生傳黃氏補本附列伊川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一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受易中庸于小程子以蔭補官第進士

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管庫開宣和中為河東路提舉忤宰

相王黼免靖康初召為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

兵家忌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

餘事不用改元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係甲金人犯元與與經

畧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大夫子雍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郭立之忠孝宜徵使遠之子事見伊川年

譜郭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

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

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



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黎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為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于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于心傳而命者也程子嘗為中庸作注至是焚棄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于師者初年之論也

兼山同調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兼山家學

胡周三傳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

郭雍字子和兼山之子幼傳父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徵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問侍講謝諤曰郭雍學問甚好向曾見程頤否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所傳蓋得于父于是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淳熙中封頤正先生又令部使者就問先生所欲言時年八十有三學者述其言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包犧氏之畫得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犧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三

其發明精到如此卒年九十七

郭氏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集見于聖人行事而道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為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為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及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為空言



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閒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及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悉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及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于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四

傳家易說總論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尙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爲義大抵道適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爲易未適變則不

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于聖人及書之有無惟聖人憂慮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于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爲六十四有四卦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爲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于包犧而易名始于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爲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于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爲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爲首成湯黜夏命迨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爲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五

皇之道簡于帝帝之道簡于王非聖人有意于其閒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故自簡至繁是爲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于上地道主載故畫于下人道財成輔



相故畫于中于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  
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  
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  
混而為一復于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  
六十有四日道日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  
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分緯  
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卦由之以備天下之能  
事畢矣所以太極為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  
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之才  
之離為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為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  
于此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六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  
離艮兌為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  
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  
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為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  
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掛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  
大抵易之為義易通而卦之為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  
而一變為畫因而成象畫象具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  
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  
之時卦為何訓乾坤八字出于包犧卦之一字出于包犧之後  
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于文王凡六

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  
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攷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之所通也  
上古中古之名于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  
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  
字三即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  
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于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  
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耦故有乾坤窮  
則畫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  
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  
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為乾而  
地道存焉三耦為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耦終不可以成卦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七

得于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無地人無得而生  
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為天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天地設位而  
後聖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  
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  
之義也揲著者分而為二以象兩然後掛一以象三蓋因于重  
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王之  
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  
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則謂中爻繫辭曰雜物  
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  
為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  
成章以上卦



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為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為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著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為乾爻三十六為乾策六為坤爻二十四為坤策此後世聖人行九六之道也包犧肇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為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之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象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象象之後一以人道為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具于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繫以辭焉易于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八

道無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畫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猶文王之于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爻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象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象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為彖辭蓋以孔子不當自言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象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象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于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于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彖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為六文王之象也次為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為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為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九



為主孔子之象以辭為主所主不同其為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無餘蘊矣然則象也者豈為天為地為馬為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于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為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為註亦用象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十一

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初又雜之爻中也其象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以上象

易有家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為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于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家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 文言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于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為

諸卦之統要與象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無思而精皆象象文言序卦設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

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為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十二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

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為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



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爲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畧可見矣

上繫辭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于文言象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爲虎漸之爲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爲井鼎之爲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于是數卦畧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

說卦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三

先天之學詳矣雖出于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于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爲三才離之爲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于是又爲之說爲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尙或滯于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于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

序卦

卦之性情與其爲德之不同八卦則見于說卦六十四卦則見于雜卦孔子于包犧之道詳盡于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于文王之道則具于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

于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

雜卦

葉水心爲蔣行簡志曰郭白雲言良者限也夫良有止而無限苟虞其未至于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然非止之正也白雲門人 胡周四傳

學士謝良齋先生諱

謝諱字昌國新喻人也幼敏慧而愿謹過目不忘有志聖賢之學成紹興進士攝樂安尉境內多盜先生條上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盡散移吉州錄事參軍初吉囚死者裹以蘇先生請取給官棄材爲樁以斂之吉囚無鼻骨自此始陳氏訴其重竊財匿民家辭頗過實帥龔茂良怒欲坐以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三

罪先生列其不然陳氏得免而茂良亦以是知先生乾道四年廬陵饑老幼萬餘守譙門求振廩官吏失措先生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分宜縣縣負郡十萬緡而歲常賦外又征月椿楮錢二萬先生請于監司免之未得報以丁艱去服除三遷至監察御史卒請免分宜月椿楮之華亭亦減之力陳義役之便湖州安吉稅絹向用粗絲名曰屑絹有司欲更之先生言安吉已輸綢又輸綾宜稍寬其絹得如故遷殿中侍御史言士大夫習貪恣而廢廉謹習刻薄而鮮寬厚習汰侈而恥節儉習輕率而昧詳審習詐僞而罕眞實習隱蔽而忘忠純宜如成湯制官刑以儆之淳熙十四年除侍御史淮湘夏旱條政事十二失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榷酤之羨如經總月椿之算



縉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陳論已然之惡為易見未然之奸為難知奸者冥于心而晦于迹者也上賑濟七策時孝宗重言路嘗曰學術正則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公于是以先生恬靜正大除右諫議大夫次年兼侍講先生奏帝王之學稽古為先六經皆古也而尚書為先可以證後世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則自怠如唐太宗功非不高恨不知學先生因言事無大小在乎立本救弊而已陛下每言執中果中則自然本立而弊除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先生曰伊傳固善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嘗因夕對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論先生對曰機會雖不可失亦戒輕舉上再三稱善一日與先生論性上曰朕每愛孔子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之說簡而易明知卿嘗從郭雍有得于此郭雍曾見程頤乎對曰雍父忠孝嘗事頤時雍尚幼蓋得其傳于父耳于是加賜雍為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一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係之常恐失墜二曰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三曰畏天之威立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四曰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五曰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六曰貪吏虐民戒在莫聽獎廉以激捷于號令七曰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月問猶恐或遺八曰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九曰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諂諛九害于國十曰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害又論治天下必有家法乃為長久之計時李后尙未有形迹彰著而先生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古

若有以默識其微者又乞舉人望以聳民聽又陳二節三近之說所當節者宴飲也妄費也所當近者執政大臣也舊學名儒也經筵列職也遷御史中丞會薛叔似等補卿監因言壽皇復置補闕拾遺之官用意甚遠今名遷之而實棄之非新政所宜權工部尙書力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得請奉祠紹熙五年卒先生慈祥孝友助以學力志于仁勇于義躬自厚而不責于人雖臧獲亦以忠恕待之嘗曰吾自得頤正先生簡易之說終身用之不盡其在言路務持大體不輕言人過而名德之重人自服之楊公誠齋少許可其所重者晦庵南軒之外必曰良齋先生是時伊洛之說盛行各有門牆先生為郭氏世嫡願不言而躬行弟子數百人隨材教之而未嘗與世之講學者角異同然學者無不稱為良齋先生周益公嘗于孝宗前薦先生上曰是所謂良齋者邪對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知之其為文得歐會之法所著有良齋集四十卷詩書解各二十卷論語解二十卷左氏講義三卷柏臺諫垣奏議各五卷經筵總錄三卷孝史五十卷其餘百數十種晚年嘗居桂山學者或亦稱為桂山先生朱子嘗過之見其破屋蕭然歎息以為不可及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古

良齋先生語  
良者聖人之止无妄聖人之動  
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聖賢相似



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則易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戒之辭爲常所以治多而亂少

良齋二銘

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于行出門萬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日无妄

知州蔣先生行簡

蔣行簡字仲可永嘉人也于薛公良齋爲寮壻在婦翁孫汝翼帥幕中亦嘗聞袁氏之學而其後歸于郭氏以進士累官滁州判完顏亮南下督運天長或言敵兵至矣同行者欲棄芻茭而逝先生曰毋遽走急燔之敵見火大起不進已而有以擅焚糧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去

効之者制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知海鹽縣太守謂曰縣壤久應輸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儻補足乎先生正色拒之已而一切節省舊欠竟補而新錢亦且有餘及季年餘錢逾萬通判行縣知之促令具鈔先生曰此夏稅錢代者事耳通判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君何必留錢爲後人先生賦曰善理財豈美名歟通判慙而止還朝上所著樞言五十篇通判與國大旱且疫空常平以救之徧施醫藥嘗夜半宿村舍累官知沅辰澧靖峽五州王周兩丞相皆知其惠政欲留爲郎先生辭曰重內輕外今之陋也吾老矣不任朝謁知常德府入對爲光宗言百姓困悴可哀果聞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與國馬料敷于五等衛袁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賦罰江東白收板帳湖

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

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此類聞一知十民何以堪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己物狼心不厭雖與數州窘自若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于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者一切論奏蠲除光宗首肯之令送中書會商衛公去不行已而知處州以忤權貴人貶二秩罷論者謂使先生入對之言得行不僅一方之利也而并一州亦不得伸其志可悲矣初郭白雲隱長陽先生將出峽邀之相見于白羊問以得于兼山最要者曰所得在良良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先生謝教有白羊問答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去

良齋門人

胡周五傳

縣令歐陽先生朴

歐陽朴新喻人也良齋高弟知衡陽縣嘗作良齋事實者也

孟先生程

孟程豐城人也少時筆力豪俊良齋論之曰詩辭特游士之雄耳先生即改事經術卒爲儒者

左先生揆

左揆字正卿永新人也嗜學進進良齋爲作務本齋銘

司戶曾東老先生震

曾震字東老吉水人也結髮不弄不妄良齋雅稱許之晚以試集英得官良齋勉之曰官無小政無不可爲君臣之義不可廢



也累調廣州司戶而卒所著有羣玉集

梓材謹案揚誠齋志先生墓云曾其姓括其名再任其字也一字伯貞後更名震字東老據此則伯貞名樓者當即其弟喬之原名蓋伯貞仍以原名行耳

曾靜庵先生機

曾機字伯虞吉水人也良齋嘗稱之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既累試未有遇曰學之弗殖則我咎殖而弗稔復誰咎哉所居對玉筍諸峯怡然觴詠揚其居曰靜庵周益公銘之曰不出戶庭能定能應晚得末疾謂來問者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所著有靜庵集十卷最稱良齋高弟云

曾先生雱

曾雱與需皆東老震之弟東老築文友詠歸二堂初招明師躬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太

率二弟與其子問業楊誠齋稱其父子兄弟講畫醜柳誦音弦聲洋洋如也惟先生早卒 參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需蓋靜庵之改名謝山案底于良齋傳節末標云三曾兄弟當是弟子司戶靜庵而外其一即先生也

東老家學 胡周六傳

曾先生克己 合傳

曾先生克允 合傳

曾先生克寬 合傳

曾克己克允克寬克家東老子皆嗜學 參楊誠齋集

二郭續傳

司業黎所寄先生立武

黎立武字以常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喻謝尚書良齋仕武夷嘗傳其學先生由謝溯郭以嗣其傳號元中子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先生咸淳四年進士累官文華閣待制考試臨川得吳澄時稱其知人自號寄翁學者稱爲所寄先生與文山壘山相友善建金鳳書院以淑後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終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九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震澤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劄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子讀信伯集頗啟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此一種矣道震澤學案梓材案此卷謝山原底稱平江學案後定序錄改稱震澤

程楊門人

胡程再傳

著作王福清先生類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其父徒吳先生師事伊川其于同

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可許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

惟信伯也雲濠案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震澤少師事龜山以

爾志毋負師言高宗親征駐驛平江守臣孫佑薦其學行召見

對曰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眾則合天

心以眾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

悅以其當于人心耳陛下誠推是心以見于用人則用人必慰

人望推是心以見于政事則政事不拂乎人情又曰人主好惡

如天無用心于其閒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才

要道也汲黯之轅漢武帝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爲

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太宗每與語至夜分至當羣集則以

佞人目之二君不蔽于好惡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願陛下察

忠佞爲取舍又曰陛下留意春秋臣謂帝王之學當與世儒之

學異世儒之學往往于經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學在措諸

事業此其所以異也上語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于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與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焞皆舉以自代而安國言之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裨益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惡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先生樸實簡默頽然若與世相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雲濠案先生著又有易傳見尹和靖書當時曾鑿板于吾邑其于同門蓋亦和靖之亞故和靖之寓虎邱與先生最相得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弟而請益于先生惟謹可以知其所造之粹較之漢上之夾雜殆遠過之居居仁于程門諸宿老從遊殆徧亦亟推先生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



所記都差得無太過邪

震澤記善錄

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

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音伊川嘗批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未瑩伊川答甚簡曰中無倚著蓋須是四旁方可言不倚

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三

祖望謹案至樂無樂之說似未可以釋伊川之語

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已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陰陽之功用非世俗所謂鬼神也然如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皆以鬼神與人析言之曰

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為

二也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玩味咀嚼昔有以此

問伊川者伊川答曰若一看有得終不泐洽蓋吾道非如釋道

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若未有見且暫放過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學者體究切不可以文義解釋張思叔所謂勸君莫作聰明解

也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曰順理之謂直則是率性之事矣曰伊川說上一折顯道說下一折

問君子何患乎兄弟似無差等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故以此廣其意蓋語有抑揚也

問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觀書不可枯于文義以仁存心但言能體仁耳

人心本無思慮多是記憶既往與未來事乃知事未嘗累心心自累于事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都是別支吾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四

為長者冀之禮必加帶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堯舜揖遜之心即羣后

德讓之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

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

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憤而我之心已先亂矣

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祖望謹案信伯大段以和靖後輩則延平亦頗近之然其詞氣所少精采耳其微有差處則以近禪也予以朱子之言細核其語錄因舉其可疑者于後

言細核其語錄因舉其可疑者于後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洞達無閒豈止塞于天地

祖望謹案此言謬矣或者門人記錄之失

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于我某于言  
下有省

祖望謹案此亦近乎禪家指點之語

盡心知性以知天更不須存養矣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祖望謹案此語亦謬

震澤文集

老氏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想所深曉也  
于道既得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于密所以和順于道德  
者皆不過此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尚存則不密矣如釋氏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五

謂鬼神窺覷不見者乃密也答呂舍人居仁

祖望謹案此段亦謬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震澤記善錄二十五條震澤文集二  
條今以文集一條移李子勉傳後記善錄三條移為附錄  
又一條移為陳齊之附錄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移入  
伊川學案

附錄

先生昔在洛中晚坐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即是  
道體無窮思叔曰如是說便不好先生曰道須涵泳方有自得  
范伯達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  
歸仁否范默然

祖望謹案此語亦近王伯安格物格到竹子之說

宗杲祭中書呂舍人呂公文云深明造道遊騰大千先生曰釋

氏只將此理來遊戲更無用處吾儒則不肯便休以上記善錄

胡五峯與曾吉甫書曰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

存者叩其所安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後學將安所正如王  
學士說佛實見道體只是差之毫釐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若

佛氏實見道體則途轍何容有差伊川謂其畧見道體今王氏

乃改畧為實豈不迷亂學者

梓材謹案此謝山所錄五峯文集與曾吉甫條之上半條  
也移入于此謝山原底于王學士旁注云王謂信伯

汪玉山曰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  
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云有能斯有為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  
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達德有三  
而其所以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為誠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六

林拙齋紀問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  
伯問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  
令看論語且畧通大義乃退而看之良久既于大義粗通矣又  
往求教令去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  
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官之某因問其  
所入處如何時方對信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  
此中流出  
又曰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間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  
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後與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  
畫像坐不便此亦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祖望謹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闕也以龜山其



入秦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孔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吳也以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師弟之淵源力量似稍淺狹然吳人自安定以來得重接學統者非其功與黎洲先生嘗以著作語錄不得為恨今予幸得見之

震澤講友

肅公尹和靖先生傳

別為和靖學案

張思叔先生釋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震澤學侶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李先生子勉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七

李口口字子勉南康人

附錄

震澤送李子勉序曰子勉子畏友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雖忤大臣拂流俗曾不之顧然有為而為之未若無心而悉當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士不可以不宏毅足以有容足以有執乃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宏毅之所以不可偏也子嘗有意于斯而未能願與子勉共進之

震澤門人

胡程三傳

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講官陳先生少方

合傳

陳長方字齊之本福州長樂人廣平游氏高弟佚之子也紹興

進士江陰軍學教授以母為吳中林氏女遂居吳中從王信伯

遊隱居步里閉戶所窮經史以教學者其說主直指以開人心

使學者歸于自得所著書曰步里客談尚書傳春秋傳禮記傳

兩漢論唐論上蔡語論辯證學者稱為唯室先生信伯門下士

以先生為上座上蔡語錄多佛語先生讀之知其為江表民語

凡若干條當時有鈔上蔡表民語合為一帙者遂并以為上蔡

之書而人莫知也其步里客談明季尙有其書而今亡矣弟少

方字同之亦從信伯遊時稱王門二陳孝宗朝仕至東宮講官

步里客談

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穰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

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孟紀傳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八

梓林謹案關山所錄步里客談三條今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

附錄

震澤記善錄曰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齊之其後有詩曰聞花亂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繫停問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

舍人楊先生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本建寧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紹興十二年

進士第三釋褐太學博士踰年通判信州尋以大理出持湖南

漕節不務鈞致甚得大體累官起居舍人使金終于中書舍人

先生以從王信伯遊居吳中之震澤探極理趣唯室陳氏之亞



吳中建三賢祠以唯室與先生配著作云

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憲 合傳

章憲字叔度本浦城人其父甫始徙居吳之黃村龜山為作墓志者也先生初從龜山已而從王信伯遊後從紫微隱居不仕操履高潔餘力學文皆有矩度朱漢上九重之遠于春秋學者稱為復軒先生信伯之門唯室兄弟早死其得傳者莫如先生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為之序今不傳其祭信伯文云滔滔者學孰窮涯淡孰致中和孰合內外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平以評斯市蓋有得之言也先生有弟曰愬字季明亦在龜山信伯紫微之門紫微嘗言叔度兄弟學甚勤而求之于子者甚重其將大有所成也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九

周先生憲

周憲字可則元豐人也從呂紫微遊而卒業于王信伯震澤記善錄其所輯也先生之自序曰某供灑掃于呂公之門大要分是非邪正明進退出處嚴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病日漸乃以書屬著作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蒙與進未及行而公卒曾文清公又以書申公意使行遂受業于先生二年歸見文清命以記錄時尚未敢今三十年矣遺忘日多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祖望謹案朱子不以是錄為然而明王文成公極稱之要

之其中亦有可取者

知州范先生如圭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立見武夷學案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別見和靖學案

施先生庭先

施庭先字口口鹽官人也隱士德操之姪 雲濠案當作族姪 德操與橫

浦為講學友而先生受業于王信伯林艾軒嘗稱之

附錄

施彥執北窗炙輿曰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為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為之舞蹈耳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十

又曰庭先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為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為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為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宮教宋先生宜之

宋宜之字口口不知其何所人也亦受業于王信伯嘗錄其語

侍郎曾習庵先生遠

曾遠字仲躬河南人文清公幾次子也累官戶部侍郎嘗從信伯受業其記信伯之言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閒自有相激發處是為善親師友者遠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動容周旋然後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學者稱



為習庵先生有習庵集十二卷

正字方次雲先生附翁深父

方翥字次雲莆田人也元案之孫由施庭先以事王信伯遂有  
所得艾軒謂其先我聞道初艾軒嘗慕嵇阮之為人先生笑曰  
當求一等人物可以同出于舞雩之下者若此等恐立不定也  
艾軒悚然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先生每往從之以進士尉閩清  
到官三百日而去自是閩門佚宕于風煙無人之處已而有薦  
之者召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罷遂乞外先生吐  
棄一切章句大畧與艾軒等亦不肯著書有所嘯詠出于偶然  
艾軒以為孟浩然一種詩也周教授伯忱見之亦以為豪傑之  
士其卒也艾軒為之受弔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十一

附錄

從兄畧為廣東轉運副使作萬卷樓儲書十二百筭語先生曰  
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先生既第不涉仕  
途凡十八年盡讀之

敬事鹽官施庭先而與陸子靜林謙之為友朱子過莆謁先生  
甚禮敬之

林竹溪廣齋學記曰次雲先生謂吾文如雨有則流溢四壑無  
時一點也無

次雲講友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別為艾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施氏門人 胡程四傳

正字方次雲先生見上震澤門人

次雲家學

縣令方先生未 別見對胡諸儒學案

□□□□

晏先生明中

晏明中字太易

陳先生成

陳成字可行

梓材謹案晏陳二先生謝山葉底附載震澤學案中未詳其里居師承始附以俟攷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十二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終



劉李諸儒學案表

劉絢

李籲

侯仲良

胡寅 別為衡麓學案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 別為五峯學案

劉立之

朱光庭

朱右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邢恕 子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表

並明道伊川門人 安定 謙 漢 門 傳

張釋

馬伸

吳給

周孚先

周恭先

晏敦復

袁溉

附師薛翁

焦瑗

薛季宣 別為良齋學案

蔣行簡 別見兼山學案

沈銖 子煥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子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舒烈

孫允

子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鏜

沈銘

高閔 別見龜山學案

趙敦臨 別見龜山學案

童大定 別見龜山學案

周純明

孟厚

馮理

子忠恕 別見和靖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表

范楫

謝湜

李參

譙定

劉勉之

胡憲 並為劉胡諸儒學案

張浚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馮當可

李舜臣

子心傳

高斯得 別見鶴山學案

子道傳

子性傳

張行成 別為張祝諸儒學案



程霖

趙彥道

唐棟

楊大隱

范文甫

楊中伯

李處遜

林大節

張閔中

邵溥

李處廉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三

宋元學案卷三十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劉李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

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為和靖所許其後馬仲吳給以大

節見亦有不稱其新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偽命李處廉之

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

案梓材案程子門人自蔡陽上蔡龜山房山和靖兼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

十

博士劉質夫先生編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且

朝散大夫先生以祖蔭為壽安縣主簿移潞之長子令督公進

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獨稅十二三

先生力爭不得遺其榜請易之富鄭公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

祐初侍郎韓公維樞密王公巖更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為京兆

府教授又為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先生生質明粹長而溫恭

自髫髻時即事二程受學焉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

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內日

加重而無交賊之病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

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少通春秋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



斷經意作傳未就既病與李端伯言曰每昏悶時正坐端意氣  
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先生曰死生常  
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爾

附錄

先生歿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  
道與斯學于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  
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眾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眾矣  
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  
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  
之情哉

程子曰質夫沛然

宋元學案卷三十

十一

侯仲良曰明道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謝上蔡曰朱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  
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為多

校書李端伯先生額

李頲字端伯緱氏人第進士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卒先生  
與劉質夫才器志尚頗相同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  
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又云明道語錄只有端伯本  
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端伯  
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先生歿追悼之曰自予兄  
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微而信從者頲與絢有力焉

附錄

呂正字祭先生文曰子之胸中閱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  
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于事如控六轡  
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子求友于四方願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  
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子心子契謂其有年  
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李校書嘗記二程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  
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道之說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侯荆門先生仲良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程子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人有  
欲館先生于其門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  
又嘗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先生曰疏食士之常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三

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  
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先生先生不往或問之先生  
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胡文定與  
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  
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  
經術則通貫不窮商榷時事則纖微皆察因遣子宏從之遊

附錄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說侯子論語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  
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濃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際不免  
疏畧時有罅縫不得于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



非但文字之疵也

承議劉先生立之

劉立之字宗禮河閒人嘗官晉城為承議郎敘述明道事迹者

其父與二程子有舊先生早孤數歲即養于二程家娶二程叔

父朝奉之女郭白雲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參伊洛淵源錄

雲濼謹案未對氏名立之者二人其一臨江人字斯立尚書主客郎中為公是非二先生之父

學士朱先生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嘉祐二年進士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

制科會仁宗升選罷試丁艱服除為修武令改垣曲以樞密臣

薦召對呂汲公大防守長安辟簽書判官司馬文正薦召為左

正言歷左司諫右諫議給事中出知亳州復召為給事中後知

宋元學案卷三十

四

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先生受學于泰山

告以為學之本主于忠信終身力行之雲濼案范內翰為先生墓誌云神宗問所治何

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秋又云初受學于安後從二程于洛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云云此傳似誤合為一

開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其

為諫官奮不顧身以衛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于流

俗者也

梓材謹案黃氏原本先生傳在泰山學案其後補本又有傳在伊川學案一人不載兩傳先生為程門大弟子故于泰山卷標其目而傳與附錄併入于此

附錄

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

神宗召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

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

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世明

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感

知遇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密勿啓沃多見施行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

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出知亳州

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學之初眾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

疑篤學力行至于沒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質于神明在邦在

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憲憲王

宋元學案卷三十

五

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大施于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

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原注劉質夫李端

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踴躍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

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

胡文定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閒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

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

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過矣乃知理未易

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宗義案朱子言公掞文字有尺幅是見得明也然攷蘇子瞻

策問有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

偷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公掞



為左司諫即奏學士院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此等舉動與孔文仲實在百步五十步之閒洛蜀相持使小人收漁人之利只是見不明也  
尙書邢和叔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其行事詳具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夏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原注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九戚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伊川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屬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

宋元學案卷三十

六

不救便在其閒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參伊洛淵源錄

附錄

上蔡語錄曰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語伯淳先生責之邢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伊川門人

張思叔先生釋

張釋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初以文聞鄉曲一旦以科舉之學不

足為適小程子歸自涪時先生年已三十乃往受業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歎曰人能如此則無不可為之事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先生與和靖也  
張采謹案思叔大約英分多故有得孟子此兩句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輿曰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係喜為詩雖拾俗語為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即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七

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即投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為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張橫浦曰惠即吉逆即凶非于順道之外復有吉從逆之外復有凶也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或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以謂亂思叔曰此亂在我非在彼也使日用閒規以疾人為心則我之方寸已紊亂矣非方寸外復有亂也此即惠吉逆凶之意



侍御馬東平先生傳

馬仲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因張釋求見伊川程子時學禁方興伊川固辭先生十反愈恭毅然對曰使仲朝聞道夕死何憾自是公暇日一造請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假唯唯先生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同院無官連名者先生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卻不受先生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爾即繳申尙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畧曰相公不幸迫于強寇使當偽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于己而實存趙以歸爾忠臣義士未即就死者亦以

宋元學案卷三十

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即有屬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幸羣臣共迎而立之然後歸死司寇伏閣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否則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仲必不能為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阻明日讓迎孟后垂簾追還偽赦遣使往迎康王既即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所過州縣察吏賢否與民利疚以聞乃先奏孫觀謝克家趙操不正宜加遠竄又奏黃潛善汪伯彥罪惡撫其所為誠幸倚任陛下隱忍不宥斥逐中原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辭不拜移疾待命二相志甚必欲殺之責以言辭不實降監濮州酒稅濮道近敵境先生怡然襍

被而行死道中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廣陵陷黃汪始以誤國竄死乃召先生為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加直龍圖閣後以胡文定安國言贈諫議大夫先生天資純確問學淵源勇于為義而所經深厚每日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嘗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而道不可行也山東已擾家尙留于鄆嘗稱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門人何兌為辰州通判觀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他人莫預兌即徑取先生事狀達尙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削官實陽槍死始放還復其官

宋元學案卷三十

吳給字敦仁口口人嘗為左司郎官見建炎時政記

梓材謹案先生為伊川門人官至衛尉少卿待制見道命錄

鹽場周先生季先

周季先字伯忱晉陵人雲濠案伊洛淵源錄作毗陵人與弟伯溫俱從伊川學伊川嘗謂先生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其後俱由鄉薦入太學先生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伯溫終坑冶官坑冶周先生恭先

周恭先字伯溫伯忱之弟也初見伊川伊川曰從事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先生問何如可以自得曰思曰嘗嘗作聖須是于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伊川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兩兄弟由



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篤于信道釋褐授坑冶幹官每以  
沽名為戒謂子孫曰吾歿後毋為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終身  
恬于進取

侍郎晏先生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臨川人元獻公殊之曾孫也少學于小程子第  
進士累官權吏部侍郎請謁不行銓綜平允凡四選格法多所  
裁定除給事中在職二月論駁二十四事人皆憚之真拜吏部  
侍郎相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先生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及相  
倡屈己許和之說先生爭甚力又與張燾等廷爭之相使所親  
諭曰能曲從兩府地且夕可至先生曰畫桂之性到老愈粹終  
不為身計誤國家卒不能屈先生靜默如不能言及立朝論事

宋元學案卷三十

十

餽哨無所願避帝每稱曰卿可謂無忝爾祖矣

進士袁道潔先生概

附薛翁

袁概字道潔汝陰人少嘗學于河南二程先生舉進士免官避  
地口州西山中建炎初羣盜劫山先生又避于京房山谷聞王  
彥卿即其廬就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轉徙山南時進士屢  
試宣撫司或勸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鄰  
家薛翁以賣香自給鄰里莫詳其趨步先生以刺謁之薛翁慢  
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積日屢送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  
與之縱論六經薛翁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  
所以明道何以多為先生謹受教薛翁喜因以所學授之自是  
先生所為益純粹近古由關至夏口岳開府飛欲延致幕下先

生見而出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難乎免矣因家于荊州  
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大夫言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  
病作歿于二聖寺年七十無子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  
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于易理尤精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  
孜孜蓋天性然也與王樞密庶故善樞密家有伊洛遺書先生  
欲傳未能俄而樞密死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錄書畢遂  
行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鄉社義兵所在保保先生累以奇計  
破賊蓋先生當需才之際文章智畧皆足以資世用乃百不施  
一竟以窮死是可哀已薛良齋季宣其高弟也嘗為之傳且曰  
先生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則忘之矣  
參薛浪語集

宋元學案卷三十

十一

梓林謹案此傳本良齋所作先生傳少學于河南二程則  
本之良齋學案主一案語第攷呂范諸儒季明傳云謂  
二程受學二程謂小程子蓋以明道為大程即以伊川為  
二程也此二程則亦小程之謂耳

布衣焦公路先生瑗

焦瑗字公路山東人也嘗遊伊川之門以避地至鄆高憲敏公  
趙庇民童持之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于  
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史忠定集言先生以布衣  
入錢塘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  
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涵之  
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情出與物  
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為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  
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則已心



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為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為先生弟子也補

進士周先生純明

周純明字全伯澶淵人都官長孺之子也長孺受業康節早卒康節撫先生如子教之讀書因為求昏于伊川康節歿先生從伊川卒業喪其嫡母又有所生母之喪疑于為服為口伊川亦未決康節之子伯溫以問司馬溫公溫公答曰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主

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為服也會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所謂道同月者也今律令嫡繼慈養諸母皆服齊衰三年則固當同服而設位則當于他所蓋喪服小記妾耐于妾祖姑是其尊卑不可混也伯溫以語先生遵而行之

孟先生厚

孟厚字敦夫洛人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釋朋友閒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先生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

明固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消見焞之心也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先生與尹張范械邵溥送焉

馮東臯先生理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自號東臯居士陳恬叔易為作誌文尹和靖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和靖學涪陵記善錄者也和靖稱東臯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伊川問之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伊川曰願亦有一奇特事請問之伊川曰每食必飽參伊洛淵源錄

范先生械

范械雲濠案一作械洛陽人程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主

祥林謹案二程遺書伊川祭文後載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釋范械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溥暮出城是以後云

博士謝先生湜

謝湜字持正金堂人登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小程子之高弟也著有易記

謝山答臨川雜問曰謝湜子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

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

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為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李先生參

李參

梓材謹案先生端伯之弟學于伊川嘗集程氏春秋說附見武夷學案茅堂傳

徵君譙天授先生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後學易于郭氏郭氏世家為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蓋象數之學也先生後至京聞伊川講道于洛特往見之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靖康初中丞呂好問薦于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即位許翰又薦嘗甚與中貴人齟齬以衣食不受潛委金去先生袖而歸之上將擢用會金兵至不果復歸蜀愛青城大我之勝棲道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後以易學授劉白水勉之

宋元學案卷三十

古

胡籍溪憲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先生之餘意者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云有及相隨從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于程門是也是先生在程門私淑之列于諸弟子當分別載之然謝山于劉胡諸儒序錄言籍溪與白水同師譙天授于趙張諸儒言魏公常從譙天授遊皆自先生以上溯伊洛則先生固程門一大宗也萬氏儒林宗派因以先生為程子門人

翟先生霖

翟霖正叔先生之徒也嘗送正叔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正叔令轉倚勿背乃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其人形貌便不當慢或因質此語龜山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輕忽人

梓材謹案此段本在龜山語錄後以立傳

承議趙先生彥道

趙彥道程氏弟子

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先生蓋字景平取王道平平之義有問答語見程氏遺書

祕書唐先生棣

唐棣字彥思宜興人

參伊洛淵源錄

暢先生大隱

暢大隱字潛道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言先生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

古

范先生文甫

暢先生中伯

范文甫暢中伯二人不詳其名見唐彥思錄

舍人李先生處遜

李處遜字嘉仲洛人見唐錄後為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林先生大節

林大節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言其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先生閣中

張閣中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伊川文集

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蓋皆伊川之徒

待制邵澤民溥

邵溥字澤民百源之孫子文之子也進士第靖康初為戶部侍郎

高宗踐祚以例貶官紹興中復待制宣撫川陝師事晁崇福

梓材案原文作師事崇福十二父崇福蓋見子止詩文早有能從父諫之道奉祠崇福宮而終故謂之崇福云

聲有邵氏集十二卷

參郡齋讀書志

梓材謹案澤民嘗及伊川之門謝山學案謂記云大宋受命之寶建隆開基所創也圍城中副留守邵溥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于山東以為獻故序錄言其委蛇偽命則有愧于師門家學者矣

縣令李口口處廉

李處廉者永嘉令也紹興七年以賊敗詔貸死籍其資論者以

之攻伊川

宋元學案卷三十

梓材謹案是條本係謝山學案獨記以之為傳列于小程子門人之末亦取不致見也

荆門門人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別為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為五峯學案

和叔家學

邢先生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東平門人

通判何龜津先生兌

何兌字太和武陽人官于辰陽始為小吏南方會東平馬先生以御史宣慰請道一見賢之奏取為屬因授以所聞中庸于程

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東平以言事

請死先生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端物發言造事蓋無

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

于他經亦無所不學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晚以東平移

書偽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己功逮繫詔獄

削籍投荒終不自悔以卒其身先生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

蓋取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其子叔京屬晦翁

為之記

參朱子文集

雲漢謹案學案東平原傳以先生為邵武人邵武府志則謂上黨人重和元年進士謝山底本割載何兌龜津易傳龜津其自號也易傳今伏見朱氏經義疏

道源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

別為良齋學案

知州蔣先生行簡

別見泰山學案

公路門人

簽判沈公權先生銖

沈銖字公權定海人紹興五年進士簽書鎮東軍判官終承務郎嘗學于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

直莊敬端嚴造次必稱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

于家行尊于鄉而篤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先

生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先生一如之雖已極貴然

莫敢墮先生家法子煥炳

沈先生銖



沈先生銘 合傳

沈鐘沈銘簽判弟兄皆焦先生公路之高弟也其事公路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而假借公路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

梓材謹案此傳自謝山所作焦先生傳分立之原文但云沈簽錄兄弟先生之高弟也二先生之名據沈氏請補之

憲敬高息齋先生閱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並見龜山學案

東皇家學

知軍馮先生忠恕 別見和靖學案

天授門人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宋元學案卷三十

六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並為劉胡諸儒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知州馮縉雲先生時行

馮時行字當可蜀人嘗從譙天授遊紹興間以奉禮郎召對言

和議不可信引漢高祖分羹事為喻忤旨秦檜遂誦先生知萬

州尋抵以罪 參史傳

梓材謹案程沙隨述先生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川號縉雲先生其學傳于李舜臣又案先生之文號縉雲集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別為張祝諸儒學案

龜津家學 胡周四傳

縣令何臺溪先生鏞 別見晦翁學案

公權家學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公權門人

進士舒先生烈

舒烈鄞縣人乾道八年進士受業沈簽判公權為程氏之學其

先人嬾堂中丞直也 補

梓材謹案此傳謝山兼叙嬾堂今節之為士傳于士劉諸儒樓氏門人之末

教授孫先生允

孫允鄞縣人監獄吉甫之父也從鄉先生沈簽判學學以真實

為本教授鄉校者十年 參至正四明志

縉雲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

九

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李舜臣字子思并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

今推迹與廢洞見根本紹興末張魏公視師江淮先生應詔上

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

道二年進士第對策論金人世傑無可和之善考官惡為劄下

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有治聲教授成都府改知饒州德興縣

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

兄弟如初聞語學講說邑士皆稱易先生遂宗正寺主簿重修

裕陵玉牒嘗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

應書先生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舉劄類此尤遠于易

嘗曰易起于蓋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全畫而論非易也畫從



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子晚歲每為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錢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參史傳

梓材謹案黃勉齋為黃之道傳墓志云自宗正公以文學行誼為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為法

教授家學 胡周五傳

監獄孫吉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思家學

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子思先生長子也慶元初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以薦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三

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為工部侍郎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于此極也願亟降罪己之詔以回天心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初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先生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畏齋項平甫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辯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辭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參史傳

微之語

陳瑩中諸公但攻荆公坐象為僭不知三代典禮大亨先王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不立受今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第以坐視人主之拜跪為逆禮此學術不醇之過也

梓材謹案盧氏藏底謝山于是條標云入微之學案是謝山本為先生立一學案而序錄無之故以其家學並入于此

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

道命錄序

嘉定十七年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

宋元學案卷三十

圭

今百四十年矣愚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惇京檜佞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會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為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岐為二焉自數十年不幸儉邪譏諂之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為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



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係者天實為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為厄也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無者必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三

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禍福之際于道學也其庶幾乎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子思先生中子也雲濠先生由隆州徙居吳興先生少長讀

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

由進士第調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先生先生以義

折之棄官歸曦平詔以先生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時累遷

著作佐郎首言人才之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

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義取朱熹論語孟

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頌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

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語

侵先生先生不為動以著作郎出知真州提舉江東常平與漕

臣真西山賑饑窮冬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

眾攝宜州守行朱子社倉法入除兵部郎官辭未就李楠規當

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

賜諡文節先生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

一歸于正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子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

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于踐履氣節卓然于經史未有論

著曰學未至不敢于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

謁告真西山造焉臥榻屏開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

獨如此參史傳

梓材謹案魏鶴山為虞先生剛簡墓志云為鈞屬為華陽又得與成都范文叔季才少少約濠章李思元延平張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三

子真漢嘉薛仲章同郡程叔達李微之貫之唐安宋正仲漢嘉鄧元卿相與切磋于義理之會是先生兄弟固二江

諸子學侶也

雲濠謹案謝山奉臨川帖云古人師弟之閒相從不若

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吝其為弟子者如胡文定之于大小

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于朱子是

也文惠當是文節傳寫之謬四川通志作文靖又案宋史

端州李尚書大性諱文惠孝宗朝與陳止齋等以言事去

然未言其私淑朱子也

少保李成之先生性傳

李性傳字成之子思先生之子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

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

在先生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累遷起居舍人

兼侍講疏請復古喪制官至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

幾落職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 參史傳

秀巖門人 胡周六傳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別見鶴山學案

朱氏續傳

長史朱白雲先生石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終

宋元學案卷三十

三

呂范諸儒學案表

呂大忠 馬涓

汲公兄 張瞻

呂大鈞 子義山

呂大臨 周行己

並汲公弟 許景衡 並為周許諸儒學案

沈躬行

謝天申 並見河漢諸儒學案

蘇昞

並橫渠明道

伊川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表

范育

游師雄 子孃

种師道

潘拯

李復

田腴 呂好問

呂切問 並見榮陽學案

邵清 子整 蘇大璋

從子 景之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舜民

薛昌朝



並橫渠門人  
高平再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十一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呂范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  
完顏之亂儒術并為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畧于關學三  
呂之與蘇氏以其會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  
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种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  
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昉于閩書得  
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十一

得薛昌朝稍為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三呂及

其門人別為藍田學案今從

張程門人范周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呂大忠字晉伯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家焉父  
比部郎中黃六子五登科先生其長也皇祐中第進士歷知代  
州遼使至代設大據主席先生與之爭遼使屈乃移次于長城  
城北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時先生晉祕書丞丁艱  
議奪情副常卿劉忱報使先生辭未行忱已使回遼使又至召  
同忱入對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  
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是何言也先生曰然則安可以代北



啟其侈心忱曰大忠之言社稷至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先生之不可奪也先罷忱先生遂乞終喪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先先生奏對欲以計徐取橫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先生議不合紹述黨禍起降待制弟汲公大防連遭貶謫先生乞以所進官為量移徙知同州致仕卒復龍圖直學先生性剛毅質直勇于有為與其弟和叔大鈞與叔大臨俱遊于張程之門伊川曰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橫渠亦稱先生篤實而有光輝上蔡曰晉伯弟兄皆有見處蓋兄弟之既多且貴而皆賢者呂氏也先生為從官歸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于學者多面折其短而樂于成人雖汲公未嘗少假顏色也嘗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二

坐堂上汲公夫人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愠曰丞相夫人邪吾但知二郎新婦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為之媿謝每勸汲公辭位以避滿盈之禍云

附錄

上蔡語錄曰晉伯甚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甚愛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上蔡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呂大鈞字和叔晉伯之弟嘉祐二年進士授秦州司理監延州

折博務改知三原縣移巴西侯官涇陽以父老皆不赴丁艱服除以道未明學未優不復有仕進意久之大臣薦為王宮教授尋監鳳翔船務元豐五年卒疾革內外灑掃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歿先生為人剛質常言始學行其所知而已道德性命之際躬行久則自至焉橫渠倡道于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于橫渠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于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為先先生條為鄉約關中風俗為之一變范侍郎育表其墓曰唯君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敬德者矣子義山

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三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

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勸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酬博陳訟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

損而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

恃強陵人者知過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

不交謂諫愈甚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或作

人之舊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于拾克者專務進取不恤

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勵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

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求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

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威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四曰臨事不恪正事廢忘期會後

用度不節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

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

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

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

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己二十歲

曰長者謂長于己

曰少者謂少于己十歲以上

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

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

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

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

幼者謂少于一二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

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頭公服腰帶鞞笏無

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此外候問起

先使人白之或遇雨則尊長先使人論止來者

居賓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傳

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子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

服餘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

往還唯止服名紙同上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

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

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

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燕見則旅拜少者

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

命之坐則致謝說揖而坐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

退可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

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

俟于廡下或應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人請就階

上馬徒行則主人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

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

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曰凡遇尊

長于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于道側以

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



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  
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  
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  
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  
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  
馬揖之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送迎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  
可兼召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束明日交使相謝  
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皆坐以齒非  
類則若有親則必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  
不然若有親則必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  
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若特請召或迎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六

勞山饒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  
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于兩楹間置大杯于其上主  
人降席立于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卓西東向主人取杯  
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  
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  
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  
者以下為客飲畢而上客辭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  
拜則主人跪受如常若眾賓中有爵者則若昏會姻家為上客則  
儀唯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爵者則若昏會姻家為上客則  
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  
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  
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  
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  
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  
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  
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眾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或其家力有  
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  
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問葬  
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  
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  
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

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襦衫素帶皆用白生具酒果食物  
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  
人不樂不哭亦變而哭之及葬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  
禮用錢帛眾議其數如慶禮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七

而送之贈如贈禮或以酒食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  
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  
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  
哭而送之惟至親為過期年則不可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  
其違漫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二曰盜賊近者  
迫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  
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資四曰死喪人則助其葬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  
或問于官司或財則助其葬六曰婚嫁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  
所若有侵欺之者眾人力為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逐不檢亦防



察約束之無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  
合陷于不義則為解之或共家因而七日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  
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  
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  
近者為之告約正命值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  
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  
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  
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  
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  
善于籍以告鄉人

百家謹案朱子有增損呂氏鄉約改德業相勸為德業相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八

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  
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疾矣  
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不欲生則思慮  
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  
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殮以  
周其急朋友親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  
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為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  
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則助其事為志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沐椁見棺弓其從柩也  
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子從老附助葬于巷黨及垣日食老

曰某止柩執道右止哭以聽變其掩壙也壯者待盃坎老者從  
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 反哭人五十者從反哭四 袒而踊焉謂用車馬所知則照而  
羊並見十者待盃坎見雜記 袒而踊焉謂用車馬所知則照而  
士喪禮不足則踊焉知生者踊用布幣以助其 凡有事則相  
馬司徒教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游擯 斯可謂能救之矣  
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

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禮 主人見賓  
不以尊卑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常主也平日  
或主人先拜客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  
于常賓也見曲禮 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  
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  
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九

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于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  
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引之  
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  
代主人之 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  
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禳除供  
帳饋食之祭以為貽與購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無受焉  
必以他辭者 庶幾其可也

附錄

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其師說蓬蓬素志而前  
日之學博而反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  
講明井田兵制以為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皆可推行



丁比部憂自始喪至葬祭一放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一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百家謹案先生比部賁之第三子也既事橫渠卒業于二程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釋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橫渠嘆以爲秦俗之化和叔與有力焉又嘆其勇爲不可及也爲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使李稷檄爲從事既出塞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經畧安撫使种諤諤素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剝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先生告以稷言諤曰吾受將命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劔耳先生正色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十

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意折乃竟許稷還是非先生之剛折不撓正氣屈諤稷免矣彼平居高談性命臨事蓄縮失措視先生直如豕耳橫渠之嘆爲勇不可及信哉

真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和叔之弟兄弟俱登科惟先生不應舉以門蔭入官口不敢掩祖宗之德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

年四十七初學于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先生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始先生于羣書博極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伊川贊之曰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此詩可謂得本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十一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作我蠹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寤我室虛婦姑勃發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闕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姜定庵曰朱子評此銘謂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曾說著本意今細玩之立己與物私爲町畦此言未克以前事似亦無傷

未發問答

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與叔曰論其所同



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程子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于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與叔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程子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為天地可乎方圓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主

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于中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為近之粹材居和叔子案子傳見後與叔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程子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與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于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于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

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為中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與叔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厥中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安得不和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主

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程子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與叔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為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為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



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爾  
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

百家謹案此條即起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子  
劉子曰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即是獨中真消息也又曰  
一喜怒哀樂耳自其蘊諸中言則曰未發自其見諸外言  
則曰已發蓋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又曰自喜  
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  
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  
之發于外者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  
天道之元亨利貞呈于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  
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  
體之妙所以即微即顯即隱即見而慎獨之學即中和即  
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自喜怒哀樂之說不明于後世而聖  
學晦矣

語錄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  
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  
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  
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

以正其外難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云赤子之心視聽言動與心  
爲一無有外來擾和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卻是知能本  
然之體逮其後世故日深將習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  
能便失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  
之知能擴充至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爲不失獨夫子  
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  
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爲事事物物皆  
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  
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紅萬紫總不離根若失卻源頭  
只在事物講求則剪綵作花終無生意此說可謂盡赤子  
之心矣百家因思前未發問答中伊川云赤子之心不可  
謂中一語反不如先生之語無病蓋赤子之心如穀種滿  
腔生意盡在其中何嘗虧欠極大人之能事豈能于此穀  
種之外添得一物

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  
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  
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  
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



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自灑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

造自有淺深所得亦有大小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

夫問于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

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

甲坼其盛衰大小之不齊膏澤豈私于物哉

呂博士說補

必有事焉而勿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去

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

附錄

小程子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

了更不肯回

田誠伯曰讀呂與叔中庸解想見其人補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

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地

地了

宗義案朱子于程門中最取先生以為高于諸公大段有筋

骨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至其求中之說則深非之及為延

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蔡淵

亦云朱子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即先生之說也故學者但當于本原上理會不必言語自生枝節也

又曰與叔之文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百家謹案先生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

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

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

其論甚悉實可施行也呂氏六昆汲公既為名臣更難先

生與晉伯和叔三人同德一心勉勉以進修成德為事而

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巖異端之教富鄭公致政于家為

佛氏之說先生與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去

教于鄉此豈世之所望于公者哉鄭公謝之其嚴正如此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

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

都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

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

頃嘗以日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觀亦此日爾茅屋之下

容光必照亦此日爾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為隨其所居而

大小不同爾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朱子曰亦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四箴但緩散舉固講學中事也曾子

仁以為己任不如是何以進道而呂大臨克己銘方以不仁為

有己所致其意鄙淺乃釋老之下者補



博士蘇先生兩

蘇炳字季明武功人學于橫渠最久後師二程和靖初為科舉之學先生謂之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抑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和靖未達他日會茶先生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和靖有省先生令誦二程受學梓材案和靖未從明道此二程當作小程元祐末呂晉伯薦自布衣召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卒百家謹案先生得罪遭貶行過洛館和靖所頗以遷謫為意和靖曰當季明上書時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當欣然赴饒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先生渙然冰釋孫鍾元先生曰季明能成彥明于始彥明能成季明于終朋友之益大矣哉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大

附錄

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能修省言辭便自要立誠若是修省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然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

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初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讀書卻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橫渠門人 高平再傳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范育字巽之邠州三水人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橫渠學以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諭之曰書稱聖謨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橫渠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戰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支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坐劾李定親喪匿服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九

罷御史知韓城縣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從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履脅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龍圖游景叔先生師雄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受學橫渠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寨訪于先生對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



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過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搆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乃擇先生與邊臣措置聽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先生欲先發以制之請于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先生曰在謀不在眾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卒破洮州擒鬼章捷聞百寮表賀遣使告永裕陵言者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歷集賢校理權副陝西轉運召商闕哲宗勞之曰洮河之役可謂高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惟將士勦勞未錄此爲歎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帝數訪邊防利病先生具慶歷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歷知邠州河中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子

府秦州陝州進直龍圖閣自復洮之後諸國悉入貢卒年六十六先生之學以經世安攘爲主非瑣瑣章句曠曠其精神以自列于儒者之比也故其志氣豪邁于事功多所建立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

謝山游景叔墓誌跋曰游先生墓誌雖言與橫渠遊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觀其篆則章公棗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鑄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此爲之喜而加餐

梓材案宋史云學于橫渠

忠憲种先生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洛陽人少從橫渠學以祖世衡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

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洛州防禦使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賊底城八日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重賞爲都統制拜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之盡護諸將諫曰鄉有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遂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乎貫不能對先生諫宜許之又不應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致仕而用劉廷慶代之廷慶敗績虛溝帝思其言召用之已復致仕金人南下越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先生方居南山豹林谷間命卽至洛陽以其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卒贈開府儀同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子

三司後加贈少保諡忠憲

祖望謹案橫渠弟子埒于洛中而自呂蘇范以外寥寥者呂蘇范皆以程氏而傳而南渡後少宗關學者故洛中弟子雖下中之才皆得見于著錄而張氏諸公泯然可爲三歎予于宋史得游种二公于晁景迂集得張舜民于童蒙訓得田腴于程子語錄得薛昌朝于閻志得邵清而潘拯乃關中一大弟子竟莫得其詳

潘拯仲先生拯

潘拯字康仲關中人嘗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于不同不知如何持守程子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參程氏遺書



梓材謹案此條見遺書卷十五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  
伊川先生語或云明道先生語又案伊洛源流錄龜山語  
銘云凡公卿大夫之賢者于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  
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進或年齒居長  
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盧全歐陽  
元以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于父兄居則侍立  
出則扶履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之于仲尼近  
世呂與叔潘康仲之干張橫渠是也據此則先生之事橫  
渠可知矣

修撰李涵水先生復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雲濠案先生世居開封祥符以父官關  
右遂為長安人朱子語錄稱爲開人蓋  
傳寫之誤學者稱爲涵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先  
生于呂范諸子爲後雖然猶及橫渠之門紫髯修目負奇氣喜  
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工詩崇寧中邢恕爲涇原經畧使謀  
立邊功以洗誣謫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重

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先生方爲熙河漕使詔  
下委之先生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  
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安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  
平原廣野以車可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翥  
不如是之迅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  
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安能收功  
非若古時之可用也臣聞此議出于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  
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  
于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于  
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  
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負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

逃亡棄車于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  
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又乞罷造船奏云經畧使乞打船五百隻  
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一  
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釘  
鞣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怨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  
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  
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關不及一丈深止一二  
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  
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  
積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  
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重

學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上徽宗感悟罷之已而卒以議  
過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關中先生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  
強起之知秦州空城無兵卒死于賊修  
祖望謹案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洪文敏公特載二疏于隨  
筆中稱其忠鯁然似未知先生之死事者若知之則宋史  
曾經文敏之手不應但附見之邢恕傳中也予讀樓宣獻  
公集始得之先生論孟子集義養氣之旨謂動必由理故  
仰不愧俯不作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  
有鬼責自歎于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假也朱子稱其能  
得大旨所著有涵水集今無傳予從三館中得見孔樂大  
典則先生之集在焉雲濠案涵水集四十卷乾道間刻于  
饒郡卽朱子所謂信州本後多散佚







吏部侍郎兼侍講時儀公引范恭獻公純禮為右丞而召劉公安世呂公希純還禁從以先生列九卿朝班有起色門下侍郎李清臣恨之首罷右丞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使不得入朝又出先生以龍圖閣待制知真定儀公不能過也會布為右相亦惡諸君子范致虛乃奏曰河北三帥連橫恐非社稷之福于是安世希純同日報罷而先生亦以改同州謝表言紹聖逐臣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坐訕謫落職知鄂州然清臣亦為布陷出守北京先生遂坐元祐黨籍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尋復集賢殿修撰致仕其歸也杜門自守不見賓客時為山游跨一羸馬葛巾道服飢則啖麪一甌人皆服其清德紹聖中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少慷慨論事其使遼也見邪律延禧為皇太孫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姬侍因著論以為他日必有張義潮挈十三州以歸朝者當不四十年見之其文豪邁有理致而尤長于詩自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雲濤集畫墁集今存八卷先生之從橫渠學見于晁景迂集中他書無所攷也攷橫渠之卒先生為之乞贈于朝以為孟軻楊雄之流且景迂及與先生遊者必不妄惜平畫墁集今世無是本子雖曾從孔樂大典中見之而未得鈔其論學之緒言耳補

梓林謹案謝山所節皆微重蒙訓有一條云崇寧間張公某更既歸歸門自守不交人物時獨遊山寺芒鞋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添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今檢謝山補撰張先生傳已入其中則此乃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采入諸學案而未刪去者也故于崇寧學案節之

殿丞薛先生昌朝

薛昌朝字景庸橫渠門人嘗為御史論新法程子嘗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初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于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陳古鑑嘗薦先生于朝曰才質俱美持法端直可置臺閣時先生為殿中丞充秦鳳熙洛路句當補

晉伯門人范周三編

臺諫馬先生涓

馬涓字口口南部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員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賣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聞之上蒼矣願若家富貴涓不絕及生先生因以夢中語為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晉伯帥秦州先生入判幕府自稱狀元晉伯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先生自以為得師焉後立朝為臺官有聲崇寧二年陷黨事安置吉州參姓譜

附錄

口口口曰馬涓官南京元城在焉馬涓廷試日元城作詳定官所取也而涓不修門生禮元城微不喜客以告涓曰不然省闈專設主文是以有門生之稱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可稱門生于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元城聞而是之自是甚懼補



太學張先生贈

張瞻字景前□□人晉伯為秦帥先生之父為倅造之聽講及入太學晉伯曰微仲弟不必見不如見與叔弟其時汲公為宰相而晉伯以為不必見則知先生蓋亦有志于實學者也和叔家學

呂先生義山

呂義山字子居和叔先生之子也范侍郎育稱其能紹家學亦嘗請業于程門與叔嘗致書伊川先生書曰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唯望乘閒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是先生能傳程門講席往復之語其有得于學可知矣伊川與與叔先生解中字不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天

可即謂之性先生對以中者性之德伊川以為近之補

祖望謹案和叔止一子見行狀則義山之即為子居無疑程子集中註云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夫和叔之子即義山也一云二字蓋門人不知而誤增之胡文定公又疑其為邢子居則尤無稽之言關中自南渡後道梗不通接藍田學派遂至無徵今僅得列名學案而其生平之詳不可得而攷矣

藍田門人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並為周許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閭門謝先生天申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景叔家學

高平三傳

運使游先生熾

游熾殿院師雄子也知真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虜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縣輸糧調牛車所在鼎沸惟先生寂然無所為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訴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尚未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矣先生曰使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先生乃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先生曰不然吾所以不徵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先生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天

齋輕費往繙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一為區處畢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全集米價頓落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先生為河北運使參北地輿彙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標目有先生之名而未為傳其名作議蓋本施氏北窗炙輿也近得游景叔墓誌石刻于諸味青學博星杓蓋景叔諸子名皆從立先生為景叔第三子舉進士則作熾為是云

誠伯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崇陽學案

彥明家學



邵蒙谷先生整

邵整字朱舉彥明子自號蒙谷遺老與從口景之以家學自相

師友教授生徒常百餘人邑人蘇大璋從之遊終其身先生少

嘗從合沙鄭少樸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參姓譜

教授邵先生景之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蒙谷門人高平四傳

知州蘇雙溪先生大璋

蘇大璋字頤之古田人也學于蒙谷先生少穎悟年十三通周

易成慶元進士為道州教官以闡揚正學為己任召試館職除

正字遷著作郎力言禁錮道學之非忤大臣意遂累章丐外知

吉州歸自號雙溪補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三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終

周許諸儒學案表

周行己

族孫 去非別見徽麓諸儒學案

吳表臣 子松年

曾孫 濬

潘凱

方朮別見水心學案

王十朋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鄭伯熊 弟伯英

浮世私故 從弟伯謙

胡一桂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一

別見朱鑑學案 節類續傳

陳傅良別為止齋學案

葉適別為水心學案

陳亮別為龍川學案

蔡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朱伯起

附木待問

林光朝別為艾軒學案

呂祖謙別為東萊學案

並公叔講友



郎鵬舉 附見龍川學案  
張淳 別見日齋學案  
並景望同調

李迎

許景衡

林季仲

林叔豹

林仲熊

林季狸

別蕭振

謝天中

並伊川蓋同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表

二

安定濂溪橋

渠再傳

高平三傳

從弟 琪

伊川藍田塘從子

與深父門人

安定濂溪橋從子

渠荆公管氏再傳

劉安節 弟 安禮

劉安上

戴述 弟 迅

鮑若雨

潘閔

陳經正

陳經邦

陳經德

陳經鄂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趙霄

弟 雷

張輝

子 孝愷

諸葛純

子 說

蔣元中

並周許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表

三

蔡元康

潘安國

並川許學侶

徐誼

別為徐陳諸儒學案

劉軫

子 天益

並不歸續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周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子故謂為晦翁未成之書今為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十一

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啟象山一派

述周許諸儒學案梓材案周許諸先生原列永嘉學案之一謝山序錄始定為周許諸儒學案

程呂門人

胡張再傳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學者稱為浮沚先生少而風儀秀整語音如鐘十行並下遊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先生獨之西京從伊川遊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賈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為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亦稱之呂與叔時在同門先生亦師事之豐清敏公為司業一日騶從闕于堂下先生上書規之清敏為巽謝焉時兩賢之成元祐進士求監洛中水南緝場以便

從學先生未達時從母有女為其太孺人所屬意嘗有成言而未納采至是其女雙瞽而京師貴人欲以女女之先生謝曰吾母所許吾養志可也竟娶之愛過常人伊川常語人曰某未三十時亦不能如此然其進銳者其退速當慎之其後先生嘗屬

意一妓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也又曰此似不害義伊川聞曰此安得不害義父母之體而以偶賤倡乎謝上蔡曰恭叔不

是擺脫不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倒耳胡文定曰恭叔才識高明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便長進矣崇寧中官至太學博士願分

教鄉里以便養親許之尋教授齊州大觀三年侍御史毛口勅

先生師事程氏卑汗荷蟻無所不為遂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

學宣和中除祕書省正字卒于鄞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

梓材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十一

樂陳直齋書錄解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雲濠案周博士集三十卷本之嘉應

温州府志攷宋史藝文志稱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溫志蓋傳謄也永嘉大典本浮沚集八卷見四庫書目

子從永嘉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者先生以偶墮狎邪之

故遂為謝尹諸公所譏然攷其晚年所造似已為不遠之復未

可以此一節抹殺之晦翁謂先生學問靠不得者恐太過也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南渡之後

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謂永嘉之學規千載之已絕

退而自求克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于前鄭承于後然則先生

之功不可沒也

浮沚語

先生教人為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

先生教人為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



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補

百家謹案伊洛之學東南之士龜山定夫之外惟許景衡

周行己親見伊川得其傳以歸景衡之後不振行己以躬

行之學得鄭伯熊為之弟子梓材案鄭先生為許景衡私淑弟子其後葉適

繼興經術文章實有其文其徒甚盛

祖望謹案浮沚時與許景衡劉安節交上載述趙霄張輝

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族孫去非為張南軒

高弟

附錄

先生作浮沚記曰子浮雲其仕茫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

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傲室浮光山之下古西射堂之遺址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三

蕞然小洲綠以勺水予視吾生若漚起滅不常若萍去爾無止

于是名之曰浮沚其西為閣名曰滙閣其東為軒名曰萍軒其

北為室名曰桴室室者室也室吾心之陰幽不善也其南引舟

而渡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

而為洲因洲而為室因室而為名因名而為義皆浮義也故吾

不獨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獨浮其居又且浮其生有之而

何得無之而何失古之有道者貧而樂窮而通豈謂是與非曰

能之願學焉補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也學者稱為橫塘先生伊川講學浙東

之士從之者自先生始成紹聖進士屢仕至殿中侍御史東南

之未定也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依舊徵之先生

疏言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者之多寡以為歲額之高下今被

兵州縣戶口減半而歲額必使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三

疏得請燕山之役力言重貫不可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言諱

積罰未稱罪時以用兵故誅求益甚先生言財不足當節用民

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日支約三十六萬緡今費一百二

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管轄諸役花石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

員以點檢文字祇應準備為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

置辭費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子僥倖之請求宜一

切省絕常賦之外又以買糴為名與其他抑配者不可一二數

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產相屬為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四

予王蔡亂政日甚先生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亦久

不除雖近例以三公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

有任屬安可虛位况近年賞罰備濫官吏猥多姦賊狼籍財匱

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彌月京東淮東積水

害稼此正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望博考公議慎選忠賢以

補政府之闕王黼大怒適知洋州吳巖夫以書抵執政言先生

之賢而誤達于輔以是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中丞陳過

庭引親避嫌改太常少卿兼諭德已而除中書舍人上書論人

君心術及時政而耿南仲以舊學執政深惡鯁直之士李光程

瑀相繼被斥先生爭之會過庭拜中書侍郎先生復引嫌南仲

乃誣先生視大臣進退為去就與同官晁說之俱罷胡文定公



爭之不報已而有詔召還則京師被圍道梗信絕高宗即位之  
八日以給事中召至則除中丞時宗忠簡公守東京小人撼之  
先生力言其不可罷又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  
浮費輕賦役慎命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汰奸貪抑親黨申  
公論以革往事之弊浙西軍變提刑下招安之令既降請授以  
官先生謂作亂而反得受爵非政刑也罷之惟駐蹕之議則李  
忠定公主南陽宗忠簡公主還京而先生獨請東幸建康黃潛  
善之兄潛厚爲戶部尚書先生極論其不可乃罷尚書之命猶  
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再疏言之高宗甚向用先生遂拜右丞  
入政府而潛善等益忌之初先生謂天下方多事當調和同列  
以求濟已而嘆曰調和不可爲也則請開爲上極言之潛善等  
益恨會議改鈔法先生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  
鈔法最甚尤而效之奈何遂止有從臣汗偽命者宰相以其有  
文欲復使典制先生曰是大辱國此而可用孰不可用也或謂  
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于禁中設壇望拜上以爲問  
先生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潛善等惡宗忠  
簡公諂之不已先生廷辯之曰澤忠義之節居守之功非特臣  
能言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強敵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左右  
大臣不可諉者默然初李忠定公爲相遂定南陽之議忠定去  
位議亦罷而忠簡累請還京先生獨謂三鎮未復不宜居危地  
南陽漕運不繼且當居建康及金人攻汜水高宗尚在廣陵先  
生請幸建康益力會有傳信王榛將入洛者高宗懼遂下還京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五

之詔汪黃實主東幸而故以渡江之議罪先生以資政殿大學  
士奉祠先生聞還京之舉憂之至瓜洲得陽疾舟至京口而卒  
夷攷當時之議自以李宗之北面爲是而東幸爲怯此不足爲  
先生諱也然汪黃本主東幸及捕于傳聞始議還京而借渡江  
之議以傾先生是則小人之醜正可爲太息者且汪黃之主東  
幸特以自便其私而先生則主于擇險而守其所見正不同及  
夫倉卒下還京之詔漫無收聞之備羽書猝至狼狽渡江然後  
知先生之早計較之李宗雖有過而小人當斃死矣故先生既  
卒而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無如張  
恕許景衡者賜諡忠簡明年先生夫人胡氏乞借所敝官屋詔  
以給其家所著有橫塘集二十卷雲濠集橫塘集四庫全書爲二十卷子從永樂  
大典中曾見之以下補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六

先生論學詩

吞兩學者學古之道惟古善教有倫有要其學維何致知格物  
反身而誠物我爲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閣門謝先生天申

謝天申字用休瑞安人也見于伊川語錄和靖先生亦雅重之  
以賢良薦知閣門

祖望謹案晦庵伊洛淵源錄用休名天申而止齋集名個

豈其人有一名耶

梓材謹案陳止齋重修瑞安縣學記云始林介夫先生不  
爲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既而許公景衡與沈公躬行謝  
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問學  
此卽謝山所謂止齋集名個者亦據此可見許謝二先生



皆從藍田遊矣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也不喜舉業之學而好古學講明禮經喪葬之制初從塘奧先生林石遊安定古靈之再傳也已而從伊川兼師同門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卓然以聖賢為依歸王氏廢春秋先生獨手摹石經春秋藏于家云梓材案王氏廢春秋句猶仍葉水心之說

謝山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曰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

字不存人閒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尙見于藏書之目

亦異事也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

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攝而有之其孫體仁閱以度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焉子為名曰深明梓材案體仁字仲一別見止齋學案又案慈湖作深明開記謂彬老為仲一族

曾王父則仲一乃彬詩曰唱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焚

老從曾孫非其孫也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子致嘉祐本當宋時流

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

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辨

之矣且荆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後世有

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辯與

梓材謹案浮沚為先生父子正墓誌云洛陽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鄉先生林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資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據此則先生又為龔氏門人

伊川門人 胡周再傳

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也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子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太學成元符進士主諸暨簿祭酒率其屬表畱太學不報尋除萊州教授未行改河東提學管勾文字召對便殿先生言春官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即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先生與許公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常少卿為官宦所誣劾請守饒州饒大發廩賑之又檄勸郡無過編軍儲不足他州皆強取諸民先生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市人為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先生安集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饒之民遮雷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先生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昕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開佛寺以處

之欲發廩更以為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先生弗聽大疫命醫治之其全活者無算政和六年卒先生從事于致知格物存

心養性之說久而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

恚辭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道鄉鄒公得罪與其厚

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先生泰然已而哲宗有之

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先生歸功于監司其待胥吏不以刑

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

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清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或有問先生



于伊川者曰未見他進處只他守得定不變亦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之矣所著有劉左史集四卷非足下也許橫塘銘先生慕曰溫溫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敦球始乎致知物斯格沈涵充積卒自得眾人巧智獨敦朴眾人迫隘獨恢廓眾人利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而樂

大劉先生語

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致知甚難

學者須至于大

至誠可以蹈水火

作文書道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九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大劉語六條今移入明道學案者一

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劉安上字元禮左史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忠宣公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為大小劉先生以別之成紹聖進士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陸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先生而奏蔡京罪狀數十退復以疏言之而京自若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俞允未即顯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帝容盡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段為墟其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

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結為死黨其罪五也株連羅織冀射異議其罪六也臆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己者編廢二十餘人其罪七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泐興化之讖水其罪九也孟翊張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京時大觀二年也于是中丞石公弼諫議大夫張克公復與先生廷劾之京始罷相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劾給事中蔡密以道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侍班暝日上輕君父時論偉之尋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徽猷閣待制陞知壽州婺州邢州皆有聲已而陞壽州為府復以先生守之又知舒州奉祠建炎二年卒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十

先生在言路嘗曰吾仇怨滿天下矣然吾職所在吾無心也故其章奏多不存者所著有劉給事集三十卷今止五卷非足本雲濠案薛嘉言所作先生行狀稱有詩五百首雜文三十卷然焦城國史經籍志載其集實止五卷蓋兵燹之餘後人掇拾而成也

祖望謹案先生之風節峻矣願見景迂作客語謂道鄉之貶舟子參之先生取舟子決之此必傳聞之妄也先生兄弟同學同志方道鄉之貶左史送之而先生乃辱之得無類司馬牛之兄弟乎且道鄉初貶在先生未為御史之前其時先生一官錢塘再官縉雲三官登州皆非道鄉貶謫之路所經若其再貶則先生為御史矣于歲月亦皆不相合况先生冒不測之禍以糾蔡京而官辱道鄉以媚之乎



晦翁又誤移此事屬之左史則以送道鄉之人而反汝其舟子又事之所必無者也

小劉先生語

天下未嘗無才也作而成之才不可勝用矣

能制于外者則能養其中

拱而尚右此信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信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非自得也

今長吏多以捕獲功自列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為

教授戴先生述

戴道字明仲永嘉人也孝友直諒少工于文嘗試廣文館趙挺之得其卷以為老儒擢異等而先生未冠也先生為小劉先生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士

妹婿遂同遊于程門求為己之學居父喪廬墓盡哀成元符進士不樂為簿監等官辭之不得賦歸去來投檄去起為臨江教授居母喪病于倚廬或請遷于內先生不可六日而卒周浮泚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既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若有自得方沈涵充積日進不已而年止三十有七可謂不幸也已先生弟迅字幾仲私淑洛學于其兄時稱為大小戴先生門人合其文曰二戴集幾仲別有晉史屬辭三卷

鮑敬亭先生若雨

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也學者稱為敬亭先生張思叔敬亭記曰商霖從學伊川先生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為同門之畏友伊

川嘗令與和靖講明口口睦州之亂率其門人捍禦有勞有司奏功力辭不受所著有伊川問答餘敬亭集

敬亭語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而不同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者

痛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

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

此亦豈知為族兄耶或告曰公之族兄弟也既而惘然相從無

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

知大本則視天下人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誠善喻

人之初生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士

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以務本而曰孝弟為仁之本蓋謂為仁者必本于孝弟先生曰如此尋究甚好

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

敬其父母矣故曰盡其道謂之孝弟

隱君潘先生閱

潘閱字子文瑞安人也與敬亭諸公入洛從伊川嘗以子夏子張之論交為問伊川曰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先生退而有得志趣高遠見當時政事混濁黨錮之禍正烈遂隱



居不仕

陳先生經正

進士陳先生經邦 合傳

陳先生經德 合傳

陳先生經郭 合傳

陳經正字貴一平陽人也與其弟經邦從伊川遊謝持正之見伊川也貴一實介紹之經邦成大觀進士字貴新貴一貴新皆有問答見語錄其二弟經德經郭亦私淑洛學者平陽學統始于先生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貴一嘗一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為我

梓材謹案謝山以經德經郭為洛學私淑然或溫州舊志謂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郭亦私淑若兩俱受業二程之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三

門二程謂伊川也儒林宗派亦以為程門弟子第以經郭為經邦弟經德為經郭弟許橫塘為其祖宗傳志云男孫九人經德經郭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權則經德最長而經邦經郭經正皆其弟也橫塘親見諸陳且謂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遊許某則其同在程門而非私淑可知矣

周許講友

學正趙先生霄 附弟霄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也十歲賦猛虎行甚工少孤從父豫析其產先生悉以屬之兄入太學與橫塘諸公為洛學成崇宣進士官濟州教授導諸生以躬行之實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為之不變時稱為趙顏子官至太學正先生弟霄字彥澤學業亞于其兄大觀中以八行舉恥其為蔡氏所設科力辭不赴方賊之難同縣令王公濟守禦有勞既卒縣人祀之許橫塘稱其臨大

節而不撓視古人為無愧云

學錄張草堂先生輝

張輝字子充永嘉人也自六經諸子史百家之說皆通習而辨析之性篤孝居喪哀毀不自勝築霜露堂于墓側棲止其中有甘露降于庭學者爭請識之曰是自銜也與橫塘諸公日從事于治氣養心之術學者從之益多政和中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累仕為洪州教授以薦為國子學錄所著有草堂語錄學者稱為草堂先生

上舍蔣先生元中

蔣元中字元中永嘉人也見道超卓與橫塘諸公為洛學嘗作經不可使易知論太學諸生盛傳誦之至刻之石而張文忠公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古

橫浦亦時時為學者誦之方元豐中太學有永嘉九先生之目即劉許以至沈蔣九人也張氏趙氏疑未見伊川者蓋私淑也然永嘉之為洛學者尚不止此蓋指其同時在太學者耳

周許學侶

上舍蔡先生元康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也初入太學慨然嘆曰學止科舉而已邪所見賢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崇寧中遊京師謂其友曰連日不樂得非吾親不安耶馳歸果父病尋愈學以誠正為本龜山道鄉了翁皆重之道鄉臨歿告以死生之說并學問源流甚詳嘗失金有得諸同舍僕中者以告曰此非吾金也尋以八行薦未報而卒橫塘為志墓



潘先生安固

潘安固字仲頌平陽人也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嘗舉八行不就一日行市上負薪者誤觸其巾墮溝中皇遽弛擔謝罪先生撫而遣之曰汝行矣吾自取之以上補

浮沚門人胡張三傳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也大觀初進士高宗時累官右正言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其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先生不答坐罷復起知婺州尋進直學士晚號湛然鄉論推其清約朱史謂其源流得之陳忠肅公了翁而不知其為浮沚先生高弟永嘉諸公之傳其最達者先生也修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五

通守李濟溪先生迎

李迎字彥將濟源人也累官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若上嘗自贊曰三仕三已應緣而進一邛一壑倦遊而歸其高致如此先生為永嘉周浮沚先生婿因得聞伊洛之說其居若上口口招提中日手鈔聖賢治心養性之學有濟溪老人遺藁一卷周益公序之又表其墓補

橫塘門人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運副林先生叔豹合傳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永嘉人也雲濠案先生自號虛山人嘗僑寓暨陽竹軒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而先生與叔豹叔蓋其祖貫也

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建炎抗卒之亂先生勇帥士兵捍截有功高宗幸永嘉先生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吳表臣並召見授臺官累遷吏部郎乞重民牧之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為縣令似乎不情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郎官貴以斯民為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今請以臣為郎官作令之始專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再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陛下能用之乎不然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生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雲濠案竹軒雜著今存六卷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為李綱行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未

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按慈溪縣郭之降將蔣安義獻屠城策以媚金求知明州德惠自慈帥兵入杖殺安義姦民以定累官江東副轉運使補

祖望謹案先生兄弟遺書不傳然嘗見直閣送虞仲琳詩云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壑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把手沙頭莫言別與君原不隔江湖則已開象山宗旨矣

林先生仲熊

林先生季經合傳

林仲熊季經與叔豹皆竹軒弟也皆知名參直齋書錄解題別附



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也橫塘許忠簡公婿故少受業于許氏成  
重和進士為婺州兵曹忠簡赴京振祖道曰丈人至朝廷幸勿  
見薦今執政多私其親故丈人宜革之忠簡肅然是之高宗幸  
廣陵東南雲接一日發卒數百挾刃倡亂振安輯之秩滿數年  
不調執政交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久之以親老求去章七上不  
許乃面奏曰臣事親之日少事陛下之日長惟聖慈哀憐之遂  
外補已而復召為祕書郎當是時伊洛之學盛行其稱程門再  
傳弟子最有聲者上蔡之門則朱震龜山之門則張九成喻樵  
高閔橫塘之門則振而閩人劉子翬以私淑起見李心傳未幾  
宰相趙鼎為秦檜所排遂以專門之學被詆凡宗伊洛者指以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七

為趙鼎胡寅之學貶斥無虛日振始稍諱其傳與句龍如淵等  
附于檜以此累遷至工部侍郎既劾劉大中罷其參政鼎曰振  
意不在大中也而振亦私謂人曰丞相殆不待論當自為去就  
矣未幾鼎罷然振亦出知台州又坐薦李光之黨楊燁再謫池  
州君子薄之晚年起知成都府頗有惠政以敷文閣學士卒官  
雲溪案學士著有文集二十卷○以下補

祖望謹案薛文憲公浪語集所作振墓志無貶詞而王忠

文公蕭家渡詩頗稱其名德殆出于鄉里之私乎今重為

論定庶以警後世之反覆者

石經家學

沈嘉慶先生琪

沈琪字東美彬老從弟行義如其兄聚族而居寢舍飲食皆放  
古制學者稱為嘉慶先生

提刑沈先生大廉附子季豐

沈大廉字元簡石經先生從子也傳其家學紹興進士為樞密  
院計議官尋除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  
罷先生力陳其不可俄而中書舍人凌景夏相繼復爭之俱不  
報自以不得其言力求外補遂以直祕閣提刑福建卒王公梅  
溪輓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卻百年身九先生之後能世其家推  
周氏沈氏張氏子季豐字儉光亦躬行之士止齋宏父諸公並  
重之

論語說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八

三年無改黃繼道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三年之內于父所行或  
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昔居先君之喪于哀苦中得  
此說甚以為合于人情也

宰子晝寢黃繼道引禮記問疾之說以為宰子好內而懷安藉  
以為不然宰子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極至是也但昏惰  
無精進故責之

胡五峯曰范伯達亦云然

如有所立卓爾黃繼道以為顏子去聰明智力而後有所得其  
論為妙

胡五峯曰聰明智力豈可去去之則入于空矣

梓村謹案謝山所節沈元簡引黃莊定之說七條其專為  
莊定說者四條移入武夷學案



主簿沈先生大經

沈大經字元誠石經先生從子也通物以性成身以行後進登其門咸有所裁正在家尤嚴肅妻子莫不化之用累舉恩主漳浦簿奉南嶽祠沈氏自石經紹正學先生與其兄大廉並稱克世而先生惜未見其施云

大劉家學 胡周三傳

劉先生安禮

劉安禮字元素左史同產弟也學于左史于書無所不讀有才氣宣和辛丑睦州之亂劉教授士英科義兵永嘉士子助之者鮑敬亭與先生皆佐方畧盜至共守城有功朱漢上與之厚敬亭病于京師先生以師友之誼不遠二千里往視得疾遂卒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九

時論惜之

草堂家學

架閣張先生孝愷

張孝愷字思豫草堂先生子傳其父學紹興庚辰進士官架閣止齋先生婦翁也 以上補

草堂門人

諸葛先生純

諸葛純永嘉人其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由是聞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詣葛氏師友媼姬云 參陳止齋集

浮江續傳

胡張四傳

通判周先生去非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湛然家學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吳松年字公叔湛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于文時以為有孫覲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為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答天意固以心為對先生善折獄其在明州出死囚數人其在南劍州亦然暇則之學宮與諸生講經義課政以畏入朝政府將以為郎官孝宗以其治郡有聲再令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唐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于進愆而澹介而通于兄弟九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 補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十

公叔講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附弟伯英

鄭伯熊字身望永嘉人與其弟歸愚翁齊名時人稱為大鄭公小鄭公先生少慕呂申公范淳夫舅甥之為人行己一以為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已而直見道體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為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先生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



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縮再役先生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  
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  
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  
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諡文肅方秦  
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  
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吳  
湛然沈元簡其晨星也先生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  
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子閻中由是永  
嘉之學宗鄭氏大鄭公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爲方峻小鄭公喜  
賢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絕必引進之乾淳之間永嘉學者連  
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爲渠幸嘗見張宣公之文謂歸愚  
曰世以爲是人志于功名者謬矣是學人也嘗納交焉呂成公  
尤重之先生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惻惻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  
義無一言不關于教化願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敦歷中外不自  
陳年勞以求磨勸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視  
其兄又別爲一格每慷慨論事自謂一日得志必欲盡洗紹聖  
以來弊政復還承平之舊隆興元年進士第四故事以甲科高  
第入仕者每易進用文肅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先生性  
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  
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己  
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先生笑曰此冗官也  
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耶竟以疾辭論者以先生兄弟性行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圭

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文肅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  
有題語有記聞雲濤案先生集已不傳今  
惟數文書說一卷行世判官有歸愚翁集二  
十六卷今皆無傳良可惜也修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于渠者

正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

文節林文軒先生光朝別爲文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景望同調

即先生屬舉別見龍川學案

監獄張忠甫先生淳別見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圭

架閣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家學

主簿諸葛先生說

諸葛說字夢叟其父草堂先生之甥永嘉人也得其外家之傳  
紹興庚辰進士以祿不逮親無意于仕名其園曰良園室曰儂  
室以正學教其鄉人晚年以薦主長樂簿史越公帥閩重之延  
居幕中多所諮訪且薦之朝而先生卒矣嘗自言讀書二十年  
得一健字補

平陽續傳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先生軫 附子天益

劉軫字德與平陽人也嘗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  
心而不豫防則快者終害也怒將以懼人過怒適以自傷也能  
將以致譽矜能適以召謗也凡此皆非淺心者所能知所著詮  
心指要二萬餘言子天益傳家學有筠坡集膏應嘉泰賢良上  
書極陳時政不報 補

梓材謹案是傳原底有學于止齋四字謝山抹之云恐是  
徐子宜之徒又標題云欲附張忠甫傳是皆疑而未定今  
列徐子宜為平陽續傳而以先生次之于張忠甫亦不相  
遠云

景望家學 胡張五傳

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三

之書十一卷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  
致太平之述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  
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屬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  
欲以官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于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  
也其書為目三十日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  
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  
官術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  
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為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  
度類聚貫通設為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  
以明古法之善 參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太平經國書自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夫子  
蓋永嘉周浮沈沈彬老諸子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

鄭景望又私淑浮沈以綿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  
為景望家學無疑也

景望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別為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通 別為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為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朱先生伯起

朱伯起口口人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為友景望愛其質醇以為

近道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 雲濠案謝山樹記謂  
先生著有陰陽精義

二陳君舉欲為之序不果水心序之 多葉水心集

別附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三

侍從木蘊之待問

木待問字蘊之永嘉人也隆興癸未進士第一累官太子詹事  
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鄭文肅弟子待問以大魁官至侍從然  
無所表見其于師門九等人表當在下中荆溪吳氏言其貴後  
頗悔歸愚而侵其居則又小人之靡也 補

石經續傳

沈先生體仁 別見止齋學案

湛然續傳 胡張六傳

監倉吳子量先生濬

吳濬字子量表臣曾孫世其家學篤志窮經櫛沐俱廢嘉定閒  
葉味道陳埴以朱學顯而先生從遊之士過之潘凱方來其高



弟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初名淳登淳祐第監平江府大軍倉秩滿將處以京秩弗就注青田令歸則先生出處可考矣

子量門人 胡張七傳

待制潘先生凱

潘凱字南夫永嘉人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政登紹定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先生馳入營裂帛植于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伍無敢後乃止戮其首亂者郡人德之與董文清槐同立祠祀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歸後以宗正少卿除祕閣修撰進刑部侍郎丐外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 參溫州府志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侍郎方先生來 別見水心學案

節卿續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別見木鐘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終

王張諸儒學案表

王豫

杜可大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天悅續傳

張嶠

張岫

周長孺

子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楊賢實

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楊國實

姜愚

張仲賓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表

侯紹曾

鄭史

秦玠

並百源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王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嶠皆早死故

不傳伯溫雖受辟咄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

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

迴也子又為菊搜得楊周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梓材

張諸先生傳原附康節學案謝山別為康節弟子學案後

百源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王天悅先生像

王豫字悅之又字天悅大名人瑰偉博達之士也精于易聞康

節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

學而學焉

宗義案康節之學子文之外所傳止天悅此外無聞焉蓋康

節深自祕惜非人勿傳章惇作商州令時從先生遊欲傳數

學先生語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故難之也而邢恕援

引古今亦欲受業先生曰姑置是此先天之學未有許多言

語謝上蔡曰堯夫之數那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天

悅無所授以先生之書殉葬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

冢有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物數十篇道士杜可大賄

得之以傳廖應淮應淮傳彭復梓材案彭復一作彭復傳

立皆能前知云

常溥張先生嶠

張嶠字子望滎陽人也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寺簿觀物外篇二

卷乃其所述子文曰先君易學獨以授之天悅與子望皆早世

故世不得其傳陳直齋曰其記康節之言十纒一二而已足以

發明成書

常博張先生响

張响字子堅滎陽人也康節謂門弟子中可語道者熙寧十年

春赴調京師雲濠案先生嘗康節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能

相見也及秋而卒補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祖望謹案子堅當是子望之弟梓材案直齋書錄解題云

响與其弟嶠同登進士第

嶠從邵康節學是子望乃子望之兄然

直齋言嶠從康節而不及响亦屬挂漏

都官周先生長孺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也由進士為衛州共城令師事康節以

古弟子禮康節告以先天之學先生少而性剛遇事即發既從

康節即淡然若無意于世者其弟直孺怪問之先生慨然歎曰

此吾所得于師門者也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為普城令卒其

喪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經紀之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為娶

伊川姪女純明後登進士亦受業伊川之門補

朝散楊先生賢寶

楊賢寶字口口洛陽人也官至朝散大夫晁以道曰紹聖戊寅



邂逅楊老語及易而異之懇從之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為易圖  
二雖輟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  
問二三年少在旁哂笑僕獨敬之而尊其圖楊且指乾坤坎離  
四卦為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在其中  
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于二圖可指循環無方也楊曰吾昏  
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如初授此圖時也陳直齋曰晁  
以道于紹聖間遇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伯溫得遺編始作  
易傳名曰商瞿易修

學士楊先生國寶

楊國寶字應之口口人其為人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于  
朝雲稼案先生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三

至死不變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于人未見  
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矣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本在伊川學案為程門弟子歿邵氏  
聞見前錄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  
故謝山案本標目入邵門

縣令姜先生愚

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于康節一歲而師事之康節年四十五  
貧未娶先生與同門張仲賓謀為之娶以進士官六安令分俸  
之半以奉康節家素富豪舉好施已而以貧卒先生嘗振王陶  
于厄及陶留守西京待先生甚薄君子譏之補

太博張先生仲賓

張仲賓字穆之潞州人也自未第時從康節為康節備聘娶夫

人者也以進士官太博補

殿丞侯先生紹會

侯紹會字孝傑懷州人康節過洛陽愛其風俗之美將遷居焉  
先生方知武陟縣雲稼案先生遂助其行皇祐初康節始奉其  
父伊川丈人赴之于是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  
共為買宅而先生實倡之補

主簿鄭揚庭史

兵部秦伯鎮合傳

鄭史字揚庭江南人為孟縣主簿時司馬溫公以其明易為之  
所著有易傳十三卷史與秦玠求學康節之門康節以史志在  
口耳多外慕而玠頗好任數皆不之許玠嘗語史以王豫獨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四

康節之學史從豫力求之豫亦不許會豫疾且卒史賂其僕于  
臥內竊得之遂以為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等書皆  
破碎妄作穿鑿不根至所作變卦圖即康節先天圖也嘗以示  
玠史既得豫書入京國子監試策問八卦次序史以所得之說  
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登第以所著書徧投公卿之門後以賊  
罪竄沈括見其變卦說而異之以問秦玠玠偽不知者駭然曰  
此人何處得此法子嘗遇一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無不  
皆驗常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  
變此人乃形之于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康節子伯  
溫因力辯之謂玠既知史竊書乃謂史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  
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玠字伯鎮補



梓材諸案伯鎮官兵部見邵氏問見錄子止邵氏讀  
書志于鄭史周易傳云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必秘  
授之史是鄭氏因劉氏再傳實孫泰山三傳弟子也讀書  
志又引邵伯溫言史竊其學于王豫沈括亦言史之學似  
康節即是傳所本百源學案謝山節錄康節語泰珩與鄭  
史語二條蓋本之魏鶴山題跋則二子之于康節固在答  
問之列不得以康節有所不許而竟置之次之門人之末  
可也

都官家學 百源再傳

進士周先生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朝散門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天悅續傳

杜道士可大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五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終

武夷學案表

胡安國 子寅 別為衡麓學案

上蔡龜山馬子寧 孫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山講友 朱氏新氏門人

二程私淑 泰山再傳

子宏 別為五峯學案

從子憲 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江琦

曾幾 子逢

子逮 別見震澤學案

從孫集 別見房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表

呂大器 別見紫微學案

陸游 別見荆公新學畧

子念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季宣 別為良齋學案

子沅

子解

楊萬里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周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胡襄

譚知禮

韓璜

趙復 別見  
魯齋  
學案  
茅堂續傳



李椿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黎明

附師張昕

向沈

向涪 別見五峯學案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楊訓

黎耶昕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表 二

彪虎臣 子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附張所

樂洪

徐時勳

王樞

張默

曾漸

並武夷再傳

鄒浩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朱震 別為漢上學案

曾開 別見廣白學案

劉燮

向子韶 子沈 見上武夷門人

唐鞏

李植 別見蘇氏蜀學案

並武夷講友

葉廷珪 黃祖舜

武夷同訓

葉暉

附兄頭

陳俊卿

子守

子定

子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表 三

鄭丙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武夷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

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

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為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

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

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述武夷

學案梓材案萊洲定武夷學案以武夷為上蔡門人謝山則謂在師友之間而萊洲後人又有駁之者蓋武夷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西由上蔡以私淑程子上蔡亦未以門弟子接之也

朱斯門人

孫程再傳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三入除荆南教

授入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以所舉遺逸王繪鄧璋為范

純仁之客蔡京惡之除名大觀四年復官宣和初提舉江東路

學事尋致仕末年侍臣交薦起除尚書員外郎至起居郎召對

除中書舍人為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召為給事中論故

相朱勝非遂落職奉祠休于衡嶽之下著春秋傳進覽除寶文

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諡文定先生自

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

復醉嘗好弈其母吳氏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奔邪後不

復奔為學官京師同僚勸之買妻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

千里之外曾以是為急乎遽寢其議行部過衡嶽欲一登覽已

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罷官荆南條舊餞行于

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鮭菜蕭然引觴徐酌

置語孟案閒清坐講論不覺日暮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

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先生感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為樂

之日敢辭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口所不道亦手所

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朱震被召問出處

之宜先生曰世閒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己大致

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于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于心雖定夫

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

嘗嘗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

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

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

鑠五典天教不可違充四端博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

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為障而于用處

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通莫可致詰接事應物顛倒差謬不堪

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

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

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



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  
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  
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若有  
春秋傳資治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實梓材案文定之于致

堂以弟子為子事見衡麓學案本宏寧從子憲

宗義案先生為荆門教授龜山代之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  
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為國子博士出來便為湖北  
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先生卻從龜山求書見上蔡上  
蔡既受書先生入境邑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先生先修後  
進禮見之先生之學後來得于上蔡者為多蓋先生氣魄甚  
大不容易收拾朱子云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三

楊說話時問也

祖望謹案朱子所作上蔡祠記有云文定以弟子禮稟學  
梨洲先生遂列文定于上蔡門人之目非也文定嘗曰吾  
于游楊謝三公皆義兼師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則何嘗  
自稱弟子龜山行狀嘗言文定傳其學而文定不以為然  
曰吾自從伊川書得之則于上蔡可知矣梨洲謂先生得  
力于上蔡不知但在師友之間也

梓材謹案致堂斐然集為先公行狀云元祐盛際師備多  
賢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頴川新歲  
之朱樂圖得泰山春秋之傳則先生為泰山再傳弟子可  
知其春秋之學之所自出矣

胡氏傳家錄補

士當志于聖人勿臨深以為高

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歸  
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主敬為持  
養之道

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切莫假借人  
學以能變化氣質為功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徧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  
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眾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為  
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說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  
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  
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四

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為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  
所見義理行之勿欺也故可犯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矣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

陳仲舉于曹節庾元規于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  
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李平廖立馬謖或廢或死  
而不怨武侯此心可為萬世法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文定傳家錄九條今移一條為劉君  
曼附錄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又謝山所錄文定語三條  
並入附錄

時政論

宗義案紹興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講召先以時政論獻論  
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



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先生自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閒採數則

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必有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定計論

設險以得人為本係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險而人謀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係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設險論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五

也蓋戡定禍亂雖急于戎務必本于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正心論

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于為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為剛氣可塞乎兩閒震為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養氣論

百家謹案先生諸論自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必不可易也細觀之亦尚多泛論不十分切要當日事勢只要高

宗復仇之心切則此氣自然塞兩閒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錄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先生論經史大義以是學益強識日明

登第時考官定為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第三

欽宗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六

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其後以趙野為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卒如先生言

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張忠獻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 補



高宗謂曰聞卿與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之點句正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勝非昔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先生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勝非係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七

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目先生爲黨魁引勝非爲助乃降旨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落職奉祠先生至豐城寓居半載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頹然當世之念矣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

雍程顥及其弟頤闕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授交章勅先生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子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先生謂六籍惟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中原之禍殆由此乎于是潛心刻意自壯年卽服膺于此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八

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先生不及二程之門楊游謝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謝公嘗謂朱子發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眞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曾吉甫問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曰此語說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曰亦無非尋常處補吉甫嘗問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所謂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晝作入息能不爲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補



又嘗問曰某已承感欲盡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離得補先生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自登第速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仕之日不及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齋紀問曰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于易中求之四十九策著當其未揲時固寂然矣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互體亦豈可不信如歸妹互體為泰而泰五爻有帝乙歸妹之語歸妹之義有天地不交之語此類可見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九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為密教祖公異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才于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為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秦薦之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至後來秦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百家謹案靖康金議立邦昌馬時中伸抗言于稠人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時中即自屬檄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檄既為臺長則

當列于首以呈檄檜猶豫時中即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書名是檄迫于馬時中以臺長列名何嘗抗論乃知當時無論賢愚盡為檄欺矣幸文定宦情如寄天下後世亮之因歎知人之難也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天下為公意思蜡賁之欺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真是老聃墨子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于天下為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武夷講友

忠公節道鄉先生浩別為東鄒諸儒學案

文定朱漢上先生履別為漢上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十

侍郎曾先生開別見馬山學案

劉先生燮

劉燮字君曼河清人與胡文定遊參斐然集

附錄

胡氏傳家錄曰四海神交惟河清劉曼字君奕其人有相業補

梓林謹案先生名字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忠毅向先生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故相文簡公會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清約如寒士強學自勵嘉劉安節與胡文定皆深交元符三年擢進士第累官至知淮寧府視事六月寇兵至陳先生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既而城陷罵賊而死子十



人或死或虜惟沈與鴻得免詔贈通議大夫謚忠毅

參楊龜山集

唐鞏字處厚荆南人與胡文定情義最篤

參斐然集

忠襄李先生植

別見蘇氏易學

武夷同調

知州葉先生廷珪

葉廷珪字嗣忠口口人知德興縣張邦昌偽詔至不拜高宗中興歷官太常寺丞補中祕府輪對議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漳州先生篤學淳雅名重當時葉顯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門有晦錄三十卷

參姓譜

武夷家學

孫程三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十二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胡寧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學者稱爲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先生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輔傳而行吳淵穎曰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而胡氏多取之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向歆之學而異論也由吳氏之言觀則茅

堂通旨之書多與文定相參攷可以互證者矣是書在元初趙仁甫最傳之

雲濂素仁甫一作仁輔即江漢先生

之不可復見也

修

謝山書宋史胡文定傳後曰致堂籍溪五峯茅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于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尙能禪其家學而伯達季隨兄弟遊于朱張之門稱高弟

梓材案季隨爲朱張高弟伯達特與朱張有辨論當非受業弟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十三

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對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飯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茅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

梓材謹案五峯序呂氏中庸解云靖康元年河南門人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荆州某兄弟得從之遊致靖康初年致堂爲校書郎稟學于龜山則五峯所謂兄弟特兼茅堂而言矣然閱書徑稱致堂從侯師聖遊則于劉李諸儒學案仍列致堂于侯氏之門而益以茅堂可也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門人

教授江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建陽人也宣和三年進士主高安簿嘗攝令新昌民負稅有至十年者聞先生至不待遣吏而畢輸移元豐丞歷任邵武軍元州教授不求薦達張魏公撫福建辟為幕官不就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卒先生遊于游揚之門卒業胡氏深于春秋嘗以所學正于龜山龜山撫書而嘆曰百年絕學留心者希吾老矣之子勉旃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卷語孟說各五卷其在元豐丁喪事寮友贈之甚厚先生曰大事當自盡矣敢為諸公費致堂推以為畏友嘗問之曰學道者無所得鮮不歸于佛兄既有得而或者以為亦趨空寂信乎先生笑曰是謂我為陳相也安有此補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三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遷校書郎為應天少尹高宗即位屢提舉湖北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廣西轉運為秦檜所惡奉祠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授秘書少監先生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鬚髮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孝宗立以通奉大夫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清著有經說二十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文集三十卷子逢亦以學稱修

宗義案朱子言曾吉甫答文定書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他便即如此住了蓋亦入于禪者也

曾茶山語補

崇德必先事後得如釋氏卻是先得後事道只在日用處須玩師冕見一章

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在己為忠推己及物為恕合彼己以為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茶山語四條今移入元城學案者一條

附錄

先生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元城胡文定遊其學益粹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西

林拙齋紀問曰嘗問尹和靖日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路中乘轎來相見喫茶喫湯如此類求之

梓材謹案少蓬蓋紫微之別稱此條前設問辭即茶山故下有只如吉甫云云據此則茶山嘗及和靖之門矣

知州范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學以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召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忤秦檜謁告奉祠讀書不與外事者十餘年起判邵州荆南召對提舉江西復奉祠歸起知泉州尋罷紹興三十年卒年五十九

舍人薛先生微言

薛微言字德老永嘉人也從胡文定公學高宗即位以布衣上



書言六事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成建  
炎二年進士趙豐公爲中丞先生以書謁之大見稱賞豐公連  
章劾呂頤浩高宗是之對曰是皆溫士薛徽言爲臣發之次日  
繳上其書豐公進樞府先生亦蒙召對首以強志勤政君子小  
人爲言授樞密院計議官請建立方鎮以固籬落從之東宮虛  
位首陳大計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子時高宗春秋方富莫敢言  
者言之自先生始于是婁寅亮繼請高宗擢寅亮爲御史已許  
其請矣未幾又中止先生因星變再上書論之言陛下已有旨  
召宗室三人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乃其二人一見而止一  
人未聞促召切料小人必有榮惑陛下已成之志識者爲之寒  
心于是立嗣之議始定又言倭幸未去國論未定憂其所不足  
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乃大可憂者頤浩再當國欲中傷之不  
得乃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奏言本路不便于民者十事且  
請令大將岳飛綏定湖南薦憲司呂祉等五人及隱士黎明劾  
去貪墨吏謝徽等時折彥質以樞臣帥潭代李綱先生言李有  
成效不應遽易頤浩乃言小臣不當薦舉將相且以其奉使時  
擅易守臣于是諸使皆有殊遷而先生權發遣興國軍張魏公  
督軍湖南召還幕府以比部郎召歷兵部吏部二司左司檢正  
中書門下諸房文字先是徽宗訃至上疏力言以日易月之非  
大將岳飛以忤督府棄軍歸廬山手書勸令泄軍刑侍奏有父  
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先  
生謂父子法不別籍非人家也子富而父貧是不孝也人子弑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五

父而有勿論者乎從之遷起居舍人趙豐公之三人也先生以  
爲事功難就當如姚崇以十事要明皇俟許可始觀政豐公不  
能用秦檜知平江過闕望豐公留之而不得先生謂豐公曰檜  
從此怨矣豐公疑曰檜居永嘉故君助之邪由是稍疏之而不  
知先生之忠于己也和議起豐公以下皆去國而先生獨留蓋  
檜亦以前事謂先生厚已稍親之而先生不爲所用初豐公之  
去惟二郎官與先生送之豐公語先生欲以檜同上事入告  
先生止之豐公既頗疑先生喟然嘆曰鼎去君安得獨留先生  
戲應之曰未可量也檜聞之益以先生爲助己先生乃上言帝  
王之孝在復讎因援漢高帝柩葬之說且言萬里梓宮眞僞莫  
辨已而直前與檜廷辯曰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  
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于心安平是日極爭移晷感寒疾不數  
日卒遺疏猶詆秦計甚力故事左右史卒官與其子二人恩澤  
至是上詔特賜帛百匹恩澤如例而秦檜格之先生之大功在  
議國本其大節在爭和議宋史作傳寥寥不滿十行亦異甚矣  
次子季宣別爲學案補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六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先生策萬餘言  
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忌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  
未上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子荆學春秋呂祉以賢良  
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主和先生抗疏言王倫誘  
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并言孫近傅會檜議檜以先生狂悖



鼓眾編管昭州槍死量移衡州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言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廷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金人求成先生請銳意恢復絕口勿言和字一溺于和不能自振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先生以賑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符離之敗朝論急于和戎魏文節杞使于金金人留之分兵攻淮乃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七

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大將李寶擁兵不救先生勅之寶懼始出師犄角大雪河水皆合先生持鐵鎚鏗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為言上問今何歸先生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先生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濟庵集一百卷行于世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事蕭三顧為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南遷後作春秋集善十一卷張魏公為之後序其請新州時什易傳拾遺十卷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于易傳之外李泰發為之序見直齋書錄解題謝山學案謂胡忠簡易傳十卷又案謝山底本標題有濟庵學案之日知其于濟庵集與其學派必多采錄惜經併入武夷而其案不全

直閣胡先生襄

胡襄字季舉永嘉人也紹興進士累官江西提刑隆興初面對備言靖宣之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是之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院都承旨歷江東福建提刑直祕閣卒先生早學于武夷而當秦檜時亦以為趙鼎胡寅之學被錮十有餘年 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先生早學于胡氏固已一出于正晚復交朱子由是體用治本末純粹朱子嘗語人曰元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後及先生也

譚先生知禮

譚知禮字子立長沙人延慶殿學士世勳之族子生長市廛閒碌碌習舉子業胡文定公至衡山先生往從之居其精舍之旁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六

盡掃前日氣習抱春秋研其旨餘力治資治通鑑文定卒弟子多散去先生亦歸省其家遷還衡山居蕭寺與五峯兄弟不舍晝夜讀書以境器盛粗飯菜羹若將終身謂五峯曰吾不得聖人之道終身不歸會其親卒先生奔喪未及除服亦卒君子惜之 補

諫院韓先生瑣

韓瑣字叔夏故潁川人忠憲公之後也南渡後居衡山累官廣西提刑知諫院胡文定公來衡山先生因從之講學而與致堂侍郎九相善致堂稱其官廣東壁立無所汙染又嘗薦之執政及在言路以忤秦檜出築室衡湘致堂與向祕閣宣卿時相過從稱三友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其子孫皆能以學



統光大之呂氏則榮陽學于伊川紫微徧學于龜山廣平諸公之門仁武德元學于和靖梓材紫仁武剛中而韓氏則德全學于元城先生學于武夷无咎學于和靖東萊又无咎之婿佳話也補

侍郎李先生椿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累官潭州安撫使敷文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其尉衡山時受業文定尤深于易作周易觀畫二卷朱子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生平大節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于死生之際魏鶴山曰侍郎拳拳于諸葛之出處舉一隅以明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識者餘詳宋史本傳先生深于易願其誤信麻衣道者心法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九

則好奇之失也補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

別見紫微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蒞

別見元城學案

黎先生明

附師張所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文定避地荆門先生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于此先生少嘗從學張御史昕託其母至是陷于賊先生閒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鄂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鄂先生曰鄂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惡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卽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舍人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先生薦命未下而卒先生之古道蓋亦侯無可

之流而湖湘學派之盛則先生最有功焉去今六百餘年莫能舉其姓氏者予從薛常州集魏秦公集得其厓畧亦稍足以傳矣補

通直向先生沈

向沈字深之知淮寧府諡忠毅子韶子也故開封人南渡後家衡山忠毅死難其家幾無噍類先生以逆婦于胡文定公家得免先生痛心家國日從文定講明春秋復讐之說而時方主和議無路自申積憂薰心早衰多病遂于祿仕泊如事其叔父祕閣子恣如父其監南嶽廟也湖南安撫劉昉嘗以時宰意劾子恣先生義不爲昉屬遂引去所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隔歷歲久遠迎養禮絕追制服言者以忠毅淮寧之節當用其後人尙書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三

下符促召先生嘆曰時方多難無辱其先人足矣餘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南嶽廟以右通直郎致仕初朝議官忠毅後六人先生以其一奏季弟鴻其餘悉以叔父子恣之命畀諸族人其後叔父亦以郊恩先畀先生之子而後其孫世以爲義門云補

通判向先生活

別見五峯學案

大夫向先生活

向活薊林之少子也從文定補

梓材謹案樓攻愧跋薊林家規云薊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興國及邵倅既過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嚴諸公係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于郡又刻之石貳車當是先生又案朱子序薊林文集後序云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



卷者屬某使爲之序又云大夫少以公命受學商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于家亦已十八年矣是可見先生之大槩時蓋淳熙十二年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大學楊先生訓

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嘗問孝文定曰謹言而慎行一言之尤一行之悔是爲不孝先生退而思曰吾從事于新經之教以大學進士爭能于筆舌閒者已二十年豈有內省之功從事于言行者乎乃更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于利祿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弟 補

清簡問耶先生所

問耶昕字逢辰麗水人也累官吏部侍郎諡清簡受業胡文定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主

公門故與明仲共著二五君臣論一卷六十四卦各爲之說其大旨謂以陽居陰而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強以陰居陽而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于紹興時意有所屬也張宣公爲之序 補

祖望謹案此特侍郎因時諷諫之說耳九二非必盡枋臣六五非必盡孱主紹興之枋臣寧復有陽德蓋窮陰剝廬之小人也

彪先生虎臣 父約附張所

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先生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和易而教尙方嚴以不欺爲本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

有不畏而不爲青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緒論所至志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婿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爲鄉先生卒年七十五子居正胡文定之南渡熊湘也先生一見有得于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胡門云 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嘗從胡文定父子遊似未分晰

樂曲肱先生洪

樂洪字德秀衡山人也從文定遊自號曲肱先生所著有周易卦氣圖一卷郭白雲爲之序 補

教官徐先生時動

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也胡文定高弟紹興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未及歲移疾遂不復仕著孟子說十四卷 要案一作本十四西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主

江錄三卷師門答問一卷 補

祖望謹案胡文定公傳家錄曾吉甫楊子中與先生共輯之

要案謹案胡氏傳家錄曾徐楊三子所記文定答問語也又文定次子和仲所錄庭訓亦詳

通判王東谷先生樞

王樞字致榮豐城人也學通羣經尤精春秋少遊胡文定公門紹興進士參吉州軍事郡給軍衣有濫惡者樞譴于庭莫能制先生正色折之乃定知瑞金縣改判吉州所至每詣學宮執經講論又改鼎州茶寇絡繹道路不通或欲焚山絕茶或欲官自收樞先生定議特爲長短引之法以便負販湖民賴之卒官通判常德府有東谷集 補



向氏家學

通直向先生沈見上武夷門人

葉氏門人

莊定黃先生祖舜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曷若要成郡守出判泉州將行疏乞于科舉外訪求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留為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讀進論語講義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尋知樞密院金人侵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先生曰敗軍罪實難赦然劉錡有大功于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圭

帝嘉納之卒諡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黃繼道宋史有傳其所著論語說沈大康嘗引之胡五峯先生又合二家審正之此外有易說詩國風小

雅說禮記說列代史議黃莊定集十五卷

梓材謹案先生論語說其為沈氏所引者三條已見周許諸儒學案

論語說

鄉人林德膚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夫子以為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先儒謂犁牛指仲弓之父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言才德

之不繫于世類耳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君子以義為質四語似屬立政言若學者則敬以直內乃其本胡五峯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但四事誠非敬以直內不可不必專指立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不私于親也

正簡葉先生願附兄類

葉願字子昂仙遊人政宣間與兄顛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人入寇顛力戰死之先生紹興中進士知常州或勸其厭羨餘當得美官先生不可後官至宰相識大體抑僥倖服食田宅不改其舊卒諡正簡參姓譜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圭

正獻陳先生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累官侍御史劾秦檜黨疏言張浚忠盡歷同知樞密院事授右僕射以用人為己任獎廉退抑奔競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諡正獻先生孝友忠敬得于天資為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習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于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為法子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參朱子文集

尚書鄭少融丙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淳熙間吏部尚書嘗言偽學不宜信用參道命錄



謝山跋宋史鄭丙列傳曰慶元道學之禁濫賜于鄭丙宋史詆之甚峻子夷考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公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即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至札獎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會覲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為賈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狃猖晚節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圭

茅堂家學

孫程四傳

胡季立先生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會氏家學

司農會先生達

會逢字原伯文清長子仕至司農卿最以學稱 參史傳

侍郎會習庵先生達 別見震澤學案

知軍會先生集 別見馬山學案

曾氏門人

倉部呂先生大器 別見紫微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別見荆公新學畧

范氏家學

帥機范先生念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氏家學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 別為良齋學案

澹庵家學

承務胡先生沆

胡沆字季永忠簡長子六歲隨忠簡調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為春秋生二十四歲隨忠簡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怡怡如也先生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擊節歎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官承務郎監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卒 參周益公集

奉議胡先生澥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美

胡澥忠簡次子官承事郎監南嶽廟又為奉議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楊靜齋稱其修潔博習能世其家 參誠齋薦士錄

澹庵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彪氏家學

彪先生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武夷再傳

縣官張先生默

張默字成父緜竹人也魏忠獻公之從孫傳春秋之學于胡文定公所至作吏皆有聲見楊文節公薦士錄 補



祖望謹案宣公亦有送其之官襄陽詩而文節誤以為魏公之從子或傳寫之訛也

梓材謹案文節薦士錄本云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蓋得其春秋之傳耳非親受學于文定列為武夷再傳可也

文莊曾先生漸

曾漸字鴻甫南城人也紹熙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諡文莊詳見葉水心墓志朱子言曾漸多是禪

宗義案湖南一派如致堂之闢佛可謂至矣而同學多入于禪何也朱子會舉一僧語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被一人來

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來添去都淡了愚獨以為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淺薄今觀其所謂如來禪者可識已其

後吾儒門中人逃至于彼則以儒門意思說話添入其中稍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考

見有敗闕處隨後有儒門中人為之修補增添次第添來添去添得濃了以至不可窮詰而俗儒真以為其所自得則儒淡矣可嘆也

祖望謹案文定卒于紹興八年鴻甫得其門則當生于靖康以前豈有紹熙中尚存者豈別一人邪抑或私淑之

學邪當俟博物者更考之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有中奉曾公墓誌云開禧二年卒年四十二其生年當在乾道元年乙酉距文定之卒紹興八年戊午又二十七年其不得受業文定可知又案文莊與韓侂胄同時朱子所論非有別人謝山疑為私淑當是也

陳氏家學

承議陳先生守

承奉陳先生定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茅堂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終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美



陳鄒諸儒學案表

陳璣 子正葉 孫大方

豐氏門人 元城同調 從孫淵 別為默堂學案

涑水百源二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程私淑 鄒江西湖再會恬

詹勉 並見上蔡學案

廖剛

林宗卿

李郁 並見龜山學案

蔣璿 父浚明

蔣璿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表

蔣璿

張琪

黃樞 別見紫微學案 了翁續傳

鄒浩 子柄

龔氏門人 了翁講友

伊川私淑 荆公再傳

唐廣仁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陳鄒同調 涑水私淑

關治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陳正

夏侯旄

唐恕

胡宗伋

子沂

孫拱

孫搏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孫疇

伯父子昇

孫介

子應時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附庸德輔

劉若川

子充實

父陶

周必大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表

周必剛

周必彊

鄧名世

並元祐之餘

鄧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鄧氏續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陳邨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邨道邨也唐允之

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

後多歸龜山道陳邨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皆洛學私淑而亦各有師承其為

元祐之餘者附入是卷

清敏門人王樓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璣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陳璣字瑩中南劍州人學者稱爲了齋先生少好讀書不喜爲

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爲湖州教授元

祐初蔡卞帥越州先生爲簽判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

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且來越下

留先生少須之先生不肯止日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章

惇入相先生道謁惇問其名詢當世之務先生曰請以所乘舟

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

郎惇卞主紹述之論追貶溫公上諡宣仁后先生奏言堯舜禹

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稍者放其當否必使合于民

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意感悅

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遷

左司諫先生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掩

昧之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聖蔡京朝

廷將逐史先生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史

又以言京罷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罷監揚州糧料院

先生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

金百兩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

事中宰相會布使客告以將卽眞先生語子正棠曰吾與丞相

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

投之以決去就正棠願得書先生喜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

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出知泰州尋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

州稍復宣德郎正棠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蕤執

送開封獄併逮先生對簿先生曰正棠聞京將不利社稷璣豈

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

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耶璣固嘗論之于諫省

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在鞠聞其辭失聲嘆息曰主上正欲

得實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棠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先生亦

安置通州先生嘗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置台州宰

相命凶人石誠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先生揣知

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誠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

取尊堯集爾先生曰某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

爲罪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乎終不能害又移楚州先生

篤學有識通于易數言事多驗然持論一衷于理初蔡京知其



才待之加禮先生不肯附麗恬于進取及居言職疏劾奸慝即  
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己識者重其言宣  
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右諫議大夫諡曰忠肅參史傳

祖望謹案了翁最宗元城則以為涑水私淑弟子可也每  
得明道之文衣冠讀之以為二程私淑弟子可也精于皇  
極之學以為康節私淑弟子可也然而其淵源則出于豐  
氏而豐氏出于樓氏當安定泰山古靈倡學時四明五先  
生隱約里巷講學獨善耳遠非諸公比也一傳而豐氏其  
傳已光大于世再傳而遂得了翁先之二人然則惟輪為  
大輅之始其功不可誣也了翁弟子徧東南其後多歸龜  
山之門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三

梓材謹案先生為清敏志自稱門人敘復宣德郡賜號  
魚袋陳瓊敘次是先生為豐氏門人之證願清敏兼事鄭  
江王氏則先生不獨為樓氏再傳也

陳右司說

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與氣質之用狹道  
學之功大習其所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  
乎其開矣以相遠其道莫先于學務學在于求師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  
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  
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  
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賢漸可學矣知  
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于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

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立志不高則  
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曰我為孩童豈敢學也此人不  
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必不肯與語則其所與語皆  
下等人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過而不知悔悔而不知改皆下  
等人也聞下等語為下等事譬如坐于房室之中四面皆牆壁  
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蓋錄自小學

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  
聖也

人之大惡雖至于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  
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四

祖望謹案此亦為王氏執迷不悟而發

君子與人為善故能養其大體而為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  
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為則法後之人急急然惟欲己為是  
也恐其叛己以利誘之以害敗之天下終不以為然而自以為  
過天下何愚之甚

學者非獨為己而已也將以為人也管仲生平多違禮不若晏  
子之有節然孔子稱晏子不過謂其善與人交而盛稱管仲之  
仁以管仲功及天下而晏子獨善其身

學者非徒讀誦言語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  
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  
非也識其邪正也如是故能畜其德



今有人曰仕宦而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于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人是自取其惡而歸美于其君也日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為其君之累

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為人屈眾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內荏

楊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之書則自得之如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皆自得之語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

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為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未免乎擊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五

內陽在內則內熱故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內寒故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蓋語學則益見善必遷有遷必改也語道則損慾忿窒欲也二卦未嘗偏廢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本呂氏童蒙訓第謝山所節童蒙訓凡十四條今移入安定學案者一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荆公新學案者二條

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于文字至于皇極或以為考數之書

祖望謹案以下邵氏聞見後錄皆答楊游二公書

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之謂易之大綱

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于迷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

康節非數學其學在心若欲觀休咎則自有八卦可玩吉凶何必更求之皇極之書

祖望謹案先生晚年私淑康節最深故予于康節學案以景迂與先生牽連列之先生之集五十卷今不傳予從呂

文清童蒙訓及邵博聞見後錄中摭拾節畧得二十餘條列之于此先生所以論康節之學者楊游二公不謂然但其中精語不可沒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六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童蒙訓凡十四條今移入安定學案者一條移入荆公新學案者二條

忠肅文集

葉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皆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

梓材案以上三十六字從明子道學案梨洲所節附錄併入子

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

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子問公曰伯淳誰也公

默然者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子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

子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媿

黃沈文送姪孫幾叟

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之木合抱之材非一朝一夕之可俟人之患



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異于彼哉同上

漢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

然使為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上曾子宜

論日錄書

祖望謹案此指紹述諸公

列子方言世以生人為行人則死人為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

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

何待死為其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

于言上呂吉甫書

祖望謹案紫微曰此誘吉甫使之為善也然愚謂其言稍

不醇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七

所買書必以漸觀考鄉居應務當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

若緝麻然雖或放手勿埋其緒斷則續之忙復暫舍久久不輟

積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與李光庭書

資治通鑑曾留意否學者倦于持久而稽古之習粹難承辨凡

如讀習寓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

實之道以稽古為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

實則誕幻尚不如老子之有益于世況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華

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

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依自教則本不相妨矣冠履履履方

履而鉢食膜拜者是舍吾教也舍經史可證之實而說誕放無

實之文何以異此華嚴依教之旨不若是其偏也修身行己奉

行聖教爾如稽古之事載于六經六經之後千餘年之事散于

諸史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此英祖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與

鄒志完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拾忠肅文集七條今移入凍水學案者

一條

雜說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見栢橋集

身教者從言教者訟見龜山集

金可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

天下之死一耳死于瘡痍死也死于囹圄亦死也死于刀鋸亦

死也吾今一視之俱無所擇

子路死衛不忘結纓安而樂之如此處之有素故耳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八

吾生平學佛故于死生之際了然無怖

佛為覺禪為定

于苦處中習行安樂法以上見默堂集

佛法之要在文字亦不離于文字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

賢士大夫無營于世而致力于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

癡也此經要處只九字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一覺字

耳中庸誠字即此也此經于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歸于

虛妄其所建立獨此九字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一非

紀數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即

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早知則

早得力文獻通考



吾前此困于患難他無所懼所懼者死今則死亦不懼

李梁溪曰此可以見不動心之難

粹材謹案忠肅此說謝山未標所出恐是梁溪集中所引耳

附錄

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累日豈吾嘗有欺于人邪何為有此問也 以下行畧

公有斗餘酒量然每飲不過三爵恐廢事也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未嘗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于牀側自持就案或問何不呼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吾性安之不欲勞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九

公疏文有云在彼如舉兩所知在此則為仁由己未嘗以預慮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

祖望謹案此言蓋為曾子宜發也與上曾子宜書同

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是非長短利害雖常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所以無過

祖望謹案此言未嘗若不言長短利害則可矣豈有不言是非者乎殆記者之誤也

又云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

祖望謹案先生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一似王衍

又云北人始可有為南人輕險易變

祖望謹案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張天覺好佛亦好道公雖被其薦引未嘗相識亦未嘗通書但以詩柬之日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勸業地無媿是神仙

仙

祖望謹案此則知先生之學佛亦其寄也所謂備其行而

墨其言

公通易數如靖康建炎及隆祐垂簾事皆豫言之 以上行畧

粹材謹案以上八條謝山底棄于陳右司說牽連書之今以其錄自行畧例附于此

劉元城談錄曰陳瑩中某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荆公為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十

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呂氏童蒙訓曰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重北人以北人可有為南人輕險易變也不可以有為

謝山陳忠肅公祠堂碑銘曰忠肅著尊堯集于合浦以關新學尚不憚意追著之四明始以為無憾則四明宜有祠

忠肅之為侂居南湖之南蓋而西湖十洲題詠最多則湖上尤宜有祠又曰史越公言是時忠肅窮甚裘葛不足蔽

體單瓢不足充口而溫然盛德之容了無含愠談笑舒愉幽居甚樂吾讀忠肅十洲諸作則越公之言信然嗚呼是

所謂大丈夫者邪

龔氏門人 荆公再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正獻公范忠宣公為守皆禮遇之忠宣屬撰樂語先生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為之答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忠宣敬謝哲宗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先生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獨相用事先生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時上廢孟后而賢妃劉氏立先生上章切諫以萬世公議為辭帝變色持其章凝然若有所思付外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疏請黜陟人材一由獨斷宜恤公議于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于公議已間之後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請稽考先朝盛德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士

以盡繼述之孝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忌之求其諫立劉后疏不得乃為偽疏宣示中外遂再謫衡州別駕尋寬昭州五年始得歸方先生之除諫官也恐貽親愛母張氏曰汝能報國吾何憂及先生兩請撤表母不易初意瘴疾危甚楊適過省之猶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先生淵源伊洛而特嗜禪理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荆舒之學前後立論不無岐出然以大節觀之要為不負師承矣文字小疵未足為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與遊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著有道鄉集若干卷

三十

參史傳○雲濠案鄒道鄉集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四庫書目與直齋書錄解題合東都事畧以為

祖望謹案南軒嘗言道鄉晚與程子論道以予考之似未及過從也特道鄉早歲與劉斯立田明之固嘗講學而受業于龔深父之門雖未承濂洛之統固非絕無淵源者晚乃遊于楊文靖公胡文定公之間得伊川之傳嘗曰吾雖未見先生之面然識先生之心矣故伊川私淑弟子先生與了翁其最也特二公皆未能不染于佛老之學是則聞知之所以終不遠見知也與然當時見知者之多所陷溺也亦十九矣

道鄉語錄

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此為要切修學易進道難何為進道慎獨是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士

某為諫官祇是說理不微訐為善如著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為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無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交交多濫可以毀可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譽可以無譽譽多諂有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言行非自口也過相褒貶便入于巧言輕重須合宜雖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之氣即純古之氣也達于命者不以得失為休戚思慮不清便乖慎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為本舍民事無可為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于俗人下達一家亦只如厭俗事皆生于怠情清虛澹泊皆繆悠之詞試問清虛者不須衣食乎能不為人乎有此二者既有所事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學者不可不勉

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為善有二或直心為善或者姦為善大抵有山林氣即佳寧可使人道村不可使人道姦

祖望謹案先生語錄祇此一十七條不深于講學而拈出謹獨為宗旨由其言可以入聖矣予故備錄之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十七條中移入高平學案二條又一條引范丞相云惟儉可以成廉惟恕可以成德與忠宜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古

答請教者語復節之

雜記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教也音近而訛

事至于如之何如之何者固不能為之于未然矣猶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

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指其心而言

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學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謹獨 此條見宋史本傳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 見胡氏傳家錄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

勝用矣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所節景迂學案吳氏客語移入

附說

無所往而不寂者道也 雙寂庵記

道鄉居士以道自持久矣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不知規矩準

繩之果吾法邪非吾法邪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邪非吾形

邪所謂喙鳴合與天地合者與 敬音集序

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不如忘言

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

祖望謹案此先生之不能自拔于異端者姑舉一二條見之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古

附錄

林醇中與書云惟絕欲平心調飲食省思慮則邪不能干

錢濟明與書云窮絕之域有書可觀不爾則日月之徒烟雲之

變皆吾方冊也言與不言皆與我會

張牧之與書云惡固不可為為善復如此惟望事事節約

祖望謹案先生詩注中有三條乃謫昭州時諸公所與書

附錄于此皆德人之言也

晁氏客語曰志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恆雜而不厭

陳邨同調

監稅唐先生廣仁



唐廣仁字充之內黃人也少有志于聖學聞司馬溫公所以教劉公元城者曰生平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遂私淑之元城亦稱先生才用有餘以進士官乾寧司法參軍改常州能決疑獄元符末上書入邪籍時方當改官遂不用已而監蘇州酒稅務蘇人朱氏有勢焰太守以下皆承奉之而先生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迹太守不能堪以事下之獄無所得然竟廢乃居寶應其被斥也元城則曰充之尚少係身之道太為崖異欲立名先生自是益讀書講道所得愈邃呂公居仁嚴事之宣和中卒遺言所以教子者惟溫公語他不及焉陳公了翁志其墓

附錄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五

呂氏童家訓曰唐充之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為人又官箴曰唐充之賢者也深為陳郡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開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係身之謂

汪玉山跋先生帖曰唐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予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館職關先生治

關洽字止叔杭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嘗為館職學于龜山嘗語

呂紫微曰楊先生有力量紫微因亦學于龜山然讀紫微與先生詩則亦頗耽禪悅蓋其時儒者多蹈此疵也不知其官秩所至

附錄

呂氏官箴曰關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官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黃氏補本

元祐之餘

陳先生正

陳正字端誠亦元祐中通儒也呂氏童家訓引其言曰易須是說到可行處方可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六

梓林謹案是傳首二句從安定學案蕭山所作田明之傳尾移入以呂氏童家訓足之

幕官夏侯先生旌

夏侯旌字節夫京師人年長紫微以倍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頒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安惇也卒不改官浮沈京師至死不屈

縣令唐先生恕

唐恕字處厚口口人崇寧初知荆南縣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以謝山所錄呂氏童家訓為之二先生紫微並稱為大則皆紫微前輩也

監獄胡定翁先生宗俊

胡宗俊字浚明號定翁餘姚人童時如成人及長刻意于學元



符開試禮部不第歸教授鄉里學者多從之遊性至孝跬步未嘗忘親建炎之亂士人避地明越者多以先生為歸依高宗御極授房州文學調瀏陽丞用薦監嚴州比較務最進一官丐祠監南嶽廟先生操行方軌篤于道德性命之旨其交遊子弟非是莫取史稱為醇儒參兩浙名賢錄

迪功劉先生若川父陶附子充實

劉若川字朝宗始名武字定功廬陵人父陶字紹先博學有聲稱于勢利泊如也先生刻意讀書當朝廷改科取士人曰劉公元祐宿學也宜留為吾徒師贊助學官師表多士踰四十年後補右迪功郎致仕為鄉先生周必大兄弟嘗受業焉子充實通經篤行有父風參別益公集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七

剛定鄧先生名世

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天資篤實為文長于敘事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及諸史者先生獨酷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同舍又告毋賊元祐黨人文集笑曰是足以廢吾身乎遂杜門卻掃益研究經史考三傳同異往往為諸儒所未到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得所著春秋四譜等書薦之命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進治人務實等說上嘉納尋賜出身除教令所剛定官兼史館校勘時紹興四年也所著書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國朝宰相年譜古今姓氏辯證皇極大衍數大樂書文集共合三百餘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厚齋尚書嘗言先生春秋辨論諸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云

了翁家學王樓三傳

龍圖陳先生正彙附子大方

陳正彙忠肅之子也忠肅在四明遣之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忠肅既就逮忠肅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徵宗察之僅得貸先生之死至沙門島上巡檢知其為名家子招致館下飲宗即位召歸而忠肅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權其子大方為郎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先生為忠肅長子官龍圖閣直學士志節不忝忠肅因疾丐開高宗御札賜白金以獎其行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大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別為默堂學案

了翁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為紫微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監場詹先生勉並見上蔡學案

尚書廖高峯先生剛

知州林先生宋卿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並見龜山學案

中奉蔣先生瑑父浚明

宣奉蔣先生珙合傳

蔣瑑蔣珙兄弟贈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子忠肅弟子也



謝山蔣金紫園廟碑曰蔣氏自唐時實由天台來居奉化已而遷鄞之湖上金紫為豐清敏所薦士官尚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母老清敏力爭之而免金紫之子中奉大夫璿宣奉大夫琬最有名是時陳忠肅公來鄞金紫即遣二子事之未幾成進士忠肅為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中奉知江陰歸猶及與潘公良貴倡和三江亭上其詩至今存而宜奉以忤蔡京自劾去師傳家學俱為不負梓材案謝山又答葛異齊日湖故事問日中奉大夫作左朝議大夫引清容作蔣璿墓誌有日忠肅陳公諱明絕朋俾子允師連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堯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

州佐張先生琪

張琪字口美京畿人官衛州陳公瑩中為守禮遇獨異眾人先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九

生感之而不知所以獨異之意崇寧中先生官宿州諸賈人招致之先生感陳公意終不肯蓋先生之為人賢而差弱陳公異待之者欲以堅其節而先生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呂紫微遺集訓已足為張先生小傳且足見了翁教術之多方故列于此

道鄉家學 荆公三傳

州守鄒先生柄

鄒柄字德久道鄉先生長子也剛梗有父風未冠棄舉子業從龜山遊手葺伊川語錄一卷靖康初自布衣薦除樞密院編修疏請昭雪父冤且言本非朝廷之意朝奏夕可贈官賜諡典禮優渥官終給事中台州守

唐氏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定翁家學

獻肅胡先生沂

胡沂字周伯定翁子紹興五年進士孝宗受禪擢殿中侍御史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詔行其言又言設武舉立武學蓋將有所用也今除高第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詎征商所養非所用願詔大臣羣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遣將下準備差遣從之時韻太淵曾觀以藩邸舊恩除知閭門事先生論其市權請屏遠方不聽先生以言不行請去乾道元年召為宗正少卿除吏部侍郎先生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十

一紀歷月閱時不無抵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將現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奸詔行之尋進禮部尚書上有大用意而先生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諡獻肅 參史傳

定翁門人 孫先生疇 伯父子昇

孫疇字壽朋餘姚人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胡定翁以學行講授閩里伯父子昇俾先生率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先生立志剛遠慕先聖暑毋晝寢羣居起敬忌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語後不得復爾先生學勇進矜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



不易得也 參沈定川集

承務孫雪齋先生介 附厲德輔

孫介字不朋餘姚人燭湖先生之父也號雪齋封承務郎自誌其墓有曰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胡定翁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偃偃無相幾不自立因從畏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務為實學受人子弟之託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云 參樓文苑集

劉氏門人

文忠周平圃先生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辭科除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主

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嘉泰四年卒年七十九諡文忠祠于學有文集行世先生純篤忠厚能以幹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為有立乎哉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平圃其省齋名胡忠簡神道碑有司某自少慕公名德陸與初先後入兩省中間郊居從遊者十一年則先生嘗遊滄庵之門矣

周先生必剛

周必剛字子粟益公之弟也益公謂其仁而剛敬而和敏而好學事母孝從兄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卒年三十三 參益公集

周先生必彊

周必彊字子柔益公之弟剛明孝友為詩文皆驚人語真文忠嘗別其集曰假之以年必將追騷人而與遊望聖門而力進矣 參吉安府志

了翁續傳

宣教黃先生權 別見紫微學案

嚴肅家學 定翁再傳

中散胡先生拱

提舉胡先生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雪齋家學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邵氏續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主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終



紫微學案表

呂本中——從子 大器——從孫 祖謙別為東萊學案

榮陽孫 元城龜山馬 從孫 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山了翁和靖從子 大倫

震澤門人 安定泰山陳從子 大猷

水百源二程 橫渠清敏焦從子 大同

氏再傳 廬陵謙溪鄭 林之奇——從子 子冲

呂祖謙別為東萊學案  
劉世南別見豫章學案

李楠

李栲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表

汪應辰別為玉山學案

王時敏別見和靖學案

章憲

章慈

周憲並見震澤學案

王師愈別見龜山學案

曾季狸

方疇

方豐之——子 士錄別見涪州諸儒學案

黃樞

三山學侶

曾幾別見武夷學案

許忻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並紫微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表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紫微學案

祖望謹案大東萊先生為榮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

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廬山了翁和靖以及王

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禪

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梓材案紫微與及門諸

山始別

榮陽家學胡程再傳

宋元學案三十六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呂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家京師父

好問資政殿學士封東萊郡侯先生以正獻公恩補承務郎紹

聖開黨事起正獻追貶先生亦坐黜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

興仁濟陰簿繼為秦州士曹丁母憂吉除大名路撫幹宣和六

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以不答梁師成大

著名紹興六年自直祕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

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先生奏曰當今

之計必為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審政刑開言路然後練兵

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邦本未強恐

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大

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權直學士院初先生與秦檜同

為郎意歡甚秦又先生父所薦御史也趙忠簡鼎耳熟先生名

亦大欽嚮之先生之真拜西掖也趙秦適為左右揆論議多不

諧檜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己者先生為陳同人于野亨之義

檜不然而又力勸檜不可汲用親黨除目下先生即奏還之檜

勉其書行卒不從會哲宗實錄成忠簡除特進先生草制有曰

會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伯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

檜大怒言于上曰日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

御史蕭振劾罷與祠卒于上饒年六十二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賜諡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于世先生少

從游定夫楊龜山尹和靖遊而于和靖尤久和靖之致仕也先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生問曰伊川歸田納其告敕曰臣本布衣得還初服為榮今先

生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和靖曰居仁責我則是但焯

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雜物今解孟子以進當俟書成隨納章

服耳先後之間非有異也從孫祖謙祖儉修

祖望謹案先生歷從楊游尹之門而在尹氏為最久故梨

洲先生歸之尹氏學案愚以為先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以來所傳如此原明再傳而為先

生雖歷登楊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為

伯恭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

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為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

啟伯恭焉



梓材謹案先生主濟陰簿時榮陽門人顏夷仲贈詩有同升夫子堂句先生罷官留別亦云昔日同升夫子堂知先生固從學榮陽兼問父祖之訓者第以為榮陽家學可也

西垣童蒙訓 補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非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是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三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無不精盡至于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置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蓋前輩專以風節為己任其于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

齊晏子納色衛公孫免餘辭邑鄭子張歸邑此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分別沃土瘠土之民以為聖王勞其民而用之左傳亦言民生在勤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為善之本不然萬事不舉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矧情者必有饑寒之憂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可不以勤勞為先乎

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范辨叔說今太學長實博士居此任者皆利于養資考求外進也為之學士者皆利于歲月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于本亦已錯更不須言也

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為蓋在平日之所養也李自明云此事聞時說甚易在臨事要執得定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為榮一諫官以言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語昔人尚如此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四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徒成己也將以成物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但行之有先後耳若以莊子為我之說烏在其學聖人也

祖望謹案紫微所作切要于童蒙訓一書其所述諸大儒言行子已采入諸學案其未盡者列于此卷而官箴見于成公集中者亦備引之

梓材謹案童蒙訓謝山列入于此者四十二條尚有可入諸學案者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十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又一條移入案語又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榮陽學案三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附入呂范諸儒案語者一條又移入陳鄒諸儒三條移入荆公新學案一條又一條分列泰山學案高平學案榮陽學案陳鄒諸儒學案而仍列于此者九條

謝山跋宋槧呂西垣童蒙訓曰紫微先生師友雜誌雜說



諸書大略與童蒙訓三卷互相出入無甚異同也記晁公武讀書志曾引童蒙訓中語謂秦淮海自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其舊作不同而今無之然則尙非足本邪然讀樓迂齋序則是本乃紫微從子倉部彌中所手鈔大愚子荷年所是正不應尙有脫落或者公武誤指紫微詩話以爲是書未可知也

雲濠案彌中爲紫微弟倉部乃彌中子大器其云從子倉部彌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五

然事常至于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邪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事可移于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開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不與人爭者常得多利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于今者必有垂報于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黃氏補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宜徵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禍

黃氏補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應引之類皆須明白以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六

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多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審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審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審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黃氏補

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

黃氏補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對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一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逸嘗言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侈于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黃氏補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七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事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備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如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

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黃氏補

畏避交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于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

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誦人欲置于死地是也 黃氏補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者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誦有甚于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于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八

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人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是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官箴十八條今移入榮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又從黃氏補本錄入者十一條共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榮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

紫微說補

世之學者志邇而趨遠忽卑而升高虛詞大言行不適實雖始



就學則先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達節行權山仁義行而不知言必信行必果守節共學行仁義之為先務也故修其身者荒唐謬悠之說施于事者顛倒雜亂而卒無所正也

王輔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實法言也以上見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紫微童蒙訓外又錄其說三條云見文集蓋見成公集耳今移一條于元城學案

雜錄

少年無輕議人無輕議事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引呂居仁雜錄如是即謝山所謂與童蒙訓互相出入者也深寧謂二語本魏李秉象議

祖望謹案紫微之學本之家庭而徧叩游楊尹諸老之門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九

亦嘗及見元城多識前言往行以高德成公之先河實自此出顧世以其喜言詩也而遂欲以江西圖派拚之不知先生所造甚高成公詩云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鑾朝罷歸朝飯而薇蕨我我李杜壇總角便高躋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責名章與俊語埽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稿乾迂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去住閒告戒意尤切可以知先生晚年之養矣惟是其于釋氏之學有未盡斥者則榮陽之遺風也然學者讀其童蒙訓官箴而行之足以入聖學矣于其俟佛姑置之可也

附錄

自少講學即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薰陶嘗言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徧求諸書必有得矣從游楊尹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公之學問端緒深遠蓋如此

六飛幸吳郡欲進驛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者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所仰以為根本之地者不過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以為根本之兵者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令大臣廣選才略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苗互監階州倉草場以贓獲罪黥之公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罪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及矣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十

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駕幸建康公疏言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乃可觀釁而動若但有其志而無其業恐益他患今江南二浙科須實繁閭里告病尤當戒謹儻有水旱之絕之虞奸宄竊發未審何以待之復請于九江鄂渚荆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今二處正在荆峽間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差為備矣  
論任人當別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主正說元祐紹聖混為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政體



公以切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為公戚而公方且深居講明道學要其視推抑屏棄為士之常初不以介意也公器蘊宏厚行誼純篤誠意充積表裏無間與人忠信樂易即之藹然莫見其喜愠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為本卓然高遠不可企及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紫微講友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吏部許先生忻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紫微家學 胡程三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十二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合傳

呂先生大猷 合傳

呂先生大同 合傳

呂大器字治先弼中子紫微從子累官尙書倉部郎東萊之父也兄弟四人曰大倫字時欽大猷字允升大同字逢吉築豹隱堂以講學汪文定公稱之嘗謂呂奉議時欽貧甚閒廢日久可憐而尤愛逢吉謂其所講釋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蓋皆有得于家學者也治先為曾文清公壻兼得其傳兄弟中惟逢吉大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逢吉書謝山節錄六條于玉山學案其五條今分移高平涑水元城景注諸學案

紫微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侯官人從居仁遊教之以廣大為心以踐履為實稱高弟紹興丙辰西上應進士行至北津而返曰未忍舍吾親也益肆力于學及門嘗數百人學者稱為三山先生成紹興己巳進士由長汀尉薦除正字遷校書郎入對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于忠實次言無尙老莊之學高宗哀納之御製損齋記先生奏言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胡議欲兼用王氏新經先生言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胡蝗內食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說該行淫辭之不可訓者先生嘗言欲圖中原必自巴蜀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十一

若浮江絕淮下梁宋以圖中原必不能也故赤壁肥水雖一勝而卒不能長驅而前符離之捷中外稱賀先生獨貽書幕府戒以持重已而果覆以病乞去除宗正丞使泉舶奉祠尋卒三山之門當時極盛今其弟子多無可攷而呂成公其出藍者也先生所著有尙書周禮論孟楊子等講義又拙齋集二十卷今惟尙書與集存 修○雲篋案尙書全解宋志作五十八卷內府藏本為四十卷拙齋紀問 補司馬牛問仁問君子兩次未達此非能領解者然亦可謂善問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的人豈可一槩謂之仁亦有一種愚戇直行之人豈可一槩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以為之難內省不疚



論語一部聖人之心體在是須是不釋手看始得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全體是自己更有什麼從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矣更有什麼往

易理無非自然三百八十四爻此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

陳魯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遇月宿多作兩心月狐危月燕

畢月烏張月鹿子因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之意

革巳日乃字三三其卦兌上離下離為日在兌下日已西矣故

為巳日之象

謝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曰我常自教兒此語甚好然

未必能行期喪不輟音樂攜妓遊東山此豈可以教兒

魏幾道云天乃錫子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之所以能敘彝倫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三

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生數之順焉觀其冀州既載蓋始于北方乃始及兗青徐又次及荆揚乃及豫然後梁雍終焉蓋自北方而東自東而南乃及于中而終以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為敘彝倫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是悔于道方有所

入

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是他原不會有立若實有所立如何放得倒

前輩所立規模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

喻居中云詩尚不愧于屋漏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東

北隅謂之屋漏去尊者最遠人之常情去尊者遠則必有夷倨此不愧屋漏所以謂戒謹之至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十干除戊己不在四時循環之列惟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為四時之序甲陽

之始庚陰之始先甲後甲三日皆庚也先庚後庚三日皆甲也

甲後乙丙丁為庚庚後辛壬癸為甲皆隔三日俗云久雨不晴

信者甲庚蓋此二日陰陽之始故必有變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十九條今移入和齋學案者二條移入武夷學案者二條移入漢上學案者一條移入衡麓學案者一條

鄉貢李和伯先生楠

李楠字和伯侯官人也與其弟構並有名呂居仁入闈先生兄

弟與林少穎首事之遂得伊洛之傳少穎謂先生如元紫芝其

弟如黃叔度其論學之言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

寡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曰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

持矯飾為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辨君子以夢為鑑自知心

之誠偽又曰道有並行而不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己不可以自

譽人之過則恕之己不可以自恕人之貧則矜之己不可以自

矜又曰吾于南田得為學之道于衡門得處世之方又曰陳平

燕居深念陸賈至前而不見吾欲以是慎吾思嚴顏曰所頭便

所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又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

易之不可泥于象數苟惟取必于例與柱後惠文何異哉先生

尤精于春秋旁搜眾說以會其趣眾說所未安然後斷以己意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古



其書未成而卒年止三十有七論者惜之

鄉貢李迂齋先生傳

李橋字迂仲侯官人自號迂齋與兄楠俱有盛名並以鄉貢不第早卒臨終謂林少穎曰空走一遭勉齋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文辭行義為學者宗師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所著有毛詩解博引諸說而以己意斷之學者亦稱為三山先生

有毛詩註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于少穎為外兄林李出也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憲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主

周先生憲

說書王先生師愈 別見龜山學案

隱君曾艇齋先生李理

曾季理字裘父臨川人南豐先生弟宰之曾孫先生嘗遍從南渡初年諸名宿而學道以呂舍人居仁為宗乾淳諸老多敬畏之嘗勉張宜公為范堯夫而戒以勿輕言兵隱居蕭然布衣劉其父張于湖爭薦之謝不出其師友尺牘舍人居第一先生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有艇齋雜著一卷乃讓論古今之文陳振孫稱其辭質而義正可以得其人蓋有所傳于伊洛之統者也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云輩之弟曰淵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理其子也少從呂居仁徐師川遊

是先生又為徐氏門人

通守方困齋先生傳

方疇字耕道弋陽人也學者稱為困齋先生受業于紫微而編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紫微嘗述顧子敦語以告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守正日觀養且日吾將朝于斯夕于斯以無忘呂公之賜建炎中成進士紹興中上書有四宜憂謂女真詭計盜賊猖獗藩鎮跋扈將帥畏怯十宜行講征伐理財用擇人才明賞罰重臺諫抑奄寺議詔令卹凶荒訓鄉兵寬民力一宜去則宰相秦檜也通判武岡太守宋若樸希宰相意言先生與胡忠簡公為姻家以深文貶零陵忠簡自嶺外貽之書曰君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先生于是名其所居曰困齋其讀易也謂之困交其自稱曰困叟張魏公雅重之先生才氣抗邁闔門雍睦之行甚篤出處又不苟謫居好學不倦汪文定公嘗曰幸聞耕道之風庶取則不遠且足令吾同學者有所興起後赴判建康卒于官有集二十卷

監鎮方先生豐之

方豐之字德亨莆田人也從紫微呂公學于信州其後辭歸紫微以詩送之有云子學既立子志甚遠何以終之在不倦是也仕至監鎮先生後以婦家遂遷建陽工詩蓋亦紫微之餘風朱子與放翁皆嘗序之子士繇則朱子之門人孫丕父則勉齋之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漢上學案

祖望謹案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數之說

未嘗見于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

長以洛學見用于中興漢上實運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

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梓材案漢上傳本在上蔡學案自謝山為別立學案

上蔡門人二程再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累仕州縣胡文定安國

大器之薦召為司勳員外郎趙忠簡公復薦其廉正守道士人

冠冕使備講讀必有裨益再召始至首問易春秋之旨上悅改

除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侍經

筵轉起居郎兼建國公贊讀與翊善范元長冲人謂極天下之

選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累遷翰林學士太常吳表臣

議行明堂之祭先生言王制國有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

為越綿而行事春秋譏吉禘于莊公謂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三

年合祀天地遂享太廟時真宗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在今

日行之則非矣其言不用紹興七年謝病丐祠卒上慘然曰楊

時物故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錄其子官先生經學深醇有

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種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

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李溉傳許堅許堅傳范

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頤是

時張載講學于程邵之閒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

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等篇臣今

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

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

專尚文辭為非故其于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亦如

此蓋其知其所自云雲濠案四庫書目經部收錄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祖望謹案漢上謂周程張劉邵氏之學出于一師其說恐

不可信其意主于和會諸家而反不免于吳氏所讓舛錯

者也然漢上之立身則粹然真儒也

漢上易卦圖說

列禦寇曰易者一也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復變而為一

李泰伯曰伏羲觀河圖而畫卦禦寇所謂變者論此圖也一者

太極不動之數七者大衍數九者玄數也泰伯謂畫卦亦未盡

其實大衍五十之數寓于四十有五之中黃帝書土生數五成

數五太玄以五五為土五即十也

王洙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

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斯乃

杜子春之所憑抑知姚信之言非口自出但所從傳者異耳梁

武攻之涉于率肆以上河圖說



洛書劉牧傳之一與五合而為六二與五合而為七三與五合而為八四與五合而為九五與五合而為十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十即五五也洪範曰一五行太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范望曰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合二十有五所謂天數二四六八十耦數合三十所謂地數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即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惟十即五也故甲己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

伏義八卦圖王豫傳于邵康節而鄭吏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義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巽坤初艮初兌初坎初離初震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薛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為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包犧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為神農氏因之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王輔嗣以為伏義重卦鄭康成以為神農重卦其說源于此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坎與離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與夫別象次序皆初卦也吏曰乾之初交于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于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于坤

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于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于坤之上得艮故為少男坤之上交于乾之上得兌故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于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于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于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于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于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于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于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于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于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于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于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于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濟乾生子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也連山以應天時也置乾于西北伏義初經乾上坤下放退坤于西南歸藏以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具為耦歸于伏義之初經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盡于是矣故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既濟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恆為下經之首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李挺之變卦反對圖說往來者以內外言也以消息言也自內而之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內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



往文乎坤之柔也于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于剛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其出入以度內外此所謂上下無常也若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言分剛上而文柔當曰剛來而文柔矣无妄之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外卦乾已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自卦外來乎 六十四卦相生圖說

律歷之元始于冬至卦氣起于中孚其書本于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于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為東壁營室東壁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于辰為亥于律為應鍾于時為立冬此顛項之應所以首十月也 太玄準易圖說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五

夫六十卦乾貞于子而左行坤貞于未而右行屯貞于丑開時而左行蒙貞于寅開時而右行泰貞于寅而左行否貞于申而右行小過貞于未而右行七卦錯行律實效之黃鍾乾初九也大呂坤六四也太族乾九二也應鍾坤六五也無射乾上九也夾鍾坤六三也夷則乾九五也仲呂坤六二也蕤賓乾九四也林鍾坤初六也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故子丑寅亥卯辰酉巳申午未謂之合聲 十二律相生圖說

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始結也是時豈惟無冰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日一陰之生始凝于下驗之于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于坤之上六則露結為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陰而知冰霜之漸 坤初六圖說

乾坤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離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為一是以作而萬物觀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湮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 坎離天地之中圖說

夫陽生于子陰生于午自午至于子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時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爾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為歲者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六

有以爻為月者有以爻為日者以復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復為應數之微明是也 復七日來復圖說

自初數之至上為六或以一爻為一歲一年同人三歲不與坎三歲不得凶豐三歲不觀既濟三年克之未濟三年有賞于大國或以一爻為一月臨至于八月有凶或以一爻為一日復七日來復或以一爻為一人需不速之客三人來損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或以一爻為一物訟繫帶三褫晉晝日三接師王三錫命比王用三驅睽載鬼一車田獲三狐損二簋可用享萃一握為笑革言三就旅一矢亡巽田獲三品 爻數說

漢上易叢說



歸藏之乾有乾大赤乾為天為君為父又為辟為卿為馬為禾又為血卦

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

菀陸澤草也生于三月四月菀實也葉柔根堅而赤陸大于菀葉柔根堅者兌之剛也堅而赤者乾之色也

易有以一策當一日者乾坤之策是也有一爻當一日者七日來復是也有一策數七八九六言日者勿逐七日得是也易之取象豈一端而盡六十卦直日兩卦相去皆七日其實則六日七分猶書稱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言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詩言一之日二之日其實十一月十二月之日何于此六日七分而疑之乎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七

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已取重離之象何則離麗也離為目巽為繩以巽變離結繩而為網罟之象也網罟目也離為雉巽為魚以佃以漁之象也

彖者孔子贊易十篇之一先儒附其辭于卦辭之下故加彖以明之諤昌以乾彖釋元亨利貞文言又從而釋之疑其重複謂非孔子之言且引穆姜之言證之此又不然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古有是言或文王或周公之辭孔子因其言而文之以垂後世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以文言名其篇如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則孔子所繫之大象也何以明之且以復卦大象言之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

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矣以是知繫大象之辭非周公作也

說卦脫誤比于諸篇特多荀氏易本乾後有四象坤後有八震後有三巽後有二坎後有八而又以採為撓離後有一艮後有三兌後有二虞氏易本以龍為號反為阪專為專亨為宜科為折羊為羔鄭本以廣為黃乾為幹黔為黠京氏本以昂為末巖為螺果麻為果墮其餘陸續王肅姚信王虞偏倚點畫亦或不同蓋焚書之後周易雖存至漢已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而上之故三篇之文各有差誤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八

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眾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眾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思慮不出于口腹之間在席之上夸張于世以自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然物之乘閒而出豈離乎五行哉

陰陽用也剛柔體也用之謂道體之謂德體用無閒和合為一順而行之則動靜語默皆得其宜故曰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天地萬物共由一理其理順而不妄深明其源乃能一天人合內外體用無閒矣此之謂盡性盡性則通晝夜之道而知其于窮達壽夭以正受之不貳其心矣

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蓋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難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



无所不及故易言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

附錄

先生初為胡文定所薦稱疾不至會趙忠簡公鼎為參知政事高宗詔以當世人才趙曰臣所聞朱震學術深博乃召用是時度州民為盜先生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選良太守慰撫之且使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使之

林拙齋紀問曰漢上叢說云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饑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息豈不簡且易哉以此推之天下未有不知而作者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九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朱漢上云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今瀘敘獠俗多衣統袞猶是古法

漢上學侶

朱先生巽

朱巽字子權文定弟亦富學號二朱 參姓譜

梓材謹案姓譜原作字公權文定名巽字子發先生名巽當字子權上蔡監西京竹木場文定與之往講事見上蔡附錄則亦上蔡弟子也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別見武夷學案

漢上同調

僕射沈先生該

沈該字守約吳興人登嘉王楊進士紹興二十六年以右僕射兼修國史嘗撰易小傳其說以左氏卦變為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獎 參朱氏經義考

漢上門人 二程三傳

宣教劉先生長福 別見泰山學案

隱君徐天民先生疇

徐疇字南夫一字叔範蘭溪人也漢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禮記湛深經術文得歐會筆外法而弓兩斛力射命中隱居講學人莫知者東陽吳文炳獨知之延以教其子于時發中之以師道興起後進者曰東萊曰同甫曰說齋曰先生學者稱為天民先生其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十

徐氏門人 二程四傳

主簿吳先生葵 別見說齋學案

沈氏續傳

田興齋先生疇

田疇號興齋華亭人嘉定開嘗設講席于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著有學易蹊徑二十卷 參姓譜

謝山田氏學易蹊徑題辭曰宋人之言互體者黎洲祇舉

漢上黃中二家今觀興齋之說又有出于二家之外其每

卦一圖皆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攷

其所自出則與興沈氏也沈氏謂睽三則下互為離其變

則上互為兌即興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



有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爲天子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之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則固合正變之互言之矣興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當聖人作象辭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預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爲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尙未及成興齋則每卦列焉竟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爲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

十二

宋元學案卷三十七終

默堂學案表

陳淵——沈度

了翁從孫

伊川龜山門

人

安定濂溪明

道清敏再傳

涑水鄆江

西湖三傳

三傳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范冲 別見華陽學案

並默堂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一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默堂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婿為首座其力排

王氏之學不愧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

龜山亦未能免于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于豫章述默

堂學案梓材案默堂傳本在龜山學案自謝山為別立學案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初名漸字幾叟雲濠案忠肅言行錄附載默堂先生行實云忠肅公之從孫也

楊誠齋序先生集作翁子誤早年從學一程梓材案此所謂二程蓋亦指伊

川而後學于龜山紹興五年以胡文定薦充樞密院編修官李

忠定綱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召對賜進士出

身除監察御史右正言面論程王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三經

義辯甚當理則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

上曰安石穿鑿對曰穿鑿之過尚小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

上曰差者何謂對曰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

主誠孟子主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

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發明性善而安石取

楊雄善惡混之言至于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又論

秦檜親黨鄭億年嘗從賊乞履職名為檜所惡以宗正少卿去

位紹興十五年卒嘗謂羅仲素曰聖道甚微有能于後生中得

一箇半箇可以與聞于此庶幾得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

不易也先生為龜山之婿卒能傳龜山之學學者稱之為默堂

先生其門人曰沈度序先生集雲濠案先生行實忠肅嘗局其所居曰默堂有默堂集五十卷

行世今四庫書目二十二卷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默堂集謝山特為先生立一學案凡集中語近于禪者當必采錄而辨正之惜盧氏所藏原底未全

附錄

先生幼穎悟異常見得聞家學十有八歲首領鄉薦名聲藉甚

顧慊然以所學不在是聞楊文靖得伊洛之傳上書執弟子禮

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請益焉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文靖得書以為深識聖賢旨趣遂以子妻之

先生與邑人羅仲素為同門友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嘗謂

仲素必竟日迺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不聞與學清節

真南州之冠冕也

紹興九年除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執事入對上曰昔陳

瓘為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事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

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不驗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

墜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又嘗以語宰執曰御史陳某老成有學

嘗聞講論語中庸可令進用其眷遇如此先生感上恩厚侃然

守正每因奏事及治亂之本原學術之邪正君子小人朋黨之



分中國夷狄逆順之理必反覆為上言之

嘗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發錫予之費太過所用既眾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

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自少即為忠肅所知常侍左右踰三十年忠言諫論得之為多及從文靖學濟以涵養薰陶義理步趨矩度是以行己立朝具有本末

或勸其遷就以隨世立名先生歎曰吾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已子孫榮枯不暇計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三

默堂講友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為豫章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

別見華陽學案

默堂門人

胡程三傳

尙書沈先生度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池州主簿播曾孫也先生從學默堂幾二十年紹興開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閉居獄犴無宿繫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即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子在崇安爲屬吏創立社倉均糶備貸

先生以錢六萬精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仕終兵部尙書參註書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終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四







毛詩語孟解中庸說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雲濠案四庫集十七卷然首卷列經解之日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淳祐七年賜諡文質

宗義案龜山三傳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門中最無氣餒而傳道卒賴之先師有云學脈甚微不在氣魄上承當豈不信乎然亦多湮沒而無聞者聞不聞君子不以爲意而尙論者所不敢忽

議論要語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憍蓋察常累明而憍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憍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憍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憍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二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用乃至于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

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尙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人未嘗致憂于其閉蓋邪正已明故也至于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眾此孔孟之所汲汲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三

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眾人多欲

中人之性由于所習見其善則習于爲善見其惡則習于爲惡習于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爲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于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爲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遵堯錄



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于外則其違道不遠于斯時也苟有辜孽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于忘言之地矣至雖賢者然惜非其倫也

太宗內廷給事不過三百人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雖之訓是也有關雖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非人倫之美也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芻狗之說朕所最慕臣從彥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行其所無事篤恭而天下平易簡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大之詆訾堯舜而其下流為申韓不可不辨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四

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趙普之對太宗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蓋不知言者

君子之所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鈞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非能致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闡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為臣之節其幾于道者與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未有可稱者莫不難以霸道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為之說況其下者

章聖皇帝未生仁宗有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降生為宋第四帝古之燧人氏也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託生及仁宗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鑽火臣從彥曰此所謂無微不信者也

古人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定則其仕也不遷于利不屈于欲道之于民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于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亦何所不至王曰章聖皇帝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也才某也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良圖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五

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司馬光改新法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眾議則失之矣紹聖之害亦光此言有以召之

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者惟罷免役失之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

豫章問答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于學無由進矣

以聖賢則其學而非道以俗學則其學而非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陳章問答四條其三條移入附錄此則分一條為兩條

附說

學道以思為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作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家一切反是

外于吾聖人之學者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惟學者所決擇也吾道當無疑于物

祖望謹案以上三條見所贈延平詩注中甚有關係故附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六

著于問答之後

附錄

仲素篤志好學推所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龜山遊攝衣侍席二十餘載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畧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伺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

抑何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倘不量資質之陋妄意于此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

延平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又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七

子弑其父者嘗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

又曰先生合應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方亦是養心之要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即是空難作一類語看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與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

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又曰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宗義案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者疑其與前所舉有礙黃勉齋曰羅先生以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有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案羅豫章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入

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後動靜為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為有病故豫章為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

百家謹案豫章年譜謂致和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龜山為蕭山令先生始從受學宋史亦云龜山為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謹考龜山全集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于蕭山明矣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于庚子若見龜山始于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

何從見之乎先君子別有豫章年譜訂正

祖望謹案朱子師有四而其所推以為得統者稱延平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謂龜山門下千餘獨豫章能任道後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讀豫章之書醇正則有之其精警則未見也恐其所造亦祇在善人有恆之閒龜山之門篤實自當推橫浦通才自當推滿后多識前言往行當推紫微知禮當推息齋特橫浦紫微不能自拔于佛氏為朱子所非然其不背于聖人者要不可沒而汪文定公所舉豫章語錄之失則似亦未必能于佛氏竟脫然也若因其有出藍之弟子而必并其自出而推之是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若延平所得則固有出豫章之上者愚故連而標之曰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九

豫章延平學案

豫章講友

廖先生衙 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門人 胡程三傳

文靖李延平先生何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于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為世所知先生冥心獨契于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單屨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



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隆興元年十月汪玉山應辰守闔幣書迎先生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一

延平答問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于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尙自見問于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爲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十

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爲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蓋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

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闡闢至于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于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渾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于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于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于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十一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耳某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承錄示車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其中開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心能然若如此看卽于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言云云正謂此爾大率論



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詳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于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為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耳若五十矣尚昧于所為即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于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謂仁也朱子自注先生批云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

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也朱子自注先生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從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雜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

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于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

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慮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別今錄謝上蔡一說近本正是天地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灑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

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朱子自注先生句斷批云見道也某心甚疑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所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于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于學者甚有力蓋尋常于靜處體認下工夫即于鬧處使不著蓋不會如此用力也自非謝先生確實于日用處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于此更思看如何唯于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明析面誨而愚意



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睥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閉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睥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于畔接歎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彷彿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邪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于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于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于此體認令精密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于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

然一體流決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卽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卽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勤論吾儕正要如此

黎洲孟子師說曰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開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養心猶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且晝呼吸實可持循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五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卽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失其主宰則義理化爲血氣所差在毫釐之間

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雜氣而言持志未免把捉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儀之可言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則氣化而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詎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言孟子之說淫邪過指一時立言之輩厥其學術設辭危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馬之類是蔽于名實者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陷如入于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掉罔飛箝離遠于正道遁辭炙輶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尙口乃窮也誠則公孫龍之家注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淳于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百家謹案朱子此說只要得心與氣合又云心氣合一不見其閉延平云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即勞攘與師說所解雖不同亦畧相似故採數則附此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夫

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又見論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為制之于外而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為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于理則敬特出于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功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為一庶幾灑

落耳某自聞師友之訓頓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閒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于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閒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為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于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功不至格亡即夜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七

氣清若且晝閒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傷無人儻侍亦難一來柰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為至禱也

梨洲師說曰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即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卻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為其平



日根株久禪宗席平且之氣反似暫求之客終須遊去明道之微心陽明之隔遠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體此念庵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人日逐于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葭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且之氣此氣即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天性生生之機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閉又發第人不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耳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且晝格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且之氣似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大

落于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以上俱師說

姜定庵曰且晝存養則且晝之氣亦清又何但夜氣邪正謂格亡者夜氣亦能自清所以見性善之同然也

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精通和樂之象見卽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爲能存養者積久亦

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軸卽離閉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智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諭以爲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性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九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于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服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子

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人之念慮若是于過惡顯然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甚是閒底事燥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事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

不違乎心目之閒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也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真意思纏著心去看便墜過了多

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見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畧畧修治亦須苟完可耳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于冷落境界上打疊

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着東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某兀坐于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猶不敢必親恐侍旁之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須于此審處

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于出處閒更體此意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主

承諭近日學履甚邁向所取近作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窒礙及于日用動靜之閒有拂戾處便于此致意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耳

吾人大率坐此窘窶百事驅遣不行惟于稍易處處之為庶幾耳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過事室塞處多每以古人

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承來諭命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于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

志于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



留在我心中爲悔來論云悔者已顯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即于道理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爲有失處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胸中卻是積下一段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論所謂似是于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敬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于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于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耳禪學者則不然渠亦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五

有此病卻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示報爲望

朱子注曰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成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成便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在此粗安第終不樂于此若以爲隨所寓而安之即于此艱危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耳

宗義案朱子言余之始學亦務爲備伺宏闊之言好同而惡

異喜大而恥于小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是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自朱子爲是言于是後之學者多向萬殊上理會以自託于窮理之說而支離之患生矣亦思延平默坐澄心其起手皆從理一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萬殊者直達之而已矣若不見理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爲殊殊亦殊箇甚麼爲學次第鮮有不紊亂者切莫將朱子之言錯會

附錄

朱子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五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曰熹早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彙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又曰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  
李先生論此故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  
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  
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徑言無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  
如先言慎獨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  
又不深思遂成踉蹌過孤負此翁耳

又曰昔聞先生之言教以為為學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為他  
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  
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  
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  
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  
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于此者為能有以識之  
未易以口舌爭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書

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又曰李先生初明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  
若不異于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畧不與  
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又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  
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  
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  
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于  
前也又有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

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  
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墜之氣

又曰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  
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灑灑安  
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于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  
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初熹當時為之語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書

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  
初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梓村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和靖學案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人不可  
堪者持以自比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  
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以上皆朱子語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  
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醉面盎背自然  
不可及

趙師夏曰李先生不特以得于傳授者為學其心造之妙蓋有



先儒所未言者

王深寧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朱松字喬年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為政和尉父森卒于官邸貧不能歸葬即葬其邑服除調九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轉司勳吏部兩曹上書諫和議出知饒州未上請祠十三年卒先生初以詩名繼而契心于賈誼陸贄之通達治理及得浦城蕭子莊劔浦羅仲素而師之以傳河洛之學而昔之餘習盡矣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義利之閒兩端而已然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宋

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于機括之閒則差尋丈于百步之外矣其所善者同學李侗邵啟之外則有胡籍溪憲劉白水勉之劉屏山子疊將卒屬其子元晦嚮往受學焉後以子貴贈通議大夫諡獻靖著有韋齋集學者稱韋齋先生

韋齋文集

頃來九溪兩月雖獲徧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議明志高傑然自拔于流俗如吾友者其為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忘學如農夫使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于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于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

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

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于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為己任起而倡之者然世方嬰于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其方急于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于吳歛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夫問塗而之旨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為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躋中庸之庭也

各注德榮書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宋

泥質之以大方則惡用之趨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億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為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于治道皆卓然有功于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者質于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于奧窔之閒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于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于四



方而朝廷尊燕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  
準今則治亂存亡之效如食粟之必飽食葦之必斃此司馬氏  
之學也程氏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  
學于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濠涓之上時方其惑不  
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  
型諷誦詩書不如親承風旨 上謝參政書

車齋語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  
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于斃是以自昔  
聖賢立法垂訓所以防範其明者未嘗一日少忘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元

自恕之心而開于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  
無所恃以為安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屬名節為先務而  
又博求魁扁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實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  
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奮不顧身以  
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  
固矣

宗義案豫章稱車齋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故朱子之  
學雖傳自延平而其立朝氣概剛毅絕俗則依然父之風也

附錄

先生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車之義以名其齋早夜其閉  
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于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

金使議和先生與史院同舍胡瑋共疏曰彼方吞噬未磨而一  
且幡然與我和者紐于威以侮我耳又慮我言銳而為和之說  
以撓我耳彼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益  
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  
而執事者方以為吾為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  
公祖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不為之屈日夜  
思所以圖楚者卒能蹙羽于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  
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手鈔口誦不懈益虔蓋玩  
心于義理之微而放意于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元

教誘不倦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奸佞鬼蜮爾賢附勢之  
流則鄙而遠之不忍正視其面晚既屬疾手書先訣于屏山籍  
溪白水屬以其子往受學焉

百家謹案程太中能知周子而使二子事之二程之學遂  
由濂溪而繼孟氏朱車齋能友延平與劉胡三子而使其  
子師之晦翁之學遂能由三子而繼程氏卓哉二父鉅眼

千古矣

延平門人 胡程四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為晦翁學案

承議羅先生博文

羅博文字宗約沙縣人以奏補福建司戶參軍調靜江府觀察



支使知瑞金縣張魏公浚都督江淮辟為幹辦公事汪玉山應  
辰辟蜀中參議官累遷承議郎自請奉祠乾道四年卒先生于  
佛老之學能究其所以然後從張魏公問行己之大方魏公手  
書所為敬說以授之先生守之終身已從李延平得聞河洛所  
傳之要多所發明于是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別  
耳由是自信益堅

宗義案朱子與宗約在延平門人最為契合然朱子之交宗  
約在延平沒後宗約尋又入蜀其相與不過一二年耳宗約  
于蜀中得豫章議論要語曰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  
之則其所推服朱子而外無人焉乃宗約卒于途中此言遂  
成虛語可歎哉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三

百家謹案朱子文集中有宗約行狀而道南源委錄中稱  
宗約年未三十一楊蕭然屏遠聲色大為朱子所敬服

劉先生嘉譽

劉嘉譽字德稱長樂人受學于延平子世南從林之奇遊

韋燕家學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為晦翁學案

劉氏家學 胡程五傳

司理劉先生世南

劉世南字景虞嘉譽子少從三山林氏遊與呂東萊為友秉禮

蹈義鄉黨敬之官吉州司理參軍子砥厲 參閱書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砥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終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三



橫浦學案表

張九成——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龜山門人 安景良

二程再傳 樊光遠

陸學之先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沈清臣——趙彥肅 別見象山學案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于恕——郎煜 見上橫浦門人

于憲

徐椿年

倪稱——子思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劉荀 別見香齋學案

郎煜

史浩——子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孫守之

孫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張良臣 別見龜山學案

郭欽止

喻樗 別見龜山學案

張浚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姚述堯

葉先覺

施德操——族孫 庭先 別見震澤學案

楊瑤

橫浦同門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宋元學案卷四十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浦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

以橫浦為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

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道橫浦學案梓材案

仍黎洲原本其為謝山所補者皆為注

龜山門人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宋元學案卷四十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學龜山紹興二年廷對第一僉判鎮

東軍與監司不合投檄而歸學士大夫簪笏雲集多執贊門下

入為太常博士改著作郎除宗正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經筵

論災異廷時相秦檜請守邵州何鑄劾以依附趙公鼎落職先

是先生嘗謂高宗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

其故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無足怪也

終父喪取旨與宮觀詹大方論其與僧某兩朝政簡南安軍

槍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先生遺書痛陳其弊戶部持

之即丐祠歸先生在謫居十四年解釋經義目病就明簷下磨

痕雙趺隱然廣帥致簾金先生曰吾雖遷徙困乏何敢苟取卒

不受自號橫浦居士亦稱無垢居士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卒年

六十八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雲濠案先生著有尚書大學中庸孝經論語孟子說無不錄橫浦心傳四庫書目宋錄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

橫浦心傳

學問于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于異端不識

真味遂致誤人一生

或問學者多為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往往

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

所見不到故耳今人于水之溺火之烈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

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者多矣彼見畫虎

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過其真則喪膽失魂終身不敢入山林

其理可見

宋元學案卷四十

或問作善則吉從惡則凶如此則善惡便是吉凶否先生曰分

之則有僥倖之心

或問中和如何分先生曰中即和作事合理人情自不乖

或問敬有定體否先生曰敬在心雖死不可變易贊結纒是矣

或問教小兒以何術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

乃餘事若不先以此則雖有慧點之質往往輕狂後亦難教然

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學作文事科舉不容不躁等皆其父兄

無識見子弟稍有所長便恣其所為遂反壞其資質後來多不

能成器豈得一第便是成器邪

或問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善何也先



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不之思耳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即善也其言豈無所自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

有志者其規模必先定無志者一切皆偶然

或問去異端難否先生曰人多不識異端所以難去只如楊墨本學仁義仁義豈是異端惟孟子能辯之故能去之也不然未必不反溺其說此所以去之覺難也

或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曰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則經非紙上語乃人心中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世俗之論多服于無心而君子則服于公公固無心矣往往有

宋元學案卷四十

三

所抉擇則以有心疑其不公今于十人而擇其一之善則九人者或及其一二或不及而謬得其名與夫忌而毀矜而怒者九人不無二三也十人可以數計也乃若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積而上之擇之愈詳爭之愈眾紛紛而不可較吾以為公也是乃所以起其不公之論也至于羣千百而餽其名錯其數唯吾之所取而唯其人之取吾固取之以無心而人亦不得以有心疑吾雖舉一盜跖而顏子不敢怒黜數伯夷而為盜跖者亦不為之憚然此世俗之論所以為不公也不決之君子而孰決之乎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皆表裏之符也

東漢君子太好名如李膺雖已禁錮而天下士大夫欣慕唯恐不及更相標榜互為稱號八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出而黨禍起矣皆不見道之故見道者必畏名名非可好從其自至猶且辭之況自相夸美乎此取禍之自也

禍福有幸有不幸而善惡之理則一定君子惟其一定之理而已豈當論幸不幸小人則一味圖僥倖或僥倖而得福往往不復以善惡為定理矣

晉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歐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歲寒不衰夫能屈以為伸逸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觀昶所言真謹

宋元學案卷四十

四

厚君子也予名諸子皆以厚亦欲其不為刻薄耳心吾此言凡發于口必當應心亦顧名思義之意諸子無為刻薄以愧吾此言當三復之

或問事成于偶然語得于不思技精于無意理會于適爾然皆有終身而不可及往往意愛神喜自然不忘乃若工寫規畫朝誦夕記目注心想非不甚切而旋即遺忘何也先生曰不用意處真情自見用意則奪其真矣孟子于赤子入井時喻仁此時真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當如此察之非言可盡

君子惟義所在雖處汙辱未始不榮若求以全名則必墮詭偽往往先自受辱矣



或問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有感心則有思爲心卻說無思無爲何也先生曰當寂然不動時豈是土木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爲近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于愛上執著便不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處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于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或曰如此則義亦可說先生曰若能于義上識得仁九爲活

宋元學案卷四十

五

法

祖望謹案以覺爲仁謝上蔡之說也其說亦本之佛氏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寥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于人曰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于尹故湯得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皆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子細思之不是泛語

補

或問先生平日處心忠厚于一事一物必欲成就其美故諸子姪皆以厚名欲其不輕薄耳以某觀之忠厚之人大抵多寬緩容物不甚迫切每見先生疾惡太甚于喜怒畧不能少制似覺不甚容與往往皆以先生爲剛躁不知或自覺否先生曰所養

至則有藏蓄若作僞又非真情理不順處自然不平初無容心也若見人之惡而不怒不是作僞便是姑息

或問屈人以服己不爭則怨屈己以服人不鬪則憾力未屈則爭鬪力已屈則怨憾此人情也而孟子論以大字小者樂天以小事大者畏天皆以爲然何也先生曰聖人以天理爲人情常入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故爭鬪怨憾與畏樂不同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會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宋元學案卷四十

六

或問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豈非取其不動故邪先生曰鼎處烈火上如君子處倉卒接攘中安然守正不動聲色而內有所處

或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或問近日監司責郡守縣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闕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遠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于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于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于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孟子于古聖賢中獨發一養氣之說卓然超越議論深邃如言勿忘勿助長言是集義所生言配義與道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皆自其平日踐履工夫中來豈人所矜髣髴似所得者邪韓愈言孟死無傳其傳深矣真難其人也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為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處道義中慎者處勢利甚輕處勢利中執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慎勢利不可執也執則無一點渣滓氣無非俗態耳

仁即是覺覺即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于區別熟則融化矣

見道者如見故物則他物不能易聞道者如聞妻兒聲則他人聲自不相投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七

或問慮人疑者常為人疑欲防人者必為人防恐生事者多被事擾惡人擾者人每擾之如何先生曰皆自有以致之何如無欲無慮無恐無惡便自泰然此皆有心之過也

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扶冊看書但時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處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閒稍存餘地則亦汨沒矣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失其用亦無體

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遠或問當患難之來如何處曰無事時理會道理令實

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于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

易

或問或者云知其為小人便當以小人處之如何先生曰既知其為小人復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為小人矣此何心哉天下豈能一一皆君子雖堯舜盛德之君朝廷之上猶有小人堯待之無異心也四凶為惡于舜世故不免誅戮苟可以己舜未必遽殺也

或問莘莘為善者舜之徒莘莘為利者跖之徒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如何是明先生曰不可將利心去為善或問如何是聖賢氣象先生曰聖賢自不知氣象如何稍自涵養充實則自然蘊藉可觀長沮桀溺見仲由即知為孔某之徒仲由平日在聖門中行行孔子以為不得其死一侍孔子行便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八

自各別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為果無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今只為今人作用多不是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道果無形迹否曰道非虛無也實用處通變者是

或問人于窮時如何免怨尤曰理不一貫將天人物我都分卻自然多怨尤

或問退之言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如何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反以仁義為贅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之後必繼曰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  
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

或問龍無羽而飛蟬無喙而飲兔無牝而育蛇無足而行蚓無  
首而穴此理如何先生曰龍能變蟬能吸兔能望蛇能擾蚓首  
不銳而能食壤豈有無故之理但人不推之耳

君子之心常長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亂安危得失  
成敗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人失則悲得則樂非能自爲得失也而得失必有主故所以致  
其悲樂者以主之者致之也有片玉而吾得之樂因以寓一旦  
失之則悲亦隨之是吾之所樂者以此玉之得而所悲者以此  
玉之失樂以玉得而吾初不與其樂悲以玉失而吾初不與其

宋元學案卷四十

亦

悲得失亦初不與而玉與之反其初焉則玉與吾較然二物耳  
而吾切切乃欲飲其得失悲樂于己而故爲之得失悲樂豈不  
疏且狂哉故凡物交于前而情動于中墮于得失悲樂之域者  
安得不少反其初乎

凡物之形于外者常有以泄吾之眞吾逆知其形而不爲之泄  
則物初無奈我何而我固自若也爲之凶惡暴橫以泄吾之怒  
爲之諛佞情盼以泄吾之喜爲之厄窮憔悴以泄吾之悲爲之  
放曠快逸以泄吾之樂此皆不明乎道而與物爲徒者也至于  
有所養者則喜怒哀樂初不足以動其心而付之喜怒哀樂而  
已我何容心哉

人之念慮欲靜要須盡窮理之學理之不窮而欲念靜事來無

慮則愈擾矣若見得到底往往常覺靜理定故也亦有頑癩人  
自會頓置閑事不挂思慮者然亦不可應物

頃嘗見邵德升分定錄凡神告參議爲人耳目聞見者歷數其  
詳且以警貪愚不安分之人喪廉恥圖僥倖以至死亡而不悔  
于名教亦有補矣然此理亦甚易曉不學而求名無貨而爲商  
不耕而欲食雖三尺之童知無此理然其間亦有偶然成名無  
貨得貨遊手坐食則往往舍其正而求其幸苟其得而忘其生  
忽其所不可而觀其所或可此皆暗于理故耳胡先生序春秋  
說有云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  
天此說又有造化不止于能安分而已

梓材諸案梁洲所錄橫補心傳五十八條今移爲附錄者  
四條移列于忠甫傳後者一條移入古監四先生學案者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

一條移入百源學案者一條移入伊川學案者一條

積補日新  
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會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  
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用明于內者見己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  
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  
分與

幼喜放壯喜關老喜憂

補下同



學文者多忌學道者多退 退謂退避

己以為是眾以為非己以為非眾以為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乎聖賢矣否則是非皆私心耳奚擇焉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補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一

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朝廷必于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君子為善期于無愧而已非可責報于天也苟有一毫觀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

士大夫以氣為主氣一不振則阿匱苟容無不為矣 補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 補

附錄

先生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

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十四遊郡庠閉關終日寒折膠暑鍊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真大編若與神明為伍更相驚服而師尊之

射策集英殿晷日禱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為心母遺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敵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二

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意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別置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炭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表丈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臨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闕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過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埽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



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珍禽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原蓋自聞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聞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以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安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問聖情在再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云云上感其言拔置第一侍郎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對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日以至誠日不知入而對宦官嬪御又何如上日亦以至誠日外不對羣臣內不對宦官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日只此遲疑已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一

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上嘗命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如高閑卻理會得上日朕要卿講辭遜再三上固命之對曰必欲臣講臣惟以論語孟子爲說上大喜日又道不會

先生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日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唯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知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和者之戒落職編置安南軍先生與宗杲爲莫逆交秦檜忌先生于是言者論先生與宗杲誦朝政

請居南安步帥解潛亦請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

所懷有不足者否潛泣日一生唯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唯天知之先生日無愧此心足矣奚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日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公日武人一念正氣此與朝聞夕死何異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在南安或問先生日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邪先生日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檜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志欲盡殺賢者然未必不反徵人之言子姑俟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二

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是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柰何先生日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

一士夫遠自浙江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然見于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以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貧累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南安一老兵長在左右入夜時與子姪說文字或至三鼓老兵不去因謂之曰汝老自去眠其老兵忽云每聽侍郎說書某自喜眠不著但恐諸小官人欲睡耳引至燭下則兩目熒熒口吻噙噙欲語喜色滿面先生日小人中亦有警策者到此乃見知



于此人良可發一笑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成卽補之一皮履汗做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粗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邪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做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語須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入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酬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宋元學案卷四十

五

汪玉山讀龍川志曰無垢昔與某言古人行事信其大節小疵當弗論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寇公正直聞天下豈肯向人求官者歐陽公志王文正墓言其從公求使相若此之類慎言之子聞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多貶辭及讀龍川別志悚然自失乃知別有曲折無垢之言益信補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補黃東發曰橫浦先生憂深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遊果老浸淫佛學于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其有所謂心傳錄者首載果老以天命

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爲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爲千百億化身影傍虛喝聞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經而喜談樂道之晦庵嘗謂洪适刊此書于會稽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狂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既賢則其書盛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每明言禪尙爲直情徑行果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偽易真鮮不惑矣

宋元學案卷四十

六

宗義案朱子言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宗果語之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富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閉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案橫浦雖得力于宗門然清苦誠篤所守不移亦未嘗諱言其非禪也若改頭換面便是自欺欺人并亦失卻宗門眼目也

橫浦講友

提舉喻湍石先生樽別見龜山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爲越張者儒學案

進士姚先生進堯

姚進堯字進道華亭人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邪先生曰困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之學夜閉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



如初 參北窓多錄

梓材謹先生張孝祥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見朱竹垞北窓多錄跋語

葉先生先覺

葉先覺

施持正先生德操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者稱為持正先生與橫浦遊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癘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里人邵晦之煜偶得其孟子發題真錄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櫛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畧云

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北窓多錄二卷

謝山題北窗多錄曰持正先生顛末畧見于竹垞檢討之

梓材案竹垞跋云彥執張子韶之友也病癘而沒子韶跋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惟葉先亡公繼又去

宋元學案卷四十

七

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開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然未足以發其書

之蘊也是書厄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為乃其于伊洛

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持正

與橫浦為心交類橫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

卓然不滓者矣

孟子發題

天生聖賢蓋將以祐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嘗竊怪夫自孔子沒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履屐徒黨駕其說于天下人人自以為得聖人之道其說卒不明惟孟子一書乃與六經孔氏之說並傳世之學者至號之為孔孟嗚呼何其盛也晚聞師說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與百家眾說同其論道德

旨果不說于六經孔氏之說其所以有補于天下後世其功

不細而世之學者至號曰孔孟其說果不誣嗚呼天之生斯

人也其果有意于斯文乎古人謂其書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

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固也然私竊論之孟子有大

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

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道六經之所不載通邪說

于橫流啟人心于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

乎自古聖人未嘗劇談性是以諸子之說紛然其間曰善曰惡

曰混曰三品曰無分子善不善爭論四出要其歸皆以氣為性

者也豈真識所謂氣哉孟子于眾說之中獨發之曰人性善自

孟子談人性善始覺天下之人皆與天地等皆與堯舜等雖頑

宋元學案卷四十

六

鄙猥瑣昏愚樸陋皆得為道德之歸與向之為善惡之論者功

用何如哉此孟子所以為知性之言而大有補于斯人也然後

世談性其盛于釋氏釋氏談性明體而不用自喜怒哀樂以

前釋氏宜知之喜怒哀樂已發以後釋氏置之不論此所以功

用為闕然則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樂之後不然則寂然

不動之時善惡安在孟子兼其用而發之始覺四端之用沛然

見于日用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皆自此建立人性如

此古人未發也孟子獨發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論道德者自性

命之理達之于父子君臣自治心修身推之于天下國家以至

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養氣孟子于眾說之中

獨論浩然之氣自孟子談浩然之氣始覺聖賢所以為聖賢以



有此氣孰謂此氣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于吾則所存者喪矣所以為聖賢者如何亦有是氣也方充然自得于心雖不可名狀要其為物中正勇健廣大堅固故行之于富貴富貴不能困之使淫行之于憂患憂患不能困之使戚行之于聲色聲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于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懼行之于事物紛擾之地則事物紛擾不能困之使亂凡物之自外至者雖雜然並進而吾之胸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動心非以此氣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剛以直世之人不明此氣往往認其氣血之強以謂浩然者于是以倨傲為大以凌暴為剛以倖倖者為直若然則世之凶人暴德皆得浩然之氣矣嗚呼噫嘻孰能真識吾所謂直剛大之德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

九

則外物不困而天理渾然故其氣之充于吾身也倅然見于面盎然發于背沛然見于周旋動作之閒古人之大有為于世者皆出于此其塞于天地則日用為之光明山川為之秀發萬物為之繁滋祇祥疾癘為之衰息其氣如此古人未發也而孟子獨發之此又一大功也當戰國之時斯道既喪邪說并作于是有所謂縱橫之家有所謂刑名之家有所謂楊墨之家縱橫之家翻覆變詐舞一世于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慘毒納天下于刀鋸之下使當時之民沒身塗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實二家之為至于楊墨之家雖云其道過差然推其心亦本于為善耳比之二家豈不賢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問反區區于楊墨其故何哉蓋二家之失易見而楊墨之禍難知譬若疾病

然發狂悶亂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無恙飲食起居如平日此庸醫之所忽而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也何則縱橫之家誰不知其翻覆之惡刑名之家誰不知其慘毒之惡君子雖不問終于破壞而已至于墨子之兼愛則近吾聖人之仁楊氏之為我則近吾聖人之義惟其在于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辯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于君父君父之道隆則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則亂之所由生治亂之機實係于此墨氏之道豈必無父推其兼愛之過必至于無父楊氏之道豈必無君推其為我之過必至于無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推其所從來極其所由往必至于此故孟子斷之曰無父無君然後楊墨之失方明而異端之說方廢使天下後世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

人倫不隕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聖人之門唯論一心術霸者之心術何如哉余嘗借威公而論之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當時狄伐衛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力可救而不救及衛之亡也率諸侯而城衛邢之亡也率諸侯而城邢不救之于未亡之前乃城于既亡之後其設心以為救亂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放棄其難而成吾功聖人知其心故于救邢書曰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葦北救邢以明齊侯實無救邢之心故擁兵而不進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廟既已煨燼社稷既已顛覆人民既已塗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之功此何心哉公子慶父之亂魯國幾殆書曰齊仲孫來春秋或書來朝或書來聘或直書來諸侯以禮來則曰來朝大夫以



禮來則曰來聘至直書來蓋不與其來也猶曰無禮云爾夫齊仲湫來寧魯難聖人易為不與其來蓋仲湫之來名為寧魯難實欲窺魯耳何以知之威公問曰魯可取乎仲湫曰猶秉周禮聖人知其心故書曰齊仲孫來夫魯之難仁人君子所以惻然動心者也威公乃外收寧難之名內實欲乘危而取其國此何心哉苟為不然司馬子魚何為謂宋襄公曰齊威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由此觀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閉也夫舜跖之分雖小夫女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雖明哲有不辨然則威公城楚邱以存衛城夷儀以存邴使仲湫以存魯豈非仁人君子之事然推其

宋元學案卷四十

圭

心為利乎為善乎將為舜之徒乎抑為跖之徒乎五霸之道如此然當時不知而惟五霸之為貴故孟子斷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術正此又一大功也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自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文開悟後世者至深矣顧余不敏何足窺其髣髴是四者之功所聞于師說如此然則世之談孟子者孰不曰仁義而不知仁義果何物也胡不于赤子入井之時識其所謂人性善乎胡不于桀不憐心之時識其所謂浩然之氣乎胡不于其類有泚之時識其所謂楊墨之非乎胡不于齊王不忍殺鯀之時識其所謂王者之心而黜其霸者之心乎此皆聖人心術之要孟

子直指以示人學者于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誠敬養之以持久窮之以學問而漸摩之以師友則庶乎真識孟子之仁義矣不然雖白首七篇之中猶曰未讀此書可也

附錄

橫浦曰施彥執作孟子發題云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關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于名教此說亦是一見然謂之功似亦未善

又曰彥執工于詩一日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畱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

橫浦同調

楊謹獨先生璿

宋元學案卷四十

圭

楊璿字子平鹽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九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為謹獨先生與同里施持正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開祠合橫浦持正祀之參兩浙名賢錄

橫浦門人 二程三傳

尚書韓南湖先生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尚書凌先生景夏

第二官至吏部尚書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徒步從橫浦遊紹興二年同第先生居

附錄  
于恕曰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閒如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橫浦曰季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



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知州樊先生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橫浦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祕書省正字上疏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為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其詭詐深可懼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常以為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登動之以備緩急時相秦檜將遂休兵罷為閬州教授後召為祕書丞除監察御史尋補外知嚴州 參成淳臨安志

附錄

施彥執曰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一

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祕監沈晦巖先生清臣

沈清臣字正卿鹽官人也紹興丁丑進士官國子錄有薦之召試者執政或發笑曰安有張子蓋女婿可為館職者遂罷先生憤之會以歸正人王希呂為諫官先生上書言其不可語侵宰相孝宗大怒時虞允文惡沈介乃下先生于理風使引之先生不可請封州益勵風節晚乃召為敕令局刪定官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表心知其不可而莫敢盡言先生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

行之陛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回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還

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為當俟梓宮發引始還大內其一

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

部尚書蕭燧以既罷百官慶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于小祥後

二日引見于德壽宮素醴是調停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

仁宗時嘗使契丹遺鹵有喪至柳河而還鹵主不見也夷狄尚

知有禮中原乃不如邪況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體不同望斷

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為然是日先生所奏八千餘言展讀

甚久知閣張巖奏已展正引例隔下先生奏讀如初移時疑云

簡之上目留先生令弗卻又良久疑奏進膳先生正色謂曰所

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年去國今不枉矣于是命

宋元學案卷四十

十一

就館津遣金使卻其書幣金使感嘆而去其後雖以羣臣五上

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于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幄奏事而三

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

殿詔許于祔廟後行之先生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

之旨祔廟後御殿終為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

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四

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如先生所請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

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力成滿朝淺薄之說者

庶寮一人而已尋充嘉王府翊善以直諫稱尋遷祕書監光宗

即位先生以舊學在朝趙忠定公倚之宵人側目被章去黨論

起有造為先生告人之言曰相公乃壽皇養子又言先生嘗告



忠定曰外閒軍民皆推戴公禍且岌岌先生講學如故尋卒先生少學于橫浦既自嶺南歸遷居莒上甚以師道自重獨其與門生問答一語不契輒使再參頗近禪門蓋亦橫浦佞佛之傳同時如玉山忠甫皆能幹師門之蠱惜先生之澄汰未盡也然大節則不愧于聖人之徒矣方姚愈以流言入告先生與劉光祖徐誼游仲鴻並列及頒黨籍先生獨幸而免殊不可考宋史脫畧不為先生立傳今摭摭諸書以補之補○雲濠案先生所著有晦巖集十二卷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于先生恕

于先生憲合傳

于恕字忠甫口口人無垢先生之甥也其序橫浦心傳錄曰子

宋元學案卷四十

羞

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置遂抱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子既自喜得至舅亦喜子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為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亦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子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子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為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子學生郎煜粗得數言纂為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員氏一話一言為世所重如此子老矣守其樸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于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為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于吾舅

平日之教矣

錄橫浦語

恕問佛氏以寂滅為教其徒未能泊然于飲食男女之欲乃欲以紙上死生禍福之說恐動其心使入于善彼世之小人刑戮榮賞日加而日督之猶且求以幸免孰謂無知之孩孺與夫鄙詐賤隸之人而欲以此化之耶而其甚者至于抑絕掩閉以成其姦過于刑戮小人之所不為者世方敬其徒而曾不察不知此亦何理先生曰佛氏一法陰有以助吾教甚深特未可遽薄之吾與杲和尚遊以其議論超卓可喜故也其徒寧得皆善但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恕曰理道妙處如子思孟子之書何減圓覺楞嚴必欲從事其人頗非素心先生曰自來知吾甥每有惡之之語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後反為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且更窮究

宋元學案卷四十

美

主簿徐先生椿年

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宜黃主簿橫浦弟子所著有尚書本義補

常簿倪綺川先生稱

倪稱字文舉雲濠案稱一作傳歸安人受業橫浦先生之門而與芮祭酒友善祭酒嘗曰文舉吾藥石友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八年進士官太常寺主簿著有綺川集十五卷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衡麓學案

特奏郎先生煜



郎煜字晦之錢塘人受學于橫浦嘗輯橫浦心傳諸書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或謂先生世系與侍郎簡同譜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

梓材謹案于忠甫稱先生為余學生其殆受學橫浦而卒業于于氏者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由進士除國博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普安為皇子進封建王以先生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酒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金人犯邊下詔親征王請率師為前驅先生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先生

宋元學案卷四十

忠

生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解意懇到高宗知奏出先生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歷遷右庶子孝宗受禪累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張魏公浚乞建康先生陳三說不可與魏公異議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遂予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為右丞相帝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久矣先生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劉文節光祖試館職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懲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適有觀持示先生先生奏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洽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為國而

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故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如薛象先楊敬仲陸子靜石應之陳益之葉正則袁和叔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帝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卒年八十九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配享孝宗廟廷改諡忠定先生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先生曰卿豈以德報怨邪先生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其濟狀王十朋行事語先生尤甚先生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先生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 參史傳

宋元學案卷四十

忠

謝山題忠定節峯真隱漫錄曰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為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妒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為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為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既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啟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于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絮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李文于家以課諸子故其



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申耳吾攷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雷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撈為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于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即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遊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宰輔家登學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子忠宣彌堅從子文靖彌忠獨善彌鞏及忠定孫朝奉守之並見慈湖學案獨善孫家自為靜清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

元

郭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從橫浦遊輕財樂施鄉井賴之闢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教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贍之後進多所成就縣學創書閣先生助之財又置書籍輸之參東陽縣志

施氏家學

施先生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沈氏門人二程四傳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別見象山學案

于氏門人

特奏鄧先生煜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也父稱受業橫浦之門先生傳父之學成乾道進士淳熙博學宏詞累遷至祕書郎以大早上封事請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遷者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為孝宗是之初廟議銳意規恢迎合者多至大官久而不驗頗厭之更用謹默之士先生言往者虛誕今者頓美胥失之孝宗曰卿奇才也遷著作郎兼直翰林因侍上請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即位言高宗揖遜父子無閉今陛下承奉尤當過之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年又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有以勝之彼者則以儉彼暴則以仁彼怠惰則以惕厲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內外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請速按壽皇聖政為成規裁革恩賞格之濫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言皇子幼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又言吳玠不可為兵部孝宗聞而是之因上過宮問上曰倪思今為何官曰權舍人孝宗曰猶為權邪于是真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聖明節詔伶人依舊先生言不可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雷求言先生謂大臣苟且給諫誠獻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曜販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興鑄減未什一而

宋元學案卷四十

辛



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調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  
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  
熙移用始頗會有詔發樁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先生謂此  
實借名給他費請無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  
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  
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稍有節戚晚輩璞除待制潛  
邸舊人譙熙載除觀察使皆封還詞頭劉光祖以爭吳端事左  
遷先生爭之光祖雖不果雷而端亦黜又言姜特立之干請潘  
景珪之潛結近倖皇后姊夫王士廉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  
臣宜諭漕臣先生爭曰此斜封墨敕之漸也秘書監楊萬里求  
去有旨將漕江東先生雷錄黃欲繳之萬里問之亟簡先生曰

宋元學案卷四十

圭

幸勿留我先生答曰此公論不以為然縱不復繳當別請之萬  
里又止之曰幸并別請之說免之然先生卒入劄言萬里剛毅  
狷介之守不宜遂使去國臣雖書行猶望陛下雷之不報時美  
萬里之有守而先生之能愛賢也除禮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  
華冬至日晏不視朝先生首以四疏開陳會召嘉王先生言壽  
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欲見嘉王也上頗動容中宮與外  
事先生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極論家之不齊至于陰陽易  
位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唐之武聿幾至亂亡不特一莊公也  
胡晉臣尤表夏執中卒上不信先生奏曰陛下因疑致疾愈疑  
愈疾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兼  
權吏部侍郎先生諫上飲酒過度上曰卿能盡言尋充金國賀

正使先生言陛下累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金人以  
為問臣將何辭上曰且夕便當過宮先是先生嘗請書孝經四  
章真座右至是章良能劾先生以敵魯君以孝經誦訕不報先  
生出關待罪詔知紹興府未行而孝宗崩寧宗立七月得請奉  
祠會求言先生條上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曰奉先曰  
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廷曰親賢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  
起知泉州明年五月召除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同知貢舉御史  
姚愈以韓侂胄意劾之出知太平州劉德秀又劾之奉祠伏起  
知泉州御史朱欽劾之罷已而知建寧府御史徐枏劾之罷開  
禧二年參政李壁為侂胄言乃召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先  
生上疏辭曰臣乃者為徐枏所劾枏言是臣不當召臣可用枏

宋元學案卷四十

圭

不當雷有詔申召入見時侂胄亦以遺事壞稍悔先以書致殷  
勤曰國事如此一人望豈宜以潔己為賢哉先生報曰但恐  
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率先謁侂胄始入對先生徑造  
朝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  
編窺而布衣不敢極說近者北伐之舉儘有一二人言其不可  
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更加詳審必不輕動又言蘇師旦賊  
以巨萬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  
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  
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窬而入門生弟子施于執經  
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  
又在所不論也侂胄大怒其開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于



蘇師且也先生見侂胄曰平章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且所蒙蔽者聰不足蘇師且與周筠並爲奸利師且已敗筠尙在人言平泉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曷不以先忠獻王爲法侂胄亦愕然曰聞所未聞次日謂壁曰子言正甫之爲人今始至卽立異而毛自知之父憲爲御史竟劾先生子祠明年更化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請遵用故事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創直廡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論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厲名節且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豫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侂胄卽誅人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權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權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權臣謂史彌

宋元學案卷四十

三

遠也金人求侂胄首集議先生謂有傷國體擬給事中內侍有人竄得歸者先生執不行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史彌寧將補春坊先生持不可進禮部尙書二府將以和戎遷秩以先生之言而止飛蝗蔽天先生言當求弭災之實不可以爲用兵餘孽彌遠益專政錢象祖在中書漸不與黜陟遂去先生力言不可偏聽彌遠自辯先生求去上留之先生言侂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已以小與見彌遠矣侂胄專行執奏今彌遠亦獨班陳事矣宗社不堪再壞彌遠益恨先生求去亦益力除寶謨閣學士知福州甫踰月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嘆曰此董賢爲大司馬允執其中之冊文也天下無有如蕭咸者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詔下分

晰彌遠懼急改晦爲殿中侍御史晦乃歷引本朝制命嘗累用此語謂先生以藩臣僭論麻制輕侮朝廷遂罷二年晦黜復官奉祠五年金人被兵先生陳備邊十事謂金亡則北方之強我獨當之政府惡其尙言事也御史石崇萬劾之降二官元不用入年復官奉祠請老不聽又二年除華文閣學士奉祠十三年卒遺表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悲之諡文節先生孤行一意其在乾淳閒不爲周益公所喜趙鼎定公嘗稱先生爲眞待講而先生亦以事忤之陳止齋意茂獻皆其所不成也朱子入朝君子傾心歸之先生亦落落人頗疑之及其爲周趙朱三公制詞極其獎許乃知其無私慶元之召爲吏部也侂胄亦以先生故與諸君不甚相得意欲援之以自助遣弟仰曾道意先生謝之是以有太平之謫及再起乃大忤以去葉公水心極嘆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

三

祖望謹案先生始終風節不屈不隨真有得于橫浦之傳顧其所不足者酷佞佛至于濡首沒頂以從之試讀其經鉏堂雜志又不止于橫浦之所溺也然如先生之踐履是則所謂儒其行而釋其言者學者法其行而畧其言可也昆命元龜之說宋家制誥文字用之良多陳晦之初未必有心然先生爲彌遠而發耳言固有所當也所著齊齋甲乙稿兼山集及經解雜著等共四百一十三卷今多不傳經鉏堂雜志女子與小人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之而已



矣惟先近之一日遠之則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既不通以勿正為一句亦不通正心二字原是忘字既當勿忘又當勿助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無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于彼過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

學必先知而後行譬之適燕而南轅則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凡行之不力者為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

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閑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然亦多恣意于聲色詩酒者是貴以禮閑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

義

父母笞怒其子不以為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笞怒之意與

福善禍淫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

性行各有長短惟善教者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于所短此夫子教由求之法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世方汨于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于以厲天下廉恥之風豈不謂之濟時乎

祖望謹案橫浦再傳弟子東萊而外章公茂獻與齊齋足稱三傑矣然齊齋之佞佛明目張膽不可收拾是則橫浦淵源之流極也其中亦有粹言可以師法者予節錄數則焉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經鉅室雜誌十條其一條移入刑公新學畧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史氏家學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史氏門人

管庫張雪憲先生直臣 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

義

宋元學案卷四十終



衡麓學案表

胡寅 子大原 別見五峯學案

文定長子 從子 大正

龜山荆門門人 毛以謨

二程朱氏新 劉荀

安定泰山濂 溪三傳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 別為五峯學案

梁觀國

並衡麓學侶

江琦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表

胡襄

韓璜 並見武夷學案

劉衡 別見百源學案

張祁 子孝祥

並衡麓講友

趙鼎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衡麓同調

高登

陳元中

並梁氏講友

林宗臣

陳淳 別為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集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衡麓學案

祖望謹案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為二五

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嘗洛學陷入異端

之日致堂獨嶄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

麓學案 梓材案衡麓學案梁洲本附武夷卷中謝山初別

夷諸子稱以門人則不類 故標之曰家學五峯放此

武夷家學 二程再傳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文定之弟子也 雲濠案陳直齋云明仲將

生母以多男不欲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

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先生盡刻為人形文定

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成誦中宣和

進士甲科靖康初薦授秘書省校書郎時龜山為祭酒稟學烏

遷司門員外郎張邦昌僭位稟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言高

宗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不宜遽踐大位遂奉祠紹興二年起

知沅州四年復召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先

生疏言女真警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吾國之大讐也誤

國之臣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茲其效何如幸陛下灼見



耶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既張忠獻沒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言因乞郡就養出知邵嚴永三州徽宗計至故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墨衰臨戎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父喪除起徽猷閣直學士秦檜當國乞致仕歸衡州檜既忌先生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安置新州檜死復官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諡文忠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文定素與秦檜善及檜擅國先生絕之故為所惡在謫所隨行無文字先生以所記憶者著讀史管見平生所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學者稱致堂先生

崇正辯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于此乎棄父母出家而不顧見螻蟻蚊蚋則哀矜之謂之別親疏可乎不別親疏故不辨賢否今有聖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小人亡國敗家建寺宇崇塔廟厚給其田廣度其眾則釋氏必以為宿植家根親受佛記者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埽地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諸天女且欲自娛菩薩行經云有一貧人賣薪為業向澤中採薪見一塔寺孤狼飛鳥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埽除作禮而去命終生光音天盡

其天壽又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為善乎抑將自係其塔乎如誘人為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樂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為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意樂天則凡心意有所好樂而不得者必為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則凡醜黑為女子所惡欲淫色而不得者必為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瘖啞聾瞶貧窮下賤者必為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道乎今欲詰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是不能攝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為善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顏之推曰信誦之微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東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即便怨尤為惡而儻值福徵乃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雖微其極必有鍊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已顏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清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天貧盜跖莊蹻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薄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



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世則有奮庸亮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爲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于且暮間者何乃稱于君子之前乎盜跖膾人肝雖得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顏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顏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單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鐘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夭折爲顏子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曩曩蠢蠢千百其羣者爲立身之人與

釋圓光少耽墳典詣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四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王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爲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況佛法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儒學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忽深乎其下而進爲難也于是焉

有捷徑則欣然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託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既安于家而又樂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鎔割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爲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蓋蒼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傳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惑茫昧無稽之言所不能誑卓然自信罷斥不疑使後嗣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倣而爭美之又何愧于大禹放蛇龍戮防風周公驅虎豹兼夷狄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五

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特于周武有光而已也

德志值周武毀滅教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不亦智乎于道之不善以守死而不變不幾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依歸之是愚也若德志違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爲所嚇矣此亦啟發後世明



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冰釋帝曰諸非有樂物我皆宗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遂下詔命願德一十九人于興善創問傳譯又敕左僕射房元齡參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為至以有為幻此學道者所當辨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六

儻信以為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樂而為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則是妄而已矣房元齡唐之賢相輔致昇平然所學淺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參勘邪說使政治駁雜其君不及于堯舜其俗未興于禮樂元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于賢者豈非沒身之遺恨與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魯卒見二子持簿引馮庭對官聽案覆罪愆官吏傷有舊識者張思義手招馮曰吾為假貨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資餘祐卻放還馮既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貨僧物久幽

而未脫則僧取人物不可勝數當入于無閒永無出期也于天后宮中亂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為人庇覆濫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紲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道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固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錫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濫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甚者與

唐元宗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氣問其是非氣曰佛力不可測陛下曩于般若會中間熏不一更沈沈注想自發現行帝豁然若憶曩昔下筆不休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七

聖學以心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為法起滅天地而夢幻人世拳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為作用于理不窮于義不精幾于具體而實則無用乃心之害也如道氣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聞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隨所欲而萌焉龍華之會靈山之集妙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身皆可自証雖高才穎質攻苦學道之士于此猶不脫又況明皇志滿氣驕樂佚游樂宴樂其心昏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經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明皇搖翰于至誥之場冥心于真常之境非



天下英傑可以與于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破國殞身明皇致寇失位萬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箋注佛經遂稱爲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諂諛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俄死于臺城不可謂至誥之場也播遷于蜀道不可謂眞常之境也以二君爲英傑則自古破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爲不少亦皆天下之英傑矣

釋法雲與僧閔年臘齋譽雲公篤學勞于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閔謂曰佛有至理恩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善能治制何必縱情于細近邪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八

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過聖賢因其良心之未亡歸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閔爲徒乃法雲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僧閔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毀則爲賊反則爲亂又可責以仁義之道邪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舉恐不合聖理乃于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

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曇延造經疏若于理周盡何以前言若有未盡更須進學如飲水食飯其冷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于火以下中否可笑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應手燬

燬曇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邪自達摩而後凡參禪悟徹者必非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效之我誠勿悟孰能分與之必待人言爲是而後以爲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既終兄弟哀訴會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忍能斷然良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爲修冥福則其心于父母有絲毫不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卽此絲毫不忍者乃人之本心佛教以爲幻妄掃而去之儒教以爲惻隱係而存之其係如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九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爲博士嘗勸嵩令罷道嵩曰腐儒小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我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資固執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眾生故阿難贊之曰若一眾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學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殞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曰三界無常何爲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諸有非樂何爲自恃博達而詆訕儒風遂使三族之人無罪夷滅愚很慘酷蛇虺豺狼之不如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爲州助教懷慕出世年二十三剪髮



其父于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誠生載育亦既弄璋我願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拚重關風迴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莫詠見子無期擊井通道託事興辭百年幾日對此申悲

惠斌博覽經史年既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怆惕而惻然想當日之意為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達之會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官師之閒或見或聞動心與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為民上者以為是乎以為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觀此事者亦將崇邪毀正姑置之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猶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十一

水之涇猶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掃除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哉

釋惠豫誦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叩戶問其故答曰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為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引伸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問于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為未及曾子易簣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為分

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為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以死為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天壽不貲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地獄可怖輪迴可脫于是人皆以死為一大事而舍身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為常事必至于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攷其心初無慕怖安于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為其道可以了達死生而其事視三代之風尙未能及况聖賢之際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十一

澄謂弟子法祥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虎出官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邪既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日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為美談今觀其告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關之曰佛氏之教名為廣愛眾生終必歸于自利之塗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釋寶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邪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于是積柴于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燒油濃赫然火合于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復一拜身踏于炭上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理與心二謂理爲障謂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卽是理理卽是心以一貫之真能障者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三

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爲空起滅天地僞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耳聽手執而足行若非心能爲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曠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喪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于剗剔焚煉而不以爲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係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爲哉非有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眾生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宏闢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教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

之教教稱爲內釋教爲內儒教爲外教惟有二字有三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憲淺若是哉儒之爲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爲稱名爲儒卽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宏闢于物必濟之備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闔闔如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三

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釋教爲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未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何如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于要荒則京師爲內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與阡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與阡爲內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得聞其實說也

釋惠立見尚書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于俗少聞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鷄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崐邱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



扶桑之可綱才由茲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以乘罽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遽為之改然其詳則未之考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摧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于道有補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其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者有以解經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後乎此者有以文辭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所悅者華采于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古

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暗然賴先聖之說尚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溯流窮源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駕以追踪于孟子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為聖人之徒不亦善乎

釋元珪曰若能無心于萬物則欲不為淫福淫禍善不為盜溢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謂機辯橫說豎說逆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人垂世立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

言無鑑也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福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溢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明是以無妄昏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為酒困是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于其所而天下之理定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為是以善人為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于酒沈酣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是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為兩途凡其犯理背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履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嘗行也則可信耶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圭

釋明瓚于衡嶽開居李必隱南嶽潛察瓚所為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唾曰是賊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仕時辭萬乘之友隱居南嶽紫蓋峯者凡十年隱居之秀有一僧巖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往來此見之于傳記乃事之實不知明瓚何為有此說乎使鄴侯欲謁瓚白日而不往中夜而後行素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為此孰為鄴侯而為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鄰居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詭唾此何



禮哉以鄴侯氣凌宇宙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為及得山僧  
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  
事使鄴侯天命不當作瓊豈能與之使其固有瓊但能知之耳  
何足為鄴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間有名之士一言半  
句增重其事抑彼揚己人人同轍家君崇寧中宦遊湖南乃見其  
一僧偶酬一絕詩句尋即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  
僧有錄語錄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此曹攀附名  
勢其心深切必借重于公卿大夫然後足以籠惑愚俗過庭之  
訓曰侯師聖有言君子當守先王之道壁立萬仞異端邪說勿  
挂于口庶幾不為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子敢不奉以  
周旋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六

釋雲遷附開皇七年下詔勞問遷既為揖敬或謂滯于榮寵  
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遷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  
松直棘曲為白鳥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  
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  
天下之事定矣曇遷學佛則當遺物離世投身于巖穴之間使  
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況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于國王  
之言諂諛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為是則不臣為非若  
以徇俗為非則出家為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曇遷心疑又增  
滯寵之議慨然著論祇益贅疣耳將以是為非何異指中尊為  
外道將以非為是何異稱外道為中尊將是非之混然何異中

尊外道莫較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  
心必從是而違非矣

釋懷感念佛往生暨三載忽感靈異見金色玉毫便證念  
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而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于心存想既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真  
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李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  
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然無一物乃  
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于得正正則無此矣得正則所見亦正  
東晉成帝幼沖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何充等議不應  
敬詔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應廢今慕茫昧棄禮教使凡民  
常人假飾服以傲憲度吾所弗取充言五戒之禁實助王化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七

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修善之俗廢于聖世臣所未安詔曰  
百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參治者也五戒小善既擬人倫而于  
世主畧其禮敬邪卑尊不陳王敬亂矣充言今沙門燒香祝  
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矣奉上崇順出于自然臣  
以為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未覆地  
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也冰議遂寢

凡釋氏自護其教甚密不肯少為法度所屈以開廢毀之漸故  
于一言一拜計較如此充湯佛者也觀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壞  
其法遠法師亦云一旦行此如來之法滅矣遠膠于所習固不  
足責充服儒衣冠為國大臣反主無父無君之教千古之罪人  
也人之夭壽稟于天命一定而不可易燒香祝壽曰無量壽佛



者蓋所詔諛世主竊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齊襄豈不深受其  
向其終何如是可鑒也若夫天保歸美報上所之以日月祝之  
以南山者為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壽望焉非為  
諛也能正是國人則惜其胡不萬年能為邦家之光則願其萬  
壽無期皆好善之誠心非為利也名之曰幽厲則孝子不能改  
時日曷喪則民欲與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愛君者惟勸其  
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逸欲  
之君乃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既至雖短命如顏子  
何病其賢其德不修雖期頤如莊躄何救其愚故詩人詠歌其  
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于人不問其賢不肖苟于己有分  
毫之利則焚香噴贊書棟名鐘必深致善願以悅之豈彼不知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九

命不可以力增福不可以諂求禍不可以苟免哉以世之愚者  
惑而向焉是以其說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無  
他利與善之聞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修善為言利與善之  
聞甚微非明哲不能辨如充鳥足以知之彼僧者當隋煬帝時  
祝之曰今上萬歲當唐太宗時祝之亦然至武后時祝之又然  
必有明哲之君灼見其情狀斷然絕之則其術無所施矣  
宗義案吳必大問崇正辯如何朱子曰亦好必大曰今釋亦  
為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曰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  
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  
曰論其迹亦好伊川言不若只于迹上斷畢究其迹是從那  
裏出來明仲說得明白某案致堂所辯一部書中大概言其

一作偽雖有然者畢竟已墮億逆一邊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  
一真愈見其非理然此皆晉宋閒其徒報應變化之論後來愈  
出愈巧皆吾儒者以其說增益之牛毛繭絲辯之所以益難  
也

梓材謹案謝山于崇正辯標目上記云宜再采擇知其修  
補未完又案五峯文集謝山節錄之致堂集亦當補采惜  
盧氏藏底未全

附錄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  
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  
可謂豪傑之人也  
術麓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九

參議胡茅堂先生字 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為五峯學案

梁歸正先生觀國

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始業備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嘗謂學  
而畔道皆由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為奏疏兩通各萬言  
走私僮謁諸天子願屏絕二氏弗俾無父無君之術侵紊人紀  
會所在道梗阻于上聞紹興壬戌閒胡致堂退居衡山之陽先  
生因其友高登知致堂之有志鄉魯而無趣竺乾也詒書致雜  
文一編致堂稱而揚之後三年卒年五十九著有歸正集二十  
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卷壹教十五  
卷卒之逾月其友人陳元中率其門人約古禮葬之而致堂詩



其墓蓋其所與遊獨高陳二子云參斐然集

梓材謹案謝山為端溪講院先師祠記云梁先王觀國遊于致堂之門者也然其年長致堂十二歲止稱學侶可爾

衡麓講友

教授江先生琦

直閣胡先生襄

諫院韓先生璜並見武夷學案

庶官劉先生衡別見百源學案

直閣張總得先生祁

張祁字存彥歷陽人以兄邵使金恩補官先生負氣高義工詩

文趙豐公張魏公皆器遇之與胡致堂交最善時秦檜疑之會

其子孝祥舉進士第一誣先生以罪付大理檜死獲免累官遷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直祕閣淮南轉運通判以孝祥仕宦顯不復于進卜居蕪湖晚

嗜禪學號總得翁參姓譜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張安國言其父嘗教之云世間如食鄙刻薄等

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慎了便只

把做常事看補

衡麓同調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別為趙張諸備學案

梁氏講友

學錄高東溪先生登

高登字彥先臨漳人號東溪先生靖康閒遊太學與陳少陽伏

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為動也紹興

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

異政帥守希檜意招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

被檄試進士湘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

所出而遂被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先生學博行高議

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

意聞者凜然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

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卒參

朱子文集

陳先生元中

陳元中閩人居番禺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梓材謹案周益公謫胡忠簡長子承務墓云隨忠簡謫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為春秋生元忠蓋即元中傳寫之異

衡麓家學二程三傳

胡伯逢先生大原別見五峯學案

發判胡先生大正

胡大正字伯誠崇安人致堂先生從子也以任入官累遷泉州

發判賊有逼臨漳者泉為鄰境城門晝閉忽近郊有荷斧四五

十人運卒捕之同官欲斬以徇先生不可曰賊豈無攻具乃以

短斧思破城邪訊之果樵者時人稱之補

衡麓門人

毛先生以謨

毛以謨字舜舉衡山人也受業衡麓先生之門嘗為題其齋曰



不息而五峯爲之記補

知軍劉先生荀

劉荀字子卿清江人嘗從胡致堂于新州又從張橫浦于南安凡有得二公緒言皆筆之名曰思問記淳熙中知餘干縣未滿適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爲首薦改判德安知盱眙軍所著有政規四十卷明本三卷座右記三卷文源八卷癡兒錄五卷德安守禦三卷都梁記問八卷邊防指掌圖三卷南北聘使錄三卷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本東平人所著明本一作明本釋書中稱先忠肅公蓋忠肅擊之後于子駒內爲兄弟行又稱昔嘗問學于胡衡麓張橫浦二侍郎莫不舉四端五典以示誦子駒見元城學案

張氏家學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圭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張孝祥字安國直祕閣祁之子也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祕書正字初對首言乞總攬乾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卽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今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累遷起居舍人罷知撫州平江張魏公自蜀還朝薦之召赴行在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後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卒孝宗惜之有用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參史傳

高氏門人

主簿林先生宗臣

林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登之門登乾道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近思錄北溪卒爲儒宗實先生啟之也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伯濬爲北溪敘述云高東溪門人林主簿宗臣鄉之先儒也一見奇之是道南源委所本唯儒林宗派列先生于晦翁之門

林氏門人 東溪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別爲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終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圭

圭



五峰學案表

胡宏 從弟 質

文定季子 子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龜山荆門門人 從子 大原

二程朱氏新 從子 大本

安定泰山濂 溪三傳

楊大異 胡氏所傳

張栻

彭居正 劉強學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翌

孫蒙正 別見元城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表

趙師孟

趙棠 子方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方時 別見紫微學案

向浩

蕭口 子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憲 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曾幾

李椿 並見武夷學案

彪虎臣 並五峯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濂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五峯學案

祖望謹案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

萊以為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

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道五峯學案 梓材案五峯傳

洲本亦附武夷卷中謝山始別為五峯學案

武夷家學 二程再傳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龜山于

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

年玩心神明不食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

云秦檜當國卻謂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

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

紀雲濂案謝山學案刻記有云五峯易外傳一卷

百家謹案文定以游廣平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

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檜絕所以致堂有新州之徙

先生初以蔭補右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

嗚呼此真孝子慈孫克蓋前人之愆者也其志昭然千古

若見焉



胡子知言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夫婦之道人醜之矣以淫欲為事也聖人則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弗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二

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于不能推之爾莫久于心患在于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于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幸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己所以成物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平物各得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辭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為尤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于未流則不至于用遏矣察而養之于未動則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于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于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感于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于物可以爲法也夫人生于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騫不返也

知言疑義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謂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朱子曰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何如。張南軒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何如。朱子曰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何如。又案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取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于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

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大壽不責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唯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盡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四

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朱子曰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某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者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辭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某案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



者枯于形雜于氣狃于習亂于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東萊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朱子曰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于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于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二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六

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未識天理于人欲汨沒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朱子曰案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是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

數句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朱子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百家謹案朱子好惡物也此句可疑蓋好惡物之則也如以好惡爲物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物乎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七

求其放心而已矣朱子曰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南軒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爾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等之水澄清者其本然也而或混焉則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混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于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



泮以澄其物而已。朱子曰某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某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某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為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理變化行乎其中爾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用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為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像主張惟恐其滯于小也如為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八

百家謹案知言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就心本體能事言未曾說到工夫也似亦無病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及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曰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

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朱子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爾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為是心無生死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南軒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九

乎聖人發而中節而眾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逸乎遠哉

朱子曰聖人發而中節故為善眾人不中節故為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逸乎遠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為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為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南軒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辭雜當悉刪去。朱子曰某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南軒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



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朱子曰某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以刪去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去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乎心可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十

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閉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朱子曰某案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非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于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非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非之則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

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無是理也。南軒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東萊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于答放心非心之問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非之則心在是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于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于他處也又謂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十一

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根本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朱子曰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于持養而畧于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非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若邪

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朱子曰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如何○商軒曰心性分體用誠為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朱子曰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卻安但下句卻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案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卻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十一

宗義案朱子謂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舉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然會而言之三端而已性無善惡一也心為已發故不得不從用處求盡仁人心也已發言心故不得不從用處言仁三者同條二也察識此心而後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則不過辭氣之閒愚以為胡氏主張本然之善本自無對便與惡對蓋不欲將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也心為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為定爾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有朱子之疑則胡氏之說未始不相濟也

五峯先生語

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商軒張子序胡子知言所述五峯先生之言從謝山補錄商軒文集移入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辯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難言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眾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為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眾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為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絕俗之至行舉非真心邪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豈有深意答會吉甫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十一

魏鶴山曰胡五峯此等語直是廣大而精微某亦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蓋漢儒之論多然

梓材謹案此條與鶴山語從黎洲所錄鶴山師友雅言移入

五峯文集

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爾見處偏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者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



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句斷與會吉甫

梓材謹案此條上半截九十八字移入震澤學案

河南先生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  
續之託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為者曾不知此心本于天  
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於是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百  
姓則日用而不知爾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為幻  
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為妄想粗迹絕而不為別  
談精妙者謂之道未知其所指之心何以為心所見之性何以  
為性兄得毋未之思乎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仁為體要義  
為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此道所以為至也釋氏  
狹隘褊小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為事絕滅天倫屏棄人  
理然後以為道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四

致疑聖人以為未盡推信釋氏以為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釋  
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  
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著實所以允陷性命不敢違越也  
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謂反  
身而誠吾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以事為障以理為障而  
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  
區自私其身不能與天下大同言雖精微行則顛沛若大本既  
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為神奇可矣  
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險詖淫蕩奇真流遁之辭善迷人意  
使人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上與原仲兄

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  
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欲復古最是田制  
難得便合法且井之可也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于郡縣之  
間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埽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  
可也軍制今係伍之法猶在就其中增修使之合古行之二十  
年長征兵日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  
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爾

祖望謹案此條惟論田制曰且井之可也此句鶴突不可  
行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五

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為盡在己自以為至  
足乃是自暴自棄左右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  
終矣當終之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今且當以速成  
為戒  
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亦不為無益若篤實君  
子句句而未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舉而行也其  
說夫子奔軼絕塵事類如此矣  
為學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  
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以上與張欽夫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五峯與南軒書六條其二條移入南  
軒學案  
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綫路可以究竟惟不  
志于功利死而後已者可與共進此道



書辭有得有失篤志近思得也迫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之心以未見近功而自謂恐終不能至則大非所望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此養心之要道學問之道但思自足自止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業決可繼前輩凋零殆盡續之使不絕正在後輩其可聽此事若存若亡乎嗚呼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于流俗不可不戒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卻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妄人矣若太勞則不可

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三種人蓋修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于修短亦聽之未嘗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六

別致力也此所以爲聖人在眾人則不奈何著死爾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疏水曲肱安靜中樂未是真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靜中乃是真樂此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後已也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汨沒終身永無超越之期不自知覺可憐可憐

當有見處不可爲事物所驅役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爲是而不知區區于一物之中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于一物可惜哉

凡有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後講論乃能有益若見一義即立一說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謂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

心之精微言豈能宜涉著言語便有滯處歷聖相傳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間以上與彪德美

聞公每言纔親生產作業便俗了人果有此意否古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孔子猶且計升斗看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之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

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真有益便可于此痛加工夫辱許願我少留幸甚雖然相守著亦不濟事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決處則一夕話真勝讀十年書不然雖某場其愚而左右未能脫然有悟處亦空相守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七

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後所居而安只于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于行住坐臥上見方是真見光陰不易得摧頽之人亦有望于警策也

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爲是道學衰微風教大頽吾徒當以死自擔以上與孫正齋

附錄

紹興間先生嘗上書畧云徽欽二帝劫于讐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庶得復還父子兄弟得重相見引領南望九年中茲矣陛下乃北面事仇偷安江左亦何誤邪又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



後何推中正之易去奸邪之難

高開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先生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大上皇劫制于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傷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遂遠引而去今閣下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奉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辭欺天罔人孰甚焉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大

勸樊茂實沈元簡二御史請立國本補

初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不見之因于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杖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朱子曰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于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又曰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生死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于大然後從事于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

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又曰五峯善思然其思過處亦有之

又曰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為名

論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菁蘄也

又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于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于言語之閒而已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于議論之閒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充

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于文字閒者復止于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閒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後來繙閱所知終是短底向來見其短而忽其長正是識其小者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周禮不可信王畿之外甸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湊合豐洛之地方得千里甸稍縣都如何安排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惟胡五峯斷然以為劉歆蓋起于劉歆而成于鄭立附離者大半然紀綱制度縝密處亦多看周禮須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引後世之法便不是補



五峯學侶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侍郎李先生椿

彪先生虎臣並見武夷學案

五峯家學二程三傳

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胡實字廣仲五峯之從弟也先生年十五初習辭藝五峯謂之曰文章小技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為聖賢也先生曰竊有志于此願有以詔之由此就學以門蔭補將仕郎不就銓選以講道為事晚得欽州靈山主簿亦未上也乾道

宋元學案四十二

三

九年卒年三十八與考亭南軒皆有辯論未嘗苟合也

廣仲問答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尙何憤驕險薄之有

復卦下面有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為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為天地之心乎

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胡廣仲不起可傷渠邇來雖肯講論終是

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為及之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伯達先生大原

胡大原字伯達五峯之從子也雲溪案伯達為致堂先生長子先生與廣仲澄

齋守其師說甚固與朱子南軒皆有辯論不以知言疑義為然

梓材謹案龜山語錄陳與舉仲素與先生所錄豈先生嘗及龜山之門邪或先生諸父從龜山遊有所傳聞而先生錄之邪

伯達問答

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傳道場的之語恐不可為有病夫知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識暖知飢識飽若認此知覺為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主

專守者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何病之有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為近也親過知仁云者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為仁也

胡季立先生大本

胡大本字季立茅堂次子伯達弟也梓材案先生乃伯達從弟與南軒共學

于嶽麓補

五峯門人

宣公張南軒先生棧別為南軒學案

彪先生居正

彪居正字德美湘鄉人也其父虎臣從胡文定公遊先生因事



五峯五峯疾病先生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于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著述雖不傳然觀五峯所答先生書皆志其學之大者蓋南軒之下即數先生當時有彪夫子之稱

梓材謹案先生問心與為仁于五峯見上知言

吳澄齋先生翌

吳翌字晦叔建寧府人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為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為吾事也五峯歿又與張南軒胡廣仲胡伯達遊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眾無不從之參決所疑築室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取程子澄濁未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九朱文公集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三

有行狀

澄齋問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于性矣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于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為之主而心根于性是情亦同本于性也今日若既發則可謂之性不可謂之心然則既發之後安可謂之無心哉豈非情言其動而心自隱然為主于中乎  
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還將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

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文定公曉得敬字便不差也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伯達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為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為之私爾

美定庵曰人心道心同是一心正謂此也

孫先生蒙正 別見元城學案

監獄趙先生師孟

趙師孟字醇叟口口人以蔭入官監永州酒稅用宗室恩得監潭州南嶽廟自是之後寓居南嶽蕭寺中從五峯遊餘三十年自以為未有得其後有室家之戚歷時而情累未遣頗以為病一日晨起洒然有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而不答已而語其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三

友人曰吾今而後始為不負此生平時滯吝冰解凍消其樂有不可名言者乾道八年卒年六十四

趙先生棠

趙棠衡山人少從五峯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魏公子督府魏公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不為屈乃命子南軒與先生交先生之子方又從南軒學

通守方因齋先生 別見紫微學案

通判向先生活

向活字伯源薊林侍郎仲子也從胡文定公遊卒業于五峯端重有父風以邵陽通判挂冠歸

蕭先生口



蕭口南軒高弟定夫之父也魏鶴山述定夫之言曰佐之先人  
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為同門友云 參鶴山文集

胡氏所傳

修撰楊先生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從五峯授春秋 梓材案當作從胡氏授春秋 嘉定中

進士授衡陽主簿調龍泉尉召對極言時政進直祕閣

謝山跋宋史列傳曰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為四

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

理寺出除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尙未六十也家居又

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常受春秋于五峯胡氏

之門愚考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書

追計之間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

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峯時即甚少亦當及冠果

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

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

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間大異相去懸殊于嶽麓弟子吳趙

輩尙稱後進則論議可知諸胡以籍溪為最長致堂茅堂

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

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為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

而本傳因之成訛耳

梓材謹案五峯兄弟致堂以紹興二十一年卒未卒籍溪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卒謝山謂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蓋與籍溪前後卒若廣仲之卒在乾道九年癸巳僅後十一年又七年而南軒亦卒茅堂未詳其年其卒亦未必在

廣仲之後疑楊先生所從受春秋者尙在五峯之子季隨兄弟也

彪氏門人 二程四傳

提刑劉退庵先生強學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家學

忠肅趙先生方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蕭氏家學

蕭定夫先生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終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三五



劉胡諸儒學案表

劉勉之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元城龜山譙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氏門人 涑水二程再

傳 安定濂溪三

胡愈 魏棫之

文定從子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伊川再傳 劉懋 子煥

安定泰山濂 子炳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邵景之

方耒 見下屏山門人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表

劉子瑩 從子 琪

洛學私淑 嗣子 珩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劉懋 見上籍溪門人

方耒

黃銖 陳以莊

詹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祐 林之奇

李楠

李栲 並見紫微學案

方德順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並劉胡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表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劉胡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

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

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畧同然似皆不能不難于禪故

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間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

者亦于三先生為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

所特立所以表晦翁之師也內胡籍溪傳本在武夷學案照序錄移入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劉楊門人馬程再傳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少以鄉舉入太學時蔡京方嚴挾

元祐書制之禁先生心知其非陰訪伊洛程氏之書藏于篋底

深夜下帷燃膏潛鈔而默誦之學易于譙天授定已而厭科舉

業南歸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結

茅別墅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籍溪劉屏山

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先生知不與秦檜合即

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劉白水先生婦家富無

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先生不受以昇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

朱韋齊卒屬以後事且戒子受學焉故文公之得道自先生始

卒年五十九雲濠案是傳原題聘君

附錄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賞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

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

據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

同列會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

業以聞于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劍之文以祝之

其卒之亂日寶劍徠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

所望于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柄國政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下不

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臥

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

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款重然而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

以致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于用

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采芝食菊若將終身

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

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運迤百不一試老死荆榛

從黃氏補本錄入

武夷家學伊川再傳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士孰藥正鋪牌卒成一代儒者其人豪哉

洛學私淑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輩

劉子聿字彥冲崇安人忠顯公幹仲子以父死靖康之難痛憤廬墓三年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通州興化軍以執喪致羸疾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閒走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姪拱敏而嗜學教之不懈所與遊皆海內名士羣齋朱先生且以子文公托之先生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為學易莫先于復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文公嘗請益先生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五

陸汝尚勉哉一日感微疾謁家廟泣別其母與親朋訣付珙家

事指己所葬處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生著有屏山集二十卷子珙編朱子序之

聖傳論

吾觀古聖賢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食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舍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

附錄

先生學尤深于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濤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邪

或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為孤聖道絕後學何如朱子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劉胡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六

教授陸支離先生祐

陸祐字亦頤侯官人也以進士為主簿尋為湖廣南路宣撫司準備差遣又任福建茶鹽公事官所至盡心職事察冤獄有惠政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者笑而不答其守身持家不隨俗為好惡不顧人之是非一準禮經沈酣經學篤信自守閩中自古靈先生倡道其後游楊胡三子得程氏之傳先生則自得之者也東萊呂居仁入閩福州諸子如李楠林之奇李榜輩皆從遊焉居仁歸浙之奇輩無所卒業適先生自楚中歸大喜羣造其門居仁寄詩有云時從陸丈人共此一篇書者也里人乞為本州添差教授葉石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學者稱為支離先生其晚年所自署也



附錄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于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觀此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槩矣 從黃氏補本錄入

庶官方先生德順

方德順莆陽人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聞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 參朱子文集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七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方德順侯官人呂東萊蔡松少穎文有云里居之良若方若陸王厚齋困學紀聞引此原注方德順陸亦顏陸為支離方即先生其名未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白水門人 馬程三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為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籍溪門人 伊川三傳

直閣魏良齋先生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寧人嘗師籍溪胡先生登鄉舉禮部不第遂不復出築室讀書榜以良齋人稱良齋先生乾道中詔舉遺逸力辭陳相魏公俊卿雅知先生招致甚力乃以布衣

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尊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又請罷詞賦空言取人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亦不報喟然嘆曰上恩深如此而吾德不足以感悟聖意遂丐去會倖臣會觀召還復累疏諫遣書陳魏公責其不能抹正語甚切至罷為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先生始或嘗其近名則感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勿以僧巫俗禮浼我素與朱文公遊趣向相同召至委以後事而卒年五十八贈宣教郎直祕閣

附錄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閒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于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八

子學無不講而尤長于前代治亂興衰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畧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故相趙忠簡覺海上歸葬常山衛守章傑雅怨忠簡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先生適客衢獨慨然以書譙傑亦不能害也

先生諫會觀事又以書切責陳魏公魏公亦不堪乃因其告歸罷為台州教授觀時至龍山已久候先生去然後入朱子記先生贈告後曰揆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為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過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



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嗟憫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為何如邪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于忠謹云

張采謹案君子難進易退大約綽有餘地若待上厭而始歸則斥逐隨之矣功名中一輩所以昧昧爾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為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

劉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屏山胡籍溪學以文林郎奉祀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恆軒先生文簡公燭其子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九

縣令邵先生景之

邵景之字季山古田人橫渠弟子彥明之姪早負文名登第後攝教建寧受業于籍溪胡氏之門官止莆田令先生幼喪母事繼母以孝聞所著有玉坡集參姓譜

縣令方先生耒見下屏山門人

屏山家學

忠肅劉先生珙

劉珙字共父崇安人安撫使子羽之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屏山先生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秦檜欲追諡其父召禮官會議先生不至檜即諷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累遷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終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草遺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素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杖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與南軒晦翁訣皆以未能為國雪讐為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先生事繼母以孝聞功總之戚必素服以往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共父今日達官似皆不逮之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于兄愛之尤深責之尤重補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十

祖望謹案是時共父以愛歸

又曰前書勸共父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竊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實有所妨望兄其以此意開廣之補

從事劉七者先生珙

劉珙字平甫屏山之子仕為從事郎自號七者翁每與朱晦庵諸名賢倡和有詩集十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少傳公子羽之子也以公命為屏山先生後娶范直閣如圭之女

附錄

朱子與平甫書曰學問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補

又曰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補

屏山門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為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見上籍溪門人

縣令方先生耒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也曾祖元宗會共學于伊川從父翁則王

信伯之私淑也先生為南軒之客亦與朱子共講學雲濠案一本云少孤

貧苦學遊建安參謁朱子乾道中登第為善化尉以直道待南軒在幕府中無阿辭南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士

軒嘗曰友朋之足與共死生禍福者耕道也已而以先生與游

九言並薦為屬曰是二人能攻臣過者官終連江令後村以先

生置朱張弟子之列非也觀勉齋跋先生遺墨則可見矣先生

有弟曰禾亦講學補

梓材謹案方耕道有二一名鳴七陽人一名耒莆田人謝山始并為一人而立之傳云獨從橫浦籍溪遷居屏山遊

既復抹而分為之傳于七陽耕道傳云獨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于是傳云與朱子共講學籍溪為文定從

子與屏山皆朱子師也陽耕道既從胡氏遊則莆田耕道必屏山門人而與朱子同學矣

隱君黃穀城先生銖附門人陳以莊

黃銖字子厚建安人也隱居不仕從劉屏山遊屏山門下朱子

最為大儒而先生亦其眉目也屏山歿遺文散落晦翁與先生

警校以傳固窮而卒所著有穀城集五卷朱子序之謂其文學

太史公詩學屈宋曹劉隸古皆得魏晉以前筆意而西山後序述其詩曰先生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又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此不愧為屏山之徒矣有孺弟曰棟以莊字敬叟其甥也亦工詩修

總領詹元善先生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氏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李和伯先生楠

李迂齋先生樞並見紫微學案

恆軒家學伊川四傳

文簡劉雲莊先生煥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士

侍郎劉先生炳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終



趙張諸儒學案表

趙鼎 子 謚

會孫 綸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文門人 百源伊川再 王大寶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傳 安定濂溪三

張浚

子 栻 別為南軒學案

護氏門人 伊川東坡再

子 栻

孫 忠恕 別見南軒學案

傳 安定濂溪老 泉三傳

王十朋

子 聞禮

楊萬里

子 長孺 宋晉之 弟 習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表

劉儼

呂昉 別見南軒學案

羅博文 別見豫章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陸游 別見荆公新學案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趙張學侶

陳良翰

芮煜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

蔡幼學

陳武 並見止齋學案

陳鵬飛

黃補

並趙張同調

林光朝

別為艾軒學案

范端臣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表

二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翁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趙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

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

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會用陳公輔得諤或遂疑其阻塞

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

徒亦吾道之疏附也道趙張諸儒學案梓材案謝山是卷

二公學案後定用錄刊本  
益以陳芮諸公故易其稱  
序錄原底作趙張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子文門人 邵程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百家之

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

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先生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

已而京師失守金人議立張邦昌先生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

不書議狀高宗即位累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閣政先生言自

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

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

為罷安石配享廟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尹言故

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

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先生陳戰守避三策

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

西先生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先生翰林學士不拜

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先生復

為中丞日朕每問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先生上章丐去會辛企

宗除節度使先生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

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襄陽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

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先生曰知上流

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言者謂富國者不知兵乞令

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先生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先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生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劉防專之

可也時吳玠為宣撫副使先生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

上乃改先生都督川陝諸軍事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

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為當進討先生是其言且言

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

不可恃矣乃命諸將進討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先生曰將

士致勇爭先諸將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先生謝

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

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先生守左僕射

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先



生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修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皇子璵封建國公于行宮門外建資善堂先生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一人極天下之選先生以宰相監修神宗哲宗二吏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張浚在江上嘗遺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先生每抑之上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先生先生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浚又嘗奏乞幸建康而先生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先生與議不合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及浚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先生入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三

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先生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先生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先生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麻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必傷元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先生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給事中張致遠以潘良貴常同被斥不書黃上怒願先生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先生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嗣因和州防禦使環除

節鉞封國公先生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不異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先生嘗聞和議與檜意不合及先生以爭環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閒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先生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先生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嘗自爲去就先生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先生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初先生與張浚薦檜可共大事然檜機穽深險外和中吳浚初求去有旨召先生先生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嗾言者論其嘗受僞命屢請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四

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先生謝表曰自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糲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先生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后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耐廟以先生配享廟廷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先生汲引善類惟恐不及若胡寅魏虯曼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輩數十人分布朝列稱有知



人之明顧竟為檢所欺斥逐流離齋志以歿論者惜之所著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就全集行于世參史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詛言讖者知為大器靖康初以進士為太常簿高宗即位累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先生請其東京關陝襄鄆以待巡幸帝幸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權禮部侍郎旋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先生度金人必來攻言宜設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果南使車駕幸錢塘爾朱勝非與先生于吳門捍禦已而先生獨留招集潰兵甫定會苗傅等作亂乃邀秦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五

鳳路總管張俊相持而泣告以起兵罪遂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亂定除知樞密院事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引入內殿曰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之先生以晚進不敢當初先生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篡賊公賞格也先生問欲何如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先生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先生請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遂慷慨請行詔以先生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既抵興元金帥真宿兵已在永興先生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門問大舉之策曲端言

必敗先生怒令責狀既戰于富平環慶趙哲軍先潰斬哲以徇哲將多不服背降金先生退入關中下曲端獄論死會有言殺趙哲曲端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先生先生未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先生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先生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及劉麟引金入寇趙忠簡鼎薦除知樞密院事即日長驅臨江部分諸將捍禦身留鎮江節度之元亦聞先生已至江上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夕適五年除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岳武穆飛平楊公先生奏遣武穆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先生以敵勢未衰會諸將議事江上請帝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六

魏挾金人入偪趙忠簡及折彥質欲召武穆兵東下先生奏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平時楊沂中兵抵濠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先生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魏為沂中所敗通高宗手書嘉獎趙忠簡等議回蹕臨安先生奏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初先生與忠簡同心輔國至是不合忠簡去而先生獨任以卻敵功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哀不自勝先生奏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乃命先生草詔諭中外辭甚哀切每奏對必言警恥上



未嘗不改容流涕耶環軍叛劫殺參謀呂祉先生引咎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如何先生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間檜憾之憂謀交武遂落職居永州九年以救復官十年金復取河南先生奏治海艘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先生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謂其瘠問故先生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以不言而負陛下先生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從永州先生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先生者必吞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檜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先生時以母喪將歸葬臺諫湯鵬舉凌哲論先生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先生自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先生迎拜道左衛士見之無不以手加額車駕將還臨安慰勞先生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果除少府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遷封魏國公史忠定浩在政府先生所規畫浩每沮之先生薦陳正獻俊卿為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與先生子栻赴行在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播奪符離之戰南軍不利先生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時湯思退為右相急于求和上召先生入見復議罷和拜先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隆興二年奉詔行視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七

江淮御史尹穡論先生費國不貲先生亦乞致仕除少師係信軍節度判福州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誤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即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贈太師諡忠獻先生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筭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朱子狀先生符實或以所述事止據其家牒詮次殊不協人言高宗耐廟議配廷臣或有謂先生恢復空言未酬三瀆之辱然和尙原宿州兩勝皆自先生決之不可謂非善將將者矣嘗與趙忠簡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悉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忠肅允文注文定應辰王忠文才朋劉忠肅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子行開謂韓斬王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武穆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並稱為知人先生事母以孝稱所著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參史傳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八

張魏公語

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見鶴山集

趙張學侶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為玉山學案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登學案者張魏公家三世五人蓋謂先生及二子一孫一曾孫也



趙張同調

獻肅陳邦彥先生夏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為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先生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以薦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唐鄧淮泗先生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巽然稱善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理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先生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不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九

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辱國不止于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先生湯思退尙執前論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先生疏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先生頓首謝曰警敏二字恐非明主下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先生言職兩淮撤備金大入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先生與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奏王抃矯詔請正典刑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為太子詹事召對選德殿上

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先生言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仁德無累功利自致上為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賜諡獻肅 參史傳

修撰芮國器先生煜

芮煜字仲蒙一字國器吳興人也紹興進士為仁和尉荒辟載道區處賑卹各有條理初官左從政郎憤秦氏之亂政通判常州沈長卿者李莊備公客也嘗言和議之非一日與先生賦牡丹詩或告之謂有謫語下大理寺獄以先生為證官騎赤棒至門先生慨然就質曰吾不知獄吏之貴也對簿力辭其非長卿不任答掠服獄吏以示先生對曰長卿誣服則可吾不能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十

妄證也吏乃別摘先生平日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以為怨望竄化州檜死召用為監察御史其為廣東提刑雍容儒雅以經術飾吏事舊例供饌甚豐先生潛輸之公帑歸過曲江蓋以頒犒郡尉之餼于月給者時謂其清不近名利不違眾尙書左僕射葉顛薦先生與王十朋周操可備執政歷國子司業祭酒其對諸生整然如重客聞人有善欣然道之陳傅良陳亮蔡幼學陳謙皆在太學先生陶鑄之甚至時東萊為學官振衣講學昌明斯道先生以女妻之孝宗諭宰相曰侍從有關亟用之而先生以疾固請祠以右文殿修撰歸大學之士祖送以千人觀者太息先生雖不主和議而亦未嘗輕言用兵嘗奏孝宗曰陛下以為蓄積稍羨思大舉當會計可得幾番犒賞上曰



朕未思也行當報卿已而上約畧之僅可得十三番費用于是始為息民之計先生每與人言及退入室端坐默思唯恐有失蓋省察之嚴如此所著有易傳及文集共三十四卷先生自化州遷追和長卿牡丹詩有寧分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今人傳以當時所作非也先生卒孝宗思之不置用其弟輝至尙書祖望謹案苜祭酒所著易傳一卷彙議二卷雜文七卷周益公采其說易之句曰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曰習餘則否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為小人言也離之三日日中必仄人生必死當如會參易贊子路結縵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陳鵬飛字少南孔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為布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高孔嘉其子煇學于先生于是得召對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公息齋之為司業與先生皆中興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贈上問母以子貴何也先生對畢進曰舜禹皆聖人與于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愛其父母則非所以為貴也上為悚然而檜浸不說先生每見檜言判襄可為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

驛亭勞費甚矣是忘中原以自佚檜益怒乃以煇為禮部侍郎以臨之先生謂煇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事批其後還之煇亦恨甚先生講筵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子奪有所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頗思先生將召之適彗星見有自孔嘉來者檜問陳少南作何狀則對曰觀妖星聚飲為樂耳乃除名居惠州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所著有陳博士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雲峯集直齋書錄解題作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敘于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成申不知其德不足以愆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論而已哉先生解詩則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為然子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為言之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知州趙先生謹

趙謹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永州太守楊東山言某初筮為零陵主簿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眾官退卻請主簿客退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某欲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某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型參鶴



林玉露

得全門人

尙書王元龜先生大寶

王大寶字元龜海陽人建炎初廷試第二差監登聞鼓院奉祠

趙豐公請潮先生從之遊日講論語後知連州張魏公先請是

州即命其子敬夫從之學改知袁州召為國子司業孝宗時遷

禮部侍郎諫議大夫上疏劾宰相湯思退主和誤國罪改兵部

侍郎力乞祠後召為禮部尙書

紫巖家學 程蘇三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 別為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 杓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張杓字定叟 雲濠先生 名一作杓 魏公次子而南軒先生之弟也以父

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判嚴州年少已有能稱浙

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先生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

改知衢州南軒之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玉局觀遷湖

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

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先生首

治之帝獎其不畏疆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

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

城浩穰姦盜聚惡先生分地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

供給使恃以恣橫先生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

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牘

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累遷至戶部侍

郎面對言事逢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

陵事召還為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

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菱地為

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實錄宜諒求免先生奏論如律孝宗

觀湖先生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閣學士

知襄陽府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遷襄陽寧宗

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閉

道疾馳以聞先生不為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為首者二人

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

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

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請蠲之始征兩稅和

買且加折變民重為困先生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

康府以疾乞祠卒先生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疑滯多隨

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渡以來論尹京者以先生為首次子

忠恕 參史傳

紫巖門人

祖望謹案定叟力排同甫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

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奏檜死高宗親政策

士先生以攬權對高宗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擢為第一學



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先生裁決如神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先生身兼四者以應詔召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先生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奏解楊存中兵權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先生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遣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歷除侍御史論史丞相浩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及楊存中復用出知饒州丞相洪文惠造請故學基益其園先生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復知泉州入為太子詹事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五

禮遇有加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諡曰忠文先生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歿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武侯願平原寇萊公范文正韓魏公自比朱晦翁張南軒雅敬之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尙多有聞先生風聲皆服其行事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先生為第一先生之學一出于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尚書論語解梅溪集子間詩間禮皆篤學自立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嘗為張魏公所薦當以紫巖為受知師其幼史忠定也謝山謂其言稍過云

文節楊齋先生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魏

公謫永杜門謝客先生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魏公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服其教終身道名讀書之室曰誠齋魏公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縣以大治以薦召為國子博士南軒以論張說出守袁先生抗言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師師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除提點刑獄請于湖惠二州築外砦俄以憂去召為尚左郎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累累數千言請以選將備敵為事又言天下事有本根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為本根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先生為侍讀官僚以得端人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六

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子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官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先生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先生上疏力諫高宗未葬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先生上疏劾之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無形之禍起于朋黨積于近習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蘭以故事俾先生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傅伯壽先生以失職丐去帝宜諭勉畱會進孝宗聖政先生當奉進孝宗猶不悅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先生疏其不便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除祕閣修撰提



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開禧初召復辭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諡曰文節先生為人剛而稱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文忠必大文忠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先生為記許以掖垣先生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情日益甚先生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先生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願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先生精于詩嘗著易傳行于世宋濂案四庫書目藏書易傳二十卷藏齋集一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百三十 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子長孺同上

梓材藏案先生誠齋集有胡忠簡行狀云萬里與公同講嘗從學故自稱門人則又在胡門矣

庸言

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淑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易之道損而不己必益升而不己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程子謂君無旅也流于汾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作易與說易者諱之耳非諱也不忍言也

趙簡子問史墨以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

易之革聖人不作意如何人而干之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詩云無教猷升木

禮者免刑之大閑

人主親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

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君子之于人以大善拚小惡不以大惡拚小善

君子之于小人也容而無敵

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威堅以齊侯遣奄人唁己為恥後世以聞人罵己而不恥袁盎

以宦者參乘為恥後世以宦者參國而不恥

人之為不善一而足為善百而不足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六

博愛與兼愛異乎曰吳博無私兼無別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聞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聞其出也

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是難其可覺也趾焉而已

是師冕可馳也目趾具而已矣

張敞不貨昌邑王以管其身可謂賢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班固謂石建之幹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讓之仁可讓也建恭為

子駿而可讓乎

天下之至神者惟人心見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今人也見

古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寒暑之過得

己之過矣何必天地也見車弦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萬物也



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矣是數者非人告也心告也  
引重者先進之盛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

燭定則明搖則昏而況心乎

血氣之氣盈則暴虛則屈惟道義之氣塞乎天地

惟受責者能為君子

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南子之見公山佛胙之往子路不悅宜何從曰吾從子路曰然

則夫子非與曰子路可為也夫子不可為也

古之巫者一今之巫者三謂老釋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九

張禹孔光之係身乃所以矢身

秦人之尚功術猶人之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

其究則死也忽焉

見乎表者作乎裏形于事者發于心其外寂然其中森然

學者莫上于敏莫下于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不可怙

者天不可畫者人

禮義廉恥柳子以為二其實一而已矣恥是也

梓林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龜山學案

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鐘

鼓弗鼓弗考者也

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

葉

有敗詐無敗誠

登高者未必跌而常覆軍于夷塗夜坐者未必寢而嘗失日子  
味爽

井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中和之功至于位育若是其大乎日子不見漢武之怒乎追

仇平城之役一怒萌于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

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

水能溼夫火而隔之以土則溼者燥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

則流者止

水在其內而壺之瑩外達善之出而不拚者肖之日月在其外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三

而膈之輝內達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

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

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

精氣為物神而明也游魂為靈明而神也

湯至熱也久漱而涼泉至寒也徐啣而溫

大法不可犯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詩曰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于大法

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影之有

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

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日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



萬物

神領意會者見鶩于膝口塗說之儒下帷潛心者見誹于開門  
授徒之師噫

橫渠謂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  
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然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  
者非妄則惑

何謂闢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嗟嘆乎  
或問仕曰事長官莫太親任事莫太專

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此楊雄  
氏之論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孟子之時已有三家  
者流之說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圭

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為非禮勿履之事

宮之奇與百里奚臣子宜孰則曰宮之奇諫為人臣者節至焉  
功次焉宮之奇與日月爭光矣

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古之所謂為人者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將以其止于飲  
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  
也而遽自以為足乎

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故不可須臾離

水為冰雨為雪精氣為物也冰為水雪為雨游魂為變也

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為湯諱巧矣桀亦無辭也至云  
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又以諛湯者諛禹而何以為堯地

聖人未嘗諱天災

何謂安其身而後動安在動後非憂則悔何謂慮其交而後求  
慮在求後非辱則累

誠齋文集

士窮于窮亦通于窮達于達亦病于達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  
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為其曲學阿世之資飲糗  
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  
之以為心齋坐忘之地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肩而貧賤者  
君子之穀粟 上張子紹書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圭

亦矣取于斯 答劉子和書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先生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大節  
固卓然然豈不前知而道善其先人之寃宥 答朱侍講書

謝山跋楊誠齋易傳曰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

眩惑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于圖書九  
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說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  
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

以史事證經學尤為洞達子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

為正脈誠齋為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

承議羅先生博文 別見豫章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別見玉山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別見荆公新學畧

國器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為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功學

祕監陳先生武 並見止齋學案

少南門人

縣尉黃吾軒先生補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莆田人紹興中從父宦遊惠州得承嘉陳

少南師友之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艾軒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講學城南先生在城東幾與齊名官至高要縣尉有九經解論

語人物志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別為艾軒學案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元龜門人 邵程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別為南軒學案

定叟家學 程蘇四傳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別見南軒學案

梅溪家學

提刑王先生闓詩

王闓詩字興之梅溪長子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始從梅溪遊

太學梅溪于法當任子先生曰二父老矣請先及梅溪卒而先生為士人如故召審察比再為郎皆趙丞相忠定所進毀趙公者不以為黨歷事三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怙利動搖 參葉水心集

運判王先生闓禮

王闓禮字立之梅溪次子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為治能守家法惠安承時禁私庵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郡將為姦先生捕立毀撤守怒詰之徐疏以實守因敬之薦其賢先生果敢激烈當官與事過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雖雷霆獨立面折無諱 同上

梅溪門人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朝散宋樟坡先生晉之 附弟習之

宋晉之舊名孝先字舜卿樂清人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遊學徒數百人獨先生首出梅溪器之以經魁南省歷知臨海光化奉化縣通判信州以朝散郎致仕自號樟坡居士著有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弟習之少先生四十歲亦恭謹好學事先生猶父也 參樓攻媿集梓材謹案先生梅溪題名賦猶名孝先字舜卿

誠齋家學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楊長孺字伯大誠齋長子號東山以父蔭守湖州彈壓豪貴治



聲赫然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擢經畧廣東以己俸代下戶輸租還福建安撫使真西山人相寧宗問當今廉吏以先生對端平間加集英殿修撰年七十餘致仕卒諡文惠多江西通志

誠齋門人

劉儼字子思安福人也學于誠齋益公有序贈之嘆其才名三十五年而不遇者也

監司呂先生陟別見南軒學案

得全續傳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三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終

范許諸儒學案表

范浚

從子 端臣 范處義

張成講友

虞唐佐

柴詒

陳九言

邵恂

高栴

父康

張龜年

許翰

吳溪講友

高元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崧老續傳

許忻

陸九齡

別為校山復齋學案

葉微講友

胡銓

別見武夷學案

並程學同調

蕭楚

馮澥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

父山

傳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范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葵中獨為

嘔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

中原之文獻別為一家蕭三顧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

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猶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梓材案

儒多別為一家者謝山特立學案以類敘之

歐成講友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賢良范香溪先生淺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也世家廬仕先生獨不近榮利篤志聖賢

之學以治心養氣為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氏當國不起發

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道危坐一室塵几敗帷處

之泰然學者稱為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誦習者朱子所

取心箴而已雲濠案香溪集有元吳師道跋稱朱子取其心箴誥孟子他罕有知者元之胡

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朱子謂先

生不知從誰學案先生答潘默成書云膺受末學本無傳承所

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何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子子為世俗趨

慕耳然則先生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也顧當南北宋之交關

洛之書盛行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

先生所為文集若未嘗見關洛諸公書者故絕口不及也而其

言則多與之合先生又及與默成交此事之不可解者要之是

時學者如關之支離先生陸亦顏屏山先生劉彥沖以及先生

皆承伊洛之風而出者雖不在見知問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

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三十二卷雲濠案香溪集三十

所稱其姪端臣刊之收入四庫集部抑子讀先生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則甚

有志于用世特以其時之不可而自晦耳固非隱者流也

香溪文集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心箴

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

能不進進學齋銘

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

下與重天之顛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子危

微之際得之舜跖圖說

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者必

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見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

有覺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恥之為義不大哉然

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所恥也而所以恥



穿窬之心則不能充故于穿窬則恥于穿窬之類則不恥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孟子亦云以言餽以不言餽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于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子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悔故曰我過矣然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于心則即悔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三

高帝誅項籍圍魯魯諸儒尚講習絃歌不絕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死且不奪更何物足以移之逮魯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魯人于是多歆慕之去文學而趨利至使世謂魯人好利甚于周人利之能敗人也如此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性無偽有偽非性也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祖望謹案此于意之義未融然亦自有見守約是儉德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凡儉皆可以悠久而無窮

人誰不欲使人謂正人君子而卒不免為常人至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于自欺夫人之自欺非一知善之可好

而勿為是自欺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為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目殆未可殫言而悉數也彼欲以欺人而不知一日之間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不能十一且未能欺人而先自欺幾何不陷于大惡邪夫人有殺心輒形于聲有欲炙心輒形于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甚微而形于外者已不可掩如此乃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孰甚焉是以古之學者必慎獨不覩不聞所謂獨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四

今人平日出門牽事逐食營為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思遠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多眚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生者殆有甚于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為貴夫人受命于天正性本具君子係之斃而後已由是則可以無媿于天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不可奪其赤霜雪大挾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雞鳴自如物且不移人其可失正乎易于蒙曰養正于頤亦曰養正頤養也而蒙為物穉欲得其養又其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故異卦而同辭古之人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



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眴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先正其心是為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于海言水者必期于海學未必遽至于聖言學者必本于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勉之哉養正齋記

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譬猶揭流涉波溯沿上下不出于斷潢絕港以為奉天下之觀水者皆莫吾若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汗漫不見邊際彼將悵悔自失自比于蹄涔杯坳之不暇然則世之果自標異者庸非不學者之過也哉拙齋軒記

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毗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諧羣言患一失念如耳道詭不欺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五

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或我欺乎元嘉縣不欺堂記

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渾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威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慾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歧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齋記

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異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山人乎哉惟夫短于自知故友直不足于信故友諒末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皆在我不在彼也三益齋記

學者覺也覺由于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殷望恨忿憤迫憂懼凡私

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于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見亦且顛冥迷憤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洶洶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不亦難乎然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故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使不誘于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于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能于勿忘勿助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凡學始于存心中于盡心終于盡性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未能盡心安能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為性皆天理也存心齋記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六

古之學者用心于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何暇事無益之言哉謂齋記

韓退之曰世無孔子不常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于山樂其高于水取其有本于易之象詩之比興凡物理之見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于老彭下而于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喬梓父子之師也常棣兄弟之師也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有是物必有是理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



後子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退之于是乎失言答胡英彦書

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宏毅自期乃能任重

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

則大戚戚以問苟可以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為也不知士

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是心如太虛外

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明此雖臨死生如坦途况

外物乎答羅駿夫書

梁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進士第宜和中召為給事中  
為書抵時相請罷雲中之師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舍人孫傅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七

論高麗于國無功不宜與大役傅坐罷先生謂傳不當黜時相

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

上疏陳決勝之策神師道罷先生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

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先生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

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

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高宗即位以

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拜尚書右丞兼樞密門下侍郎宗忠簡澤論

車駕不宜南幸且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忠簡先生極論以為

不可李忠定綱罷先生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

綱臣忠無益力求去時潛善奏誅陳東先生謂所親曰吾與東

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

士卒贈光祿大夫先生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

忠忱發臆不脫儒者本色願以薰蕕異味斥逐而死君子惜之

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參史傳

梓材謹案樓攻媿誌高端叔墓云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  
從沙隨程公過故尤遠于春秋是先生為吾鄉高氏春秋  
學之所從出也又案吏部員外郎所乃其弟嘗撰右丞行  
狀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紫微講友

吏部許子禮先生忻

許忻字子禮梓材案宋史本傳未稱其  
字此據朱子文集補之襄邑人宣和三年進士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八

高宗時為吏部員外郎極論和議不便請正王倫賣國之罪以

圖興復疏入不省後託故乞從外補乃授判湖南路轉運判官

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同上

雲濠謹案復齋學案本傳云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  
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見復齋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  
章之損益前輩間人之律度軌範皆盡言之可以見所  
得中原文獻之傳矣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清節蕭三願先生楚

蕭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遊太學貢禮部不第于時蔡京方

專國先生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

書明春秋之學建炎四年卒會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

辨行于世雲濠案經義考據錄胡  
澹庵序當作春秋辨疑大旨為權姦柄國而發而持



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其門人胡  
澹庵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先生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  
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爾我春秋乃佳後澹庵以孤忠議論震耀  
千秋則其師弟之于春秋非徒口講耳受者矣參四庫書目提  
要

香溪家學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香溪先生從子也范氏子弟多從學于香溪者  
而先生最有名于時成紹興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酷嗜學雖  
入官不少怠書法歷歲篆隸以來諸體無弗工學者稱為蒙齋  
先生所著有蒙齋集

香溪門人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九

虞先生唐佐

虞唐佐字堯卿盈川人也從學于香溪者十年中淳而外謹刻  
意學問善領畧香溪稱其十年不異一日也

柴先生詰

柴詰字吉卿永豐人也東書從學于香溪得聞物理性命之學  
洒然以喜其有志于治心養氣蓋惓惓也

陳先生九言

陳九言字永叔義烏人也香溪之兄孫增因從之學養親讀書  
香溪稱其有志而能勉于行亦自修之士也

邵先生恂

邵恂字子信壽昌人也香溪稱其趨向甚端植志甚篤用力于

存心之學

高先生梅父廉

高梅蘭溪人也其父廉善訓子嘗謂香溪曰兒材下所望先生  
教以行己之一二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也香溪  
稱其知本而先生持身謹慎卒為范門高弟

張先生龜年

張龜年諸暨人也香溪稱其胸中易直無歧徑服習不懈為同  
舍生所推重

子禮門人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為校山復齋學案

三顧門人胡周三傳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十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別見武夷學案

樞密馮先生澥父山

馮澥字長源安苦人為清節先生高弟嘗請列春秋于學宮似  
不負師門之託願其後位至執政無可稱者惟張才叔死象州

獨為卹其家稍可稱云馮願先生馮山精于春秋其父也案澥

山學案別記云馮鴻願先  
生春秋通解文定取之

梓材遺案陳直齋云蔡京用事蕭子判與其徒馮淵書言  
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是澥為三顧高弟故與言肺腑  
如是情其不副所重也

蒙齋門人香溪再傳

侍御范逸齋先生處義

范處義字逸齋香溪先生之族也以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精



于經學所著有詩補傳解頤新語等書雲濠集詩補傳三十卷新語佚私淑于

蒙齋之門者也

崧老續傳  
高萬竹先生元之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終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士

玉山學案表

汪應辰 子伯時

武夷紫微橫子 遼

浦浦石門人 尤老 別見龜山學案

元城龜山房 震澤再傳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安定秦山焦 氏荆公涑水 章穎

百源二程橫 葉清敏三傳 張杰

高平廬陵 趙焯

溪鄧江西湖 四傳 鄭僑 子寅

呂大同 別見紫微學案 附從父厚 王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表

趙汝愚 子崇憲 孫必愿 曾孫良淳 別見雙峯學案

父善應 子崇度

子崇模

子崇實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陸九齡 別為梭山復齋學案

並玉山學侶

陳峴 子昉 孫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忠定同調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玉山學案

祖望謹案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湍石其本師為橫浦

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

斯其為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梓材案玉山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其案向存

呂張門人 劉楊再傳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也本農家子喻湍石為玉山尉一

見奇之許以女以書充區遂聞伊之學已而趙豐公鼎帥江

西辟喻為僚先生從之豐公亦奇焉置之館塾先生由湍石以

從諸前輩湖南則胡文定公浙東則呂舍人居仁皆奇之勉以

正學年十八成進士高宗覽其對以為陛下勵精圖治求復父

兄之仇亦歷年而駐蹕無一定之地戰守無一定之策進退無

一定之人所施行事無一定之規畫何以奏功是在陛下反求

諸己而決定之高宗意以為老儒擢置第一及唱名則少年大

喜特書中庸以賜登公出班謝先生本名洋至是改賜名將即

除館職豐公請且愿外任以老其才乃授鎮東簽判待闕狀元

故事無待闕者而先生省試亦居前列合以陞甲轉官豐公不

令姑已之先生感豐公意厚聞張橫浦講學又往從之橫浦故

與湍石善見先生來喜曰少年登上第乃急忙來就學邪豐公

出帥紹興先生始之任幕府事皆諮焉方早令先生禱之而即

應越人歌之曰此相公雨豐公笑曰此狀元雨也召為祕書省

正字時金人方歸河南地先生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

諸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而上下相蒙

之可患今雖通好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乃方且肆赦

寢寵以為遂休兵息民矣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日意外之

患乎此所謂因循無備者也力排羣議大則竄逐小則罷黜于

是輕躁者阿諛以取寵畏懦者循默以固位忠臣正士無以自

立于羣小之間此所謂上下相蒙者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無敵國外患此其時矣秦檜大怒出為建州判遂請祠寓居常

山之蕭寺值粥不給處之裕如益以講學為事已改判袁州以

趙豐公喪經其郡遣兵三十人護行祭文有忌諱為衛守章儀

所發被訊祭文已火胡致堂為言之檜得不竟及為廣州判檜

將與大獄以誣張魏公連逮者數十家先生與馬獄甫具檜死

先生幸免明年召為尚書吏部郎遷右司先生流落嶺嶠十有

七年至是賜環方向用顧以親老乞外知婺州丁艱服除以祕

書少監權吏部侍郎尋權吏部尚書奏駁李顯忠冒賞尋權戶

部侍郎兼侍講力裁冗費時方內禪一時大典禮多出先生先

生故與張魏公相知及魏公三出師先生卻以為未可謂魏公

日相公不如且為上正心誠意以固其本然後議邊事魏公不



能用會議上皇尊號先生謂元豐所罷不當復舉又謂光堯二字之非堯豈可光上皇間之不喜先生乞外知福州未幾召為敷文閣待制請以朱子自代二年以敷文閣直學士充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時蜀困于徵求民力且竭先生撫循甚至益除百方詳見樓宣獻公所行實文繁不載雲濠案宣獻攻槐同集無文定行實知樞密院事劉珙進言應辰與陳良翰張栻臣所不及有旨召還道中再乞祠不許入對以畏天愛民為言并為上言蜀弊政之未盡去者請并除之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并侍讀敷陳六事廟堂議者多不合皆息之而先生嘗為上言陳良祐在蜀多誕良祐聞而譖之良祐故亦負時名至是以私憾進聞言上遂疑之先生多革夙弊中貴人尤側目德壽宮方發后池以水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三

銀浮金鳧魚于上上皇指以示上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先生知之力求去已而復出發運均輸之旨嘆曰吾不可留乃力爭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以揀馬過平江先生簡其禮玉歸復譖之遂以平江米綱有款貶秩先生力請祠自是臥家不起尋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三年卒又七十二年賜諡文定先生于學博綜諸家其知福州也延致李延平講道甫至而卒其骨鯁極似橫浦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而未嘗佞佛粹然為醇儒高孝二宗皆知之而卒不能竟其用為可惜學者稱為玉山先生有文集五十卷雲濠案先生文多散佚四庫重輯為二十四卷

玉山文集

君子不願乎外是以不怨天盡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又何尤惟行法以俟命推誠以待物答徐漢英

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義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示諸掌乎季札觀韶箏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與汪叔嘉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四

之以漸消之凶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為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出于銳氣非出于誠心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交友間苟見其過猶為掩覆保全諫之于密况君臣乎答徐知止

文潛性論為謂善惡混固非然彼蓋質之心以為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曷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為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為仁此可見矣答葉南美

天下之禍有養成者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此激成者也為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伊川



嘗曰中則正矣正或未必中也世嘗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中而謂之不正答梁子輔

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終不相妨與方叔興

示喻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然方其未至雖欲便造平易而勢有未能與朱元晦

陰陽隔屏理有常數修庶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求多福頌禱于未形起福于將來與程尙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為精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為緒餘土苴迄之放棄典刑闕畧世務至于為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為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讀藥陽公書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五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玉山文集二十九條今移二條為家學立傳于後又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又一條移入案語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蜀學畧二條又一條分作兩條移入高平濂溪學案各一條

附錄

呂東萊與端明書曰侍郎丈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乎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

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

朱子祭之曰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為德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

玉山學侶

呂先生大同別見紫微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父善應

趙汝愚字子直宗室楚恭憲王七世孫居餘干縣父善應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篤行聞于世先生早有大志每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六

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轉著作郎知信州台州除江西運判入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奏撤內侍陳源總戎之任自是內侍不復兼兵職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閔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分羌勢以弭邊患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越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上以貴妃黃氏暴薨得疑疾不朝重華宮先生往復規諫帝后皆悟乃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先生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宗室不為執政詆先生植黨沽名臺諫陰附疏入不報上為黜義端補



郡未幾遷知樞密院事五年孝宗崩先生以上有疾乞太皇太后垂簾且請攝行祭禮又以國本係乎嘉王奏正儲位以安人心御批屢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懼伴仆于庭密為去計先生與徐子宜葉水心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憲聖乃命皇子即位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先生兼權參知政事先生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乃以特進為樞密使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與彭忠肅皆以言去侂胄勢益張引其黨謀擯先生指當時賢者姓名為先生之黨上意不能無疑于是陳止齋吳畏齋劉後溪各先後斥退而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先生以同姓謀危社稷遂罷右相除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七

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寢出守之命博士楊敬仲太府丞呂子約亦以為言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伏闕訴先生之忠侂胄忌先生益甚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御史胡紘連疏妄劾責永州安置先生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鏊所窘梟卒天下聞而冤之先生學務有用常以司馬溫公富鄭公韓魏公范文正公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商軒朱晦翁呂子約汪玉山王梅溪胡澹庵李巽巖林艾軒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先生既沒黨禁淺解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

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于朱張行輩相等大愚已後之玉山以至艾軒其年皆長于朱張先生生于玉山里居為近雖難斷為汪氏弟子列為學侶可也又案謝山劄記南宋宰相趙忠定公家登學案者四世六人先生四子及孫必愿見本卷其一人則先生曾孫良淳也見雙峯學案

附錄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子直庶幾善道而于事物似未盡諳如陸務觀疏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辭翰備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棄瑕使過亦何妨公與子直厚胡不語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八

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請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展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為晦翁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為梭山復齋學案

忠定同調

宜奉陳東齋先生峴

陳峴字壽南溫之平陽人以祖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辭科賜第歷遷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先生為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最聞以祕郎召累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卒贈宣奉大夫開禧初韓侂胄將啟兵端欲用其親吏蘇師且為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



時先生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且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遷還郡者先生復論之中貴人者侂冑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之以免士論高之著有東齋集三十卷 參真西山集

玉山家學 劉楊三傳

汪先生伯時

汪伯時玉山子其在官也玉山與之書云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居之以寬庶幾久而無愧又云韓忠憲公家書曰答罪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八子貴盛其報也今豈求千福但求免禍用刑尤宜哀矜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九

尙書汪先生述

汪述字季路玉山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冑用事斥偽學善類皆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真偽所逐多名士先生入劄子辯之德秀以先生爲妄言并斥之閒居七年參政李壁力言于朝嘉定初召爲太常卿遷至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 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爲玉山次子屢受魏題其所藏高宗宸翰言其能繼世科恪守家法博學多識練有父風

玉山門人

文簡九遂初先生表 別見龜山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文瀟章先生穎

章穎字茂獻新喻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先生

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

州教授作周濂溪祠以平宜章寇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

一人初任郎召對者自先生始累遷左司諫時右相葛邲當國

先生論邲不足任大事從官議欲超除先生俾去言職光宗曰

是好諫官何以遷之寧宗立韓侂冑用事先生以待御史兼侍

講論趙汝愚無聽其去御史劾先生阿黨罷先生家居久之侂

冑誅累遷禮部尙書考訂甲寅龍飛誣筆巧去奉祠以嘉定十

一年卒年七十八先生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黨

論方與朱子遺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

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十

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參史傳

附錄

張南軒答先生書曰汪端明以正大二字奉告此意固美然要

須有下手處宏毅乃學者下手處也學者用功常患于偏宏則

懼夫肆殺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也氣質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

功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功

縣令張先生杰

張杰字孟遠衢州人也大父澄從韓蘄王討閩死王事先生明

傳閑達才氣橫厲嘗遊張魏公之門魏公奇之乾淳間遍與張

朱呂三公交而師事者爲玉山以上書見忤于趙衛公知安吉

大水蠲民租太守不可先生力與之抗太守上章求避先生亦



請祠終身不出亦不媿師門者也觀東萊所以稱先生其人大類同甫一流

司直趙先生焯

趙焯字景昭開封人也東萊介之以見玉山曰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從遊有志于正學練達世故于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聲歎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亦季路同年也先生復師事玉山最與張杰善官司直

忠惠鄭先生僑

附從父厚樵

鄭僑字惠叔莆田人也從父曰厚曰樵世所稱溪東溪西二先生者也溪東西兄弟以稽古之學傳其家而先生又壻于玉山之門故其踐履醇如也乾道五年進士第一高宗崩孝宗在德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十一

壽宮欲行終喪之禮羣臣表請還內先生疏爭之曰喪不離次禮也孝宗為之泣下使金以其主有疾欲令于閤門投進國書先生以敵國禮爭之說得成禮果官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朱子之罷四入劄留之不報黨禁起高似孫作右道學圖以先生為巨首謂其庇之也出知福州陛辭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說者以為侂冑始于錮道學終于用兵先生兩言盡其生平以觀文殿學士卒贈太師諡忠惠

趙氏家學

安撫趙先生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忠定長子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

此越三年復以進士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對第一人者邪忠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忠定既貶卒先生聞門自處後復忠定官升先生為籍田令先生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為先臣之冤未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之意復引陳了翁論司馬溫公呂申公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辨其誣議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譏誦既明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并請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累遷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因閔雨上封事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貲以固根本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請外知江州疏獨和糴以紓民困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果積追及子孫亟請以新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十二

券一償舊券二詔從其議運轉運判官兼帥漕司事初忠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貧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便移為他用先生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並收鞠養兒更定社倉利弊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減平賦稅屢民夷交通之禁條上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先生天性篤孝父歿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都監而後累世以孝行聞時人難之

朝請趙節齋先生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號節齋忠定子由承務郎為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終朝散大夫先生自少聰穎年十六謁朱文公于考亭文公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修己治人之法不出此書



後忠定歸臥里門又授以通鑑日讀是可以見古今興壞存亡之故先生天才逸發落筆娓娓動人而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先生衣被父師之教自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真西山銘其墓稱先生勁氣直節實似忠定擬諸忠宜昆季各得文正之一體著有啓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閑記等書 參真西山集

### 機幕趙先生崇模

趙崇模者忠定子也劉後溪帥荆襄辟爲機幕時亦辟趙師劭之弟先生以師劭官藥局時請斬忠定以謝天下義不與其子弟接草箋辭謝後溪遽勒回師劭之弟

### 京幕趙先生崇實

趙崇實者忠定少子也誠樸出于天性遊京幕爲元寮有聲早卒

### 直閣趙先生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忠定孫安撫子勉齋之徒也初以恩補承務郎登進士知崇安縣修學政鄉選善士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居父喪從學于勉齋服除知全州訪立周濂溪後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建陳了翁祠政教兼舉累遷至戶部侍郎同詳定敕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權戶部尙書抗言全蜀遺燼靡有子遺君臣動色太平自賀又以言忤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九開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五

意武備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凡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先生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早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士之言淵源有自故所立卓然可稱 參史傳

### 陳氏家學

#### 清惠陳先生昉

陳昉字叔方宜奉峴之子以父任知浦城縣盜起鄰郡先生措置得宜迄不犯境繼而老弱阻饑極力賑救境內以安真西山薦之朝與劉克莊等號端平八士遷司農丞累權吏部侍郎丐去知福州重士愛民威惠兼至獨宿通卻例冊去郡之日帑庾充物閩人論良牧必以先生爲首召爲工部侍郎景定初知建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十四

寧府屬邑產禾一本四十餘穗人以爲善政所感除吏部尙書拜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諡清惠 參温州舊志

####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 鄭氏家學

#### 直閣鄭先生寅

鄭寅字子敬忠惠子也累官知吉州召對以言濟王冤狀忤權臣黜端平初召爲左司郎兼權樞密副都承旨首請爲濟王立廟又力陳三邊無備宿患未除正紀綱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兵以張國勢出知漳州進直寶章閣先生博習典故得其外王父玉山之傳李燔陳宓皆重之

### 鄭氏門人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終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艾軒學案表

林光朝 — 林亦之 — 陳藻 — 林希逸

陸子正門人 和靖震澤再傳

劉夙 — 子彌臣 — 孫克莊 — 洪天錫

伊川三傳 安定濂溪涑水百源四傳

孫克遜

邱葵 別見北溪學案

劉湖

子彌邵 — 孟澳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子起晦

孟澳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表

陳士楚

黃芻

林阿盟

黃叔盟

魏幾

陳俊卿 別見武夷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陸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方翥 別見震澤學案

陳昭慶 — 黃鐘

125 85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表

二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艾軒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盛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為源流迨艾軒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學案梓材案艾軒傳錄自黃氏補本梁洲原本或有之其學派則謝山修補頗詳

子正門人尹王再傳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自少聞吳中陸子正學于尹和靖因往從之由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隆興元年年五十始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與劉明成以名儒薦對論龍大淵曾觀罪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因不往賀樞密張說出為廣西提點刑獄廣東荆襄茶寇為亂先生乃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徙轉運副使雷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之賊驚懼宵遁帝聞喜其儒生知兵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



年除中書舍人封還官觀所薦謝廓然內批改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諡文節學者稱艾軒先生先生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然未嘗著書雲濠案先生著有艾惟口軒集九卷附錄一卷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已涉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脚梓材案艾軒家傳一卷其從子成季所遺見直齋書錄解題說者謂南渡後倡伊洛之學于東南者自先生始云

艾軒語

不亦說乎說不餒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向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前者為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為時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二

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即為說

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道不道要當如是發語耳

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即不足觀此語久久乃如一泓秋水鬚眉自見

梓材謹案以上三條蓋皆艾軒與楊次山書中語

世閒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為建德之國

附錄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

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爽源也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一日著脚不定其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籠中乃無愧千歲而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同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姿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卻不聞道此大可惜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醞兩字且酬伊

自喻有曰修水佳人白玉蘭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真怪駭人太頑頑會問阿母語到郎神仙本是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林竹溪廣齋學記曰詩序不出于子夏亦未必出于毛公非溪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三

西艾軒先生未有具此眼者補

艾軒講友

正獻陳先生俊卿別見武夷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為象山學案

正字方次雲先生肅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陳西軒先生昭度

陳昭度字元矩仙遊人與林艾軒方次雲友善自號西軒子為

藤州教授以致知謹獨教學者終長樂令補

艾軒門人 尹王三傳



文介林綱山先生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作龍江人艾軒嘗講學于莆之紅泉及卒

學者請先生繼其席趙忠定帥閩嘗以先生之行業上于朝未

幾卒學者稱綱山先生景定開贈迪功郎有集雲溪案綱山集非復原本四庫

書目稱撥拾叢

梓材謹案開書言先生師艾軒三十餘年為學一本躬行能繼其師說趙忠定帥閩詳入東井書堂又云景定關林希逸追舉其賢賜諡文介

著作劉先生夙

劉夙字實之莆田人也生毀齒日讀千字書時時習誦其所記

憶者同門黃芻笑曰患健忘耶答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

偕其弟胡受業艾軒之門以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累官温州教

授孔嘉人才正盛陳止齋葉水心方為諸生先生一見即奇之

召試館職策問薦舉之敝對曰此執政大臣為惠而不知為政

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為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

今將告執政日子為執中乎為子厚乎則然怒矣至其行事

則有為二人所不為者時傳誦之除正字移樞密院編修兼國

史院編修乞侍養不就陳良祐周採合疏西之除著作佐郎孝

宗銳意恢復內廷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會龍龍大淵拔

聲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言言輒逐隆興二年七月先

生輪對奏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

曰天下事可言者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

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為異尤大在廷謂陛

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左右近習盜陛下權

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豈緩急欲為自

將地乎閻德陳敏近墮馬失髀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

也上為改容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于秋

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

朕闕失及當今急務先生又上封事曰陛下引舊寮謀政事得

如張闢王十朋可也乃與觀大淵輩謗唱酬字而不名罷宰

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使嚴法守裁徵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

梁珂一年三受贖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使但減卿監即曹敷

十員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

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

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漢王不可

稱親今必廢如楊俊輩尚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

初僭侈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遷卒今徒用之以監諷豈可不畏

又曰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遊無度甚則有流湯駭狎之

患御幸無節其終為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

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雷之數日不可以為湖北安撫

參議不行乾道元年奉祠三年觀大淵出起先生知衢州復奏

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然

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州人繪像祠之會觀副賀金正旦使道

衛入謁先生不內移知温州會旱全家淡食請命雖奉母亦以

素饑已而以病奉祠州人為之出涕其歸也莆亦大旱手條抹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四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五



荒十餘事行之得以不饑孝宗之志恢復也士無不以此說進  
雖朱子亦言之嘗遇先生于李侍郎浩座上先生弗是也侍郎  
亦如先生意他日朱子謂人曰吾乃為賓之德遠來攻南軒張  
子九重先生曰王龜齡弗遠也先生兄弟並以名德重于朝願  
皆不得大用乾道六年其弟卒年四十四先生以次年亦卒年  
四十八四方悲之如親戚艾軒皆為位而哭周益公因率諸朝  
士哭之于其邸艾軒曰吾為國受弔也又曰賓之愛君均于愛  
親憂國過于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所著有春秋解

附錄  
乾道五年會觀召歸過衢州守臣劉賓之諭以入城決不相見  
觀乃取道城外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六

真西山序春秋講義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東高  
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  
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  
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  
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辭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會  
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  
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旨略盡于此其言曰吾  
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  
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正字劉先生朔

劉朝字復之雲濠案先生名一作翔汝聞書翔字圖南福著作  
州水口人紹興十五年進易解者別一人

弟也天下稱為二劉以紹興三十年進士為温州司戶少治易  
其兄謂曰春秋為王氏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名其家温州  
大饑繼以大疫先生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糜粥日有常數同僚  
以及富人爭效之親為病者切脈施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或  
謂之曰將毋為堂上憂曰此吾老母意也所全活數萬人聚道  
旁棄兒常百計募乳媪飼之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尙未  
盡消民泣曰司戶去吾儕且死先是著作以先生迎養于溫故  
亦求其教授于溫既召試先生攝學事永嘉學術之盛兄弟皆  
與有力焉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  
難堪之言因以自考成敗得失因言會觀龍大淵罪狀以是不  
得留先生乞奉嶽祠孝宗念之猶得知福清縣廟之支邑月責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七

羨錢而無經賦先生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大帥感其言為并  
劾縣俱寬之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于門民當  
其物持錢而去縣庭常空不復知械索所在王參政之望為帥  
自尊僚屬卑屈甚先生以友誼責之之望不悅也于是復請祠  
歸再召對虞允文贊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先生諫曰臣觀  
今日通和未為失策背富強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  
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輒呵問  
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敵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  
廣儲時責成于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人嚮募挾  
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眾就敵人儲聚而粟不必多  
憑虛蹈空過為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此所謂決天下于一



擲者也上疎然除正字時朝列之以持重觀變為詞者惟先生兄弟既而允文卒無功先生又言歸附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以疾求福建參議行至信安卒自先生去温其兄復守温惠政相埒温人念念不忘每見莆人輒問二劉公安否聞其相繼卒也哭之失聲先生與其兄齊名著作挺特不肯輕以聲色假人先生稍濟以和易至于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分而薄勢利盡言于朝盡心于官公是非勸廉隅則所同也嘗謂朋友講習為古今至樂又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孤夕篝燈共語當聞鐘聲未已其卒也家無留貲所著有春秋紀年圖著作三子其著者曰彌正彌邵正字三子其著者曰起晦修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八

附錄

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及曾龍罪惡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

侍講陳先生士楚

陳士楚字英仲莆田人早從林艾軒遊乾道中登第淳熙末召為國子監簿光宗立除司封郎兼嘉王府直講遷軍器少監出使江東寧宗朝歷起居舍人明年除侍講官講周書無逸篇喻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之意上嘉納之未幾卒

縣丞黃先生芻

黃芻字季野艾軒門人志行高古同遊于自劉夙劉朔林亦之

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天竟止懷安縣丞

林先生阿盟

陳先生叔盟

林阿盟字載德福清人與同邑陳叔盟並遊艾軒之門聞人謂之二盟阿盟問六經根源無所入而欲投江艾軒稱之為漁鹽中膠鬲叔盟少從于紅泉出揖客面客頹然艾軒曰心不負人面無頹容叔盟悟而自力遂以行義名

魏先生幾

魏幾字天隨福清人受學艾軒以克己復禮問答曰五湖明月因以頹悟賦丹霞夾明月有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即目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九

西軒門人

縣尉黃定齋先生鐘

黃鐘字器之興化人號定齋從陳昭度遊乾道中登第待次德化尉講學授徒里人服其教調漳州錄事參軍先生

喜著述有周禮集解荀楊續註杜詩註釋史要諸書

網山門人 尹王四傳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陳藻字元潔號樂軒居福清之橫塘初網山師艾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于此矣而以樂軒自扁此固先生所聞于師者與著有論語解



梓材謹案福州府志言先生家貧篤學不求人知課妻子耕織務本師林嗣山得艾軒經學之傳一時學者多從之遊既卒門人林希逸請于朝贈追功即諡文遠

附錄

後村劉氏作三先生祠堂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艾軒之門者歟矣然數十年更相推讓卒以傷邑二士接艾軒之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

雲漢謹案三先生謂艾軒嗣山樂軒也

林竹溪廣齋學記曰退之送文暢序先師樂軒云退之只是說得亦未必盡知之補

又曰虞翻以坤艮為虎馬融以兌為虎郭璞以兌艮為虎坤為虎坤交乾也艮為虎賁位也天文尾為虎艮也兌為虎參伐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十一

次也龍德所衝為虎亦兌也易之取象果如是乎獨樂軒以理言象八卦之外不喜算畫曰乾為馬坤為牛而牝馬地類坤象辭也論易象者當以為法補

又序樂軒詩笈曰在昔隆乾開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  
有晦庵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  
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于時猶為前輩號南夫子  
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芻蕘最先天二劉著作  
正字雖暫顯亦蚤卒世其學者嗣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  
衣死艾軒在綱山以艾軒名綱山在樂軒以綱山名近二十年  
卿井聞見曰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礙裂欺世故人能言之  
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肖樂

軒雖得壽後綱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為常人矣且面背  
譏笑不小其文既不適時聞出語又驚世駭俗至于今譏笑未  
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于宗伯而祠之或謂或排幾不就役昨  
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鳥  
乎長日奚短哉鳥乎學曰奚道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  
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蹟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  
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詩鄙里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  
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通形甘約係獨飲  
乎鬼神兄老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耶非耶予亦不知  
也客絕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囑文甫適以詩笈來覽之泣下  
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  
知後千年無入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味之奈何乎噫  
著作家學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十一

侍即劉退翁先生彌正

劉彌正字退翁著作夙之長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為學貧不能  
得膏火旁爇夜績有光射牖輒攜書就之以進士入官方解簡  
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頗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  
志而後已知臨川縣太守責時零之稅先生以為于法不當微  
不奉行也太守械其背而廷詰之先生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稅  
不可得入為太常寺簿累遷寺丞時方啟邊禍使先生行兩淮  
議用鐵錢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  
宰相怒不聽已而果敗先生言今金頓兵要我復和急之則權



在人矣。緩敵其難于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貴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需而官拔之奉吏胥之膏食。悉加裁撙。使國用未甚屈。則金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陳自強惡其不附己。時方以軍敗復議和。欲陷之死地。乃以爲資。金國生辰使議和未定。詔使者留潤州。以俟傳言。金且復犯。准于是通秦提舉鹽運官皆遷。乃即京口。用先生爲淮東提舉。亦自強困之也。先生曰。鹽在北而移司于南。卽金不至。亦則奪盡矣。遂渡江。賃亭戶積舟相接數千里。賣之而鹽運之利得如故。乃爲淮東諸城具樓櫓。儲粟麥而真州以北。浙安集明年卽用爲遣和議。和亦定。以運司舊錢。護使者往來。至再。又以先生爲接送伴。留遣使召入朝。累遷左司。卽中直。實謀開出爲兩浙運判。遷運副。自渡江後。卽清二司。爲應辦官。日不暇給。先生一清如水。無敢以私相干者。內臣往來不與相見。又入朝。累遷起居舍人。遂爲吏部侍郎。甫一月。以病乞身。朝議方向用之。不許。然竟卒。自先生二父以盛名不竟。其施先生兄弟世其家學。稍曉通顯者。惟先生而亦未究其用君子惜之。補

祖望謹案。退翁定朱子諡。

劉習靜先生彌邵。

劉彌邵字壽翁。夙之子。中歲棄科舉。務向上。事業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并學俸。卽之郡守楊棟。卽學創尊德堂。以處先生。僅一至。後棟使本道。又論薦于朝。未報卒。有易稟漢考讀書日記。諸書學者稱習靜先生。補

著作門人

運判孟先生煥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正字家學

正字劉先生起晦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朝之子。登第。歷貴溪令。召爲祕書。自正字蔚。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其父云。補

正字門人

運判孟先生煥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樂軒門人 尹王五傳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福清人。進士。淳祐中遷祕書。自正字景定。中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有庸齋集。易義春秋傳。考工記解。雲濤集庸齋前集六十卷。易義春秋傳俱佚。庸齋集三十卷。考工記解二卷。行世。

庸齋學記 補

和靖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乃引莊子。匪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和靖語。自正莊子意。又別

和靖嘗以易傳序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如太洩。露天機。問于伊川。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人猶不解。愚因此語。深知和靖質實之意。使和靖在今日。見字義。語錄。編類。諸書。又不知如何太息也。雖然。天機正何會漏洩得。

馮忠恕嘗問于和靖曰。某父晚年不信陰陽拘忌之說。更不擇日。亦無辟忌。恐是伊川家風。和靖曰。不須異人之所畏。不得不



畏從俗何害此更見和靖質實不自異處

祖望謹案此說雖是然卻啟人沈溺術數之學

和靖曰伊川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語甚有益于後學亦有論伊川于榮陽者榮陽曰何不談他好處意與此同

和靖曰孟子論仲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極本之言以小信大只是欺詐偽之端今人正有此弊

梓材題案謝山補錄庸齋學記十二條今移為文軒附錄一條樂軒附錄二條又移入震澤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劉先生真

劉真字應文福唐人與廣齋同登樂軒之門著有心遊摘稿

從黃氏補本錄入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十四

退翁家學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劉克莊字潛夫彌正子官至工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諡文定

梓材謹案先生嘗受業于真西山萬姓統緒載先生生有異質日誦萬言為文援筆立就真西山以學貴古今文追騷雅進之著有後村文集名大全集

知州劉先生克遜

劉克遜字無競彌正子以父任入官知湖州初銀買未昂每丁賦錢五百後以買昂加至四倍下令蠲之曰以此得罪無恨也終于知泉州清貧有守工詩為水心南塘所稱許

後村門人尹玉六傳

文毅洪陽巖先生天錫

洪天錫字君贖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先生糾正為多丁內艱免喪調潮州司理改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通判建寧府擢諸司料院拜監察御史至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天雨土先生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為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宦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合吳民仲大論等列懇宋臣奪其田先生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先生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擅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為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府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王戚者皆先生之力也而先生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起知潭州戒盜賊尊先賢除年大治遷廣東轉運判官召為祕書監兼侍讀以職辭不許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聞監察御史張材劾罷之少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潭州皆力辭又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召為刑部尚書不起屢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十五



進華文閣直學士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其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先生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禮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諱劉後村基自稱門人又為後村諡議稱先師則先生後村弟子也

陽巖門人 尹王七傳 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終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末

晦翁學案表

朱熹 子塾 孫鑑

韋齋子 子塾

延平白水籍 子塾

溪屏山門人 子在

元城龜山 從孫洪範 別見介軒學案

氏武夷豫章 會孫浚

再傳 蔡元定 別為西山蔡氏學案

川三傳 伊 黃餘 別為勉齋學案

安定泰山濂 李燔 別為滄洲諸儒學案

溪四傳 張洽 別為潛庵學案

陳埴 別為木鐘學案

葉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杜焜 別見南湖學案

杜知仁 並為南湖學案

蔡淵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蔡沆 別為九峯學案

蔡沈 別為北溪學案

陳淳 別見北溪學案

陳易 別見北溪學案

廖德明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方子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十



余元一

趙師恕 並見勉齋學案

趙崇憲

趙崇度 並見玉山學案

趙春

宋之源

劉備

許子春 並見清江學案

彭繩年

趙善佐

張異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八

二

潘友端

胡大時 並見欽麓諸儒學案

王瀚

王洽

詹儀之

李大同

周介

鄒補之

黃謙

王介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高松 別見止齋學案

傅定 別見說齋學案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孫應時

諸葛千能

周夏

包揚

包約

包遜

后斗文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八

三

后宗昭

喻仲可

趙師葳

趙師雍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又一百五十五人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私樓鎰 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吳柔勝

父口 子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縝

柴中行 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詹初 別見勉齋學案

蔡和 別見北溪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謝夢生 別見木鐘學案

陳均

趙汝騰

孫必壘

陳仁伯

陳旅 別見草廬學案

方鎔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表

四

余季芳 別見介軒學案

俞浙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熊朋來

子太古

俞玖

王都中

別見魯齋學案

並未學續傳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汝覲

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方素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木 別見玉山學案

石磬

杜煜

杜知仁 並為南湖學案

何錡

並晦翁講友

項安世

黃樵仲

陳景思

並晦翁學侶

趙不息

孫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表

五

劉靖之

孫汝譜 別見水心學案

劉清之

並為清江學案

劉光祖

別為邛蜀諸儒學案

並晦翁同調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晦翁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

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逆晦翁學

案 梓材案朱子學案本稱紫陽謝山序錄定為晦翁學案又案諸儒學派自龜山而豫章為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為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為三傳序錄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其實朱子本師劉白水為龜山門人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亦祇再傳耳

延平門人 楊湖再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為學者所師嘗為閩延平九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九溪城外毓秀峯下之鄭氏草堂先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

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實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起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早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  
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  
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謙言而安于私營之鄙態下則招  
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  
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  
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必至  
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鼎曰  
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  
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為然乃除  
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會浙東大  
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  
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而胥吏狡狴之術又足以眩  
聰明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下無  
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為動容先生拜命即日單車就道  
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  
然于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復奏言為今之計獨  
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  
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  
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  
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于饑殍而將在  
于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知台州唐仲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三

友與王淮同里為婦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  
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  
前及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  
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為監察  
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用蓋指  
先生也十年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淮罷相周相  
必大奏趙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  
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  
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在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  
燕閒曠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  
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  
念之頃必謹而察之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  
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為正  
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  
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  
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會觀已死王  
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為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  
薦為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  
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  
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  
十人妄希孔孟應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孝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四



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辭免太常博士葉適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五

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所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切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于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薄聞冗庸妄之輩參其閒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衰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于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

以一念之閒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公明剛正之人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輒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願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閒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頹弊于下大率習為輒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六

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任稱材武陛下以為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一心



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七

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焉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寮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宣宗即位趙忠定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臣願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宣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至數百間欲徙

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有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與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沾于死亡之際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謠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之閒草創寢殿使粗可居下詔自責減省與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鞍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校量有不當者數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義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然宣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宣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聞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首建僖順翼宣四祖之廟治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八

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首建僖順翼宣四祖之廟治



平開議者以世數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忠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祀宣祖而耐孝宗先生以爲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其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者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趙忠定袖還御筆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鬪不可樓宣獻鑰與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九

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忠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忠定勿使得預朝政忠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忠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歷同安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州漳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十

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南軒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罷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宜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趙汝愚劉光祖徐誼等前日之僞黨至此而又變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竊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于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趨趙尺步稍以僞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願者屏伏耶壑依阿與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嫌連劾侂胄勿爲己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四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



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三人謂胡  
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  
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于羅仲素先生先生  
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  
粗交底于極膏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  
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于百家  
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  
卦放談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  
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  
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十一

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平生爲文凡  
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  
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  
七子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  
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獻靖公明洪武  
初詔以先生之書立于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  
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三  
塾莖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  
一員

百家謹案紫陽以韋齋爲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爲師南  
軒東萊諸君子爲友其傳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

妬也稟穎敏之資用辛苦之力嘗自言曰某舊時用心甚  
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  
腳便跌下去可見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  
放懈其爲學也主教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博極羣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  
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其爲開世之鉅儒復何言  
哉

中和說一

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  
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  
革以至于死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人之言則  
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十二

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  
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  
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  
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閒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  
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閒  
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  
而已矣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劉戡山曰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于一時拘于一處但有  
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見得大本達道



底影像便執認以為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瀉倒海底氣象日閒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病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乃在于此道通求遠亦可笑矣

劉蕺山曰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者端的端的

中和說三

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七

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體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

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則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劉蕺山曰以心為主及主敬之說最為諦當

中和說四

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己發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不審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七

劉蕺山曰畢竟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為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催伺說道理故已見得後仍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參中庸與指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閒一段發育流行之機無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謂未發者存乎其閒即已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書則以前日所見為催伺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為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書又以前日所見為未盡而反求之于心以性情為一心之蘊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一處便是仁即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然求仁工



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書又以工夫多用  
用在已發爲未是而專求之涵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  
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于  
心言工夫也第四書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  
工夫一節換一節孔孟而後幾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  
朱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子  
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生專教  
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初從延  
平遊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之說靜字爲稍  
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疏于本領致有  
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五

機必于此而取則矣湖南答問誠不知出于何時考之原集  
皆載在敬夫次第往復之後經輾轉折證而後有此定論則  
朱子生平學力之淺深固于此窺其一斑而其卒傳延平心  
印以得與于斯文又當不出此書之外無疑矣夫主靜一語  
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  
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亦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叩其中藏可  
盡也朱子不輕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  
要其至乃所爲善學濂溪者

百家謹案中和舊說序先生自敘幼從學延平求喜怒哀  
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之亦未  
省退而沈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

爲未嘗發耳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  
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平  
正明白如此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  
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  
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  
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邪爲二邪爲主  
邪爲客邪爲命物者邪爲命于物者邪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  
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  
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謂哉應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六

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閒而學者之所當辨  
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  
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  
差者也細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  
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  
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  
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  
之也亦曰不使旦晷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  
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  
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  
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



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與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邪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齧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邪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七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

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六

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



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  
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向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  
并記其語作仁說

百家謹案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爲先生仁說而以先  
生仁說爲序今正之

語要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  
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  
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姜定庵曰畢竟理從氣而見說不得理在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充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  
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

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  
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陽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  
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  
物相對也

梓材謹案此條梁淵錄自文集答楊元範書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

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  
事凝了初間極輒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  
日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  
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  
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開放得開闢光  
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  
二萬九千六百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  
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干

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  
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卻變而爲剛此事思  
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  
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

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  
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

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所說祇說得他  
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

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



是他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閒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暑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天地初閒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圭

姜定庵曰磨得急了急字未安易久字如何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得到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鯁魚肚裏水與鯁魚肚裏水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

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言口鼻之虛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概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尙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閒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尙遲則能爲祟蓋魂氣尙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圭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閒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是魂使之兩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爾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邪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虛吸聰明及其發而易見者爾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徧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邪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兩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重

也耳則何如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邪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兩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梨洲破邪論論魂魄篇曰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者陽之盛也魄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

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如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于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哀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弒成王諶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譏瓊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重

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概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懵懵卽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蟻豕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凡愚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也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網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



邪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地間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齊七日戒陰厭陽厭又立一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縷之氣若非孝子孝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孟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犂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

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畱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蒲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于壁間寫字但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槩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于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子享蓋衛侯都帝邱夏后相亦都帝邱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



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閒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殺分曉了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毛

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于此則其理亦命于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于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于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于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觀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幾復聚此教之至

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于子孫猶木之氣傳于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梓材謹案此條係自文集答吳伯豐書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日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此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假鬼矣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夫

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裏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之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底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業蓋田傳後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无

百家謹案泰西人分人物三等人為萬物之首有靈魂動物能食色有覺魂草木無知有生魂頗諦當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過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

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子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羊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梓材謹案此下有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至仁則生矣三十八字蓋梨洲案語然與後問覺是人之本心條心字以下複刪之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閒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因心無間于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三

紐爾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建陽縣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腳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備何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腳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三

百家謹案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其直遂不可揜故曰誠若經營往來是好好色有不好惡臭有不惡之意矣所患不誠者謂其欺也欺則謂人不知而可已欺也究之揜不善而著善亦知人有不可欺故揜之又謂人能已欺故著之總是知不致故不誠耳不誠意謂不著實去正心上用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橫渠志公而意私似未安問知與思于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知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性只是理情是流去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非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爾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串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養心莫善于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



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善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所謂穀種之說愛之理者則正爲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于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卻未曾有定說出蓋此理真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于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卻包得數者又卻分看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于仁上見得盡須知發于剛果處亦是仁發于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

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求天地生我底意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萬平若春陽之溫益平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會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善

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卻謂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



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  
通曉者多刻剝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  
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  
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  
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  
快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于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  
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收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美

斂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  
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  
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吾學者五行  
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  
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  
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會有先後但其灌時自有次序久之  
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  
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閒早閒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閒極  
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  
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

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其  
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  
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  
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  
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  
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  
具至孟子時異端熾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  
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  
自有閒架不是僮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未  
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過朝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美

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  
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  
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  
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  
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  
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  
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  
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  
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  
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  
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



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

梓林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陳器之書其全篇載木鐘學案

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得四者個人卻為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為塊其開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于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莫處故只可用處看便省力爾

梓林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林德久書

仁只是一箇理理舉著便無欠缺但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

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梓林謹案此條錄自文集滄洲精舍又論學者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卻生于閒事卻熟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美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邊通則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口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為學必須于平日氣稟氣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爾須要公平觀理



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于避就  
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爾  
理義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濟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  
也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  
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卻是未熟要將此心  
處理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  
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爾

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  
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无

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  
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  
拙法而別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卻便不如如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  
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

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  
道人又云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  
其他用功總閒漫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  
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善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  
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

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  
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  
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便  
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  
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  
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  
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早

今于日用閒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  
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  
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卻去理會此道理

若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  
便去窮理

問靜中常用涵養日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  
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  
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  
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心而  
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  
已有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  
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眞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卻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爾問學者于已發處用功此卻不枉費心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聖

念全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孔子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體認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心思擾擾日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爾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會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爾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識而后心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把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臯閒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剗定腳與他捱捱到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天理人欲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者尤要密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聖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非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

1570 子集卷之五十五



異清只如渴飲饑食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會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矣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錮蔽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互古今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是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齟齬繼一時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是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且盡枯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學

問父母之于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

理人欲之閒正當決審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于日用閒誠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古人誓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諛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是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于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損益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學

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時皆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



功須是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更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覺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便要養此心令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壘

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閒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于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近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能使如此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

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

問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近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閒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壘

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事便不至于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于平居靜慮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于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間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于己將不好處推與入之心矣須自于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



物雜于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自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于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程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慨然為閒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己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有存心之在處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靈不昧之體迷溺于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畢

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劉平甫書一條移入劉胡諸儒學案分作兩條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

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云事來則動事過則頭下船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也下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梓材謹案此下有李伯誠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果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何叔京書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卻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爾問某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于事亦兀突所以專于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



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雜說則鶴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想只是不可胡亂思才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或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既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兗

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頭無端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粒白豆子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粒黑豆子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辛

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俸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



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或問先生入事之煩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方起厭心便不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日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闢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聖

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土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貌言視聽思極至于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

這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次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聖

只恁地了便要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設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設多事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人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



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粹林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景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漫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存著只纔覺放心便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董

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在外面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粹林謹案此條未有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至說得來大段精切八十六字移入橫渠學案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闢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闢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沈澗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銷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番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地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



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無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賸語  
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當使截  
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非專是  
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  
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卻似箇畏字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  
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  
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  
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董

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使活不若眼下于求放心  
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  
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爾何難而不爲  
敬卽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日  
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  
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  
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  
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卻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  
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耨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  
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

問爲學道理日用閒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  
行日用之閒千頭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做便于天理  
湊得著日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  
就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  
卻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  
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  
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  
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  
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此  
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  
是認這道理常常恁地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  
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  
如此賢人所以異于聖人眾人所以異于賢人亦只爭這些子  
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  
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  
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誠導詳款聽之  
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  
體之以身授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  
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  
在而鋤去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董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何如而為無暴曰此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卻在心熹嘗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註惟此說為當

黎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即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又曰孟子言良心何不相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為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為體正坐不知命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宋 程 粹 梓材謹案此下有洪慶將歸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稀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稀稗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盡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

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那那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只是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于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宋 程 粹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了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關聚底道理

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



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原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然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與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堯

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學者要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使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日亦須是聰明日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于心靜甚事後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

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書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見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放前面看他意思倒做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來卻不是以意逆志卻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終無進益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李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股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爾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辯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于解借經以通乎理爾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日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梓材謹案此下有廖晉卿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又方伯謨一條移爲附錄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兼江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這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于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奎

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係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及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于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

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通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奎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于攷索則有遺本窮心之患而驚于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思在人不知所用力爾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閒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于讀書攷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于孝弟忠信之所發形于事而後行乎自息養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閒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



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為與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高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試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于過當便是偽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粗心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常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于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

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為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哉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限界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腳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于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真見這箇道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耶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為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所必不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墜跌死生以之小人心一切反是

以上梨洲原本

宗義案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正鶴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議論雖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較明道之言故欲揚之恐人滯考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蕩其用心則一也然考亭



之悟畢竟在晚年陽明子為朱子晚年定論雖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則灼然不失也一輩學人胸無黑白不能貫通朱子之意但驚怖其河漢執朱子未定之論不敢信孔孟并不敢信朱氏是豈朱子之所欲哉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終

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奎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晦翁學案

晦翁文集

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

福州州學程史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開記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存齋記

若如所謂常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于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

以反復之

答程大卿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梳工夫也

答陳才卿

如釋氏拈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答張敬夫

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邪廓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爾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爾

答姜叔權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二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耶

答江德功

文字雖不可廢惟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做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梓材謹案主一所纂此下一條移入東萊學案

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于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然于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

來書亦于智力二字畢竟看不成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實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常語此閒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消訛在甚處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三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于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慮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



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爾漢市以根株而愈疾鈎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以上答呂子約

百家謹案此內外之辯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開斷然纔覺得開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爾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答方賓王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四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業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情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答余正叔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有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答吳伯豐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掉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答潘子善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五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眾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滸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瀝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



則可以無媿而死爾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其漠之中也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可合也

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星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難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爾此其意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六

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與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

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虧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爾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頑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七

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乎 以上答廖子晦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于義理上不敢亂說卻于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過爾 答項平父



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在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八

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以上答劉季章

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在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

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

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難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以上答吳斗南

百家謹案此答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別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九

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與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雖至于堯舜孔子之德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 答許願之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答林德久



梓材講案此下答嚴時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條移入滄  
洲諸儒學案

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道之非以為必如此  
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根本而  
聽其枝葉之自茂邪 答呂伯恭問胡子知言疑義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  
因事方有省發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  
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  
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  
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閒察知之

百家謹案勿忘勿助原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乃是自然  
之事無容造作者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十

或問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  
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足以方外義集而氣得  
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  
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  
曰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  
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  
不可之機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事之  
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以上答何叔京

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  
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

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復研究  
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于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  
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  
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億料鈞石分寸未  
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  
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  
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為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  
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  
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  
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 答江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十一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  
來事業亦偶然爾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 答  
甘吉甫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  
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  
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爾  
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  
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



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主

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于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是無性若有此物即如來諭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為枯槁無性也 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爾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生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

可乎 答余方叔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心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性之始終一于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爾 以上答王子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主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已發未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 答胡伯逢  
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  
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亦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即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 以上答胡季隨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爾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游誠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嚴時亨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下不容說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南

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不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答陳庸仲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答孫敬甫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于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  
答李晦叔  
百家謹案性即氣之有條理者是非別是一物也  
至于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之

夫子雖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爾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辟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朱深之  
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爾辨得此心即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卻一點使不著也  
答陳同甫

白鹿洞書院教條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圭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喜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七

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附錄

先生之父章齋建炎間為南劍州尤溪尉罷官待調遷寓于隔溪鄭氏之書室于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後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峯

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聞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章齋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章齋異之

章齋疾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數年二劉俱沒獨

事籍溪最久

孝宗即位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人有不共之讎萬無可和之理即參以利害亦有百害而無一利次年趨召命又極言之

乾道四年建州饑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多免死社倉之法始此

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畱止寒泉精舍月餘商訂近思錄錢東萊至鷲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釋其所聞

六年知南康軍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祀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洞書院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七

十三年入對上封事次年戊申又上封事

紹熙元年知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

光宗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信于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于太皇后為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涕泣因請太皇許之命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惕然為憂因疏寓其意且進對而陳之又數戒忠定勿使預政而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使其黨謀去先生乃于禁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再申前疏而御批與祠先生去國矣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且創偽學之名以斥



善類先生草疏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白宰相之冤諸生力諫遂箴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橐更號遜翁朝廷時治黨人方急趙相死于道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閒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初居崇安五夫築書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識鄉關也後築室建陽蘆峯之巔曰雲谷其草堂曰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曰遜翁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閒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大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所與廣仲書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從其甫詳問日用閒事使人歎服處固多但其閒于氣質偏處似未能盡變乎舊蓋自他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亦是爭氣病痛元晦要學顏子卻不于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于平時以為細故者作九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以下補

又曰聞兄行社倉一鄉之人賴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曰王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爾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是則過矣王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前輩辯之甚悉其與元晦今日社會之意義則相異固亦曉然元晦初豈有取于介甫特因

或者之言有所激故并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謬之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為重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于是復就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雖為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則懼其有害爾

又曰又慮元晦學行為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處多已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縱有所疑不敢以請諫言多而拂論少所偏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九

一二辨晰恐未能盡又似大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

又曰或問書未須出極力辯說恐使輕易趨薄

又曰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道

又曰聞刊小書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刊此文字取其贏以自助竊恐聞者別生思維愈無靈驗為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穩

又曰太極圖解後而不必辯論如此之多只于綱領處拈出可也

不然卻只是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

又曰得伯恭書云見猶有傷急不容耐慮某又恐伯恭卻有大



容耐處吾曹氣質之偏乘開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也  
陸子壽兄弟如何有相聽否

又曰山中諸詩其閒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氣  
稟發處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與呂伯恭書曰濂溪自得處誠渾全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  
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牽強亦非濂溪本意也

又曰元晦議論商榷閒終是有意思過處

又答胡季隨書曰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于事業者固多  
可憾然其閒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要當以致遠自期  
而于人則一善之不廢元晦名臣言行錄編得未精細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思之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子

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之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  
校勝負者頗似未宏如注中東坡字改為蘇軾不知以諸公例  
書名而釐正之邪或者因辯論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說固  
無害出于後說則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問五夫勿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  
豪右閒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于時位頗似侵過  
恐更須于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  
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于時  
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  
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  
根所當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為善  
又與陳同甫書曰朱元晦英邁剛明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  
陸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閒闊爾

陳龍川復先生書曰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  
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有公則無私私則不  
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縷縷  
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

學也豈好為異說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園  
錄梓林案陳一之當是陳益之止齋從弟也說張體仁太博為門下士每讀亮與門

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為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為異人輒舍去不  
與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門下士亦多矣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子

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于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曰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于  
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紆餘于物  
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閒可動心  
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泯我者新安朱元晦論古聖賢之  
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攤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入于人心  
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趣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其不得見于世  
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抱大不滿于秦  
漢以來諸君子然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皆存而信之豈悅  
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子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  
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盡白也



祖望謹案同甫譏朱子多不中肯獨此篇則朱子難以自解

又志錢叔因曰朱元晦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學士大夫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子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子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陸復齋與趙景明書曰元晦論語集解已脫稿此書必傳于世若詩集傳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終不能傳遠

祖望謹案論朱子學庸章句詩傳一條黃氏蓋亦非之而愚以為其說不為無見

沈叔晦曰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舒廣平答袁恭安曰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圭

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葉水心序陰陽精義曰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豫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糲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補黃勉齋狀其行曰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于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圭

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于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于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閒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



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于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于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書

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于書則

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惘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繼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聖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于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于異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書

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



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于讀書也又必使之得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宋

劉剛中問黃直卿曰先生學有淵源蔡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聖賢未識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其踵孔顏乎直卿曰然

剛中退見李方子問曰先生作綱目愈于涑水通鑑殆法春秋以立綱法傳文以著目與方子曰宏綱細目實本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所以規制盡善前此未有也

謝山書朱子綱目後曰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而後修書尙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即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爾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宋

李季札曰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未備具不必他求

陳北溪序竹林精舍錄曰先生寢疾某每入臥內聽教誨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爲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力行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事之不周如顏子之博約毋違求顏子之卓爾如曾子之所以爲貴毋違求曾子之所以爲一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從容和樂之論又不同

又答李貫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著



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只是厭煩就簡偏于尊德性上去先生力為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

又答陳伯潔曰晦翁論語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時時修改至屬纊而後絕筆最為精密如論語或問著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為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時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大不同若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為定論又答蘇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為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徑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自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為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為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闢如只孤孤單單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宋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抹其流弊又答郭子從曰尚書先師只解得三篇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聞皆各自為一家昨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參為說中間分章有改易文公舊處又見蔡伯靜易解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晰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元妙不脫莊列之習直卿去年南康講乾三坤二爻義似舉子時文態大義殊不出

則真見之粹然者最為難也

劉漫堂曰湯德遠書曰朱氏青年來盛行立要津者多自謂嘗登先生之門而趨向舛錯使人太息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晦翁講筵劄子貼黃引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已千愚明柔強節注謂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果于自棄為不仁某因此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月遽邁令人慨然以懼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觀朱文公答項平甫書尊德性道問學之說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

黃東發曰鈔曰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于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于道我朝諸儒始明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宋

古道而又未嘗盡發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而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于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于是教學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為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為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閑肆落筆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靈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難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以上補龍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



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于冀也湯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豐也自是以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于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尙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有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母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于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辛

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康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家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前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祠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

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于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壬

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字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物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于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榦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煇文忠眞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



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實其伯公也實甚宜  
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劍之南溪父吏部章齋先生仕國也公蘊  
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  
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  
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  
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  
子之六經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于當代公之身  
雖訓于當時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  
欲盡自左丞草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  
以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  
義學東平袁君壁適以臬事至闕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于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聖

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  
懇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  
君公舉司文吳會為胃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于此繼成公  
志以復六經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埃焉天道循環無  
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派亟起而還續之則天地  
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  
世以德顯其仕閭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  
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為之起廢汪君子山之麓為門  
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  
創于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蒲陽劉克莊  
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

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  
寶終始之義學創興宋變黃樞首帥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  
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墜茨以迄于成則虞子  
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  
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  
日記

晦翁講友

宣公張南軒先生枋 別為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先生汝觀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聖

趙汝觀忠定公汝愚之從弟也苦節講學餘于有東山書院先  
生所建以延朱子講學餘于學者祀朱子以先生配 補

尙書韓南淵先生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知軍石克齋先生翥

石斆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警悟  
不羣及長刻意為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其論仁之體要甚  
當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為  
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



志其墓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陳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參台學源流

附錄

子重問止于至善至善乃極則否朱子答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于此乎出

縣令何臺溪先生稿

何編字叔京邵武人龜津先生兌之子以父蔭爲安溪主簿與朱子爲友後調善化令未至卒學者稱臺溪先生有易論語說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朱子稱其可傳參閱大紀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墓志云子獲從之遊相好也是先生與朱子爲友之證而或以爲朱子門人誤

晦翁學侶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項安世字平甫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遇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不報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卽位先生應詔言當省兵及宮掖之費時朱子召至闕未幾予祠先生言朱熹本二千里外一庶官陛下卽位未數日召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不知所措願留朱熹使輔聖學不報俄以僞黨罷先生素善吳文定獵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文定起帥荆渚先生起

知鄂州淮漢師潰以文定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先生權宣撫使陞太府卿因私忿殺文定客王度坐免繩以道誼之交先生不能無遺議也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運判未上用臺章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等書行于世參史傳

雲漢謹案謝山奉臨川帖云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又案謝山學案原底于嶽麓諸儒序錄有項平甫三字後定刊本抹之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最愛項平甫半齋詩云乳設中函天渾沌浮筠破處玉嶙峋

錄參黃敬齋先生樵仲

黃樵仲字道夫龍溪人御史預之孫號敬齋登淳熙第居家每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畫

且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人未嘗見其有笑容鄉里有爲非者恐先生知之朱文公守漳禮延入學牒云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讖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及講小學文公每稱善初尉永福再調汀州錄參成有善績自書于屏云俸薄儉亦足官卑清自尊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于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

陳景思字思誠弋陽人丞相文正公康伯之孫也用丞相恩補承奉郎仕至朝請大夫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先生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于嗜欲水心容錢塘不



擇晨昏過從為僚于徐夜失睡者再三朱文公在建安接續續  
簡無曠時時攻偽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  
先生每為所親正說不忌與文公書具言其無他文公答曰其  
然其然韓丈于我本無怨惡我于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  
意大折道學不遂廢先生之力為多 參葉水心集  
晦翁同調

宣簡趙先生不息

趙不息南塘之祖也雅敬朱子云某恨見公晚自見公從始至  
末無一語為無益以是敬之今觀其行尤合因上疏請用之又  
乞賜南軒張子謚累官大宗正封崇國公謚宣簡 補

梓材謹案先生名當從宋史宗室傳作不息其字仁仲恩  
為憂之古文字當作恩因恩而傳寫為恩蓋取仁者不愛  
之義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然宗室世  
系表已誤作不息又載長子善儒善儒子汝訓汝訓汝訓  
汝淡汝鑑汝淡汝鑑即汝談汝論之譌也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美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並為清江學案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別為耶劉諸儒學案

晦翁家學 楊胡三傳

中散朱先生塾 附子鑑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從呂東萊學以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

散大夫子鑑字子明官奉直大夫湖廣總領 參姓譜

朝奉朱先生塾

朱塾字文之文公次子以蔭補官歷朝奉耶 同上

侍郎朱先生在 附孫浚

朱在字敬之文公季子以恩補承務郎歷官至工部侍郎侍經  
筵日讀父四書玉音訪問不已因請黜楊雄乞以二程張載從  
祀帝嘉納之孫浚字深源累官吏部侍郎死節 同上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引葉紹翁曰考亭子在趙鼎時  
好遂階法從視其父異矣  
朱小翁先生洪範 別見介軒學案

晦翁門人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 別為西山蔡氏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榘 別為勉齋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燿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美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別為潛庵學案

輔先生萬 別見潛庵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 別為木鐘學案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 並為南湖學案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運幹蔡復齋先生沆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別為九峯學案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別為北溪學案

陳後之先生易 別見北溪學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州判余先生元一

漕帥趙先生師恕 並見勉齋學案

安撫趙先生崇憲

朝散趙節齋先生崇度 並見玉山學案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郡守宋先生之源

特奏劉先生黼

許先生子春 並見清江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美

知州趙先生善佐

張錦溪先生巽

學博潘先生友端

胡季隨先生大時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洽

侍郎詹先生儀之

尚書李先生大同

周先生介

府判鄒先生補之

黃先生謙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教授高先生松 別見止齋學案

傅先生定 別見說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進士諸葛先生千能

進士周先生良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美

包先生遜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喻先生仲可 別見象山學案

趙先生師葢

直閣趙先生師雍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梓林謹案晦翁弟子恭繁自別見諸學案外百餘人並入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鎬 別見取劉諸儒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 父口

吳柔勝字勝之宣城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知持敬之學淳熙



中進士調都昌簿差嘉興教授御史湯頌劾其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趙汝愚收人心且主朱氏之學不可為師儒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歷國子正以晦庵四書與諸生誦習于是士知趣向後以祕閣修撰奉祠卒諡正肅 參史傳

特奏陳先生纘 附子口孫口

陳穎字德容羅源人淳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獨以正心誠意為說俱見黜後對時務擢第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時淳熙八年也子孫世其家學 參道南源委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別見鄧劉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別見勉齋學案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別見北溪學案

文節李貴之先生道傳 別見對李諸儒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別見木鐘學案

迪功陳先生均

陳均字平甫興化人俊卿從孫安貧力學以累舉嘗奉大對不就參稽宋史及司馬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子綱目義例提要簡言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八十八卷端平初時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書賜迪功郎不受 補

雲溪雜錄案宋陳均有二一先生為朱子私淑一字子公平陽人以祕閣修撰致仕真西山門人為朱子三傳弟子見西山真氏學案

學士趙庸齋先生汝騰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居福州寶慶初舉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嘗入奏言前後姦諛與利之臣甚切直拜翰林學士後辭歸累召至闕復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南宗正事卒贈四官 參姑請

梓林舊案先生號庸齋亦有南塘之稱與朱子門人文懿汝談之號同又案何北山有徽曰太守趙庸齋詩蓋先生知婺州時嘗薦北山與王正教也

克齋門人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杜方山先生知仁 並為南湖學案

宜簡家學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趙懶庵先生汝諧 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家學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銘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別見魯齋學案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別見介軒學案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俞浙字季淵新昌人也以開慶進士應官御史初為賈似道所排其後王煥引而入臺而論者謂王私其鄉人先生亦以三疏時事不報求去改官大理少卿不就宋亡杜門講學宗師朱子學者稱為致曲先生雲濠案學案底本別傳云先生私淑朱子之學篤行寡言莊重介潔宋亡杜門著書學翁先生所著有六經審問離騷審問韓文舉隅集宋之南也浙東儒學極盛而越中獨少李莊簡公後惟新昌石子重石天民石應之黃文叔呂聲之呂冲之其眉目也姚江孫燭湖師象山孫偉夫師水心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儲之閩韓戢山父子繼起世守劉子澄之教其後上虞劉習甫學于何氏唐忠介學于牟氏而先生復出于新昌最為有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星

光黃東發陳本堂皆重之補

州判熊天慵先生朋來附子太古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咸淳進士元世祖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為南臺御史先生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居州里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與人談經義日益不倦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連為閩海廬陵教授所至攷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為考官先生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後江浙湖廣率舉辭致禮先生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

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尤鮮先生屢以為言蓋先生之學諸經中

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親祀

太廟銳意制禮作樂學士元明善以先生薦未及召而卒年七

十八有經說七卷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二年鄉薦官江西行

省員外郎晚隱楮山著書以老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熊先生朋來列胡熊諸儒學案俞先生

隱君俞石湖先生球

俞球字玉吾吳郡人生宋寶祐間以辭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

號林屋山人精于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圻

獨先生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天球並列則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星

河圖亦玉也王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

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嘗著

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

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集說十三

卷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武宗至大二年門人王都中

為之刊行所居傍石湖學者稱為石湖先生同上

周易集說自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為之說也曷為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于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于象象本于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于畫詎可



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于前晉韓康伯又和于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洽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于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為之回護由是二百年間皆以虛無為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為末技而程邵之學分為兩家義畫周經亦為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程邵之未發辭必歸于畫理不外于象聖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焉幼承父師面命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于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推其精華萃為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為之說至元貞丙申而後成凡四十卷因名為周易集說云

庸齋續傳

秘書趙大蓬先生必曩

趙必曩字伯煒晉江人漢安懿王八世孫補承務郎恨望中原懷古賦詩慨然有祖述之志從益王至永嘉蒲壽庚為福建廣東安撫使發舟航海次泉州港口壽庚作亂以田真子降元先生逃竄龍村真子遣兵勒還草降表先生誓必死持匕首自刺

吉甫抱哭曰我愧死萬萬不能復見子矣張世傑回兵圍城壽庚盡殺宗室縛先生將斬之錄首參軍吳伯厚以計出之遂居泉之東陵

參姓譜

梓材謹案吳禮部序陳監丞叔仲安雅集序云君之學得于外舅趙大蓬名必曩者為多必曩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從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則先生之家學可見矣宋史宗室世系自漢安懿王應建孝良王宗蓋安康郡公仲鄧豫章侯士咸直祕閣不敵善釋汝騰凡七世汝騰子崇堂崇堂子必曩必曩字之弱又案先生官至禮書宋濂溪云南塘趙氏之孫二陳之外王父也故蕭山于陳眾仲謂其先世得于趙南塘云

歐翁門人

隱君黃先生奇孫 別見清卷學案

石湖門人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 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大蓬門人 庸齋三傳

縣尹陳先生仁伯

陳仁伯莆田人官同安尹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先生一則國子丞眾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出于南塘趙氏

參宋文憲集

監丞陳先生旅 別見章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終



南軒學案表

張栻 從子 庶 子 圮

紫巖子 附師孫松壽

五峯劉氏王

氏門人 從子 忠恕 從子 洽

龜山和靖譙

氏武夷得全

再傳

二程元城子

文三傳

安定泰山濂

溪涑水百源

四傳

張唐 張氏續傳

胡大時

彭龜年

吳獵

游九言

游九功 並為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表

宇文紹節

陳槩

楊知章

李修己

張仕佺

范仲黼

范子長

范子諒

范蓀

宋德之 並為二江諸儒學案

曾集 別見廬山學案

陳孔頤

襲蓋卿

吳必大

王遇

呂勝己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曾夢泉

詹阜民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詹儀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又二十八人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私趙昱

宋元學案卷五十表

虞剛簡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程遇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木天駿 張學續傳

方敏中

張學之餘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並南軒講友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胡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張寓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呂陟

並南軒學侶

趙不息 別見晦翁學案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為清江學案

邱宏

並南軒同調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

三

宋元學案卷五十

餘姚黃宗義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南軒學案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承其年

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

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

矣述南軒學案

梓材案是卷南軒文集蓋謝山所補其餘則黎洲原本也

五峯門人 楊胡再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杖

宋元學案卷五十

十一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于衡陽父浚故丞相

魏國公諡忠獻先生穎悟夙成少長從五峯胡先生問程氏學

五峯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先生

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峯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先生益自奮勵

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

出督奏先生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

闋長沙郴桂帥守劉公珙薦于朝除知撫州改知嚴州奏言先

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

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

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為吏部郎兼侍講時相方

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奏言時猶未可上為歎息褒諭其後因



賜對反覆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  
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  
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為言上閱其實即詔罷之除左司員  
外郎仍兼侍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為  
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  
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  
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閣門事張  
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責宰  
相虞公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先生  
奏再上命遂寢然宰相實陰附張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先生  
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

宋元學案卷五十

倖屏讒諛于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說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  
之詔除舊職知靖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治聞詔特進秩直  
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  
本路嘗與朱子書曰郭杲問此閒得毋為守備乎緩急有堡寨  
否某應以此閒出門即平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襄漢立  
得定折衝捍蔽耳太尉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糧此當往助若教  
賊入肝脾裏人心瓦解何守備為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  
急移保江北之論乃大謬也賊到此地何以為國守臣但當握  
節而死渠為悚然某所恃者有此二萬義勇所可整頓緩急  
有隱然之勢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庶幾一旦可共生死  
雲濠案與朱子書一節謝山案從南軒集  
中摘錄標識此節當移載傳內今為補入湖北故多盜先生首

効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  
罪羣盜皆遁去會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先生劾請論罪不  
報即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  
病革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先生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先生為人坦  
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徒  
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  
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著有論語孟子詩  
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嘉泰中賜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  
廟庭修

宋元學案卷五十

宗義案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  
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  
裁之歸于平正有子考无咎其南軒之謂與

南軒答問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  
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功辟如汲井漸  
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  
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  
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  
前作主一箴為一相識所刊其閒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  
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



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寤于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于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斂則失于拘迫從容則失于悠緩此學者之通患于是二者之閒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宋元學案卷五十

四

沅之處若曰盛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于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葉六桐曰主一從敬字用功始敬久則誠而一在是矣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則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卻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功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謂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所論雖閒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安得謂安靜乎敬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平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

五

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闢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



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于不可之閒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動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與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與橫渠又曰明善必明于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末發者否見于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偽明之之功何自而先真亦當先從于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心中亦未安恐伊川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六

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為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功宜莫若養其源先于敬用功之久人欲凌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于發見之際辨擇其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元晦謂畧于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省察正涵養之得力喫緊處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懲忿窒慾懲之為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為能窒慾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時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姜定庵曰正當發時亦能覺者本心畢竟人欲居勝此處惟用懲窒之力方能挽回終不若平日涵泳不使私意相參之為得也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七

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處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心竊疑焉曰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也此意甚精蓋中字作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卻有病不若云所貴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怨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怨也侯子曰伊川說得九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



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于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于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為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并乞詳教曰明道

宋元學案卷五十

八

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為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為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于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問明道所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只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為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諱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始動而言

只可謂志之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為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于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能自然以心驗之未見其為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曰纔涉人為便是私有箇持守字便是人為然學者從此用功由誠之進于誠殺有節次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為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于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能為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義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宋元學案卷五十

九

梨洲孟子師說曰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于事行所無事則即事即義也心之集于事者是乃集于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氣生生而不窮義襲者高下散殊一物有一義模倣迹象以求之正所謂欲事事皆合于義也襲襲之襲羊質虎皮不相黏合事事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周章無措矣告子外義之病如此朱子言其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此則世俗頑冥之徒孟子亦何庸與之



辭哉

問心無內外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吾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宋元學案卷五十

十

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問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卽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違矣曰此意雖好然飢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卽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于此體認便不差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連

水搬柴爲知義而不分人欲天理于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審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當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遺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

十一

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居敬窮理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矣收其放則公理存故于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



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于所當有而不知有也于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真與妄耳伯達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達病正在此耳所答語大意已得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

三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眾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與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于此深體之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

與物接則自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扶千年餘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尙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宋元學案卷五十

三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章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二用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乎某嘗反覆細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人之過爲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于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于厚則如鬻拳之以兵諫豈非過于忠乎唐人之剔股豈非過于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于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夷于先生舊說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



思也過于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于薄甚至於為愷為忍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為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

黎洲答姜定庵問觀過知仁曰黨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人之氣質剛柔狂狷各有所偏而過亦從之而生過則不仁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仁如工夫有閒斷知閒斷便是續故觀過斯知仁此南軒章齊記意如此晦翁以為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殊不知仁亦無從有下手處果視其所知者懸空測度只在影響一邊便是禪門路徑若觀過知仁消融氣質正下手之法明道之議仁獨非知乎

宋元學案卷五十

南

垂諭仁之說若只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卻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與願只于日用閒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也

問平居以利物為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日常以利物為心是外之也日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禮論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為禮自其用言之為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

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于博施濟眾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于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清忠之說不同請問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看先覺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宋元學案卷五十

圭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為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為方寸之地隱微為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為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若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為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閒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為性則不可言出入謂主于身



為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于性相去如何思慮之于心相去又如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固未可以語言盡之爾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于物而欲隨之欲雖萌于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于是心之存物來心應理在于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宋元學案卷五十

六

也然性不能不動感于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為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于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于因其流激汨于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滓無別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味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于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

以為闕文是也然邇年嘗以為自平天下溯而求之其極至于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于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于齊家之條引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宋元學案卷五十

七

可不察也

南軒文集

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為仁人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事親之道所以事天

潔白堂記

漢儒之言曰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儒所能言

黃鶴樓記

時習之功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每以為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自改則明日茲念重在矣積而熟時習之功消矣



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則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

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疏時習之功始專名軒室記

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

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王者以義伯者以利

孟子講義序

人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爲先也趙氏行實序

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商嶽唱酬序

所謂致知者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

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送張荆州序

梓材謹案東萊遺集與張荆州書及言張荆州教人皆謂南軒此張荆州則別一人也

爲仁莫要乎克己仁說

宋元學案卷五十

文

學之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

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與劉共甫

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今日

爲甚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反害

事耳

學者徇名忘實此真可憂但因此遂謂理學之不可講大似懲

嗜廢食是因盜儒爲害者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以上寄周子充

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如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

盡則在彼有尺尋之差答薛士龍

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答

潘端叔

來者多云會聚之閒酒酣氣張悲歌慷慨此等恐皆平時血氣

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

好事上不覺乘使偏了

所謂觀書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庸人

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斯言誠是然虚心平氣豈獨觀書當然某既已承命因敢復以

爲獻也

君臣之際須要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其閒絲毫未盡惡能

有動

二豎雖補外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通道理分明則

宋元學案卷五十

九

病根猶在二豎去後二豎復生不然又恐其覆出爲惡若得有

見識者乘此時進沃心妙論拔根塞源庶有瘳乎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

則以忘親苟免爲合于時變世所號爲賢者正墮在此中此風

方熾正道淫微幸歎食人甚可愧也吾曹當相與講明聖學庶

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

近事使人憂心不遑假寐伏思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

所開悟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

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于義理之所在而徒迴回

于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畱一

日不敢不勉



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  
事天保民之心為迂闊遲鈍之說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  
至理以開廣聖心

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歸勉其在我然竊念吾君  
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覆剖判庶幾萬一言  
至此不覺酸鼻

仲冬以後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覆開陳每  
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  
得從容以盡底蘊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

某日被命出守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迄無所補報學力  
不充無以信于上下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勵他皆無足言惟

宋元學案卷五十

干

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

日閒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  
錦尚絀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朝夕從事于此而未  
之有進也

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爾為贅欲下手痛加  
刪正以官守事奪不敢草草

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  
愈見其味

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要功生事委廢者一切放倒為害  
則均

年來務欲收斂于本原處下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

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放過

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為舊說所蔽豈獨說書為然理道不平  
鋪放著只被人起意自礙

英州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閒中讀書之意又恐為釋  
氏乘此時引將去

古人居是邦即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近世風俗深泥陰  
陽家之說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以上與朱元

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存  
養處不深厚故省察少力

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  
從與不從固不可必若必欲救正便有偏推此可見

宋元學案卷五十

圭

自歸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為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  
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竊發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  
衣冠容止之閒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

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外之不肅而謂能敬于內可乎  
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不病耳

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為多此閒有肯來講論者今  
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

得及始可與講習也  
以不當憂責為幸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為多此意殊不厚惟

先自隔絕無所感通存心既爾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詳味考



榮之詩與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嘆

魯論教人以詩為先蓋興起情性使人篤于人倫之際學者須是先教存忠厚之心

平日頗恃嗜慾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尋常忽畧亦是豪氣中病痛

相識閒有好為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只是為身蓋直前妄發固為不是然于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為之說終不免為姦而已矣以上與呂伯恭

舍實理而篤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墮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為在形氣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所謂欲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其

中者也與彭德美

宋元學案卷五十

圭

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于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

平時病痛所貴銷磨矯揉之不可徒自悔恨于胸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畱在胸中是也

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于東而生于西要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減

侍矜子職所當任不可少有厭煩忽細之意以上與呂子約二程遺書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無怪其然只靠言語

上求解總未是須玩味其旨于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歲月易過人心易危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業

升高自下陟遐自通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于卑近不為驚怪恍惚之見而不合乎沈潛縝密之功

夸勝為害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于根原上用功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自遏止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士子實作工夫耐久者難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以上答胡季隨

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求以治之病之在心獨不思所以治之乎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積

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于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所由起審處其方而藥之則病可去去則仁仁則生矣答謝夢得

宋元學案卷五十

圭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此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于中節若遷就回互于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日吾所畏者

激觸也無乃終墮于姦邪之域人慾愈肆天理愈滅與觀伊川解遇主于巷一爻意極明切答歐陽中

儒者之政以護養邦本為先與施新州近世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

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

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答周允升無欲者無私也無私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

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



按本泯棄彝倫淪實理于虛空之境何翅霄壤之異答羅孟弼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一一

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

異端搖動引去答蕭仲秉

箋註訓詁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

昭示以用功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閒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

躐等之失答陸子壽

力貴乎壯工夫貴乎密若不密雖勝于暫終不能持于久答香

德庸

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要耐苦辛長遠勿舍則寔有味答潘

叔昌

宋元學案卷五十

書

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答周穎叔

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

是理也若金縢冊祝之詞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

不傳矣答俞秀才

鬼神之說六經所稱莫非造化之迹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

熾行譁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于怪誕怖于恐畏胥靡而從

之至于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閒無是事委諸茫昧于是交

于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樂廢浮偽日滋所謂因其說而為善

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題鬼神說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南軒文集一百單四條今移為附錄  
三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上蔡學案三條龜山學案一條

五峯學案一條又一條分作五峯語二條又移入劉胡諸  
儒二條玉山學案一條晦翁學案十四條東萊學案六條  
艮齋學案二條止齋學案一條滄洲諸儒二條嶽麓諸儒  
二條槐堂諸儒二條

附錄

孝宗初起忠獻請籍郡督諸軍事即奏先生書寫機宜文字先

生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夜凜凜直以君父之責

為己憂閉以軍事入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健恥下閔

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

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

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帝異其

言

湯思退用事務罷兵講和金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先

宋元學案卷五十

書

生疏言我與金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

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

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

撓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

召為吏部郎時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入見孝宗曰卿

知彼中事乎先生曰不知也曰彼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

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對

曰比年諸道水旱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大小之臣又皆誕謾

不足倚仗正使彼中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

之先生因言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乎兩陳

浹機之日為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



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在目前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之嘆息哀論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帝問天先生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先生寢疾微吟曰含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乃自作遺表勸帝親君子遠小人絕己偏公好惡拳拳不已云

五峯先生與書曰辱示希顏錄足見稽考之勤先賢之語去取

宋元學案卷五十

美

大是難事文中子之言誕漫不親切楊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後見君子亦未免于陋又曰某意希顏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眞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其他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

嘗與朱子書曰祈請竟出疆顛倒悖極可憂某決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

又曰聞建寧書坊將孟子解已刻板極皇恐見今刪改不定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已移文漕司毀板矣更望力主張

又曰舟中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正當深培其本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吾丈世道所繫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于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補

又與朱侍講書曰張荆州從遊之士往往不得力不知何故如此蓋荆州不能察人情虛實其教未必能有益中庸論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補

又與陳同甫書曰張荆州使不死合整頓點檢處尙多至于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補

又麗澤講義曰張荆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

宋元學案卷五十

老

求之聖賢語言補朱子述行狀後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又曰公嘗有言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語類曰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這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陳龍川志何茂宏曰朱元晦論張敬夫不惑于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補

魏鶴山跋南軒與李季允帖曰南軒先生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為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啟發于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于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于人者教人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丹書教義之訓夫子于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成補

宋元學案卷五十

天

又曰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補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閒斷便是不敬

宗義案南軒之學得之五峯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峯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東萊則言其雜象山則言其雜惟于南軒為所佩服一則曰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一則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然南軒非與朱子反復辯難亦焉取斯哉第南軒早知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

養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也

宗義又案南軒受教于五峯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峯之說即默體實踐孜孜勿釋又其天資明敏其所見解初不歷階級而得之五峯之門得南軒而有耀從遊南軒者甚眾乃無一人得其傳故道之明晦不在人之眾寡爾

南軒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見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

天

顯謨播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別見玉山學案

南軒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別見止齋學案  
胡季立先生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知軍張先生寓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監司呂先生陟

呂陟字昇卿零陵人也累官監司與南軒遊而受知于誠齋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作呂涉云楊誠齋萬里為丞時因督租過其里往見之郡守問誠齋曰所過知有文才否答曰青桂里得一呂昇卿飽學之士即召致鄉校領裏諸生即謝山補傳所謂受知于誠齋者列之誠齋之門可也蓋誠



齋爲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南軒實從故先生得與南軒  
送爾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南軒之門歟矣謝山學案底本  
標南軒弟子亦數先生當係未爲補傳之筆也

南軒同調

宜簡趙先生不息 別見晦翁學案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先生宥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南軒家學 楊胡三傳

張先生庶 附師孫松壽子圮

張庶字晞顏宣公再從子也少爲忠獻公所愛嘗曰孝弟忠信  
學之本不然雖工于文辭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

宋元學案卷五十

辛

得不可曠過時日又曰親良師求益友善言善行敬信而力行  
之先生再拜受教而是時宣公已成醇儒亦勉以黜浮崇實之  
說先生遂師事之大母孫氏其姪曰松壽有高行蜀中所稱收  
齋先生者也天下士當其意者無幾先生復問學焉得其箋札  
規警之語揭諸座右而收齋亦待之絕異忠獻將官之會堯不  
果先生護喪歸長沙因侍宣公者九年講學嶽麓書院先生執  
筆爲司錄題曰南軒書院而先生所私記者曰誠敬心法宣公  
亦以忠獻之意欲官之而遽卒不果紹熙三年宣公弟杓以兵  
部尚書鎮襄陽後溪劉文節公謂先生曰尙書必成其父兄之  
志矣然君老尙爲吏邪曷以予君子先生曰然已而尙書果推  
恩先生辭之尙書曰然則以而子來先生雖諾之終不告其子

又課之學二年尙書申前言益力乃遣其子圮就之鶴山魏文  
靖公嘆曰范宣子尙以世祿爲不朽晞顏真知義利之分者耶  
補

梓材謹案魏鶴山詩先生墓云惟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  
矩始徒綿竹生成舉賢良方正科果贈太師秦國公生五  
子長游以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爲  
忠獻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  
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先生于忠獻爲從孫故于宣公爲再  
從子而其父名杓宣公弟端明殿學士杓亦有傳寫作杓  
者可知其誤矣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宣公弟端明杓子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以祖  
任入官歷任至權發遣澧州籍田令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  
以太府丞權發遣湖州以司農丞權發遣寧國府忤監司奉祠

宋元學案卷五十

壬

起知鄂州凡所至皆有聲入爲戶部右曹即首陳司馬光仁武  
之說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寧宗是之次年賜對極  
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旣歸而未稟正朔忠  
義之徒雖附而左在自如得之無補祇以示賜而況殘金易箇  
外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轡之來也實與  
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  
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兆禍海上之盟  
厥監未遠次言薦舉科墨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  
粥獄剽奪民產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聽申  
憲度以警貪媮不然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理宗卽位先生  
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



職凡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時宰相請太后同聽政先生復貽書謂英宗以疾仁宗哲宗以幼垂簾有不容已欽聖出于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廢生日不御前後殿半載即辭今吾君長矣姑援爲請亦中策耳先生蓋有深慮而太后卒卻垂簾之請集議廟制先生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之今日于禮無稽遷將作監寶慶元年下詔求言先生上封事凡五千言其一曰天人之應捷于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電非時積陰久雨西晉東淮狂悖游興邇者客星爲妖太白晝見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宗

宋元學案卷五十

三

定爲宮中之禮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寧者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則權儀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侍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尙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寮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數蹕以煩民故有五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夕夕而無故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爲盛太后力卻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下者爲之

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及然非豫講夙定竊恐俗說乘閒而入所望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五日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徒之外邸不擇牧守混之民舍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卹典選立嗣子則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無所致力自始至今幸誤于含糊而猶不是之思臣所不解六曰近世儉佞之徒凡正言直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言者莫不望風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

宋元學案卷五十

三

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趨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况搜羅未廣遺才尙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來何緩若精于史筆如李心傳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有不及知者乎邇來世俗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諫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辭爲強毅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正士不遇小才日親識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閒見者今薦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至其避譏媒進



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未前也疏入朝野傳誦爭錄之交口稱魏公有後又以輪對述世父宣公之語謂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辯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不求犯顏敢諫之臣一日問天子之學諸臣爭言天子之學與人臣異先生獨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曰修身蓋正心以上皆修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天子之學與人臣異者吁其亦異乎大學之道矣先生素闇修世不知所造之深至是連入對乃知其學魏文靖公嘆曰畢竟張氏子弟有真傳也洪彝俞丁文伯皆求見焉一時名流無不傾心而枋臣積惡之先生知不爲所容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次年以朋比

宋元學案卷五十

書

罷先生歸講學于嶽麓書院益求爲己之功志益厲士之出湖湘者皆從之遊紹定三年復官晉直寶章閣奉祠請老許之是秋卒得年五十有七魏文靖公嘗曰行父孜孜體國似魏公撥煩劇劇似端明而中年斂華就實則有得于宣公之學惜其不待年而卒也補

祖望謹案中興四大儒之後先生最有光于世學陸伯微呂喬年亦足並驅乃有叨其先世之庇得列清班而不免有阿附史氏之請令人短氣然則張氏之世澤長矣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上初卽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簡父陳正父喬壽朋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同不謀而合爲此說張

忠恕行父對劄卻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庶人同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蓋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修身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修身之用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畢竟有家學淵源云

參軍張先生洽

張洽宣公孫也父倬早夭宣公之亡育于從祖端明而學于端明之子直閣參揚州司理軍事有兄弟爭財者諭之曰訟于官是吏胥之利也冒法求勝孰若全手足之愛訟者感悟後爲白鹿書院山長昌明家學補南軒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宋元學案卷五十

書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並爲嶽麓諸儒學案

忠惠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進士陳平甫先生槩

楊雲山先生知章

知州李先生修己

通判張先生仕佺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

知州范華陽先生孫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並為二江諸儒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 別見鹿山學案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頤

正言襲先生蓋卿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淵先生遇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宋元學案卷五十

美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侍郎詹先生儀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南軒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及二江學案外並入  
嶽麓諸儒學案

南軒私淑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趙昱字希光衛文定公雄子也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為師嘗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當是時南軒之教盛行蜀中黃兼山范文叔皆導其緒文定故嘗與南軒不咸以是兩家子弟其初不甚往還而先生獨與其高弟議論多合說者以為呂正獻公之于范歐諸老為親炙而先生之于南軒為私淑然其善于親師取友則同也先是文

定常為孝宗言吳挺專制蜀已久雖名三軍其三軍僅當挺之偏裨陛下神武雖百挺何能為然為子孫萬世計不當如此孝宗是之及挺卒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以兵予吳氏先生性冲淡出仕二十餘年然歷任不滿三年及以廣安守家居無復宦情開禧丁卯吳曦之變作先生每念文定之言輒投身大慟或至氣絕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夔門不克于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歸者輒號泣弔之貽書成都帥楊輔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無知為敵所陷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也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為因勸以舉義輔不能用先生遂絕粒浸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于外置一劍枕閒每舉欲自刺家人捍之不得

宋元學案卷五十

美

閒然竟以不食而卒俄而亂平吳文定獵疏上其事且乞以先生故追予其父恩澤以昭世臣之賞詔衛公賜諡文定而先生亦子贈卹如制讀鶴山魏公集稱滄江虞氏之向道審由先生而苦倦翁言其兼治養生術或先生少年之所為與要其舍身取義不愧先人則真儒者也宋史既不列之忠義又不附之文定傳末可為太息 補

梓材謹案謝山跋宋史趙雄列傳述程史言先生事與此傳畧同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漕使程先生遇孫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張學續傳

宗丞木先生天駿

木天駿字德遠瑞安人也少傳止齋之學成嘉熙進士教授永

州道出嶽麓書院得聞南軒之教遂心醉焉日與諸生講明求

仁之旨累官建昌守有聲除大宗正丞卒 補

梓材謹案嘉熙元年丁酉去止齋之卒嘉泰三年癸亥已三十五年當是止齋再傳也

張氏續傳

朝奉張先生唐

宋元學案卷五十

美

張唐潭人廣漢張敬夫後也景炎二年與趙璠張虎熊桂劉斗

元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開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

起兵應文丞相明年十二月丞相見執先生與熊桂吳希夷陳

子全兵敗被獲死焉 參史傳

梓材謹案督府忠義傳載先生云長沙人先儒執諸孫官朝奉郎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數未備講學家死節云南軒之後有唐是也一統志仍湖廣舊志作張經云衡山人僕射浚之後也益王即位于揚州詔天下勤王經起兵衡州移檄安化諸縣得民兵數千文天祥督兵梅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于地下殺之觀其罵語與督府忠義傳所載畧同其即先生無疑也宋史忠義傳九有張經之日而闕其傳其作唐者附見文丞相傳蓋本一人不復重載其傳耳

張學之餘

隱君方明軒先生敏中

方敏中巴陵人也南軒先生嶽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嶽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惜其莫可考見先生當元世私淑南軒之學自年十二輒通春秋厲志以傳墜緒書其室曰明軒高尚不仕從遊者教以克己為要顧其詳不可得聞僅見臨川江漢敘錄而已 補

宋元學案卷五十終

宋元學案卷五十

美